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四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四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四七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國朝名公經濟文鈔十一卷

〔明〕張文炎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玉屑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濟文鈔十一卷》提要

經濟文鈔序

茲編也武林張生惟讓所嘗抗志居畫謂宗藩也北虜也河漕也之三者國家倚注浔失最亟故於宗藩則首之以陳公建所次祿饒而參之呂王公宗沐宗學之議於北虜則首之以許公論所次九邊而參之以鄭公曉周公弘祖輩四

夷海防之議於河漕則首之以邵公寶所次運法而參之以丘公濬輩漕輓治河及海運之議慮至深遠矣嗟乎漢高鑒秦孤立大封國姓賈誼所為尾大之憂絳灌輩交口詆之已而七國之變主父偃鼂賈生餘論竟安漢室晉武平吳還諸胡內地江統為徙戎論呂駁之時

廷臣莫恤也而五胡突起晋卒陸沉故曰言之行則措國家如金甌言之不行則誤國家如沸鼎夫已事可鑒已言可法生故抱賈江之慮而爲國家先三大患之憂採犖犖公之言以立必然之畫其識精矣而又廣爲論建言聖學則始之以親政講學而次之以東宮與夫輔導寮屬言天文則始之以中星分野而次之以歲差勾股言地理則始之以總論郡縣而次之以夷塞邊防言官制則始之以百官述而次之以銓選考課與夫閣臣史官言禮制則始之以建文景泰　陵廟廟號而次之以郊祀孔廟與夫士風文體謚法律元言財計則始之以貢賦出入而次之以水利屯田與夫鹽莢錢穀楮幣茶榷言兵馬則始之以兵制而復繼之以抽丁賞功與夫清軍馬政言刑法則始之以大明律表而復終之以律令與夫俗詰禁游崇政諸論其他條引髮櫛一當國是即街譚巷議稗官野史與諸名臣言桐表章者蔑不收續以廣當事者採擇生故謂余此舉子羔雖耳余謂不然醫家者流牛溲馬渤敗龜破鼓當其對症抵力何必減參苓朮眈謂國家大議鑿鑿若斯而以爲縈進羔雖乎余今而後而知藿食者之果不鄙也

歸安鹿門山人茅坤撰

刻經濟文鈔引

我

國家重熙累洽天下稱治平者二百餘年可謂金甌磐石矣然先達名公進私憂過計形之論建更僕莫數而舉其无操慮者則首及

宗藩北虜河漕三事余嘗翻閱簡書尋繹籌筴竊嘆其為經濟至言妥謂於心有同然也於是輯而錄之既而推廣其凡有關於國計民生鑿〻可行者皆采入錄中間又加研擇而一切泛且畧者不與焉聊以自備遺忘非敢云粹百家成一書也客歲溫陵劉國臣氏以年家誼訪余於玉屑齋因識其友人林玉山氏携觴湖上品隲執文三人歡頗傾蓋余遂出此編眎之二公首肯擊節謬謂通今之學經世之要開卷皆在目前豈特服官從政此其鑑衡而吾屬操觚以謁主司无射策者之智囊也盍付木以公於人余即唯唯命梓嗟乎魏子興歎止憂蒼生今則虞餉道洎陵寢矣鼂錯效忠欲安劉氏今則思紓更蹈往轍矣遣戍乘邊莫先於食食莫先於屯田今不惟西北蕩然而伊洛江淮之區亦有不耕之地及葭葦之墝矣故余於三事獨加詳擷附希文先憂之義若夫盡扶所妝未必非

賈生之通達也同志者勿視為紙上
陳言不猶愈於野人芹曝為
國家治平之一助乎外有館閣日課多
因時救敝良畫進余三上成均稍浔
辛棄尚俟續梓共鑒云
武林張文炎惟謙識

凡例五則

一當今要務之最大者乃
宗藩壯虜河漕三事故采録居多列
於卷首

一次則槩分八類不加條析覧者當自
浔之

一每類中以事體先後為序人代不論

一此編取便舉業非當今急務則博雅
新聞其詳畧並無軒輊

一此編之輯本於經濟文録而增益以
嗣後若干故仍舊名然續梓尚有待
也僅曰文鈔云耳

國朝名公經濟文鈔目録

宗藩類

北虜類上

北虜類下 附四夷海防

地理類

官制類

禮制類

財計類

國朝名公經濟文鈔卷之一

武林後學張文炎校輯

宗藩議

陳　建

自古有天下者莫不以親親為先務然求其恊恩義之中盡法制之善而不啓禍亂之階者鮮矣盖家難而天下易親者難處踈者易裁自三代成周而已然是故以成王為君輔以周公之聖猶不能無管蔡之亂況春秋叔季衰微之際其尚能制藩侯之恣横而不来繻葛之倒懸耶嬴秦懲羨吹虀公族遂至孤立

亡不旋踵漢興鑒之大封同姓王三庶孼分天下半卒起七國之禍曹魏過為防制畧同嬴秦是致百足不僵之諷西晉則諸王擅兵構亂略同漢氏而五胡亂華蓋無足言矣唐宋天潢封王封公亦止食租衣税然聚處京師是以禄山朱泚為孽諸王駢首就刃女真陷汴趙氏舉族北遷禍斯烈焉然二代之法踈屬皆得隨才授官有累遷至卿相者宋中葉又立宗學科舉選用一視進士使宗室得盡其才斯又法制之善也我　太祖有天下親親之道尤隆大封親王分處藩國歳禄萬石不典兵民一切鑒前代之失而為之制親王之子則為郡王歳禄二千石親王郡王皆世世襲封焉郡王之子則為鎮國将軍歳禄一千石郡王之孫則為輔國将軍歳禄八百石郡王曾孫則為奉國将軍歳禄六百石玄孫則為鎮國中尉歳禄四百石焉五世孫則為輔國中尉歳禄三百石焉六世孫而下則世世封奉國中尉而其禄米亦二百石焉若親王郡王将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而其禄米亦有八百六百四百三百

二百之差焉又有册封及宫室婚姻喪祭諸費皆給於官焉又有廚役齋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給於民焉我　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但天下之事貴中固不可過於薄而鮮恩亦不可過於厚而無節過厚無節則難乎其為繼而其弊徒因之而起何也國家財賦止有此數今日貢税所入視之　國初不加多也而宗室之生生無窮以一王府計之　國初止親王一人今則分封郡王多至數十府分封将軍中尉多至數百千府矣至於郡主縣主郡

君縣君之封亦且數百矣近大學士桂蕚輿地圖紀
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班祿且至百萬他省可
知矣夫　國初至今猶未二百年僅及五六世也而
已繁衍昌熾至此况繼此更數十年數百年之久更
十世數十世之遠乎將盡天下之財不足以給之矣
且郡王將軍府第規制宏鉅每一冊封即遷併民居
數十家費用官銀數千兩宗室分封日繁月盛民之
愁苦不可言喻今藩封之處城廓半為紅墻若更數
十百年將盡城廓不足以容之矣况利之所在人爭

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
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
祿萬石矣生一鎮國中尉即得祿四百石生十中尉
即得祿四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
媵以圖則百斯男甚至花生螟育旁第徵媵莫可究
詰此近日豐林王所以有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
請蓋宗藩中有識者亦已深嫉此弊而懼其流之不
可遏觀近日言官之疏可知矣嘉靖壬辰給事中秦
鰲上言臣備員言官日閱章奏近見户部題奉　欽

依以太倉銀三萬兩補給襄陵等府祿粮又以河東
運司塩銀萬兩補給代府祿粮臣竊見太常俸粮于
光祿借給論者猶以為非况太倉係上供之需塩銀
係解邊之用一旦捐之以給藩封司國計者豈不知
其端之不可啓而其終之不可繼耶蓋邇来宗室之
困極矣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
三年不得關支者如成鐲之率衆出城毆傷吏卒竒
滇之蕩越来京擅自奏擾夫宗室日繁祿米日益其
勢必至此也今地方之困亦甚矣山西因祿米不足

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
陝西當累年飢饉之餘加以三邊師旅之後所在之
存留既少則各府之供饋難繼其勢亦必至此也户
部請以太倉運司之積補祿米不足之數豈得已而
然哉臣愚以為挹盈注虛為一時計則可矣非更化
善治終不可為萬世法也臣嘗為行人奉詔河南聞
宗室不知自愛者往往下偶賤娼至有花生傚下之
號伏見嘉靖九年豐林王台榦題為前事內開定子
女以杜宗社之詐一節已經該部具題奉　聖旨這

事情待朕從容審處臣獲覩德意不勝喜躍側耳二
年未蒙　聖斷淺見薄識固不足以窺聖意之所在
竊以爲豐林王之言非特為天下計亦為宗室計也
陛下豈不諒其心哉特以我　朝封建之典不宜
輕變焉耳且以　聖祖之神明豈不知其末流之必
至此耶意謂歷世百年之後自當因時損益臣恐
聖祖在天之靈不能無望于今日也昔漢高帝封三
庶孽半天下其後文帝用賈誼之言逐衆建諸侯以
分其力光武中興封國甚廣至明帝諸子食邑太儉

曰吾子安得與先帝子等乎此漢之文明所以為善
守法也蓋事所當革時所當改而祖宗有未暇者子
孫能體而行之遇變而通之正古人所謂達孝也見
今河南以旱暵奏請則周府等府不免于匱之矣山
西平陽又以連被重災奏請則汾城等府不免于匱
之矣太倉之積貯塩引之羨餘不足以供各府之奏
討亦明矣　陛下試取户部錢粮出入之數而計之
山西河南陝西歲入若干各府禄米歲用若干今災
傷蠲免之外存留若干一覽之間則宗室難繼之由

斯民坐困之獘　陛下必有不忍不亟為之處者矣
愚按此疏深切著明勸牖懇懇臣子愛　君憂國不
當如是耶然疏内亦止言時宜於變通而導君以自
為變通而終不敢明言所以變通之策若有所難言
故為是引而不發者雖　朝廷有旨該部看了来說
而終亦不聞有所施行者何哉嗚呼　聖王必為可
久可繼之治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日宗室禄
米之獘上下困窮已極其變通損益更化善治誠猶
厝火積薪救之有不容少緩矣然而事體重大天下

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在朝臣工皆憂之而不敢議
雖　朝廷亦以重違　祖訓重咈宗藩遲回猶豫而
不敢遽然有處矣天下之事未知所終朱子嘗言漢
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
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餘諸子
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不免躬農畝之
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朱子所言漢法即與成
周封建之法大抵相同蓋聖王立為五服之制定為
五世之澤實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五服既盡則

恩澤不容於不斬雖懷無已之情其如理勢之難何哉朱子於宋事亦嘗有憂焉謂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項在漳州因登極恩宗室量試出官者一日之間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為州郡之患今已有一二州郡倒了嗚呼宋室孤遺之給量試之恩比今祿米猶不及十一也而朱子已不勝其隱憂深慮使朱子生今之世覩今之事勢其為憂慮又當

若何區區私憂過計謂宜限其妾媵別其嫡庶宗室年非四十無子者不得置妾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封嫡妻子封不過三人庶妾子封不過一人庶乎所謂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以絕其冒濫覬覦之奸此最首策也宋制雖親王亦不襲封今郡王獨不可除襲封之制乎宋宗室多同居一院今將軍而下獨不可為同門異室之制乎我　明祖訓襲封郡王減半支給今襲封親王獨不可亦從此例乎　祖訓靖江王府減正支子孫不封郡王今宜初封親王之子方許封郡王其襲封親王之子盡止封將軍乎今制郡王將軍祿米皆中半折鈔百官俸米則至有二三分實支而七八分折鈔者今郡主儀賓而下獨不可同百官之例乎宋制有孤遺俸給以待袒免而下之親今宗室自鎮國中尉而下皆與親王無服與　朝廷疎遠盡止月給孤遺俸三四石斯亦足以贍其生乎宋制又設為宗學選疎屬資質明敏者教之使並得從事科舉今盡做行其法而稍寬其取中之數（如庶姓一百卷取中五人宗室則一百卷取中十人）庶宗

室有才者皆為國家之用而不至虛生虛死乎凡此皆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者私憂過計經世君子試思之

宗給論　周弘祖

嘉靖八年宗室載屬籍八千二百三人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三位世子五位長子四十一位鎮國将軍四百三十八位輔國将軍一千七十位奉國将軍一千一百三十七位鎮國中尉三百二十七位輔國中尉一百八位奉國中尉二百八十位未名封四千三百位庶人二百七十五名嘉靖三十二年部臣歐陽德題稱各府禄糧共八百五十三萬石即山西存留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禄米二百一十二萬石河南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禄米一百九十二萬石嘉靖四十四年御史林潤給事中何起鳴題稱天潢之派已盈三萬餘位集多官會議六十七條題奉欽依賜名宗藩條例內一款議處改折郡王及鎮輔奉國将軍三分本色七分折鈔鎮輔奉國中尉俱四分本色六分折鈔郡縣主鄉君儀賓俱二分本色八分折鈔○自古帝王有天下也莫不褒隆宗室以資維城之助然萬世周悉之慮萬物一體之仁亦未始不行乎其間有褒隆之典而無周悉之慮者漢是

也無周悉之慮而有一體之仁者宋是也彼其大啓九國周匝三垂宮室百官制侔天子褒隆至矣而末流橫溢僭逆屢生文帝采賈生之議景帝用晁錯之計武帝施主父之策累世積謀若防巨敵幸而勝之使有三子者早為周悉以慎厥初則終漢之世其強當不至於七國之變其弱亦何嘗有奉轂恐後者哉力強則勢軋封大則難繼天子扭難繼之恩則權替諸侯擅相軋之勢則釁生歟其不逼上而陵下也難矣變起於權替必過懲以制之釁作於勢軋必極力以撓之世遠情疎加之以過懲力撓歟其無廢隕而耗斁也亦難矣宋以睦親廣親棣華親賢四大院聚皇族於京師爵位禄位升進以序幸第宿衛兩無猜疑黜陟叙蔭同執庶姓賢賢親親可謂一體矣而靖康之亂卷席以北惟屬籍稍疎與賜第居洛并效職州路者廼幸有以自全使早有散布遠慮豈有北轅之慘若彼哉聚居則情親情親則猜忌不作而相勸以忠是以終宋之世無宗室之亂而多忠藎之助金元之變仗節死義屢奮而蹈者叔皎時賁華至百有

餘人亦其法意使然也我　朝稽古睠宗鴻爵大封散布天下恩意隆給有宋之厚而無宋之弊親王郡主將軍中尉以世序差迄於無窮皆食租衣稅勿干民事有漢宏發崇之盛而無漢室尾大之危漢至元成諸侯王子孫澌盡矣宋至靖康凡六世隨蹕渡江僅存百人當今麟振蕃懋秦晉曲陽慶成西河交成永和周楚魯蜀華陽代山陰襄垣宜寧隰川定安靈丘懷仁肅遼慶岷南渭韓瀋唐趙鄭襄淮德崇吉益衡汝榮靖江弋陽江川四十二府數盈三萬有餘位自古宗藩之盛未有如今日者昔　皇祖固未能豫覩今日宗支之盛而不容不以厚道教　後皇故　祖訓供用章前列唐宋祿制而後定以今制聖意蓋可知也夫親王歲支萬石奉國中尉歲支二百石總支八百六十萬餘矣近雖裁以二八三七關支之例然斷自郡王以下所損無幾也況生生十年二十年以及無窮又何繼之雖盡天下不足為祿矣　祖訓職制章云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　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

然廷臣每重其議而不敢發者良以鎮國將軍其祿已比一品即欲換授當以何官與之陞轉如常選法則黜陟亦當如常考法其致政而歸也又將何以處之其勢固有所不可也無已則宗學乎稍倣宋制而為之每府建立宗學三年大比則於每藩鄉試各增解額數名以賓興其賢者除已封外其未封未名者斷以某年月日為始盡令就學每月人給廩米二石考校監臨屬之提學及御史官一如府州縣儒學之例每歲各以三等簿填註考語奏聞而歸其籍於宗人府其登薦科目者換授轉遷皆如進士舉人之例且如王親不許授以京秩其致政歸也亦以考察舊例處之如年老致仕則以原職俸祿終其身貪暴不謹則亦黜為庶人明其罰其不與登薦者三十歲為限肄業十五年之間學行考語五居上等十居中等宗人府以名聞釋褐授職如舊制不及格比照　祖制襲封事例減半給祿其棄禮義捐廉恥甘居下等者遵　祖訓輕則降等重則黜罰之其宗學所設儒官亦須稍重其權又必使於御史憲臣之節制者每

府以宗室位數爲準大約二百名設與一官此宋人已試而效者特在　皇上親定其禮制而行之耳嗟乎此亦補偏救弊規也非全策也何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斬絶也爲絶不爲恩也非　聖王之薄也勢有所不能則禮有所不可也稽之史傳漢更生唐神通宋汝愚皆以碩德名勳夾輔帝室光武係長沙定王之後玄德乃中山靖王之裔一則以販米爲生一則以織蒲爲業何嘗有一官半職耶即此觀之則知歷代之所以處宗室者初未嘗槩施以祿養之恩亦未嘗獨禁其入仕之路也先儒朱熹嘗言漢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王之子則嫡子一人繼王庶子皆封侯侯惟嫡子一人繼侯餘子皆無封今若仰體　祖宗善變之心裁以聖賢中正之道參之漢唐宋已成之規郡王而下見封者止許一子承襲本爵餘又遞減至五世而絶其在五世之外者士農工商使其自便大約爲民者量免本身襍泛差徭其有犯法爲非者有司俱得照齊民一體斷究處置其出仕者大約如宗學出身之例其有犯贓作匿者撫按官

俱照百官一體彈劾拏問此則萬世可行之道也但其事體重大其議非一人所敢倡其怨非一人所敢任若　聖明主持于上賢宗室調停于中百官協贊於下曉之以理勢窮極之故告之以　朝廷不得已之心亦無不可行者請再以宗藩之心推之其中富裕者雖多而艱窘者亦不爲少大抵祿入雖存定額錢糧有數經歲不得關支長養聚于一城生意蕭條舍此又無他計與其厚之以有名無實之祿孰若開其自生自養之天愚竊謂照前通融匪獨　朝廷幸亦諸宗室幸也

第七 宗室

王世貞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絶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　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即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止耳不得臣他吏民千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即卒不幸而間有吳濞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欵其勢不足以酧志故也雖然親王

於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覩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為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斂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為厲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偕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為所不可為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即窮岩版築其人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舉　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圄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孚

攸齊不得嶷元魏不得勰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揔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壅閼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波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罄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箸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為之遷延以冀代要在於朒其身而已上誠欵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

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
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
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同姓諸王傳序

鄭曉

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
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
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　高皇帝驅胡出
塞復我中華經始慮終防胡為急於是大啓宗封錯
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　文皇英略蓋世開府
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
喜峰包大寧控褫塞山戎為寧王度渝關跨遼東西
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夷為遼王北平西

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門
為谷代王鴈門之南大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為晉
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
為慶王兼殽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坰之野直走
金城為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扃嘉
峪護西域諸國為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
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
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
宗潢則軺輪不絕乃若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內

郡亦皆秉鉞麾旄部兵耀武盖草昧利於建侯板蕩
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
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
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後振此思王之所以控表宋侯
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髖髀莫解葉
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黄竟鼂錯之謀凌逼既深猜忤
遂積建文數年間雉雁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
枉鑒覆盆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勅再三覬
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叔不靖漢

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網纍臬日
嚴一不律則奪禄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
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絶踪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無
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餘年間
有圉土之收未聞甸師之戮至正德中寘鐇狂狡卒
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
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
海好禮樂善雖尭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聚
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禄

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
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
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既
庶人罪庶人盖四萬有奇邸禄歲增民財日窘至有
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
嗟乎驕溢則横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其為禍一
也而不早為之所可乎略叙先朝典制為初王表二
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戒焉

宗學私議　　王宗沐

宗室藩衍其麗不億根厚枝繁栜之前代未有自非祖宗深功厚德何以有此然祿粮不繼撫臣往往告乏而犯法溢衆憲臣往往条題而部院制法防流臺諫陳言救弊無所不至然終未有能建不拔之策以漸收服馴之效者其故在於未治其本也夫根本之不圖議法之未備而徒於其末流旋加補緝是無怪乎其能稍彌於東而復出於西議及於此而復遺於彼也夫人生有欲不學則不知道而治人有術無

教則不能齊故周公憂伯禽之驕則常抗世子之法漢高知趙王之幼則為立強梗之師至於庶民閭里愛其子與孫者未嘗不聘明士而授之經史禮儀何者蓋習漸薰陶則禮義浹洽必其服習既久而猶有不率者然後稍以法制繩之譬之治水既清其源尤防其濫則雖有排擊崩潰之勢而猶可收隄防彌伏之功也　祖宗開創之時諸府並建時位號未蕃法制因略而今則且數十倍于舊矣夫事不素教既無以興起其禮義之心富貴豢養復有以滋其驕慢之性而愉夫讒人又從而倡導其間以為憑藉依倚之地是以侈肆莫約妾媵無紀甚或椎埋匿姦殺人奪市嘯群聚衆游冶挾妓至於不可殫述者無所不至条治懲戒之牘交於公車橫肆侵陵之苦偏於里巷若是者非所以復其性也　大府統攝既衆其勢反有所不行而長史等官又不能皆賢其於請名請封又不能無所需索於其間貧者假貸以為賄則日積怨讟強者自恃而不行則工謀挾訐是以在官司則似困於祿米之多而在　宗藩則眷有不及之嘆其

原在無專官以統之而無以察其情若是者非所以使之得其所也夫不復其性而欲使其不悖于行不得其所而欲使其無撓于法則在治民且不可而況于　宗室乎平居棄之而不教而及其罹于罪也則重以法裁之是在治民且不可而況于　天子之親親乎比觀時事天下之可慮莫大於　宗藩知根本之病所當急圖法制之疎所當亟變細推利害莫若凡　宗室除　親王不論外其有王府去處別立宗學每學中為　祖訓之堂東西為廂略倣儒學設官

五員鑄印分為四齋即擇 宗室中之有學行者為之而題其銜曰署某處宗學事將軍中尉以時集宗室於其中讀書習禮而別請尊 勑詳議條款授憲臣以提督之責凡有不率教者輕則宗學官傍立責治於堂下又稍重則提督徑革祿米示罰又重則參提處治而凡一妃一妾必鳴于宗學申提督官如制批允方許聘娶生子則報于宗學申于提督官處查係批允某氏所生方為准理每季終提督官類行長史衙門具題喪祭房價悉依此例凡經提督開准而

長史衙門抑勒者參呈治罪重則以贓問革其有分齋所屬不率于教者罪連齋官提督官與署學事者分居東西廂凡宗室于宗學及提督官長揖而宗學及長史於提督官依儒學體其有果能篤學修行者提督官歲終類呈撫按衙門請 勑奬勵及或以罰住祿米移賞沒則宗學之傍設為宗賢祠以祀之其宗學升晝聚散俱於 祖訓堂下稍同儒學如是既有學以教之而又有專官以統理之賢否分明人各自勵薰陶積漸自能興起改行以務為修飭而或者以為 宗室之尊似不可屈體於有司畧 朝未行似不可變亂於今日殊不知臨之以師道而非治以官府之法則臨雍拜老雖天子而不以為卑導之義禮而非徒恃法制之詳則救弊持盈雖創始而不以為亂官專則事必集法信則人知警於其教之之中而即寓約之之法即夫裁之之義而亦所以為全之之仁上焉者就學而益明中焉者畏威而寡罪是豈徒以姑紓天下燃眉之急而亦所以固 本支百世之傳因變慮防計無急於此者粗舉大略得大人君

子才識憂時者思其不及而增其未備見諸行事則數歲之後天下之受茲福者有不待繩法而廩廩之憂可杜矣

裁定　宗藩事例議　　張居正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勅
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常
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閣臣等看得
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為繁　國家典章亦惟禮制為
重乃屬纂修官先將禮曹纂完送副總裁官看改然
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將
各官所纂禮曹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細
參詳　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

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其年月
刪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事條例
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
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
為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
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
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
原其意徒以　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　國家之
財力已竭　宗室之冐濫滋多不得不曲為隄防嚴

加裁抑頋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
牴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議擬不定靡所適從
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
舛窒碍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
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畧舉数端可知其槩如　親王
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　會典蓋以
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為
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
如　親王故絕既許為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必親

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姪
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異亦
當視其親踈以為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槩停給此親
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令文官三品以上皆
得給與祭葬　郡王體亞　親藩乃身後墳價槩從
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
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
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　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

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
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
妥者也又如　郡王與　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
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　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
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
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
位者於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
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
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槩從繳

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
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
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
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
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悉數
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見
今該部處置　宗藩事情悉用此為準因時救弊似
亦未為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
國體審察人情上不斁　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

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適宜乃足為經常可
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妥臣
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礙施行欲徑從改
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為更定照
得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為名封事奉　聖旨
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於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
令改姓易籍發為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
典此等條例都着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　勑
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

朝見行事例係關　宗藩者悉行裒集分類編錄仍
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為憲令然後開
送臣等纂入　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
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緣係纂修事理臣等
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國朝名公經濟文鈔卷之二

武林後學張文炎校輯

九邊總論

許論

或有問於論者曰今天下之患何居論曰北虜最可憂餘無患焉曰何以為可憂也曰虜莫强於遼金元莫弱於我 朝而始盛於今日是以知之蓋自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遯沙漠者無幾 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于是窮荒餘魄僅存喙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

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蓋倍蓰矣故曰虜莫弱於我 朝柰何百餘年來生聚蕃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持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絶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臝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讐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来虜勢轉横既連得利心益歆豔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攻慮不為狗鼠之計則久敝之鎮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曰今之邊備何如曰地方殘破兵馬单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可憂者曰孰能興之曰我
聖天子能興之何以能興曰 聖天子注意所在則

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不敢欺玩是以能興何以興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蓋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同腹裏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為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則視為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舉所知以備簡用遇有員缺即於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

庚衆論攸同真才效用是為慎巡撫之選夫軍久莅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庚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無固志焉得有遠圖無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則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正坐此獎若自今限年為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竄避無由雖欲不竭力以為之不可得已是為久巡撫之任選慎矣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

令其束手是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頌者為令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即取掌臺部其有失機僨事悉從敗軍之法如　先朝制縱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希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煩　聖主之外顧矣

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曰求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本將戰陣況於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為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為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摛章撫按以是為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隨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感慨之氣為害非淺況鸞刀解牛豈其適用急須洗此頹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式怒鼃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庚得跅弛之士克廣膺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

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闒茸之內就此僥倖掛名便無可用之地邊方賛畫騷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閒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果夫然則既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為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百戶不與將不隳隨人心

阻遏賢路乎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既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為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虜殺老小而云入冦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虜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　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寃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為

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警懲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於寸栝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令之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為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鋭意講求大臣極力贊相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雖言官諤諤　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為又復延蔓矣如九邊何哉如九邊何哉語云根本在朝廷此知要之言也

遼東論

周弘祖

遼東為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內外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　國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該鎮總計馬步官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九匹子粒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草二百

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東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天津海道止可達於廣寧迤西一帶其金復海等處仍以登萊海道為徑○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許氏云云矣大意謂東北諸夷屋居火食射獵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既在羈縻之屬竊發頻多終不敢顯然大舉要在隨時安輯先事申嚴俾恩威并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豈知夷逆亦有盛衰乎今適值東夷運衰耳如對盧者足智多謀坐摧唐甲劾里鉢阿骨打者沉毅勇鷙從鬬無

前皆遼以東產也即北狄如此草者指可幾屈哉蓋
白山聳秀渤海潆洄鴨緑混同左右遞相持護山川
融結其生尤物宜矣乃若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
金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為襟然必整理威
遠青陽而開元之藩籬益固北據廣寧以為吭然必
措置臨潢鎮静而廣寧之形勢益張經斯鎮者幸無
以東夷之弱而易之也至於山海一線之關我塞彼
不可來彼塞我亦難往中原多事遼東其自為一區
乎公孫康可覩矣

薊州論

周弘祖

薊燕京左輔也古會州地國初即其地封寧藩設大
寧都司營州等衛與宣府遼東東西並建以為外邊
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内附乃改封寧王於南昌徙大
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
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
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朶顏大寧餘福是也
自此宣遼隔越聲援斷絶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
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乃命都御

史鄒來學經略之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結
親迤北累肆内侵殺將陳乾魏祥前後重兵陷沒嘉
靖二十九年後道虜入直逼京都始議添設總督軍
門駐劄薊州總計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
員名粮四十六萬八百石荳六萬七千五百石子粒
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銀二
萬綿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疋綿花絨六萬六千
三百斤草四十萬三千束〇開平陷入虜庭大寧徙
之三衛　天子自為藩籬矣在今日邊情惟薊鎮為

急規復舊疆未敢卒言乃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
過計不為迂過力不為勞過勞不為損也何也所關
至重也今計其制禦之勢大畧有四焉以冷水口為
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為適中之地以
古北口為一路自馬蘭谷抵石嶺塘而以密雲為適
中之地以昌平為一路自渤海所抵鎮邊城即以昌
平為適中之地以紫荊倒馬為一路自沿河口抵故
關而以易州為適中之地顧此關口均云要害而古
北口惟尤要何也蓋冷水馬蘭有重岡疊嶂以為天

險紫荊倒馬有漁陽上谷以為外藩古北口一帶沙
淤水漫平夷曠邈萬騎馳驟縱横無防然總之亦有
險可據也虜若自黃榆川而來則必由潮河川自磚
朶子而來則必由黃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由三
箇嶺顧此三處者兩山夾峙真我兵之占地也過此
不守使賊入平原曠野則欵戰不能欵守不得矣乃
若陝卒入衛始自庚戌今歲額馬僨甚矣括其資以
募土着不兩宜乎當事者竟默而不言豈以國事為
家事者哉

高關

萬表

臣按所謂高關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關焉今之邊關
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来故歷代設
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
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奸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關者在
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峯俱峻若城闕焉朔
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
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荊松亭鴈門
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為守邊惟今邊關則咫尺

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
亘之山以為華夷之限而又遺巨靈擘開兩山以通
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　朝開國於億
萬載之下自古建都於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
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此山川之正氣哉王氣之
隆正有在乎今日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為鑒
唐人繼隋之後則以隋為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
匹哉而以為鑒者儆戒生於不足臣嘗觀元人進金
史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

南搤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猶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荊而謂之搤吭則其立言之間輕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軍億兆聚於京師北倚居庸即為重鎮而紫荊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荊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大寧論

周弘祖

舊設大寧都司內轄錦川全寧及大寧和衆富庶金源惠和武平龍山等縣蓋古遼西郡也契丹號為中京大定府是故大同在西燕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居其中其東南四十里為松林松林水出是為廣河大山深谷幅員千里馬迂崇隆迤邐連亘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周圍二百里大鹽泊周圍三百里小鹽泊周圍百里山高而長水濶而聚且其地東撈福餘若招漳潮吳浙水商遠通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通沃沮由日本可以通穢貊穢貊古為渤海東京龍源府沃沮古為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通二府則漳潮水商或經唐恩浦口或經穢貊沃沮直抵扶餘而西入大寧矣契丹曾置通吳軍其道由此〇太祖驅逐殘元于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營州等衛以為外藩籬後　命魏國脩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黄花鎮潮河川一帶以為內藩籬永樂中撤回大寧以其地委朵顏三衛而以內藩籬為界大寧既棄則開元興和不容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龍門勢固然

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所恃者一長安嶺橫亘虜衝耳今計其規復之畧大軍出喜峰直擣錦川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遂海出偏師以綴福餘而繼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於牛山舟師進於小陵此其成計不可易者然非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未易言矣

宣府論 周弘祖

宣府漢上谷郡　國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峰黃厓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直接獨石　文皇三犂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自大寧淪失之後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遷衛獨石棄地蓋三百餘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沒雖旋收復然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總計本鎮馬步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匹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

糧三萬一百五十三石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糧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草二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一束○宣府自東路之西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為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中北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為山西界自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保德州為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一里有奇皆逼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抵

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為保定界歷龍泉紫荆倒馬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為順天界歷高岸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内險也兩險截然固天之所以限華夷者柰何邇者夷虜結陣長驅遠掠汾沁全晉為青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耶良由法紀日弛防範日懈故有險與無險同夫設險云者因地利而紀之以人力也内倚諸關外增崇垣百萬綿堞址之金湯任宣府者不責以戰而責以守其不能乎

大同論

周弘祖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應朔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逼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来蹂躪無虛日焉總計該鎮馬步官軍舍餘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布花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糧一十二

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青草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四錢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三千五百疋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〇唐築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主父偃之策據河為守　國初棄置

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逮正統以後又棄
去東勝大同藩籬日薄矣且自五堡激變撫賞悍
卒如撫嬰兒啼則與果稍刺刺作聲以軟語提携之
無復上下分大同之紀綱日墜況山川平夷曠邈在
在可通北虜竊穴套中時時竊發則今日之大同稱
難守焉若夫尋漢唐之故跡未敢輕言復東勝之舊
封亦難卒辯而補偏救弊之政其在陽和天城一路
者不宜專守陽和天城而宜分據乕窯永嘉白羊鴿
鴿之險其在左右二衛一路者不宜專守左右二衛

而宜分據黑山華皮溝牛心兎毛河之險其在平虜
老營一路者不宜專守平虜老營宜分據黄寅山井
坪紅門之險乃若偏頭寧武鴈門三關語其地則寧
武據兩關之中當華夷之要為東西之應援寔陽方
義井之門户外接八角堡内維岢嵐故設總府以臨
之居中調度良有意焉偏頭四逼黄河與套虜僅隔
水盖自渾脱飛渡以来警報不息然山澗崎嶇難於
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
邊固塞且屯且守則了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

是紛紛也舍門户而理堂室誠不得已焉耳鴈門當
廣武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
從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
為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栁鵰窠莫非要守鴈門警
備於是為急矣嗟乎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專
任之明罰勑法不猛不寛漸而待之庶有濟乎

策四 宣大　　　　王世貞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以獨重於燕者為燕蔽也方　文皇帝時宿重兵於二鎮以威懾喝虜大漠之南王庭絕而不復幕是儲胥也是虎豹之不採也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矣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徇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掎其後也是猶門

戶也猶手足也今者虜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內氈帳覆野飛騎錯路二鎮之人不得就時畊牧矣虜進弗能拒也退弗能躡也叩關內而弗能要也門戶析手足痿痺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耳然而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鎮若陸海然虜踐屯則耕作廢虜徼道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農之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巡撫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叅游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

則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為蒙不合則為掣且名雖為帥所統不過三千人而已其久者不過三四年而止耳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督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僥倖而自遷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京師其為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叅游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也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

之則莫若捐二鎮而予之而不為之叅鬩則可昔者唐之末回紇土蕃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障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饒吐蕃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穿魯縞也小予韋皐以蜀而不虞蕃大予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鎮以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辟置經費爵賞而無禁效則公之俟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三關論

魏　煥

黄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興和開平相聯通為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為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為要害正統以来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黄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来蹂躪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硤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廵撫住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陜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荊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為京師近藩往年紫荊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荊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蒐壯勇積芻糧以固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經濟文錄　三關論　玉眉齋元板

榆林論

周[illegible]

榆林舊治在綏德秦爲上郡歷漢隋唐皆爲邊鎮
沒西夏元年章孔興據守　國朝定陝西孔興北遁
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千戶所屯治榆林成化
八年都御史余子俊廣開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
堡邊墻起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千二百餘里橫絶
河套之口該鎮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
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
十八石民糧三千九百石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

十束○余肅敏城築榆林世多侈其績而引以爲罪
者亦間有焉在許論則云褋吮既擴內地遂安在王
越則云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雙山堡入寇綏德或
由榆林西南定邊花馬池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
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
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
鎮榆林者未見其爲利也二氏皆以籌邊久著聲稱
者是非安所折衷哉大抵移鎮榆林包收米脂魚河
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連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西截
河套之衝可便耕牧千三百里樹藝樵採圍獵之利
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
據套以來我軍之耕牧絶矣畊牧絶則轉輸艱矣轉
輸艱則士伍耗矣是榆林受病之原乃在於失河套
之初而不在於移鎮榆林之日也榆林之軍不患不
勇敢善戰也患其枵腹不得一飽而後米珠草桂
之謡也許氏謂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
改徵本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此今日之急務
也乃若亂峰墩野豬峽是直衝魚河之徑虜自此出

軍駐魚河則斷榆林綏德爲兩矣又東自定邊營西
抵寧夏東黄河岸横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漠虜
賊大舉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寧夏論

周弘祖

寧夏亦朔方地賀蘭山環其西北黄河襟其東南為關陝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黄河經其中誠塞北一勝槩也成化前虜患多在西河自虜據套以来河東三百里更為敵衝築墻畫守始於巡撫徐廷璋而花馬池一帶邊墻皆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增築本鎮馬步官軍三萬七百八十七員名馬四千一百八十匹糧料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民糧四千六百九十石草一百三十六

萬一千五百束○國初撤受降而衛東勝以當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為虜巢深山大河勢固在彼靈夏外險反在河南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往来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之不得以少休也玆者復守東勝因河為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内地轉輸誠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姑以目前言之以平虜為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等處以寧夏為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王泉馬砲泉等處以中衛為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棗遠堡舊安寨等處以花馬池為一路而其險在定邊營楊柳堡清水興武鐵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為尤要蓋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户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寧夏防禦控制之大略也通計四路之虜情言之花馬池為最急寧夏次之平虜中衛又次之何也平虜徙自鎮遠失地百里民利雖促扼

塞可憑中衛偏在西隅寧夏四百餘里然塹山湮谷有險足恃分閫叅遊氣勢自別地狹易守責以中材亦足辦矣寧夏當賀蘭之衝乃前山後山諸賊出入之徑趙瑛周尚文素著威名亦嘗敗績此山之下頋今將領較二子何如哉花馬與套虜為隣沿河三百里盡為敵衝是故虜窺平固則直犯花馬掠環慶則由花馬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墻畫守可禦零賊如大舉河套虜騎長驅陝西用兵無解甲息肩期矣又聞先總制秦紘建議於延寧交界

築邊塹一道東起饒陽至徐斌水三百餘里又西南至靖虜黃河岸六百五十餘里通共延袤一千餘里而地里甚遠且清沙峴一帶多浮沙疏土變遷不常地里遠則兵分勢寡哨守疏濶變遷不常則隨築隨塌忽濬忽塞以故節年套虜多由青沙峴深入安會之禍為鑒不遠是舊邊之未足恃也青沙峴以北紅寺堡以南周環曠阻殆數百里水泉四十五處草木蘩茂虜每入冦必休息飯馬安留旬日呼為小河套萬一得志巢穴可不慮哉且土地沃饒引水灌田昔

時阡陌宛然尚在今不獲耕牧坐失大利雖設有紅寺堡一座勢在孤懸汲水甚遠外高內下四面受敵外有梁家泉虜每據水頭駐守攻圍城堡今以地形較之自徐斌水舊邊外起至鳴沙州止共一百三十九里比之舊邊至靖虜黃河六百五十里者止當六分之一誠得其要害守其捷徑扼喉當關非若迂遠之難守也且山崖溝塹天造地設為力甚易又且堅固可圖永久非若沙磧之易壞也此邊既成所云水泉四五十處盡括在內胡人不得南下而牧馬所云沃饒阡陌盡得耕墾不下萬餘頃招集軍民耕牧可獲大利是舊守在內六百餘里迂遠之難今守在外一百二十里要隘之近舊守浮沙疏土之不足恃今守深溝高壘之可久利害較然矣又聞寧夏瀕河當虜衝氷合受敵至夏始寧故名今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

甘肅論

周弘祖

甘肅即漢武所開河西四郡以斷匈奴右臂者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羌浪鎮六百里至涼州為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四百餘里至甘州為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為沙瓜赤金苦峪至哈密等處皆燉煌郡地洪武五年馮勝下西河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馬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湟中地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

古姑臧地山丹甘肅馬部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馬八千九十一匹糧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八十九束年例銀四萬莊浪漢土馬步并招募官軍加一萬八百五十六員名馬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蕪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糧銀

四千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匹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斤涼州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馬二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四升民運本折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錢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三萬蕪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疋棉花八千四十五斤○甘肅一線之路孤懸河外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

北遮胡虜經制頗難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為涼州永昌門戶六垻紅紗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為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揚州三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溥於鹽利華夷賴之恐為必爭之地甘州祁連臙脂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也漢時失此山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臙脂使我婦女無姿 國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甘州門戶城西六十里築嘉峪關為肅州藩籬關外有

羈縻六鎮即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後哈密赤斤陷於土番定安破於海賊而甘州之門戶單藩籬薄矣許氏云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之後荼毒日滋漸不可長豈知死命亦嘗在我也何也閉關絕貢欲茶不得五日渴疾不汗死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善應之不弛不猛庶幾其有瘳乎

固原論

魏煥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為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

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踔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調兵防守俟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為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為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並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

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降城論

周弘祖

初朔方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有拂雲祠突厥犯邊必禱祠下適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張仁愿上言請乘虛取幕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守河南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不便仁愿固請從之因請留歲滿戍卒助工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東城漢雲中郡地中西城漢五原郡地相距各四百餘里并據要津又於牛頭朝那

北山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佃牧減鎮兵數萬〇此唐人渡河置城以保河南也夫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為中國利甚厚故古人重之然其始全於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兵爭繼收復於漢武而失之晉魏之雲擾夫破義渠開上郡者秦也而陰山高闕之塞就則河南之要領無虞徙豪傑實新秦者高帝也而朔方金城之郡置則匈奴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謀淵其力勤其功大河南之地值此可謂有遺矣然楚漢之兵爭而匈奴遂南晉魏之胡亂

而赫連竊據豈非地里近胡隔遠中夏守之者難防伺之者易入關之者曠時而淪之者不終朝哉逮夫隋城大利唐樹思摩其於要荒愈不之講仁愿此舉壯志勃興渡河置城古跡頓復夫扞堅者獸金籬固者疏茂也河外之戍以迎戰謹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河南之耕足以供三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以為河南之守可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舍險不據置城虜中而不知兵事有進機不容髮退處河南則長河與虜共之一有警備屯耕俱廢已為守之下

策矣况進取耶雖然仁愿此舉有三可乘焉默啜敗亡之余植根未深晚歲昏悖部衆解體此其勢可乘也西攻駝施悉衆以往曾不留守以虞我師此其時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總管出塞捷奏日聞瀚海燕然都護布列此其力可乘也合三可乘而重之以仁愿之知兵好謀馭軍有法版築與而役不稽期逋逃戮而朝無異議故能尋秦漢之遠踪建朐衍之長策三城之就如一日也雖然開元款塞後處河南元和置城遂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嗚呼豈易言哉

安定論

周弘祖

洪武七年有安定王遣使貢鎧甲刀劍遂賜以織金文綺四匹仍詔其酋長立為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端阿眞苦先帖里謹按安定與瓜沙赤斤蒙古曲先海西等處皆古燉煌地內沙州為要蓋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嘉靖中安定為海賊所陷○漢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西河據二關而列四郡我　朝鑒其遠戍勞民以邊地封付番酋沙州徙於嘉峪逮後戎虜猖熾關隴騷然

幸彼此猜疑結連未固我若以甘州之兵東臨罕東又由罕東西咯安定而夾以西寧赤刀之兵以臨沙州而肅州屯堡之衆亦奔赴之則東西合勢而玉關陽關可復由是內開四郡之屯外和陽域之虜則關隴安枕幽并永奠矣考唐時西安北庭之費俱取足於玉門關陽關柘關外渡白馬河西入俱毗羅阿謎城以至思渾河沙城及于闐之大石城又赤山碎卜賀臘碎葉之西有朱國新城頓建阿史不來俱蘭稅建怛羅斯史德龜茲達幹疏勒水城段蘆岐山赤河

坎城關城胡弩固城吉良城郅支滿濱渡洲盤陀葦關皮山姑墨焉耆於衍榆林龍泉東夷僻西夷僻赤岸安西凡四十處唐時置有城鎮今皆為番部落矣陽關外若蒲昌伊脩石城弩支時勒井渡尚未潘仙悉利支井勿遮移祉彭懷東蘭凡一十三處亦番落也玉門西去哈密尚八百里其哈密火州諸處古有羅護赤停赤谷長泉龍泉蜀山凡六部其南平安昌礌石銀山盤山張三新城柳岑金沙七屯三部俱屬土番其瀚海清海神山沙鉢馮洛耶勒俱六輪臺張堡烏宰清鎮葉河黑水東林西林月弓蟄失密伊麗凡一十八處唐時城堡衙署今悉為諸番衙帳焉總計西域諸部內外形便赤停當其衝羅護扼其要哈密火州碎葉龜茲北庭安西為六十都會今皆失於戎虜而不可復矣倘得豪傑通敏之人久任而責成之練兵積粟期以十載捜掠河套海西以復降城玉門舊塞然後守關息民大通互市久之起例抽分以供戍卒是不煩內地寸兵斗糧而可以坐守邊關豈特唐人能享其利而我不能哉

三衛論

周弘祖

三衛即兀良哈夷種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走匿松漠間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丹為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　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領營興會三十餘衛所即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三衛於橫水之北曰朵顏曰餘福曰大寧處降胡以脫魯忽察兒海撒男奚阿失里為三衛指揮使同知並邊為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招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有功遂以大寧畀三衛寧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為大寧都司令三衛歲二貢衛百人東起廣寧屯歷喜峰近宣府為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為餘福由鍾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為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最險永樂中最親附宣德中入漁陽塞上率諸軍出喜峰關敗諸虜於寬河誅其大首自是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諸關寨索賞米

而已以故喜峰密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夷貢己巳餘福大寧結也先為鄉道朶顏獨據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寨不得利大掠餘福大寧人畜去勑都御史鄒来學經略已而設大監条将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来不絶為尾刺間諜詔自後從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禦之十二年通乩加思蘭謀寇遼東勑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為寇盗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瓔燒荒出塞掩殺邊釁

遂起正德中部落既蕃陽順陰逆屢肆侵盗朶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迤北革蘭台者花當孫也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条将陳乾遣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秃等来言請入貢且献馬贖殺乾罪我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条将魏祥全軍覆没時把兒孫較勇屢謀奪嫡諸酋惡之不相附尋亦死花當種人皆附革蘭台遲之久請嗣酋官邉臣以為言下兵部令譯部落後復許貢革蘭台仍入寇漁陽諸小關皆殘破○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危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单薄

興和論

周弘祖

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又是平地乃陰山之脊地甚寒過鳳凰山之西南有沙城又渡數岡即至興和元號為中都地宜牧馬可樹稻麥宣德棄興和退守龍門虜遂踰野狐嶺直過宣府其開平所轄興恒諸州最宜田牧亦自宣德棄去徙入獨石○ 國家定鼎幽燕宣府是其北輔過野狐嶺便為狄境然則棄興和退守龍門棄開平徙入獨石者豈得無罪今日所以圖議收復以為宣府之蔽而與神京萬載之安者可容緩哉或以為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諸軍出攻開平桓州興州仍以萬全懷安等衛之兵由宣平德勝踰野狐嶺潛掠興和中都直抵哈剌罕西傍橐駞之山阻陟澗之險俟獨石諸軍殄定興桓之辰然後畢出徑擣雙泉海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兩軍合勢威振無極東北諸胡定矣其開平之間有玻璃谷之要興和之間有哈剌罕之險哈剌罕者即五雲關也關內諸山古稱陰山之脊深塹凋壑宛然天成嗚呼守玻瓈以衛開

平戍五雲以固興和大興耕牧以息轉輸勿貪邀功以富守關之卒則東北永以不聳萬全勢重而燕京益壯矣嗚呼審時度勢比德量力將無待耶

哈密論

周弘祖

哈密在甘肅西一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州地武帝置河西四郡又出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以絕北虜西番之交當時謂之絕匈奴右臂則今日之哈密云成祖封元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主哈密凡西域入貢悉道哈密譯上之成化九年忠順無嗣王母理國事土魯番阿力陷哈密擄王母金印去二十年立其國都督罕慎弘治元年阿力子黑麻復陷之殺罕慎四年以城金印來歸五年立元裔陝巴六年黑麻復擄陝巴金印去八年兵書馬文昇閘撫夷指揮楊翥熟知哈密道路夷情遂命同肅州副總兵彭清由南山捷徑至罕東調蕃兵兼程往襲會守臣皆師兵往師行不速事泄至則牙木蘭遁去彭清追勦之斬首六十級復哈密空城九年阿黑麻復襲破哈密遣彭澤經略之澤以綵幣銀器誘獻城印未幾復叛入寇十年以陝巴金印來歸十七年哈密頭目力克合辛往土魯番迎取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主哈密陝巴知之走瓜州尋送陝巴至哈密正德元年

陝巴卒子拜牙襲八年哈密人來告拜牙不善主國拜牙懼奔土魯番十一年土魯番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來據哈密且侵入嘉峪關嘉靖三年統衆入關抵甘州十一年又以城印來歸表辭頗驕嫚多所挾求兵書胡世寧建議忠順王速壇弃牙郎已自歸土魯番雖還哈密亦其屬夷其他裔族無可立者回回米馬兒黑木之族以其同種類亦歸之畏兀兒哈喇灰二族入居肅州已久歆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總使有忠順王嫡派應立之人 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為守不過一二年即為所擄奪也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勞 皇命究詰城印以中彼要索之計如彼不坐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為寇閉關絕之尚書桂萼議亦同 朝廷從自是不復言興復哈密云〇漢武之通西域也自世祖閉關之後無善策焉我 朝置嘉峪限封建爵哈密樹藩籬盖觀其順逆之勢而通閉之樞在我也自夫邊臣棄衆哈密失守土番入據之後甘肅之事日煩矣興復之計議論無已復之不便棄之亦不便

何也土番專據之勢已成生聚教訓屹然亦巨部也納貢互市覊縻之術全鎮藉用為休乃歆勒兵遠舉得乎縱使款塞而来歸我城池彼肯輕棄如脫哉貫胡無厭之求不已則執詞以逞陝巴之萌孽又著矣故以為復之不便哈密者唐伊州故地屯田舊都非若珠厓之可捐也　國家一統之盛珠崖盡入編戸而謂伊州外之為可乎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封哈密封朶顔一也所以扼虜之吭而拊其背也哈密棄矣遂以嘉峪為寇門單弱無援而謂甘肅之孤懸為無

虞黄河為可恃乎此不可棄之明驗也故以為棄之不便然則可遂已乎曰外戸不閉堂奥可窺唇亡之也惟齒之寒不然徙海寇歸哈密乎一策也不然徙帖木哥歸沙州乎亦一策也或曰窮虜可役徙海寇便也曰海寇者套虜之讐也遺孽餘喘又嬰以吐蕃之穢悍而謂其不北走朦脂南走祁連不可得也矧失饑則求附飽則颺去顧乃資望風歎逞之羽翼哉徙海寇不便或又曰徙海寇徙帖木哥一也巢穴既成勢難搖動懷土重遷情也徙帖木哥亦未便也曰

帖木哥罕東藩達内徙白城沙州其故土也完城沃壤土蕃以耕獲之利垂涎久矣為帖木哥者豈能一日忘情哉一也近聞彼種有登石關兒望沙州則欷歔慟哭而去是其桑梓在念水木本源孰謂犬羊無人心哉二也番酋日事讎殺漸覺衰弱况又邀竊市貢我制其命而帖木哥之力亦足與之抗三也海寇依附四夷議昏議援而彼族有紅帽兒者相與犄角則其所念在彼所避在此昭然矣四也内徙迄今方二十年其故老猶存召而諭之給以糧餉假之聲援

則其墳墓廬舎田園舊思勃然矣若曰事體重大遲回十數年之後則壯者老老者死後来冷落鄉關之念機會斷不可圖五也故以為徙帖木哥使帖木哥徙矣銷内變植外禦控吐番捍肅鎮則沙州形勝西噬之扼塞在焉又何以哈密為哉

東勝論　周弘祖

東勝在河套東西曲畔古豐州地東阻雲川西控王老去大同五百里去寧夏四百里　國初置東勝諸衛然事屬草創士伍空虛正統前猶守之嗣後虜寇擁逼遂徙內地棄東勝馬自是寧夏大同聲援隔絶矣○嗟乎此我　朝不復四郡之實也盖常論之有二失焉洪熙宣德之間玩常而不思其變景泰天順之際守近而不謀其遠由是偏頭隣於犬羊而全晉以北單矣豈惟全晉五原雲中趙武靈所欲下甲咸陽者也此而不守則右臂斷全陝危矣可惜甚哉余少保極力於獨石而不注念於東勝其意何也

內關論　周弘祖

龍泉紫荆倒馬故關此畿輔內邊關也俱屬保定提督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三員名子粒米二千六十石新增折色銀三百五十兩餘丁三百三十名馬四百二十二匹○元人攻燕勁騎搗居庸北附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項今宣大鴈門蔚朔等關雖為畿輔外藩然降城高關東勝未復外藩關鎮僅可自支則內關亦未可恃以為安也盖嘗通論四關之險龍泉為上倒馬次之紫荆故關又次之通論四關之勢則紫荆為急倒馬次之龍泉故關又次之獨論紫荆倒馬之勢紫荆雖負山臨河不足以據一關之樞西則白石口極為平漫堪馳十兩東則馬水口外臨廣谷內無完城且相去紫荆四百里倉卒有警應援不及倒馬則落路吳王二口均當要害又切近茨溝等村故今所憂者不在紫荆正關而在水馬白石不在倒馬正關而在客路吳王也

懲胡論

袁袠

昔蒙古氏以陰山之餘孽遘陽九之否運遭宋祚將頹金籙告訖奮自沙漠奄有中原天奨其兇盜據神咼氈裘之長偃然宸極北窮幽陵南界炎州東際咸池西漸虞淵九夷八蠻無思不服自開創以來獯鬻之強提封之廣未有逾此者也然而醜俗昏風多襲其故詩書壞而禮樂崩天地閉而賢人隱聚麀之穢扇乎宮帷篡弒之禍尋乎骨肉三綱既絕四維攸斁由是大盜蜂起神州鹿駭涉勝之徒並起而亡胡于

時據州郡竊名號者二十有七姓焉然皆敗刑不修弒戮相勝攻城屠邑血流赤縣以暴易暴秦之與項相去幾何我　太祖皇帝躬龍虎之姿總江河之旅攬霸王之略協天人之運不階寸土挺起塗山首下采石雄據金陵深根固本以基鴻業內引江東之粟外資淮泗之勢熊羆霧集爪牙川至席捲以來王宋之英虛受以納陶劉之策推轂以重徐常之權分閫以崇李湯之任群策畢屈百戰咸克算無遺規動無失慮彭蠡之役血戰累旬湖水變赤不兇受馘雖黃帝之涿鹿光武之昆陽方斯蔑如也遂乃九有歸心三靈效順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劉寇如燎毛掃堅墉如風葉中源廓清河朔底定殘胡孽醜遠遁龍荒千古之兇除百王之恥雪駿功茂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我　太祖者也天下既定厭苦兵革雖薾清沙漠歲以為常猶未能窮追遐討使王庭絕於幕南困獸竄於故穴也我　文皇帝深籌遠算悟婁敬之讜謨念留侯之遺策以為天子建都必居形勝金陵偏安非長久之至計也膺衷天啓秘畧神授爰即幽

并以為咼宅左控遼海後枕醫閭三關虎踞九邊繩貫固將以峻華夷之限陋周秦之都者也猶以不一勞者不永佚一日縱敵百世之患是故連年北討忘滅裔胡踰葱嶺出陰山勒銘碣乎燕然築京觀於瀚海蕭條萬里都不見虜雖秦皇之卻匈奴漢武之攘單于固未能躬擐介冑蒙犯霜露離濃宮之深密而騁騖乎不毛之地如我　文皇者也其為子孫計萬世之深遠也一再傳後邊防漸懈胡運復振已巳之秋土木之衄至今寒心猶賴社稷有靈也先悔禍喪

君有君廟算亡失于謙竭忠于內石亨輸力于外京
城危急而九服宴然故能反 皇輿于虜闥正帝坐
乎黃屋然而受降要害之城河套沃饒之藪遂棄爲
外地水草耕牧虜獲其利成化以來火篩小王子跳
梁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肅疲於奔命朝廷旰食殆
無寧歲迄乎今日吉囊侵擾尤異往時控弦十萬長
驅深入蹂踐疆埸殘毀城堡烽火通于秦渭羽書飛
乎京畿挫衄不支失亡相繼情見力屈虜益得志又
以債帥成風驍將失職鹽法壞而弗修屯田廢而徒

設倉府空虛衣糧不給六邊之士枵腹荷殳日不一
飽寒冬栗烈衣不蔽體虜至則喪膽褫魄奔北不暇
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亡事此誠賈生痛哭之秋江
統憂思之日也何則劉淵石勒之雄不能有晉也吐
蕃回紇之衆不能有唐也志不出金帛欲不過子女
自夫金元肇禍虜志叵測其心且曰是中國者我嘗
據有之矣蓋未嘗一日而忘中國也由此言之然後
知 文皇帝之慮患深而懲胡之策不可不熟講也

北虜考序　　鄭曉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京蹤
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圍殘我吏民擄我將校
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
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
矣靖難之後臚朐挫跌五帥不還 文皇赫怒伏鉞
四征雖嘗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
已大砦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
司徒鉋繫於掖庭本兵雉經於私第渝木之變雖悔

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峰之役薄伐山
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怵謾和親
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幣戎心狹馬覬覦非望重以奄
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靮弗虔卒致六師失
次將相輿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徽祀萬雉幾
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
禹迹遄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弑相尋我得寧輯
顧其書詞絫傲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
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邁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

扞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争雄各據水草殘戕
邊郡河套沃土棄為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顧茲
譊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為之解體不惟
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
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攜貳於
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
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
使穹廬至壓書勅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駕馭有方
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

虜將耗鈍我益富强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
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
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闕庭知我
地利闚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
貢尊意内修已未庚申妖纏昴畢上谷雲中慘被荼
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
害僅遺郴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
故不貽己巳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物殷阜
遺此外憂益勤内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

河東陝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
修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
是謂親離　今皇帝躬神聖之資乘昂華之會順治
威嚴化洽内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彼善憂者以為
近日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
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為間諜混迹市廛至
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闖平陽
殘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荊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
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

聞也乃役役馬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
罰亦直其細小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
南五季以還門析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感
國於安史豈若我　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
絡更畫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
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為國
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行玁狁于襄重華敷
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皐夔益稷孰佐周宣召
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策一 北虜　　王世貞

今天下北創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有晉羌有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氐羌索頭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熱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

日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固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為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善為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標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丼膻腥暖毳幕喜好射獵攜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機之穽然畏暑濕疾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繩紲之也是故候而入也亦候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郤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躪三輔

門閶闔軍馬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趨掠而趨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為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虜南遏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為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為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

受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為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則天下之根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鈴集我欵抽北兵而虜控揣我我欵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欵悉發諸夷而諸夷翫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藉曰彼可取而代也彼二雄者其目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彝第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貲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

勢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虜情説　勞堪

國初以至于今虜勢强弱之不同其為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矣知虜之所以為害而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妥懽既奔愛猷再竄　成祖奮三駕之威曾台送軍門之款虜真脅肩屏息潜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彊埸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與尤血刃屢見虜益寖强焉及大

英皇旋軫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節之部漸

蕃火篩之詐屢售威遠肆侮姚信敗謀虜嶺失娥張俊隕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以來虜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我叛人虛實盡諳吉囊俺荅號稱梟仲把都青台盡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亘塞聲弦鳴雷視前為何如也故曰虜勢强弱之不同然其初為寇也有乘騾馬持木兵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過堡砦戒備遇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摽掠此一變易也然尚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

道直前茂視我衆殷數百以羈全營紛千萬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邉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輕軼營壘步兵内集肉薄陴倪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剮窖得粟必囊往今乃入秋揉禾既揉舂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繼則娶稚必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

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則取刃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誅歸正繼則妻之妻遺之畜今乃援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闘炮聲奔見燃銃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肩門闖抗木牌突来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緩烽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賀櫛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

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邉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志真保定今則每每聲　京師諸關廂故曰虜之為害屢變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為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應以為勝畧者固不可膠於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敷雖高不敷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矣

當有意外之防而邉人顧日困虜知貴鐵矣而我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逞於離交間好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虜驅我攻我而逸我絶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真保四關廂以搔動我而我勒燕然擣賀蘭曾不一置諸口奚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為害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説焉天下之事備於未兆者為力易已兆者為力難圖于始作者其禍淺已

成者其禍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為之謀也大同之捕獵尚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恩養日厚絕念首丘是故石天爵之奉使求貢王三之糾虜犯邊利比西成榮同畫錦於是餌虜以肥甘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慾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於戲其亦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鄉貨貴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哉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夫

出塞說

勞堪

蓋嘗觀古人之得失究往跡之成敗而知兵之為用也旅之中國則一戰之捷易立而代國之功難成旅之外夷則保險之要易求而出塞之畫難講雖然此自前代言之也乃若我　朝之事勢則與前代異亦自往日言之也乃若近日之事勢則復與往日異神于通變者不可不察也夫前代之虜癬疥也平城解圍漢將寢兵馬邑敗謀單于出塞唐則都護置于虜庭君長雜于宿衛不大為我讐也而我　朝取天下于胡元建都邑于涿鹿安懽之竄未至輿尸愛猷之奔尚延喘息不有以懲之則故穴之念生南牧之志決矣故徐中山李岐陽皆曰王保保必鬬之獸而我

成祖之北伐也兵連駕而不休將屢捷而不止誠先天下之計為萬世急其急也永樂以後虜勢浸微望風北遁魯台之款繼至脫脫之貢恒陳其時蓋凜凜乎日虞我師之至矣出塞難事也封狼居胥偉功也常勝之家難與慮敵蜂蠆有毒無微可忽幣重言甘幕遠畜北此衛青李靖之所不敢任而李陵廣利

之所以敗也宣德以後絕棄窮征糶兵保境于計得
矣而近日醜虜之生養愈繁塞口之荼毒日甚控弦
鳴鏑恣意南馳蓋自虞嶺之役之後以鎮兵為不能
戰太原之掠之後以鴈門為不足險永樂北伐之後
至今百五十餘年以中國為不復有出塞之師也故
其始也射獵塞下時入我疆畜牧被野夜不關視而
我邊人出境盜馬者有焉其繼也精騎入寇老弱不
徙空幕野宿罔事偵邏而我邊將出塞刼營者有焉
今虜盜馬矣夜闌視矣虞刼營矣入寇必徙避其老

弱即有不徙必設伏以待矣而獨于出塞之師則未
備也何者人情安于近常虜計眛于未兆也夫出塞
與刼營異也虜舉國入寇或他方讐殺空幕近塞邊
將以兵撲之謂之刼營虜冬夏廬居散出孳牧不虞
我至我師分數道勦之謂之出塞刼營雖有殺獲老
弱駝馬而已虜不大損也出塞稍遠道里所殺皆其
精銳虜所至戚也又刼營數舉矣遇有設伏常覆我
師近日呂暘李家莊之禍是也出塞百五十年不舉
矣迅雷之下不及掩耳唐李靖白道之功是也而可

並論之哉故曰我　朝之事勢與前代異近日之事
勢與往日異也嗟夫磧址苦寒水草所鮮虜資畜擾
駐幕恒南又其冬不積草馬皆野宿一遇雪深死瘠
過半降人曰凡冬有雪則所掠中國之馬盡死中國
馬不耐寒又開鼻不能以鼻入雪嚙草根也虜馬亦
甚瘠雖嚙草根僅活而已然則春二三月之間新草
未生舊草已沒之際馬嚙雪瘠甚僅活之時分數驍
將十道並出每道不三千騎人持五日之粮約出不
二百里豫諳自歸之路而後以步卒數萬結車營者

三以繼之騎兵不五日必返步營步營不數里即倚
塞下慮我馬之不壯也則初春以備寇為名調集邊
邑而食之粟慮虜營之或遠也則平日以通貢為名
分遣間牒而視其起止壷旗所指各有地方凱歌將
旋不求重載虜婦子嘻遨畜牧逸散一聞變作四竄
無術求兵不得覓馬馬之束手就殲可以立盡且十
道並發虜援不能為謀車營在後虜追擊不能為
患此所謂養之于百年而殲之于一旦深之于累歲
而窖之于中宵也大憏之後虜勢斯虧數諳之餘王

庭遂遠漢所謂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唐所謂通斥堠千八百里可復見也或謂結怨于虜則讎我愈深噫此懦夫不識虜情之言也虜犬羊耳震之以威則懼而奔示之以怯則驕而至昔呼韓之朝不在于金繒和親之日而在于衛霍分道之餘瓔崖之迫不在于韓岳恢復之時而在于史賈南竄之後是有明証也

國制以出塞為生事撲殺為起釁者謂往年虜衰我勝之時慮邊將貪微功以絕貢好忽小敵而損軍威耳如曰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

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為大漢羞之也今虜勢已成虜情已鷙及絕之貢矣虜數歲犯塞荼毒我人民震揺我畿輔憂勤我

聖天子至旰食矣志士果焉單健兒不旋踵之秋也而可拘于舊文哉是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一壯士易彼一壯士不憚損而不為也難得者機易集者貨以百縑易一虜首不憚費而不為也畜謀百年成功一旦累歲伺間以規出塞不憚緩而不為也而顧以生事啓釁沮軍乎故嘗謂行成春秋所貴也而宋始終以和誤國由宋不知虜情耳虜戰則和不戰則不和宋人不以戰求和而以和求和故和卒不久也啓釁

國制所禁也而今以啓釁失機亦由今人不知虜情耳我起釁則可已釁我不起釁則虜恒釁今人不以起釁求已釁而以不起釁求已釁故釁卒不可已也或曰刼營盜馬何如曰此出塞之末支也有善刼者刼之可矣今虜近塞多非空幕空幕必有設伏而邊將不察焉愚懼其墮誘中也有善盜者盜之可矣今虜雖數闌視然亦不能遍周而邊將顧厲禁之愚惑其自示弱也

城塞說　勞堪

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為緩我　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　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　天壽與異域為鄰宣府與遼東隔絕汲汲圖營以實後背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

則當通宣遼以為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為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　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虜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為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虜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即少有涉于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為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為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

警所急慎在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　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尨以為虜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既城戰守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為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為戰此之為宣大計也而以其間暇大城　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衛之有競則啗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劚則劚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為表遍其下列堡寨以為援先之

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當天下之力以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是則失時可憾而捄時有要也然有謂長城無益于疆守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為虜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舉為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為息虜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皆無從補而虜

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有人舍內郡而願僦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為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薄計即如探虎穴轉商賈即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塞而聲聞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

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于調伏為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容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為國者乎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

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虜惟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過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為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沉痾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為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為致沉痾乎繆也甚矣

夫城塞非難也乘之難也乘之非難也久之難也夫集丁壯以事版築恤之有方役之有漸斯塞城矣而歆離畎畝捐妻子林林總總于亭障陴睨之間不腹

然不力疲稱干奮戈敵愾爭先不能也暫來之人猶可而必欲歷歲年長子孫偲偲業業于沙磧斥鹵之外不逃亡不隱匿世嗣家繼如保恬廬益不能也秦之亡也以長城而非以長城也城成矣而謫戍邊天下天下不能堪也秦之亡也以謫戍而非以謫戍也謫戍無更踐大平死塞下天下不能堪也夫行者無怨息之所則行不如處負者無息肩之望則負不若仆城長役而不休戍長謫而不代居者必發而無免籍徑者必死而無返期此秦人之所以惧而亂而秦亡

也故晁錯爲漢畫尚募徙而尤謫戍懲秦失也文景
重入奴婢入粟而輕鬻爵贖罪知民情也然秦之城
也與今異其戍也亦與今異晁錯之爲漢謀也難而
今謀不難審其異知其不難是故塞可城城可乘乘
可久也秦壹用其民而一天下天下既一黔首引領
思治覬一休養匈奴無盜塞之罪邊土無虞劉之慘
而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發謫以戍之轉餉以給之
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爲塞數千里地不計土
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時畫難絕漠其結怨天

下二也夫古之爲師也不得已命下而哭鑿凶而行
彰未旋國君爲之不舉寢不安席而長城之役未休
五嶺之戍復舉阿房驪山一時並作其結怨天下三
也今時則不然醜虜猖獗侮慢不恭其曲在彼邊民
惟害骨肉荼毒其患切身　三駕之後休養者垂二
百年湏之已久自　天子以至度支凜凜以財用之
困工役之勞憂念之已深民無得而非上也夫鯀之
治水其役豈下于始皇方命受殛而民無叛者知急
其急也故曰秦之城也與今異也漢之初也諸侯戍

邊者皆去楚漢兵爭未暇顧也秦長城毀矣匈奴闌
故河南矣韓信陳豨之叛戎馬及于晉陽矣晁錯之
策曰募民夫漢已徙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其徙
邊必不以徙新秦三輔五陵者也其外郡國予邊塞
丟外國地甚遼邈水土又不服習也聞邊土苦惡當
徙者憂懼其難一也亭障未立保聚無所一旦置之
荒墟即責其扞禦其難二也塞田未墾塞廩未實徙
口既盛轉運益增始之以坐養繼之以凶年其難三
也富人鬻爵恐不屑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贖者迯

亡相繼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垣已成烽燧有備
塞下殷富號爲樂土人多而苦于無田者什小是也
但有募集不必與冬夏衣廩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
至卿也分口受田無不樂從者矣　國初招利稍寬
遠方商賈有携家居邊塞者以利之所在也而況朝
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故曰錯爲漢謀難今爲謀不
難也夫塞城矣不可以不乘不乘是棄塞也塞乘矣
不可以不久不久是棄乘也更戍則習謫戍不可也
今年春城塞集丁男若干歷夏入秋而免明年後然

今年夏乘塞集兵若干歷秋入冬而免明年復然乘者至則役者當往役者迻則乘者就道朞月計數旬于里而已室家之棄曠生理之蹷乏形貌之竭瘠鬪心之懈沮恐非所以圖久也夫乘塞非古也而亦不可廢也古之乘塞者列亭障而已今則長羅千里無不受陴者矣古之乘塞者通烽火而已今則執戟據險日與之戟矣然塞已成矣秋歲防矣禾稼樓畝恃之以無恐矣婦子嘻餉恃之以罔戒即廢之不乘則畜牧驅逐之失農樵殺戮之慘士女虜逼之耻禾稼

蹂躪之費無所于償也故曰乘塞非古而亦不可廢也嘗為之畫曰塞城矣其地卑而圮不便而受敵皆宜更也更矣而無堡在近者宜增也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棊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為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畚列櫪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則人受一壘統之以一校則校為一旓步卒勤瞭望晝夜為二番馬卒逦邏徼彼此為伍騎無事則番上者倚戈于城而番下者休邏徼者巡哨

于途而堡居者習技藝有警則番上者為燧邏者先登堡居者繼登而番下者亦登則役有番而不疲事有經而可守矣行之一年人皆便之來歲徵集則令于軍曰乘塞而欲携室者聽增給養以半口壯歸令于軍曰室至而欲留者聽增給溫絮且移額廩既留而復令于軍曰欲恒居此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之不能絕者嗜慾而其甚趨者利也朞月不數旬于里有不願携室者乎其歸不數旬復往有不願留此者乎既增室養復給冬絮移廩以為資有田以

為產有不願恒居者乎夫為國家非財用之急無盛兵之急非無盛兵之急無邊兵之急非無邊兵之急無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之急也乏財用博節焉爾乏兵清補焉爾乏邊兵清補邊兵焉已爾乏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則强之怨作廢之感守為治者所深憂也不强之以生怨不廢之以感守援邊兵于中土援乘塞于邊兵一轉手之間耳夫徭工役與謫戍並行而致斃吾工役已息而戍以情誘之異于秦可知也錯為漢謀募遠道之人吾即蔡米

下人遠不出百里易于錯可知也故曰審其與知其
不難則塞可城乘可久也凡此行之于天下則定則
願息者咨行之于邊口之未充則應募者鮮行之于
胡患之不數則遠慮者疑今固其時也而斷不為可
謂智乎　國朝城塞不始于近年也而規制品式則
備于近年其乘之亦不始于近年也而法令節目則
備于近年何者成化弘治之敵臺懸樓大同往年之
月壕長塹城塞之始也然臺樓相去太踈壕塹易為
填塞垣周于壕壕附于垣盖近年始為之耳固原花

馬池之傳箭境門宣府往年之盧蓆山麓乘塞之始
也然傳箭恒失夜警盧蓆不禦風寒步兵登垣而屋
居馬兵列營以待戰亦近年始為之耳外此而有不
備則規制隨宜移易法令以時申明智者審機運軸
不膠一隅而必共軸同輪以合途轍也夫塞城更數
入矣乘之亦數年矣其始也謀之未嘗不僉同其繼
也恃之未嘗不有效乃今則甲可乙否方信忽疑急
喙莫能辯緩頰莫能曉是何也忿于虜之入懼于役
之久惑于當事者之避難而文罪也天下之事有禍

福倚伏而當局者迷輕重區分而持衡者眩亦惟察
其機要究其紀極而已即以乘塞機要察之塞下田
畫壟禾盡入轉輸可省也小舉莫能至大舉必歷時
烽堠易明也外阻于高墉內限以重關久攻而暫入
既入而虜歸畿輔不震摇也是之謂三便以其紀極
究之瘡痍之疾希則生口日盛戎馬之力節則出塞
可期剽掠之路難則盜心漸沮盤詰之令密則奸細
可無是之謂四宜今之病乘塞者一曰塞雖城虜百
道攻之無不潰而入者夫百道攻必曠時日我援兵

可集也潰而入必殺傷相當我不徒損也乘塞之兵
憑高拒下以逸待勞既不徒損援兵復集而終莫能
支然則不乘塞不相縱之入而與之戰馳弊突刺于
平原曠野之間反能支乎此一辯也二曰天下鎖鑰
宜慎　京師居庸倒馬紫荊之間足恃則宣大固在
所畧夫為防貴周設險宜厚居庸倒馬紫荊　京師
之內戶宣大　京師之外門又宣大之士結髮從戰
關南之人解任兵革微彼外門專恃內戶忽結髮從
戰之士倚不任兵革之人其能支乎此二辯也三曰

兵有奇正勢有倚伏過之于境上不若殲之于既疲夫奇正相生倚伏取利謂我能得士之死力且洞測敵人之虛實也今部曲之衆屢北而膽寒犬羊之詐百出而莫測過之境上稽彼師期弱彼馬力尚能為患縱之境內則搜掠四獲騰槽超乘矣而能殲其疲乎此三辯也四曰長羅絕塞不若散守內堡夫堡宜守在盡規制具器械團丁壯民自為之耳兵民百年所養也無事食其力有事庇其生分也而乃令之入堡與民雜授陴乎且一堡五十人則百堡五千人千

堡五萬人宣大之堡奚止千邪盡數萬公養之兵配數百私築之堡將何以自觧于民且使虜人入也野無與戰則勢必攻堡旁無可警則勢必久留堡不百兵亦勢必即破而會食既食而復攻得不長久駐之心啓攻城之漸乎此四辯也五曰馬兵自宜邀擊但令步兵守堡夫邊兵具器械諳旗鼓者馬兵耳步兵則墩臺之烽燧站遞之送迎衙所之雜役而已散之堡內與民何殊又步兵不堪乘塞而曰足堪守堡馬兵不能援塞而曰可用邀擊其筭已為左矣此五辯

也六曰連歲乘塞兵皆駐邊虜一潰垣則外實而中虛夫中外皆實首尾聯絡固兵家之勢然亦自料敵有中分布足用者言之今宣大之馬兵不數營而塞外之虜帳亘千里分列于塞下且猶不支何得餘兵布之腹裏且往來未乘塞之時鎮兵數萬但尾虜後來尾之來去尾之去何嘗不內虛邪其筭又為左矣此六辯也以上諸論多出于將臣之口將臣者當事者也往年步兵既不出戰馬兵則隨將臣之名曰暗伏虜偶不出其地則自張功伐遇當策應則多方規

避不曰傳報失真則曰發遣不早不曰馬力不及則曰數日無粮展轉之間因以脫罪今兵皆乘塞步卒既有分陴馬兵亦有定援前當勍敵退有死刑一有失機辭無可諉以故諸人倡為異說以壞成規也夫縉紳之士言守介胄之士言戰介胄言守且不可而曰步兵不宜乘塞宜守內堡馬兵不能止驅能解堡圍是可信哉事有輕重區分而持衡者昧此之謂也然則乘塞無可虞乎曰何無虞也受陴既久玩愒乃生將校無教閱之勤行伍鮮鬬擊之志忘戰一也始

馬應役尚皆軍身繼有顧差半成遊食鮮實二也一處潰防千里震動人情洶懼不能圖存自援三也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此之謂也然此皆將臣不得其人之故耳夫步兵登陴荷戈馬兵自宜練習有警協力拒擊無警自可番休何忘戰之有五人為伍伍必相親五十人為隊隊必相識何鮮實之有塞高二丈內外皆烽燧之傳必知起止何自援之有今將臣貪者誅求懦者坐視不自反其督責之政而但欲歸罪于建議之人又可信乎嗟夫塞之初城難也斧

斤遍于山谿版築奪乎畝畞力三時而不懈役連歲而不休孰不為建議者危之而初城極衝次城稍衝又次不衝丁夫役馬帑金發馬浸浸乎可大之業矣塞之初乘亦難也蹸虎狼于枕席蹈鋒刃于體膚晝無籓籬之隔夜有掩襲之虞孰不為建議者危之而守長塹次結廬蓆又次登陴逢秋乘馬入冬罷馬浸浸乎可久之規矣嘗謂危城塞于工役之初與智也棄城塞于工役已就則所損者大危乘塞于擺守之既久仁也廢乘塞于秋禾之被野則可虞者多何者

千里之城悉役塞下之民意外不可以不防萬口之食仰給塞下之粟蹂踐不可以不護而况版築正殷有衝突之患虜馬一入得飼秣之資邪今城成矣壕塹品窖敵臺暗門備矣城乘矣乘罷期日應援節度定矣歆一旦舉而廢之乃不可乎然則今時之所當移易而申明之者何曰城二乘之三二者何曰堵口不便于援兵山麓不支于下擊也夫塞之可守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幟隔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譬之鼠鬪穴閒勇者勝矣山

麓之塞遺矢雨墜潰石雷轟歆以孤垣仰首拒擊譬之牛僨豕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人慮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相隸陴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堠之無識別也夫塞之可守習技巧于暇時濟勇力于有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非本地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陴出塞覘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

荷戈疑目直規又何以番休其衆畜養鋭氣習試技巧邪分陴主将所對簿也以付軍吏險僻者客坦衝者踈有以貨賂損軍實者矣烽燧諸将宜各為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警四方不寧有以虚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而諸将臣視以為安習以為常無一人慮及請裁酌圖畫者又不惑乎故欵塞之足擄須更不任之垣欵兵之番休須布腹心之間欵軍實之不損須正分兵之簿欵軍心之不沮須明諸路之烽自茲以後所當移易而申明者此焉已耳今

以一時之見而棄塞數人之言而罷乘時所謂忿于虜之入惧于役之久惑避難而文罪者也

民堡說　勞堪

昔鼂錯為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歳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又曰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通事變審機權漢智囊也其所圖畫城城而已則所謂實勝不為誇辭者與夫自井田之制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典隳而兵力大弱塞鄙之地密通異類吞噬日聞必待烽火徹于甘泉六軍屯于細柳然後徐興問罪執

言田禽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若先為不可勝以待之先為不可勝城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為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覆漢其時塞口至絶少夫錯首言更戍之無功次陳謫戍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既久戶口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林林總總不憂無人也郡邑碁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

落之民耕作之䇷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
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之
堡險在地者也家教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
在人者宜周蓋嘗尤諸前圖事者矣宣德之間虜警
絶音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田屢稔鄉
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爲
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塞宜城而不城則彊埸
伸縮之間形勢之憾生矣鄉宜爲堡而不堡則胡馬
數警之後奔命之疲急矣官宜爲之制而不制則力

徒勞財徒費堡名而不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忘
其遠安于常而不知變者也官不爲制則仍餘以爲
祟雉數以爲廣剥落以爲堅危逼以爲安又富者侈
其懲貧者玩其期狡者舞其智武斷者逞其僭是故
塞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里不于相去之遠近也形
勢不于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于集聚之衆寡也智
勇不于夙昔之遴别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
可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
與今之言禦虜者曰選精鋭以衡其中虚是之謂戰

城塞垣以遏之境上是之謂守而必終之堅壁清野
夫言戰曰養士矣言守曰城塞矣至言堅壁清野則
惟付之虚文可乎夫民堡不固是壁不堅也虜入有
獲是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殖其根而長
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止
魚者也烏可得乎嗟夫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
欲清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之制團
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之固不固稽守令保障之功
以團丁之精不精察守令伕使之績必使虜至塞不

能入也入無所掠也不能入則無費入無所掠則饑
疲衡其中虚邀其惰歸此其時也或問民堡之制宜
如何曰載鄉約

復河套議　　翁萬達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齎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筭是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 太祖以神武

定天下 成祖躬禦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彊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阨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間轉輸雖繼孤懸獨立沙磧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

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略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擣其巢穴嗣是我謀日踈任虜出入涉流履冰揮鞭近塞茂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迺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筭也請極言之以干於天聽夫敵有盛衰我

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係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主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

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
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艅艎者必濟義
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我 國家拯天
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
年来收養殘穢蕪之虜戎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
子吉囊俺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
不見馬矢者盛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
政多偷三五年来雖頼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
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不少矣回視 二祖之

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
虜不屋居畜牧其内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
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
塞以内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
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
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
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頼數萬之衆緩行持
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
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

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遯犄角
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
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
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抄掠不至匱
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
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
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
白草之間得邪失耶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
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

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
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
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
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
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
虜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於守春
蒐于套秋守於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
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
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迺止利於守邪春夏虜

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於征邪夫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强既能為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聆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

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為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固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入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關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

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者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並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

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墩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據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

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　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强弱虜能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荐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奪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强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横挑强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論邊屯　王鏊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為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敦煌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便近地方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過雲州極界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邊募論

周弘祖

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起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擒也則卒積死令胡數轉牧行獵塞上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即入不救則邊民絕望降敵救之纔到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數年中國貧苦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屋室田器具乃募徙實復其家冬夏衣廩能自給乃止胡人入驅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戍卒不習地利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且使遠方無屯戍之士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虜患顧不美哉帝從之○兵莫便於土著莫不便於戍遣戍遣則水土風氣未易習也山川夷險未易諳也墳墓家室未易離也且力疲於道塗財費於番易法撓於逋逃弊積於傾役涼秋夜月感謳歌以思歸爪期若愆即攘臂而生變若轉輸騾幸

且未論也土著有是乎竊思三代以下得禦虜之宜養鋒蓄銳不耗內而善外防者君莫漢文若畫禦虜之策知彼知己盡地利而得人和者臣莫晁錯若觀今之去彼歲何啻百千北狄之興亡強弱幾易種矣其言固鑿鑿可行也嗚呼團結之力十倍於徵調飛輓之苦百倍於屯田安得錯也而與之極論乎

徙戎論　周弘祖

唐太宗擒頡利走薛延陀西域来降者十餘萬詔議處置之道群臣請悉籍降口納兖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為齊人中書令温彦博請如漢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為扞蔽魏徵曰突厥鳥獸野心非我族類令其来降不忍誅滅當遣還河北夫秦漢以銳師猛将擊取河南地為郡縣者不欲使近中國也柰何以河南居之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皆言宜處之河北樹

立酋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寡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抗衡中國長駕遠馭之道也帝卒從彦博說分處於豐勝靈夏朔代之間〇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奉枝葉木豈得滋榮哉三覆唐臣諸議納之兖豫者忌不弘委之河南者從而遺患魏徵遣還河北師古國小權分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國朝降達處之閒廣者即唐諸臣之謀處之定保恒冀者即唐彦博之謀迄今養育二百年餘其居處飲食尚未變其故習每有南冠楚囚之意焉往聞庚戌虜變飄飄然有凌風之想矣顧劉淵石勒非向洛陽侍子乎定保恒冀去京都幾何亦大逼矣經世者能無江統慮哉

長城論

丘濬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為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為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於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

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為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桀驁之虜不得以為吾民害矣柰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而能因險隘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為邊墻以抗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爾若就用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

久徐徐而為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為也

論邊墻　　　　魏煥

戰國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于夷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今邠寧州隋改為圵地郡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于隴西圵地上郡今綏德州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圵平遼東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圵邊遣蒙恬將兵三十萬伐匈奴收河南地今河套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

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恬居上郡統治之唐中宗景龍二年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皆據津要置烽堠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我　國朝掃除夷虜恢復中原復申命致討以靖邊宇一時虜酋遠遁窮荒僅存喘息於是設東勝城于三降城之東與三降城並東聯開平獨石大寧開元西聯賀蘭山甘肅圵山通為一邊地勢直則近而易守後多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守邊墻今按河套邊墻自　國初耿秉文守關中因粮運艱遠已棄不守城堡兵馬烽堠全無成化八年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修榆林東中西三路邊墻崕塹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奏築河東邊墻黃河嘴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已上即先年所棄河套外邊墻也弘治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築固原邊墻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虜營花兒岔止六百餘里迤東至饒陽界止

三百餘里已上即今固原以圵內邊墻也正德元年總制楊一清修築徐廷章所築外邊墻高厚各二丈墻上修蓋煖鋪九百間墻外濬舊塹亦深闊各二丈於是外邊之險備矣嘉靖九年總制王瓊修築秦宏所築內邊墻西自靖虜衛花兒岔起東至饒陽界開塹斬崕築墻各因所宜又自花兒岔起西至蘭州東兒溝止開塹三十四里總制劉天和加倍修築於是內邊之險備矣內外二邊之中清水與武花馬定邊各營地方又套虜充斥縱橫往來必由之路總制王

墩自黄河東岍横城起迤東轉南抵定邊營南山口開塹一道長二百一十里築墻一十八里後總制唐龍改修壕墻四十里總制王按修壕墻一百三十四里總制楊一清初修壕墻四十里皆依前墻塹止于定邊營止嘉靖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因都督梁震奏築定邊營南至山口一帶壕墻長六十里亦依前墻塹十六年總制劉天和奏築疊堤一道亦西自横城南抵南山口並壕墻為二道于是套虜入内之路有重險矣本年總制劉天和又築鐵柱泉梁家泉等處

城堡以㩀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伯温奏築大同五堡及邊墻邊險俱備非大舉不能入真馭戎上策也

馬市論

楊繼盛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家 皇上養育簡任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胡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髪上指肝膓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 都下以剿逆賊以報 國讐茲者恭遇 皇上赫然震怒

選將練兵刻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耻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 都下見俺荅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决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伏於

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玆胡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絶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冦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 皇上壯伐之命屢下

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畨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為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

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 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馬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隳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馬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

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兵發弛然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玆醜虜尚不能服群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

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巧計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

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産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　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　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術內脩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犬馬無饜之

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款脩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犬馬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

文之計矣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
不過謂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
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
費許貢則彼曰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
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
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
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
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
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

中國市馬之利馬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
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
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
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
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
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乎噫為
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於日盛壞天下之
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
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

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
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
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
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
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
賊則利甚馬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為佃
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
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敵虛實既已覘
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

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
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
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
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
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
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何哉彼議而行之者
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
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悞事之
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

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
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
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
位之重錫予之隆者盖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
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
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
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自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
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
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

循之為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
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
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
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
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
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
其氣若此之壯　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今日
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心欲持行
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繫國家盛衰之機臣敢
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
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饜非市馬小
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社稷無彊非二三年苟
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　成命罷開馬市鋭意
戎兵决志征討務欲擒俺荅於　闕前驅醜類於海
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　祖宗
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策五 互市　　王世貞

昔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此大較也今薦紳之所不察以為非而介冑之所深然而囁嚅不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覊縻之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論辨遠弗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敗衂以拾數焉堅者摧銳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幄以真宗時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

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所以中弊丹而飽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貢而已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勢又不察而矯之結女直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不察而又矯之結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構而宋不社矣是謂以強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和之不終且厭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者而國削

用其戰者於其和者而國亡其較可思已今虜雖號強大鬬騎多然其志不過歆得衣幣次乃金錢而已非必用尺一牘與中國講敵體也非必欲冊尊號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邊吏宣上命徼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服有差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棄無用之緜枲以易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馬此其體甚尊可以弭寇可以減戍可以乘郄而用間可以乘暇而修武此其謀甚慱夫何憚於名而不

為也或曰辛壬之間則有敗謀者用而辱國馬如之何其再也曰於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富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恢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毋姑求之於其名以為美而遽從之以為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談邊事　　　張　位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者常相為重不可偏也我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将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晝地防守有事則掎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内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二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任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籓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為常則跋更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設撫邊之卒以為固則力分推諉是自弱之道也募南兵暫為技擊之倡可矣還當練土著為久遠之需築墩臺用壯阨塞

之觀可矣還當繕城堡為清野之計丁壯則困于修築隱于占役而取數於荷戈矣糧餉則尅于椿頭苦于折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順治威嚴虜酋效順外寧内安此一時矣但貢市利歸酋長而部落尚挾狼心馬價暗償脂膏已竭金繒日索豺豕何厭板升聚毒慮有潰決之虞土蠻垂涎慮有糾合之舉宋時初患西昊竟苦金元胡運盛衰東西何常之有未雨而懷桑土之謀既濟而謹衣袽之戒今日所宜亟講而善圖焉

四夷考序　　　　　　鄭　曉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将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唯我華蘭台以騷騷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勍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别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艘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耄三王胡四王我壓壓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為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我偏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来之禮歟夷不言往来往来言諸侯也四夷来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為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来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款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日本論

周弘祖

日本古倭奴國天御中主都筑紫號大倭王傳三十三世彦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太和州強原宮乃以倭爲號迄漢桓靈倭奴作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以妖惑衆乃共立爲王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立卑彌呼宗女國遂定逮唐咸淳初賀平高麗稍遂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號日本盖取近日始升之義先時秦遣徐福將童男女數千入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

夷澶二州稱秦王國號倭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正號性狙詐狼貪以彊域言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距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八國又身國約七千餘里南到侏儒國約四千餘里西循一支正北望耽羅渡百濟到樂浪約一萬二千里以州郡言之所都有山城太和河內和泉攝津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等六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六州共通四十八郡西海道有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曰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東道有通江美濃騨信濃濃野下野陸奥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三十二郡山陽道有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八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褹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其屬國有五十餘

新羅百濟莫非屬國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恒通使往來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却之其貢僧人發陜西四川各寺居住著爲訓絶不與通三十五年復來詔定爲期十年一貢成祖嗣位國王皆受冊封或三年或五年貢無定期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遣使宋御卿貢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大內藝興強請勘合遣使宿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王又值嗣立幼冲不能制太內藝興遣使

宋設謙道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毀宋設謙道等讎殺宋素卿伴從追至紹興地方騷動嘉靖二十七年起盜肆猖獗閩廣浙直遍受其禍迄今未寧○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後自醜其類改日本云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月西南三月行並無城郭聯木柵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類自山東文登縣成山衛絶海入匏蘆河以入新羅歷大鎮七真現三遂抵百濟之熊津及嘉林任存二城此

城猶百濟水陸之衝通此二城則日本之有臂斷矣夫新羅百濟日本國於東南民物豐阜金銀羨積好閩廣糖菓青衣麻葛絲羅段絹川廣藥材銅鍋銚又酷慕鬼神每招約朝鮮嘗以六月間登萊州定海縣之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滅邊海條禁以遂商賈貿遷仍寬分利以致其來平價值以息其爭惇誠信以固其意則利盡東海墩堡無煙歲抽其稅不可勝言上可以益　國家之賦下可以寬東海之征沿邊征倭官兵永以坐嘯矣行之數年海民慣熟因類汲引可達福餘福餘東扯番衛也與朶顏大寧建州四衛互相表裏為遼東薊門之警陸路遠未可通惟自成山經抵新羅轉達穢貊沃沮福餘可以規制朶顏收復大寧以為　京師　陵寢盤石之固未可視為末務而不講也唐置勃海高麗之使遼有大寧通吳之軍已先為之矣東湖弓馬偏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便舟如使馬而疾於步闘異日有事大寧薊門遼左疲其東西南方舟師直擣福餘所謂迅雷不及瞬目疾雷不及掩耳者況取利於市舶民力不費

資勢于新羅百濟兵卒精強何所拘泥而不早圖耶

海防總論　　周弘祖

沿海自廣東樂會縣接安南界起歷海條與為文昌界鋪前港為會通界神應港豐盈浦為瓊州界麻頭浦呂灣浦為臨高界田禾灣為儋州界峩詐山為昌化所界歷白沙營為感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為崖州界牙娘澳雙洲門為夌水縣界七十二徑牙山淡水灣為欽州界葦木營烏雷山為靈山縣界青嬰池楊梅池平江池為廉州界邵州為永安所界泖洲為康海所界潿洲為錦農所界調洲獨猪山為石城千戶所界硇洲小黃程汾洲為寧川所界青聚山羅浮峯為神電衛界海凌山為雙海所界小獲山為海朗所界中獲山為陽江所界大獲山為新寧縣界西熊山鷄洲山為新會縣界萬斛山上川山為順德縣界石岐峯為香山縣界蛇西山大南常山為南海番禺界烏沙洋為白沙巡司界九星洋為福永巡司界珊瑚洲渡杯山為東莞縣界合蘭洲為大鵬所界馬鞍洲為鐵岡驛界寧洲山桔州山為惠州界記心洋為平海所界徐娘山為海豐縣界大星尖山為捷勝所

界吉頭峯為碣石衛界前標峯為甲子門所界陰娘灣靖海縣為靖海所界大浮山王嶼山為潮陽縣海門所界小柑山為蓬州所界大柑山為大城所界大京山九猴山為饒平縣界計五千里抵福建南澳山為玄鍾所界歷侍郎洲石城嶼為銅山所界歷鴻儒嶼沙洒愚為陸鰲所界大澈嶼壁洲山為鎮海衛界小澈嶼為月港界舊浯嶼為高浦所界嘉禾山大担山為中左所界小担虎頭山為金門所界大登山小登山為福全所界大捕山小捕山為永寧衛界埕埭岭獺窟峯為崇武所界沙塘灣為惠安縣界嶨嶼白嶼為峯尾巡司界湄洲山為南泉寨蒲禧所界石獅峯小澳峯為平海衛界埕口三江口為冲心巡司界綱山王家嶼為萬安所界六湖山碧水島為鎮東衛界踵門山為蕉山巡司界日嶼月嶼為梅花所界即會城三波礁五虎粵為連江界下千塘四嶼為定海所界花瓶為北茭巡司界飛鸞渡為寧德縣界青山峯為大金所界天千山丁家程大俞山三星山流江為福寧州界計二千里抵淛江懸中峯為蒲門莊上

二所界歷長沙門大崑山為金鄉衛界鳳凰山為平陽所界銅盆山為沙園所界仙口峰飛雲渡為瑞安所界大衢山海安港為海安所界霓嶴披山為寧村所界黃華港為蟹石衛界大岩頭為蟹石後右界前山霓斗門為蒲岐所界九眼塘斗門閘為三山巡司界丫髻峰為楚門所界臨門溢為隘頑所界省梅坑為沙角巡司界大陳山石塘港為松門衛界金清閘西嶼閘永豐閘皆朱文公所造為新河所界金沙灘鐺礁為海門衛界海門港為海門前所界五嶼為桃

渚所界三門山為健跳所界石蒲港為前後二所界青苔灣為昌國衛界小目山為爵谿所界西厨山為前倉所界孝順洋白塗為大嵩所界大射山為穿山後所界洛茄山長白山為中左所界大魚灣為長山巡司界招寶山巾子山為定海衛界金家嶴為寧波界丘家洋為慈溪界金墊浦為龍山所界松浦港為松浦巡司界黃山為觀海衛界破山浦為三山所界化龍浦為餘姚界臨山港為臨山衛界西海塘為上虞界漁山蒙池臺為紹興三江所界鱉子山為蕭山

界和尚山栲門為會城界茶浦門為海寧所界大衢山小衢山為澉浦所界桑扶山為海寧衛界西海口馬蹟山址丁興殿前山淡水門為乍浦所界計二千七百里抵南直隸三姑山為金山衛界胡家港為金山巡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山大盤山為青村所界蒲嶴為南滙所界陳前山茶山為南蹌巡司界寶山為上海界永字山分水礁海礁山絲淘港為吳淞所界浪岡山顧逕港為嘉定界竺箔沙送信嘴小團沙新安沙為大倉界大陰沙管家沙為崇明界福山

狼山三槎口為通州千戶所界唐家港海門島為泰州界亂沙新洋港為鹽城界開山淮河口鶯山為安東界蚄山高公島為海州所界清河口巳頭河為贛榆界旬島勞山島為安東界孤着山為石臼所界計一千八百里抵山東青沉峰界歷胡家峰為高港巡司界沙嘴峰為靈山衛界黃埠峰為夏河寨界洋河峰為膠州界大勞山田橫島為鰲山衛界走馬峰為即墨界馬山為浮山所界旬島赤島為雄崖所界吾島徐福山為大山所界巨高島為大嵩衛界竹島為

海隅所界松島莫邪島漫鷄島為靖海衛界佛島為
津寧所界五疊島下勞山為尋山所界歇馬墩洛口
堡為成山衛界海牛島為不夜城界寶家峰為百尺
崖所界古陌頂為威海衛界父島為金山所界新安
堡戲山峰為寧海衛界海鷄山為竈河寨界武家庄
為馬埠寨界洋山為萊州界八角島磁蟻島為登州
黃縣界桑島為馬停寨界龜島為昌邑縣界歆末島
界劉家窪為盧洋寨界沙門島為解宋寨界單山為
為壽光界都里鎮為蒲臺界青島為利津界黃島為

賓州界直沽口為寶坻縣界塔山為盧龍衛寨界南
半洋山為昌黎縣界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北半洋
山為山海衛界蔬萊島為中前所界牛車島為中後
所界孤山為中右所界向陽島羅兒島為金州衛界
石灘島為左所界東雲島黃駝島為蓋州衛界屏風
山為復州衛界鳳凰山為中左所界女兒河為中屯
衛右屯衛界遼河渡古寺島為廣寧衛界麻田島平
島為海州衛界湯站堡為鎮遼所界臨江為義州界
計一千三百餘里為鴨綠江朝鮮界總其入寇則隨

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
而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
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變東北多則
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
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
風多則至李西巖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
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
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在大洋而風歘東
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

趨遼陽天津防倭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
小汛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洲之賊居多其
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博人善造舟而豐前豐後
和泉之人間亦有之乃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廣
東列郡者十分為三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剌諸番烟
烽希曠中路東莞東路惠潮皆倭寇不時出沒之地
而東路尤為要衝若柘林者則又必東路控賊之咽
喉門戶也無柘林是無水寨矣無水寨是無東路矣
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

長山峻嶺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為黎據群岡之中定安尤險稍或撤備門庭皆勍敵矣頃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事雖大定險終在夷議者歉於羅活崗據以重兵斷其往來擒伏喧必如是而後為久安之計乎福洋烽火門寨設於福寧州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為南北中三哨後官井添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為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五小埕水寨設於連江所轄閩安鎮北茭焦山等七巡司為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當會哨者三日南水寨設於莆

田所轄冲心浦禧崇武等所司為三哨而文澳港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浯嶼水寨設於同安上自圍頭以抵日南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日南日南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

如長蛇防禦之法其能踰此耶總計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其要害地如晉江深扈獺窟與化冲心平海龍溪海門漳浦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莫有如福寧之尤險者三面孤懸海中如人吐舌賊入必首犯之舊寨設於州東北六十里三沙海面後焦宏倡議棄徙松山今必復舊而後可乎浙洋沿海舊設四總今增為四叅六總矣四叅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一溫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

制自內達外有三重馬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羊山普陀為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戶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為里者四為嶴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於外非若普陀諸山比也　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識其小而未見其大也蘇松為畿輔望郡濵於大海自吳松江口以

而黃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徑道往因不能禦之於海致賊深入其禍慘矣今建議者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滙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為巢穴者各設陸路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為直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為陸路各將之領袖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廵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於蘇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如加定之吳松大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

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至於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叅將以為水兵各將之領袖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二員分駐行沿營前二沙往來廵哨所以遠哨海洋而遮蔽港口也外內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於外洋下之可以廵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乃若淮揚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三面隄防考其形勢起自東南蓼角嘴抵姚家蕩綿延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塲俱在腹裏未為要害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灣

河鎮也餘東餘西等塲也蓼角嘴呂四塲也掘港新閘港也廟灣劉家庄金沙塲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塲為其出入至近逼揚州也曰北海所為其通新閘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為其為巨鎮而通大海口也須設三把總以駐之仍用陸路遊擊一員駐劄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禦揚州矣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於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之及者豈其無意於此哉良以山東之民便鞍馬不便舟楫無通海通番之人為之嚮道接

濟耳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且危礁暗沙不可勝數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罘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者若白蓮頭槐子口橋鷄鳴嶼夫人嶼金勞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者當事諸臣無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備之造舟選卒練習故當將来　廟堂或修海運以備不虞亦大有賴焉獨禦冦云乎哉遼東古營州地也其背為沙漠花當吉列

[illegible]落在焉其面為滄溟其餘氣為朝鮮　國朝
[illegible]陽遼陽三萬鐵嶺四衛統於開元以遏𡈽狄之
復金復海盖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東
𡈽藩籬可謂固矣洪武初倭奴以玩南方之心而玩
遼東遼人以禦𡈽狄之法而禦倭寇斬滅無遺海氛
[illegible]總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二百年来邉備如故倭
敢遼犯哉但地方千有餘里馬步官軍九萬員名止
藉山海關一路饋餉我　朝𡈽都燕而遠漕江南粟
又自京師達於遼陽飛輓不繼何以食之此其患非

渺小矣適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未多耳愚謂
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為精當而大壞極敝司國計
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當專責幕帥而已也　丁丶

防倭議　姜寶

倭之来在海或仗我中國人為船主比登陸則又仗
我中國人為地主盖倭以剽劫我中國人為利而我
中國奸人則往往以得主倭為利直浙皆然閩為甚
閩之泉漳尤甚禦之之法莫善於洪武初湯信國海
上之經畧其法自遼東山東直浙閩廣凡沿海要害
處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而閩之五水寨尤石畫
也廢不之講久矣嘉靖癸亥甲子間二華譚公来開
府提督軍務與總兵戚南塘共訪求信國之遺蹟修

復之西為烽火門寨在福寧州寧德縣地方與浙之
温台接壤次西為小埕在羅源連江長樂三縣地方
又次為南日山在福清縣鎮東衛興化府地方次東
為浯嶼在泉州府永寧衛同安縣地方最東南為銅
山寨在漳州府漳浦縣鎮海衛及玄鍾所地方彼此
接界而接哨又防之於海之外是最為策之善者漳
之月港向為倭奴窟穴今欲設海澄縣於防禦亦為
得策矣第從此更東南則廣東界而閩廣交界之所
為南澚澚中有柘林有金嶼有臘嶼虎嶼有石獅頭

嶼有雞毋澚有宰猪澚有龍眼沙澚有雲盖寺澚有清澚有深澚又有許朝光新舊城山嶼在大海洋少人也聚地甚遼濶而又有險可據近年海賊吳平曾據以叛造居室起敵樓於娘娘宮澚口之前後泊蒙衝巨艦於澚前深處我師攻之不克賴戚將軍竭誅悉力僅能驅遂之於廣海而其地未聞有所以經略他時倭復来與我内地賊互相結而盤據焉閩廣間腹心肘腋患此不可不逆慮謂當於五水寨之外於此更設一鎮即其所爲新舊城所爲宮室敵樓增置而修葺分兵命將戍守之地可以耕海或可以漁即可省兵餉之四五或即召募土著統之以能將爲防海永遠計亦一策也又若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而防之以其時防當如五寨於海之外不當於陸於陸斯無策矣禦倭之船當高大高大則我能衝壓彼彼舟小不能當我也我之長技在火器在長兵在筅筅居前而夾用長兵火器斯爲善用長技者矣譚戚二公敗之於仙遊驅出其巢穴盡殲之於廣東之界上用此法也濟倭之人在士夫家

之門幹在我學校中一二無耻生亦或利倭之來相與將迎而羽翼之如所謂程新所謂朱兼載者則坐門既嘗正法而予亦嘗黜革其一二示懲戒矣是在後來者加之意時做循故事振飭焉海氛庶可遂息乎

武林後學張文炎校輯

運法論　邵寶

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乎陸運以濟之陸之為勞盖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乎有儹運而海運乃罷遮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儹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為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兌運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盖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其勢然也易曰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是故變通之際君子重之一曰海運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粮俱輸納太倉蘇州地方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粮俱有數見歲運條下二曰海陸兼運永樂初肇建北京江南粮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三曰支運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粮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即目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

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粮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舟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粮

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粮蘇松浙江改發淮安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廒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為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千艘海運始罷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粮三十萬石於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六萬石連耗

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四曰兌運
先是裏河民運多失農月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
瓜州補給脚價兌與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
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
吴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
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
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
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
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五曰改兌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頟
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
十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粮七十萬石改就水次
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多準其數然不為常
例

漕輓論一　丘濬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
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
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粮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
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
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
粮及出運又有行粮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
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
矣盖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

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
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
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
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石少
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
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弊者坐此故也史謂
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當時未聞有兌也
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
運於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所兌浮於

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楨溺官軍倍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剥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澁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船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上護以竹簟箬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

論漕輓二　　丘濬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壁等造平底海船運粮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元初粮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丘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濬縣淇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正中以江淮閩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粮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海運之道其初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粮七十

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
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為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

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今 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来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迂儒過為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而由海通運使人習

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来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塩竈丁逐一次第

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盡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之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則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見非敢以為决然可行也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治河議

丘濬

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以隨之。卹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盖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淮海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積

有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數。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消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博濟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迄東。歷睢陽亳潁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與。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

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動衆。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坐成困斃。然則為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為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為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為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盖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欵行也。強而塞之。其欵止也。強

而通之。惜微眇之費。而忘其所損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夫難就之功。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遑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為愈也。臣愚以為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所可比。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

害哉。臣願明詔有司。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徵赴公車。使各陳所見。詳加考驗。預見計定。必須十全。然後用之。夫計策雖出於衆。而剛斷則在於獨。擇之審。言之篤。而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臣觀宋儒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臣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為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為河南滲沒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為一。衆山之水又

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匯為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為波浪魚鼈之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 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為數河。以分水勢。

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為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盪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束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民

廬舍。壞民田園。發人墳墓。不止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為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土。顧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爾。為萬世計。不顧一時。為天下計。不徇一方。為萬民計。不恤一人。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利哉。臣亦以謂開封以南。至於鳳陽。每歲河水滲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為數河。所費

近海斥鹵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比論果孰多孰少哉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捐民業官倍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直或助之工作或以之寬閒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予我者非為私也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　帝鄉　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萬一臣言可采或見之施行不勝幸甚又曰天下之為民害者非特一水也水之在天下非特一河也流者若江海之類瀦者若湖陂之屬

或徙或決或溢或潰隄岸以之而崩泉源以之而涸沙土由是而淤畛域由是而決以蕩民居以壞民田皆能以為民害也然多在邊徼之壖寬閒之野曠僻之處利害相半或因害而得利或此害而彼利其所損有限其所災有時地勢有時而復人力易得而修非若河之為河亘中原之地其所經行皆是富庶之鄉其所衝決皆是膏腴之産其為民害比諸其他尤大且久故特以民之害歸焉使凡有志於安民生興民利者知其害之有在隨諸所在而除之而視河以為準焉

治河論

邵寶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瀆禹可乎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為水禹之所以為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者皆順導之瀆初無逆障之說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於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空

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効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効乃大於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空之地狹於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

歆拘東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工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爲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肘掣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逶迤曲折

以濟吾之事乎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何謂所求之效大於禹蓋禹之所以爲治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及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於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效雖使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譊譊然曰其爲上策其爲下策其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柰何哉蘇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其於河亦云

漕河論　　周弘祖

元至元初糧道自淛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灤今封丘地淇門今濬縣乃淇水入漕處即枋頭也中灤至淇門陸運一百八十里頗難遂舉海運後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續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任城今濟寧須城今東平其後海口壅塞又自東阿陸運至臨清始入御河後韓重暉邊源輩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江淮之漕始通又後開會通河終元之世兩運幷行然海運歲三百餘萬石河運歲不過數十萬石○國初定鼎金陵惟遼餉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會通遂淤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陽武發河南山東丁夫陸運至衛輝仍用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後同知潘正建言始　命工部尚書宋禮復開會通後又得平江伯陳瑄繼理而潤色之用老人白英策築壩於東平州之戴村社橫亘五里遏汶水東流入海故道

令盡出南旺以三分之一南流二注於北遂罷海運專由會通迄今漕馬每歲額運四百萬八千九百九十八石九斗九升二合兌運三百三十萬五千餘石支運七十萬餘石兌軍者各軍駕舟至各府縣水次兌糧起運支運者原係民船運至徐淮臨德四倉軍人駕船於四倉水次支運近又有改兌之名蓋免各民起運淮安等倉加與耗米就令軍船到各該運府縣兌運總用軍官把總七指揮一百零二十百戶七百七十七鎮撫六旗軍一十二萬一千七百一十一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皆南京湖廣浙江江西中都留守江北江南山東官軍也其遮洋三十萬供河南山東糧由兌灘水次仍由海道云○幽燕數百萬生靈悉懸命會通一河百五十年有成績焉觀河洛而思禹功宋司空陳平江之勞後矣顧楊州一帶止於邵伯白馬等湖濟寧一帶止於昭陽南旺等湖所慮旱魃為災諸泉不應則會通亦非常侍之道元亦借黃河水以濟之而近來患在於河至則不淤且決故劉莊襄有引狼兵除內寇之諭此河之不可濟於

運誠焉消長相恃之勢也乃兩道并運貝焉勝筭矣頃談及海運者輙搖首合目以爲萬不可行然則元運豈鬼神哉或云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粟河患淺練湖高擄宜厚所潴而時洩之又云濟寧地獨高宜增金口壩規制竭泗水以注濟寧又云引沁河自懷慶武涉郭村至徐州出沛縣以益二洪又云自開封祥符進壮七十里開鑿通衛河出淮又云江中運道之徑自常州西河勝新河出江或自孟瀆出江入泰興白塔河出楊州灣頭可省瓜州搬壩之費又云自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可省漕卒脚價之費此數道尤河運之所宜講也

河源辯

王鏊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爲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番朶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幷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

水出馬西流注於大杅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悼乂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陁河從師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

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瑤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寘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懸圃閬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

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河源論　　　　　　　　　　周弘祖

漢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為二水發葱嶺趨于闐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悶磨黎山世之論河源者本此皆莫知其非也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以求之自河州寧河驛西行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得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七八十里泥淖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㞐高山下脉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墩譯言星宿也自東阻西

連屬吞噬廣輪馬行百程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六七日程里朮合流入赤賔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四五程至雪山即崑崙也自此向東北流歷西番至蘭州降凡四千五百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里共九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西萬里之外盖為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元潘記頗詳河自周定王五年始失故道漢而下從決靡常○圖牒所載河盖四大折矣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遶湟中則鄯闡

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河北西岸即為涼沙甘肅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枉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境舊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東北西皆抵大河也自北而往直至潼關皆南河矣此又一折也近河全入淮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清河口入乃嘉靖七年所開今盛流矣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荊山口入

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嗟乎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自陝西西寧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夫每歲六七月之霖潦古與今無異也何大禹則能安之於東北之故道歷八百年而不變而後世謀臣智士殫力運籌而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此何故哉盖神禹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灑為二渠北則至於大陸播為

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流道既廣其勢自平且是時阡陌之制未興溝洫之法俱在凡中原之地無非受水之地凡中原之民無非治水之人河亦安自而得横流哉今故道失矣溝洫壞矣河自潼關上距宿海七八千里建瓶而下而又挾六七月之淫潦與夫汾沁伊洛之水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沛數郡委之而盡滙於淮且諸郡沙軟土疎瀰漫平曠無高山石嶺以東之無洞庭彭蠡以畜之則其猛悍震蕩任性而往也故其所哉善夫宋臣有言曰避高就下水之本

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又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當隨其所向而備之廣開河身以大其容多濬支流以殺其勢而河南山東漸興溝洫之政堅以持之而主於必成庶其有瘳乎賈讓曰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宋濂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其勢萬萬無此理也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患可平宋之言與賈符又神禹故道也其真上策乎又有云漢自瓠子再

決而其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河者是其委多而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訖東都至唐河不為患者千數百年或者以為王景隄防之力乃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之大無所瀉而力無所分景以尋丈之防而捍猶螳蜋之臂而可以捍大車之奔吾不信也至宋河復南決南渡以後乃由彭城合汴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遂失愚以為中國之地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水至中

國而入海者一皆趨於東南古河自龍門即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今河惟不反故道則其勢不得不障而排之使南使反於故道由漢之千乘以入海則國家將無水患如東都如唐之時乎今禹之九河既不可復考而千乘德棣之間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河者尚未泯可尋究如縷河之道是將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非若一淮之小而扼其勢使之横潰為民害也或曰河北得無有碍於會通之漕乎余則曰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也何也漕以汶而

不以河也河北則汶自彭城以下必微微則吾有制
而相之亦可以舟以漕書所謂浮於汶達於河者是
也

海運論　周弘祖

至正二十一年元顔伯建議海運權朱清張瑄以萬
戶押運自劉家港入海經楊州路通州海門黃連沙
頭開洋沿山嶼而行月餘始至淮口過膠州牢山轉
成山西行過劉公島沙門兩月餘抵直沽運糧三萬
五千石二十九年朱與長興李福四等言前道險惡
復開生道自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灘至白
水綠水黑水大洋望延真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
萊州大洋不一月半即抵直沽增糧八十萬石三十

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
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徑取成山轉西至劉
島至登州沙門島放萊州大洋入界河自浙西抵京
師不過旬日比前二道為最便歲運三百六十萬石
南畨貨亦積京師稱便洪武三十年做其制歲運七
十萬給遼東永樂會通河開始罷海運其三路每日
泊頓有所俱載羅氏廣輿志風雨占信有候俱載沈
氏筆談造舟有法俱載陳氏蓬窻日錄元運多從劉
家港入末年河南山東之道不通始以閩鹽易糧從

長樂港入運〇海運果元始哉嘗讀杜工部詩云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則唐固已開之矣但唐都關中亦無甚藉於此道也　國家豈唐比哉幽燕當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出多以東南顧會通一河可恃以無虞哉萬一沙滯金龍之口河浮原武之涯則泗沂洸汶之流皆不足恃而青濟之間爲咽喉梗矣浚治不及施其巧排決不及展其功將何善後與況事變之來猶有未盡者此英識遠覽之士每談海運必扼捥三嘆惜當事者之不勇於裁決也大抵海運之開

利居四五而害止於一耳減運軍三萬七千餘人可以實卒伍也減河船三千五百隻可以裕帑財也耗米率用河三之一共減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可以寬民力也京師有警閩廣舟師不踰月可集或用搗虛以規復廣寧開平之舊亦無不可又可以飭武備也其害之一止於飄溺耳況造舟有法占風有候泊頓有所而又求得海道習熟如朱清者督之則飄溺蓋寡矣觀元史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歷年海運所至之數則所失者可據而知也較之河運所失數頗相當近聞亦有意規復矣然不利輒報罷夫百工曲藝末事耳有即爲之而即入佳妙者乎久之自熟矣況海運乎柰何以一噎而廢食也

新河論　　周弘祖

淮河圵岸隔一里為支家河通新溝至安東縣有漁河𤅷水三又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漣河朱家河白家河七里河流入淮又東有鹽場河平望河界官河牛洞河車軸河流入海俱宜築塞中有遏𤅷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閘以殺水勢西則有沭陽水涸為太湖為傳湖又有楊家溝西漣河崔家溝古閘河皆入漣河海口自支家河至漣河水程三百八十里入于海由海州贛楡至山東界歷安東衛石臼所夏河靈山衛膠州滕頭營至麻灣海口計二百八十里隔馬家灣五里可通把郎廟新河口店口杜陳庄小閘戴髙劉家大閘王朱杜家小村至平度州又經窩鋪停口大成昌渠小閘新河集秦家庄海倉口至大海口共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計一千四百三十五里輿地圖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圵新河水源出髙密縣至膠州分為二流圵河西流入萊之海倉口入海以其自膠抵萊故云膠萊盖元時所濬可避逺東海道數千里之

險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逺宜廵東萊訪其遺跡為圖表之副使王獻力主其説近羅文恭亦取王議備載廣輿圖云　國家都燕海運之復容已哉復海運必開新河何者盖海運由安東循靈山歷陳家島縁岸而來則觸浮勞之險放舟大洋入黑水夾延真白蓮頭經成山沙門萬里波濤未易涉也新河由麻灣至海倉相距纔三百餘里耳非遠若渋海數千里之阻也下欵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水勢自然非若引汶絶濟強决細流以蓄注也此固元人所經畫未成者嘗詢萊守陽賔云新河自膠州歷昌邑濰縣西圵出界河口只八十里内六十里海潮日至共二十里淤塞舊時閘壩規制見存至小直沽易易也嗟乎海運關燕都重輕新河係海運通塞此役當與天下共之非淮海山東之私役也且元人業以為之前驅矣柰何吝此二十里之費而喪垂成之績哉甚哉愚俗之未可與謀始也丘學士云海舟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畏礚丘濵海人也其言諒有據矣

武林後學張文炎校輯

貝　瓊

中星解

中星見於作曆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四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鄭氏本於孔注互見之說諸家無以易之蓋南言朱鳥則知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北為玄武矣東言大火則知南為鶉火西為大梁北為玄枵矣西言虚北言昴則知南為星東為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亭所論豈特以互見為文哉天道至幽至遠而聖人察之至精至密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而星鳥適見於昏中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轉而西蒼龍轉而南而大火適見於昏中不可以象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則玄武七宿之虛宿冬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昴宿故於此獨舉一宿焉大抵天以星為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暗早晚惟中者則載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十八宿而此獨非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斗不可

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堯典所載豈非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作訛成易之事析因夷隩之宜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如此然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於中星知之苟以為互見其法無乃甚疎邪吁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而學者不之詳也故表而著之

分野論

蘇伯衡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為始詳密謂秦為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為觜觿參之分野周為柳七星張韓為角亢氐趙為昴畢燕為尾箕齊為危虛魯為奎婁宋為房心衛為營室東壁楚為軫翼吳為斗越

為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為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為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為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夫豈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為言固已疎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為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

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為象未

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為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為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

法。而曆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星度說

周弘祖

術家云天左旋日月右轉又云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沉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為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驗天文必合乎地者何以天節氣難尋地之中氣可按也節氣者何十一月大雪之類中氣者何十一月冬至之類然天無體以列宿為體天

無度以次舍為度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時刻皆八子午卯酉則加二刻天度所歷所謂角婁井奎是謂度也地面所經所謂出卯入酉出寅入戌某時某刻也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而又分為四分之日以周天分十二次次三十度而復為四分之度所以算也日順數之見其進與天左旋逆數之見其退而若右轉是以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雖退而其行未嘗不進退

雖逆其進未嘗不順氣盈朔虛閏以生矣乃若分野定於山河陰陽昭於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自坤抵巽為天綱分野與帝居相值皆五帝墟也故窮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為少昊氏之墟斜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營陬也故為顓頊氏之墟戒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氏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之中承泰階之政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蓋懸象在天其本在地上氣之與天星以精氣相

感故占測分度但以山河為限不主州國是以先儒配國吾無談焉其雲漢始終原於二至者必極其趣十一月一陽生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於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在易則為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況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奮地為豫龍出泉為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正位陽氣自明堂漸升達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

天關在易以陽決陰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值建巳之月列太紫爲天庭五月一陰生雲漢漸萌於天稷之下進及井鉞得坤維之氣陰氣始達於地下而雲漢土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中矣雲漢達坤維右而漸生始列宿上觜觿參代皆值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沉上流得大梁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於天雲漢至營室升氣益究與内規相接故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其帝居所值五行精氣所以宰乎物

者是故金木得天地之微氣故神治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故神治乎孟月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然陰陽變化之際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由是而觀曆特爲紀數之書象特爲觀天之器大本大原則不在是故吾之所取者南考中星北察斗建宅四方四隅以定候審二至二分之測星究一元之流行考雲漢之終始因時收敃以與天合斯過半矣嘗讀列子云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屬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斯亦非大觀之見也天左旋地處其中故日月星辰南視之則自東而北北視之則自西而東北極歸中日月星辰四面旋繞非就下也遠不可見也論衡云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此語精矣崑崙地中極高之所水分四流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而云地不滿東南者知其委不知其源也

曆象論

丘濬

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五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今年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

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爲曆者 國家之大事所以曆在躬之數承 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於此臣請 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爲後愈差舛伏惟 聖明留神聽察

歲差考

王喬桂

天體至圓日麗天而行者也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與日偕運並行而成歲功然遲速盈虛不能一律齊於是曆家取其舒縮之中立法以權之俾變者常通各得其所而無有餘不足之憾是曰歲差余考往古堯時冬至初昏卯中日在虛七度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十九度半宋改統天曆在斗十二度元改授時曆退在箕十度至我　朝嘉靖間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三度夫虛者北方之宿也日躔北陸在玄枵子位箕者東方之宿也日躔東陸在析木寅位今去堯時未四千年而計所差已五十度矣自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之法晉虞喜始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之或曰宋祖冲之於歲周

之末創設差分每四十六年退一度梁虞劇謂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移一度隋張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遂折中兩家以八十三年卻行一度則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前後皆精密焉或又曰唐僧一行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由唐以來曆家咸尚馬大衍之說曰日躔一歲行周天之度未偏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為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積而至於八十三年則差三千四十分為差一度矣元郭守敬許衡王恂輩測景驗氣以至元辛巳為曆元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為歲差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又推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可謂精且密矣我　朝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以甲子歲前冬至為大統曆元不用消長之法嘗上言今之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仍授

經濟文鈔　歲差考　王屑齋先板

所之數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年遠數盈擬之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之法所當修改嘉靖初掌欽天監事華湘奏自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僅一百四十年迨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六十餘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沒方位多推筭不合宜及今擇知曆理者廣集疇人子弟於冬至前詣觀象臺

晝夜詳測日景黃道赤道中星等日計月書至來歲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日月交食日躔月離之類視元辛巳以来有所錯謬備錄上覽然後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今其言猶存論曰天運至渺而曆紀之民用至賾而曆先之是曆之作也聖人所以弘參贊之用廓經綸之業厥繫崇且鉅矣然觀之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書之言欽也固順天以求合而人罔所庸其智識矣繹革之義則天運靡齊難以數拘而隨時變通亦有不可廢者乎古之曆自黃帝訖秦末凡六改漢凡五改魏文帝訖隋末十二改唐高祖訖周末十六改宋凡十八改金熙宗訖元末三改鑒往昔之數易亦足以明其不得已也洛下閎自信百年後差一度矣而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虞喜定差法取五十年何承天取百年而劉焯以七十五年易之祖冲之取四十六年虞劆取百八十六年而張胄玄僧一行以八十三年易之大衍之後郭守敬立為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法無遂

於此者而今漸弗合豈曆之不善哉天道悠邈運動無常巧曆不能盡其數聖哲莫或窮其變理也勢也隨時窺測以救弊待軌是安可少乎然有曆數有曆理知數而不知理者曆家之所以流於誕也知理而不知數者儒家之所以失於迂也歲差之法亦在於理與數兩究之哉

五行統論

戴庭槐

余聞太史公歷書已謂黄帝建立五行起五部矣高辛命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為五正則治之者有顓頊伯禹列水火木金土與穀為六府則修之者有常政箕子謂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而演九疇初一曰五行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視禹所叙加備矣自是而後有以五行分屬天地者矣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是已有以五行分屬星緯者矣如歲星為木熒惑為火填星為土太白為金辰星為水是已有以五行分屬支干者矣如甲乙寅卯木丙丁巳午火戊己辰戌丑未土庚辛申酉金壬癸亥子水是已有以五行分屬四時者矣如春屬木夏屬火夏季屬土秋屬金冬屬水是已有以五行分屬四方者矣如東方屬木南方屬火中央屬土西方屬金北方屬水是已有以五行分屬五常者矣如仁為木禮為火信為土義為金智為水是已有以五行分屬五臟者矣

如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是已其他萬事萬物莫不各以五行分配然要之凡言五行者有二端曰木火土金水者以造化氣序之流行而言也曰水火木金土者以萬物生成之次第而言也何以明之五行之生也由微而著水質微故居先火漸著故次之然二物猶氣爾流動閃爍體虛而形未定者也至於木則著而實矣金則實而固矣故次於水火若土則該其全體故又次於木金此其生出之有序如此也則其本數只是一二三四五而已其六七八九十者無乃為無用之物矣乎盖造化之理一物兩體一二三四五者乃其生數之正六七八九十者乃其生數之副生者即所成之端倪成者即所生之結果如一變生水但以一隔五則成六故曰六化成之其實則一之一也二化生火但以二隔五則成七故曰七變成之其實則二之一也餘皆倣此非既生之後必待五行具足而始有以成之也以此又見五行之生不離中五之土以成形質是故水得土則源泉以出故一對五而成六也火得土則歸宿有方故

二對五而成七也木得土則培植以厚故三對五而成八也金得土則滋凝以固故四對五而成九也土而得土則積厚累慱故五又得五而成十也是以自其相生者言之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自其相克者言之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又克水蓋造化不可無生然一於生則無繇而裁制亦不可無克然一於克則亡繇而發育故相生者嗣續以不窮而相克者亦循環以不已有母必能生子子必為母報讐之義焉如土克水水之子

木又克土水克火火之子土又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之子火又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木此必然之理也然世俗每以生克制化並言生克之理固若是矣所謂制者果何如耶蓋因五行內有生中之克又有克中之用何謂生中之克也如木生火若火過盛則木反為灰燼矣火生土若土過盛則火反被撲滅矣土生金若金過盛則土反無發生矣金生水若水過盛則金反見沈溺矣水生木若木過盛則水反為壅滯矣此雖生而反忌者也何

謂克中之用也如水克火若火過盛又喜水克以成既濟之功火克金若金過盛又喜火克以成煆煉之材金克木若木過盛又喜金克以成芟削之美木克土若土過盛又喜木克以成秀聳之埶土克水若水過盛又喜土克以成隄防之助此雖克而反美者也夫生中有克克中有用斯則不拘於生克之常而謂之制者矣由是觀之五行也者質具於地氣行於天或為相生而又有生中之克或為相克而又有克中之生舉兩間之物其孰能外之也哉橫渠張子獨云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火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則是以金木為水火土三者之所生而有矣近世王子衡又祖其說以為天一生水等語乃緯書之辭儒者不當援以入經而謂水火者陰陽始化之妙物也故一化為火日是也再化為水雨露是也今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戾

於造化本然之妙矣又有地即有土何至天五方言
生土若尚未有土則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將附於何
所乎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三物之所自生
與人物所同出安可與之相配地闢而人物即生金
石之質必積久而後結恐其生必後於人物謂金之
氣生人得乎若謂五行生人則觀之木津液血水也
鑽燧氣火也皮之柔肉土也心之堅骨金也何異於
人謂人生木不亦可乎至於分配支干乃半途立論
無所本始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

日時非有所謂屬木屬水之說且五行之氣無則已
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為木
明日為火又明日為土為金為水乎何春止為木夏
止為火秋止為金冬止為水乎何土惟王於四季而
餘月土氣即滅絕乎方其一行主事而餘四行孰把
持之孰留停之而能退避相遜定分而不敢越耶子
衡論辯雖多大都不過如此其闢世俗傳會牽合之
說極為詳盡精當矣愚竊謂五行若以其質而言則
金與木乃水火土之所生而有也其與人物之生實

然亡異各有種類各自完具謂其能生人物者非也
不惟金木不能生人物雖火亦不能生人物也藉令
能生火鼠火雞不常有也絕未見有火生人者也不
惟火不能生人雖水止生魚鼈而已矣土止生禽獸
草木而已矣亦未見有水土中生人者也不惟不能
生人雖其自生亦有不可強通者如金之生水特以
其為火所煅煉而融流不知此融流之水能如源泉
之混混乎吾見稍離於火即凝而為金矣豈有生水
之理水之生木亦必藉土而後生若使無土水能自

生乎或者以水生萍當之不知萍可以為木乎以火
無體也必以薪而為體使無草木為之薪且無火矣
安得有灰燼而成土乎抑此灰燼之土果能凝結而
成金乎且吾聞金多生於汝漢涪水麗水潭瀨沙渚
之中則謂水之生金不亦可乎故欲論五行者以質
而論決有不可強通者也若以其氣而論則造化之
始惟有元氣之運行而已元氣分而為二氣陽之氣
濕是水也陰之氣燥是火也濕氣漸多感於陰而發
舒是木也燥氣漸多感於陽而歛縮是金也二氣各

盛交相傳合而成冲和是土也水火二物在五行之中最為輕清木次之金又次之而土則最為重濁矣此乃以氣而論其微著清濁之序謂其能為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本亦何不可愚嘗有說曰天地未闢未闢之先是為水火生天地天地既闢既闢之後是為天地生水火何以故彼元氣變化水火之氣升而為天水之查滓火之燥結降而為地此水火生天地也既有天地觀之天焉日火也故陽燧可取火於日焉月水也故方諸可取水於月焉又觀之地焉山川

出雲升而為水矣山下出泉降而為水矣剛者成石石中有火矣柔者為木木中有火矣此天地生水火也既生水火則金木亦生乎其間矣既有五行則語其性也水主潤火主熯木主敷金主歛而土主溽語其氣也水為冽火為炎木為滋金為清而土為烝無一日而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無一物而不取足於五者之用則二月而薙草死三月而薙變黄不可以為木專王春而無金之主殺也八月而種菘九月而種麥不可以為金專王秋而無木之主生也盛夏之時寸雲上騰大雨時行不可以為水專王冬而夏之水反健旺也隆冬之時井氣皆溫田間野馬絪縕如故不可以為火專王夏而冬之火未死絕也四物之質無土何附有生之類無土何依則又不可以土只寄王於四季各十八日也大抵五行為造化之本吾雖不可以強探五行為日用之常吾則不可以不修是故肅時雨若則水行修也乂時暘若則火行修也哲時燠若則木行修也謀時寒若則金行修也聖時風若則土行修也及施之有政時蓄洩通灌溉則水以

潤下矣明鑽燧禁焚萊則火以炎上矣慎鼓鑄審五庫則金以從革矣順陰陽時斧斤則木以曲直矣辨彊理重農時則土以稼穡矣斯五行之政舉而六府之用成也聖賢之所重者唯此而已外是如五運五德休旺更始之談不過曆術家之事而六壬六甲太乙財官星數範圍皇極之術轉相湛溺恢誕又豈吾之所暇知也哉

氣候總論

戴庭槐

夫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載於呂氏春秋漢儒入於禮記月令其來遠矣若載之於曆則自後魏始耳第其禽獸草木多出北方蓋緣漢前諸儒皆産江北故後之江南雖號宿儒老師亦難盡通其名義然多識參攷求覈其實則庶幾得之斯亦吾儒格致之學所不廢乎愚嘗因是而知天地氣序推遷之妙矣蓋一歲之間本一氣之周流耳一氣分而為二則有陰陽二倍而為四則有四時三四一十二則

又有十二月十二倍而為二十四則有二十四氣復三其二十四而為七十二則有七十二候是七十二候者吾得之於乾坤之策焉乾之策三十六而兩之夫固七十二也坤之策二十四而三之亦七十二也計乾六爻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六爻之第一百四十有四通合乾坤之策而三百六十日之數盡矣舉乎七十二候之全而三百六十日之歲周矣然曆書之所記者候也而候之所應者氣也氣至而物感則物感而候變是故天地之氣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也

正月而東風解凍者則天地發舒之氣散矣七月而涼風至者則天地收斂之氣散矣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也二月而雷始發聲者陽之中也八月而雷始收聲者陰之中也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也六月而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者陰之濕陽之終也十一月而水泉動十二月而水澤腹堅者陽之動陰之終也陰陽之氣交而為虹季春虹始見者陽勝陰也孟冬虹藏不見者陰勝陽也陰陽之氣鳥獸草木得之為先鷹主殺而秋摯鼠主貪而夜出而卯

辰之月能化鴽者以卯辰者陽之壯陰為陽所化也爵乳子而春集雉求雌而朝呴而戌亥之月能為蛤蜃者以戌亥者陰之極陽為陰所化也蟄虫啓戶者雷發聲之時與陽俱出也蟄虫坯戶者雷收聲之時與陰俱入也孟春而獺祭魚者此時魚逐陽氣而上遊也季秋而豺祭獸者此時獸感陰氣而見殺也春而鴻雁北玄鳥至者雁自南而來北燕自北而來南各乘其陽氣之所宜也秋而鴻雁來玄鳥歸者雁自北而來南燕自南而來北各乘其陰氣之所宜也

二月而倉庚鳴四月而螻蟈鳴者鳴以陽也及五月一陰始生鵙一鳴而反舌則無聲矣七月而寒蟬鳴者鳴以陰也及十一月一陽始生鶡鴠能鳴而感陽則不鳴矣四月而蚯蚓出者陰之屈者得陽而伸也十一月而蚯蚓結者陽雖生矣而陰尚屈也夏至得一陰而鹿角解者鹿陽獸也冬至得一陽而麋角解者麋陰獸也草木正月而萌動者陰陽氣交而為泰也九月而黃落者陰長陽消而為剝也桃桐華於春者應陽之盛也黃菊華於秋者應陰之盛也四月而

靡草死者陰不勝於陽也十一月而荔挺出者陽衍從於陰也麥得陰之穉也故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而麥秋在於四月也禾得陽之穉也故木王而生金王而熟而禾登在於七月也至於腐草之為螢則植物之變為動物無情之變為有情豈非陽明之極而陰幽之物亦隨之以化哉大抵陰陽二氣無形而默運於內風雨露雷昆蟲草木有形而改換於外君子觸其景而測其應則可以寓對時育物之心因其候而思其義則可以悟陰陽貞勝之理由是而知一歲之

閒七十二候即二十四氣也二十四氣即一十二月也一十二月即四時也四時即二氣也二氣即一氣之周流也而乾坤無餘策曆書無餘術矣

天文述序　鄭曉

高皇久在兵間熟知乾象既登宸極召集名家覽捜往牒設官制象并合華夏曲算旁占綜略今古以故二統相持則徵諸七政三曆相雖必協於五紀敬天勤民盖孜孜焉矧其災祲一譴側身脩省符瑞屢臻虛心式敎雖堯欽曆象舜在璣衡不是過矣若乃訓諭諸王飭戒群將吉凶先見動中玄機疇人世業莫能測識豈非數由天悟理本神乎者耶　成祖　仁宗親承指授　列聖相傳憲章具在凡以答天心之仁愛顧民情之喦險者要不止於觀變明時撫辰凞績而已議者乃謂保章挈壺名號徒存太史天官職業盡廢日月之交會氣朔之盈虛中節之緩急晝夜之短長似多違舛稍宜更定豈知位育參贊之道燮理猶亮之功有不假於器數藝術者歟

勾股測望論　唐順之

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運行朓朒遲速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盖不能逃乎數也勾股之法橫為勾縱為股斜為弦勾股求弦勾股自乘相併為實平方開之得弦勾股求股勾弦自乘相減為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求勾同法盖一弦實藏一勾一股之實一勾一股之實併得一弦實也數非兩不行因勾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勾因勾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勾股法之可通者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卑則塔影高則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於戴日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有立表之法盖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為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

法表為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蓋横之則為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為小勾至塔頂之積縱横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為股因横而得縱者也勾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及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勾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為影差者幾何因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勾股也無二法也

勾股容方圓論

唐順之

凡奇零不齊之數準之於齊圓準之於方不齊之圓準於齊之圓不齊之方準於齊之方勾股容圓準於勾股容方假令勾五股五弦七有奇此為準方均齊無較之勾股其容方徑該得勾之半蓋容方積得勾股全積四分之一其取全積時勾股分在兩廉則勾五股五五五二十五內一半為勾積一半為股積其求容方則併勾股為縱一廉得十為長之數得濶二五與原勾相半蓋始初則一半勾積一半股積横列之而為正方及取容方則股積在上勾積在下而為長方矣其容方所以止得半勾者則以勾股之數均也若勾短股長則容方以漸而濶不止於半勾矣故大半為股積小半為勾積其始横列時勾積與股同長而不同濶其從列時則股積之濶如故而勾積截長以為濶則濶與股積同而長與股積異與横列正相反此變長為濶而取容方之法也其謂之勾積股積者從容方徑與勾股相乘之數而名之也若取容圓徑則用勾股自之而倍其數以勾股與弦併為法

盖容圓之徑多於容方方有四角與弦相礙故其數少圓循弦宛轉故其數多若以求容方與求容圓相比則積中恰少一段圓徑與半弦和較相乘之數弦和較者勾股併與弦相較之數也假令勾五股五相乘亦倍之得五十如求容方則亦倍勾股為法得二十亦恰得二寸五分之徑如求容圓則不用倍勾股為法而用一勾股併與一弦是以一弦代一勾股併也以一弦代一勾股併恰少一弦和較加一弦和較則亦兩勾股矣假令一勾股得十倍勾股得二十是

取容方之徑一勾股得十一弦得七恰少一弦和較三是取容圓之徑其所以少一弦和較者圓徑多於方徑也假令取容圓不用勾股倍積而止用勾股本積則宜用勾股併為廉而除去半弦和較亦得或約得圓徑之後與半弦和較相乘添積而以勾股并為廉不除亦得或用勾股倍積用兩勾股相併為廉而以全弦和較與約得圓徑相乘添積亦得此政方為圓之妙其機括只寓之於弦和較間也至於勾股積與弦積亦只於勾股較中求之盖數起於參五參五起於奇零不齊也假令股五勾五齊數之勾五則勾股幕倍之即得弦幕盖兩勾股積而成弦積也至於勾短股長相乘之積則成一長方倍之而弦側不當中徑亦不成弦幕惟以一勾股較積補之乃能使長方為一正方而得弦積盖勾股之差愈遠則長方愈狹長方愈狹則勾股之差積愈多故勾股差者所以權長方不及正方之數以相補輳此補狹為方之法也

武林後學張文炎校輯

總論天下郡縣

楊 博

切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向來不分繁簡衝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所懲避繁求簡避衝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以致緊要難治地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雖漸次剗革然必法有畫一方可行之經久其于各處地方今止備核民情未暇兼論形勢大率以邊方殘破遠方困憊盜賊猖獗災

沴頻仍衝繁難支刁疲難治為上稍易者為中易者為下每省總括數語以陳其槩細列等差以盡其詳使一方利病宛然在目治道緩急可指諸掌為守令者果能覩邊方殘破則思保障之略覩遠方困憊則思拯救之術覩盜賊則思撫循而掃蕩覩災傷則思賑恤而安輯覩衝繁則思愛人而節用覩刁疲則思力本而善俗外以是修其實政內以是課其成功至於推陞行取必準於此以為遲速高下又念一紀之間一方之事體更變不常五方之民俗美惡難定本部每十年釐正一次令將南北兩直隸浙江等十三省府州縣上中下三等開坐進呈恭俟　聖明裁定勅下遵行此外合行事宜容臣等另行題　請

一北直隸臣等謹按北直隸　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陲屢遭虜患順天役賦並繁禁埸莊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養馬之累則諸縣同焉河間類水患真定保定路極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為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為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持廉惇儉加

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一南直隸臣按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役繁煩為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為最松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三郡之通患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樸產瘠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徽俗鄙吝健訟棄本逐末頃者且有礦冦守令非廉而有威者不能安於其職江以北廬為善地揚衝而俗侈淮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一帶不困賦而困役徐邳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敝一

望蕭條不當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頃歲倭夷陸梁東則寧紹溫台西則杭嘉湖諸郡邑橫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師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方稍寧議者即欲罷兵輟餉海上卒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況定海係倭夷入貢之道尤為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奚容以一日忘備哉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救弊補偏誠為急務處州依山盜礦黨與本衆且與衢嚴徽州之寇聯踪哨聚

時肆剽掠義烏民俗獷悍竄名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釁先事預籌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介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勤俗尚儉嗇頗稱安攘南昌省會衝繁吉安健訟奸猾至於豪右掣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其衝故軍門兵備參將在焉饒州南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為患而饒郡內有藩封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寇當責督臣有司又能輕徭薄賦眷而教之瘠土勞瘁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緣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為襟民習獷悍而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為濱海要害延建邵汀以山為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為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與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傷

之餘錢糧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力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弊全賴有司而風厲激勸則又係乎撫鎮諸大吏焉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慓輕鮮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苦之即今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役財力愈難故其民率罷敝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窮地瘠承天
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荊岳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盜且乘之近日郧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

變長沙地雖稍沃稅田甲於他所黃州澆頑常德因
僊辰沅半為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刼
爭去歲支羅之害實緣於此衡永僻饒寶慶簡靜庶
幾可為然亦非復曩時比矣加志窮民者其尚思援
拯之策乎

一廣東臣等謹按廣東介嶺海間昔稱饒富然地遠
法疎官多黷貨以致山海諸寇聯踪哨聚師旅繁興
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
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繁

選用守令為急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簡稍為次之
至于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
擇屯鹽僉事以修舉屯政講求鹽法庶幾南粵有息
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當嶺南右偏幅員甚廣國初
以桂林為省會肇建靖藩于時編氓稀少招徭墾荒
歲久蔓延田土半為侵占糧額日減宗人日繁祿糧
軍餉支給不敷昔惟府江五百餘里夷獠阻灘為患
潯州大藤等峽諸蠻巢穴其間與安西延陸峒與武
岡接壤為猺盤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藪耳今
則珠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柔
等縣為其蚕食將無民矣寔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
以致土官驕橫民散猺盛越城刼庫戕害方面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之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
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而識物情斯乃
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等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
宗室日繁黃河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

命矣開封河南衛輝懷慶彰德五郡衝煩雖同彰德
間于趙魏軍民雜處牽制尤甚歸德地聯數省統轄
非易宿姦大猾時發首難之端南陽疲弊且多礦盜
啟富則汝蔡為優勁强則河洛為最是故藩祿軍需
均當規筭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患有難言
者保釐大臣其蚤夜慎圖之哉

一山東臣等謹按山東齊魯舊域。海岱奥區。濟兖東
患在役重。其民頑。輕於流移。青登萊患在賦煩。其民
悍。敢於武斷。濟南雖稱沃壤。而武濱霑蒲一帶。即古

廣斥之地。一望白茅。兗州水陸之衝。且 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于沂費郯滕。則荒落甚矣。東昌青州。差有可觀。均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值富歲。猶多逋負。大率濟青依山。多礦盜。萊登頻海多鹽徒。臨淄之間多姦俠。單曹之境多妖民。保釐大臣。實心綏輯之外。又不可不銳意於防練矣。

一山西臣等謹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侵暴太原府屬如興岢嵐保河一帶虜一大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汾州宗藩不畏國法頗為地方

之害潞澤遼遠環列大行上下谷深林密盜時竊發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為鑒也平陽雖稱富庶其實上蒲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後則亦大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之裕於供邊乃一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充腹立見其斃可歎也矣

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且兼帥焉責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稱饒裕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慶平凉臨鞏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貲產鋒鏑死傷之患獨先甞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於橫城榆林一望虜幕千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墮城殞將盖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為開府調度之衝重兵屯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套直驅踐汧隴薄涇邠窺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沔之墟夙多田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之責

者所當觀釁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南輿區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酋石砫土司互為刼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詘敘州地饒而髙拱諸夷兵費不貲且大木多產其境採辦之擾商民殘疲重夔土寇連結施州諸夷虔劉未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保順衝疲民朴務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始大抵蜀地夷漢雜處氣習靡淳地里遼邈巡歷難遍加以大

木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盜勢使然也事在撫按廣于咨詢司道勤于躬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或者蜀其有瘳乎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事則互為桀驁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稱沃壤曲靖為入滇之路供億惟艱武定當新造之區安輯為要元江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州霑益諸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於旌別庶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求得人而已

一貴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酋仇殺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衝面水背山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為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壤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地脉論

周弘祖

地脉向中國来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狄其正結為冀都其支結為燕其餘氣為東夷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由蜀隴轉北而東為終南長安之地由關中出至太華伊闕是為洛陽南絡發崑崙逶東南而行至大岷山其背為西戎直南折而東為五嶺其餘氣為南贛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結為吳閩越（）冀州自雲中上黨轉換而来三面繞河東北徂海包護重叠堯舜禹舊都也但

四旁險阻貢輸非後世所宜且河從而南氣太泄矣燕京氣非正結下沙轉少藩籬単薄而河南之徙與冀同之長安古稱四塞之固豪傑有取焉然貢輸艱革後世費冗即今能廢之耶洛陽天地之中泰岳翻身顧祖東海外蕩江河前向萃産賢貴凝聚有因顧今河徙斷其来脉者三矣而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大峨而下至於五嶺環抱中原情無南向則吳閩越信為偏霸之居無疑也今之一大都會其金陵乎天塹長江護持不少車舟會集財用易輸世謂江左不得為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說而不能用建康於天下夫安於建康者知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於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積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於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於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矣

京都形勢說　　勞　堪

本朝之燕都也盖與古不同稍難于周漢而大勝于
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藉
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馬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
揖燕雲則又無限胡之防故卒不能為守我　朝都
燕雖風氣之禀士馬之强不及周漢然據險防胡居
外馭内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　京後為
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　京有遠
近也夫　京師為最急則大寧之内徙三衛之盤據

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
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
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
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
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
略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
可復而　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朶
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
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節之通貢

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塹築敵臺　京後之防一不
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
斥大寧西闢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
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為意偷玩既
久孽孳乃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
鴈之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
防夫阻太原之寇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
之擾當不忘乎潮河川黄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
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

微亦有過乎嗟夫白刃在前不顧流矢虜既目宣大
矣垣宣大可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而併
垣　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决以宣大為餌
而先垣　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　京後不講則
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權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
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今宣大之垣投告成而隆
永之荼毒極慘慄矣大城　京後以奠金湯宣大以
戰而為守　京後以守而為戰宣大遇秋則乘塞餘
時有入與之戰　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分為番休

以習禁軍之勞逸斯皆所謂即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京都論

丘濬

臣按此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謂今世都燕真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為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乎大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餘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者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搤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於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搤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於失己守己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已哉

燕京論

周弘祖

燕京背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險阨尤著故薊州保定重兵屯馬自山後諸州棄以與虜則居庸之外即宣府為藩鎮廣平以南水陸畢會于臨清而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其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倚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之境以為瞭遠之兵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

境以為夾持之法〇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為緩我　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為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　神京以遼東為左臂宣大為右臂古北口永寧居庸為腦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庸惟大寧淪失　天壽與異域為隣宣府與遼東隔絕腦後之防蓋甚疎矣說者欲規復大寧此豈可易言哉養威蓄銳觀釁俟時可也其他如遂城西北之牟山保州西北之栢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岩與夫石舅銀坊冶山

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都大是向背苟屯兵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此外自安順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塹溝瀆葦泉縱橫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營田圩岓集水淤寧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安肅約五十里葦草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遇涝更盛未易進矣乃建康徐淮臨德之間似當練兵儲將可備緩急遺發無徒藉手于北可也

北直隸　李默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即金元舊都也晨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所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險阸尤著故冀州保定重兵屯馬山後諸州故我大寧都司地自　國家棄以與虜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於臨清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奸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奸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蓋賦繁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旱患尤烈焉戶口戶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口三百四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四錢粮夏秋二稅共米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絲二百二十四斤絹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五疋綿花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斤鈔九貫馬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東長蘆鹽運司額辦大引折小引鹽十八萬八百七引

建康論　周弘祖

建康古揚州地六朝舊都也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江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江北則徐頴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并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臣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為江表門戶共十衛陳列江北者浦子口五衛和陽龍虎應天橫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東西之中江淮衛設江浦縣瀋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衛設紅心驛飛雄衛設池河驛廣武衛設朱龍橋當鳳陽滁州之中以防北衝儀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楊重鎮在焉不為慮也〇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流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冊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釆石而和州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捍武昌而蔽金陵

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荆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沿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耳

南直隸

李默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江北則徐潁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為江表門戶沿海兵戎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肆行剽刼者不可勝數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遊惰地不盡利鳳陽

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松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淪魚鱉轉餉既難民亦凋瘵盖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滸軍民統理不一寇盗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民勞為甚矣戶口戶一百九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八口九百九十六萬七千四百三十九錢粮夏秋二稅共米麥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石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

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匹麻布二千七十七匹
鈔八千七百七十錠馬草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
七包兩淮鹽運司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
十引

南畿　王瓊

我　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
自養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於燕建七十二
衛歲漕江南北粳粟四百餘萬石以給軍食而武官
俸廩則仍就支於南京至正統初始以南京倉米每
石折銀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納於京而存者尚
二百餘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漸增財用至是始困
矣故為留都今日之計者宜汰冗兵去冗官脩江北
屯田之政減粟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賦省而
足用北輔中原南控百粤江淮湖海環邦畿數千里
之間民安盜息根本壯固斯見陪京之雄盛矣

浙江

李默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裡。嚴衢以徽饒為郛郭。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蟠。繞出淮揚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之間上無兼轄之司訟獄繁興頗號難治嘉湖寧紹四郡則震澤東海之所經也潮衝淤壅大遺三農之害而鹽徒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山盜鑛動經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松溪一帶歲被侵暴溫台並海而南信宿達於

福寧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琛入貢則風帆直至寧波突至倏来黠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戶口戶一百二十四萬二千一百三十五口四百五十二萬五千四百七十一錢粮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五十一萬二百九十九石絲綿并絲二百七十萬四千二百七十兩絹三千五百七十四疋鈔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三錠馬草八十七萬四千四百九十一包鹽運司額辦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

江西

李默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粤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贛之間則汀漳雄韶諸山會馬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為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 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瑞信撫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動之思

弘治以来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戶口戶一百三十六萬三千六百二十九口六百五十四萬九千八百錢粮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六十一萬六千六石絲八千二百三斤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疋布一千三百四十一疋鈔九千九百七十九錠

虔鎮論　周弘祖

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者諸巢盤結連於湖郴其在贛之浰頭岑岡者諸巢盤結連於閩廣正德十二年提督王守仁先破橫水次及桶岡又次及浰頭諸賊惟浰頭最桿先以計擒其渠魁池仲容分兵四路同入一從平和一從烏虎鎮一從高沙堡一從龍南冷水勁直擣下浰大巢內九連山勢極高亘數百里四面斬絕東接龍山諸巢為賊必據之地又會昌乃諸巢適中處東西可便應援兵備憲臣宜駐此焉本鎮轄四省馬步軍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名寨隘共二百五十六處　嘗聞之管子云使民有鳥獸之行而莫之格山海為之也則山海之患自古而歎之矣今考虔鎮所轄惠潮二郡相距七百餘里而所屬諸縣如潮之程鄉大埔惠之興寧長樂各治境相距皆三百里俱重巖複嶂深箐密林幽阻險隘路非衢午即弗敢行使在中土民猶獷然頑焉矧茲遐裔曲壤法何能及且官多匪人乘時侵削大家豪姓因緣為奸民被冤茹毒者往往無所控訴以彼怨恨

之民襲此巖險之勢重以逋逃從附之眾積以宄殘迫脅之威亦何怪乎盜賊之日熾而多也今必須於惠潮邊中之地曰興寧縣者增設一府而割惠之長樂龍川和平潮之程鄉平遠使轄隸之即雖弗稱集合猶勝於南安南雄之偏且隘也至於程鄉之松口地綿以邈途衢而要去縣亦甚遼遠勢難控馭亦宜增建一縣使各據要會形禁勢格不惟得後日控扼制禦之宜兼可定目前洋漁驚疑之志何也彼私心必謂上之人以賊畜之也久矣久必移兵相加今乃建官置邑明示存輯其心已安而又得人以善其事而安其生彼亦何苦必於為賊而不為民也試觀南安之崇義惠之和平蓋其效矣此姑就惠潮二府言之耳此外於福建漳州之月港滄溪江惠之贛惠所稱高沙下歷岑岡地險而人眾猶為盜賊之囊槖根抵及會昌之隘羊角水山深而岐廣又諸賊之門戶岐徑可以四達若月港岑岡高沙下歷之等處不縣則根抵不斷而諸蔓易蕃羊角水要隘不縣則岐徑旁出而諸路之氣脈聲聞遂以隔絕僉謂乘今人情

事宜合於月港設一縣焉羊角水設一縣焉而岑岡髙沙下歷又設一縣焉并割其附邇旁近以增益之旣以和輯訓教其人因以塞賊門戸徑路更得賢令鼓舞作新綏懷親附之則皆我之精兵勁卒即諸客兵可以盡罷矣或曰如財詘何此則未之思耳自多事以来官府費財當不知幾十數萬至於民間焚刦又不可計數而言今此城垣官司為費幾何亦焉不可辨也顧在經略何如耳

福建　李默

福建古閩越地以温處衢信為北藩建昌南贛為右壁惠潮為外戸海為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内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人輙用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之境大為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竊魚鹽之利山谷邃深逋盜乆憑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遏倭寇之乆近通琉球之貢不為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荐興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漳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葢簡僻莫如邵武囂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耕稼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戸口戸五十萬九千二百口二百八萬二千六百七十七錢粮夏秋二稅共米麥八十八萬三千一百一十五石絲綿一百九十四兩絹六百疋苧六十五斤鈔一萬七百七十九錠鹽運司額辦鹽價八千八百七十八兩

湖廣　　　　李　默

湖廣古荊州地襄鄧枕其頭顱蘄黃引其肘腋江陵
制其腰腹伸腳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
保商陜郴桂之跨南粵辰沅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
五溪外錯荊楚阨塞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
秀故王氣獨鍾於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惟水患
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
已矣　宗藩棋布歲賦實繁楚俗慓輕鮮思積聚於
是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呰窳難治谿

洞諸蠻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
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偪措矯橫滋
萌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
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戶
口戶五十三萬一千六百八十六口四百二十三萬
三千五百九十錢粮夏秋二稅共米麥荳芝麻二百
一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九石絹二萬七千九百七
十七疋布七百五十疋鈔一伯七十五貫

河南　　　　李　默

河南古豫州地闤闠中夏四方輳進孟漳德則控河
北嵩洛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之郊而開封
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
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陜焉然分建宗親班祿
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雎陳
州一帶地蕪數省統轄非一奸人常藉以首難勦捕
則潰而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之閒軍民左
右屬盜雖斂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

之地山水環護民物茂實則汝寧為優鑄山獵野依
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為著然土地未
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賊劫奪之
禍歲不免矣　戶口　戶五十八萬九千二百九十
六口五百一十六萬六千一百七　錢粮　夏秋二
稅共米麥二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七石絲三
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絹九千九百五十九疋
綿花三百四十二斤馬草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
五十四束

陝西

李默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於天下然平涼固原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鳳之墟若延慶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黄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為備差易盖 本朝開拓以来受降故城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盡為虜有烽火遂達於內郡矣甘涼以西左番右達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輙肆侵犯以為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實與四川同患且亦不刺以殘孽竄居西海番人漸以南徙 國家既失茶馬之利而逋盜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聲力以供邊奉 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馬戶口戶三十六萬二千五十一口三百九十三萬四千一百七十六錢糧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十七石絲綿三百六斤絹九千二百一十八疋綿花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二斤布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七十疋馬草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九束

山東總論

萬表

夫古今之勢不同強弱之形亦異今之山東視古東秦拓地無慮數千里長城巨防穆陵無棣昔之所謂關隘者今皆為甸邑矣然而潢池少警望風瓦解雖有險固莫之或支豈形勢之在今者果不足恃哉盖嘗考之春秋戰國之時承太公修政之餘繼以桓公主威定伯民賴休息行伍充盈故齊地不下七十餘城而臨淄一邑帶甲已至二十餘萬蘇秦所謂連衽成帷揮汗成雨者是以國勢如之何其弗強哉楚漢之際齊猶稱伯自王莽之亂山東盜起青徐首難既而黄巾煽禍海岱騷然民塗兵革重以石勒慕容超之殺戮金元之竊據齊地荒涼削弱泊焉不振固其宜也 國家承平百餘年休養生息濟南東兗頗稱殷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萬一有如正德間流賊之警豈非有國者之深慮哉昔人有言土地軀幹也人民精魂也精魂完而後軀幹固此地利所以不如人和也雖然談形勢者必稱要害山東要害之地凡五臨清南北之咽喉也武

定燕薊之門庭也曹濮魯衛之藩蔽也沂州徐淮之鎖鑰也登萊遼衛海東之保障也守咽喉則齊右安固門庭則渤海靖謹藩蔽則河東固嚴鎖鑰則南顧無憂慎保障則倭奴殄患五要守而山東可安枕也山川險絕又烏足道哉

山東

李默

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於德州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為餽運通衢南邳盡徐北沂天津歲有河運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兗州水潦為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京儲邊餉之外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為急而青濟之間號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自為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稽之往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蓋嘗治開以達安東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訪者戶口戶七十七萬五百五十口六百七十五萬九千六百七十五錢糧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石絲二千一百一十斤絹五萬四千九百九十疋綿花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馬草三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鹽運司額辦大引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

山西

李默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表裡河山。蓋有倚挹中州之勢焉。忻代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為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賊為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若蔚州之鎮。徒臨晉之屯卒。潞城之逋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悴甚矣。方邊卒而且呼吸待哺。帥臣號令。為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戶口戶五十八萬九千九百五十九。口五百八萬四千一十五。錢粮夏秋二稅米麥二百二十七萬四千二十二石。絲五十觔。絹四千七百七十七疋。馬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鹽運司額辦鹽四十二萬引

四川

李默

四川古梁州地。斂閣表雲棧之固。瞿塘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况上列　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於龍州。千里轉運。輙為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於叙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携其私黨而已。乃若硐門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省。殆與蜀相為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為粵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戶口戶一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九。口二百一十萬四千二百七十。錢粮夏秋二稅共米麦一百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九石。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綿花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一斤。提舉司并龍州等衛所額辦本折色小引鹽十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引

廣東

李默

廣東古百粤地蓋五嶺之外號為樂土由雄韶可以向荆吴由惠潮可以制閩越由高廉可以控交桂而形勝亦寓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無事則挺身為盜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山之禁教治不修而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征蠻幕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粮供饋咸以待

之況地產珠池在廉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與而内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内實貧困者廣東是也戶口戶四十八萬三千三百八十口一百九十七萬八千二十二錢粮夏秋二稅共米麥一伯一萬七千七伯七十二石廣東海北二塩課提舉司本折色塩價幷引價共二萬七千二伯八十兩

策六　嶺南

王世貞

天下之所曰中寇而尾錢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嶺南夫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為之内主也奸民盡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導者也故吳奸民最少最先弭越次少次弭閩次多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其海寇負海以為試東借日本之諸島悍夷以為爪牙而西南借交阯占城闍婆暹羅以為逋藪此其於疾也在骨節輳理之間而非可湯藥去也而又内結山寇以為腹心之援山寇

之為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之則陽聽招而陰為寇我寡則彼乘間我衆則彼匿形而吾民介於二寇之間善事之則相與通有無而得為利不善事之則併其身家以餌寇夫耕而出其賦稅以共官官且重徵之矣出其賦稅以予寇至倍而償之矣郊之民既迫於寇之害而不得不事寇則購郊之民以為間郭之民餌於寇而樂為間則借郊之民以為藏故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

外皆寇也此其於疾膏之下肓之上非可以金石針砭也夫海寇之来也彼為客而我之除山寇也我為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已不時至也故其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則莫若大用兵大用兵者合二廣閩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窮其巢穴之所至而蕩芟之度其險遠而素不為盗者為置官吏以約束之分兵以扼其要害而後時察郡之民為寇偵我者郊之民兩屬寇者輾而裂之以使民曉然知從寇之害海寇之至茫然不知我之有無內寇而我始得為主

善為主者多聚兵以為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進而無與為之導退而歸路已絕其氣必奪而計必窮夫然一舉而殲之此十世利也書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屠牛坦之為屠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而非斤則斧皆嶺南之謂也

廣西

李默

廣西古百粤地當嶺南右偏二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困邉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為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蚕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欝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掠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六峒與武岡陽岡接壤猺實據之是為桂林北境之患柳慶以西則八寨號為盗區洛容

懷遠並罹毒而賓州其襟喉矣若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強思恩既已殘破則泗城猶嬰樊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控邉兩江坐躡交阯桂筦保障或者其在是乎戶口戶一十八萬六千九十口一百五萬四千七百六十七錢粮夏秋二稅共米麥四十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九石鈔二伯四錠

百粤

臣按秦并百郡嶺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漢以來所以為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越然北胡之勢實與南越不同西北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所限制則彼不能越其界而入我內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甌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其地非一處其人非一種然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

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越之境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時時為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之異耳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臣聞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濕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持久則士卒疲勞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廣右雲貴其山箐之瘴癘猫獠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

漢時無異也　明主在上以天地為量以宇宙為境遇有遠夷梗化則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戟而威德並行以一使之任代千萬之師毋使中國之民懼蝮蛇猛獸之毒染嘔泄霍亂之病親老涕泣孤子啼號迎尸千里之外葬骨無人之境如安所慮者非獨遠夷之幸實中國之幸也

土官論　鄭曉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西宮徽號始許土官繳
皇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隳廢嘉靖九年　皇帝斟酌情理曲為條約稍復祖宗之舊今改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胲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戡惠戰梅思祖張紞繼膺藩屏平徭均賦殭土稍開顧其人嫖悍不得已因俗為政官其酋

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強猾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劑為難諸所約攝騰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虛耗中土孟養曲狥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覆況授官非人刓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達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靄翠宋欽歸附乃　其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威懷有方稍稱馴順其壤地聯絡衝胥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土官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峒嶮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強雄脇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慘於劇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溱統馭嚴飭頗稱戢斂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寶之憂豈有苗夷也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

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憸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西寧梧藤諸屬猝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洞為孽則北連武崗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為夷巢冦竊無虛日矣至於右江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廬再叛思田更強姚鎮劉則黷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爾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硤襟帶擁東足稱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歎其馴順是在調擾龍州為松潘

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顧其內黨日堅數啟隙亂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叙瀘之間宜有機權攜其醜類若乃碉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獠蠻僰猺獞之地西起巴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粤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賞過濫拊懷失策雄圖自窘狡窟益深矣況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釀禍翫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夫夏典要荒周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闢國陋於綏人曲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猾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綱頹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聞錢穀之輸一

切報罷而又飭武事於將帥修文德於廟堂猾亂之憂斯其鮮矣

雲南　　李默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巉崿激澗縈紆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鼓駭禽奔盖人自為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領要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安路納交阯金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麗曲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盖自麓川難夷滇境粗安則沐氏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

風土絕異兵衛漸踈故諸羅構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過咎在撫綏失策本無措置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武定之達建昌川陸具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投宦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為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戶口戶一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八口一百四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錢糧夏秋二稅共米麥一十四萬五百八十八石黑白等鹽并額辦本折色小引鹽五萬六千九百六十五斤

雲南　　田汝成

論曰嗟乎雲南在古荒服。聲教弗漸。自唐及宋則偃然僭竊。睥睨巴蜀。元雖開省設官。而疆圉瓜裂。以羈縻畜之。迨乎我　朝。幅員混一。棘僰羅甸。咸籍版圖。可謂盛矣。臨其疆域阨塞華夷雜居時恬則蟻聚蜂屯。有事則狼跳虎噉。盖負險使然也。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元江臨安南通交趾。金齒騰衝西擁諸甸。瀾滄聯絡永寧麗江曲靖迤北而東彈壓烏蠻四境領要指掌可規矣、諸夷之魁則元江

武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以兵力稱雄向背靡一盖自麓川伏法而滇境稍寧惟尋甸一帶兵衛漸踈諸羅跋扈木邦孟密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闕伏處置乖方莫可救矣至於滇南北上必假道貴州。萬一衝決。何以。越之。聞滇池有徑可達馬湖。武定可達建昌。川陸具存。而榛塞莫啓。刊山通道之策。所宜亟講也。

安南論

田汝成

自古治安南者莫善於周莫烈於漢莫弱於宋莫鄙於元何者成周之隆政教洋溢九夷八蠻之長莫不稽首奉琛著在王會而越裳氏以白雉來獻周公為之謝而遣之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物旨哉言乎足以辨華夷而昭義利恢恢乎王道之大體也不亦善乎漢武帝承嬴秦之畧侈五葉之豐騁其雄心開拓炎徼使五嶺以南重溟以北鼻飲儋耳之域三五不能臣妾者而為之宰割疆界張設官吏與內郡比

隆斯亦振古無前之績也可不謂烈乎交州當五代之亂負險跋扈規為龜茲兩漢經畧之跡蕩然湮泯宋興有西北之警不遑南顧以致易位者三姓而不能問也又復因其來貢而即以封之躋以崇階錫以寵命長其魁侮時時入寇邕欽殺掠民吏而不能報也可不謂弱乎元世祖以漠北之豪耽縱屠戮鳩數十萬兵統以愛子躪蹂海隅三駕而不服不過難之以入朝要之以珍玩而所遣長吏往往以章賂賣法賈怨外夷是狄虜之故習也可不謂鄙乎我朝應運

開天再闢寰宇陳氏首先納款高皇帝嘉之假以王號使之因俗而治作屏南隅不伐之言垂之祖訓柔遠能邇一周公之懿也文皇帝當陳氏之微黎氏之叛怵惕水火一戰而有之誅其君而弔其民龍編爲壤再覩官儀赫乎漢武之烈也雖喁咻稍踈約束大驟為夷醜所弗堪而董以學校風以詩書規模亦宏遠矣迨乎季犛稱逆裒兇鞫頑士民淪溺者不可勝計章皇帝不忍黔元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百年以來塞徼寧謐無斥堠之警不可謂無大造於南

土也惜乎當其時無有倡棄絕之義以少示貶謫而仍以王爵受其貢獻為稍靡爾頃者黎氏失國而莫氏代之其篡弑之詳也在黎氏必淫慆敗度故衆叛親離在莫氏必陰施市恩故能潛移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忽然易姓而更無倡義於其間者哉桓叔之入晉也晉人啓之也於是乎有椒聊之詠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於是乎有采芑之歌莫氏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其得民深矣其自衛固矣征之則失春秋詳內畧外之體因而與之又非天王

正名定分之心故不若先之以責讓之詞詰其篡弑之由曉以君臣之義以觀其臣民向背之機而徐為之所如其冥然驕虔不可諭曉也為之申固關隘卻擯貢獻絕不為臣則莫氏者必皇皇然曰天朝之棄我如是我何以取重於臣民也其臣民亦將曰莫氏為天朝所不赦而吾父子兄弟皆亂賊之黨也庶或有倡義而圖之者即不有以圖之則吾中國禮義綱常固凜然觀示於外域也吾故曰征之不若棄絕之為得策也

貴州

李默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並同滇境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州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正草西播夷峒之間鴟張豕突貽患寔深況地雜東川烏蒙諸郡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奸首禍患起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忘格鬬而爭強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翦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
國家力也戶口戶四萬五千三百五口二十三萬二千三百六十五錢糧夏秋二稅共米麥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七石洞蠻蓆布二百五十九條

麻陽論

周弘祖

湖廣貴州之苗原有轄屬其屬湖廣者曰鎮溪千戶所管苗寨十八曰筸子坪長官司管苗寨二十八屬貴州銅仁府者曰銅仁長官司管苗寨一十四曰平頭長官司管苗寨一十五以地勢言之鎮溪在東北又西少南為筸子坪司又其西為銅仁司銅仁之西為平頭有山曰蜡爾在二省苗寨之中諸苗巢伏之所如海南之有五指也總計二省苗地東西二百里南北湖廣一百二十里貴州僅八百里北廣西古田不能四之一府江不能三之一羅旁淥水可當其半東北為廣湖永順宣慰司正北為保靖宣慰司西北為四川酉陽宣撫司正西為銅仁府東北為施溪長官司正西為麻陽縣四方旋繞苗寨嘉靖中兩省苗俱叛在湖廣者隨聽招撫在貴州者甚猖獗破省溪印江石阡等府縣吳黑苗龍許保為之魁三省用兵數年辰州開府總督始漸平龍許擒吳稱斬首莫辨真偽云〇自有苗患以來其談制馭良策者不過曰撫曰守曰戰此皆似是而實未中事機者何也嘉靖

二十四年賊勢猖獗布政司使石簡親詣銅仁招撫給以魚鹽犒以花紅牛酒巨魁龍許保給以冠帶幼苗選充生員賊所需索無不應付如奉驕子糧犒入手即出擄劫未及一年勢愈驕蹇動言得糧未肯聽招此則撫之未可之明驗也二十七年掣兵之後調土漢兵五千五百名守銅仁又調酉陽土兵一千守小橋平茶長官司土兵一千守毛口凱里司土兵龍必昇等一千守地架甫及數月道路險遠糧運不給土兵擅自掣散龍必昇亦為賊所衝潰小橋毛口相繼陷沒夫兵多則苦於乏糧兵少又不足分布控扼賊路則賊所必攻聚於府城則緩急難應此則守無益之明驗也張總制亦嘗銳意用師矣其後印江石阡相繼破滅我聚而入彼散而逃我掣而回彼踵而出彼守其逸我當其勞彼之乘我有餘我之備彼不足況山箐險阻賊勢悍勁令之將帥有能隻身深入如韓王之擒方臘者乎此又用兵之未可也愚意謂此苗與廣西猺獞不同原有土官管轄原有印信文冊原有舊額錢糧先年之禍起於土官其後湖廣鎮

䒭二司聽撫之苗俱各認其土官求為之主免於誅
戮如䒭子坪之苗亦請其土官田興爵至寨封牛灑
酒妻子羅拜情愿起立衙門復還舊治盖田興爵者
往以事繫辰州獄此時苗尚未叛也私相語曰吾父
母官久禁當救之鳩銀入城買囑吏禁以大食器舁
之出獄後興爵求索無厭淫苗妻子群苗方怒而叛
之及後聽撫又尋其故主則苗豈無統而不可約束
者哉至於銅平事勢頗異於是該府原是改土為流

屬縣以長官司為屬禍雖由於長官衰弱不能鈐
其名苗亦從前有司不能撫綏所致然二司尚不盡
叛也且如錢糧一事叛苗不納以逋欠責之見戶逃
亡責之土官平頭長官至掣印以逃而二司逃民散
在清浪平溪思州馬口黃道施溪等處無慮數千傭
賃饑餓願歸本土若蠲其逋負於中選強壯者為兵
量給之食聚為屯堡舊村舊田漸次經理其利倍於
客兵而各叛苗亦可馴服也茲非處苗之正法乎嘗
聞楊僉憲云苗地縱横不過百五十里苗不及數千
而敢屢拒官軍荼毒生民數年無如之何者奸民授

住土官交通盡之矣有奸民為之耳目故出則必有
所獲有土官為之窩容故敗則必有所歸知乎此則
可以論苗矣

輿地紀　　丘濬

洪武二十七年庚申修寰宇通衢成時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無書以紀之乃命翰林儒臣以天下道理之類總類為書其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陸行為里三千九百四十四馬驛六十四水程兼行為里三千四十五驛四十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馬驛四為里三百六十四西極四川松潘衛陸行為里五千五百六十馬驛九十二水陸兼行為里八千三十驛一百有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陸行為里六千

四百四十四馬驛一百水陸兼行為里八千三百七十五驛一百一十三南距廣東崖州水陸兼行為里六千六百五十五驛七十有八東南至福建漳州府水陸兼行為里三千五百二十五驛五十四北暨北平大寧衛為里三千六百五十五馬驛五十三水陸兼行四千二百四十五驛六十一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里五千五十馬驛八十一水陸兼行為里六千七百二十驛九十六布政司十三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浙江水驛十三為里九百四十八福建水馬驛四十一為里二千八百四十五江西水驛十五為里二千五百二十廣東水馬驛四十五為里四千三百九十河南陝西山西北平湖廣雲南之道各二河南水驛二十一為里二千八百四十五馬驛二十二為里一千七百七十五陝西水馬驛五十一為里四千一百馬驛四十二為里二千四百三十山東水馬驛一十九為里千九百一十五馬驛二十六為里一千四百八十山西水馬驛五十為里四千三十馬驛四十一為里二千三百八十北平水馬驛四十

七為里三千四百四十五馬驛三十九為里二千三百六十四湖廣水驛五十三為里四千四百六十馬驛六十四為里四千二百六十五雲南水驛九十六為里七千二百馬驛八十三為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四川之道三水驛九十四為里七千二百六十五馬驛七十為里五千九百時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横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其大略也四夷之驛不與焉

國朝名公經濟文鈔卷之六

武林後學張文炎校輯

親政篇　　王　鏊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盖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閼而不得下散下之情間隔而不得上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

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　國家常朝於　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絶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視之謝　恩見辭惴惴而退　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絶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而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盖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内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盖古之視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内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

則紫宸殿或集英殿進士則從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内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盖亦三朝之遺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則　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　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獨缺然非缺也華盖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内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来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

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無復
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
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
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
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
為恨矣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剗近
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御文華武英殿倣古內朝
之意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
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
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 恩辭見
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
此則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身居 九重而天下
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
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無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
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講學篇　　王　鏊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子自正朝輦御 文
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
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然以為希濶之典故曰其盛
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
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
至期講訖 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
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猶體分猶過於嚴上
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
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選志務時敏厥修乃
來選者選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
逮成王訪洛于群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弼時仔肩
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群臣有以
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
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
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
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略如是
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

亦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為然也漢光武雖
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
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
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
宋世賢君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
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高皇帝
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
其後 聖學高明 詔告天下皆出 御製睿翰如
飛群臣拱視今 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御

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特至
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御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
又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留古學士
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
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
其時也臣愚特望於 便殿之側復脩弘文館故事
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
大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
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 天威從容詢問或講
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遊
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
意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 上有疑則必問下
有見則必陳日䏻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
經筵所以昭 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
學之實功如此不已則 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
不得專美於前矣

東宮聖學議　　　　　霍　韜

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獨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以涵養　睿資預培　聖功之基惟曰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熟化習與性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誡日陳於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所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誹謗言日聞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臣等竊取古意繪為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

東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曰文王世子視膳願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讓願　皇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願皇太子（見東漢行）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茅茨土階願　皇太子知我　祖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願　皇太子敦儉重祀也次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願　皇太子知聖王畢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難願　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法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知小民之依不恣逸欲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蔬願　皇太子知我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丕基也十一曰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也十二曰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王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莫盛於高宗傳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　東宮作聖之資　勅下内侍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契悟自深愈於講說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

幾言無僞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
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

論東宮官　　王鏊

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
為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
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遊者
也又選天下端正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
與居處出入者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生而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
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國家之東
宮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
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祈寒暑雨學皆間歇
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
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
子亦且未同於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
進又況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
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
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
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

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授尚書於桓榮及為天子矣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為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榷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於潛邸臣嘗伏覩其教令長至燕勞　東宮之臣如

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為表則　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略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翦桐折柳隨事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

疏廣以為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使外家監護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貞觀中選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宋天禧二年庚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讀當依倣講

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宮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箋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初上參見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乃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時以殊禮朝賀雖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群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答後二拜

三公朝賀東宮前後俱答拜近代答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凡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於大本堂設答拜褥位於堂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於堂前至日太子常服陞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坐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答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進

用直論

何景明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不回故有匡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弭也雖有敢敵之氣者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強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邪枉行矣強禦不在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君非無直節之

士也有之而蔽於邪臣間於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諂至讒諂之人者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塞夫視聽閉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宮庭容久伏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於輦下上莫之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懷首領之愛群臣畏口舌之誅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群臣有言先指鹿為馬群臣無敢言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

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叛叔孫通乃跪對而出逃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障於讒人故内以逐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去其所忌敵國無不欲逐其所憂晉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而宮之奇去齊以女樂文馬賚季桓子而孔子見沮秦穆公憂由余之在戎餽戎王以女樂戎王樂其女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外有悅目之欲内有惑聽之讒則賢不知其可寶而才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為晉逐宮之奇魯為齊逐孔子戎為秦逐由

余夫三國者非不知賢聖才智也悅於欲而惑於聽也夫直士人主之所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能苟容非其職不食不得其道不仕夫邪臣者人主之所狎而重寶美色人主之所玩好也夫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左右則無所置直士矣故孔子不與女樂并容於魯宮之奇不與璧馬同止於虞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蘭艾不同室玉石不同藏故用直士則必去讒佞遠貨色矣夫讒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者直士之蠹也養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直士難矣

二失三害議

馮琦

臣聞天下之不可恃者治安之勢也而天下之最難得者治安之時也知其不可恃則雖據太山磐石之固而常有厝火積薪之憂念其最難得則雖垂萬代一時之盛而常有朝不及夕之計古帝王之鴻業垂千百年而不替者繇此道也以臣之愚睹於方今其可謂治安矣　陛下神聖統天委政喆輔中外百職秩然咸理大小庶官亦既喁喁然鄉風矣雖然自泰寧既久而情寙日滋世變侵尋而瑕釁潛伏我　祖

之法稍稍陵遲其勢有不能盡復者矣夫古先哲王創制之時其見事周而慮後詳垂之百世可以無過然法久則敝敝則變變則通是以詩咏率由書稱成憲而易則曰通則變使民不倦亦其理勢然也夫第令善通變者斟酌劑量以無詭乎時宜以漸復乎祖宗之舊此豈非保治之上策哉臣嘗扼腕而籌時事竊以為今天下有二失三害皆關於社稷之大計所當乘今日而亟為之圖也嘗觀　祖宗時日凡再朝政事之暇時時延見大臣平臺暖閣召對無數賜

荼命坐體貌有加以故上有所練於事而下有所效
其誠今午朝之制已不能猝復矣而一二腹心元老
及九卿文學侍從之臣時或召見便殿諮諏治理考
論古今此亦所以恢弘睿質而植太平之基也今常
朝之期月不過數日講讀之時日不過數刻比者雖
俞輔臣之請詳閱章奏然未聞超然降辭有所訪逮
也　陛下雖至神聖四海萬幾豈能玄覽獨悟而諸
臣即懷忠抱悃亦何緣而達哉此一失也　祖宗朝
內府歲用不過三十萬夫王者以四海為家亦何求

弗得而數億於此豈非為天子民不忍厲天下以自
養乎茲者內用之額歲且踰百萬內帑不足而外取
給於度支費有日增而實不內塞滋後心耗利源歲
後一歲而將何以善其後夫大有　兩宮之養而細
有駁幸之恩累年之額臣知其不可以一旦而驟削
也獨宜稍覈其出入事事而節縮之歲歲而遞減之
數年之後提衡於多寡之間定為常額著之令甲以
貽後世毋令奸人竄穴其間於以昭主德而寬國用
斯最便計也而慮亡及此者故曰此二失也　國初

親王歲祿五萬石恩至渥矣未幾減而萬石或千石
是何其與之未幾而削之太驟也則不以親故困天
下力明矣今宗正籍至萬五千人親王而下郡王將
軍中尉亡論已其他鄉君儀賓以及踈庶人有罪而
庶人者皆有祿即竭海內之力弗能贍也而議者東
于　祖訓語及藩祿莫敢支吾夫自　高皇帝不能
以五萬石長給諸王而十世之後猶食于縣官亡異
往時祿給則國家無神運鬼輸之財祿不給則宗人
有啼飢號寒之患究其末流不變不止而今且因循

未決如病癰者儌倖於一旦之無潰以為安豈不盬
哉害一矣天下事大者稱諸邊　祖宗時諸邊衛犬
牙相錯一衛之軍足以衛一方不聞調客兵也自大
寧撤蔽而北邊多事矣固原城巨鎮而西垂益騷然
矣以今之勢即欲盡撤客兵亦胡可輕議然至倚重
於南兵此計者之過也臣聞餉邊之費土兵二而當
南兵一餉一南兵何如募一土兵且始所以調南兵
者資教練也土卒未練而南兵自如可乎矧夫當時
者朘北兵以奉南兵即南日以驕而北日以怨此敗

道也害二矣　國家財賦大半仰給東南洪武中蠲租賑貸之令無歲不下百姓阜殖而縣官之供往往不乏比年以來經費日廣無事而蠲租勢不行矣或有大災弘大霈以甦疲甿豈非至計哉比者東南告災　明旨數下惓惓民隱民間欣然顧少須臾無死以蒙更生之澤而議者為國守財狃得魚之利而忘竭澤之無魚一旦有變此不為疥癬而為腹心之疾明矣臣不識胡以禦之害三矣夫　祖宗之法行之二百年無不善者特時異勢殊有宜有不宜耳而要

之推　祖宗之意所望於　聖子神孫者大要在親賢勤政端已率下廣敦睦重邊計恤民命培國脉以保萬世之太平而已誠令　陛下於此數者失則補之害則獨之其於　祖宗之法不必尺寸而模焉步武而追焉要以不詭於時宜即所以善成乎　祖制矣此真萬世治安之策所繇建也君不以此時計利秉便光大業而洗夙瑕則後之難且倍此矣夫惟後將有不可為之時然後知不為於可為之時者誠足惜也伏惟　聖明財察臣愚不勝惓惓

傅納論

劉鳳

天下之事可一言而盡者內取之裁亮而有餘有終日言之而不能盡者雖廣諭博譬肆陳之猶不能通其意也是以君子亹亹然專已而斥聽則無以得事之情況與道謀語以善者無不蓄也告以事者無不受也然可與否異致從之與違也異適是之謂大惑其聽愈瀆而疑也滋甚大惑終身不解夫可以意食者微見之端可以數指者淆亂不藏是非美惡之淵曠乎風之於大壑也充焉四灑而天下滿逢逢焉酌

而不竭是故聽之遠者察之通取之著者存之隱得之慱者反乎約故曰無迎而逆距之無望而徒許之許之則亂其守適不知其後距之則無所受塗塞而亡其耦是以君子益如高山深淵仰之而不極探之而不測也故鉅海不距百川而百川不距畝澮所以為大無擇乎細而細者亦兼納而并輸之也且言之奇偏而怪迂者有之矣其僻也甚駭於聽其堅而不可破也辨而不可以理奪也曲而不可以辭殫也然而其旨固各有所歸理其說又爛如流瀾之被風靡

靡乎緒之繁也無非道之所載而義之殊塗雖繆迹
荒唐而實要妙閎肆固窮年不可究吾何以知其然
不然哉故天地之表四海之外吾可得而盡乎道術
之衆辨説之繞吾可得而既乎吾必欲舉之無遺也
而吾之力窮吾悉閉之而無所通也而吾之智窮吾
何以役天下之人而奔走之倜然南面而照臨之使
人惟吾令之而從作之而奮無敢少忤失其意者則
固有所以使之也故聽覽者天下之樞機也吾聽而
無所失兼覽天下之謀議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

耳聽以天下之心思故能盡聰明之量備極慮悟而
通萬於一其無不徧也若精氣之充溢於身雖有隱
幽遐逖阻深而不既者無不貫洽融液而周作也夫
何世主之聽也獨垂拱清穆禁衛崇嚴言之得聞於
前者百不得一而又不自决也傳之近習之手主付
之宰阿之擬斷其不便於近習而敢於觸忤者利與
害可知也不便於宰阿而有所刺譏者利與害可知
也且人臣之敢言者無幾何而禍福利害有所懸若
此則能不沮折憫嘿竊容其身者復何人哉雖誘之

使來尚恐其不至而又知言之無益也復何望其進
忠益廣論思廷諍面折篤誨切諭啓沃漸漬匡救補
導若古者臣鄰之義乎夫天之尊者謂人不能通言
於上也君者即天之尊也而所以為之宣通者百職
事之人也今夫竊者一人煬之則蔽於前而不見日
月者陰翳霾之則光有不及故發蔽啓覆而昭明之
所以致天之尊而效其職也無若書所論七主七臣
乎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周聽遠近以續明故能罄
則法令而備待羣臣豐主惠竭法壞而主權衰則以

泰而敗矣侵主喜决難知以塞明好小察而行狙令
以法訐而國失勢矣飾臣進則恬虛讓以為名高而
稽跡之明殆貪臣進則怙寵私冐權利而公聽之明
殆擅臣進則專恣以蒙上擊斷以立私威而盡下之
明殆諂臣進則多造鍾鼓以塞納牖之忠侈觀遊飾
婦女以惛志意而虛受之明殆讒臣進則痛言厚誹
以驚主閑罪黨以快私讐而睹事之明殆且人之治
術也豈以為非是而故貴之哉其所以親任之者豈
不以為忠賢而故倚毗之哉顧其所挾有大繆不然

者而卒之至於流禍不可解豈可謂無預而莫之省哉故謂驕臣如嬰兒其不知而趨陷於穽可不謂大愚惑乎故夫冬之不濫非不知清之適也夏之不煬非不知奥之温也明主不安諂諛之奉非不樂順其欲也不居沉沉之中而忘細微非不樂縱於逸也不務馳騁弋獵而慎起居非不樂盤於遊也不委信權重而忘戒懼非不樂恭嘿而無為也吾所以藏之胷胷之中而制於萬里之外運於戶庭之上而横乎四海之遠者以流通之機無所待而神不假禁令不俟朝暮必之於已而已矣夫挾必然之説而商不可窮之變則聽踈而情遁持不信之論而待有方之請則膠固而慮泆故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議而議得於萬物之表者以不議議之也謀盡天下而未始攖其中者持其源而往者也事極於治定功成而未始有為不自私其智者也故朝聞一善而夕行之夕聞一善而朝行之此以善進此以善退聞不聞議不議也者以視窮視以聽窮聽以心役心是之謂以道從天下而天下不能以道匿其辨以不言總

其匯而衆流不能以支裂審其泄故言之傳於事也詳事之傳於法也詳法之傳於治也詳故君子不慕於治而治有慕於君子君子之不弘於傳納也若學一先生之言而株株踽踽謂吾已足矣備矣而不知其有窮也是近蔽而遠遺不左右為之壅則大臣為之障受事於婦孺而出令於倖寵偏聽專任禍亂之所以世長也

國朝名公經濟文鈔卷之七

武林後學張文炎校輯

鄭　曉

百官述序

皇朝建官準法虞周雖専領兼析微有不同而規模品式大抵相為損益故權殺於漢而董正之綱維自定員省於唐而職任之貫理甚周祿涼於宋而蠲復之恩禮愈厚即有驕陵旋麗陳臬豈無冗贅亦復汰除矧文武夾維内外交應協恭互發則指臂相隨輙斷獨行則鉏鋙不遂宏謨曲筭可謂博大精詳矣茲表其爵號官品階勳祿凡七等而著其沿革職守附以累朝典議為百官述

任官十議

陳　建

嘗讀胡氏管見曰後世之治不及古者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人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杜氏通典曰凡為國之本資乎人甿人之利害係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貢舉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可以安黎庶矣愚因二氏之言有鑒於中酌古監今為議有十以俟經世君子考焉一曰選舉之始不可輕取浮文也二曰小官之選不可不歸本省也三曰任士之途不可傷於冗濫也四曰冗官之員不可不加省併也五曰初選之職不宜驟貴也六曰遷轉之期不宜太速也七曰資級之遷不宜太限也八曰推讓之風不可不與也九曰考察之行不可不慎也十曰小官之祿不宜折減也　夫何謂選舉之始不可輕取浮文也唐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

進士之科專事文辭從此積弊轉而成俗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依古察孝廉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孝友廉信義廉恥而通經術者縣薦之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按唐書本傳謂楊綰此議事雖不行識者是之温公通鑑朱子綱目皆備著之以俟後之君子愚謂宜倣此意特設孝廉一科許郡守縣令正官皆得薦舉取行

著鄉閭學通經史者薦之於省亦三年一舉行大縣舉三人中縣舉二人小縣舉一人州與縣同府倍之大府六人中府四人小府二人其荒僻郡縣人才尤稀處間一舉須年限三十以上學行成立者方舉府州縣舉同者聽至期巡按御史會藩臬官考之問經書義六條（四書三條各經六條）條以三百字為率如講義式不必用破承結尾藻飾策一道內問鑑史或先儒議論共十事以一千字為率考試只作一日不必分場試卷惟彌封姓名不必謄錄其經義全通策能答八事

以上為上等經義通四以上策能答六事以上為中等不及此者為下等閱卷不必遠聘考官煩擾考試次日巡按即會同藩臬官堂上公同校閱去取合省所舉多不過二百人一日可畢上等續食薦於朝廷策試之第一人陞以京秩餘悉受縣令中等就令巡撫官注授以本省府幕縣佐署試之職以准古者辟署之意注授畢然後奏聞付吏部為據三年無過而後實授之其治行卓異才堪任重者撫按藩臬保奏之不次擢用下等遣歸學問以俟再舉府州縣舉同

者除文理全不通外下等陞中等中等陞上等如守令狥私謬舉徒文無行者撫按藩臬覺察劾免之其誤舉寡學無文致考下者守令無罰所舉人士守令終身保任他日有犯贓私干行止者降舉主官二級庶乎守令知慎而不敢輕舉濫薦矣朱子嘗與門人論當時之弊謂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嗚呼非孝廉之科與難乎免於是二者之病矣〇夫何謂小官之選不可不歸本省也馬端臨曰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得自

辟曹僚而所辟大縣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姦邪黠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恒必由之杜氏通典曰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厠班列皆由執政銓綜失序授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授職仰成司銓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能之優劣尊賢先乎文華鑒別擇乎書判求其無失不亦謬歟觀二氏之言則前代得失居然可見而隋文一時之權制後世固未可襲

為百王不易之令典矣嘗考唐宋諸君間亦有略知其弊而少改其轍者唐制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士人高宗時乃遣郎官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即選其人宋神宗詔川陝福建湖南廣南等八路之官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著為令二君所行是皆使其選歸各省而未嘗拘拘於隋文必欲吏部專總天下之制矣愚謂小官選歸本省有五利今日遠方士人數千里之京候選踰年回家挈妻孥又數

千里之任日月歷二三載盤費不啻百金士人家裕者有幾率多倍息稱貸抵任償還皆未免取諸人欲責其廉介無侵漁百姓固難今若選歸本省則此費十省七八其利一也京師之地天下之人所輳集焉薪米踴貴恒倍於南方唐太宗嘗分選人集于洛州緣此今若選歸本省則京師米價可稍平其利二也四方官職有缺類季報上候銓補到任多至踰歲甚至數載者有之曠官廢事日久今若選歸本省則隨缺隨補其利三也四方之人情偽剛柔異俗南北水

土異齊非本省附近之人則無由以安其水土而諳其情偽以展布其志故胡端敏奏議亦謂有司等官宜於本省相近人員陞選之說註云知府知州知縣并方面有司等官陞選俱合注於原籍相近地方雲貴兩廣有司宜只於本省人員內陞選庶免其不服水土且得到任易便不致地方曠官日久其利四也人情所深願者莫大於祿養其親故毛義捧檄喜動顏色然任遠途遥則迎養尤難以官違親於義又不可今若選歸本省則士人奉親之念易遂而忠君報國之念愈篤其利五也愚謂外官初選八品以下宜委各巡撫都御史銓注冊報于

朝付吏部為據此後還轉黜陟皆吏部主之巡撫無與焉夫取士用人察舉於守令考試於巡按銓註於巡撫陞黜於吏曹參酌古今法制之善似亦可行

夫何謂入仕之途不可傷於冗濫也攷之前代唐黃門侍郎知選事劉祥道上疏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揀是傷濫也古之選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也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為政之弊也蘇軾言

于上曰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謂而為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胡寅曰善為天下者減省吏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壅於上聞也專顧已私者不為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缺以收其虛譽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睢覬鎖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矣丘文莊公曰吏多而缺少在宋時猶一官而三人共之今時一官又不止三人矣洪武永樂間入仕之途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數學校貢舉與吏部選調其數適相當當時選用者未聞乏人而需選者未聞淹滯近因言者憫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增開貢例其後又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目於科舉之外別開岐徑選調上於此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日積月累遂致人才數倍於前給假家居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臣恐積愈久而愈多往往衰老於選調而不得及時以進用衰老

之人昏眊消沮布滿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難矣愚按古今入仕多途選調淹滯之弊多起於中葉非惟不便於士其為蠹政殃民不既深乎夫取士任官以為民也而至反為民病其弊可革而不可革者咎在上下因循玩愒而　廟堂無憂國任事不恤流俗之臣也蘇軾嘗言天下之學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蘇氏斯言灼知流俗之情之不可恤也嗚呼必　廟堂之上有憂國任事不恤流俗之

臣而後胡氏所謂減省吏員惟賢才是擇之言可行也而後丘文莊所謂科舉之外別開岐徑之途可塞也而後國初貢舉與選調人數相當之制可復也而後天下可幾而理矣○夫何謂冗官之員不可不加省併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隆古之制邈乎不可復矣成周兩漢內外之官員數雖衆然皆官治一事未有無事而徒養於民上者也唐選舉志太宗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省併留文武總六百四十餘員又百官志謂太宗

初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高宗而後日增歲益玄宗開元末官自三師以下至一萬七千餘員其冗甚矣李吉甫謂自漢至隋設官之多無如唐者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省併八百餘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亦一快也宋朝曾鞏經費言景德官一萬餘員治平中增至二萬四千員朝野雜記言祖宗時內外文武官通一萬三千餘員至寧宗初增至二萬四千有奇宋朝官冗又甚於唐矣胡寅

目擊其弊亟稱劉晏官多民擾之言為名言蘇轍曾肇輩議國家財用皆惓惓以省冗官為急可謂有見我　太祖平一天下官有定員至今垂二百年官職日增幾倍於舊冗員可省者甚多如各府首領官共四員儒學官至五員州縣學亦三四員皆冗閑無事可省其半其附廓縣學宜省併入府學如順天應天及江西南安府及湖廣漢陽府之例（正統八年華漢陽縣學併入府學）蓋一城中止宜設一學一孔子廟今乃一城至有三學四學三廟四廟者甚煩褻無謂也至如遞運所

亦宜省併歸驛其各道右布政使無職掌今秖為充資養望候陞之官皆在任數月而遷甚至有未至秖任即遷者此尤可省其各道兵備分巡宜合為一官屯田職事亦宜併歸分巡庶不致十羊九牧今京朝官如翰林編脩檢討六科給事中尚寶司丞中書舍人行人司行人之類皆職清事簡不宜多設至數十人謂須裁省使有定額至如大理寺丞寺副及各部員外郎之類亦可省雖然省冗官有本焉如杜佑所謂欲求其理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省貢舉名目俾

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可以安黎庶矣朱子語録曰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游手浮地底人一旦得髙官厚禄只是為害朝廷何望其濟事真是可憂朱子此言憂士人之多而欲其寡即與杜氏同意朱子又嘗與門人云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太學真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亦以為可罷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

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廪禄教他做愚謂自古以設學養士為美談而朱子乃以為冗費廪禄無益可罷省其所感也深矣嗚呼安得朱子杜氏十數輩生於今時行政釐其施為以復古帝王之治之盛也哉〇夫何謂初選之職不宜驟貴也昔唐虞用人必歷試諸艱孔門髙弟初仕皆為邑宰漢宣帝謂所用皆吏治民以考功以蕭望之在平原日淺復試之於三輔唐宋進士初授皆主簿縣尉之職雖狀元初授亦止外州簽判蓋試之

民事以觀其才能察其操守閲其功勞然後漸遷以至京秩不遽然輕畀以清望華要之官也我　朝之制進士惟一甲徑除翰林第二甲出身從七品第三甲出身正八品故洪武初年進士皆授縣丞蓋即與唐宋同意永樂而後二甲以下進士始徑由庶吉士入翰林徑選科道與吏部主事之華要而以各部主事為尋常以推官知縣為不屑矣胡端敏奏議曰我
　祖宗朝立賢無方故能得真才實用今則清要之官專取一途百官叙轉惟憑初選進士初選美官則

惟循資而可立登要地故今士人初入仕途即有貪緣求得美官之心即得美除即為持循保守禄位之計近年進士之掄選者聞有南京之缺而即避近侍之該陞者遇有京堂之缺而即爭養成此等士風而欲與圖新政理難矣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唐宋所取狀元進士皆先歷試民事而後召試館職或令再試他官而後擢居臺諫蓋以翰林臺諫上寄朝廷耳目之司下儲公卿宰輔之望不敢輕試以新進之士也我　聖祖論人之姦良亦言試之以

事而後見今豈可以新進未試之人而槩居耳目股
肱之任也又曰洪武初年取中進士多選縣官徵至
天下賢才悉授守令乞今後百官陞授略倣李唐均
調內外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
任臺郎給舍之制進士出身不得徑選科道部屬舉
人出身不得徑選同知知州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叅
政副使而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之久任卓異者而
遞遷之則守令知重而凡善政可行生民蒙福矣愚
謂胡端敏此議通達國體今日可行○夫何謂遷轉

之期不宜太速也漢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居官者長
子孫至以官為氏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
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
促急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
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黃霸曰數易
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
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
益為亂二子皆漢賢臣其言深識治體矣漢宣帝以
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其將久

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
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
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史又稱宋文帝元嘉之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
六朞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
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士敦操尚鄉耻輕薄江左風俗
於斯為美二公久任之效明著史冊班班可考矣丘
文莊公曰按九載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
西漢為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

制惟我　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官皆三年
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中有善政著聞者即行旌
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
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
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
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其變更甚非　祖宗立法
之初意矣胡端敏奏議曰藩臬守令皆久任而責成
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為知
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叅議於北來春則又陞

叅政或憲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悼遠不
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之近矣到任未及三
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
織月日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為知縣者亦
惟僅及三年即擢中間朝覲科塲差委叅謁奔走曠
廢歲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
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之凋弊若見驛舍之損壞誰
為之修也視生民之困苦見驛馬之疲瘠誰為之恤
也愚按二公一言國初久任之善一言近日速遷之

弊何國家法制多善於初年而敝於承平之世也愚
親見近一仕人先任江西叅政不半歲即陞廣東憲
使又僅半歲遂陞廣西右方伯抵任纔兩月又陞福
建左方伯不半歲又轉應天府尹抵任未幾又陞甘
肅巡撫都憲遂遷侍郎不三載間凡六七遷携挈妻
孥往来道路所至坐席未煖而行李又戒途矣如此
遷轉頻數不遑寧居雖其人亦不願也雖使聖賢居
此亦無由以安官行志而使民被其澤也嗚呼使其
人果才堪大用則前時如楊信民猶以叅議徑陞都

憲業盛自叅政徑陞都憲亦何不可如何文淵猶以
知府徑陞侍郎陸瑜以布政徑陞尚書亦不為過何
必使之輾轉繁促僕僕道塗重煩郡縣夫馬供頓勞
費不貲乎善乎近日有為策議者曰子產為政累年
而後化成伯禽治魯三年而後報政今之人未必皆
聖賢也聰明得於簡冊之陳言志力奪於舉業之舊
習其奮翼策步必一二年治乃有緒焉而旁視同視
超遷內拜者屢矣於是而速進之念生速進之念生
則為民之意短而求上之意急謀身之術巧而取民

之計多百姓何利於是哉下之人知其意欲速也吏
胥得以肆其譸豪猾得以窺其弊上下之間一切苟
且而已有志者拜一命之寄亦欲展布以為永圖而
速進者得以惑其意是使天下無誠心為民者矣愚
按天順以前官多久任而致績效如周忱之巡撫蘇
松自侍郎而至尚書凡一十二年王翺之提督遼東
自僉都歷陞副都左右都凡十一年于謙之兼鎮河
南山西凡一十八年此撫臣久任見於名臣録者可
稽也如吾東莞知縣盧秉安任至一十九年而清操

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註云秉安臨別自述詩云不貪自古人為寶今日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腸吾鄉前輩陳璉知滁州垂十年而興政著聞當時亟來褒擢之典註云璉治滁績最廷臣薦之滁人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掌滁州事賜綺衣一襲鈔五百貫給驛遣還在滁十年陞四川按察使尋召還陞通政使改禮部侍郎此守令久任見於郡邑志者可考也以此方之今日其為是非得失不待智者而較然矣然而今日乃不能行此者以恒情慕榮速化世習成風而司銓衡者不敢違衆以召怨謗寧為身謀而不敢為國謀也故愚以為此事今日惟 朝廷主張於上而已明詔天下自今斷行久任如巡撫守令皆以九載為滿以六朞為限非踰六載不得遷轉其貪殘不職者歲按黜如今法其政事卓異者璽書旌奬增秩賜金超遷大拜如漢世及我 朝天順以前何文淵陳璉諸人之例如此而不政善民安者未之有也○夫何謂資級之遷不宜太限也如知縣陞主事主事陞員外郎員外郎陞僉事僉事陞參議參議陞副使副使陞參政參政歷陞按察使右布政使又轉左布政使後擢府尹或光祿太僕卿然後陞巡撫都憲遷

侍郎至尚書此近日陞遷資格也 國初無是也天順以前亦不如是也夫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與流通補助若非行超遷則久任不可得而行何也蓋循資而遷躡級而擢則自知縣至尚書階級繁多其勢不得不速遷而況司銓衡者又務循資之說止可以待常才而非所以鼓舞豪傑止可以酬年勞而非所以振勵事功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考之天順以前仕之賢者或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補之如周忱由長史徑陞侍郎于謙由御史徑陞侍郎王翺由御史徑陞都憲所謂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也如陸瑜由布政徑陞尚書何文淵由知府徑陞侍郎陳璉由知州徑陞知府知府徑陞按察使又徑陞通政使所謂先久任而後加以超遷也愚謂循資而速遷與久任而超遷此正朝四暮三朝三暮四之說總而較之其為遲速乗除適均無分毫損益雖於仕者無分毫損益而於國於民則所損益天淵矣縱使太損於仕者而利民利國猶當為之况於仕者無分毫何憚而不為近日胡端敏奏議請府尹

布政使稱職者宜留久任選陞六部侍郎不必更陞巡撫都御史以致遷徙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又曰在外布按二司官宜照弘治以前事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參議徑陞參政參政徑陞布政使不必如今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地方常致缺官誤事愚謂此議鑿鑿可行杜氏通典所謂欲久其任在少等級即此意也○夫何謂推讓之風不可不興也昔舜命九官濟濟相讓禹讓稷契暨皐陶益讓熊羆伯夷讓於夔龍唐虞之時任

官皆讓也周成王訓廸百官曰惟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三代之世莫不以推讓為美也下迨春秋晉悼公擇帥范宣子讓其下韓厥輩亦皆讓焉是以民和而諸侯睦數世賴之讓之效也秦漢而降古道不興至魏晉時士人益務進趨謙遜道缺劉寔乃著崇讓論以諷之六略曰古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其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今臣初除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季代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推讓之風行則賢不肖殊矣愚按劉寔所論崇讓之美深切著明有國者能舉而行之其有益於人才風俗政治不少矣至宋真宗令內外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則

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此制即本劉寔之論也近日尚書霍文敏公韜嘗疏請令在京堂上官到任半年後各舉一人以自代胡端敏世寧為兵部侍郎亦嘗上因疾讓賢疏亟稱李承勛何孟春二人之才而舉以自代焉二公所陳無非欲薦賢為國欲遜讓成風也嗚呼使今日制典許人人如此持以必行其無舉與謬舉者皆有罰何古之治之不可復也哉或曰賢愚各從其類如使舉官員代則許敬宗必薦李義府王安石必薦呂惠卿則將柰何曰寔論固云擇所讓

最多者用之宋制亦云以見舉多者授之不賢之人其所議者必有限其見舉者必不多矣固可無慮也

○夫何謂考察之行不可不慎也我　朝之法百官自按罪問黜之外內有科道之糾彈外有撫按之舉劾貪惡者無不去當黜者無不黜每歲通計不下數百員法已嚴矣後來又立為考察之法京朝官五年一考察外省官三年一考察每次考察黜退老疾罷軟貪酷不謹等項兩京至二三百員在外至三四千員此則法外意矣法網太繁密矣前代未嘗有是也

我　國初亦未有是也丘文莊公曰仰惟　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歲為因選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跡錄其罪狀立為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　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施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其愛惜人才不輕棄絕之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為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謹者尤為無謂夫人所行安能事事盡善事事合人哉不仕則已一履外任稍為人所憎嫉則雖有顏閔之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案驗然後黜退其後不任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罪者坐被空文意謂當時長吏雖心不厭服然猶有罪可名雖被空文然猶有文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受此曖昧不明之

惡聲以至於沒齒齎恨禁錮人於　聖世謂之何哉後文莊召入內閣適當考察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文莊遂言于　孝宗皇帝敕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文莊非徒言之復施行之可謂忠厚之至慎之至矣愚按考察之法原其初意蓋以補按問糾劾之所遺以疏通選調之積滯使先進之士不得以久據祿位而壅閼仕途使後來之士皆得以均沾一命不至老死牖下也今仕途惟進士出身者不限其舉人

監生每榜所選初一考察即十黜去二三矣經再考
察十已黜去六七矣經三考察不去者十一而已況
雜流乎聞之何文肅公喬新云洪武永樂以來凡百
司朝覲命部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
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而下少有微
瑕輒黜之至弘治初幾二千人矣見何文肅所作至丘文莊墓誌
近年所黜遂踰三千幾至四千視國初不啻百倍矣
是何國初禁網之濶疎而近年嚴密若是也是何國
初禁網濶疎而治近年嚴密百倍而反不足以懲姦

也其得失之故可考而知矣按此法之行利一而害
三利小而害大此法止便疏通選調而已所利者小
也而三弊不可勝言矣一起上官恣私喜怒陰除異
已之獘一起下司阿諛承迎祈免下考之弊一起在
位亟圖囊篋以防速退之弊此法不罷此弊不去太
平未有期也夫是已非人好諛惡逆人之常情上官
所行或偏或私執所不免僚屬或一言不合或一事
違拂則喜怒愛惡從之而考語之賢否因之矣一州
官員之賢否繫於知州一人一府官員之賢否繫於

知府一人愛惡出於一人之口而撫按藩臬守巡之
考語莫不因據附和同然一辭矣司考察者只見撫
按藩臬守巡之皆同然一辭而不知其初起於一人
之私愛惡也今之考察去任如此者太半也胡端敏
奏議謂嘉靖初年朝覲考察多將剛直有為不肯逢
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謂此也夫是之謂
起恣私喜怒陰除異已之弊夫上官既以從違為喜
怒以喜怒為賢否於是為僚屬者不論事之是非理
之可否專務承順一意逢迎以圖免下考以冀免考

黜其有不便於民者仰屋竊歎而已不敢言也胡端
敏奏議謂今守令各官惟撫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
情則稟其意而亟為之虛實輕重惟彼所欲聞而報
上耳誣枉固不恤也正此意也夫是之謂起阿順承
迎之弊夫既入仕數年寧能免一事之無違咈於上
轉瞬居諸考察之期將至而罷黜無虞矣自非天性
不移者能不起囊篋之計為好官不過多得錢之想
耶胡端敏奏議謂今之為仕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
以求早陞下焉者惟圖取覓得錢以防速退斯言盡

今日仕人之病矣夫是之謂起亟圖囊篋之弊嗚呼考察之行莫不以為小懲大戒廉頑立懦之風莫踰於是也而不知適所以長恣私益阿諛速貪計莫不以為除舊布新後來者庶幾愈于前日也而不知考察不除三弊如故三年之後考黜之數未嘗減於三年之前賢否實無大相遠正昔人所謂徒相益為亂也法繁而弊愈滋法久而人愈玩國家生民何賴焉孰若返國初之舊而為愛惜人才之計耶　朝廷愛惜之則士亦必自加愛惜士既自加愛惜則必為

國家愛惜生民而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終必賴之矣或曰茍不行考察則耄者疾者才不勝者坐視其隳政貪暴不謹者坐視其肆於民上耶曰今巡撫巡按歲一考劾知縣以上跡于　朝而罷黜之但未及於司府首領州縣佐貳雜職爾宜令撫按并雜職以上歲會藩臬而考覆之年老者必明註其年若干疾者必明註其有某疾貪者酷者必明註其所貪所酷之實跡素不謹者必明註其不謹何事冊報于　朝罷黜如法如此庶乎被黜者心服而不坐被空文而

不致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而懣恨於沒齒矣○夫何謂小官之祿不宜折減也嘗稽之經訓矣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而朱子釋之曰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蔡沉釋之曰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此聖經之言昭乎萬世君人之軌範歟之歷代能知此而行之者三君漢宣帝詔曰吏

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後漢光武亦詔百官俸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三君所行誠有得于勸士體臣之道矣我　朝洪武定制於百官祿皆無甚厚薄雖九品卑秩亦月支俸五石不知始自何年方行折鈔之例京官三分本色

七分折鈔外官二分本色八分折鈔大官俸多折鈔猶可小官俸少折鈔愈少矣以縣官言之兩漢縣令秩六百石今知縣七品原定月俸七石五斗歲止八十石已多寡不侔况今折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猶不及兩漢一月之半乎今士受職之官必攜挈父母妻子十餘口有終歲温飽之需有往返道途之費又有推其餘以及三族之望此皆為士者俯仰之私不可不恤也今祿薄如是誠不足以恤其私於勸士之道固有未盡漢蕭望之言于君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絜身為廉其勢不能宋夏竦亦曰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去貪致清之本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缺于家雖嚴父不能制其子况人君能檢其臣乎凍餒切于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况凡人能守清白乎二子之言與三君之詔一轍今日　朝廷欲體臣與化責廉求理誠不可不察乎此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其即以今制從九品月支五石為準等而上之每品比月加一石至正七品則為俸十石至正二品則為俸二十石皆不必折鈔少倣漢宣光武諸君之詔之意益卑不益尊其庶乎

銓選論

丘濬

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頴而出遂至邅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偽妄詐冒請托干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我 祖宗立法之善文

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秩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 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守令議　李承勛

治化之行自守令始守令之當重人孰不知然徒有重之之虛言而不副以重之之實事亦未見其重也重之之目有四曰求之慱而擇之精也曰禮之重也曰責之專也曰任之久也夫知府雖當久任而州縣之任亦不可不久推官知縣有行取之例雖難拘以九年亦必待二三年善政有聞而後可旌異之又二三年素履無玷而後可行取之更繁調簡之例一切毋以妨職業然上有員缺則下必遞遷故欲久任之法必行又自愛惜人才始伏願　皇上念天之生才至難君之造就尤難毋以小過而棄大用之才毋以一眚而致終身之擯在上既無輕棄之才則下自有遠化之術矣近以言官建白吏部重守牧之職而欲公薦天下之賢才可謂得其要矣臣愚以為州縣正官尤為親民擇之尤不可不慱而精況京堂之薦舉有限人才之隱伏無窮與其限之於數人未若慱求於天下方今撫按於按屬之賢者已有旌揚之典矣但賢才衆多恐非一人所能盡知而知之未必盡真

也用之未必盡公且當也自知府而論之其僚佐則有同知通判推官之員其屬則有經歷以下至於州縣正佐首領師儒之員莫不各有僚屬又郡邑之中或有志行高潔甘於山林者皆所謂天下之人才也以僚屬相與則賢否著於官以鄉士居家則善惡孚於鄉見聞之間知之必實使各舉所知不拘爵之崇卑不限數之多寡總以聞於知府而明揚焉至於布政按察二司亦莫不各以所知屬官鄉宦為薦因其所薦之人吏部加之以訪察之嚴參之以衆人之舉隨才量地授之以官不舉者申蔽賢之罰謬舉者嚴連坐之法則求才極其廣薦舉極其公而選擇極其精矣夫士莫不願伸於知己既受知於君子則凡千人之才猶知自勵而況豪傑之士乎如是而守令之職猶稱乏人者臣未之信也夫守令之職既精選矣然使待遇之不隆猶為未也夫守令之於統涖最重者莫如撫按其參謁之禮蓋著為令矣比來守令不問賢不肖惟以奉承為臧否跪拜頻仍送迎踰境者雖知為過禮而內喜喜則忘其惡以禮自處不謟不

讀者雖知其為正而不悅不悅則損忘其善或者爭一毫伏之末節而構成大隙又於是從而媒孽其短假耳目以求其疵瑕植心腹以伺其陰私甚而大張無稽之謗指廉為貪以正為邪而論劾公排考語私醜矣　朝廷見其羅織之詞以為去之猶有餘辜而豈能盡知其中不能無負屈者乎或未必遽去而遷謫為之所使有道之士不得行其志而又蒙其污故有高飛深逝之想而不樂就其職亦勢之所必至者耳流俗之見乃謂某官之賢如彼近被挾私一劾遂

致如此況吾曹眾人可不曲意依阿乎至於公事之是非生民之困苦天災之迭至真知其可憂者誰歟真以為已憂者誰歟天下之俗愈趨愈下以至於此不急改絃而更張之誠可為寒心也臣願申明憲綱使各遵守弗得踰越在上者固不可蔑視　國憲而責其過為承奉在下者尤不可不知自重而非禮逢迎各官在任果有異政者更隆以殊恩或榮之以爵秩或勞之以金帛或　朝覲之年特賜召問則遇守令之隆又自　朝廷始不惟人不敢輕而守令亦知

自重矣知此而不知激勸職業未脩者臣未之信也然任之不專猶為未也令之守令凡事必申請於監司為監司者亦樂分其事否則疑為輕己怒及而謗隨之矣不但提吏懸官而又盡反其政至於瑣細末務委官規畫不復關白守令既有成案然後數刊大榜飭以四六之文付之施行雖有土俗不宜不得輒有變動前官之榜鄉民未及徧閱而後官紛更又告至矣有志者稍有釐正動輒獲戾僚屬輩民見正官無專主之權益動忽之蓋知上之人必不聽其自任

也復何善政之有臣愚以為凡府州縣一切事務皆宜付之守令不得分侵其權或疑如此使郡縣得人則可如匪人也不遺殃于民乎夫守令既經簡擇得人必多又禮之隆而責之專圖報必切不幸而遇匪人豈無所以處之乎且臣亦非以為監司可廢也蓋卑者分其繁尊者執其要治體當如是也撫按二司但當公以照之靜以觀之分巡分守或於歲終季終考其職掌而申達撫按覆按其實因其優劣而課其殿最不及則教大過則抑反覆之而不悛於是黜其

罪之所在而去一以警其餘則賢者不至掣肘難行而不賢者亦不得以肆其惡矣守令之職專且久而職業未修者臣未之信也然又不可徒恃虛文而已大抵天下未嘗無不可救之弊而患無救弊之誠亦未嘗無不可行之法患無行法之人探本藪實之論惟在撫按得其人而已矣欲撫按之得人惟在吏部都察院堂官忠赤肯任怨而已臣願 皇上明勅各該堂官如遇巡撫之推必精擇老成重臣而久任之每歲巡按之遣不論其次而惟其人必得識達治體

有憂國之真心者而後及焉如巡按四五次而舉措中理輿論攸服者則查舊例不次超拜僉都御史按察使之職否則回京考察之例亦必見之行事不可徒存虛名蓋在外臣工監司守令有撫按以舉劾之巡撫則有科道以糾劾之而近日則雖同處巡按亦間有劾之者矣巡按一方其任極重勸懲之典獨缺可乎夫朝廷取舍必公必明天下撫按自不患其不得人矣撫按得人則其舉劾必公必明天下方面有司亦自不患其不得人矣雖然監司者守令之原朝廷者監司之本故大學首篇極論修齊治平之道而揭其本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伏望 皇上正身率德以道脩身以身取人則內而輔弼九卿外而監司守令皆得其人矣王道之成何遠之有

三途並用議　　歸有光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　國初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通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為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

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為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為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為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為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　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遂為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　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為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為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諸憲衙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為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管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　祖宗之制非

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即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　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以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買馬空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閡

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為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為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　先朝如尚書徐晞知府況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蓋　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

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譾譾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慱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苦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為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為非大破因循之論者　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効也謹議

三途並用議

李廷機

天下之才譬若馬然有上中下乘馬上乘不鞭筴而自千里也下乘雖鞭筴之不前也若夫中乘則在乎鞭筴而已夫才亦何異于是今世談用人者越拘攣之見則莫不曰三途並用然而未睹乎並用之效者何也毋乃于鞭筴之道未之究也其當議者有五一曰議銓以公其用二曰議舉以厲其氣三曰議考以服其心四曰議任以要其當五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今銓人大都進士則畀以鉅者繁者中土者科貢則

畀以小者簡者遐陬者而愚以為夫豈無進士而不宜于鉅繁者乎夫豈無科貢而宜于鉅且繁者乎矧遐陬之區多稱難治如之何輕畀之也胡不均而用焉進士而不宜者即處以小者簡者而不為故抑科貢而宜者即處以鉅者繁者而不為故伸至于遐陬難治尤慎選以往惟視其才之所堪而無所膠于常調則除目一下而天下之才已爭奮矣故曰議銓以公其用也夫三途之格業已然矣使進士而無別于科科而無別于貢則天下誰復應進士舉者今欲混

然不為斟酌其勢難行即行之而不可以久愚請詔廵行使者一以推轂以十分為率進士十之五科十之三貢十之二令笋牘所列率右進士科寥寥而貢又甚無是以士非進士往往以格自限而不思振拔誠令科貢得與進士分牘而列誰甘自棄者故曰議舉以厲其氣也令監司使者之考群吏也進士稍稍能其官于上考矣即不能猶庇之科貢一不當寘下考矣即能猶抑之如是而何以使人心服而彊為良吏也毋亦令監司使者一秉公道惟視其政之何如

而署其考不得操成心有一以軒輊于間夫然後居下考者亦曰上之人未嘗薄我而我自棄也各自咎而無所觖于上故曰議考以服其心也秦之法任人而一以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罪之以其罪誠大也然一以任不善而任之無罰則亦何畏而重其任也我　國朝故有連坐舉主之條其後吏部虞于責備遂廢不行至倪文毅斷然行之參究如制時論翕然夫使任而善者賞任而不善者罰有差則誰肯輕任人者夫惟不輕任人而三途之中賢者不患其不任矣故曰議任以要其當也究之則在乎撫按公則其視天下才皆公家之役也何分于三途撫按明則其别天下才若衡鑑之懸也何患于眩亂夫以一方之吏至数十百人而主之撫按二人耳擇一人以綜覈数十百人此之謂提綱挈要操術約而收功博計莫便焉故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也嗟夫古之取士如管夷吾舉三盜秦穆公用由余彼盜賊下人夷狄異類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非矧三途士哉即如　國朝黄福以貢士進楊士奇以儒士進胡

儼以舉人進士何常之有遇以庸衆人彼將庸衆人自為也遇以國士彼將國士自為也故愚以為三途並用之法誠行而酌于愚之所為五議者則亦庶乎以網羅天下士哉

三途並用議

周應賓

蓋聞立賢無方古之制也故士或釋版築而相或投綸竿而將或枉弓旌于畎畝或設爟火於檻車其他胥郎牧豎小吏降胡或以階牧伯而享茅土無亦惟賢是舉耳寧以途限乎哉　祖宗用人亦無品流之限以故進士甲乙之第庠序之貢與夫經明行修賢良方正之科富戶老人之舉莫不方軌而進並轡而驅其以雜流登台鼎者往往而是所以弘薪槱之道寬網羅之目至善也今勢格而不行矣無論以他途

進者視而不得升即如進士舉貢皆所稱文學士也徒以一日之短長而為殿最者耳然而鄉舉之視進士也高下不啻倍蓰歲貢之視鄉舉也高下又不啻倍蓰即有弛跅揮霍之材曾不得比肩而進豈科目之限士乎抑士之自限於科目也往者　廟堂建議以為品流不足以拘士於是有三途並用之法仍為之限大約進士之舉也以三而貢舉之舉也以一於以廣勵賢士之途其法誠是也然進士之以循良稱者薦剡不勝載焉既格於數而不能盡舉其諸科貢之賢者堇堇耳又束於數而必欲取盈焉即俛而得之者亦復俛而失之當事者稍稍見其不便矣愚以為三途並用可也必取盈於四分之一不可也何以明其然也十步之內必有茂草況舉貢之士鱗集而輻輳者何限其間懷奇抱碩庶幾乎大受之器者豈緊無人必右彼以左此則豪傑之士得無有屈首而喪氣者非也然制科之士多抆拭嚮往之思而舉貢之士多日暮途窮之慮非惟志向不同即精神智力亦多不逮矣故制科之賢者十常八九而舉貢之賢者十常一二其勢然也必裒彼以益此得無有倖進

而濫舉者亦非也無亦惟其人不惟其數乎蓋設官分職將以熙庶績也非以充位舉賢選能所以勵庶官也非以備員其人誠賢無論制科若舉貢咸所當舉也其人誠不賢無論制科若舉貢咸所當斥也有則多取之不病其為羸無則寡取之不病其為乏以才之有無為舉之多寡而不以例之多寡為人之進退則賢者益奮不肖者不得以苟容海內之士莫不淬礪竭蹷以企上之舉而理道張矣

廣效論　　　　　　劉鳳

夫政之體則廣大惇厚以含覆四海弁包兼容無所遺棄矣然容覆者其量則然綜覈者其實甚辨所以能舉匡俗庇民之業尊攘奠安之功必其竭股肱之力極才智之用詳圖議之備忠篤之慮未有無所事而端拱視之者也論者徒羡道化之成而笑彼卑卑施於名實夫名者所以命事也實者所以定名也故事必據其體以命名名必槩其終以考實使名而無實是削棘刺之猴懸承影之劍利則利矣斷於何有

巧雖極人工而視不踰目亦誰能覩之哉故云以素緣素孰知其質以纘純纘孰見其飾今以不可稽驗之跡而冒其名以空虛之名而建以為治此事之所以不立玩廢之所由來也將至於荒怠流湎何以暇為治哉且人之情豈樂於是操勵勤恁戒恐勞仄而不放逸其體盤辟其容姑以淫從其欲而顧俛焉日以自勉者蓋自上以下各有分業雖一事之微苟不得其理則壞亂而弊不可勝故工相與居肆而相勉以巧農相與居野而相勉以力作士相與修習而相勉以敎行吏相與圖治而相勉以忠公未有崇之以虛聲以飾美光炫燿侈於俗且群然應之遥相煦嫗以為是足以名當世而彼且泰然自謂天下當無復議者籠機詐以長浮誕肥驕蹇以廣淫誇挾無行以恣陵騁在先王之世是以為不軌而首誅者既不能舉刑書而覆實之反以清言者為文吏親事者為庸俗在位者悉牽溺於文辭而不砥修其常秩其始以匹夫之細行能動王公大人折節與交遂使狡猾之民得以翱翔瞻顧稍復持風刺相為賀亂間者寄請

以私其利內外或知其然而已爾容接懼相連染卒之不可若何而猶不敢顯然自絕也嗚呼殆哉殆哉且昔之談士陳天下安危利害而人主爵之韓子猶謂之素賞素實行於朝而力政之臣息於位居其位而功伐不足自列於民詩人譏之素食素餐於上而分業廢於下故事不稱其祿豈惟坐縻縣官而已夫雕軒文駟之飾貴則引重伏軛之材賤芝醴膏玉之饌進則芻菽沛齊之享徹詘能飾譽之士顯則精理論功之徒斥縱恣酣荒之習開則苦躬刻志之議

格勢則然矣今之列尊望厚無以不從也勢利位專無以不兼也其力豈顧不能轉移運動弛張在已旋返立致措天下於属嚴廉切之治哉猶之不可也何者優游之化難遽施以威烈積安之俗未可語以危殆汰後之餘不能裁以矜厲故朝舉一議則持以為非典令夕建一事則難以為不應格黜一人則恐其以為去所不樂進一人又恐其遷非次也有所改革則疑以姑務遵養何紛擾為是以委於人情之所未堪憚於循襲之所難變雖至越亂也大無章也極滔

濫也持計者猶曰可少安此浮沉者得以自容隳職者得以覆匿將日甚一日賈生之所為寒心者其殆是乎苟按公法而盡行其意則凡其身無任於上而有爵服者可盡去也任官而好作名譽不以治為本者可盡去也受事而長引談游不以吏為師者可盡去也背公植私厚交士以為恩而高自措者可盡去也寬閑曹署領者數人簿書不報期會不聞者可盡去也邑聚卑小丘乘寢削牧典瑣冗課計虧度者可盡去也操彈失理綱條疎闊舉措不衷者可盡去也

雖督責太甚近於煩苛然漸以施之則懦者可立柔者可強弛者可奮庸者可激故深言切慮若重有所割裂裁制而實非拂戾於世傷害於物何疑今之不能乎且底績之誥虞夏之訓也三載考績商周之道也與其惛惛不辨庸庸無所取者與之適時變濟盛治將何所取裁也哉若夫巧於營構善於彌縫歲計而寡功矜伐多忌譬諸墨子之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是雖巧於為鳶而拙於為用不若椎輪可以致遠且無三年之費而有終歲之利今之才賢智

諝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其始既簡之不精故進用大易技者恣橫弱者冒墨逮厭足其欲而後去復繼以空餒者取盈焉其卒汰之不密故罪以倖逭姦以竊貸免罷既僥其孽復作必若澄汩簡清精措光藻知人其難稽練性表考課之法若畚夫之去草尚庸有瘳乎

考課議　王瓊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令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即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陞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庶為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　覲定黜陟如此朝　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策八用人　王世貞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即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為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為他曹以顓之也九卿為將軍矣太尉為丞相矣而不為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　國家於內為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於外為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即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贖稅雖斗斛弗敢顓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頫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縶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為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

意而明日爲髡鉗短後之衣蹩躠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略於求治者也故巧如羿戾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爲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爲之裁節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入以補其闕撫臣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爲之增秩賜金璽書以

作其勞者秩滿而爲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塗毋顓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互矣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　高皇帝競競百折而得天下今使雕虫之士從容而蠹齧之而不爲之防吁可慨也

直文淵閣諸臣表序

鄭曉

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　高皇帝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尚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其官某雖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　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黃淮胡廣楊榮

楊士奇胡儼金幼孜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欵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內閣也自解始也已而解出爲交趾參議胡爲祭酒文簡下詔獄文穆早卒楊金三公事　長陵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　獻陵復設公孤西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

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掌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安以卿孤入內閣餘皆修譔贊善通參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先是內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瑛以干請諸司出山教小內使書瑛為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淵為工部尚書不獨解與胡也其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中書舍人也文靖戶科給事中也文清監察御史也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冊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　列聖嚴於防奸而廣於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多效職三楊祭合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消弭讒隙文經武緯內戢外寧四十餘

經濟文鈔

年號稱平治　昭后既崩　裕陵親政一時五相才器尋常權歸奄振國社幾搖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強者恣睢弱者翳默或陰主邪謀或曲從容旨　儲宮易位官賞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削逐臺閣一空自是輔臣乍進乍退恩數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戟邊隅者南陽既斥復留最專且久造滕陳謨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叢成化間文憲文毅事關綱常扣閤力諫時值佞幸請劍行誅弘治初年大奸距脫海內欣然宜興洛陽端靖寬綽長沙餘姚文雅諒直　太陵晝接再三虛懷霽色勵精訪落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為富兵以溥伐為威刑以緩死為恩仕以驟進為耻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芳宇本衣冠之盜廁跡禁扉數年間濁亂天下新都守正應變綽有餘才碩果尚存巨川攸濟雖　大禮之議未協　宸衷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　今皇帝龍飛虎變獨秉乾綱輔臣仰承休德夙夜匪暇皆能賁飾絲綸興剬禮樂

豈非牖巷之遇賢於夢卜都俞之風幾於獻替乎茲
表直文淵閣者凡若干人擇其尤者入名臣記餘皆
略次其行事以備覽考云爾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議　茅坤

或問唐貞觀間詔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其三王之
盛已乎曰然宰相者權天下之政體者也諫官者持
天下之公議者也三王而上宰相不專設大略並以
六卿兼公孤之職佐天子以論道經邦於上而諫官
亦無定員傳記所載瞍誦瞽箴士傳民語庶人補察
姻戚規過外復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甚且道人以
木鐸徇於道路雖百工技藝亦得執事以諫故曰匹
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此可見當時上

下一心內外一體所以君無逸德朝無失政而所致
大猷之治以此也漢以後設左右丞相後又獨設一
丞相大較與今之宰相等武帝則又別設大司馬大
將軍及車騎將軍等職而丞相雖稱非封關內侯不
得拜然王臧衛綰翟青李蔡石慶劉屈氂以下特伴
食而已甚且數以罪誅而田千秋得以一言之間擢
之而公孫賀則又聞天子召拜流涕辭謝不願當印
綬光武中興一切功臣不以與是時諫官止有謁者
及光祿勳與議郎等職亦未聞有額設也魏晉而下

始設中書省及開府儀同三司平章事等職列為宰相其職始專重而貞觀年間房玄齡杜如晦並相王珪魏徵輩獲以諫官慭大政當時太宗既以英風大略不世出之君而宰相與諫官又皆並起草莱奮矢石以定天下語所謂上下一心内外一體故史稱貞觀之治與商周等而自此以後寖明寖昌其風不可復見矣惟宋仁廟時庶幾近之宰相若呂夷簡晏殊杜淹富弼韓琦范仲淹文彦愽輩總機務於上而諫官若孔道輔王堯素蔡襄余靖歐陽脩唐介呂公著

等以明諫諍於下及考歐陽脩所上章復諫官劄子則大較當時名為納諫而景祐中仲淹以言宰相夷簡貶皇祐中唐介以言宰相彦愽貶其後㒵中復呂景祊趙抃范師道韓絳輩並紛紛坐忤宰相攻訐出逐則其言雖或時納要之並繇中書省以按行於外而臺諫諸臣數得以補闕拾遺其間要之亦不及唐貞觀時故事一切政體互為慭酌調劑而行猶有與同輙及對仗彈劾而宰相待罪天子且為霽威以從之故曰貞觀故事三王而上之盛而降及後世不易

得者然愚則又有一說也唐貞觀時王珪魏徵雖位諫官而爵位朝慭並以開國名流三品以上與房杜鴈行相次若宋以来間按司馬光諫院題名記所稱官特七品故稱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宰相曰是諫官曰非與宰相爭是非者諫官也然則慭之貞觀不無少差矣況在當時所須諫院及殿中侍御史之職非若今之舉進士稍由讀書中秘或歷中書愽士行人及推官知縣等職即可鱗次而補也大略並以明經學古歇歷中外負當世

名公碩卿之望者始得與選故孔道輔而下章奏所傳並可與兩漢書疏相表裏而與日月爭光者也竊觀隆慶以来言路頗開其間獻納忠直蹇諤者固多而妄為摭拾浮沉者亦或有之甲可乙否旦黒暮白甚且内託中官互相排陷稍出公議指為朋黨而二三年間情尤孔棘矣嗟乎得非古之所謂讒說殄行傾覆邦家如漢所稱江充郅都息夫躬公孫禄之屬者乎有一人焉獲同宰相入閣議事焉知其不為諂訛不為貝錦上以熒惑　天子睥睨宮掖而下以混

淆善類濁亂王室者乎繇此言之則是引諫官以共
宰相持衡者固為盛世之典而惟選天下明經學古
救時行道者之賢必其舉震四海望擅一時而又深
沉彊毅難進易退者不然倣宋所別為制科及如司
馬光所稱十科取士之法或及稍備三科五科以上
者始得首署諫院及殿中侍御史之職或五七人或
八九人始得入閣議事他所散列給事中與試御史
照常點差隨事建言大略臺諫入閣議事者既係資
深望重或得倣宋故事即許次補兩制並固所以開

天下之言路以持天下之公議亦所以慎天下之妙
選而不至淆天下之國是也不特是也宋之左右正
言及兼知制誥等官非天下第一流不以與而集賢
校理說書館閣諸臣或稍稍內外相参大略並繇公
卿舉以自代而異時稍有不稱者併罪舉主並又漢
唐以来時時行之而頗有明效者也試以質之博物
洽聞之士而剸决焉

兩京典銓論　　鄭曉

國初中書省統六部省有左右丞相中山武寧王以
國公領丞相充大將軍統兵四征不預省事李汪胡
相繼為丞相十三年間李病乞致仕去汪謫嶺南道
死胡坐黨死於是罷省丞相而　詔六部都察院通
政司大理寺名九卿頡頏理務吏部尚書實冢宰即
天子之相也故我　朝文職至六曹極矣洪武中吏
部真試署尚書二十七人僎公斯召自山西叅政入
吏部為尚書始不隸中書省當是時　高皇帝開天

治人求賢為急雖富民稅戶與皂皃徒苟有才藝並
躋高華吏部受成將美日不暇給永樂洪熙宣德間
蹇公為尚書者幾三十年內贊宸謨外康流品疇詢
密斷莫敢侵官蹇公既輟部務新安代之望輕寡學
始開保薦之途寓請寄之術以故言官張子衫練綱
林聰輩相繼論列循職分者則曰虞咨百揆宰統百
官輒假推轂徒增寵斷況識面呈身勢難植立叅交
曲暨情易阿私附要津者則曰唐以明揚周以推讓
專任銓軸何異望書況耳目有限未易周知色狀故

存竟為文具議論既多政體旋革間稱得人類多失實正統以後太和鹽山始同房杜終效蕭曹秉政懸公官評清允繼之李崔姚尹或方毅守文或敏達應務雖有煩言亦能稱職弘治初逐豐城而起三原三原素負時望群情欣悅盧氏金陵鈞陽並稱名碩以故四五十年之間朝多壽俊之臣野無廢錮之彥士修端靖之節人懷競躁之恥吏鮮苛黷之風民懷樂利之澤洋洋乎蔚蔚乎有豐芑棫樸之化焉正德中邪正雜進淆亂官方尚賴遺老共濟時艱　今皇帝應期紹統光蒞寶極知人哲於放勳額俊勤於神禹管㨿不遺瑕瑜並畜慎重名器未嘗一月九遷收攬才賢奚啻拔十得五今表典銓尚書凡若干人自滕公毅至蹇公二十九人官南京蹇公至今官京師稍詮次其事為傳其表著者語在名臣記中

史官論　王鏊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　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六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異姓諸侯傳序

鄭曉

我朝䄂起淮甸旋定江東收拓疆宇統一華夏滅漢之功為最取幽燕次之次汴洛秦晉齊魯次吳次閩越次蜀又次滇南當是時功臣封者食租衣稅雖不得分土臨民而鐵券寶綸天盟廟授追崇之禮過於商周世宥之恩寛於漢魏矣　高皇帝撫運開天刑用重典藍胡詔誅鋤萬數相國滌於縶蕭將府嚴於誅越豈非功高過大疑積釁深人主即欲包荒法吏致其深詆寵祿浚剝宗姓殲夷勢運然也況革除之後輝祖以守義釋囚景隆以負國淹縶江陰失律遼西長興喪師真定越嶲安陸之流乍承收復終歸泯隸故其存者魏西平武定三家耳　成祖靖難以九門壩上白溝滄州藁城夾河靈璧七戰論功已而坵驅殘虜南縛交酋西靖羌番東捕倭韓舊恩新績降胡厮養往往登封洪熙宣德文教漸張九伯皆特棘欵塞合騎從征頗稱不僭正統景泰天順間醜戎猾夏奸黨貪天已已丁丑剖符益衆未幾誅奪存亦無幾成化時國家治平屯細柳出居胥雖師律尚嚴而檢覈多濫以故傳世者鮮弘治熙熙慎名與器封者無聞焉正德間汨廢典章黷濫極矣　今皇帝洗滌乾坤光復　祖憲　登極之詔首録擒反者宸濠功已而秉　睿宗禋顧瞻忝侑悼念元勳興滅繼絶五姓續封於斯善述若乃外戚恩澤封者洪武永樂未之前聞增壽雖　文后介弟顧靖難密謀殞命廷闕　長陵悼念子封定國至　獻陵即位杲始以　昭后恩封　裕陵又封杲弟昇自是進紀褒申更相援引　今皇帝若曰營丘以鷹揚裂土建成以馬軼受盟后家封爵　皇祖未有典制魏定封公雖緣戚里實開國靖難佐命功臣彭城惠安軍功居半可世如故他皆宜華徒以　先朝恩命録之且終其身自是廢陽太和皆罷封稍稍陳乞或得都督都指揮指揮云令玆　累朝封者公十八人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人王一人外戚公一人侯五人伯十一人凡二百七人乃今世及者纔四十四人其以文臣封者公一人伯八人不得嗣者乃七人略考其狀世次為異姓諸侯傳令後世得覽云道德勳庸最著者録諸名臣記

經濟文鈔　異姓諸侯傳序　玉屑齋元板

揆勢論

劉鳳

天下安全而無患者三代以下未有若今之久者矣豈惟曆運之所當值得天立統與前代異故卜年遠哉要亦制度維繫深於萬世使天下若一人之身運動由己無偏廢躄蹇有所不舉若良馬一節不用則不能千里矣故磐石之安由下址之固厚今置之潟淖歆陷即磐石能不震凌哉夫古之建國之制莫詳於周後所損益千載不能違也獨文武之用不能相一是以當二祖闢造之日戰伐居多故重武功而武

爵特崇不徒禄以世及而職任亦相襲雖古之有功者銘書王之大常祭於大烝賞地無國正未有若今報功之重者矣然古者猶譏世官獨今則不然以歷世熙皞　明聖紹服賢輔忠佐宣翊規亮默有所裁康謨密畫秘不可知所以消偏重之勢為未然之防有出於常度之外故雖守府之憲信若四時無所損益而寒暑之氣陰有推移不見其變動之跡也武爵雖盛而文臣猶操參制之權動必謀焉不得恣所欲為故雖有驕驁不慧狂儒恣睢昏狎流衍放命專驕

旋亦削奪之又考第其才行而後受任小懲大戒時一加焉是以稍有知識者皆知所勉況其有英發廉智之才未嘗不出其間乎然議者時謂寛網疎目恩流太過且漢以酎金失侯者多矣酎金細過也失侯重罰也以細過而施重罰況其有甚焉者乎若河間獻王之親賢於漢孰近乎而子平城侯以恐猲取人鷄免故恩未嘗不隆也而法之密如彼今則雖冊書猶在而延賞無斁其身雖罪隸而子孫之蔭自若也罰不幾大緩乎此所以輕犯長惡侮慢不懲爵已濫

而恩過官愈冗而食浮且二百年以來未有文臣而敢干紀者此非必皆能伏死不貳顧亦制之盡善有以使之彼武臣而背逆者時有之矣何恩之厚而不懷且輕其誓命而不顧也故抑裁之宜變通之道必當以時消息之未可旦夕忘也若今文臣則已重矣使者旁午於道古者作監於方伯之國殆未必若是專歟漢之繡衣直指纍公子之流威重外操太阿在手務在搏擊然猶時一遣之今則歲易其人使得老成重厚持平者豈非幸歟其或倚法而刻謂前者未

工繼者益甚求之愈深則擾之尤劇以此為風裁以此為切直權力既盛則莫敢相撟威厲太過則過失不聞假能虛已訪咨兼覽博納延采風俗去太去甚無所偏執然猶時有所蔽未必能盡得事情況其矜已自用剛而次骨郡國何以堪之哉且既付之以操彈則在位者畏之專之以考覈則郡縣畏之任之以法理則閭井畏之乃獨重其任而輕其秩新進喜事者驟而命之惟其所為無復糾正恐非所以防壅而無作威福之意乎夫連内外之屬同遠邇之勢使者

奉尺一而馳天下耳目視聽惟使者指而無敢萌他意此其為操制臨馭維持固結經遠之計即古者十二載巡守又以其間衆頫殷同無歳不征之遺意也是以天下何變之敢圖何謀之敢慮顧以莫重之勢而不慎於推擇此草野之所歎息也然推擇之術奚獨此患哉古之用才不出一途而所以待之者亦相懸殊故有循次積資淹遲歳月而不離卑冗者有誠效已彰練習既久而後受任者有按擢異等超越常格不詢於衆而遂登用者益下才固所不論而上者

亦未可遽得故試而後授此其常也夫一事之任付之不得其人猶有所害況民社之重白面少年一旦付之豈非盡以顔淵子奇望之乎則何才若是之易也若未可必知其才何不愛惜而遽使其操割傷劇乎如往時始進者皆授以尉簿而已其以資任及府史之屬固有智諝敏給不於其類者必保任而後命之亦無慮於棄絶也其任之者亦必使之相坐則人情孰肯輕於自為哉且尉簿雖微而以臨於民上其可濫若斯之甚也近時雖有所裁然裁其任而不審

其授抑官豈為其人無所置之姑慰其望乎則何不以閑秩優之也此固其小者無足論今世胤驕豪不聞金鼓之節蒐田之訓自好者或竊議詩書消志喪氣脂韋儒兒士大夫廣植私譽比黨阿意憎嫉好進無羔羊素絲之風文愈勝而實衰流方潰而不可止且苟於目前不顧忌無感槩立義敦尚廉節獨行者勢之所在則朝暮焉事之婦寺不若勢之所去則凌蹴暴虐酷遇之深文巧詆鍛鍊周内者必當路之肯也或有姦如山而不問盜賊克斥游俠交横罷民構

禍務以姑息為寬大者以非當路之所急也市虛名以徇羣小枉直繩而逢意向厚欺謾而竊求媚任撟誣而甘背誕私自恚而滅公上往之吏不善於治者掊克以取貨焉爾矣今之吏善於治者鈎擿以為名奉文案以為職論當以為績善事上官以為考最才倍於昔而事愈繁廉勝於昔而民愈困政嚴於昔而下不堪命法密於昔而偽妄益作政張之已數而愈不能相救風厲之益切而趨不可復返故天下之勢似已治已安不足復慮而隱伏無窮獨竊過計未可謂盡非也

明教論

方孝孺

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盡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為之之具素備能使以不成才為病不若人為耻各思勉為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胥族師不責之以孝弟婣睦則教之以敬敏任恤其本固已善矣及其漸升於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為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具芻牧之場被之衣冠而納之郡邑之學終歲朞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膂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為之為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祿位為得計莫不相勉為恒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故善立

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沉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狥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茍因其所固有而教之其成才也奚禦

國朝名公經濟文鈔卷之八

武林後學張文炎校輯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議

萬象春

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一本懇乞修舉　陵廟曠儀以光　先德以垂典制事切惟　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典祀典之起實由於人心故質之人心而有不容已皆祀之不可廢而聖哲之所必舉者也矧事關陵廟情屬親親在　列聖容有歆為之志而　陛下當有善繼之圖者乎臣所議於今日者有二一曰革除之陵廟宜復二曰　景帝之廟號宜尊臣請得言之洪惟　太祖開基　成祖定鼎　列聖神功巍巍莫尚矣然自　太祖以后　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有　建文君在乎既緣靖難兵至避位自焚延迄于今祭享無聞陵園不治行道之人欷歔歎息臣嘗傚往牒當　建文君沒　成祖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塟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當其時固未嘗不陵不祭也乃今　令甲所載止　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　建文君不與焉茲何以故豈　成祖許

之于先而所司顧廢之于後耶亦異乎　成祖至公至厚之人心矣　國家修明典禮凡前代帝皇有功德於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于其陵而矧稱帝皇建號撫臨臣民至四五年首為一代嗣統之正者乎又如革除死事諸臣我　皇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令得祀于其鄉通又允言官之奏凡諸臣坟墓苗裔咸家修治恤錄而為之君者反不得一坯之土一勺之水且天下人心腕然而深悲也似宜　勅下所司即其原葬處所立為　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　上尊謚以表追報之隆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此非臣等今日私議也當在　成祖時既葬以天子之禮必宜享天子之祭既享天子之祭自當復其有天下之號詎特天下之心固亦　成祖之心也而何顧忌之有與至于　景皇帝之事則又異矣土木之變　國家岌岌乎幾不可保　景皇帝奉　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倚任忠良克戡禍亂卒至鑾輿反正　宗社寧謐　聖子神孫所以晏安坐享全盛之業者　景皇帝之加豈可誣哉迨升遐之日謚

號葬祭率從貶損蓋一時軒輊之勢耶然而實非人心之公與國典之正也以是至　憲宗純皇帝時特允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先靈顯赫亦既足以述先志而昭往烈矣然而廟號未加陵制有儉生有安天下之功而崇報不稱沒宜享天下之號而物故未彰其于國制終屬缺典臣等待罪該科每見太常寺歲祭題請祭祀其遣官行禮諸陵皆同固未有隆殺也即如前歲　駕幸山陵行春祀禮臣象春忝扈從之列見我　皇上于　景皇帝陵躬為致祭誠重之矣乃其祭與諸陵同而其制與諸陵異雖致祭于陵而不得祔祭于廟仰窺　聖衷當必有缺然于茲者矣似宜遵照典制俻加尊謚仍恭上廟號昭示無疆其陵制隘陋尤須亟為恢改如以逼近恭讓皇后陵勢難展拓第就其見在殿廡門垣等項稍加宏廣仍量陪寶城增建明樓以稱帝者藏衣冠之地至于恭讓太后陵亦宜一體修治俾得嶷然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沒世之德其于　陛下繼述之孝制作之隆豈不有光哉夫臣等于建文君止

議尊號而不敢更及廟號　景皇帝業以帝號稱矣而後以廟號請者何也良以進建文于　成祖之上則倫序匪宜而位于　成祖之下則君臨失次夫是不敢妄議若　英廟之于景皇帝兄弟也其正位大寶殿　英廟先而　景帝後也昭穆所在既無踰越之嫌而功德比隆亦無偏廢之禮臣等切以為廟號之不可不立者以此如以為進一廟則當祧一廟關係重大卒難輕舉合無止奉其主藏于祧廟惟于歲暮祫祭時出其主于　英廟之下則親親尊尊兩不妨碍矣　景皇帝係　宣廟子　宣廟既以奉祧則景皇帝亦屬應祧之數天意人事有適會于今日者仰惟　聖明在上盡倫盡制百代一時殷禮肇稱于今有待臣等敬循職掌輙敢冒昧上言伏乞　勅下禮官詳加酌議上　請舉行以慰人心企望之殷以垂一代經常之則臣等不勝悚息俟　命之至

遜國記敘　鄭履淳

嘗觀詩書所載家國興亡必有其自蓋天人相符非幸與不幸適然致也三代而下一統繼世惟秦隋自速敗秦之暴横隋之奢淫亡非天也讀遜國記竊怪建文君無一於此何以遽亡　高皇帝再造乾坤功德光三代陵土未乾材臣宿將猶存邊隅無故宴然啓甲成康之舊　文皇南來忽於破竹何也人咸咎方黄謀國之疎或曰漢文天授少帝雖輔以伊姜亦胡能存然歟夫天與子後嫡長未有善繼者湯傳孫文王舍伯邑考扶蘇終上谷漢惠無嗣隋殺楊勇唐宗由秦王宋至孝宗始嗣太祖　文皇亦然天之定命自古識之矣建文君臣何尤乎居升之蹠禍迫於鼂錯信乎天也天有所與孰能無廢翁故考之編年參之野史為遜國記以備遺缺傳曰鑒於后羿而用德度經曰勤用明德庶邦丕享作者意也

遜國臣記

鄭履淳

高皇親賢好士砥礪英豪雖戡亂尚嚴威行罔貸而氷霜雨露實均造物之心天下鼓於向往建文繩武敬體益敦人重名節士惜廉耻試觀革除遺事當時死義之臣何多考書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也　文皇仗義周公師陳江上金川不守本　高皇帝親嫡子。豈易姓比。况英毅豁達。遠邁建文。使智如管仲。以忠　高皇者忠　文皇。他日齊名楊蹇。亦無不可。胡乃甘飴於赴鼎。取適於捐生。宗嗣奄滅而守不移。朋屬既殲而心不動。精金以百煉益勁。長河雖萬折必東。壯烈泣鬼神。血誠貫天日。方陳綦鐵之節。尤為皎皎。而周景諸公。相時委曲。終完大義。他若知名無考。有迹無名者。不可勝數。又寧無名迹俱泯。詩不見於蛾眉。幾豫決於色舉者乎。盖自推戴留名外。人人首息豫讓矣。此其浩然天植。夫豈聞彼伯夷古稱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臣竊謂　高皇作人之化更為過之書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　高皇變夷為華誕敷文德茲方三紀而養士之報若此自是以後四十八

年乃有巳巳之變去戊申八十餘年德教愈深宜有文丞相李侍郎者光我中華盛於建文可也於時死綏授命之士寂無聞焉豈人不古若遼大相異乃爾耶夫平時危言㮣行與臨難抗節死忠其致一也巳巳以來又百二十年廷臣危言㮣行固多可表求其格心善俗歷歷如漢長孺唐韓休宋田錫歐陽修者殊未易得即得之未安於位也度之濟難槩可知矣嗚呼人才關氣運之盛衰士氣係人才之隆替翁故詳遜國諸臣以附名臣不惟彼之不可泯亦見此之不可忽有風教之責者庶其感動於斯也

玉牒事宜圖說 玉牒以帝統為尊此不易之論　嚴嵩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內閣題玉牒事宜臣等為照玉牒紀載宗支以垂萬世係朝廷重事其制不敢不倍加詳慎其舊牒內有事當釐改者理合開具上請臣等看得第一冊內例有總圖備載　天潢世系於首所以表　帝王之統合同氣之親也切因世代未遠人數未多有紙一面列書代氏而以硃線各係所出之子孫於下但近年以來　宗派蕃衍已倍於前其數不下累萬茲仍用前制不惟紙狹不足備

載而字跡微秒硃線紛亂難以尋檢不無遺漏混淆之弊況將來　天支萬代愈難增續臣等竊意略倣古史世表之法以橫格分代數而列書其名氏於上其各派所出子孫則從而遍書於各派之下庶世次不紊一覽可見仍餘下方以俟後來增入臣第又思得玉牒之修當以　帝系為宗統其中有雖係長出但不有天命位在藩封如　懿文太子秦晉二王不敢以加於　成祖之前又有雖係長出但既殤而追受封號如悼恭太子岳懷王哀冲太子惟當以冊內載之不敢列於圖之前俱所以尊　帝統也其無可妨如穎殤等王則仍書之又壽春王　熙祖之長子　仁祖之兄也南昌諸王　仁祖之長子　太祖之兄也俱在　太祖有天下之後追封為王今靖江王則南昌王之後也以　太祖之聖子神孫視之則有堂從之分舊圖以列於　帝系之前今移置本支之後亦所以尊　帝統也以上諸事皆因舊圖而少加釐改謹著為　帝王世系總表一冊上進奉　御批畢不可先尊亡不可先存著照今擬用

郊祀論　丘濬

臣按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各從其類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必與社對天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為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為瀆亂厖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

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於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為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我　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為南北郊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　宸衷復為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群臣皆各為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　天子躬祀天地

而以　祖宗配享分命群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享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

郊祀議　　季本

郊者天子所以祀天之祭也兆於南郊故謂之郊劉原父曰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商人以建丑為正周人以建子為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是以歲首之月而郊也歲首之月而以郊先焉禮莫重於此矣故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之百神則六宗於此禋焉山川於此望焉群神於此徧焉六宗者日也月也風也雨也霜也雪也星者日之類也辰者月之類也雷者風之類也雲者雨之類也露者霜之類也冰者雪之類也六者各以類從皆成象乎上而當尊事者也故曰宗山川者五嶽也四鎮也四海也四瀆也各以其方類分而又謂之四類皆成形乎下而可想見者也故曰望群神者寒暑五行之帝皆陰陽氣運周於四時而迭為主宰者也故曰徧此皆天下之貴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是蓋天地之貴神而合祭于類上帝之中矣凡神之成象成形者皆地氣之所為也各有主宰焉皆謂之帝合而言之總謂之天

郊天者掃地而祭地未有不與天交者也地與天交而後可以名郊蓋地雖與天為對而主宰乎大地即天也故凡大祭天者必有地焉於經則恒總稱為上帝而已以魯事言之卜郊不從猶三望魯諸侯不敢盡同於天子故殺望於三是郊之兼望也又祭義言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郊之兼日月也雖其文不詳然即其兼望兼日月而觀則非單祭天也此可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矣豈有地不在中之理哉第以周之歲首在子恒以子月郊天而郊特牲遂以郊為迎長日之至周禮亦以冬日至祭帝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示於方澤之說蓋得之傳聞而失其本意耳果以冬至祭天為定禮宜乎應節即郊矣而日常用辛則郊祭豈為冬至而設哉若夏至祭地之說亦別有因蓋天地之祭有分有合郊天之祭大合百神也其餘則各因其所專主而祭之其名為祭帝矣故四立之月迎四時於四郊而中央為后土即社也郊社之禮皆以稷配故社為社稷其專位則國中祭則當夏秋之間周之孟秋建午而大社恒直其月故

禮家因以夏至為祭地而並列於天殊不知祭地本與四郊列為五帝未可與郊天相對而同其大也然以其主宰而言亦得謂之上帝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一歲之中分祭之目蓋不止此但為召和氣而祭者恒於郊為養萬物而祭者恒於社如四望亦附四郊之兆而山川丘陵墳衍則各從其方是方望之分祭也又如建寅之月則祈農事於南郊月令所謂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既祈農事則及先嗇周禮所謂祈年於田祖是也建戌之月則報成於方社

月令所謂季秋祭獸於四方是也建巳之月則雩雩則祭風雲雷雨左傳所謂龍見而雩是也建亥之月則饗饗則祭霜露氷雪月令所謂孟冬祈来年於天宗是也建卯之月晝則迎暑而當春分之日則朝日於東郊周禮所謂仲春逆暑祭義所謂祭日於東是也建酉之月夜則迎寒而當秋分之夕則祭月於西郊周禮所謂仲秋逆寒祭義所謂祭月於西是也凡此分祭之貴神皆專主一事之帝也而五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穀司寒八蜡諸小祀不預焉其國有大故

以其所主之貴神旅聚而告祭焉則謂之旅在周禮或曰大旅上帝或曰旅上帝或曰旅四望是也旅非常祭也祭不欲數亦不欲疏各順其時而已矣夫事有大小時有先後豈可槩施無別哉記禮者往往承傳世儒迂腐之談參雜當時僭妄之事附會其言以罔後世苟非揆諸義理亦將何所折衷哉姑以一二事明之雲雷霜露氷雪皆天之貴神而生物之功不能舍此以有成也然周禮不列其目至孟冬祈来年于天宗正主殺物宜為祭霜露氷雪者而註家乃謂

祭日月星辰夫日月已有春分秋分之祭而星辰則各以其類附焉可也乃又於祈来年時祭之則於日月星辰之祭何其數而於霜露氷雪之祭何其疏邪且司中必掌善惡者司命必掌死生者皆歲終畢祀之小神也周禮乃以列於風師雨師之上而註家因指為二星之名謬誤亦甚矣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蓋謂天子巡狩而類上帝則以其先王之有功德於一方者配之豈以郊天配后稷之後復於國中有一明堂之祭配文王哉則禮亦黷矣月令季秋之

月有曰大饗帝説者遂爲祀上帝於明堂是不察於季秋無饗帝之事也蓋其下文云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嘗豈季秋之祭哉竊謂嘗當作常正以大饗帝嘗是孟冬事或即指祈来年于天宗而其常用之犧牲先於此時告備故先發饗帝之文以起之耳豈可執此以證明堂之祭哉若家語以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禜雩禜爲六宗則亦別出一祭星而無雲雷霜雪氷雹輕重亦不倫矣且禋于六宗皆謂一時之祭而幽禜雩禜則以因災而祈者亦未必真得六宗之意

也知此則禮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春秋所載魯郊可以論矣夫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郊之常也故魯郊先卜正月卜而不從然後及於三月耳禮家乃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故以啓蟄之月祈穀于上帝則魯之卜郊何以始於正月乎祈穀之祭專主農事不宜有望者也覩魯不郊而望則當郊之時已合祭衆神矣安得謂非冬至大郊之事哉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内之神蓋潤物之功常在山川養民之功常在社稷祭各有所主焉其神差卑故不敢稱帝雖祈穀亦豈得祭帝於南郊哉然魯郊實非爲祈穀也固用天子之大郊矣特以諸侯禮殺而望止于三耳然則郊之合祭天地禮之大者本古制也而亦別有分祭之時則義各有所在焉故崔氏禮註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此雖專爲日月而發亦庶幾知古禮之意者歟

郊祀　二祖並配議　　夏言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覩　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為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　陛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又伏覩　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　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　皇祖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為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為二祭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周典禮隳棄蕩然而　陛下今日獨觀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　皇上以

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為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閣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　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　太祖　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　聖諭以　太祖配天　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　聖制萬一遷就猶為非禮若圜丘方丘俱配　二祖則是今日之失况是我　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請議上以俟　宸斷群臣次第畫題臣亦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跪上今九日矣不奉　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傅璁大學士鑾繳翻上奏必欲　二祖並配臣

經濟文鈔　郊祀二祖並配議　玉屑齋元板

不勝疑駭矜意　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
喙矣及乂候　明旨不下竊恐　聖心亦不免於疑
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禮貽譏萬
世非細故也臣敢昧死為　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
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
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尊一
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
並配一也且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

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
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
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
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
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辯崇配之序仍以太祖
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
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
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
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

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
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
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
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
為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
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
曰祭之以禮今　太祖父也　太宗子也然則　太
祖在御之日我　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
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　太宗建址都以垂子孫

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
宇掃彌天之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
全付於　聖子神孫者則　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
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連袵並席尊卑不協於
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　太宗之心乎豈所
以安我　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皇上之心乎
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　聖諭曰朕原因缺
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為問當遵復　皇祖之始制露
祭於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

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真㴱達禮義之本矣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
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
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　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
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
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
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
由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
配焉后稷遠矣配祭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

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
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
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欽尊文王而不敢
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　陛下覽觀古昔
更定大禮正名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　大祖配
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所以尊　太
祖也奉我　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
祭於明堂者也所以尊　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
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

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
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建百王不易
之盛典垂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在天之靈我　太祖　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
下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及我國初定禮諸臣歿而有
知亦將含笑於九原之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宗廟論

丘濬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為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為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之制乎臣切以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為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為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為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為一世而各自為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蒸嘗者春祠則犆祭夏秋冬則祫祭如王制之

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為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繹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群廟之主各得以伸其尊而不壓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蒸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祫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為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則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為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大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為二世室神宗

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為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禧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為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為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為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附其中遇行禘禮則請禧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配食其左）太祫則太祖居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太祖名號與廟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禧主

之心矣宋人以禧祖正東南之位以為太祖然宋之大祖乃是建隆帝與廟號不相稱祧去僖祖不祭則又失太祖事亡如事存之心若夫祭天享帝則惟以太祖配焉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今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畧得其彷彿矣

廟祀議　　毛紀

時有建議廟祀之禮者下禮官覆議曰祧廟者按古者天子七廟親盡則祧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周文武有功當宗故別立廟謂之世室合為九廟漢廟七室共堂唐宋為九室我　太祖高皇帝肇脩典禮立德懿熙仁四祖廟後更定九廟同殿異室即今之制弘治初集議祧禮尊　德祖為始祖　懿祖而下以次祧遷後　憲廟　孝廟升祔奉祧　懿熙二祖武廟升祔奉祧　仁祖俱藏主于　太廟寢殿之後曰祧廟折衷禮文允合古意若如周制立七廟與二世室左昭右穆昭之祧者藏于武之夾室穆之祧者藏于文之夾室但其規制位列世尚異宜如廟主東向穆主北向今可行乎度數儀文繁縟莫究如西酌犧象東酌罍尊今可用乎是皆所以序昭穆之倫順陰陽之義乃禮之精者此而不備是徒文而遺其本矣大抵禮因時世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泥古者可以鑒矣曰禘祫者天子宗廟之祭五年一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周禮所謂肆獻祼是也三年一祫合食於

太祖之廟周禮所謂饋食是也并春祠夏禴秋嘗冬
烝凡六享然禘祫之祭歷代廢舉不時宋禘祫之外
每歲時享四孟及季冬行之　國朝一歲五享同于
太廟儀文具載諸司職掌而無禘祫之制盖我　德
祖廟諱猶未之著以上實無可推之親亦以後世封
建廢譜牒亡而禘之祭遂廢而不舉耳惟於歲暮之
祭奉祧主于　太廟同享是即大祫之禮也盖天道
三月一小變而為一時未及三月而又祭則為數而
煩已過三月而不祭則為䟽而怠今一時一祭誠合

乎天道不䟽不數得禮之中矣曰特享者周禮四時
之祭春則特祭各于其廟所謂禴礿是也夏秋冬則
合享於　太廟所謂祫禘祫嘗祫烝是也合享于
太廟所以尊其　始祖特祭于其廟所以各伸其尊
我　太祖初建四廟盖嘗行之其後改建廟制故四
時之祭皆合享于　太廟而特祭不行議者多謂
太祖宜於孟春之享特祭於其室以當南向之祀然
必各為一廟然後可以行之但九廟行禮儀節甚繁
先儒謂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强有力者亦

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
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况於九廟乎盖天子以奉
宗廟為孝若不得自致其如在之誠則於承祧踐阼
之意寧無歉乎然竊思之廟制固難輕議而特享之
禮誠所當講惟我　德祖實為始祖所自出之帝可
比周之后稷宜藏其主于別廟居中一室而　懿熙
仁三祖列于左右遇太祫太廟奉以南向我　太祖
受命創業實為有功之祖所謂始祖也可比文武百
世不祧他日太廟四時之祭　太祖宜正南向之祀

庶足以伸崇德報功之典而愜天下萬世之公論矣
曰出主者禮合享於太廟有出主之儀　國初廟享
亦嘗行之其後止出　各廟衮冕亦古人設其裳衣
衣冠出遊之意也若欲出主必須如禮主祭者捧之
或遣親臣代捧猶之可也至於　諸后神主則將何
人代捧乎然古禮直祭于室祝祭于祊所以求神之
所在况今　郊社配天　奉先殿及陵寢皆設神位
是豈虗設哉盖神無乎不在有其誠則有其神而必
曰木主非迂則泥也曰祔食者古者廟享皆以功臣

配食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所謂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亦從祖而毀固禮之所有然今　太廟配享東設親王四壇西設功臣四壇中山諸臣無容議矣其壽春以下諸王俱皆祔食揆之於禮亦宜從祖罷享但配享與祔食不同安知壽春諸王非有功當祀者乎恐未可以殤與無後論也況天子之宗廟豈有殤與無後者祔食之禮乎仰惟我　太祖聖德御極制作大備其于　宗廟祭享之禮悉稽前代之載籍博采儒臣之論議斟酌損益

斷自　聖心足以垂諸萬世而不可易者經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有其廢之莫之敢舉者實禮家之律令也可以破千古聚訟者之惑矣

考正孔廟祀典事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歆以勸一峕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朝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

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峕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於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於心不敢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　聖覽〇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

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
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
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
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
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
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
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
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
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

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
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
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
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
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
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
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
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
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

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
而又造謗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
子為賊徒可謂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
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
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
畫策以濟其惡若奴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
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
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
益也伐吳之際因所瘦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
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

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
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
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
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
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
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存祀
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况其
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

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悖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

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盖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顔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顔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為夫子决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子之列秦冉顔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顔何

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

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

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述著而不得比於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如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為闕典信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〇一自唐

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子弟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

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
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祠
啓聖王以杞國公顔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
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
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
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太中大
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椽之中薦以
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
靖公朱松臨沒之昔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

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
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己俱有稱述臣愚
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祠使學
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

內外群祀之禮　丘濬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
五焉其下復歷叙自古君臣有道德功庸者以實之
凡十有四有為君者八人為臣者六人後世廟祀前
代帝王而以其功臣從享者其原蓋出於此　本朝
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
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
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汎及無統者異
矣又　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

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
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
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
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温伯顔
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
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蓋惟取其純德鉅
功列位而通祀之非若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
也

從祀議

茅坤

嘗聞祀者事也人所共嚴而事之之謂祀故易曰萃有廟然則今學士大夫所議請從祀孔廟者紛然甚且互為異同大較其所首之以陳獻章王守仁者什之九次之以吳與弼羅倫吳居仁章懋莊昶陳真晟賀欽羅欽順蔡清王艮羅洪先諸輩什之二三甚者下及呂柟黄仲昭周瑛高明之徒言人人殊無他人之所見不同譬之睹日月象緯於中天者多所同其或按之以陰崖障之以塹壑甚且管窺而蠡測不無所異其勢然也語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請先之以古者釋奠釋菜之所由來也而次之以孔子所云則世之紛紛者可指次如掌矣竊按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則以釋奠然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者也我 國家惟兩京太學及郡例為釋奠而州縣以下特釋菜而已然聞古者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虞夏則以夔與伯夷春秋以降則以周公孔子及孔子沒而學者愈推尊之故所在尊孔子為先聖

而釋孔氏門人之高等曰顏回者為先師此其隋唐以前之大略也已而稍稍又及十哲或別為四配又按家語史記所載仲尼弟子七十二人並得隷之學宮時或廷臣建議併及漢唐註疏諸儒伏生毛生大小戴高堂生董仲舒輩中或繼之馬融王弼王通杜預韓愈歐陽脩舉廢不一已而濂洛關閩復大明孔氏之學於是周程張朱并當時門人所附離而起至我 朝則又罷去其所故濫者若馬融王弼許衡輩而 肅廟時獨採禮官議增陸九淵而他疏薛瑄并王守仁陳獻章已而獨 詔薛瑄從祀馬此並廟祀之先後本末也頃者諸臣復請已蒙 皇上詔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廟庭餘所品次寢而不及誠所謂 聖明獨見已令下兩京太學及外郡州縣祠春秋矣而或猶不無如漢人所謂議禮如訟然攷古者釋奠以孔子為先聖以顏子為先師而推之則凡志孔顏之志而學孔顏之學稍與六籍之旨互相發明羽翼吾道海內學士所共嚴而事者並得以俎豆之矣又何嘵嘵馬於異同之吻乎其所執稱者大

略為先輩所詆陳獻章王守仁以禪寂者已該諸臣一則謂獻章之學以自然為宗一則謂守仁以致良知為宗其出處功業不同而學術所究則並直見本體蓋與孔門之求仁及宋之周程主靜定性之旨可謂千聖一轍無容議矣而胡居仁之超卓不能如獻章二人而其篤行存心則大較與薛瑄並聞嘗考薛之讀書録與胡之居業録共本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為實際而非世之徒為口耳而已者或者猶以吳與弼而下或未之及故　廟堂甲令已有定議而外之

旄缶雷鳴者種種也然孔子不云乎曰吾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夫中行之士孔門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而下以德行聞稍稍或相似晚後得曾參不過數人而已他如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或以言語或以政事或以文學要之並韓愈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於孔氏之道似未能遍觀而盡識者他如曾點公西赤漆雕開宓子賤原憲高柴之屬於時固亦傑然聲稱者然要之非狂即狷之近未必與聞乎性與天

道者也其他家語所疏七十餘人今皆群然廟而祀之得非太史公所謂附青雲而聲者哉大略　國朝以来獻章守仁蓋於聖門庶幾中行者已要之吳與弼崛起江西首倡心學而陳獻章首從海南師事之已而賀欽莊㫤王艮輩並稱曠達殆狂者之近也薛胡之後又得羅倫陳真晟羅欽順章懋近後繼之蔡清羅洪先輩或抗疏直諫或砥行閭里或經學沉潛或名理醇粹其材器小大不同而要之並狷者之近也且聖門之聚歛如冉求圃稼如樊遲甚且慾如申

棖慰季路如公伯寮其他子貢以下不可勝數並得按家語所載名氏而祀之者何以其嘗及聖門登堂習禮或謂其身通六藝似足以紹明而羽翼之故也然則諸子者並　國家累聖緝熈天開文明之助於聖門千年而還庶幾得其一體者舉而祀之又何不可乎第國莫大於祀祀莫大於孔廟必日久而後公議定必世遠而後人心明倘如嘉靖諸臣所請各行祠於其鄉抑足以附麗宮墻而風動後學者已即如宋室南渡後周程門弟始及支流派分以漸而顯譬

則青萍之劍歲月愈久則硎鍔愈發不可磨滅 今
上明盛所謂日月中天者已焉知五星二十八宿與
他象緯之屬不及以之後先焜燿而寖明寖昌者乎
謹識之以竢後之君子

三禮述　　鄭曉

太祖勤民育物敬共明神博考經誼釐正祀典二丘
始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肇於周經我則
郊焉而侑 仁祖太公遺於漢寢我則廟焉而祔宗
人有其舉之至存佛老之官無可考矣寧缺禘嘗之
義盖其酌今古通幽明絕地天和上下時因而因或
沿於七代時革而革可考於三王殷殷乎秩秩乎撫
世宜民神道設教不可以有加矣當是時議禮之臣
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韶鳳

諸君子皆能尋則夷彤取法萃渙條之品式以授祠
官雖損之益之未必盡復古先聖王之舊而仰贊聖
猷一洗汚俗凡其矯誣妖誕褻鄙侵黷奇衺巫覡諸
不在祀典者莫不峻制而曲防之豈非猾夏之禍烈
於九黎桀常之功艱於二正時與勢然乎必歆洛三
禮於四岳俟兩生於百年迂遠而濶於事情矣 列
聖相承式遵成憲建文撤 仁祖而郊 高皇 仁
宗因 高皇而進 成祖迫至 憲宗升祔有祧寢
之議 孝穆登遐有奉慈之議情文恩義固有不得

不然者其他稍有注措不過微文細故之間而已
今皇帝天德高明聖學純邃孜孜三重休洽百神郊
禘廟祧社稷祺雩帝王聖師雲雨風雷岳鎮海瀆農
蠶醫牧老君仙子山公水伯司舟宗匠靡神不舉商
宗彤日徒云豐昵周王雲漢僅爾弭災孰若 今皇
帝發九世之積德而垂萬祀之常經也嗚呼盛矣

論禮儀　　丘濬

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
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
徒以祭祀燕享冠婚賓射以為禮也太宰掌建邦之
六典以治典為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謂之
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
以為治者皆謂之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
校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禮
為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為治天下之一事
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污之異者以此我 太祖皇帝
初得天下於洪武元年即 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
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 命集議又明年編纂徵草
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為一代之制今書
之存者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
諸司職掌所載者乞 命掌禮大臣著為一書以頒
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 朝一代之制永永遵
守亦俾後世作史者有所根據云

取士議　　陳建

取士之道。愚有一根本之論。合於成周兩漢。合於我
國朝之初。而少違於今日。今欲縷縷言之。不合時
宜。見之未有不以為迂濶而遠於事情者。雖然此實
治安首務。不容默默。請試陳之。以俟天下後世識治
君子之采擇。古今取士之道。大槩有三。漢以前之取
士也。專尚行誼。如成周之鄉舉里選。兩漢辟舉孝廉
諸科是也。魏晉以下之取士也。兼尚門第。如中正九
品之法是也。隋唐以來之取士也。惟以文辭。如明經

進士。制科諸科是也。君子尚論其世。而其得失之故
可考而知矣。我　國家始初取士。與中間後來。亦有
三截之不同。洪武初年。專用薦舉。任人進士之科。暫
一行而復罷。至洪武十七年。始行今科舉法。與薦舉
並行不悖。至永樂宣德皆然。成化而後。然後專重進
士之科。而薦舉不復行矣。註云考之　國初令有司毋歲薦舉賢良方正孝廉
秀才及山林隱逸之士洪武三年詔開科舉六年詔科舉暫且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
文藝次之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一大比是年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才必由鄉
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隣里保舉有司再驗言
貌書判方許進用永樂初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京量才擢用宣德中詔各
處有文學才行出衆賢良方正之士令所在有司保舉赴京選用景泰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
之士隱於民間者許在京四品以上官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各府州縣正官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
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粵稽載籍。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
賓興之。一曰智。仁。聖。義。中。和。取其德也。二曰孝。友。睦。
婣。任。恤。取其行也。三曰禮。樂。射。御。書。數。取其才藝也。
文辭弗與也。兩漢取士。則郡國有孝廉之察。有賢良
方正之舉。公卿則得自召補掾史。州郡則得自辟用
僚屬。亦無非取其行義。取其才能。猶未以文辭為重

也。是以當時士修於家。而聘召自至。士不孜孜於求
用。而人之好德。自不能舍之。布列在位。濟濟多賢。雖
至於東漢桓靈之衰。而一時人才風俗之美。雖成周
不過是也。尚賢興行。其效豈小小也哉。魏晉而降。中
正九品之法。雖未免兼尚門地。然猶以德行為目。而
察舉辟召之良法。亦未嘗不行乎其間。非如隋唐以
來。專尚文辭。世道一變。遂以一日之長。而易終身之
富貴。甚至以一辭之工。而遂擢終身之官爵。有如呂
東萊葉小心之所議者。而古者尚賢興行之意。無復

存矣。嗚呼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至。後之人乃修其空文以邀人爵。而惟恐其不至。漢晉之士。皆席珍待舉於上。至徵書踵門。聘幣交至。而猶有不就者。後世乃投牒自舉。踸競汲汲。而惟恐人之或我遺。何古今相懸如是哉。嘗觀昔人之議矣。唐洋州刺史趙匡曰、漢朝辟舉用人。天下之士。脩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脩。本朝選舉。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進士詞賦。務求巧麗。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爭第急切。險薄成俗。文獻通考劉曉疏曰

今銓曹以書判為得人。禮部取士以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通鑑綱目朱子曰今之為法。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如之何其可也。性理大全項安世曰科舉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

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則上諮絹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矣。不論伊傅周召如何。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別作爐鞴。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決不矻矻受此纏縛也。嗚呼科舉之法之弊。觀數子之言思過半矣。我　太祖起自淮濠。定鼎金陵。平一天下。身致太平。凡任用輔佐之臣。無非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也。王禕、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也。其餘彬彬輩出。卓然為開國名臣者。不

可枚舉縷數也。洪武中年、治定功成。然後始行今科舉法。然每科所取。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與薦辟之士同登並用。下至正統景泰間、猶如故也。以故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菴以儒醫薦舉。歷御史以至都憲。況鍾以吏才薦舉。仕至蘇州知府。並為一時名臣。他可知矣。自後進士之科日重。薦舉之途漸湮。至天順初、吳康齋之一薦。遂為朝陽鳴鳳。舉世驚訝。而康齋亦不敢安於其位。薦舉之事。自後絕響。自是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誠有如昔人

之所謂入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出是科者雖周孔亦棄共知其弊而苟心守之茲言尤切中於今日矣嗚呼薦辟任人其為弊如彼科舉取士其為弊如此然後世乃不由彼而由此共知其弊而苟心守之者夫豈果古今之異宜而古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哉使古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我 聖祖不由之以平一天下身致太平矣今欲興化致治而用人不法 聖祖是猶卻行以求及前人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每歲按黜貪酷中外不下數百員每次考察

所至動至數千員法網嚴矣然而貪墨之風竟不聞少止而民生日見凋瘵者凡以致理之未得其本也致治以賢才為本求才以興廉舉孝為本而空言末矣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探本之論也李克曰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察廉之方也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理無是也虞書曰靜言庸違孔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聖人知言之不可以取人也是

故發為此言以警世也或曰人心不古審欲舉行而畧文則空教天下相率以矯行立名干譽如蘇軾所謂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況於司薦舉者又或不能無徇私之弊乎此近世所以略德行而寧取其文舍薦辟而從事科舉也子寧不是之思耶曰是固然矣不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耶好名而矯強為善不愈於不好名而安肆為惡耶語曰上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使天下之人皆慕孝之名而相率矯行以為孝皆慕廉之美而相率矯行以趨廉斯固庶幾於比屋可封之俗而可少乎昔人有言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名固有國者之所以厲世磨鈍立其的而示之趨也而何嫌於矯行而何嫌於好名而又何疑於干譽也哉其間萬一有偽行以欺人家修而庭壞與夫狥私而謬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懲之嚴舉主連坐之法以罪之孰敢不畏豈可因噎而廢食因蹶而廢走逆詐億不信而廢先

王致治之良法哉大抵薦辟取士與科舉取士究極而論之雖皆不能以無弊然薦辟之取士也擇而後用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使失之亦不過十之一二而得人已八九觀文獻通考所載兩漢孝廉與夫我　國初所用薦舉之士類多名臣可徵矣蓋尚賢好德人之秉彝果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則天下皆爭自濯磨砥礪舉人者必求無負知人之名舉於人者必求無負於舉主知有條師師誰肯自甘私偽以干憲於明時取譏

誚於君子也哉科舉之法宋太宗有言曰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足為致治之具矣此亦已知其不足以盡得人用而後擇庶幾致望於什一耳觀於今日則又有不然者今制進士舉人授職之後隨有三年五年之考察有科道撫按之糾劾考察糾劾數過而士無不以不職被譴黜者其間完名全節以禮歸休者寥寥僅見矣況敢望致治之具於什一乎其始也進之輕其終也退之輕孰若察行義而舉之擇孝廉而用之慎選之於未用之先信任之於既用之

後而使宗社生靈蒙福耶楊龜山氏曰三代兩漢人物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謂宜別立一科稍放三代兩漢取士觀人之法舉經明行修之士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居詞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敦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者未之有也愚謂敦舉行義有五效善莫大焉民興於行而風俗美一也風俗美而賢才衆二也賢才衆而政事治三也政事治而民生安四也民生安

而國家安五也信能行此三十年不變其效將至世變風移太平有象矣註云孔子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司馬溫公論東漢風化謂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縉紳抑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汙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此二者所謂世變風移太平有象效之所患者與今日世情竽瑟時勢難行耳歐陽永叔云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其科條見任官首議

讉才論

劉鳳

天用才而喜闕於己者狐專恃而不學於古者陋古者才之鑒也而嫉者主怨者也怨之所主災害生焉是以聖人謂之才難者患不能養以成遂之徒以寡脉殊儕以奉多難之世不稽合於衆變而業備責以待困竭此所以常患其不足也故乘籍者振發之資也而勢合者時會之趨也無勢便不乘籍而能有所濟者未之有也世所謂才者豈必古哉長短之用不齊苟可覽觀焉一節之善有足尚者顧雖有金齊鐵英之美非巧冶則干將莫耶不割截也雖有深弧利鏃非弦機則正鵠之度不能中也此非金鐵之罪而矢之不銛也無乘籍以效其用彼良材獨且若之何故云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四者合而後可以為良今天下之才不少矣少而習之章句長而課之時業所學誦者宋人之餘緒非此弗學也所簡進者舉子程課之文非此弗進也且專經者徒襲陳蹈故割截分裂以附合有司之式苟可以售偽而已未始融貫經義有所領解也若欲以之輔治經政則猶

瞢乎未始學者彼所以進者與所施用者判不相謀故世乃復有談經濟者謂經生學子不閑時務法律與詩書既為兩塗坐談與推行復有二體故有居督司而不閑吏務有為令長而不習民事有既久而後漸以更習亦有僨於始而遂不振者此固其才之不同然要其所以然則養之無具也若其授之以政而即達付之民社而無不宜者則其天質之自然有嘿識焉亦未可謂善學也且未始學之少年遽付之以方任彼百里之寄以之為姑試待其縱虐於民上殘害者十三四而後徐議其去就則於用才為何如也此雖辨論官材者未嘗不審於授然格應與者不能否而不與不應與者不能假與之且銓授之始亦何以逆知其才之大小與其終之所至也是雖官人之明有踰聖哲而不能也故欲稍變今之程試習士以多學名經術者不徒為宋人之經而為古之經博求傳註箋疏且稍更有司之式而進之或兼通一二經畧章句之陋以觀大義三代制度損益書之存者與古名實法理權術其言之雅馴史傳所載行事之實

亦畧該綜焉至國家故事律令典章尤所宜諳而可
但勦說苟僃策試乎然此論教士之常耳若徒能馳
獵百氏矜眩才藝至斷天下國家利害謀議萬世策
事變於未形此又非常才可槩論也若節義忠慨奮
難不顧身大抵學焉則有所啓悟而資其不及且權
畧道術何不具於書者昔勾踐倏王也猶晝書不倦
晦誦竟旦魏武梟雄也猶晝攬軍策夜討經傳今直
以稍通文義而已於書無所慕好其亦異乎古之學
歟若既登用則惟已之恃而專壅遏絕樹私交獎同

已悦阿意比軟媚惟不若已者是親士之稍露才氣
有所激昻必以浮議而窮之以文法中之抑遠踈退
屏黜之使無所容而後已即使布在列位者人懷龍
淵之利必銷歛鋒刄務唯唯諾諾趨時機以上下其
論不敢妄一語有所短長如是謂之謹厚夫才而謹
厚何不可者顧庸劣猥懦得隱其間無所分別倖位
竊祿計日取顯融而負氣懷才當事之難無所顧忌
旁㗖舌出歎獨敢厲而不畏恢然處虛者翻謂之好
事喜功傷害於物非惟不利於官而且有餘患矣以
此為戒而人其有盡智竭慮謀不為身者乎故嫉者
非必操進退之權能奔走天下之士者為之也即一
命以上利害相同無不忌前而譽出已上且愚者妬
賢可也才愈髙則妬愈甚勢相懸則猶憐而稱之稍
至於逼則必重抑切詆之矣雖素與有分至臨事則
曰理不得不然一言之借歎以為難其所牽引必可
俯而畜然後能明已之高而彼亦甘尊已而不敢亢
此其習見若此豈有意國家者哉故不才者何尤也
惟才者且然則古之師師濟濟何望於今也然犯衆

不祥而取名太鋭吾懼其難乎免矣

D. 科舉議　　　謝鐸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之至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故由忠而質由質而文聖人非不知忠質之為貴及其至也亦不得而不文然文勝而至於滅質則本亡矣於此而不有以廻斡之通變之以不失乎先王之意奚可哉蓋自先王之政廢而民無恒產民無恒產則無恒心無恒心則毀譽之口不勝其愛惡之私於是鄉舉里選之法不得不變而為後世科舉之制此勢也非得已而為之者也善因其勢者謂之隨時於是而廻斡通變之而先王之意存焉是故今之科舉罷詩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次制詔論判而終之以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見矣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諸用是雖科舉之制苟於此而盡焉則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之教蓋亦不出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亦豈有不及於古之歎哉然考其歸則所謂窮理所謂經世者恒浮談冗說脩之無益於身心措之無益於國家甚者口夷齊而心蹻跖名伊周而迹斯鞅遂使科舉之學悉為無用之虛文蹔其得而棄之也顧乃以吏為師以律為治視其昔之所習者曾筌蹄芻狗之不若噫是豈　朝廷立法之意使然哉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徒為虛文然則文與道離而歘歘一日之文以盡收天下有道之士不亦難矣乎雖然靜言而庸違者有矣未有不深於道而文能至焉者此科舉立法之深意而今之豪傑亦未必不由之以出是其所謂廻斡通變之機以不失先王之意者乎不然一舉而紛更之吾固未知所以善其後也

正士風議　　王世貞

生樸樕不識忌諱承嚴令使為正士風議未覩旨所鄉敢攄悃臆獻議焉議曰帝王經理天下之教具在於正士風其為物若至散漫無紀不可為緩急恃而慓銳喜功之徒所輕置弗先者然而治道之隆汚乃卒因之則是至散漫而至要緩急所恃以為固而不可無者也今夫風發於青蘋之末悠然細也不踰時而被乎數千里靡不噓拂也抑何速也其渙披而穌也中之悴者懌闓者暢其惜慄而就悽也中之草萎

眦而不暴樂也中物而物變而物不知其朕也是故先王慎所以風之者在昔明良之契唐虞為盛德讓於朝雍睦被野之時非無士也夫人而莫非士也迨夏歷周而漸摩植培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矣故雖衰季窮域畯夫游女尚知守潔白勵貞一之節焉夫豈惟士已已哉戰國力政是角諸侯王名能好士好其貌士者耳簧鼓口舌輕信挾奇秦加以狙詐悖仁義焚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而與吏道伍浸淫逮漢因沿未革賈生痛哭太息誠鮮虛語抑先

民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上貴之賤之也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愚猶以為未盡也人孰不為其貴而顧為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所以風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探本計委殆未可責之士也今夫禮義廉耻人知尚已然而未全有也詭力諛咸人知鄙已然而未全無也至於令名顯祿人所共歆也豪傑則不然其為豪傑者寡矣上之人于其習俗未渝之先既未能辨鄙尚之機預一之而其所嚮信為令顯者又在彼而不在此嗟乎嗟乎誰

克自振拔哉方今聖明攬斷官府惟貞間有一二未臻往昔愚不敢毛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社倖道猶闢禮門微蕪柄在貂璫則士趋貂璫柄在樞幄則士趋樞幄柄在方術則士趋方術其前之所以風後者既不以為非而後之所以風于前者又加甚焉如此而好爵如此而速化且世所指至賢貴舉動式也或勢分相軋則因緣為間篾惜大體或賄賂染指則潰坊横溢併其平生而失之介立獨行名之曰愚奔走包苴之曰通是非倒植醒醉互指雖明

識未易析强力未易固也法者天子制之弗有人臣守之弗敢專也今除吏自丞尉以上承望風旨惟所厚善罔徇法矣任者不得守非任者乃得專官不必得人人乃必得官又所使便給供役字藝醫巫待詔者挾至上大夫揚揚與公卿伍是明道挾邪而陰為之相也抑又有怵中條目卻顧不忍言者古刑不上大夫以示貴有禮爾今乃使獄吏抑按之榜笞甚齊民頭搶地亦膚體褻觀聽沮摧其氣何如也言者以不言而罪是已其究乃至于不言豈一朝一夕哉勇

敢在倡積威漸約此于士風所損非渺小也古之時化天下之氓使為士而後之時驅天下之士使為市氓嗚呼可惜哉愚竊款採本計委在瓶坐細旃之上與一二元老大臣端標定趨使士知軌則羔羊素絲輕紈鄙胥示之以節伯拜稽首讓于夔龍示之以睦典銓惟篤共令不撓示之以公而又時鼓舞激昂之作其氣使不折隆其意使不輕嗟夫士孰不欲為其貴者松栢之生匪扶自正榆柳枳棘亦且熨裁就矩風于四海隆蹟可復不然而徒欲以尺一考功惘喝之又不然而以三尺廷尉驅之是不過揚湯而止沸耳吾未見其能正也

正士風議館課

臣惟士風之邪正係世道之隆汚天下之治忽士風不正而欲升斯世於大猷登天下於至理臣雖甚愚亦知不可然士風之趨於敝也猶江河之趨於下也江河下矣而欲遏其流必從上源塞之士風敝矣而欲挽其趨必從上馬倡之自古及今未有易者我朝列聖相承禮陶化洽二百年来士盖彬彬嚮風矣今 上明聖總握化機又二三大臣為之助勷佐理文教覃布治化益臻士風不可謂不反正矣然澆漓

未殄視古淳龐之盛若少讓焉是遵何故哉毋亦積習久而振刷踈即一振刷之而未悉中肯綮也臣不暇思論姑舉有裨士風之大者條為四事為 皇上陳之一曰正名分古者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卿讓為公孤非遜也所以敦分而協恭也今天下士恪守名分者固有其中亦多好剛使氣之徒耻居下微恣睢犯上列黌校者或以弟子而傲師傅服荐紳者或以下僚而抑長吏至僭分也至亡等也士風媮惡莫此為甚誠宜明上下之等倡禮讓之教傲師者罰抑長吏者罰阿縱急黙者罰使士習不得結黨而排俠焉庶名分定而僭逼之風正矣二曰務本實夫世之治也自文而返質其敝也去質而尚文今天下士風質也耶操觚翰者剽蕪蔓以媒青紫披青紫者餙彌文以獵聲華名為講學而厥言無當襲弄故套而行不由衷巧宦之說投真恍之意喪間有一二詭詐壓張竊階膴仕者率囂囂以為得計鼓波蕩之士習而趨之風至陋矣今宜申 勑教條綜覈名實倡正學以端其習而孝弟力行者舉之課功實以覈其偽

而悃愊無華者旌之其他閃爍游揚託空餙詐以賈名釣譽者不使濫厠乎士途庶本實務而驕偽之風正矣三曰振頹靡夫士必有大氣節而後能有所樹立彼依阿淟涊者安能卓然挺拔為國家辦大事也今士方韋韝時溺於時好類與俗相浮沉一旦釋屩綰符隨縉紳章縫逐隊而趨鮮不庸庸碌碌以全軀保妻子為念直陳時蠹則迴避顧忌恐徵首事之尤身遘時艱則恍惚愴惶懼蒙叵測之禍甚者推調希遷玩愒坐視國家亦何便於此宜勑諸司率先振作

果敢任事者即所在無赫赫必重黜罰如是則士風奮而頹靡之風其可正乎四曰抑奔競夫廉恥士人之美節奔競則廉恥喪今　上用舍明公銓曹賓塞奔競之風視昔固已少矣然積習易溺而耳目難周即今釐華之而上書及門之徒夤緣於舉主者不終無也乞　勅吏部轉行各省撫按一體遵訪廉清公謹者舉貪墨逢迎者劾其贓情徇私以愛憎為舉劾者罪坐則賞罰嚴而奔競之風其可正乎夫四者皆正士風之急務而其本在上也何者上行下效之謂風未有上感而下不應者　皇上端本澄源謹名器之頒務綜覈之實明賞罰之公敦儉素之德實有諸己明示意嚮則天下士當必聞風而興起矣然佐理風教之責亦各有任之者焉督學司一省之風教者也公卿司百司庶府之風化者也　皇上持風教於上而以內責之公卿外責之督學明良協濟上下倡和則教化四達道德齊一何慮士風之不古復哉雖然士必懿而後大受已仕之士即未仕之士之出身也說未仕而正則其趨已定孰有仕而以不正繼之

督學者又正士風之大原而在今日尤所當急務之者若他纖細臣何敢贅哉謹議

崇聖學正士風議

葉向高

今天下之大弊有二而其可憂者有三弊者何也聖賢之道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而世之儒者好以異端之說滑之道何以明弊一士人之節斤斤然望繩墨而趨而世之儒者妄以脂韋之習靡之節何以植弊二此二弊者趨而不返往而不止将仁義為蝕而綱常為斁則憂在道統且舉世之人其高者既入于荒唐悠謬之談而其卑者又一切争於功利是群天下而憒憒耳則憂在人心昔戰國之衰也士以權詐相矜詡至晉之時名人達士緩頰而講老莊晉遂陵遲今之士有晉之清虗而駑鈍不下於戰國愚未知其所終也則憂在世道夫此三者其關係誠不細矣故自邇年以来上之所講求與下之所論說者莫不曰崇聖學也正士風也其意豈不盛哉然而徒享其名未覩其效者何也其求之有未實而應之有未至也愚以為實崇聖學莫如嚴其禁以警之而使之不敢入于邪實正士風莫如重其勸以勵之而使之有所務于善何也聖人之道經以五倫括以五常洞洞皎

皎無他異也第令世之人以子則孝以臣則忠以朋友兄弟則信而友斯亦可矣不此之務呶呶然絜甚度非曰何為性何為命何為道德安所用乎宜禁也老莊放誕之徒也故其言若忘情于世者彼且汪洋自快耳而世儒惡行義法度之拘持輙托桎梏拘攣欲决而去之此何說也宜禁也古之學者無異書故無異好今佛老之書布滿天下爭詭之士往往竊其一臠即沾沾自喜此何異於揹爝火以為光而欲以掩日月之明也宜禁也夫高爵厚禄世之所貴也彼田遹者争奔走寘力其間乃偷嫮守恬之士淡然養素于丘園此東帛之所為賁也宜勸也世之人不争於厚利則争於名高故有捷徑終南移文北山者矣脫令不為譽侜不為名使樹德若滋蹈光若晦此中庸所謂闇然之君子也宜勸也□□之辨給者解若轉圜捷過炙轂善伺人意巧發為奸何其險也而朴茂以文者逡逡吶吶若不出口試之以事績乃可見此太史公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也宜勸也其勸之也大者爵小者賞而其禁之也小者罰大者罪彼

天下之人將濯磨其心而軌度其行邪說自消聖學自崇獘習自懲士風自正此軌世範物之大端也蓋愚嘗聞之上好竽則下以竽進上好瑟則下以瑟進未有上好聖賢之道端方之士而下顧以淫詭浮薄之行進者也惟廟堂慎竽瑟之好明習尚之準則學術也士風也胥有賴矣

正文體議　朱國祚

聖人之經其垂諸後卒至于千萬世而不可磨滅者則何以故也彼其浹濡乎仁義之精游泳乎六藝之途含吐性靈發揮理奧不求為文而無不文也故曰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夫學海之淵源世教之砥柱大都可識矣夫詞章日熾道義始蝕春秋戰國極閎肆之談兩漢得事理之辨雖不能上追三代然亦足為後世法焉浸淫于晉魏濫觴于六朝決裂于唐宋華藻勝而理義之旨微蕪陋滋而爾雅

之辭鮮迹其軌轍且不能步武兩漢矧上世乎乃至于今則又有深可慨者艶辭逞辨窮極瑰麗以駭里耳為誇而已矣旁引不經過為詭誕使人不可究解為怪而已矣雕鏤刻畫棘喉滯吻以呈其工為巧而已矣掇拾陳言以自粉飾而無當于理要為冗而已矣數者之敝相尋不已而文体遂至決裂議者迺謂文之日趨于敝猶江河之趨海而不可復返斯亦過矣夫韓愈承八代之衰而奮志一變文詞遂復于古歐陽脩目擊時獘力為挽回而脩詞之子靡然向風

當今之時無二子故至此使其有二子也豈不可返
澆薄而納之淳古哉顧所以返之者其道有六夫六
經孔孟譬若布帛菽粟玩之有深味措之有實用今
之操觚者盛稱引百家之語而律之以理則大謬不
然此何異拔本而望枝葉扶蘇自塞其源而款其流
之長也是故貴正本也夫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大
夏吹筠風雲為之動故鵾飛南斗而曲變陽春蓋言
氣也氣水也言浮物也水盛則物之大者畢浮是故
貴養氣也夫渺泛滄流則不識涘涯雜陳金石則莫

辨宮商古之作者沉浸醲郁含英咀華鎔鑄百氏醞
釀千古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毫端故其文炳炳
烺烺與世罔極學者讀一家之言而自以為靈虵荊
璧無以過也奚以為文是故貴備學也夫井蛙之見
不足以與于霄漢之觀鷦鷯之目不足以與于太陽
之耀言識卑也故精騖八極心游萬仞而後可以傾
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學者苟未識其所以然
也乃欵抵掌而談世務抗言而譏古昔不亦惑乎是
故貴廣識也夫文有体也議論之詞不可施于紀事

明堂之球不可施于師旅苟不辨其為体而槩模之
是猶綦璧之圓而規璜之郖也失其裁矣是故貴辨
体也優孟之學叔敖也容止聲音相似矣而非真叔
敖也為文者冊青藻綠之是肖而神理則漓玄黃經
緯之是辨而要旨則昧與優孟何以異也是故貴神
解也夫本正則邪說不滑氣充則詞理皆振學博則
非淺陋之規識廣則非狂瞽之見文有体裁則靡巧
之弊革學有神解則模擬之習蹴如是而文体可正
士習可回學術庶幾聖人詞章直追兩漢而江左之

靡唐宋之餙可略而無談矣謹議

正文體議館課

李廷機

今天下之文競趨于奇矣。夫文安所事奇為哉。古聖賢所為文，若典謨訓誥風雅禮樂之詞，明白如日月，正大如山嶽，渾乎如大圭，沖乎如太羹玄酒，而其和平雅暢，如奏英韶于清廟明堂之上，金石相宣，宮商相應，清濁高下，莫不中音也。安見所謂奇者哉。彼為奇者，其立意固薄簡易，卑平淡，將跨躐區宇，韜軼前人，以文雄于世，而不知其滋為病也。抉隱宗玄，雜取異端奇袤之說，以恣其夸，正學之謂何，則理病。務窈

窅晦闇其辭，令人三四讀不能通曉，以是為深湛之思，則意病。佶屈聱牙，至不能以句，若擊腐木濕鼓然，則聲病。決裂餖飣，離而不屬，澀而不貫，則氣病。而習尚頗僻，不軌于正塗，令大雅之風為斵，則又為世道病也。而皆起于奇之好。夫文安所事奇為哉。彼將曰：吾惡夫卑卑者也，吾惡夫弱而不振者也，吾惡夫淺而無味者也。而不知所謂文體者，自非卑弱而淺之謂也，明白正大，渾如沖如，和平而雅暢之謂也。矯卑而務高之，矯弱而務激之，矯淺而務深之，壞文體均耳。抑又甚焉。何者，趨而之彼者，第孤陋款啓之人；趨而之此者，多聰明博洽之士。彼之壞易知，而此之壞易眩也。是以君子主張世道，秉握人文，則惓惓于正文體。正文體則莫若明示天下以所取舍，使人望表而趨。夫周彝商鼎之器貴于庭，則淫巧之工輟矣；黃鍾大呂之音作于堂，則侏優之樂廢矣。誠廣厲學官，風以 聖天子崇雅返淳德意，令士以通經學古為高，一切禁絕所謂諸不在六蓺之科、孔子之術者，而專責于督學使者，久其任而考成焉。歲登士悉取大

雅，毋使奇詭者與其間，而諸所錄以獻之文，務粹然一出于正。明操進退賞罰之權以振刷之，則天下士未有不瞿然顧化、竭蹷而從風者也。昔昌黎氏以布衣起八代之衰，歐陽子一持衡而變鉤棘為平易，化險怪為渾厚，貞元嘉祐之文號稱至道，兩公之功為多。嗟乎，天下有兩公者，則胡憂文體之不正也。

正文體議 館課

楊元祥

今　天子以文教提衡寓內。寓內枕經籍史。家弦戶誦。蓋彬彬盛矣。顧惟館閣鉅公哲匠、主持雅道、經緯國家、文體稱正脉焉。其他若薦紳家、鞅掌簿書、無事秇圃、即瑰意鈎名、多偃仰騁聘以夸世、其文也亢厲而不淳。鉛槧家、屹屹經秇。獵取世資。務雕琢鈎棘以希青紫。其文也卑弱而鮮氣。山林家、餐霞巢雲。遺世孤憤。研究湖山魚鳥之奇以吊詭于世務蔑如也。其文也憤惻而不經。曠蕩而不適于用。人各操觚。家各摛藻。騁籌策之辯。則董賈比肩。窮靡曼之奇。則屈宋接跡。侈同異之軌。則蘇張迭出。夸紀載之長。則班馬齊壇。殫推敲之技。則岑王李杜。紛紛皆是。雖充卓聯駟。莫可稱載。而淫繩混聽。于文体均失矣。夫文以理為根本。而借異端托為門戶。非所以命理也。以氣為餘。而斲削餖飣。謂絕烟火。非所以命氣也。以意為脉。而搆思廣莫。細入無垠。非所以命意也。以辭為枝葉。而搜索齮齕。巧工刺猴。非所以命辭也。噫。無論文病也。且及人心與世道。蓋古之世、世道淳龐。人心朴茂。

王肎齋元板

故其文簡易。闇然日章。晚近之世、世道澆漓。人心狡偽。文亦因之。艱深詭譎。苟可希世取寵。賈名馳譽。一切中正之軌。弁髦視之矣。嗚呼。是文体所係。豈淺鮮哉。間者明詔屢飭。務端士習。乃詭儒曲士。未盡能蹈繩履矩。共返大朴者。是非文体難正也。未得正之之道耳。語曰、班雖善方。不能舍矩。倕雖善圓。不能舍規。五經四子。士林之規矩也。今四子人人習之。五經但治其一。士甫明一經。即旁涉百家。務櫛字沐句以為富。旁經雖昭若日星。竟有置之不談者。謂明經何。是宜宣詔諸士。耑一經以外。旁覽餘經以資博洽。庶悉心于正。無暇于邪。而布帛菽粟。共游六藝之途。是正之之道也。語曰、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言貴倡也。士習之倡曰督學使者。今使者巡行課士優劣。又率多好任臆見。務為奇詭。構字句之巧則命曰新麗。而本旨誖謬。則以瑜掩瑕矣。工理致之詞則反曰迂爛。而根極理要。則以寸弃尺矣。所喜有榮。所怒有辱。士又誰肯舍榮而就辱。去所喜而投所怒也。謂宜令銓曹申飭督學使者。務崇平正、端士習、

王肎齋元板

經濟文鈔

乃或恣意妄取。或隱僻不倫。詆訐不軌者。崇飾之有罰。廢倡率得人。下將自勸。是正之之道也。語曰。一夫持弓。千人臨淵。一夫決拾。千人習射。端人正士。所謂弓與拾也。今風教播揚。仁義灌溉。世豈無沐浴其中。闡揚經旨。繼往開來。如周程張朱者在乎。誠一有之。而使淹于塵埃。阨于制科。徒令一二新進。播搢筆端。淪沒其下。則又垂死不就者。何以激人心端士向。謂宜令有司詳訪巖穴之下。有洽聞強記。闡揚道統者。一二人。厚加優禮。以示激勸。庶實學既崇。虛文自息。

所謂挈之綱而示之的也。是正之之道也。語曰。稂秀不劉。嘉禾之累。武夫不辨。良玉之玷。今道家守玄希夷。佛家息心了性。各馳其荒唐之說。以與吾儒角。乃吾儒亦且陽非而陰托之。攻佛者尤甚。以天地為苦空。視萬介若聞寂。著述之際。動輙剽竊一二。以駭人所不聞不見。此風寖昌。罔識底止。謂宜頒示天下。痛革二氏之書。有口及玄關禪乘之說者。必罪無赦。庶異端既除。正道益熾。是正之之道也。夫經術明。則常道著。表率端。則模範彰。方正庸。則士心勸。謬悠黜。則支竅息。返世道而淳。挽人心而厚。莫良于此。于正文體。奚難哉。噫。此皆為上言也。文章之發。根柢于心。心和平則文坦易。心忠讜則文剴切。心端方則文正直。心純粹則文細膩。不然。詖淫邪遁。浮躁險怪。毋論文體不端。其于心術。其何觀焉。此又係于天下之自正而不係于上也。謹識

大禮問辨　潘希曾

或問禮官之說　皇上以小宗後大宗特重大宗降其小宗亦既合禮經矣曷為議者未已也曰此宗子法也非所以定　天子之大禮也曷為議者之說亦復引大小宗也曰茲所謂楚則失而齊亦未為得所以重紛紛也則其說何也曰宗法為公子卿大夫說也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朱子曰君適長子為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為別子不得禰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為大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為大宗君不與族人為宗也大傳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陳澔集說謂君有絕宗之道為人後為繼大宗設也喪服傳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君無為人後之禮也魏明帝詔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然禮無王后無嗣之文明帝乃附會喪服傳支子後大宗之說耳且禮適子不得後大宗設使　今上有弟亦必以適長入繼可見宗法不可行於君誠以君至尊也不得與臣庶同也理也亦勢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見中庸章句而為人後者有大功焉小功焉見喪服傳故知後大宗非　天子諸侯事也且古之後大宗者必屬乎子道者也故可以為父子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是屬乎子道也仲嬰齊以弟後兄非禮也而公羊高曰為人後者為之子附會之過也魯僖

公以兄繼弟非世及之常也見禮運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傳曰及而胡安國曰臣子一例以僖嘗為臣謂臣猶子也則可謂為之子惡乎可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公羊先禰後祖之說皆以父子喻君臣故胡氏謂臣子一例近世人主稱其所後則何如曰屬乎子道嘗受命為後儗諸宗法庶乎其可也若漢哀帝以猶子為成帝後宋英宗以猶子為仁宗後之類非此類也何可比而同宗法耶若商仲壬以弟魯僖公以兄漢宣帝以從孫光武以從祖　今上以從弟皆不可曰後而為之子然則其稱號奈何曰天叙有典人不可汨也如父不可曰叔姪不可曰子之類其廟次奈何曰生為之臣死不得躋於君也如僖公繼閔公僖雖兄臣也閔雖弟君也僖不當躋於閔上其昭穆奈何曰父昭子穆未之有改也或世次不相當不以親親害尊尊可也如兄弟或從父祖嗣位昭仍為昭穆仍為穆但當明其君臣之義臣不得位於君上信斯言也大禮其定諸曰然明乎宗法之原而不以其所同強齊其所不同則千載不明之案可判而今日紛紛之論不崇朝可決也如哀帝英宗之事可同宗法者也故當降其小宗而師丹司馬光程頤朱熹之說為是然司馬公引魏詔不得顧私親之語則將視所生為路人又不若程子推所生至恩明尊崇正禮之說如宣武光武之事不可同宗法者也故光武當祖高祖帝四親而張純朱浮之說為非宣帝得稱父為皇考而范鎮以小宗合大宗之譏為非然程子亦以宣帝稱所生皇考為失禮但宣帝

於昭帝為姪孫叔祖不可為考所生又不稱考是竟無父矣此亦拘於為後為子之例或因一事一時而發未必其定論也且尊信程子莫如朱子而其作本義定家禮不能盡從程說亦惟其是而已仰惟我 皇上之即位承 武宗遺詔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揆諸春秋之義克正其始矣其繼 武宗之統以主 宗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為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以倫則 武宗兄也 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 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 先君其為繼 武宗也名正而言順矣假如 興獻帝在以叔代姪亦以臣道事先君而繼其統繼 武宗而有繼也則 孝宗固未嘗絕也何得舍

武宗而不繼何必考 孝宗而後為繼耶或以宗廟無禰為疑然事有常變漢宣時亦無禰廟兄 孝廟在禰廟之班乎由此言之 興獻帝 聖考也 興國大后 聖母也名正而言順矣若夫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者宋英宗既後仁宗程頤尚謂其父濮王當別立殊稱矧我 皇上 聖父母乎如曰子無爵父之義周不有追王之禮乎或疑此非尊無二上之義殊不知 興獻帝本處臣道又諡號視列聖少殺又不敢稱宗何嫌於二上設宗藩入繼欽其祖卻難盖繼統與創業不同創業之君功德自己立故得追崇四世以報本繼統之君功德本乎創業之祖故止可及父母而不得及祖壓於創業之祖故也又疑如此父祖似乎有間據先王制禮父服三年祖期曾祖三月亦自有差等若夫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 天子為百神之主尚當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制見王顧不得祭其父乎別建寢廟不敢干 宗廟之祀不亦可乎然則子之說無亦勦議者之說歟曰議之是者天理人心之同也議之非是者予不得而同也子盍亦上聞歟曰 皇上至孝之心既已燭夫兩端之說矣大禮其次第舉矣予竊重夫禮官之固執而惜其弗加察也又慮夫紛紛之論真成聚訟而或胎患也故為是答問者將以解學士大夫之惑而明我 皇上

至孝之心於天下也

謚法通紀

王世貞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熾而行有慝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袞一字貶而鈇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熾慝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為太昊庖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為黃也帝堯之為堯與帝舜之為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主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

獨有大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昶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大戊之為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為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為桀也辛之為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憝國自謂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為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為謚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冒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越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為其為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

國也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媢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即創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共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衰淑人先

之矣婦人之有諡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諡是以太子無諡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諡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諡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諡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　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諡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敝也處士之有諡自苻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昉也其有私諡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它國者有諡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為武也欒盈之為懐也身僇矣而族

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諡之柳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諡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諡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諡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諡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鄰飭漢藻且其人也冠屨之不卹而焉用文為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興始稍稍為畫一之制自　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諡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諡親郡王而非譴終無弗諡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即賢弗諡也創胙之公侯伯而非譴終無弗諡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諡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諡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為之叙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焉

謚議　　丘濬

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於天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足定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托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逭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擬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枌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　恩賜臣切以為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為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托其當得者不為朋黨之掩蔽　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為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廣謚論　　徐師曾

賞罰者一時之榮辱也謚法者萬世之榮辱也夫賢而賞不肖而罰理之常也然賢者或不幸而罰不肖者或幸而賞則是非之辨不明勸懲之典不著而人主鼓舞天下之術窮矣聖人知其然是以作為謚法以濟之賢者不幸生前罹罰而死後獲美謚則足以為萬世之榮不肖者生前幸賞而死不免惡謚則足以為萬世之辱嗚呼一時之榮辱甚輕萬世之榮辱甚重則人情安肯月一時之榮而耳萬世之辱哉古者臣子於君稱天以謚且猶不敢徇私故有幽厲桀紂之號況君之於臣乎　國朝賞罰當矣間有見稱於生前而不能無議於身後者則謚法誠不可緩也

太祖初興未遑此務故唯　藩王武臣有謚至

成祖始謚文臣是後被賜者多然或緣奏請或出內降不由考功不牒太常予者享美譽不予者免惡名

國家二百年文治隆洽而於此顧有不數數然者愚竊怪之豈其別有大焉者而不屑此與抑或恡惜而不予也夫古所謂謚者兼美惡而稱之也是以有

榮有辱可勸可懲若予者享美譽不予者免惡名則榮辛㫖於生前辱不及於身後猶廢謚也謚既廢矣將必專恃刑罰以懲惡而可乎愚竊謂今在内則府部院寺五品以上在外則方面諸臣皆當有謚或仕或罷沒必申報考功司河南道稽查在任功過評隲人品高下移文太常撰議奏請然後吏禮大臣審定覆題不由閣擬不從中制使天下曉然知賢者雖抑而必伸不肖者雖伸而必抑則勸懲之機風動海内顧有出於刑賞之上者何憚而不為哉或曰古者生

無爵死無謚如子之言不幾於濫乎愚應之曰不然古人所謂爵者有二書曰列爵惟五此以公侯伯子男為爵也孟子曰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此以公卿大夫為爵也况周人稱爵下逮命士豈必分土析珪然後為爵也方今京朝五品以上在外方面諸臣列於大夫非特周之命士而已以應謚法何名為濫安得謬引曲說而沮古今之大典邪

律元論

周弘祖

司馬遷黄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筭之黄鍾至大吕減六分奇大吕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吕減五分奇仲吕至㽔賓減三分奇㽔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吕增二分奇南吕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黄鍾所增四寸三分奇近士教授李文利所著律吕書本之劉氏外紀并吕氏春秋詳加考證即其黄鍾三寸九

分筭之由十一月之黄鍾至十二月之大吕增六分由大吕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吕增九分由仲吕至五月之㽔賓增九分由㽔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吕減九分由南吕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黄鍾減九分〇以司馬遷九寸之數準之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

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分三寸奇則月之大者宜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宜不及二十九日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氣候亦不可用矣李書所主其增其減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

而尚強大呂林鍾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分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蓋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為極清以證宮聲為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至仲宮而窮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八相生往而不反之誤畫圖立說極其精確楊廉氏云鍾律自漢以来皆不得其傳而此人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

十二律旋相為宮說　王喬桂

夫樂始於無聲而宣滯暢和滌邪移俗則律呂之功為鉅律者帥也所以帥導陽氣使宣達也呂者助也所以助陽成功也總之為十二律焉故冬至日月會於星紀位在丑氣合子為黃鍾大寒會玄枵位在子氣合丑為大呂雨水會娵訾位在亥氣合寅為太簇春分會降婁位在戌氣合卯為夾鍾穀雨會大梁位在酉氣合辰為姑洗小滿會實沈位在申氣合巳為仲呂夏至會鶉首位在未氣合午為蕤賓大暑會鶉

火位在午氣合未為林鍾處暑會鶉尾位在巳氣合申為夷則秋分會壽星位在辰氣合酉為南呂霜降會大火位在卯氣合戌為無射小雪會析木位在寅氣合亥為應鍾自黃鍾至仲呂屬陽自蕤賓至應鍾屬陰合而言之則為大陰陽黃鍾屬陽大呂屬陰一陰一陽相間析而言之則為小陰陽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辰退而右縮是十二律者上以會十二舍下以應十二辰豈私智術數所能為哉悉天地自然之理也中於宮彰於商觸於角祉

於徵宇於羽聲與律旋相為宮宮者君主之義也十二律更迭為主當其為主五聲皆備其法以本宮為君陽八相生上生益一下生損一取四聲而應和之如黃鍾之宮下生林鍾徵也上生太簇商也下生南呂羽也上生姑洗角也推之十一律各為宮亦各應以四聲長短清濁無相凌亂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此之謂也夫樂之難不在聲在於定律定十二律旋宮之難不在宮在於黃鍾之宮黃鍾正則諸律各得其所八音克諧猶運之掌矣黃者中之色

所貴於中者以其能貫十一律而歸於宗也鍾者種也十一月陽氣施種於黃泉物始萌生應而導之以為六氣元也明此二義然後黃鍾可得而正也呂氏春秋載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為黃鍾之宮曰含少劉恕外紀無忌隋志亦與呂氏無異焉自太史公志律以黃鍾為九寸蔡李通新書因之後之言樂者遂祖子長而於諸書漫不加繹於是黃鍾之度茫然無據而旋相為宮之義亦将胥黙而莫可識矣夫黃鍾當子之中一陽

初動於卦為復則三寸九分者陽之始也升陽漸益故大呂四寸五分然大寒陰氣猶壯陽雖進而尚微故止升六分也自是而後已向於春故太簇五寸四分又夾鍾六寸三分又姑洗七寸二分又仲呂八寸一分而蕤賓則得九寸焉蕤賓當午之中六陽既亢於卦為姤則九寸者陽之極也歸陽漸損故林鍾八寸四分然大暑陰氣未行陽雖退而尚隆故止降六分也自是而後已向於秋故夷則七寸五分又南呂六寸六分又無射五寸七分又應鍾四寸八分至黃

鍾仍得三寸九分焉此太陽行氣之數也陽性動動者數三始於黃鍾三寸九分陽之少也極於蕤賓為九寸陽之老也而自九寸約之復終於三寸九分之數是所謂能貫十一律歸乎其宗者也司馬氏不解九寸為黃鍾之變而直以為黃鍾之管遂生九分為寸黃鍾八十一分之說大呂而下以次漸減叅差不齊而宮商淆亂不知陽氣自冬至後漸升而律反短則氣有餘而管不足夏至後漸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况以應鍾接黃鍾繞間一月而相去四

寸無奇則何以續氣數而和聲音哉韋昭曰九寸者黃鍾之變悟變之旨則知黃鍾者其度短也其聲清也而諸律由是可正矣何者天清而上浮地濁而下凝人受生於天地感物觸形而聲氣出焉清而上升者為貴濁而下降者為賤數少者貴數多者賤故以五音言之宮聲清黃鍾為正宮其數極少故為君臣數多於君故商為臣其聲次清民數多於臣故角為民其聲清濁相半事多於民故徵為事其聲次濁物多於事故羽為物其聲極濁以十二律言之黃鍾極

清太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大呂次清夾鍾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鍾而極極則以漸而清復轉為黃鍾焉惟九寸之說行故議者咸以羽聲為清宮聲反濁清濁既淆度數遂紊而君臣民物皆不安其位而禮義廢矣至謂律呂之數往而不返又謂黃鍾不復為諸律所役果若是則旋宮之說奚自起哉故審音知樂者當於聲氣之元求之

律尺考

王廷相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蓋一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尺是周人以十寸為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為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籥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父玉尺梁

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塚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終然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形拘耶按晉荀勗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冲之銅尺汲塚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勗尺七釐漢官尺加勗三分三釐始平銅尺

杜夔尺加𣥂四分渾儀尺加𣥂六分四釐蔡邕銅籥尺加𣥂一尺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𣥂五分八毫開皇水尺加𣥂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加𣥂一寸五分夫史臣稱𣥂推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高樂音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𣥂所造四分是豈可以𣥂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為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

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訥卒用漢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于太常寺夫宋祁以胡瑗所造鍾律與古法相合隋唐以來諸儒皆不及瑗而高若訥則以為不可依用然則鍾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為定依乎夫器有形而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為校黍則黍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為定於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紛卒莫能決如此嗟乎形質難均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槩要在聰明察之爾今之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妙若曰棄黍為尺亦無特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為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於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為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致千里之謬矣又何望夫夔曠之閫域也哉

樂辯

劉鳳

徐叟曰昔聞之江夏云音出乎聲聲本乎氣氣之純漓聲之升降也聲之升降音之和沴也氣感而宣之樂非樂作而可以調乎氣也是以先王功成而作樂故樂者所以象成也非樂可以定功而著成也樂之綴兆視乎功烈隆卑而已使衰亂之世奏至德之音能風乎俗復崇古之盛乎否哉是樂無繫於治也曰奚哉論樂矣夫先王曰禮先樂後何徒樂云而謂無益夫風之於天下惟無有倡之者始於微近究於昭

著遂靡然而成俗風之所趨氣不為之變乎哉風可移乎氣謂治忽不出於聲音之間者是非達樂之情者也故風風也上所以導其流下所以神其應者也淫蠱之志慝而滔蕩之音作滔蕩之音作而姦逆之氣應矣莊誠之致極而中和之音作中和之音作而熙淑之氣應矣風與氣交相變樂與治迭相應也故古之治者必崇乎樂也叟曰風成於民俗氣流為運會不可以變者為適然而信考擊可以率鳥獸干羽可以平亂階也曰是豈易言哉聖王德及上下篤擗爰敘文化漸以開廸乎格者感兆於未朕至和之流通因樂以宣導之也若徒誘之氣則消伏可以無庸奚但樂無事哉且氣有虛盈極虞唐之盛沴戾猶時有焉故云不可斯須去也逮衰亂已兆乖忤已積憤怨之氣干逆天造而方正宮懸考律度取備樂而庭奏之是何異終日厭飫醇濃而責酒醴不能醒聵哉叟曰夫聲音之變性術之所為殊也雅而淫於妖亂者作之淫昏也淫而比於宮徵者奏之休德也使樂可聲傳是鍾律不亡而雅鄭不亂也曰夫聲不無待

而飛律之調者固在人也然扣控揭之器而求哀厲之響列俳倡之奏庶幾三嘆之音雖使師延命律后夔操築尚不能相為也顧謂優伶而歌喜起靡靡而奏之虞庭無以知其辨者是何果於非樂也且叟知宰德萬有不齊而氣應隨之聲歌者氣之形無錙髮爽者而謂器不足以存聲法不足以傳性之蘊乎然而奚謂開皇方盛而聽者驚其殺氣相弇宮聲往而不復又以知江都之淪喪者是非音之流有所感而生其節固在作之者而可不究極彌綸哉叟曰然則

元聲固未嘗亡乎而器者所以見情也非情之質也和象不產氣日滋黷嘉應不臻用不究於咸若元化得無舛乎聲烏乎定也曰斯義也歷世疑而未祛也夫取驗於器是執象以為神也取衷於聽是執影而求形也古法存焉者尺度權量尚皆爽繆况聲音尤微而無所寄即謂令和氣未盡融液蒸化未極熙洽必俟積德益深聲將能自定乎抑亦猶將有待乎然則妙達終古洞覽天人神解律元性諳聲始者不待終日而得之矣叟曰樂由陽來聰明睿智天產也是

皆至清而無累者也樂官儒林也朋篤誨尚不傳其髣髴又非傳記方牘圖象可寫其聲譜借曰能之非所敢知也曰何為其然哉漢去古近張倉故秦史也大予之職典大胥存焉遠歆向而下荀杜理其緒阮咸夙悟寶常嘿解信都芳望而知氣至焦延壽祖孝徵鄭譯陳仲儒張率更之屬皆未嘗束修而知律若失而求之野則西域賈胡猶世傳七律詎謂今無其人哉叟曰黃鍾之數九林鍾之數六取象於日月也律呂交而聲變起日月會而晦朔生陽生陰鬼三而

損一陰生陽蒐三而益一故月之甲三然蒐氣進而行度遲鬼氣退而行度疾則何以齊之也曰氣無窮數亦與之無窮鬼受蒐氣九之日至十九之日餘而遲者陽之舒也鬼去蒐氣廿四日至四之日餘而疾者陰之慘也夫聲依於日律依於辰甲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此聲之數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之數也曆則以餘分而置閏然猶有過於行度者故律惟黃鍾以九而生林鍾之六林鍾以六而生太簇之八為

得數之正無空積忽微餘律相生則數有不可盡者故京房復自中呂上生執始演之至南事為六十律析之愈微而愈不可窮矣大時不齊聲可得而齊乎叟曰天數為聲地數為律故云周流六虛虛者爻歷也陰陽登降得之於易而備成鍾律日月初纏起於星紀周於二十八舍而十二律配之故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政之氣所以生成萬物也然曆或千歲而更或五百歲而更亦各以其歲為曆元然則樂得無更乎而中聲將安所取也曰樂者宜於氣者也風氣

之散也故八方之風始於不周終於閶闔者西北主殺故自此而歷東壁始辟生氣也至於西方而陽氣導萬物闔黄泉也各随其方配以律而吹之則十二月之中聲可得此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詳焉當其王月各自為宫者也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黄泉故謂之黄鍾日為壬癸辰合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合於大呂而生林鍾所謂律娶呂子也黄鍾之宫既定則宫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而五聲十二律自此而調故律始於子者以天為紀者也歷

始於寅者以人為紀者也變與不變自此而稽之矣後之作者顧有不能備十二律或止奏黄鍾一宫則何以宣正八風平叙百物遂成天地之功哉叟曰古者以受命所次之分野而合之以數昭之以聲為一代之樂姬出自天黿而歲鶉火故數以七列七同以夷則之上宫步自商郊以黄鍾之下宫師於牧野以太簇之下宫布令商遂以無射之上宫施舍百姓是用樂亦乗數當辰惟氣所布烏在始於黄鍾哉曰受命者改王改憲故五德之運各得一焉迭建三統而

春之於寅即聲之於子也不可得而變革者也而黄鍾者權度量衡繩準所自出制作之本也若夫五帝行德迭興迭廢勝者用事禮樂随焉故所奏亦惟其尚而已周人有事於圜丘也以圜鍾為宫夾鍾也生於房心之氣春秋緯文耀鉤及星經云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也有事於方澤以函鍾為宫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地神也宗廟之中以黄鍾為宫黄鍾生於虚危之氣虚危為宗廟三者各以其類求之是以為用不同非專

尚他律也且周人之樂無商聲故聲淫及商孔子以為非武音也荀卿亦以審詩商為大師之職鄭氏以祭事尚柔而商為剛強故辟之抑又以為周木德辟所尅也非然也五聲從律雖欲廢烏得而廢諸叟曰樂者和樂之至誅伐者武怒之事也猶吹律聽聲以之策事勝負武王陳未既而雨三辰之協應也然則師曠援琴而奏清徵玄鶴下集翼舞而鳴再奏清角風雨随至信有徵乎曰氣之應也奚但絲聲之哀師曠之奏也匹廐叩心飛霜下擊慘慼之感城髙為摧

此其於動蕩血氣感通陰陽夫豈樂之比乎周之六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鶴之集也羽物之致也風雨之隨也其川澤之應乎聖主制作之深幽及於鬼神其殆是也叟曰春宮秋律則百卉彫秋宮春律則萬物榮故五音之正各統一日以此而還楊雄曰冷竹為管室灰為候夫九閉之中法至密矣而猶有不相應者或礿入月而動或至中下旬而動或灰飛三五夕而盡或終月而飛少者以為政有寬猛臣縱君暴所感有異難者以為旬朔之內未之有改且

烏有方緩而遽陵既暴恭而且弛者豈律之不能冥符哉曰政之所致實有焉猶未盡也夫氣之留後容有差忒法算之外考曆者或疎繆乎抑管之長短失其度小而長則舒而未盡大而短則疾而先乎且古之取竹也生其竅厚均者是治之圜庣度數允徵今置管或未盡而遽謂不符何哉且律者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故數形而物具物具而聲出物生於數數生於神者也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之類聖人識而別之清濁之間以及耳之所不矚從有以至未有細

若氣微若聲寄之器存之耳非具膚聖之心以秉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審音之成形合自然之運度哉叟曰纍黍之法班氏所傳千二百為龠以水準概其法易循况黍之生不相殊何後之為律者屢校而卒不定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鄭司農以陽律竹為管陰律銅為管康成則謂皆以銅故班氏亦云銅為物之精似士君子之介故必以銅為器其量尺有存者昺等皆取以制樂然高下率不得其調夫有形可類以其法求之如彼其難合且獨裁之以意則已

厚而石已薄而播侈而柞弇而鬱長而震其失毫芒而逐以千里矣曰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此法之傳於古者乎而班氏既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又云一為一分十分為寸矣而又有以九分為寸者拘於八十一之數也此所以可疑也若調律以竹所謂竹者引也亦自古記之矣京房獨云竹聲不足以度調夫竹之難者特尺寸檝窕數度齊量之間及引氣輕重洪殺小差而已若取之絲則燥濕寒暑所侵及置

絃之緩急漫無所裁臨時移易烏可膠柱故房氏之准其術愈疎嘉平間東觀群儒咸所未達所謂太常守其器樂工知其聲而未喻其情博士識其文明其義而不得其音必也得其音乎則耳之所及神之其在心哉叟曰夫律之候氣長則後而先至短則泄而不至十有一月當冬至時陽氣距地九寸故黄鍾以九寸之管候之十二月大寒距地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故大呂律與之等正月雨水距地八寸故太簇律與之等二月春分距地七寸四分三釐有奇故夾鍾

長與之等三月穀雨距地七寸一分故姑洗長與之等四月小滿距地六寸五分八釐有奇故仲呂長與之等五月夏至距地六寸二分八釐故蕤賓長與之等六月大暑距地六寸故林鍾長與之等七月處暑距地五寸五分五釐一毫故夷則長與之等八月秋分距地五寸三分故南呂長與之等九月霜降距地四寸八分八釐有奇故無射長與之等十月小雪距地四寸六分六釐故應鍾長與之等此一歳陽氣所升之數而律管應之者也是雖聖人之精測然亦何

以及此也曰數盡之矣夫三而降一而後雖陰陽之升降氣朔之進退十二律之長短有不由之者乎故不齊之中有大齊焉以一乘三為九律起於九畫止於六律聲也畫象也自然而然者也聖人以數而範圍天地天地之度可參而知者三一之謂也故徑而寡失細分之極於無窮而皆得其紀焉者舉其要也李文利不得於測候由冥管之誤也然因陽氣所升之度而古今用尺之長短是亦可驗之一端特氣之強弱上升於毫髮之間是非至精何以極其辨哉叟

曰北音作於二女南音作於塗山之妾東音作於孔甲西音作於辛餘靡四方之音何以知其合也曰夫氣者陰陽而已太陰居北方北者伏也太陽居南方南任也少陰居西方西遷也少陽居東方東動也四時四維固有消息是以聲非止於一端即武壯炎怒以應肅厲嘽緩流濫以應和樂適而已矣抑揚之過太清則志危太濁則志下危則不鑿不鑿則竭下則不摶不摶則怒故音惟其中揚雄曰形割匏竹草木土金擊石彈絲以為天下捏故石為乾乾西北也土

為坤坤西南也竹為震瓠為艮草為坎木為巽絲為離金為兌八方之合而樂成焉所以和陰陽也叟曰十二律以調五聲然有不足者應鍾之宮則徵濁而宮清夷則為宮則商角羽無其調中呂為宮則十二律皆無所取故謂旋宮至於三而止若旋以十二則有衍之六十以至三百六十者律何以諧也曰此小分之說誤之也淮南所謂銖積寸累至丈石而繆徑而寡失不在舉其要乎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何以鑿為也若鄭康成之說本之呂覽淮南蕤賓重上

生至於仲呂而所生分等皆倍劉向之說隔七為上生隔八為下生至仲呂而孤蕤賓而踰次矣京氏以隔九相生若准之長九尺析之一寸之內乘為分二千又為小分以辨強弱極離朱之明且不能及又須柱以拘絃移動之間彌不能定而欲以辨六十律豈聽耳之所及哉傳曰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繁聲過聲周官所過且知樂者取雜器和之宮商尚能相應如其不能則班氏其猶未耶蕭梁之通隨之七均七調徒紛亂耳叟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抑傳記所睹或聆鐸音而知其諧扣磬聲而知歲閏佩聲聞而見其兆者此其人皆天授非有所師傳然則安得彼懸悟者語之也曰古者成童學樂誦詩雖性生而能亦漸靡使之也且不知者耻前而沮議知之者欲教而未信樂亡已久騶語九夏以駭淺聞駁康成而非制氏建獨是之旨裁之胄抱考定雅俗一以三統四時追復五音十二律之盛何妄所以憾於三十年席間函丈誰能屈己下聽財覽其義乎是以徒抱書而沉寂耳安能發明叙致傳之

百世哉叟乃避席曰幸哉得聞此言於吾子也吾乃今知律曆運造可數度也道在茲乎道在茲乎

正樂議　　嚴嵩

本部於禮科抄出新選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奏臣聞諸周禮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聞諸詩肅雝和鳴先祖是聽聞諸書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自古聖帝明王未有舍是而能以化成乎天下者矣　陛下之聖德復古樂於今日正所急之先務也故敢將順其美於樂記而有補說之作以足陳澔集說之意

所以明樂理也於律呂新書而有補註之作以發蔡元定之蘊所以明樂聲也於伏羲卦圖文王卦圖夏禹九疇圖箕子洪範圖而有解說之作所以明樂理之原也於興樂而有要論之作所以明古樂必可興於今日也不揣愚賤瀆冒奉獻以為興樂採擇之備覽且四聖圖中非徒寓乎樂理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有養身之術焉有正心之方焉有脩身之要焉有行政之道焉故臣又作四圖用說第一圖用說所以保聖躬也第二圖用說所以明聖心也第三圖用說所以一聖動也第四圖用說所以直聖政也爲此將臣所撰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興樂要論三卷共二帙親齎謹具奏聞等因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臣等切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後拳拳以復古樂為念但時當草創欲為未就仰惟　皇上以羲黃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期值百年聖無述作既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作大樂以平天下之情但樂之道廣大微妙非惟情義難明而其所謂制度者亦失傳久矣西漢去聖未遠

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況數千載之後乎今遼州同知李文察奏進樂書乞興正樂一節臣等看得其所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樂理樂原亦有前人所未發者其議於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為制律候氣之本其法似為徑截昔宋人楊傑議曰八音皆不能無失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宜皆以人聲為度且人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為依永律呂協奏是為和聲此皆取之虞書者也李文察所議

似與此合惟我　皇上聖德居位懋建中和之極實
秉制作之權則考定元聲與復雅樂今日實惟其時
也

國朝名公經濟文鈔卷之九

武林後學張文炎校輯

貢賦論一　丘濬

臣按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

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畝檢覈為易兩稅以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為百世不易之制我　朝稽古定制以

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粮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寛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為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黄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為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即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為姦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　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貢賦論二　　丘　濬

臣按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說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稅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脉枯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産僅足以供一戶之賦遇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補欠况使代他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於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為生而國亦不可以為國

矣為今之計柰何曰李㴾謂盡逃户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為常法每歲十月以後　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出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寃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踪跡具聞覈實除免如李㴾所言絕攤逃之獘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

徵令論

劉鳳

蓄積之臣用而國富殖棓克之臣用而上下困物固有與之而為取取之而不為虐亦有無所與而不足少取之而遂竭者豈非用術之異歟今天下利盡四海熈洽累世崇節儉與民休息未嘗有水旱凶札之災昆蟲兵革之孽亦近且數十年矣宜朽貫腐粟中外充溢然而僅以取給徵斂愈繁科條稍密矣雖兩吏寬慰之恩放免無幾而有司督責益切不待期而畢斂稅民深者為良吏治繭絲者為忠公不諱聚斂之名曰以掊楚薰其下以收責為政而已何極盛強之日而有焦然不遑暇之慮幸值比歲豐穰而猶上下誙誙然困僂中顉蹙頞搖手此尚為國有人乎且管子一國之才也尚能以區區斥鹵之齊而富況今籌策智計忠慮明慎之臣布列於位使知之而不為是隱忠不竭罪也為之而顧不能何以稱責也哉且古與今異矣昔禹別九州之土未嘗謂江以南上上也三代皆國於三川之間雍冀之郊命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宜而為之種稻人掌稼下地九土曰

騂剛墳壤彊㯺固北之地勢然曰渴澤埴壚則不能
百一至埆壤輕㵊則彌望千里矣不知在當時何以
能耕植雖有再易三易之差然墝瘠過甚方佃而蓺
之大風揚沙遂為陵阜者有之矣朔易并雍土多不
毛中原之地非復往者亦天時地利之遷易歟故供
輸不能不倚待於東南亦已久矣議者乃有采於漢
徙民以實塞下之令又欲大興田作於沿邊諸郡及
簡稼器修稼政教民治水田之法大抵皆非所急也
因其習所便安自力與積足以給贍可矣未可以抒

東顧之憂也夫轉粟與金幣之征歲有常數然往者
二都之廪足支數年而水衡錢亦積之無所用今帑
藏乃或告匱而司計者以漕船先集為功以　兩朝
恭儉之德未有土木征伐奢侈以蕩費之又不因復
租蠲稅裁以與民太過也邊境幸無虞出入固有經
制何昔以有餘而今不足此遠近之所未信而竊疑
貸民之少弘也或者倖門鼠穴有以洩之不者理財
有遺策乎且經費出於不得已者不可貶損以示虛
匱也禮遇以優群臣豐餼以待士稍甸以柔賓旅自

古未之有改而累歲以來所議裁者數矣謀國於昌
時而至於此陋無貽後世笑乎雖因時救弊庸有所
宜然有未能去者顧非法之所裁且施以與民何不
可者今恩猶格而未下則有司之過也在他所即亦
嘗見之未有如江以南者周官之議刑貽即已盡用
至交際幾不行販鬻者且以侈費禁之上下共厲苦
節糲粱之合藜藿之羹儉無以加矣而俗不益富患
兼并之室不能使貧富若一已鋤而治之窮民皆過
所望矣而貧愈不能立且常賦之入書其要貳藏之

司府矣歲會之日輒有所定本謂裁穀之貴賤地之
凶穰衡以為籍而民遑遑不知所出歲一異法輕重
殊科漫無可稽名有所寬實不逮下吏緣為姦詭罔
出納憑恃城社莫之敢言雖有嚴切之吏忠憓之長
綜核深至不可得其端倪且蠹撓之困足使良民破
產而重以輸入之難主者之虐莫敢吐氣勤苦如此
而不之恤歲雖幸豐急政無漸暴令先期漢臣有云
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今則假貸之
家非破滅則有所懲安所從取急乎惟有賣田宅鬻

子孫且復不售則徒斃徬掠與轉死溝瀆耳上官惟以課最為賢明吏文移計其刻轢之至此哉故雖有懷隱惻之意傷痛之心不能自遂稍不如令遽以不職罷去矣力爭固無益寬假輒蒙罪率苟目前而不為異時慮以此為知事權操輕重筦利柄務本富平國准文深無害乎竊悲其淺於就功而深於構患也昔管氏位一國故高相柴池而皮幹筋角之徵倍彼所取足者齊耳不恤其他今天下一家非可以損此益彼也夫司計者高下在心緩急得以制之何不因

時而修國筴之數乎遇歲穰穀多稍寬折入而事貯積乎糶賤恐其流而泄越之能成困京者稍優存之使相效乎畜斂者吾已得其籍一之以輕重毋使罷民得以淆亂其間行之以徐疾不必併入而患不堪四方物貨吾已得其貫示之以開閉通工賈之利而實四郊之內奪之以繆數權金幣之洩射帛布絲纊之相為勝而厚桑麻爾縷之業勸發田之民夫富於民未有不富於國者矣濬其源未有不大其流者矣捨朘削之令去苛暴之征詰姦宄之俗優居積為婦

清之禮審三時之務執必信之法申墾治之教察汚萊之罰禁流徙去其里重安集勞來之圖轉移若化與敗相違故云通於廣狹之數者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者能以少為多故立貲於民而藏富於不竭之府積蓄於不涸之倉下令於流水之源而取民於不爭之官內無以有其外而外皆為貲壤且奚必東南乎則雖山國海渠古以為籍者縱不能盡入征繕佐國之急然有菀蒲之利有菹菜之饒有漸澤瀉滷之區有麋鹿叢蒸之壤皆可因而治之善官而守

之雖不必效古之致饒庸令其墮游轉徙為閒民乎

戶部財賦論　　萬表

國家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常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粮馬草地租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額料果品厨料蠟茶燈草蒲枝鹽斤局稅門攤各有成類成化弘治以前各邊寧謐百費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光祿寺并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粮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

者言之京通倉粮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大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三十餘萬太倉銀兩極費而其詘者邊防為最商鋪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仰給太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賫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粮四箇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箇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粮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

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塩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免放下場馬疋草料銀一十八萬餘兩　內府每年約用加添商鋪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粮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太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為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固計如此誠不可不為之慮也

論戶部出入揭帖　張居正

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羨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欣欣　國用少裕

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　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比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

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　座隅時　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　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　聖明留意

西北水利議

徐貞明

徐子徵入諫垣。居無何以罪逐。客有唁於潞水之湄者。見徐子屏居野寺中。讀書意適。無懟色。則數徐子曰。子以外吏、一朝列侍從之班。際 聖明在上。固希世之遘也。曾不能畢節馴行。效尺寸以圖報塞。廼抱釁而往。將自棄於明時。且子嘗欲乞身以奉菽水。使子亟成其志。寧有今日哉。奔走竄逐間。負國恩而違親養。忠孝兩無當也。予竊為子悲之。徐子聞言零淚緣纓。坐客而與之語曰。客之數予。予則悲矣。客亦惡知予哉。予始待罪垣中。首疏西北水利事。水衡當事者。迂其言。置不省。予乃撫膺而嘆曰。當今經國訏謨。其大且急。孰有過於西北水利者乎。雖然槩而行之。則效遠而難臻。驟而行之。則事駭而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盍先之於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盍先之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於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狎而人信。又恐其難於遥度也。則又裹糧屬二三解事者。走永平

瀕海近山之境。相度而經略之。既得其水土之宜。彊理之詳。始信其事之必可行。而猶冀其言之獲售也。欲再疏以請。草具將上。適與罪會。使予得罪稍緩。則疏必再上。或庶幾其言之獲售。使予不欲再疏以售其言。則乞養以退。當在始疏報罷之時。寧濡忍以及罪譴。負國恩而違親養。誠如客言。予則悲矣。客亦惡知予哉。客曰。予聞天下事。諫官皆得言之。今 天子銳意化理。子職諫數月。即水利報罷。寧無崇論谹議。可以動聽而中當事者之指。廼諰諰焉惟冀水利之復行。亦左矣。且子謂經國訏謨。其大且急。莫有過於西北水利。則又予之所未解也。徐子曰、禹功茂矣。而濬畝距川。廼其盡力而終身者。騶孟談王。田里樹蓄。厥惟先務。客惡得以水利而左之。予將為客悉其利。夫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廼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以幸其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饑耳。此可以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其利一也。神京北肇。財賦取給於東南。忠於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懷杞人之隱

憂尚有出於河流外者惟興水利而西北儲蓄近取常裕視東南為外府可也中人之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始可以安土而無飢迺國家全盛之勢據上游以控六合獨待哺於東南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計之全哉今運蚕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然運蚕而收之不及其熟有浥損之患久積而散之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既興則田疇之間要皆倉庾之積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暫紓之而未能也惟西北

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則攻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獲甦其利三也昔禹播河入海而溝洫之修尤盡力焉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之虐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而河患種種矣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涑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既盛而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河流

安得不盛流盛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為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氾溢於諸川則並河居民得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弭矣其利四也古人之畫地而國也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既順土而宜民亦設險而禦侮也晉之邀齊也必曰盡東其畝以為戎車之利晉之利齊之害也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

以榆柳棗栗既資民用又可以設伏而避敵其利五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也蓋業農者麋其田里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為亂今西北之境土曠而民游識者常惴惴焉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所歸消寇彌亂深且遠矣其利六也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苦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迺西北蓬蒿之野常疾耕而不能徧蘇子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其不均固如此也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

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七也。東南多漏役之民。而西北罹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役減。北之賦省而繇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繇可輕。其利八也。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蓋有數頃之田。困於一商。遂棄業以他徙。其有曲避轉輸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兑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即承平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邊田墾。轉輸不煩。其利九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矣。然亦不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為患

而不墾之為患。彼既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為國家之利哉。惟自其荒蕪不理者。召募墾之。則新屯固種種也。兵之壯悍者。既心恥於負鋤。而其羸弱者又力疲於荷戈。驅兵為農。勢固難行。惟募之為農而簡之為兵。則心安而力奮。屯政無不舉矣。今天下浮戶依富家以為佃客者何限。募而集之。可立致也。募農以修水利。修水利以舉屯政。其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不得已而有募軍。則居行給餉。為費不貲。又不得已而有班軍。則春秋遞往。疲於奔命。又不得已而

按籍勾補。解檄方登。逃亡旋報。閭閻重困。行伍又虛。若近塞水利既修。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可以省遠募之費。可以蘇班戍之勞。可以停勾補之苦。其利十有一也。宗祿勢將難繼。咸切憂之。而莫肯任其議。將以難遺後人。而後之難更有甚於今日。此不可不亟為之圖也。世有勇於建議者。則曰裁其祿。弛其禁而已。夫不資之以謀生而徒曰裁其祿。則饑寒者孰恤。不定之以安居而徒曰弛其禁。則流離者孰依。我　聖天子睦族展親之仁。必不忍其至是。

也。昔范文正以兩府祿入。尚能廣義田以廩族人。矧以國家之大。而不能使天潢之派。皆飽食而安居乎。今西北之地。曠土彌望。於其間擇人所棄者。官為墾闢。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授田若干。使得安居而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蓋既授之以田。開其治生之端。彼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授之時。勤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漸墾田而擴產。為長子孫之計。其雄桀者不失為富家翁。即庸拙者亦可以依田力穡。其與坐食多餒。散處失所者。相

去遠矣。其利十有二也。昔之有志者。皆欲倣井田之遺意。授民之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強之兼幷。限民之田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於西北空閑之地。修舉水利。則倣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昔養民之政。以漸可舉。其利十有三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閭族黨。井自為界。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多得一介之民。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踵接肩摩。而爭繁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朴者。惟寥廓之鄉為然。今若晝井居民

裒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而俗尚自美。其利十有四也。客曰信如子言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徐子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遍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為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决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

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蚕姑廟湧泉成河。與

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剌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鵶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清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為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於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為助其力。何至

連阡以彙鞠為茂草乎至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崖于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然葦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即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

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小則窘而難布茲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猷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覩茲其暫之歲收久之永賴無不利者特端之於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

歲闢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客曰西北之人歲苦水害奈何利之且彼宿苦其害而子驟言其利其不信亦何異乎徐子曰嗟乎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為害矣人實貽之而咎水可乎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如血之在人身流貫於肢節而潤澤其肌膚一有壅注則上而為癰下而為痔又或溢出於口鼻而因以戕其軀遂曰血之於人害也亦舛矣今之咎水之害者即山川之委原未悉胡不引人身觀之也

古昔盛時列國分布畫井而田甽達於溝溝達於洫洫達於澮澮達於川縱橫因其地勢以取利於水今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為利而今以為害乎且東南之民爭涓流於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於南而獨為北害此必無之理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視南亦有難易乎徐子曰北易客啞咤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利於水耳烏得而稱北易也徐子曰客何異于言哉南方之民披簑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兩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

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為快迺西北之雨多於長夏而耕種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患稍一疏引水即為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於郊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甽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至如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於西北尤為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於東南

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柰何目為萑葦之場而棄之不田乎子謂北易盖亦有據而言之也客曰南北水利修廢頻殊亦有由乎徐子曰水利修廢由於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上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為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

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為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於列國水之為利也宏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為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

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於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荊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

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今國家當全盛之時兵戈不試者二百餘年西北生齒日漸繁夥而東南之民爭附於輦轂之下誅勞來安集於其間則民聚而利無不興矣即晝井而溝洫之亦不難也矧秦漢以下其興利而足民者獨不能尋其迹師其意而行之乎何至待哺於江南也彼其竊據稱饒偏安致富者亦不得已耳迺今國家奚賴焉其機固在一旋轉間也客曰西北利水吾固知其𦾔矣然吾聞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疏

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亦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決桑田之變祗瞬息間耳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舉者乎徐子曰是所謂廢食於噎非通論也夫利水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為受水之區因其勢不可強也然其致力當先於水之源源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泛溢之虞田無衝激之患彼懷慶當丹沁之下流而真定乃滹沱所必衝者也安能久而無患哉蓋不先於其源之故也嘗考桑乾水發於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為患漫至彰義門先朝屢經修築為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土牛逼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桑乾上流皆引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鋪窪章家橋窪皆連阡黑壤廢為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於

水源未可徼利旦夕而終貽水患也客曰子論甚悉然世之疑而不遽行者亦有說焉一難於得人二憚於費財三畏於勞民四忌於任怨五狃於變習子亦不可不察也徐子曰微子言予亦籌之夫畏事者既因循而不理喜事者又輕率而罔功固矣得人之難也是必有經畧之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不知則善矣世固有能任之者亦不如今制責以水利之名亦不如宋人專以勸農之職蓋勸農而興水利收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

職則若於牧養斯民之外增勸農水利一事彼之號為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為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與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惑焉夫捐數萬金之費於春而收數萬石之穫於秋費於帑而償於田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尚甘心焉曾謂善於謀國者而顧以費為憚乎且始為而穫繼是有興即以所穫者為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

也畏於勞民雖蘇文忠公嘗有是論文忠公之言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審如文公之言民信勞矣予謂不必於牧養斯民之外而專設勸農水利者亦恐其喜事勞民如文忠公之言也誠得牧養斯民者擇其勢順而功省之處暫出官帑募願就之民經略其端以示倡率之機使民灼然知水利可興則必有兢勸而爭先者庶令不煩而事自集

若槩以水利役民使貧民苦於追呼妨其生業而富家反擅其利予嘗見水利使者檄下諸邑閱治水利輒飽吏胥之橐而害及閭左此文忠公所以極論而深嘆也怨生有二妨小民之業怨隱而害深奪豪右之利怨顯而謗速既不槩以水利役民民無追呼之擾怨不叢於小民矣而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必奪之周禮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彼小民款自利而力有所不逮官為倡率豪右從而兢勸

於其間則借豪右之力以廣小民之利固主與藪之遺意也方欲藉之矧曰奪乎此何以任怨為也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習卒而驅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鹵莽而耕亦鹵莽而穫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倍於數畝而旱潦可以無憂誠一驅之其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相率而為逸者以其習之故然比閭族黨皆然也官為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皆耻於逸而趨於勞矣昔張全義起於群

盜其尹河南也當喪亂之後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擇人以修屯政招徠農戶流民漸歸遠近趨之如市全義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輙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蠶則笑耳有田荒蕪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里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蓋其勸農力本生聚教

誨變荒墟為富壤非偶然也誠使西北牧養斯民者能以全義之心為心未有狃於故習而不變者不一曰倡率而遂曰習之難變可乎夫得人而任捐公帑以募就役之民宜怨讟不生惰習可變而田功畢舉矣迺若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者予又得而熟籌焉邊地屯田以餉軍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蓋大將固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

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以田以率偏裨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嘗乏食迺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昔宋廖給事中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欵得官者能以萬

夫耕則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銜緩其征科俟其田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其耕夫以寓兵於其間真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蓋瘡痍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蠲其負寬其征時其賑貸則流離兢復荒蕪漸墾矣漢之盛時孝悌力田同科蓋務本重農以寓勸率之微權也今若定為之制有能於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

其稅於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
待銓次者遥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役於官則
力田者兢起矣贖罪有條借貸畢以行私者何限也
使令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
罪相當則歸其田而收其稅即無力宜遠配者亦得
近屬於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固法行而
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之屯田可興墾田可多
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役煩募民哉客曰就子數說尚
有可疑者捐生而獲邊賞積汗馬之勲而獲世職欵

以田畝之勞並之可乎力田贖罪田固彼之田也稅
入幾何恐無以足經費而佐司農之急談何容易子
更籌之徐子曰審時度勢各有攸當也敵刄既接單
功為先邊烽稍寧屯政急矣倘屯政舉而邊地墾食
足兵強虜來而應之有勝算虜去而守之有長策又
何軍功之足羨乎若徒尚軍功則忽內修而啓外釁
非國家之福也且邊人之剽悍者勇於赴敵其稚會
者樂於力田各以其長邀上之賞又何妨焉今邊地
久蕪師不宿飽非懸殊格亦何望屯政之修乎即兵

興之時轉餉勤勞亦得與對壘者論功客何疑之至
於世職之法所繫於今日之邊務者尤非小也今之
武弁能因世閥以樹功名者固亦有之然其間困乏
孱弱僅存者種種矣惟其先世汗馬之勞不忍遽廢
則可耳欵藉以練卒而應敵必不能也彼富民欵得
官者能以萬夫耕則其財力智識已出於萬人之上
能以千百人耕者亦出於千百人之上其財力智識
既足以為主帥之倚用使之部耕夫以為勝卒又皆
其衣食安養者心附而力倍其與今之武弁困乏孱

弱羸卒以自肥固天壤懸也子孫席其世業亦不
至於遽替即有替者又必有財力智識之人代其業
而繼其官邊圉之間轉弱為強茲其大端矣瀕海之
地　國初皆設墩臺分戍瞭守以備南倭今草頭沽
關及水道沽關以至於新橋海口赤洋海口等處遺
址尚存日漸圮廢遐想　國初設墩分戍固將備倭
亦以南北勢懸使瀕海墩戍連絡於其間則內地有
梗此路可通又防微慮遠之深意也惟其初設墩戍
稀少冀後漸增然無田可耕則墩戍漸廢勢必至也

今若於瀕海闢田以世職之法屯駐於其間久之田益闢而人益聚則海上為樂土瀕海有通道即內地有梗南北不至懸隔於國初設墩分戍之意固相成也　國家分兵而屯授之以田統於衛所之官法非不詳然久則田隱占而屯亦漸廢蓋田授於官兵非已業也惟富民得官屯駐則其田固已業子孫相承稽覈自詳無隱占之患蓋井田而寓封建之意也夫富民捐已之貲闢荒區以輸稅養耕夫以寓兵其利於國者多矣就其所入給以祿朝廷御之以虛名

使之世其職而守其業有增課之饒無養兵之費又何靳而不與乎彼即汗馬之勳者祿入兵費皆仰給於縣官歲糜而無補安可以此例論也今民間子弟入冑監者例得輸三百五十金若使力田者於荒蕪之野墾田三百五十畝得比輸三百五十金者而同科則國家一時雖未得三百五十金之入而歲收三百五十畝之稅歲歲積之其得更倍諺謂千鎰而家藏不若銖兩而時入此尤易曉也田少而殺與贖罪而入者即是可推也若恐力田可同於輸金則必有

偽增田畝以欺上或始而墾旋而廢難以一一稽之則又不然夫民間始繫名於冑監距其入銓得官之時多者三十年少亦不下二十年所墾之田歲入官稅總而計之當不止於三百五十金彼既墾田歲以其田之入而輸官不難也亦何樂於偽田增稅歲以厲已乎即有田偽而稅負者有司將時稽而除其名彼亦何利焉若謂國用方詘經費之內歲少三之一必賴開納以紓其急不能徐徐以待歲稅之入則亦思之未詳也蓋經費之廣由於各邊主客兵餉所費

為多若各邊屯政漸舉則經費自省況力田者得以田自利而歲稅又取足於田之所入其從之固易則以力田而應者比今輸金之人必且數倍其願輸金者仍輸金不因此而廢彼二者並行國用又何患焉行之積久田闢而稅廣費省而用足則力田之科與輸金者皆可漸罷又不必商盈詘於財賄酌多寡於開納也客曰勝國都燕且百年虞文靖公之議格焉未行我　國家定鼎於茲又二百年矣通漕理財紛然建議而西北水利未聞舉其議而行者子何惓惓

於今日也徐子曰勝國往事已無足論虞文靖公之言既不獲售於泰定可為之時及季年東南有梗思其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已無救於元事矣可勝慨哉今　國家承平既久竭東南之力尚不足以裕西北之儲幸外夷之款貢修內地之水利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若駭然而圖之其將及乎此予之所以惓惓也客曰時信可行矣然子方以罪逐宜引咎緘晦庶幾補過迺又鼓舌談　國家之大計非所謂位卑而言高者乎是益其罪也徐子愀然曰子何言葵藿在

崖谷之陰見日則傾者植性之定也人臣居江湖之遠憂時益切者秉義之常也苟裨國計即閭閻尚得言之矧予固　聖天子所嘗置諸左右而責以獻納者安敢以一出遂自遠哉且與客談而私識焉又何罪也客於是起而嘆曰嗟乎子去矣其有味於子之言而冀其復行者予日望之徐子曰是非予所敢知也然予曩上疏報罷大司馬譚公惜予言未行公又自言久歷塞上深知其必可行也王開府寓書於予肯身任其事戚元戎欲減南兵之願農者惟開府是用蓋往時塞上少南人今南人應募而至者成市其方待募而未收與募退而不願還者皆可驅之為農即數千人呼吸而集也夫開府抱濟時之略而元戎有銷兵之心迺大司馬公又握石畫於其間即予去二三同志多是予言倘有再疏以請者西北水利庶其興乎惟國是裨奚必言之自予也予曩冀言行遲回未去適罹茲罪客謂負國恩而違親養予亦何以自解倘人有舉其言而行者予因得以効其區區又或予之罪狀久而稍紓將陳情以遂其私力耕以奉

老親歌詠太平竊比於擊壤之遺民豈不幸與客意良厚予將黽勉於　君親間以無忘客之大賜談已客散徐子挐舟南去

伊洛水田議

姜寶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為之矣知大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宣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箱等渠皆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臯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為渠流入於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可以灌田與水田之利矣至於伊洛瀍澗載在經史

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之車戽而耕種為水田乎予嘗舉其說以告東潑孫公公言不可蓋其人習於種旱穀憚於胼手胝足之勞而又不諳埂塍之制不慣於栽插耘耔之方術也聞永寧嵩縣亦已有水田其民頗稱饒裕予方欲募召能作水田之人於我蘇松及永寧嵩縣之已有成效者以分教乎凡伊洛三川之民與秔稻之利於此一方而惜乎不久即還官去八閱矣洛民每苦粮重疏歎與汝南道丈地而均粮格不行予嘗爲之請輕折而方伯公靳不許每歎之倘水田之利成每畝可收穀三四鍾其每畝所上粮一斗比之我蘇松猶為輕則爾即不盡水田也以水田與不水田相參錯為輕重數年以後歲稍多收民間或亦稍致饒裕如永寧嵩縣也粮則稍重於輸將不為難亦何至強聒於人前仰人鼻息而不蒙一許可也歟予請輕折而不得歎興水田以利其民而以轉官去不獲遂予心又以其大夫士亦安於故常而不樂為此也每每又歎之且去且著為議以告後來者

淮鳳墾田議　　張瀚

臣愚伏見　皇上留心吏治加志窮民奬賞來　朝
官員則　親發玉音諭以愛養百姓慮有司催科稍
急則　勑下戶部蠲免閭閻宿逋孜孜講求惟歆康
阜兆民永固　國本甚盛心也臣智識淺陋不能仰
賛萬分之一思得往年出守廬陽嘗廵行阡陌勸民
開塘蓄水招集流移開墾荒蕪頗覺有益又嘗往來
鄰境鳳淮兩府之間習見地廣人稀一望數十里皆
紅蓼黃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

時非旱則澇盖雨多則橫潦瀰漫無處歸束無雨則
任其焦萎救濟無所取資以是飢饉頻仍窘迫逃亡
人烟日稀曠土益廣此地界連蕭碭汝潁皆多盜之
區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宜得專官教民稼穡招
撫流移在　世廟中業曾專設都御史王璣時值大
水浸淫功不及施輒復報罷臣為督撫時因潁州僉
事陞任具本奏存原任知州姚篚或註原缺或另添
設專理開荒議亦未行然臣切以關係地方安危時
時念之不置近復有以此意白臣者臣謹以昔時之
見參以今日所聞竊意必設專官以重責成盖潁州
僉事淮陽副使兩道各有兵餉錢糧問理詞訟之責
勢不能兼各該有司非得監司督責人無畏憚合於
淮鳳二府特設一僉事擇實心幹濟者畀之專　勑
給以關防住劄適中州縣撫按同心重其事各道不
得侵其權有司勢豪不得撓其法假以歲月不責近
功開一頃即一頃之利招一民即一民之安三年果
有成績進秩而不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超遷之其所
轄有司即以開墾地土招來人民多寡為殿最亦各

久任超遷如是十年不臻庶富之效無是理也專官
之責其效在廣開溝洫夫水土不平耕作無以施力
必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渠
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
行偏小之村亦增卑以成徑惟歆於道傍多開溝洫
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
多開塘堰以潴畜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
可資灌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綿桑枲皆
得隨宜樹藝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

矣其次則招販流移夫良民忍棄鄉土止為無食耕種多荒年宿逋苦追併其勢必不能安其居也今地旣開闢夏秋有收不愁無食鼓動其懷歸之心將受廛為氓之恐後各該有司寬慰而安揷之量撥地土處給牛種不得責其逋負量寬二三年俟其志定業熟然後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戶或勸諭本土地鄰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供役開濬有力者出資給食皆僉事可得專行其餘未盡事宜悉聽其酌量區畫或有窒碍難行事干題奏者議擬停當徑自請 旨施行旣無掣肘之虞民心莫不歸向而展布無難矣

臣芹曝微忱冐昧瀆 聞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詳議見諸施行庶幾開無窮之利於根本之地消意外之虞於未萌之先 皇上厚生育物至仁誕敷於窮簷曠土鼓動四方務本力田之風實化導民生之一機也臣不任戰慄祈懇之至

配丁田議　丘濬

臣按井田旣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為法雖各有所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終莫若聽民自便之為得也必不得已創為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旣往而惟限制其將來庶幾可乎臣請斷以一年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過五十畝)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為差役之法丁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究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併削其所有(民家生子將成丁者即許豫買以俟其成丁)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顧役之錢(富者出財田少

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貧者出力）若乃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止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為仕宦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為優免惟不配丁納粮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頃五品以上免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准田免丁惟不配納粮如故）立為一定之限以為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粮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幷之患日以漸銷矣臣愚偶有所見不知可否敢以為獻

鹽政利弊議

霍韜

竊謂立法湏公而溥行法湏嚴而密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国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塩原額歲辨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辨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課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饔飧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　國初竈丁辨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伯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冐禁賣私鹽絞死可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

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責私鹽

人即捕獲富室責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往為刼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

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

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姦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壊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姦奏討或勳戚　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壊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

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柒錢伍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為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伯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伯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

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備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為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

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
利病均為興革邊方腹裏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
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
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
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
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
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
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
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

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
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
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
空腹以死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
利盡入姦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
轉而逃逋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
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
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
七錢尤甚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
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
利愈大姦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
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
可禁邇兇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
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
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
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相旅拒在
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為聚行則鳥飛
止則狼踞殺人刼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

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
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
前年流刼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
受餌利而為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
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
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　陛
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柰何再
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
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滋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愈

民惟罪罟乃逃生出不獲已必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積獧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懐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秖足驅民爲盗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暫成效虚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卽天下可知也

鹽政考

李廷機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虚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㝵嘗不孜孜邊計也而邊計猶然虚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　國初置轉運提擧爲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粤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今商自爲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圉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筐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絶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滷地給草蕩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　國家鹺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

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買開中越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貲於內帑商跡絕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即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竇之開也自弘正間始也或勳戚恩賜或權倖請託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後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剩堆積名

曰所鹽一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繫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并兼鹽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爲生欵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貲是以鹽價踴貴而人兢趨私鹽欵正課無滯不可得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

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稅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餘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即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即爲變行之而不必欵餘鹽之利不爲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檣大舡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網維不弛儆察有加焉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吾何以行之故鹽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懸洞若觀火

祖宗之法顜若畫一籍令在事者深考而善提衡之何有于區區鹽政哉愚謹考其始末詳其變遷以俟司國計者鏡焉

鹽筴　周弘祖

兩淮鹽課三百萬可當漕運米值全數次浙次長蘆次福次河東總其數與淮相當福場無廵按以行無遠地也河東場無場官以出有專所也廣場兼之故廵運俱無各場鹽皆費人力煎煮惟河東鹽以風而成即周官不假煉冶之鹽國初鈔法通行每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竈丁獲利甚厚故販私鹽者蹙絞○民非水火不生活五谷與鹽等于水火皆民生日用不可缺者乃以私鹽而禁之使不得行其

勢之決也有甚于防川矣鹽徒之害是也今彌之之術無他開餘鹽之利弛私鹽之禁而已開餘鹽之利或如御史李祐所言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如詹事霍韜所議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三引或令商人於緣邉報中或令商人於鹽場買補此則公私兼利商竈兩便私鹽不待禁而自無矣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三引是國家額外獲二三倍之利而竈丁亦得收二三倍之息也此外再有遺餘當盡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賣不復拘迫是盡變私鹽為官鹽亦可盡變鹽徒為良民矣古今理鹽稱最無如劉晏其言曰任其所之詳味四字誰與禁哉

鹽法錢法議　陸粲

今天下所以資軍國之用爲民生之需者固亦多端而其最大者銅鹽之利也其利最博其弊亦最甚司國計者蓋深憂之而策未有所出則思更其法愚以爲法不俟更而害所當去害去而法行矣夫自管仲興鹽筴之利而後世桑弘羊劉晏之徒用以富國宋雍熙中始有召商中納之例無輓運之勞有實邊之效誠良法也而今實行之　朝廷之價直有定則商賈之支納有常期其始固無弊也夫何存積之例起

而常股之法微姦商肆其假托勢要從而沮壞商賈憚折閱之重病守支之難故召募雖勤上納寖寡鹽法於是乎大壞矣爲今之計先痛革奏討殘鹽之弊政與賣窩買窩之故習嚴敕任事之臣不得曲狥權貴之請以撓國法有違者以貪黷不謹之罪罪之若夫商人之有厚貲者亦頗知畏法自重不肯鑽刺勢要捏造詭名爲此者大抵其中之無籍者耳請遇開臨之際先令上納芻粟完足然後大集群商於公廨面使互相保證必有真正姓名方始給與文引其運司之出納仍復常股之規按次以支使巧捷者不先期而挽阻定放掣之限歲有常期使巡督者不避嬿而稽滯且優恤竈丁盡蠲宿逋與之更始設法通融令鹽利所入與所出者常相均稱如此則商賈流通鹽法庶幾其可行乎昔漢之權鹽也官給牢盆令民自煮而征其入故其時民無私販而得以彌盜賊之禍宋之轉漕也置倉於真楚泗諸州聽以回船載鹽給與脚直故其時鹽得轉般而又以紓漕卒之困是二法也亦可爲今日用乎誠用之或足以濟舊法之

不逮矣自太公立九府之制而後世五銖半兩諸錢更改不一唐貞觀中始有開元通寶之鑄輕重大小最爲均適亦良法也而今實用之權以銀楮子母兼行其初亦無弊也夫何私鑄盛行雜以鉛錫濫惡之劑流布遠近有司多方設法重刑懲治然禁約雖嚴違犯如故錢法又於是乎大壞矣爲今之計當如宋朝嚴立銅禁有私蓄者罪與火藥私鹺同使銅悉歸於官官之鼓鑄者資多而易辦然後鑄爲公錢輪郭周正肉好精美積千錢必重一兩以布之天下非此

者不得用姦民雖欲效而為之既窘於無資又患其無利自不肯為矣其他若貲賚俸給之出於上課程折色之出於下一切以古錢及所鑄公錢凡民間所用惡錢悉令送官與之倒換如此則偽種不存錢法庶幾其可行乎昔劉秩有言欲錢之行莫若禁銅夫銅不布下則私鑄不行私鑄不行則公錢不破孔頭亦謂人所以盜鑄者公錢輕也公錢輕者由上鑄時恤銅愛工也不惜銅不愛工則公錢行而私錢廢矣是二說也其殆為今日設乎誠用之或足以殄方念

之六患矣夫錢與鹽皆足國之資前人之立法未嘗不善而救偏補弊則存乎後之當事者愚所謂去其害法者而法行以此抑愚又有見焉夫有治人無治法法之行也在人而已竊見今之銓部選用運司官員類取聲望不揚資格稍下者為之其間故有能自振様者亦甚鮮矣然則何以責其能舉職乎宜深懲此弊遴選材賢以充其任至於錢法乃　國家一大事顧無專官以司之雖有寶源等局僅設於內府請下廷臣議增一官如周禮泉府之職倣永樂間立上林苑監倒牌品秩畧高權任稍重以監督鑄造二者之法既皆得人以任之而又精擇主計之臣以總攝利權必得其有心計善守法如漢之張蒼唐之劉晏宋之陳恕者為之庶幾有濟不然以龍鍾闒劣之徒而望其為國理財難矣惟　明天子與當國大臣於是而加之意焉固足國裕民之大端也謹議

錢穀論

靳學顔

臣見近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為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共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貿而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癘疫之妨以一歲之功而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懾處不勝其

東濕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乏為慮者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饑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質而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　柰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

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爾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益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一一可覩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靖康中趙

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于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　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

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三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　國足用之一大政也柰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　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擬矣　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

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為驗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　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乎　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

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漢廷與之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況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為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為此取效于旦夕計本利于出入蓋民間之算非　天府之算也夫　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工以修絜英達之士為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

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甎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戶則平給以腳價如是而患無

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
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寳源
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九萬人
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
之内鍛金刺綉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
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而未甞患其妨凡此皆
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
不願行强之恐物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
用之至稱為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祗見其利不聞

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之盖五六百而值一兩
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訊也獨至于今屢
言而屢廢甫行而輙輟焉何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
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姦豪爾一曰盜不便
一曰官為姦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家
盖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異也臣竊聞往時
但一行錢法則輙張告示戒厰衛不先之于買菜之
傭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既閉匿觀望之不
免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簧鼓之以濟其

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下三四日而中
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施 恩澤者
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 朝廷
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
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
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
朝廷始又因而 賜予之費 宗室之祿百官之俸
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
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

布花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
入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
也輕斂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
無減於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
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啓盜權之釁請于寳源局或西
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
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下以科道各一員
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斂散各照分司先之
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于俗仍

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　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
于　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還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
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
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　祖宗初制鈔
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給告者然
不徒責之下也後又　令各處稅糧課程贓罰俱准
折收鈔則　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
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夫　帝王以元氣
為橐籥以造化為錘鑪而風行神運不言所利乃至

與齊民賈豎算本利較銖錙臣愚非所望也臣又聞
之邊鄙強固則夷狄沐服中原又安則邊鄙傾嚮故
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
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
終歲無衣寒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令百司夙
夜宰卿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
國家建都于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　神禹之
重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
哉誠以　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

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　京師
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　皇上南
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肢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
江北裏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鷙悍而輕生
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
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
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
而千人嚮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
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

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者而覈其官倉之所
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
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
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賴焉即
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
今日者也漢以前有厫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
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　京師今徐臨德
州皆有官倉本為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
疏為山西積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

用言為榮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輙以為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盖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盖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于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

夫社倉即義倉也盖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冑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為社盖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後亦不願出于令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至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為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畫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

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而為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
皇上所為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
垂意

銅楮論一

丘濬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為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為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為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為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為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為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為泉或為半兩或為榆莢或為八銖或為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為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為赤仄或為當千或為鵞眼綖環或為荷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為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偽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偽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為今廢真而售贋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為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為工收新造之錢以為銅本孔顗此說別為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獘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為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為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別製佳名其面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旁周廻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錢於官以易新錢將所得舊錢週以細紋如新錢製其面亦剗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　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

經濟文鈔　論銅楮　玉屑齋木板

銅楮論二

丘濬

本朝制銅錢寳鈔相兼行使百年於兹未之改也然行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在於多革偽錢之策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錢為中幣鈔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自　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閡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于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寳鈔屬鏹之刑每

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　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刑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宜以為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為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　詔天下以為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詒之患商出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

水利論一

歸有光

吳地痺下水之所都為民利害尢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為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

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壹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宋楊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紵谿為渠浛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為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為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於松江亦不過䟽導目前壅滯如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興單鍔著書為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為民之害亦為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於民豈為利哉太史公稱

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為務余以為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地尚有婁江東江與淞江為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為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為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

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松江為近蓋經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儗揚子江而深闊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闊深水勢洪壯與揚子

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

水利論二

歸有光

單鍔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岍東江尾茭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鍔之所及今不鑄去堤岸而直為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

江之說以為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然確為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闊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即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郟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郟氏自言小時猶見其闊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面勢既廣若徑直

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

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檢司又自新涇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塲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鄉氏所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

本朝之開江廼十四丈則與工造事以今方古曰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為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瀕沙茭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為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從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閒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州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為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三吳水利議　俞允文

國家之本政莫重於財賦財賦莫重於蘇州蘇州歲運之米四百萬石是國家倉庾也而財賦皆出於水田昔司馬遷云吳有三江五湖之利而宋趙霖又云天下之地膏腴莫過於水田水田之利莫盛於蘇州吳越王錢氏有國百年唯長興一歲失稔享利甚饒比後頻遭旱潦屬者大水數縣滙成巨浸千斛之舟皆縱橫取路罕辨涯涘百姓斃踣萬狀莫能圖畫田薄民貧國賦每至空乏不繼古今利害相懸若此何

哉蓋蘇州地既低下而東址瀕海之地特高浙西六州之水皆流注太湖積水泛濫如貯盤盂謂之澤國禹穿三江導太湖之水東入於海而水始定今三江唯松江洩水為徑後世以太湖之水獨洩於一江其勢有所不逮故於常熟開二十四浦址達楊子又於崐山開十二浦疏松江之水東入於海民間私港又不可勝數由是高田引以灌溉低田賴以決洩至於瀕海之田雖高日懼鹹潮之害因作堰壩累水不得外流而渾潮日積諸浦漸湮法宜盡決堰壩近海置

閘隨潮啓閉使有泄無入閘內港浦常得通流閘外淤沙亦近易為力若堰壩既決浦閘既脩苟非厚築圩岸一遇大水湖水隨風往來則壞岸低田與水漫漶此築圩累岸之法尤為最要范公仲淹云脩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故錢氏偏據一方專心田事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又有潦清之夫是其享利之饒豈非人事之脩乎蘇公軾云浙西水旱乃人事不脩之積正此謂也今洩水要處吳淞白茆等諸浦大半湮塞閘廢圍壞水害日滋未死

之民飢寒失業而部使猶相踵追徵以至田事輒以國用窘之格沮不行是使地無可耕之田民有失業之怨賦亦奚從而出嘗考永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公元吉奉檄開浚其功最著其後正德十年又命工部侍郎李公充嗣重加濬治水害暫息時三法未備終非經久之策為今計者誠宜　朝廷不惜浩費慱選幹臣推原水利相度事宜舉行三法置官精理以至盡力之吏必令越次推遷則人知沮勸建功必多　朝廷無宵肝之憂而長有東南之利誠治安之策也

方今三事謨謀緝熙帝載當無急於此者

茶法議

楊士奇

茶之出入資引以照其批驗茶引所則在應天常州浙江杭州三府今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赴引聽其冒名開報或將引由賣與嗜利之徒齎赴産茶地方轉相貿易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追繳退引難矣況茶貨出山所經司官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斤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哉又如南直隸之常州廬州池州徽州浙江之湖州嚴州衢州紹興江西之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之武昌寶慶長沙荊州四川之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瀘州雅州等府俱係産茶地方相去前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産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為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窵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

武林後學張文炎校輯

制兵議

陳建

夫兵者生民大命國家之盛衰興亡恒必由之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兵固有國者之所不可已也然莫善乎兵寓于農莫不善乎兵養於官愚請詳前代得失之故而後及於今日之事成周井田之法邈乎尚矣周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令貢賦蓋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容貌相別聲音相識兵農無彼此也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唐府兵之法始一寓之于農史稱其居處教養畜材持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此唐初之所以盛由兵寓於農也至開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壞張說李林甫始奏募人為長征兵卒啓

方鎮跋扈之禍李泌謂其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下陵上替不可救止歐陽脩唐史謂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此唐室後來之禍皆源於輕變府兵之法而兵農為二也蘇軾論宋兵之弊嘗曰唐府兵之法無事則力耕而積穀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于縣官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也葉適曰康定以後謀國日誤召募日廣而後天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為者矣則又為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縻厚祿而未嘗有一日之用政和以後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披甲荷戈斡離不始挾兵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召天下兵以勤王京師不守而勤王之人潰散

爲盜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
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觀二公之
言則宋家之禍未始不起於養兵之弊也明矣羅大
經鶴林玉露曰五代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鬬一呼即
集本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乾道初
陳福公獻民兵之策兩淮荆襄皆用其法開禧用兵
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丙寅虜大
舉南牧團安襄宣司檄召諸郡兵與湖北義勇俱往
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遇抄掠甚於戎寇獨義

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
也觀此則兵寓于農與兵養於官其爲得失利害較
然矣昔唐李抱真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
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
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
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曰昔太宗籍
兩河強壯爲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
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
堡而後官軍也此二者所行蓋彷彿寓兵於農之遺

意矣范仲淹曰戎狄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
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滕甫曰
中國夷狄之兵常患多寡不敵蓋中國兵有定數至
於平民則素不知戰夷狄之俗人人能戰舉國皆兵
此其所以多勝也觀此則夷狄猶合於兵農不分之
意得寓兵於農之利中國何獨不然也馬端臨曰周
官小司徒伍兩卒旅軍師之法此教練之數也司馬
井邑丘甸之法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家
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

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家
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
十六次方調發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
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
也蘇軾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蓋兵出於農有常
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民各推
其家之壯者以爲兵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
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
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

兵卒強。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還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徒為無益之費。而不可使戰。由此言之。寓兵於農之制誠行。則兵可強。費可省。無將帥專兵之虞。無募兵潰亂之禍。永世保民之道。莫加於此。有國者何憚而不為乎。我 太祖平一天下設置衛所分布內外為衛者四百九十有三為守禦所者三百一十有七每衛旗軍以五千六百名為率每所以一千一百餘名為率可謂盛矣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軍士逃亡故絕者過半甚至十無二三者其存者率多懦弱不堪雖每歲勅差御史清勾司府州縣皆設官清理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閱袁州府武衛志謂承平百七十年法網日疎武衛尸其職而兵不教戰流竄逋徙十亡六七其存者率柔脆聞抱鼓格鬬聲長佈歃死正德間華林嘯聚及寧濠所集皆烏合耳平時佩虎紆金廩廩食粟者不能被介冑挾弓矢一戰顧鼓勇而陴盡市井民兵 國家所獲衛力僅轉漕歲千人耳嗚呼此言確盡當今軍衛之病觀袁州一衛而天下可知矣今雖逃亡耗缺之餘總計天

下實在兵帳猶逾九十四萬而西北邊兵且四十萬然近年達虜深入我幷汾虔劉我畿甸如蹈無人之境諸衛之兵曾勾不能向虜發一矢交一戰今縱清勾充滿衛伍亦徒耗國儲而何益於勝負之筭保障之功也哉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 國家竭帑庾以供軍而實何嘗得一朝之用如此雖有衛猶無衛也雖有軍猶無軍也朱子嘗曰今朝廷盡力養兵嘗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觀之今事實然實然近胡端敏奏議曰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解艱難以見在者言今養軍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先代軍死甚可痛也況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嘗逃回尤為無益愚嘗因胡端敏此言推之竊見

近年每解一軍即累里甲盤費數十金長解方回逃
軍繼踵每一軍逃即遺棄所買充妻小流落乞丐凍
餒而死今天下每歲軍解軍逃何啻數千是即每歲
累窮里長數千戶累死軍妻數千人也其可矜憫甚
矣抑尤有異焉者近年大同宣府以至遼東福建諸
軍每給糧稍不如期動輒詬譟群起思欵為亂甚至
戕脅主帥者有之此風豈盛世所宜有也使兵寓於
農詎至此乎近日胡恭政松奏疏曰大同兵自頃年
鎮廵諸臣失於撫馭致其悖逆驕慢偃蹇日甚一日

通來教場鞠為蓬藋金鼓幾於絕響每邊警交馳烽
火四照將或躲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
孫熟寐以寢苟稍稍繩縛則群起而噪呼脫巾而詬
罵事勢至此豈不可為之痛哭也哉馬端臨謂宋兵
雖多劣弱而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而不為用今日
兼其弊矣竊謂今自承平玩愒百度懈弛百弊叢積
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而軍衛一事尤為甚通者有事
交南因衛兵不足而行募兵之令矣然兵方集而劫
掠已肆浩蕩騷然有司不敢詰將令不能禁彼寇未

平而吾民已先受禍募兵益寇古今天下同一揆也
嗚呼清軍無益勾軍無益解軍無益譎發罪人充軍
無益養兵於預無益募兵於暫無益非惟無益而害
反有甚焉盍亦反其本而求其善矣董仲舒曰琴瑟
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
必改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丘文莊曰天下之事譬如
器用有舊而壞者必又為之新製則其用不窮矣今
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失今而不為之更制吾恐
日甚一日一旦有事倉卒之際其將噬臍無及矣愚

於此有策焉不煩清解不煩譎充不煩預養不煩召
募不致大更張駭世而兵自足民自安則有民壯一
事因今法而稍加損益焉俾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
不失乎寓兵於農之意足為經久可行之法爾矣何
以言之今日州縣民壯各省或称機兵或称徙步或
曰快手朋丁均糧十年一編聽差操捕無衛所處即
用以守城亦彷彿出兵於農之意愚嘗備員臨江府
原無衛所附郭清江縣止編有機兵八百餘名亦設
置教場四時操練一如軍制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即

率以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令民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粮雇募等役亦未盡善又十年一另編分合不常亦非畫一不若各隨其里甲編定如一圖十甲一百戶即編民壯一百名圖甲內人戶有多寡大小者隨爲增減不拘一律大率以甲戶爲準一戶編一名大戶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名小戶丁單糧寡者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聽役縣小兵少者二班合爲一班五年一次聽役即馬端臨謂教練必多調發必簡之意

除有非常大寇警方盡起用之次警則酌量起用以次一二班周而復始小警則止用本班至十年一界造冊圖甲內人戶丁糧或有消長民壯之數亦隨增減每戶必推擇戶丁正身精壯者出當即蘇氏謂有常數而無常人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之意其或糧多而丁不足者方許令義男應當不許雇募代替生弊推行如此則雖不必拘拘於井田府兵之既往稍損益今之法而即得寓兵於農之意有國制兵簡易經久百世可行之法無過於此矣若夫今日一時

補偏救弊之權宜則又有可言者在於調停衛軍之制耳何也　國初衛軍籍充累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餘衛數千里之遠者近來東南充軍亦多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絕莫不由斯道里既遠勾解遂難謂宜更制各歸土著除國初編發子孫已數世慣彼風土不願回原籍者聽中間有願回者官司給文發回原籍衛所補伍以後充軍俱即編本省附近衛所庶鮮逃亡易

爲勾解雖然此法雖善要不過補偏救弊一時權宜之政而已終不若隨圖里編民兵之爲經久無弊何也蓋軍隨土著秖省清理勾解之煩小利而已他弊固自若也若兵隨里甲則可省養兵之費可省募兵之害可無逃亡缺伍之虞可無孱弱充數與夫驕兵悍肆之患凡昔之所謂弊者一掃而空之而所謂利者悉兼而有之矣不井田不府兵而自得寓兵於農之利迂疏一得妄謂聖人復起或有取於吾言而潤澤之矣

將議　　劉鳳

古之將六卿之長也執鼓以令衆其謀慮也先國而
後身其使衆也若屈伸臂指之無間其征不服也有
放伐而無逆戰故君之命將也曰社稷之命在將軍
授之斧鉞曰從此上至天下至地將軍制之齊宿於
廟以授旗鼓推轂而送之其待之隆如此將既受命
於君乘車凶門而出必死無反顧心則雖未振鐸作
旗致三軍之衆樽俎之間已知千里之外其克敵制
勝非始於鼓之日也後世之將既異乎此故將之用

於時與時之求善將也二者何相悖乎忠非不竭於
奉上乃不能免其身勝氣遠圖以譊傷而覆之或倚
待於將者甚至而奔敗相屬覆亡不暇此非授之不
慎則鷹揚之任固難其人哉夫常才不可以應卒變
兵便機詐又不可以常形槩之嚴[illegible]必罰斷擊不請
平世之所難行奮死犯難屠腸涉血士不能以必勇
白刃在前介馬疾馳聞金鼓之聲氣不能以自強故
世以善將名者必出於累戰之後方草昧未定則夫
人而非將也及累世熙洽則夫人而非怯懦也所謂

退有從容偃仰之安進有危死傷創之害人情自非
迫於不得已孰肯甘之而無懼哉今時五兵不試戎
車不駕爲日已久如往者東南之役將皆中外重臣
一時之選雖有克捷竟不能摧蕩兇醜殄滅之也嘗
驅六郡良家合百粵關士成師而出一呼而潰者數
矣其以凱入者無幾也至於百夫攖險萬人守之一
奮而起無不披靡辟易卒縱而去之耳將亦屢易費
亦無算士之傷痍者亦不可計其能無患者以國之
寵靈相繼歸命遂肆之於市非能力而拘之原也顧

以繆巧致之功誠有焉謂之善戰可乎竊怪以國家
兵勢之強盛器甲之堅利儲積之富厚然終不能摩
壘而一戰我方車馳徒走彼已襲擊淩遽其來無嚮
將卒錯愕無所施力故以地利則我之所習以衆寡
則相懸以智計則彼直狡而已非有兵謀戰陣之法
也以嘗時所睹見士雖勇而不服習且未遑前方進
而後已引退此以不繼而敗也卒遇伏而驚駭突猝
至遂亂不可整此斥堠不設申令不嚴而敗也士方
大集不乘其銳而用之後違其長技置之迫厄窘束

無以騁縱疾力所向未定而機已泄此怯而寡謀以敗也故海上有事以来死將多矣豈不投軀赴命殉節扶義哉然大率冀天倖以無乏絶乘危險而徼之非有成謀以效死也庸獨能償其負乎或者謂文吏帷幄運籌而已貫弓挾矢而馳者介胄之士也將必籍馬以為功故自列校起行伍擁旄節材武驃勁善養死士得衆心者此戰之資也而勝不存焉摟煩騎射青齊蠻勇楚越標捷此戰之具也而全不存焉夫將必明於陰陽動靜之運刑德奇偶之數迎逆先後

之度內全其郊遂樹渠之保外固其險阻難易之勢此戰之主也然非所以用戰也且今之所當值皆自戰其地又非有大敵梟雄難禦之變也又非懸兵東馬贏糧深入橫絶萬里窮討伐也所有事不過赤子弄兵潢池與虜盜邊境而已遠則鎮戍相望近則部使者以時撲遏尚何難哉然少一觸之輒糜沸而起不可禁也況有進於此可無重慮乎哉語有之曰勢之有形埒者可見而學也道之有篇籍者可誦而傳也兵勢者無形可握執而智畧者不繫於法言所不載也呼吸之間轉負為勝决之俄頃而發之莫當與鬼神通謀造化合符淩天振地抗泰岱蕩四海迅若飛鳥鷙獸故建鼓不出庫而莫不悽慴怖伏者戰之上也然欲求之於倉卒乎將預詢咨群議試用而徐進之乎欲因於世胄衆賢而用之乎將不以類拔於奴虜徒隸羈旅乎欲奬其振矜之氣驕而弗抑乎將取於摧折喪敗窮而思奮冀得一當乎欲拘信文案感飛語顧望掣肘乎將推誠委信寛以繩墨畀其智能乎故無患無人也求之不廣蓄之不預賢不肖無

所分別持禄養交者衆而幕府上功或從中制可以私請此壯士所以扼腕而天下事所以不可量也

營兵論　周弘祖

營兵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此外又有曰大營曰圍子手曰幼官舍人營皆五軍之支分也永樂初始以龍旗寳主纛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內有坐營管操上直把明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之支分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因立神機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談廣馬五千匹令所謂譚家馬者即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

機之支分也以上舊名三大營常居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為長圍各周二十里景泰初兵書于謙奏選三大營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為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兩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軍天順初罷之成化初復置增為十二營○今之營兵非古天子之六師乎南征北伐皆取諸於此豈止於拱護神京而設耶　成祖三犂虜庭張輔三縛交孽當時皆以營兵為主而稍益以交省之兵即今求之各營有能犂虜庭者乎有能平交趾者乎非為白叟黄童有兵而難用亦且陽栽陰挩有名而無人其所以致此者雖非一端權門之強占私役債帥之包納月錢其大端矣戎政大臣少加整理旋以飛語中傷去之以故任是者雖無持祿保位之心多有憂讒畏譏之念顧忌掣肘不敢建白縱有敷陳悉屬文具其實未能拔消耗之病源得注措之肯綮也

今欲破格整頓必須揀通敏忠赤之大臣任以風力材猷二三司屬以為耳目腹心肱謀贊勷其大機括乃得　皇上面加慰諭令其安心展布○毋抱曾母投杼之憂○毋懷樂羊盈篋之謗○臺諫毋得以聞風彈指○銓部毋得以遇缺推陞○遠以五年○近以三年○當必有成效矣○

兵畧論　劉鳳

古者兵不坐甲車不犯軷而司馬之職存六師之盛不畢朝而集後世方平治之日不以瀆武喜勝好征伐則諱聞兵革樂無事而忘防制之慮必至弛備徹警玩廢不懲此二者皆非也夫兵之所處荆棘生焉宿兵不鮮則不可以待敵而變且中作故云師老則國斃而況無事屯重兵久役戍坐取困竭其為害將何所不至哉此銷兵之議或有乘焉而一旦事起遂至驅市人而以不教民戰必土委而瓦解矣且兵者

召之猶易銷之安所歸乎不能返田里服工賈則相聚為盜耳故昔有厭苦兵而欲撤去其患往往然矣今天下被邊郡人自為戰故夫人而非兵且習俗長技與敵多同無患於怯懦又習知山川險易供饋之費寡而能得其死力故兵久於外而無歸念不煩踐更而衆常具者遠郡則然也若內地之兵雖設名存而實亡衛尉之官紈袴年少朘削日甚脂髓幾竭耗散之極其有精銳尚存可倚恃者乎且初制固未嘗不盡善也量地險要輕重分列屯衛卒伍之長偏兩之師皆相承襲而餱糧儲峙不待取給於大農各有土田畀之且耕而食常有餘至器甲戈矛矜戟其在天下往往而是又歲修而月討之武庫之積至不能容後慮其逸息東南之卒令轉輸無寧歲在中原者令翻休入衛所以處之至精以密自古未之有矣何久而益替其弊至於今有不可勝言者乎不徒凋弊不可以整而悖亂之風漸以相沿往歲南軍之不戢倡之者數夫而重將貳卿顛沛狼籍法不能行繼若侍從貴臣橫罹者屢矣少有所憾輒譟而逞無所復

憚將領之畜其下殆栗栗不自保惟恐失一人意且嗾之為害尚何望其執律仗鉞令衆訓齊乎故姑息之患非一日也驕恣之習非一方也倒持操柄衆為政而下迫脅恬不為意而且麕激怒滋患臨不測務相蓋覆掩匿積釀益深顧將若之何哉昔賈生所患特制度踰僭猶謂上下倒置而況舉紀法而越棄之陵夷之勢漸不可長所賴者吏以其弱卒弄兵無足慮使狂狡者出焉能無震驚哉故今之勢殆有甚措火積薪而敗圖之急當若拯溺救焚不能須臾俟矣

夫僭亂之萌必始於辨之不蚤上下之分所以限民志而防亂階若坊之止水而乃有周譽求媚不違政體曲意徇下破觚爲圜阿比苟悅使小人而凌君子彼習見其如此積以無所顧忌夫名器者虛也尚不可假人而使皆得逞憾於上頓辱捽侮之我有短垣而自踰之則堂陛之間幾何不至踐躪無分哉昔觀兵者見少長有禮是以知其克過王城而不下則譏其覆敗不返剛而犯上雖子玉之才不免焉故已亂莫如禮豈憚其難而不能哉周官司馬中春振旅夏

茇舍秋治兵而冬大閱群吏以旗物鼓鐸致衆質明弊旗誅後至者夫無事而閱武似可以尚寬而後至者其罪輕然猶必誅而無赦況進焉者是以兵雖不作而法在焉所以教於平時者其嚴如此有事而使之赴水火蹈白刃知必死而不敢避者卒服習也令歆行古之法乎固知其不能矣特以漸申令嚴必其賞罰雖不至殊死而亦足使之畏有事則重將之權若穰苴之戮莊賈而俾校有敢不用命者乎夫偃蹇恣睢必始於列將上慢下暴彼既能抗悍於上而

下亦悖之矣故行法必先戮其長率而後彼知所以嚴其下所罪者寡而懲者衆法可以一朝舉矣且兵勢貴合而惡專合可也專則無以牽制而塵變故古者曰六軍曰六鄉六遂各置率焉且以固相疑之勢勗競勸之忠又使緝睦無相猜阻更迭出入則勞佚均也考第功伐則士心競也參相彈壓則號令明也棊布星列則體勢尊也故韓信能將多而益辨者分置得其所而勢不能爲非故離合進退惟視吾令雖至之絕困憊士猶一呼而起無不扶傷涉血者豈徒

懷其恩哉上下繫維而不敢妄動也令所患屢反側難馭者無亦分析之又不則更置之付之其長之愿者且使群吏參焉雖同處而壘壁不相連奇正各有分晝夜設警常若待敵而有他慮乎然此其常勢耳至綏御之材定功保大和戢撫柔絕甘分少投醪軾蛙作士氣得衆心方畧教導顧不在強弱衆寡惟所用無不勵者矣迺使舞文吏倚法而侵之作姦者上功不以實冒壘市其利驕暴縱恣而不恤其私此豈士之難使哉且募士又與衛士丙異彼特烏合不逞

殘子弟閭里無所容椎埋剽掠固其性然因羇之尺籍不徒籍其用又可使之有所賴此其撫之之難何如也且征調四方使勤遠役舟車所出交横於道彼羇旅之心安可保乎夫假之利器資之芻粟艅艎高艦游翔濱海東南財賦苟思滌揩此又肘腋腹心之患也至又召蠻夷之兵使入内討此曹詹老猷心輕狡樂禍雖有統率不能以法檢敕穢惡非可以常理論也使之經涉關梁窺習阨塞玩易中夏慕悅繁富忽起盗邊是自開其屏蔽而引之堂皇之上兵出意外猝不可格本以除患而又生之此豈為計之得者哉

班軍議館課

河洛書

臣惟中都河南山東諸處京操班軍　國家所以衛京師固根本至重務也沿襲浸久玩愒滋生有不可不亟為振飭者請以玩愒之弊言之各處春秋二班原有定額近年每過上班下班亦多報完其實十不滿其八九而大率由於班官之折而逃亡不充者亦間有之夫十既不滿其八九而常多報完者何也蓋領班官之虛冒也如每歲當起行各該巡撫及都司官嘗點驗之矣則募人以充其數比至京也兵部及團營嘗點驗之矣又募人以充其數時乎入營隨操巡視科道官嘗徧隊點驗之矣復募人以充其數或撥之工作其募人以充數者如故也諸非點驗非工作而問其實額何有焉夫若此者得逭於罰不啻幸矣乃往往因而得獎且有濫薦剡者是使奸偽得計而核實之政不行也彼將何所懲乎究班軍之設本以居重馭輕無事則隨營操練有事則禦侮折衝今特以應文具而已豈　祖宗立法意哉臣謂欲革此弊有二曰申法簡帥而已何謂申法請下示巡撫兵

備衛所官員遞相責成務使踐更者必滿其額包折
者莫容其奸而又稽以年貌防以互察嚴以虛冒之
辜其行粮預支等銀至部即委廉正官員按名給散
如冬衣布花例每許都司及領班官得侵漁而扣減
之此法之當申者也何謂簡帥夫領班之役衛官中
有身家知自愛者多不願行而或以付請無籍之輩
欲責以無虛冒胡可得已自今宜申選其人且令衛
官必經領班效責始畀以司篆僉書之任若都司之
統領者尤須精擇以充之苟衛官一有包折都司一

有掊尅即加按治而易置之不徐徐馬庶乎人情知
警而積習可釐此帥之當簡者也然臣尤有說焉夫
軍士至寒苦也赴班至勞役也乃徐察其情率不病
於操練而惟病於工作蓋工作之事非宮府則山陵
往往中官綜之彼不利於役之齊而恒利於工之折
貧民糊口不給而復加以誅求方稱貸未已而子錢
旋責其負焉即欲不逃亡何得也領班官虛冒成習
矣都司官即欲不因循苟且何得也方今　聖上綱
紀肅清所未盡滌者獨有此耳更望　宸斷凡有不

得已工作務勑巡視官嚴行稽察有敢浚郁者毋論
中外必罪功貸則官軍致重累而督責之法於是乎
可施矣伏乞　聖裁

抽丁說

抽丁者伍耗而籍兵餘之丁以為兵也蓋為兵也取之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偽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仍其伍號者矣謫發則以罪人籍選拔之編戶途不一也夫取之多途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額難久盈積之百九十年而欵伍不耗不可也雖然一夫一婦異世為族積之百九十年而謂丁無餘不足更籍以為兵亦不可也今之言足兵者有三曰清勾也召募也徵調也清勾責辦于歲年效緩而功倍召募責辦于時月費侈而弊滋徵調責辦于旦夕廩用而力老嗟夫非其所樂苙之猶逸數往數來伍無恒丁矣清勾不足恃也見利則趍遇害則避以逃以匿費無實效召募不足恃也介冑蟣虱于道途戈鋋朽敗于羈寓士憊而疲馬瘠而仆徵調不足恃也故議者有抽丁之說焉然抽丁事大懦者憚于貫恣溺者惑于守常夫莫非　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為定　國

家之永制也今閭閻之民有一不服庸調者乎甚至藩府之護衛功臣之佃丁有一不供　藩府之用功臣之役者乎由　國初以至于今百九十餘年矣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丁繼而復餘理勢必有者也始而一軍繼而絕繼而不絕又繼乃絕亦理勢必有者也絕者以理勢之必有則羅其勾空其伍餘不以理勢之必有抽其丁籍為兵是豈乘除之道哉取之于民則曰籍定矣民不可以為兵取之于兵之餘復以貫恣守常已之則亦幸絕者十一也即不幸而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將不拔堅荷戈矣乎是宜日紛紛于清勾召募而日不足也夫為清勾之善者不過曰謹單籍之造慎里甲之挨嚴解補之限而已然亦及于戶在丁存者也丁戶盡者吾末如之何矣為召募之善者不過曰厚募直以鼓其集速月廩以樂其駐處墾田以永其業而已然亦及于身在長子孫者也身死無子孫者吾末如之何矣夫戶丁單弱者其血食如綫民之無告者也今執縛之拘繫之曰補爾祖伍宜爾也而期功林立族大且茂者則以貫恣守常

而不及召募應募者其家徒壁立民之遊惰者也今
優厚之責望之曰藉其死力宜用也業産丘崎丁廣
且閑者則以賈禍守常而不及安在其為絜矩也故
嘗曰以賁計則召募不如清勾以措用計則清勾不
如召募兩計之則清勾召募皆不及抽丁也然有欲
行之者矣擬議而心駭指措而頰謗主者未竟其晝
而隱匿欺漏之弊作賄賂公行矣抽者未至其伍而
告訐爭奪之風熾訟獄無已時矣故嘗為之策曰衛
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所之丁

有雜役一也州縣之丁庸也有則衛所丁之雜役也
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
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
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
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于版圖自　天子不得
以知其數不均徭則產業不較其盈歉其長又烏[illegible]
而差別之故曰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夫
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三或屯田也其餘
則以供是兵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供之夥邪

官戶族滿十丁者曰品官有優典也是不宜强之也
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優之厚邪是又所謂政之
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
所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
州縣同也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為家合家
以為甲合甲以為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
有編則三十拔其一五十拔其一百拔其一其所以
為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
二金役快手為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

准民壯以為步兵准快手以為騎兵其所以為兵者
不既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行
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苦無徭以差別其雜役望其長
者不少也上之人誠能即是而導之曰三年一審編
如民也有不懽然樂從者乎是編也不必付其長也
而取諸兩鎮若山西州縣吏之良遠而取諸北直隸
若山東河南州縣吏之良合二鎮不十餘人人不二
三衛所集其丁而公審之有不有謂有無謂無衆曰
衆寡曰寡者乎兵身周論也而仍給之供視其步騎

三四五六人馬官身罔論也而仍給之優視其祿秩八九十數人焉餘籍之以為庸有產籍之以為調總之以為徭調以為銀差衙所之雜用辦矣單丁以為力差衙所之雜役辦矣壯丁茂族以為兵兵之耗伍充矣兵不曰兵別立之目以實曰僉丁以識曰義勇或以一金為步二金為騎或以二金為步三四金為騎皆可也若騎為難則盡以為步亦可也其無事時畊于野秋集之以乘塞可也秋免乘塞春役之以城塞亦可也今固虞乘塞者寡矣使即守腹裏之墩而

以墩卒乘塞亦可也今固虞民堡不守矣使即具器械守附近之民堡亦可也夫無事畊不妨其業有乘城則餽之行糧守民堡保其親故守墩則餽之墩糧有不願從者予行之二三年則令曰有不願歸農恒于伍者歲給全糧如步兵其從者當過半也更二三年則令曰有願固乘塞即家塞上者給全糧且給墾田則從之者當又過半也是非合一政體轉移民心足補軍伍之一大機哉然其始則固宜秘之初曰均雜役次曰僉義勇所謂秘之也

練習說

勞堪

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鼂錯為漢畫禦戎之策而歸之於卒服習懼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將校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

九九之技不足殫盡周天之數倉干之藥不足以應尪羸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用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變也劑腹洗腸扁鵲之所任衆醫則懼迴檣倒帆舟師之所習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無濫及無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

則心一心一則常變一夫是之謂練習乎君以是繩
其将校教将校之法也将校以是繩其兵教兵之法
也令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罷巳而
集未而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右此而左彼賞
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歲武塲金鼓旗
幟賞罰爾也來歲武塲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又歲武
塲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将
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将登壇校吏以是
應之曰練習也又将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

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旋
之于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旋之于南
北則否教閲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
有不聞者矣教閲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
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為練習乎舉一将而叩之
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彀弩之士
某也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将而私之曰子部曲
有善得上意巧為剥下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教兵法
邪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

邀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将以
委之上曰有大監也大監以告于　朝曰請逮治也
朝以下之理曰會律文也於是曰某也奪祿某也贖
金則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吁是教将
校法邪故嘗曰将授一兵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将
期之曰耳目心一焉已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
已耳賞罰一焉已耳不必日暴之日中饑疲之也不
必群集之武塲觀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巳而
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

必千人精也勇力挺手千人焉亦千人精也将一日
而與其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
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火
器者遍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
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
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
力者亦遍矣由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
拙将無不心具之也某之器大良某之器良某之器
稍良将無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

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為式是之謂教兵將以是為殿冣是之謂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始夫軍法者杖百馘刵斬首也庶刑者笞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馘刵斬首終之以庶刑而曰笞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之不一也又古人之言曰賞善不崇朝歆民速得為善之利也夫善善長者人君之度也威克愛者大將之體也賞善歆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使不速伏其辜乎是皆所謂教兵教將校之法也

官軍戶說

勞堪

官軍戶者古無是稱也蓋自後世始武階之家嫡嗣職襲受庇于是稱官戶兵役之家一補伍餘供裝于是稱軍戶夫古者兵民之合也謂有事荷戈則為兵無事秉耜則為民兼役以為省也後世兵民之分也謂兵出力以衛民民出資以養兵相濟以為便也夫相濟兵民之分也而其本未嘗不一也自兵視之則委身于國而籍養于家自民視之則家役一人而齋送也迨後官軍戶者出則法制始不一繇輸始不均

不惟失古封建井田之遺而并秦人所以罷侯置守分土不分民之意乖矣探厥所由蓋自置衛始也非自置衛始也置衛而不慮其後始也夫置衛以衛民也衛必資兵于是有旗甲有伍隊有司營群萬千百人而恒役之是曰軍兵必隸帥于是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聯萬千百人而恒主之是曰軍官軍有子以補伍餘子歸之州縣以待伍缺有所清也官有子以嗣職餘子亦歸之州縣以待職缺有所嗣也補伍嗣職者役其身而合之于衛所待清待嗣者責之供

而統之以州縣所謂其本一也今拔軍于州縣矣補伍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軍戶州縣之繇罔繇也累階于伍矣嗣職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官戶州縣之繇罔繇也一軍役伍而俟而補者五六十人焉一官嗣職而俟而嗣者百餘人焉議官戶之罔繇也則曰　國家以酬功議軍戶之罔繇也則曰軍不與民同由是民繇莫共而衛所無名之繇百出于軍之身矣夫授田而責之耕曰屯田以授民可也授軍餘亦可也今授軍餘而督課收受必以

衛所官籍之以營其家者人人也不得已而有所鳴曰訟以赴于監司可也于州縣吏亦可也今赴訟者必于衛所官籍之以逞其私者人人也古謂屯田即役兵也故可統之將校今以役伍外之丁而必曰將校非古法矣律曰約會謂民與軍訟也故可質之衛所官今軍餘自相訟而必曰衛所官非律意矣甚至民憤軍戶之罔役也則遁遷夫役之類必與之較曰軍民各半也州縣吏憤衛所官之營家逞私也則供應廩餼之類必與之較曰州縣衛所各半也夫衛以

衛斯民也其軍之勇悍者當為騎兵以出戰無戰則日習其技擊老稚不任者當為步兵以城守無警則日修其陴倪伍缺而取之州縣清解補伍者州縣吏責也既補則授之約束訓練簡閱者衛所官責也衛所官不思其訓練簡閱之道而悾愡于簿書期會之間諸軍不習其技擊城守之方而困斃于鞭扑奔走之下百戶長百人罔百人敵千戶長千人罔千人敵指揮長萬人罔萬人敵而日計其何以督課何以剖析以求營家逞私于屯田訟獄之間旗甲罔旗甲實

伍隊罔伍隊實司營罔司營實而日計其何以輸作何以賂賄以求免戾于屯田訟獄之間安望其將良而兵精也凡此者軍戶之弊也　國家之酬功也章之以物采優之以祿給申之以世襲厚矣而必曰其子姓咸復焉則前代未聞也夫古之戍邊也丞相子皆在遣中其曰世世無與者褒佐命元功也品官封君則有給親丁占佃戶崇卑內外有差矣今不問其功之重輕階之崇卑子姓之賢不肖貧富衆寡悉舉而復之非古也　國家之置武階也百戶以三級千

戶以五級指揮以七八九級非佐命元功也而世世無與以比元功不可也　國家之制世祿也百戶歲不過二三金千戶歲不過四五金指揮歲不過五六金非古諸侯比而世世無與以比古諸侯不可也國家之酬戰士也一級畀四金二級畀八金三級畀十二金止矣今以三級得百戶不三世優數十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殺敵之勳而坐費守功之賞也　國家之厲武功也重傷者給其養死事者字其孤以鼓勇責報也今已畀之官而復復其所出以至十百千

世是無重傷死事之恤而亂鼓勇責報之典也官戶之富者官之貧者之子孫也不重其禁而縱之貪又賞其貪而復之復既非所以昭德而塞遠其子姓之蒙復者始而朞功降而緦再降而路人矣挾優占之私逞饕食之計抑勒其族以取益往往有之又非所以崇讓而敦薄也宗人之爵自　親王之子姓咸有遞降而顧于武臣之後不為之規軍官之祿往往以不恪之故即于其躬有所褫奪而顧于其子姓不為之靳非所以一政體也凡此者官戶之弊也歆軍戶之弊除則軍餘必歸之州縣歆官戶之弊除則官餘必置之差繇軍有理裝則歸州縣者輸之可也稍數丁專之輸如儒生吏胥之供亦可也官有優占則限以一世二世可也稍十餘丁專之復如封君戶之給亦可也故曰法不立不行行不變不繼或曰　國初置衛也胡不歸餘于州縣曰始也但恤其無兵繼也但恤其無繼夫婦二人三世成族　國初未之及思也今州縣民籍固有振丁為軍世輸之裝而繇民繇如故者謂非　國初之制乎　國初置武階也胡不

計其給復曰始也但旌其戰功繼也復籍其死力數世之下世系疎遠　國初未之及思也今隅省調衛軍官固有身任征戰而原籍族屬繇民繇如故者謂非　國初之制乎合兵民以一其本稽丁中以齊其繇是在與權者也

師田議

崔銑

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彊亡宋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業草略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弛而亡支莫甚於兵往者薊賊劉七寗裔小醜蔓延萬人　朝廷遣官命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續至狼山為風所覆然猶獻俘勒銘上下胥慶奮制縣僉民壯即古土兵近年增減靡定且戶各分門番更月易多以傭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

羊而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戶醵出一人分為兩班閭中多有便射精技多力喜鬬之徒令之顧代不足則兩戶抽一揀拔悍勁授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為隊長直者守城緝盗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伍伍鄉一長平居譏察逋衆小警團結以守夫民貧為小盗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嚴則縣靖每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嘉靖癸未盗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予守侍讀在朝大司馬彭公咨於銑曰非調邊兵不除銑問賊中有邊人乎公曰無銑曰賊恃一刄能驅民從之　朝廷賞罰明重乃不如一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盗咸用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資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難控御土兵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在後總之一將古云習貫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銑策奏行不月王堂平明年甲申秋大同變

第二　練兵　　王世貞

甚哉周之自弱其兵也大司馬之法其所以制軍師旅卒伍至要而有紀其振茇治閱于四時而施之蒐苗獮狩者甚詳而不煩日閱而不廢獨其諸侯四夷之役往往使其方伯連率任之而王卒不輕發也夫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終春秋之世而王師之在行以勝告者不一二也至於戰國而周僅以空言彌縫於天下寔不能當諸侯之一巖邑裨帥也此不戰之罪也秦以日戰而兵日精楚趙計不勝秦耳南略

滇北殄胡若破節而拉朽然無他戰故也不戰則以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而匈奴一入烽甘泉而豬北地戰則以武帝之不治天下之耗虛而力遏匈奴之勁又用其餘下閩下南粵下牂牁夜郎下大宛百試而鍔不折故武帝之彊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降匈奴也用武之餘彊也昔宋之有靖康也金寔草芥我而戕刈之數十萬之師夜一鼓而旦絕馬跡矣及其季也天下嚮其什八而韓岳錡俊之徒收餘燼一再角而折其鋒此之所恃以一再角而折其鋒者

固剗刈之不盡者也今夫士平居投石超距趯踴跡射力扼虎豹然而聞金鼓之聲未有不色動者矢刃交於前未有不股栗者何者以非素習也有恂恂於杯酒而佩佩於行陣者則習之也勇公戰怯私鬭豈獨秦民性然哉作之公則公作之私則私耳余所言作者未敢及也今　國家之患莫大於聚天下不戰之兵於京師而竭天下之資以奉之而不得其絲忽之用庚戌事起上赫然遠治大司馬以下更戎制稽覈尺籍矣然而泄泄如故也亡論其影避役占名在

而實亡者老弱市人子不堪者即人人賁育怒馬鷹刃亡益於用也此非所以強兵之實也今天下轉歲漕四百萬石以給京軍計獨有汰京軍之半留其勇壯者時蒐習之以示強幹而已餘漕粟之半可悉徵其資以付邊人之能戰者作其氣而鼓舞之敵未有不屈者也夫汰兵而兵疆益兵而兵弱此精之說也不戰則積強以為弱戰則轉弱以為彊此戰之說也汰其必不戰者而厚用其戰者可也

第三 兵弊

王世貞

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與虜戰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亡日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而卒不疆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馬而迫之使角也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敗軍之氣也夫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靡爛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一多而縮匿者西北之兵也愚請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紈袴乳臭債帥者日

豢馬卒然而授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甲雕戈弃馬使之食半菽而禦虜虜馬驅若風搏若雹我之馬若仆若偃若蝟若蝸句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也三千人為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為大軍以擬我而雜出其騎為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虜陣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馬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千人軍馬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退縮

逗遛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於將而將不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於鞭而貫耳止矣前有死而後無死誰不後也將鈍而以師損者誅懦而以師完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敗也將幸而掩敗以為功者賞功徼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款與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款甘心者不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疆也漢武帝不受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罰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

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投響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楊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簡留人人不願留矣幕府上功簿纖悉必錄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得其欵其擊突厥也為騎陣以誘之敵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揚素者可以戰者也

賞功議

陳建

當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國儲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為之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弊是也始也賞功之濫夫賞功之典無代無之然歷考前代惟有大功至封侯者方得世襲餘惟官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則酬以金帛或以勳格散官而已 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百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今則報三首級即陞官世襲矣 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 國初

武臣廕例行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則一切行姑息律令皆廢格矣觀諸近日名臣議論而知三濫之詳而不可不亟為之慮矣何侍郎孟春曰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略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非從征而死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也世襲子孫親弟姪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三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此 國初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有稱江上朝見弁招船招人擒首姦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為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天

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猶我 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為例者今日之事冒功買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隸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 餘冬序錄 大學士李賢言于英宗皇帝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有增無減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

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鉄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職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困窮矣不可不深慮也 天順日鈃丘文莊公濬曰　祖宗立為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棄何積之日久遂至軍少而官多歆國計不屈難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介武夫乘時崛起因人而成事隨衆以建功錫之以爵祿終其身已為多矣况及其子若孫乎况無子若孫者又及其旁支別派乎此國家大事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有以為之調停一旦馴至於無可柰何之地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大學衍義補 又胡端敏公世寧奏議曰首級論功非我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鬭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割其首則再不能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大勝彼大敗遠奔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真功也又曰臣初平賊江

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燻灼總鎮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地之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獲功其虛冒何可言也又曰今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昔我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曁後法司奏奉天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　成祖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　祖宗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亦天地春生秋殺並行耳今論軍

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雜斬絞亦止發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　祖宗定立示法之意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春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物積而不散往者不過來者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何以異是況今新官襲不比試亦為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為驕貪不習武藝不惜軍士論今天下軍職動數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為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為全盛

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眞可為之流涕也失今不改後益難圖愚按四三君子皆一時名臣號稱有識而所以憂之議之者如出一口則天下之事尚孰有甚於此而今日之所當捄尚孰有急於此者抑竊謂賞功首級之弊大槩有三奪買軍人所得之首級一也或殺已降或殺被擄或戮平民以充首級二也恣隨不親戰鬬富勢寄名邊關而虛報功級此尤欺君欺天可誅可痛三也所謂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茲言誠切中今日今欲釐弊飭

治革故鼎新在凡有征戰遴選彊明剛正之人以為紀功之官痛懲此虛冒之弊明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功次非開國靖難比只陞職止其身並不許世襲如此庶可杜賞功之濫乎　餘見備邊第九議宜參考若夫廕襲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准襲職不中者發回弓馬後五年再比試中者降襲一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中者降襲二級不中者仍前施行其立功祖無正支子孫者並停襲如此庶可革廕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問擬勿宥其

犯死罪及永遠充軍者除其籍勿襲犯本身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罪犯並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比試如此庶可免縱罪之濫乎夫杜賞功之濫始可以窒其源而武職不至日增革廕襲與縱惡之濫始可以節其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不日增而日減庶乎所謂可久可繼之治而　國家財用其庶乎少紓乎嗟夫天下未有不敝之法顧在人變而捄之何如耳小變則小益大變則大益早變一日則有一日之益遲變一日則增一日之害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而

在宗藩與武職尤為當務之急然宗藩尚為難處而武職實為易裁以謂家難而天下易况遵　祖宗之法以正末流之弊在理勢尤甚順易也但患臣工各懷苟且而無憂國任事之忠　朝廷惟務因循而憚變法更張之果此則古今通患天下之事所以不入於大壞極弊不止者往往由此也區區遯迹山林犬馬之心無路上達姑著於篇

清軍議

王瓊

國初秉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恒產然當是時官皆畏法不敢虐下故建衛徙軍多安其役自後日漸承平流罪者悉改充戍故人有懷土之思不能固守其新業於是乎逃亡者十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勝其煩擾矣以軍伍消耗為憂者務嚴其法然法益嚴而民益擾終不能使之安其業而不逃此非法之不善勢不能也蓋民貧不自愛始輕犯法又遠徙為軍亦必不能自存所至逃逸者其勢則然耳至於遠年故絕軍戶必使有以繼之則其為害滋甚又惡乎其可乎故今清軍之法當以寬為主庶幾閭閻少得休息耳况兵貴乎精而按籍勾補者率多老弱疲羸糧餉費而無用是二者之事理又有不相當也然則變通之道宜何如亦曰募其土著之精銳者撫而用之則兵亦不患其不足矣

馬政論　周弘祖

國朝領養種馬南北直隸河南山東之民兩太僕司總其事而御史稽察印烙之比數七萬南數三萬每歲五馬共俵觧馬一匹赴京上納給各軍喂養後又寄順天所屬州縣謂之寄養馬匹山西陝西又設苑監養千官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陝西又有茶馬洮河西寧等衛番族給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給與茶一百萬斤取之四川保寧等府三年一次正德中都御史楊一

清修整茶馬奏金牌之制久廢無從稽考止給茶易馬似互市云成化二年南直隸地方奏稱地不產馬暫收折色或三十兩或二十四兩自是比照日漸加增解銀儲北大僕司發各邊買馬及各邊借支別用隆慶中李興化當國憫桑梓領養種馬之艱因他奏通行革去一半滁州吏書胡莊肅公云廟灣之戰全賴種馬即多矮小羸瘦倉卒中十猶可以擇二三應用其他亦可為負載糗糧之具　祖制軍機未可輕議革也○國之大事在戎戎之所貨在馬馬政講畫

自成周盛時已然矣　聖祖平定之後歸馬華山以示不服而尤以馬政為重首設牧臣擇牧地須牧政其孳養民間者名之曰種馬而觧俵之馬緣是而征蓋無事則為種馬而養之於民有事則為戎馬而驅之以戰豈非欲阡陌成群江淮中原盡丘乘耶此其斷自　宸衷藏賦於民之意遠矣自後怠緩相仍災傷沓至奉行者漸失初規領馬者深為民患成化二十三年鎮江知府熊佑奏革種馬矣尚書余子俊執奏止之正德八年都御史趙璜奏革種馬矣尚書何

鑑執奏止之嘉靖三十八年都御史翁大立奏革種馬矣御史羅俊執奏止之彼豈不知馬之病民民之當恤哉良以祖制軍機未敢擅便故二百年來雖節經言者論列要不過止於隨時損益救弊補偏而已未敢遽議云革也近日紛紛奏擾始于通州鄉官御史錢嶫為本州奏免壞　祖宗軍武之制起士民僥倖之心以至緣通州而得請者有數處馬而今之比例陳乞及淵淵而欲比例者尚未休也考其奏中情節大約雷同不過曰地不宜馬也不過曰江南寄養

也不過曰種馬雖單備用猶存也又不過曰原無差徵田畝即不係額設種馬也細思之均屬欺誑紹興中張俊都督江淮諸軍於淮開市市馬後順昌藕塘城鄖朱仙之捷多以奇兵取勝使是地而果不產馬與則張俊不宜於此開市矣使是地產馬而果不適用與則張韓劉岳諸將不宜以此取勝矣巫臣教乘車以屈楚謝玄用步騎以摧秦豈借諸他國而用之耶宋臣余靖有言曰養馬在人不在地臣亦云然也而可委于地之不宜乎此其欺誑者一也朦朧而曰

宣德年間歲月之久近莫稽一槩而稱虎患寄養始末之文移無據或云來自高淳六安也而二處之種馬猶故也或云來自溧陽溧水也而二縣之種馬尚存也據錢嶫諸臣之奏動稱江北之馬來自江南再考都御史翁大立之奏又稱江南之馬來自江北可見皆無所據特欲藉此以倖脫種馬之計耳而可委之寄養乎此其欺誑者二也備用之出原於種馬猶之有田而後有租有身而後有庸也今單種馬而獨科備用是猶無田而取其租無身而取其庸也上為

無藝之征下出無名之賦矧今日以無免徵而乞免種馬又安知他日不以無種馬而乞免備用乎故免種馬者即免備用之張本也作法於貪弊將安救此其欺誑者三也至於所稱原無免徵田畝即不係額設種馬尤為欺誑之甚查得洪武二十八年定民牧則例江南一十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內丁多之家充馬頭永樂十五年又定養馬則例江北五丁養馬一匹江南十丁養馬一匹則 國初養馬純以丁論也弘治二年壽州民徐昱呈稱鄉都

隱下田糧未報請清出養馬隨該本州同知董豫具奏因而旁及他府州縣有隙地者一併清出其無隙地者原未嘗清也三年兵部主事湯昇之奏又因董豫之意而推廣之彼時始有免徵田畝名色出馬而民之領種馬者已百有餘年矣夫種馬之額在洪武初已定而免徵之制係弘治以後隨時建白則種馬之有無通求可以免徵之有無而為據也況論丁論田其名不同而實則一何以言之蓋論田者免其糧而獨當馬差論丁者復其役而獨當馬差此 國家

見行事例也均之以一州一縣之土地人民供一州一縣之差徭賦役而所謂免徵者初未嘗借地於他郡別邑而有所助益於其間即今之無免徵而領種馬者豈獨數處為然哉應天寧太廣德鎮江查無免徵設緣前例而乞奏則江南江北皆赤子也革於江北而不革於江南則小民得以為辭馬將舉江南數郡而盡革之乎山東河南一無免徵設緣前例而乞奏則畿府外郡皆赤子也革於畿府而不革於外郡則小民得以為辭馬將舉河南山東而盡革之乎若然則為　國家養馬者止不過順真永保南不過廬鳳而已設呂平鳳陽臨淮諸處又比泗州　陵寢之制乞免則　祖宗馬政必至盡廢而後已此豈可行乎此其欺誑者四也或曰如子所云馬未可革矣然馬又病民甚矣究其極必盡變民牧為官牧而後可乎曰不必然也太平日久中原土地民皆墾為世業縱有山巖川坂不可耕種之地亦百一耳安得閑田可以置監牧耶果爾則其害又甚矣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馬之病民也非馬也乃緣馬以為奸者病之也

有官吏科擾之害有里甲侵漁之害有編審之害有二役之害有輪養之害有點視之害有交兌之害有印烙之害信有如王道氏云云矣然皆非法之所本有也賢監司良守牧悉心而稽察之顧此弊不可除乎乃若寄養畿府誠為額外顧霸州文安永清安和等處勳戚庄田無慮數十萬頃此皆占種馬畝子粒也得執法重臣悉心查復法關陝監苑之制而官牧之乃不能耶

馬政議

歸有光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

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帝伐胡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　國家苑馬之設即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户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於官而民以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

不弊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為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弊必至於不可復為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户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户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為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

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頗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今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為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

户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為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俵為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産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為姦僞而為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

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為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為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　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産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産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為畿内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

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群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開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盖修茶馬而渥洼之産至矣弛草地而坰牧之息繁矣卹編户恣芻牧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

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刑洺皆有馬監即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群不墾者皆立堠堆以為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户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保馬說

勞堪

環堅接銳騎不如步逐利追鋒步不如騎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車騎二不當一平原廣野曼衍相屬步兵十不當一古人有是較矣然步易集騎難集步易養騎難養人盡兵也故步易集馬非廣宇而素畜之百金不可得一故難集一夫所食終歲數鍾故步易養一馬所秣十車不能載也故馬難養然今所與戰者北虜也虜恃馬力我不可不用騎所與戰之地平原也虜便馳突又不可不用騎是故馬宜保也夫國

家注意馬政久矣自孳牧曰解俵曰給兌曰補買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實不盡耗失之科不明地產之宜不辨生養之源不開也一兵授馬舉家乘之甚至有供爨具者矣一將主兵衆俾役之甚至有供送迎者矣芻菽之不備水飲之不時不稽之矣甚至無芻菽而給之金曰兵自易也金入兵手孰不妄用有傾囊易芻菽者乎徵調之不時馳驟之不法不稽之矣甚至暗伏之所無芻菽而分之商賈曰與商賈自為交子也商賈析利秋毫兵見小利有不私他貨者乎

凡此皆飼秣之實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罪官市之馬失者不深罪關兌之馬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從来也從戰六七歲失者又不深罪三四歲失者不深罪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服役也瘟疫斃者駟尼喘汗斃者馳疾癬疥斃者櫪檝羸瘠斃者失飫一皆不之問也至若從征有期或行役半道稱馬斃者奸人戕之以避戰陣歸伍全身不重傷稱馬斃者懦將棄之以餌敵又皆不之問焉是不明馬所困踣也凡此皆耗失之科不明也胡種開

馳突歸正人之所將時爲勢家中產畏霜雪開南之所解多給絕塞又中產逢冬不厚其秣遇雨不惜其險蹄距損傷疴青且作死者相繼伍為之空凡此皆地產之宜不辨也西北馬鄉也有買補無孳養東南風氣弱也有給養復有孳息出盜籍來于敵也屬禁以禁之通貢遺我以利也戮使以絕之凡此皆生養之源不開也欲盡秣飼之實在以肥瘠課將校欲明耗失之科在以倍償行伍欲辨地產之宜在以遠近科給配欲開生息之源在以稅糧為保馬也是數

者立法行之至易獨保馬之法宋人以爲擾民令時
衆咻旁指不敢主議者也愚則曰國有至計民有至
神政有大機時有大順引而伸之一轉移之間耳夫
塞下田不少也自軍隨身官屯種之外皆有租于上
者也州縣曰稅糧衛所曰地畝糧數亦廣矣然不過
祿　藩府廩兵而已夫祿　藩府廩兵所需者金與
粟也金至易得粟次之不與馬班也今中州之費可
以裁而得金者何限又邊塞不通舟楫稔而和糴得
粟何限移所得之金以祿　藩府出所糴之粟以廩

兵不必取足于租也而合郡縣之稅糧衛所之地畝
糧行保馬之法斯足馬矣嚴其科十石保一馬可也
寬其力二十石保一馬亦可也其嚴其寬視租爲較
而復准種馬之例以一資養之實自春徂夏爲芻菽
若干自秋徂冬爲芻菽若干兵民可自收授也又准
驛馬之例以一資補之直從征歲久者民全科歲淺
者民半科有故失者兵全科兵民宜均任其責也然
則官養不費官直不損可自足馬矣僉軍丁之義勇
以代步兵之雜役出雜役之步兵而配之馬所謂不
他求而步騎咸足也步以乘塞扼要伏之堡爲衝虛
騎以據塞追襲絕之後爲邀擊無不可也

馬政庫藏論　歸有光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為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馬草場餘地之租凡賄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市之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賄之出入上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咸取給於寺而大司農乏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馬不足來告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故寺之積特饒馬而其出亦倍夫死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廄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漢官制每有感焉漢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王路也太僕寺顓顓為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為他給及貸用非挈缾之守矣此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焉余攷 祖宗時不置司庫叅時寺顓主馬而積金少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日羸矣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致則內藏之金猶外廄之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窖庾無積穀而黃金珠玉饑不可食也冀北之馬稱天下今民歲俵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廄者果安在哉而邊兵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盈尾閭之洩是不可不為之長慮也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臣聞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于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群臣民孳孳弗怠其訓廸郡臣諄復數千言惟恐

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讞輙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　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　勑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輙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　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奧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鬭訟曰詐

偽曰雜律曰捕亡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云洪武七年月日謹上表

論律令　丘濬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勅令格式所謂勅者兼唐之律也我　聖祖於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即為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斯令也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　大誥三篇及大誥武臣等

書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勅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乎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以備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讀　祖訓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　大誥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　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誥與律乃　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為證用以請之于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律論

敖英

或問我朝定律於情法何如。予乃作而嘆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贓証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之者，仁之至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或問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為先。

予曰：先讀治己之律。若不能律己而遂律人，難哉！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拷訊、凌辱軍職之類，皆治己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議其後矣；不然，吾恐當路或殿其課矣。予繇水曹郎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言之，辰巳以前，因多枵腹，不可刑之也；日夕嚮晦，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於節言之，人身血氣之冲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本溫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於腰膂膝胯之間，其毒稍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灌於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拷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梁嚚訟之徒，其悍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煅煉，莫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凡此者，皆當旁求密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乎刑也。子其慎之。

俗詁論

劉　鳳

夫泛乎無形茫乎不可執而繫時之汚隆為安危盛衰之兆是惟識治者而後知圖之常人之情見患於已著圖變於既形孰能備乎幾微而謹其未至也俗之善敗若無繫於政而其為利害有不可勝言者夫風之所動者微而浸淫者遠始之所倡者隱而終之被及者著東南之俗本以重本務勤稼穡與夫趨末利擅工巧土無曠田無萊民亦無惰游故能擅富厚倍征繕佐國家之急治安者累世矣邇乃閒民漸衆

農野益變狡猾少年群游於市鮮衣玉食不知所從往者嘗聚群不逞以哨亂矣幸而得弭數年以來餘風未殄少壯以强力相尚凌暴標攘虐老悖桀而又有豪滑為之指導要誓交構獎扇變亂枉直遂至府史胥徒皆潛為耳目黨與則為吏者且寄身於危殆不安之中若欲一旦赫然盛怒除之則前事已可鑒矣故今之患特伏而未作耳剽掠之民輕心慓悍易動乃自古記之矣夫凶札荒害世之所謂甚害也然閒歲而作亦且自已未有一成而不可變若今之習

俗日以滋長其悖驁之心而無有瘳犯分凌上侵弱暴寡自以為得而人亦習見其如此以為是當然無足怪者始猶有數區猶可別識今則遍四境無非若徒不號召而集閭井閒相戒搖手而已此其猶恬然不覺者以頻歲豐穰且長吏賢明清約不擾民猶樂業故此曹無閒隙可乘假令連遭水旱天災人事構會而發則遂蝟與沸起蠭涌雲合後誰為之禁遏阻楚而使不作哉故今無謂迫脅之禍未切於身泄泄然姑為寬大之語以為是未足與治能兼容之或可

嘿化而奪夫可為嘿化者謂形未成耳彼其積久湛溺性成而固然者是烏可拱手冀其自悛革哉故非臨察之吏嚴督之治漸以解散其黨消伏其志鋤治其盤結根據斷以必行而無姑息掣肘深燭其姦而無搖惑變動則雖曰慮有所激稍待其罪狀著顯者罪之夫欲發其罪者且自虞又彼尤狡而善為覆脫則終無即罪之日矣或者曰惟禮可以已之行之以誠必而已立載師閭師之法任土及民人之居立遂師鄙師鄰長以稍糾相受其有故則相贊也徙則相

達也罪則相任也鄉無不籍之里里無不籍之夫時其出入而司關司門之吏掌鑰而稽察之此成周法也可以本其意而斟酌之以為憲於今乎且管子云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閈不可以無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古之防民如此其密也今則蕩然無復稽詰處平世可也非所以虞變而戒竊發也但為之多具文則雖有良法亦獨若之何哉往者嘗校按檢覆大閱民數矣亦嘗設版置關

立堠通望矣亦嘗保任連屬置掌設貳矣然行之未久即以茫無成效又因以為姦而遽罷不為故法何常之有顧行之者何如耳語有之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慭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狂夫不敢輕犯也謂法無益而至於舍法為治譎禁不止而至於舍禁與民更始古有之矣然而非令之所及也若渤海廢亂龔遂罷逐捕而自寧息彼何若是之易哉史徒言其威信耳夫方畧教導必有所以致之使信其能使民棄弓弩持鉤鉏而內先弛備以示撫懷外無以制其命亦且佯應而終無悛心顧獨可苟安耳非致寧之術也若治有進於此者又非所敢言也

繩隱論

劉鳳

夫有治之形而治效終於不覯民之從令轉移導風搆會孰不以為興化之漸也然而鄙醜其情荒遁其志矯誣其行苟以應上而無純質貴惇愿厚近樸之效是以外有距非之色而內有甘樂之私顯有慕賢之誠而陰懷詆訾之慮仁義虛道而不立禮樂徒文而不行法令益彰而滋弊教導雖切將曷施哉故所謂治之難者非吾修政之善有以作率之難也又非吾倡導之力不使民易趨之難也又非吾敢縱弛其

令而與下議之難也夫今與古異矣滔蕩之極狡恣放泆倚辟不哀詭誕無類則未有盛於此時者矣故政可使為善者其貌從而外順也善之不能喻其心者其潛伏深秘雖有明察智術之譜能法精理之吏亦以為無所庸其力也且積習為姦憑籍附託根株連結蔓衍滋植實繁有徒則肘腋狎近趨走便辟胥吏輿臺其可以指喻聽從惟所意向無敢抵牾若甚柔而易化矣而其為隱伏蔽覆沉痼淪溺窮年不相語情歷世不相示術故朝出一令而有倚令為市因

以為遠民視聽而深索其間欲罪之而不勝罪也禁之而不勝禁也去之而不勝去也且勢如吾前者吾能竭心思極耳目而御之矣至意慮之外視聽之表其隙無間其譎無從其僻莫睨以蠹敗於無形而撓枉於未兆吾意有所注則飾以為名力事威衆群賡屬私其數不可勝也意有所去則矯以自致徒毀陰構利竊寵奪其數不可勝也有所章顯則任人以為已勞植人以為已譽交人以為已援其數不可勝也有所殛罰則周內以輕重於麗文致以姦亂於舞探

距以巧偽於比其數不可勝也有所興發則遁上以為厚邀博分以濟私請修委以詭出納矯失側入以冒墨於內其數不可勝也夫挾此不可勝者以旦暮滋長其間而吾反蔽於闇昧阻深而不自覺彼且益比周罔上以誣公法塞壅聰明以恣假擅其極也如宋人然已所親見者疑以為罔而信室老之言桃灰棘矢而浴之矣以為彼好盡言者將以訾我而非有所愛也故端士蒙猜貳之跡而實事不聞於前行無所於參驗讒諛得肆其欺詒而無忌猶自以為能却

悠悠之論絶寄請之端寬然不虞其害徒日望政之能舉化之能行其所張設法令儀置軌度綱紀庶物綜納材用展叙百事幾乎備具可觀而其中容長姦僞蓄積邪遁蔑棄顯命幽昧不可窺度非不精勵以糾其過按覆以繩其逸深督以踵其後而視遠者不能見於近詳外者不免忽於内毋曰瀸微滔天者伏於細流毋曰滅熄燎原者出於既燼故語有之曰上失其神虎隨其後上不覺知虎將爲狗知不蚤止狗盆無已是以患伏於至隱而幾成於放紛政教之立

其與幾何哉自昔辨智者所以寧近於刻核流於寡恩傷於名法嚴斷重探其隱深誅其意者豈以爲殘虐暴亂哉勢不得不然也何者猛虎之政行萑有所不勝凋詭之俗愷悌何以能濟繼淳朴者其道不得不惇厚理衰殘者其政不得不嚴察且權術之用依於仁義申韓之論源於道德故壅則開之泄則閉之既操吾之重以衡天下之輕必參伍於人情人情之既得法隨而行非以取愉快於一時也苟爲萬世慮其庸惜吾之深切哉故云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

令行令在乎嚴法嚴法在乎無隱内無所隱於已外無所隱於政則欺誕不作而壞亂安從生哉若公孫戍之説行矣而孟嘗君知其足之高意之揚可謂能察矣公孫郝貴近矣而不敢議親事大臣可謂無所容其隱矣不能燭於隱而曰從政吾不信之矣

禁游論　　劉鳳

夫主國權者進退羣才聞有善則求之見有能則揚之無私交士以為恩專於奉上也若長吏畀以方土專千里之勢以長養育遂利生萬物材有異等藝有殊絕則公舉而達之朝論能而不以為已譽薦賢而不以為已功於斯時也烏有結納朋附阿媚而為游揚藉談士之舌以立私名竊主上之爵牢籠天下喜游子弟雜引姦宄逋逃亡命以張陳黨援若此而不重誅於明法不從司空城旦之議者乎況今天下一家又非若列國分爭相傾以形勢雞狗鳴吠之才盜竊汙辱之行皆得以翶翔鼓舞為也故有位者雖利足以潤澤人不妄食一客力足以噓嘔寒悴不妄接一士何者上下有分相見有時自非公法無所得申其謁請一有所顧懼傷嚴重之威于虧令之議開寅緣倖顛玷染汙瀆寧以身試不韙之名而甘游說之士哉是以士之修已者亦慎行其身以待有司之舉不萌冀非意以諂諛佞悅竊取權勢交鶩於邪途五衢如此上下所以相安而無事也邇乃有狡禍之民

既不能以農業自食又非商賈工技以轉鬻飾材取資於俗驕惰偃蹇里所擯棄或庠校之教所不能率左右郊遂所不能移度無所容托以陳詩請事中涓願望見顏色矜憐其意且不虞其假竊也姑引而進之遂蔓延滋長爭相效慕自以得接於名公卿矜其勢分借其光靈轉相凌駕居亡幾何而風之所被不肖之徒習以為業殆有甚於戰國之士以傾危變詐交亂四國此其為禍之烈誰使之哉亦賢士大夫之過也夫人窮來歸我且辭令辨給采詩人葑菲之意因禮貌之於下士無失也然不知彼所以來徒望少有濺益非真慕德義顧傾心好之謂多士所歸可以崇立名譽遂廣有所納惟恐士之不至雖甚不肖者亦不能拒且為之指導所請由此賓客之衆游從之盛雖田嘗趙勝之徒殆無以加矣夫省寺貴要臺郎華近其於交際法所宜慎而使狂夫妄人得以燕見褻暱杯酒流連州郡長吏監司彈察是又不得不抗以勢而容無賴少年謬為上客竊以文學議論謂能詩為雅士實輕薄憸險不顧大體公肆鄙醜交通內

外力過吏勢千里遊遨履𡳐相接此道穴所以多逃
神叢所以㨿㩜機事所以彰漏而訾議所以為尤也
且有位下能簿掾吏功曹無以自致亦強力慕羨攀
連追逐得預為縈下俚之音不入鍾律虛相吹借至
不自知其陋猥雜冗瑣尤可憎嫉而聲勢相倚恣其
滔濫察舉者畏其唇舌部臨者慮其黨援私譽行則
公法屈亂軌肆則官秩廢請謝縱橫聘贄輻輳脅以
飛語流以謗讟同事聯署俛首不敢出氣畏謹者雖
杜門以謝悠悠之論而恐惕不安遭其訕笑目以固

陋狹隘於何而能自免也或伉爽負氣有槩於中欲
有格正而方潰之瀾遽可祈而無胥溺乎哉故觀今
之勢崇浮偽之辭滅貞賢之行長淫誇之風闒㒋廢
之習不砥修其職而以事外為名忘實故於典令章
憲而誘惑於人事造請甘心於文史卜祝戲弄間上
下皆溺其獘也將何所至哉昔漢朸興也文網踈濶
列侯貴人務相招引致從車千乘而諸侯王賓客尤
無禁制下及閭巷細民亦以藏納游俠為雄卒之陳
狶之徒以客敗而公孫詭羊勝伍被之屬皆至覆亡

八國而涉解終以其身死禍其後衛霍之貴至不敢
薦一士而檢𢪘王國流徙禁錮士重被其酷於斯敢
有以游為務者哉葢勢極而返則其傷必甚有所激
之則其害將長及令禁之不過內則公卿大夫不妄
受謁非以職守有所關白公朝會同圖議大政考課
羣吏稽其行能自餘不得窺望門屏外則牧典令長
興學舉禮課督程校以養賢育才遏絕教導禁姦止
邪使各有恒業其輕俠蕩游者辟以常憲而已且詩
之為教溫柔敦厚豈為游士奔走道路以諛頌趨競

為竊資計哉古者因歌詠以喻其情固無論於工拙
若矇瞍之誦以規警曉悟無忘敬恭其未盡出於正
者亦以諷美醜之德見好惡之端洩哀樂之致故曰
風風也始於閨門極於宗廟朝廷所以厚風俗而輔
成大化豈其流之至於今日之干請哉徒好其名而
不得其義故使妄庸得以欺售而詩之弊也又非一
朝一夕之故比興之作本以刺譏當世而反為當世
之所恥辱折節下士求以裨益政治而反獎扇同異
詭激禍變故寧有峻絶之防而弗使有徼望之漸寧

有木殭之名而弗使有好文之譽寧比詳於法理弗妄受於華士寧廣傅於容衆弗溺近於私與至舉詩教而以風於天下則固當有以而又非游士所得聞也

崇政論一

劉鳳

夫政莫先於定民志民志未定則雖有煦嫗子育之心摩撫惠擾之意其能足天下之欲而遂小人之願乎不能足其欲則益起而相凌相奪吾所以愛利之者適所以戕害之而已視其紛擾而交騖將正之歟抑亦推而決之流渙無所止歟於是術始窮於天下而無所施其愛矣故定民志者必示之上下之分等威之辨然後吾之所自託於天下者非故為是崇高以臨之也其勢不得不尊而名不得不貴也故有以

窮悴幽荒之叟而遽處周行顯通之任一旦得志憤其積壓人流為分所制遂欲盡削棄 國家典令燔燼先聖圖籍無君子小人之分黜貴賤卑高之列毀冠裳屨履之度滅文物章采之飾塗天下耳目心志而剖擊禮教蕩夷經法姑以快鬱怏憾戾之私而不顧天下長久治寧之計愚民何知誘以來使盈其欲爭相告言株連之禍使數千百年衣冠禮樂委之塗炭而閭巷之民皆不安其室家欲稍自弭則攘臂相仍者復奪之處詛詛焉如將不得已而姑以告訐自

衛卒之群聚而起不可遏禁幸得罷去繼之者雖若
言如不違夕而流害之深已不可息夫兆姦者其始
樂之以利若驟若馳銜勒所不能御而又委之轡則
磬控抑揚之節豈所望於犇踶之勢哉故論政者不
謀於俗舉遠者不恤於近順於人情者非所以制變
也格於俗議者非所以明法也方傾輈越軌而逸驂
也非拱手而可制時之潰亂泯棼又非結繩而可理
也今釋寬仁敦惠赤子慈母之諭而欲舉名家之覈
論以矯切慢弛之末流操法術之少恩以直繩滔縱

之逸志是誠駭於聽矣又況有進於此者乎夫悠悠
之弊所以養癰而厚之毒彼小人之情習見上之姑
息而不忍於致之法也以為吾可以縱恣不軌若驕
子之恃憐愛無復顧憚雖有强憤之吏其所擊者豪
宗大族或身嘗為吏而失勢者耳吾且得乘而侮辱
躪轢肆其悖亂而彼終不能若我何也夫赤子下尾
慈母且操捶矣今使至於相率為亂公行無禮而猶
曰弱民不足與治也夫一民誠弱矣羣弱為強積而
至於千百人風之所被豈特下操制而衆為政也其

勢將不可復收而後欲為之計不知又將安所出乎
故名者所以正體也法者所以便事也君子所以經
政雍化平海內綏萬物動天地應神明而成治道者
未有不端此而徒以徽譽於羣小為者也故在上者
審道儀極以為軌宗程物布憲以定趣舍好惡效於
準類裁驗乎於稽質舉言察事循名考跡杜微防漸
誅意宥過無或二三以蕩衆心故覈而不敢以偽至
切而不敢以妄僥精而不敢以欺售辨而不敢以誣
詆明而不敢以姦肆罪無不得善無不顯俗無怪汙

民無淫慝罰不得以徼弱而貸賞不得以強圉而濫
四海之内睹法之不可妄觸利害之懸乎上也故内
以息顗倖之心外以絶貳偷之望慎修其常盡力其
業慮不暇給日不違逮去罪尤懲僭恣抑憤怒暴戾
無所逞財賄無所事則民志安矣故君子者所則也
小人者所使也君子失其所則凌夷之漸也小人失
其所則逆亂之端也君子以情示小人以刑禁榮辱
者與奪之精也賞罰者教化之實也故褒進毀譏以
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笞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

子不犯辱況於法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刑禮所不能懲而德意所不能喻者百有一焉未可以為常也辟以止辟乃溢罰行焉是以教化之廢推小人而陷於刑戮之民教化之隆引小人而歸之君子之域小人之情緩則怠怠則驕驕則肆故嘗如束濕薪非所以急之也所以安全而生遂之也故居則設樹渠宮室之固出則有禁衛呵止之卒遠堂階之等以峻禮防申倫經之義以止干紀飾武備以預不虞嚴擊斷以懲泮渙凡以小人之不可測耳故邇之則

狎狎則恩瀆而不能懷遠之則怨怨則威屈而不能用使盡衣可以禦姦則干戚可以無用弱民可以捨罪則士師可以無論堯舜之仁尚有畏於讒說令之為政者乃欲含容覆匿一切無問者是道民而使為亂也

崇政論二

劉鳳

夫今之政操切矣而姦益不止文亦廉武自喜益察察矣民愈遁其情爭鬬日繁而論報且不可勝矣不惟不能舉隆古之盛而其流將安所底止哉往時論治謂大豪橫恣若瞯氏之屬賓客昆弟恣為非軌輕俠少年剽鹵為暴布衣朐邴牢籠山澤專行睚眦以立私威此皆郡國之深患切慮積世所不能去者邇迺任用武健長吏督察嚴急以次除治間行定襄之誅掩繫無論輕重中資以上無不徙者而桓東之役

又嘗舉網羅之可謂敢決愉快無遺恨矣且重抑并兼產稍豐者皆苛遇之人人惴恐不敢保其往向所患苦者今信能滅夷之則四境之內宜高寢而臥護不煩復慮矣然後來者愈益蝟起不可遏深禍者以文亂法任俠以武犯禁作姦良民拱手入陷穽其故何哉蓋法者所與天下共者也非所論於強弱貧富也今為吏者好作名譽所至必夷其豪巧詆以相薰染雖廉賈謹愿必求其罪以入之蓄藏之家無得免者方自矜其彊直能遠嫌不阿狥雖濫膚復顧為至

小豪造作語言恐脅暴戾群聚幽隱不避法網走死地如騖及撫之如傷憐愛哀矜之為之覆庇縱解雖有大姦如山亦置不問以為是特侗愚詿誤惟怜其意者可罪耳至小小詆譋詐欺以逞必為之盡力甚乃指導以誘之鍛鍊以周納必欲過其所望以取悅於羣小千非道之譽若律令所懸條章所制輒忿然作色曰是在我耳何能為於是羣然稱之以為良吏得民心鋤擊培植有方畧公廉無私美風之所被轉相效慕其有不然者以為懦不勝任罷譴之故雖有

忠信廉潔之心寬明敦惠之意察舉操彈之才綜覈博精之識見時之所趨者如彼吏之所執者如此故遂以為是誠當然孰能以身賈害而以去就易榮名哉故往者之治如春之育物非不生枳棘蕭艾也然芷杜蘅蕙皆得其長養而無害今之治如夏日之赤烈炎炎盛矣治田者不疎耨芟之則漸以蕪穢而害良苗又從而惜之以為是亦宜遂其生而不必去也則苗之存者其與幾何哉且今天下幸無事不乘其隙極意圖治江南沃壤號為繁庶往者逸奢小人事末作治淫巧靡麗富者廢居轉販連阡陌駕車騎田宅逾制地重通貨物而多賈今株株然繕其生日不暇親姻不及相賀賓客不及過從宴享交際聊且無復可觀伎藝皆呰窳工楛無所辨積貯益以稀薄苑囿多廢廢地輕無所售而荒閒不耕殖者日以廣夫吳猶故也昔奢而有餘今儉而不足況自往歲荐夷之亂休養生息十有餘年矣幸無水旱昆蟲之災又無征伐調遣之役議於朝者未嘗不言三江五湖之利為國家所仰給也仕其土者未嘗不思轉輸輻湊

之所求所以富强安利之也然而未有能修管氏內政之寄吳濞擅利之權使日至於壓壓不可復振者其患在於不能自信好行煦煦之仁小不忍於亂法之民而不敢用違俗之議也故吏非不賢也法非不備也誠一念轉移之間用今之法修今之政斷而行之不恤於羣言之翕訾不奪於疑豫之牽滯法無所動搖不以狡偽而倖免不以細微而弗誅使凋邊之民寒心銷志知告訐之害雖有息夫躬之才無能免於絕命之患也則各安其業耕者務於耕賈者務於

賈所以生衣食之源者豈待上之勸哉故當開由此而相睦貨財由此而相通貧弱由此而相恤法立而教行政修而化成公以阜其財求私以美其饒羨與其持奇偏之法無公平之實上下其手人得觀望意指輕於竊發雖黥劓之罪相踵於道而勢不足以止姦俗益以刓弊者其是非得失之效豈特相萬也哉

崇政論三

劉 [illegible]

夫為政者在審勢而利道之情僞之變不可勝窮禮教之成必積世而後庶幾哉古者淳質易見其情然驟而施之猶疑而不信故商君易令先於徙木武靈作教請於公叔謁於趙成何惓惓乎今積習已深而欲期以朞月之化責以忠信之效無鼓舞倡導之漸徒以文法禁令喻之使以誠應而無窺欺厲蹻跖以夷由之行率華士以鄒魯之風敦正卯之誨而使行無疑衆此則昔之聖賢不能行之於前而今之從政者顧能之於後乎是以教化者推行有序孔子亦云既富矣而後加焉政成而後俗易俗易而後教乎未易以驟語也昔太公就封營丘辟草萊而居地鹵薄無可籍設九府之法通利海內厚致工賈莫之奪予臨境皆交於齊遂富溢累世彊擅山東之國管氏相桓修先君之跡匡秉馬操國執利盡東海外以成九合之功而民不病內以侈宮室臺榭而財有餘況吳之饒自昔不啻十於齊而行旅所走集珍貨所委輸耕殖之所獲與工巧之精麗流入四方者往往而是

何今之時則有大不然者以賦重與則未嘗有加於舊而逋負者且累假貸蠲之矣則三代之仁何以過也以繇繁與則簡恤之議列辟之所裁畫守令之所詳求況切深至凡可割以與民者利末之事祈秋毫無不盡矣則恭儉之惠何以加也以吏理失職與則皆廉潔奉公強毅敢鷙嶮法深論謝絕造請以鷹擊為治稍不稱者輒重繩以六條無得免者矣則張趙之理何以並也夫以弛舍則寬以興發則省以吏治則蒸蒸若俗之侈靡則又已變而纖嗇小人吝一錢

貲不愛其身爭盡其力以事蓄聚矣然而閭左數百金之產者百無一二棄其委廬輕於轉徙者相望也日焦焦然無樂生之意縣官復益用不足不知其所以泄之而財何以匱若是哉意者其有遺慮乎夫法政之華也情政之機也發於機成於時時者輕重之極也時極而之變變之所趨流則有業業可圖也今之法顯其患隱非其情也若患不除而外彊之其復將壞法政易矣若法政衷而用反之潰其時也夫時以兆之構之以智備而權以藏之安可潰也今之情

實讞矣且剛而尚能莫之敢逆可謂能督矣然千里之外明能照燭而五步之內有所閉塞防拒之周峻於丘陵而蟻孔之隙有不可慮也故外有苞舉括囊之勢而內有啓姦容偽之端顯有淳燿精核之智而陰有意食侵勢之孽夫倖門者非待辟倚側入督察益嚴而隱伏愈固迎而御之雖甚神明無能杜也何者上里籍而務則長游獨操時趨上邑籍而務則胥吏獨操時固上稽籍探契竊有流之上獨因之時之閑吾已見之矣時之閑吾已見之并分吾已

見之矣故衡籍於里胥算程事衡權釜鏂吾不能知而軌長游宗黨正之事究矣衡籍於國文劾輕重律論法辟登計平準吾不能知而吏嗇夫之事究矣故操其趨以深索於民者不可禁也操其固以深與民為市者不可禁也夫農夫傳耒決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而蠹去之者倍三其閒於是公有懸逋之患而廩有不盡入之征譬猶漏釜焉能無竭乎故語有之吏多私智者其法亂下有私利者其國貧今雖有忠恕之長仁愛之吏上則以嚴督過

當中則以侮文開罪下則以亂民傷政且救過不贍日浚脂以及髓而賦最不登於書會文法隨其後而坐之故敲朴不勝而囹圄無所容熬其民於膏焰之上緩死且不得而暇為容民畜衆豐財之計乎夫且令下不足而上有餘裕是猶可誘者今使至於上下俱困則安得不儲意於興利之筴用心計之臣操權棟之度而徒習儒緩之態進慱士弟子而與謀則何以異揖讓救焚而拱手拯溺也故通於時宜者不能襲一道而非異己公於體國者不必順近情而違讜

論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故曰歲藏一是十年而十也歲藏二是五年而十也必守其流無為天下泄以操重重而衡輕輕其要在窒利之孔而厚封之以生柔嘉材夫利出於一孔其財必豐出於二孔者其財必詘出於三孔者其詘愈多出於四孔者詘不可支矣若征繕之不時計億事材兆物竭澤舉群而不暇顧不能理之以徐疾道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則雖欲窮地數之所出盡封山川而重為之禁將安施乎故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

重則姦盜繁輕則姦獮寡審令而輕重布之無干時而濟則守府之憲固在也若是其庶乎俗富而禮教行矣利之泄也謹其出之孔而寧患不足乎

經濟文鈔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文炎編是集雜選明代之文分十一類每類爲一卷凡例謂取便舉業非當今急務則博雅新聞其詳略並無軒輊葢其書本爲場屋對策設間或足資考證而冗雜者居多

唐樂府十八卷

〔明〕吴勉學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樂府十八卷》提要

唐樂府目錄

七卷

八卷

十一卷

十二卷

十三卷

與國賢良夜歌二首
高句驪一首
步虛詞十二首
昔昔塩一首
祓禊曲三首
大酺樂一首
火鳳詞二首
如意曲一首
踏歌詞五首

樂府新歌一首
新曲一首
欸乃曲五首
漁父歌七首
漁父詞一首
中山孺子妾歌一首
臨江王節士歌一首
司馬將軍歌一首
天馬歌一首

絕纓歌一首
鄭櫻桃歌一首
鷓鴣詞二首
古歌四首

十五卷

擬古十八首
效古四首
古意二十一首
春湖古意一首

古興七首

十六卷

公子行一首
將軍行一首
燕支山一首
老將行一首
桃源行一首
春女行二首
洛陽女兒行一首

唐樂府目錄終

唐樂府卷一

明新安 吳勉學師古編輯
吳士奇無奇校正

郊丘

郊天舊樂章一首

登歌禮著黍稷誠微音盈鳳管彩駐龍旂洪歆式
就介福攸歸送樂有闋靈馭遙飛

享昊天樂章十二首 則天皇后

太陰凝至化真耀蘊軒儀德邁娥臺敞仁高姒幄

披捫天遂啓極夢日乃昇曦

瞻紫極望玄穹翹至懇罄深衷聽雖遠誠必通垂
厚澤降雲宫

乾儀混成冲邃天道下濟高明閶陽晨披紫闕太
一曉降黃庭圓壇敢由昭報方璧冀展虔情丹襟
式敷衷懇玄鑒庶察微誠

巍巍叡業廣赫赫聖基隆菲德承先顧禎符萃眇
躬銘開武巖側圖薦洛川中微誠詎幽感景命忽
昭融有懷慙紫極無以謝玄穹

朝壇霧卷曙嶺煙沉爰設籩幣式表誠心筵輝麗
璧樂暢和音仰惟靈鑒俯察翹襟
昭昭上帝穆穆下臨禮崇備物樂奏鏘金蘭羞委
薦桂醑盈斟敢希靈德聿鑒莊心
鐏浮九醞禮備三周陳誠菲奠契福神猷
奠璧郊壇昭大禮鏘金拊石表虔誠始奏承雲娛
帝賞復歌調露暢韶英
荷恩承顧託執契恭臨撫廟略靜邊荒天兵曜神
武有截資先化無爲遵舊矩禎符降昊穹大業光

寰宇
肅肅祀典邕邕禮秩三獻已周九成斯畢爰撤其
俎載遷其實或升或降唯誠唯質
禮終肆類樂闋九成仰惟明德敢薦非馨顧慙菲
奠久駐雲駢瞻荷靈澤悚戀兼盈
式乾路闢天扉迴日馭動雲衣登金闕入紫微望
仙駕仰恩徽

祀昊天樂章十首 中宗皇帝

景龍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宗皇帝親祀昊
天上帝于南郊先是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
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獻以瑶爵皇后當
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爲周禮惟
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侍中韋巨
源請依欽明議上乃以皇后爲亞獻仍以宰相
女爲齋娘助執豆籩大赦齋娘有壻者皆遷官
流人放還是日直學士徐彦伯上南郊賦
天之曆數歸睿唐顧惟菲德欽昊蒼選吉日兮表
殷薦冀神鑒兮降閶陽

恭臨寶位肅奉瑶圖恒思解網每軫泣辜德慙巢
燧化劣唐虞期我良弼式賛嘉謨
得一流玄澤通三御紫宸遠叶千齡運遐銷九域
塵絶瑞駢闐集殊祥絡繹臻登年慶棲畝稔歲賀
盈囷
悠哉廣覆方矣曲成九玄著象七曜甄明珪璧是
奠醖酎斯盈作樂崇德爰暢咸英
泰壇展敬嚴配因心孤竹簫鼓空桑瑟琴肅穆大
禮鏗鏘八音恭惟上帝希降靈歆

九成爰奏三獻式陳欽成景福恭託明禋

坤元光至德柔訓闡皇風芣苡芳聲遠螽斯美化隆睿範超千載嘉猷備六宮肅恭陪盛典欽若薦禋宗

三靈降饗三后配神虔申享奠敬展郊禋已陳粢盛敷嚴祀更奏笙鏞協雅聲璇圖寶曆欣寧謐晏俗淳風樂太平

堂堂聖神興赫赫昌基泰戎車盟津偃玉帛塗山會舜日啓祥暉堯雲卷征旆風猷被有截聲教覃無外

五郊樂章二十首　魏徵褚亮虞世南等作

黃中正位含章居貞旣長六律兼和五聲畢陳萬舞乃薦斯牲神其下降永作休平

眇眇方輿蒼蒼圓蓋至哉樞紐宅中圖大氣調四序風和萬籟祚我明德時雍道泰

金懸夕肆玉俎朝陳饗薦黃道芬流紫宸迺誠迺敬載享載禋崇薦斯在惟皇是賓

御徵乘宮出郊甸安歌率舞遞將迎自有雲門符帝賞循持雷鼓荅天威

鶴雲旦起烏星昏集律候新風陽開初蟄至德可饗行潦斯挹錫以無疆烝人乃粒

玄鳥司春蒼龍登歲節物變柳光風轉蕙瑤席降神朱絃饗帝誠備祝嘏禮殫珪幣

大樂稀音至誠簡禮文物棣棣聲明濟濟六變有成三登無體迺眷豐絜恩覃愷悌

笙歌籥舞屬年韶鷺鼓鳧鐘展時豫調露初迎綺春節承雲遽踐蒼霄馭

青陽告謝朱明戒序咸長是祈敬陳椒醑博碩斯薦笙鏞備舉庶盡肅恭非馨稷黍

離位克明火中宵見峰雲暮起景風晨扇木槿初榮含桃可薦芬馥百品鏗鏘三變

昭昭丹陸奕奕炎方禮陳牲幣樂備篪簧瓊羞溢俎玉醑浮觴恭惟正直歆此馨香

千里溫風飄絳羽十支炎景騰朱干陳觴薦俎歌三獻拊石摐金會七盤

白藏應節天高氣清歲功旣阜庶類收成萬方靜

謐九土和平馨香是薦受祚聰明

金行在節素靈居正氣肅霜嚴林凋草勁豺祭隼擊潦收川鏡九穀已登萬箱流詠

律應西成氣躔南呂珪幣咸列笙竽備舉苾苾蘭羞芬芬桂醑式資宴貺用調霜序

璿儀氣爽驚緹籥玉呂灰飛含素商鳴鞞奏管芳羞薦會舞安歌葆眊揚

嚴冬季月星迴風厲享祀報功方祚來歲

律回玉琯星周金度次極陽烏紀窮陰兎火林霰

雪陽泉凝沍八蜡已登三農息務

陽月斯紀應鍾在候載素牲牷爰登俎豆既高既遠無聲無臭靜言格思惟神保佑

執籥持羽初終曲朱干玉鉞始分行七德九功咸已暢明靈降福具穰穰

五郊舊樂章十首

朱明季序黄郊王辰厚以載物甘以養人毓金爲體稟火成身宮音式奏奏以迎神

春末冬暮徂夏杪秋土王四月時季一周黍稷已享籩豆宜收送神有樂神其賜休

緹幕移候青郊啓蟄淑景遲遲和風習習璧玉宵備旌旄曙立張樂以迎帝神其入

文物流彩聲明動色人竭其恭靈昭其飭歆薦無已垂禎不極送禮有章惟神還軾

青陽節謝朱明候改靡草彫花含桃流彩虡列鍾磬筵陳脯醢樂以迎神神其如在

炎精式降蒼生攸仰羞列豆籩酒陳犧象昭祀有期令儀不爽送樂張音惟靈之往

序移玉律節應金商天嚴殺氣吹警秋方槱燎既積稷奠並芳樂以迎奏庶降神光

祀遵五禮時屬三秋人懷肅敬靈降禎休奠歆旨酒薦享珍羞載張送樂神其上遊

玄英戒序黑郊臨候掌禮陳彝司筵執豆寒氛斂色沍泉凝漏樂以迎神八音斯奏

北郊時冽南陸輝處奠本虔誠獻彌恭慮上延祉福下承歡豫廣樂送神神其整馭

南郊大尉酌獻武舞作凱安之樂一首

張九齡

馨香惟后德明命光天保肅祀崇聖靈陳信表黃道玉戚初路厲金匏旣靜好介福何穰穰精誠格穹昊

南郊文武出入舒和之樂一首

張九齡

祝史辭正人神慶叶福以德昭享以誠接六變云備百禮斯浹祀事孔明祚流萬葉

冬至祀圜丘樂章八首 壽和六年魏徵褚亮虞世南等作

上靈睠命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良景福降兮聖德遠玄化穆兮天曆長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一居貞禮唯崇德樂以和聲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闓陽播氣甄曜垂明有赫玄宰深仁曲成日麗蒼壁烟開紫營聿遵乾享式降鴻禎

欽惟大帝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啓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暉光日新

璺璧凝影皇壇路編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黃鍾歌大呂還符寶曆祚昌年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酆郊赤烏見邛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協贊鼎祚齊天壤

歌奏畢兮禮獻終六龍馭兮神將昇明德感兮非黍稷降福簡兮祚休徵

祀圜丘樂章十一首 玄宗開元十三年

至矣丕構烝哉太平授犧膺籙復禹繼明草木仁

化鳧鷖頌聲祀宗陳德無愧斯誠

郊壇齋帝禮樂祀天丹青寰宇宮徵山川神祇畢降行止重旋融融穆穆納祉洪延

止奏潛聆登儀宿轉大王躬奉參鍾首奠簠簋聿昇犧牲遞薦昭事顒若存存以俔

爛雲普洽律風無外千品其凝九宵斯會禋尊晉燭純犧滌汰玄覆攸廣鴻休汪濊

六變爰闋八階載虔祐我皇祚於萬斯年

於赫聖祖龍飛晉陽底定萬國奄有四方功格上

下道冠農黄郊天配享德合無疆
崇崇泰畤肅肅嚴禋粢盛孔絜金石畢陳上帝來
享介福爰臻受釐合祉寶祚維新
祝史正辭人神叶慶福以德昭享以誠應六藝云
備百禮斯浹祀事孔明福流萬葉
馨香惟后德明命光天保肅和崇皇靈陳信表皇
道玉鉞初蹈厲金匏既靜好
大號成命思文配天神光肸蠁龍駕言旋眇眇閶
闔昭昭上玄俾昌而大於萬斯年

六成既闋三薦云終神心具醉聖敬愈崇受釐帷
邸廻蹕惟宫穰穰之福永永無窮

祭方丘樂章五首 褚亮作

萬物資以化文泰屬升平易從業惟簡得一道斯
寧具儀光玉帛送舞變咸英黍稷良非貴明德信
惟馨
至矣坤德皇哉地祇開元統紐合大承規九宫肅
列六典相儀永言配命長保無虧
柔而能方直而能敬厚載以德大烹以正有滌斯
牲有馨斯盛介茲景福祚我休慶
玉幣牲牷分薦享羽旄干鍼遞成容一德惟寧兩
儀泰三材保合四時邕
陰祇協贊厚載方貞牲幣具舉簫管備成其豐惟
肅其德惟明神之聽矣式鑒虔誠

祭方丘樂章三首 睿宗太極元年

坤厚載物德柔垂祉九域咸雍四溟爲紀敬因良
節虔修陰祀廣樂式張靈其降止
坤元至德品物資生神凝博厚道協高明列鎮五

嶽環流四瀛于何不載萬寳斯成
樂備金石禮光尊俎大享爰終洪休是舉雨零感
節雲飛應序纓紱載辭皇靈具舉

封禪

封泰山祀天樂章十四首 玄宗

開元十三年王公百官上表請曰臣說等言臣
聞聖人者與天地合德故珍符休命不可得而
辭鴻名盛典不可得而讓陛下功格上天澤流
厚載三五之盛莫能比崇登封告成理協幽贊

故符瑞必臻天意也書軌大同人事也菽粟屢登和平也刑罰不用至理也今陛下稽天意以固辭違人事以久讓是和平而不崇昭報至理而闕薦祖宗億兆之情猶知不可況上帝臨照祖宗顧諟其可止乎顧納不勝懇禱敢昧死請上曰朕眇身欽承丕業十餘載矣夙夜兢惕常以至道未暢元元未安上累先聖之心下受萬方之責何敢議封禪躡岱宗乎今羣官所奏靈符歲稔戎狄向風盖上天降休宗廟垂福豈朕薄德冒以當仁然天休不敢不荅廟祐不敢不報王公衆望不可固違將以蒙福謝誠非以成功類帝輒用忘忌祗遂群心十一月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供具數百里不絶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爲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於是親祀上帝於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明日祭皇

地祇於社首又明日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爲天齊王

祀泰壇柴泰清受天命報天成竦皇心薦樂聲志上達歌下迎

億上帝臨下庭騎日月陪列星嘉祝信大糦馨澹神心醉皇靈

相百辟貢八荒九歌敘萬舞翔肅振振鏗皇皇帝欣欣福穰穰

高在上道光明物資始德難名承眷命牧蒼生寰宇謐太階平

天道無親至誠與鄰山川遍禮宮徵惟新玉帛非盛聰明會眞正斯一德通乎百神

饗帝饗親維孝維聖緝熙懿德敷揚成命華夷志同笙鏞禮盛明靈降止感此誠敬

孝敬中發和容外彰騰華照寓如昇太陽貞璧就奠玄靈垂光禮樂具舉濟濟洋洋

奠祖配天承天享帝百靈咸秩四海來祭植我蒼璧布我玄製華日徘徊神烟容裔

俎豆有馥粢盛絜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鐘鼓管

磬肅唱和鳴皇皇后祖賚我思成

烝烝我后享獻惟夤躬酌鬱鬯跪奠明神孝莫孝

乎配上帝親敬莫乎教天下臣

皇祖嚴配配享皇天皇皇降嘏天子萬年

六鐘翕協六變成八佾倘佯八風生樂九歆兮人

神感羙七德兮天地清

烈祖順三靈文宗威四海黄鉞誅羣盜朱旗掃多

罪戢兵天下安約法人心改大哉干羽意長見風

雲在

樂已終瘞燎上懷靈惠結皇想歸風疾迴風爽百

神來衆神往

禪社首山祭地祇樂章八首 玄宗開元十三年賀知章作

至哉含柔德萬物資以生常順稱厚載流謙通變

盈聖心事能察增廣陳厥誠黄祇僾如在泰折俟

咸亨

肅我成命於昭黄祇裘冕而祀陟降在斯五音克

備八音聿施緝熙肆靖厥心匪懈

黄祇是祇我其夙夜寅畏誠絜匪皇寧舍禮以琮

玉薦厥茅藉念兹降康胡寧克假

夙夜宥密不敢寧宴五齊旣陳八音在縣粢盛以

絜房俎斯薦惟德惟馨尚兹克徧

惟以明發有懷載殷樂盈而反禮順其禋立清以

獻薦欲是親於穆不已裒對斯臻

穆穆天子告成岱宗大裘如濡執珽有顒樂以平

志禮以和容上帝臨我云胡肅邕

昭昭有唐天俾萬國列祖應命四宗順則申錫無

疆宗我同德曾孫繼緒享神配極

靈具醉杳熈熈靈將往眇偲偲顧明德吐正辭爛

遺光流禎祺

唐樂府卷一

唐樂府卷二

明新安　吴勉學師古編輯

吴士奇無奇校正

宗廟

享太廟樂章十一首 貞觀十四年

於穆烈祖弘此丕基永言配命子孫保之百神既洽萬國在兹是用孝享神其格思

大哉至德允兹明聖格于上下聿遵誠敬嘉樂斯登鳴球以詠神其降止式隆景命

宗兹享祀誠敬兼至樂以感靈禮以昭事粢盛成絜牲牷孔備永言孝思庶幾不匱

睿哲維唐長發其祥帝命斯佑王業克昌配天載德就日重光本枝百代申錫無疆

猗與祖業皇矣帝先翦商德厚封唐慶延在姬猗稷方晉踰宣基我鼎運於萬斯年

周穆王季晉美帝文明明盛德穆穆齊芬藏用四履屈道三分鏗鏘鍾石載紀鴻勳

五紀更運三正遞升勛華既沒禹湯勃興神武命代靈眺是膺望雲彰德察緯告徵上紐天維下安地軸徵師涿野萬國咸服偃伯靈臺九宮允穆殊域委賮懷生介福大禮既飾大樂已和黒章擾囿赤字浮河功宣載籍德被詠歌克昌厥後百禄是荷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暉光日新

聖敬通神光七廟靈心薦祚和萬方嚴禋克配鴻基遠明德惟馨鳳曆昌

於穆清廟聿脩嚴祀四縣載陳三獻斯止籩豆撤薦人祇介祉神惟格思錫祚不已

肅肅清祀烝烝孝思薦享昭備虔恭在兹雍歌撤俎祝嘏陳辭用光武志永固鴻基

享太廟樂章五首 永徽中作

五運改卜千齡啓聖彤雲曉聚黄星夜映葉闡珠囊基開玉鏡 高宗有玉鏡圖 下臨萬㝢上齊七政霧開三象塵清九服海溓星暉遠安邇肅天地交泰華夷輯睦翔泳歸仁中外禔福績踰黜夏勳高翦商武陳七德刑設三章祥禽巢閣仁獸遊梁卜年惟永

景福無疆
承天撫籙纂聖登皇退清萬寓仰協三光功成日
用道濟時康旋圖載永寶曆斯昌日月揚輝烟雲
爛色河嶽脩貢神祇效職舜風攸偃堯曦先就睿
感通褱孝思浹宙奉揚先德虔遵㬥狩展義天局
飛英雲岫化逸王表神凝帝先乘雲厭俗馭日登
玄
廣樂既備嘉薦既新述先惟德孝饗惟親七獻具
舉五齊畢陳錫茲祚福於萬斯春

惟睿作聖惟聖登皇精感耀魄時膺會昌舜懋大
孝堯推讓王能事斯極振古誰方文明履運車書
同軌巍巍赫赫盡善盡美衢室凝旒大庭端扆釋
負之寄事光復子脫屣高天登遐上玄龍湖超忽
象野芊綿遊衣復道薦果初年新廟奕奕明德配
天
大業龍祉徽音駿尊潛居皇德赫嗣天昆展儀宗
祖重誠孝孫春秋無極享奏存存

享太廟樂章又三首

七廟觀德百靈攸仰俗荷財成物資含養道光執
契化龍提象肅肅雍雍神其來饗
肅肅清廟巍巍盛唐配天立極累聖重光樂和管
磬禮備烝嘗永惟來格降福無疆
五聲備奏三獻終祠車移鳳輦旆轉紅旗禮周籩
豆誠效虔祇皇靈徙蹕簪紳拜辭

享太廟樂章十四首 神龍元年

肅肅清廟赫赫玄猷功高萬古化奄十洲中興丕
業上荷天休祇奉先構禮被懷柔

顧惟非薄纂曆應期中外同軌夷狄來思樂用崇
德禮以陳詞夕揚若鷹歆奉宏基
禮標薦鬯肅事祠庭敬申如在敢託非馨
崇禋已備粢盛聿脩絜誠斯展鍾石方遒
金相載穆玉裕重輝養德青禁承光紫微乾宮候
色震象增威監國方永賓天不歸孝友自衷温文
性與龍樓正啓鶴駕斯舉丹扆流念鴻名式序中
輿考室永陳彝俎
巍巍累聖穆穆重光奄有區夏祚啓隆唐百蠻飲

澤萬國來王本枝億載鼎祚逾長
惟聖配天敷盛禮惟天爲大闡洪名恭禋展敬光
先德蘋藻申虔表志誠
炎馭失王綱土德承天命英猷被寰宇懿躅隆邦
政七德已綏邊九夷咸底定景化覃遐邇深仁洽
翔泳
禮周三獻樂闋九成肅承靈福悚惕兼盈
祠容既畢仙座爰興停停日舉靄靄雲昇長隆寶
運永錫休徵福覃貽厥恩被黎蒸

道洽而二儀交泰時休四寓和平環佩肅於庭實
鍾石揚乎頌聲
顧惟菲質忝位椒宮虔奉蘋藻肅事神宗敢申誠
絜展禮深衷聆容有裕靈享無窮
月禮已周雲和將變爰獻其醑載遷其奠明德逾
隆非馨是薦澤霑動植仁覃寓縣
鏗鏘韶護肅宗神容洪規赫赫祠典雍雍已周三
獻將乘六龍虔誠有託懇志無從

享太廟樂章二十五首 開元七年張說奉勅撰

肅九室諧八音歌皇慕動神心禮宿設樂妙尋聲
明備祼奠臨
律迓氣音入玄依玉几御黼筵聆儼息僾周旋九
韶遍百福傳
信工祝永頌聲來祖考聽和平相百辟貢九瀛神
休委帝孝成
時文聖后清廟肅邕致誠勤薦在貌思恭玉節肆
夏金鏘五鍾繩繩雲步穆穆天容
天子享孝工歌溥將射祼鬱鬯乃焚膋蕭臭以達

旨聲以求陽奉時烝嘗永代不忘
在滌嘉豢麗碑敬牲角握之牝色純之騂火傳陽
燧水溉陰精大公胖俎傳說和羹
俎豆有馥齋盛絜豐亦有和美既戒既平鼓鍾管
磬肅唱和鳴皇皇后祖來我思成
聖暮九德真言五千慶集昌胄符開帝先高文杖
鉞克配彼天三宗握鏡六合煥然帝其承祀率禮
罔愆圖書霧出日月清懸舞形德類詠詭功傳黃
龍蜿蟺彩雲蹁躚五行氣順八佾風宣介此百祥

於皇萬年
肅肅藝祖滔滔濬源有雄玉劒作鎮金門玄王貽
緒后稷謀孫肇禋九廟四海來尊
具禮崇德備樂承風魏推幢主周贈司空不行而
至無成有終神與王業天歸帝功
於赫元命權輿帝文天齊八柱地半三分宗廟觀
德笙鏞樂勳封唐之兆成天下君
帝舞季歷龍聖生昌后歌有蟜胎炎孕黃天地合
德日月齊光肅雍孝享祚我萬方

赤精亂德四海困窮黃旗舉義三靈會同旱望春
雨雲披大風溥天來祭高祖之功
皇合一德朝宗百神削平天地大拯生人上帝配
食單于入臣戎歌陳舞曄曄震震
高皇邁道端拱無為化懷獯鬻兵賦勾驪禮尊封
禪樂盛來儀合位媧皇后稱伏犧
退居江水鬱起丹陵禮物還舊朝章中輿龍圖友
及駿命恭膺鳴球香瓚大糦是承
景雲霏爛告我帝符噫帝冲德與天為徒笙鏞遙

遠祭豆虛無春秋孝獻迴復此都
備禮用樂崇親致尊誠通慈降敬徹愛存獻懷稱
壽啐感承恩皇帝孝德子孫千億大包天域長亘
不極
六鍾翕協六變成八佾倘佯八風生樂九部兮人
神感美七德兮天地清
瑟彼瑤爵亞維上公室如屏氣門不容躬禮殷其
本樂執其中聖皇永慕天地幽通
禮匝三獻樂遍九成降循軒陛仰欷皇情禓與仁

合德因孝明百年神畏四海風行
總總千戚填填鍾鼓奮揚增氣坐作為容離若鸞
鳥合如戰龍萬方觀德肅肅邕邕
烈祖順三靈文宗威四海黃鉞誅羣盜朱旗掃多
罪戢兵天下安約法人心改大哉干羽意長見風
雲在
止笙磬撤豆籩廓無響窅入玄主在室神在天情
餘慕禮罔愆喜黍稷屢豐年
眇嘉樂授靈爽感若來思如往休氣散迴風上返

寂寞還恍惚懷靈駕結空想

太廟祼地歌辭一首 陳叔達撰

清明旣祼鬱鬯惟禮大哉孝思嚴恭祖禰龍衮以祭鸞刀斯啓發德朱絃升歌丹陛筵亨粢盛望歆沉齊降福穰穰來儀濟濟

太清宮樂章十一首

玄宗開元二十年正月詔兩京諸州置元宗廟天寶二年三月以西京玄元廟爲太淸宮薦獻聖祖玄元皇帝奏混成紫極之舞

煌煌道宮肅肅太清禮光尊祖樂備充庭罄竭誠至希夷降靈雲凝翠盖風飲虹旌衆真以從九奏初迎永惟休祐是錫和平

虛無結思鍾磬和音歌以頌德香以達心禮殊祼鬯義感昭臨雲車至止降慶垂愔

肅肅我祖緜緜道宗至感潛達靈心暗通雲軿御氣芝蓋隨風四時禋祀萬國來同

仙宗積道我李承天慶深虛極符光象先俗登仁壽化闡蟺涓五千貽範億萬斯年

不宰元功無爲上聖洪源長發誕受天命金奏迎真琁宮展盛備禮周樂垂光儲慶

至道生元氣重圓法混成無爲觀大象沖用體常名仙樂臨丹闕雲車出玉京靈符百代應瑞節九真迎寶運開皇極天臨睽太清長垂一德慶永庇萬方寧

真宗開妙理沖教統清虛化演無爲日言昭有象初瑤壇肅靈瑞金闕睽仙居一奏三清樂長回八景輿

虛極仙宗本希夷象帝先百靈朝太上萬法祖重圓善貸惟沖德功成謂自然雲門達和氣思用合鈞天

元符傳紫極寶祚啓高真道德先垂裕沖和已化淳人風齊太古天瑞叶惟新仙樂清都上長明交泰辰

嚴禋展事禮潔粢嘗皇矣聖祖德惟馨香盛薦旣撤歌工再揚大來之慶降福穰穰

玉磬含響金罏旣馥風馭泠泠雲壇肅肅杳歸大

象霈流嘉福俾寧萬邦無思不服

享清廟樂章十首

建清廟贊玄功擇吉日展禋宗樂已變禮方崇望
神駕降仙宮

隆周創業寶命惟新敬宗茂典爰表虔禋聲明已
備文物斯陳肅容如在懇志方申

肅敷大禮上酋尊靈敬申筐幣載表丹誠

敬奠蘋藻式罄虔襟絜誠斯展停降靈歆

爰陳玉醴式奠瓊漿靈心有穆介福無疆

帝圖草創王業初開功高佐命業贊雲雷

赫赫玄功被穹壤皇皇至德洽生靈開基撥亂妖
氛廓佐命宣威海內清

荷恩承顧託執契恭臨撫廟略靜邊荒天兵耀神
武

登歌已闋獻禮方周欽承景福肅奉鴻休

大禮言畢仙衛將歸莫申丹懇空瞻紫微

讓皇帝廟樂章六首　李舒

皇矣天宗德先王季因心則友克讓以位爰命有
司式尊前志神其降靈昭饗祀事

惟帝時若去而上僊祀用商武樂備宮懸白璧加
薦玄纁告虔子孫拜後承茲吉蠲

祀盛體薦禮協粢盛方周假廟用鬯純牲捧撤祇
敬擊拊和鳴受釐歸胙既戒而平

八音具舉三壽既盥潔茲宗彝瑟彼圭瓚蘭肴重
錯椒醑飄散降胙維城永為藩翰

秩禮有序和音既同九儀不忒三揖將終孝感藩
后相維辟公四時之典永永無窮

奠獻已事昏昕載分風搖雨散靈衛絪縕龍駕帝
服上騰五雲泮宮復閟寂寞無聞

德明興聖廟樂章七首　李舒

玄宗天寶二年三月追尊皋繇為德明皇帝涼
武昭王為興聖皇帝

元尊九德佐堯光宅烈祖大宗方周作伯饗懷霜
露樂變金石白雲清風髣髴來格

四時有典百事來祭尊祖奉宗嚴禋大帝禮先著
璧奠備獻制於斯萬年熙成帝系

盛牲實俎涓選休成鼎熀陽燧玉盟陰精有飶嘉
豆既和大美侑以清樂美齊人情
清廟奕奕和樂雍雍器尊犧象禮屬宗公白水方
祼黄流在中謨明之德萬古清風
閟宮靜謐合樂周張泰尊始獻百末重觴震澹存
誠庶幾廼嘗逢源之祚天漢靈長
惟清惟肅靡聞靡見舉備九成俛終三獻慶彰曼
壽胙撤嘉薦瘞王埋牲禮神斯徧
元禘囘復靈貺繁滋風灑蘭路雲搖桂旗高丘緬

邈凉部逶遲瞻望靡及緾綿永思

昭德皇后廟樂章九首

穆清廟薦嚴禋昭禮備和樂新望靈光集元辰祚
無極享萬春
誠心達娛樂分升蕭膋鬱氛氳茅既縮鬯既薰后
來思福如雲
我將我享盡明而誠載芬黍稷載滌犧牲懿矣元
良萬邦以貞心乎愛敬若覩容聲
於穆先后儷聖稱崇母臨萬宇道被六宮昌時協

慶理内成功殷薦明德傳芳國風
工祝致告徽音不遐酒醴咸旨馨香具嘉受釐獻
祉永慶邦家
金枝羽部輟清歌瑤臺肅穆笙磬諧音徧響合
明意萬類昭融靈應多
辰位列四星帝功參十亂進賢勤内輔扈蹕清多
難承天厚載均並曜宵光爍留徽誥前躅萬古披
圖焕
公尸既起享禮載終稱歌進撤盡敬由衷澤流惠

下大小咸同
昭事終幽享餘移月御返仙居琁庭寂靈幄虚顧
徘徊感皇儲

儀坤廟樂章十二首

猗若清廟肅肅熒熒國薦嚴祀坤輿淑靈有凡在
室有樂在庭臨兹孝享百祿惟寧 徐彦伯
陰靈効祉軒曜降精祥符淑氣慶集柔明瑤俎既
列雕桐發聲徽猷永遠比德皇英
孝哉我后沖乎遹聖道暎重華德輝文命慕深視

箴情殷撫鏡萬國移風化人承慶 丘說
祼圭既濯鬱鬯既陳畫幂雲舉黃流玉醇儀充獻
酌禮盛衆禋地察惟孝愉焉饗親 張齊賢
酌鬱既灌取蕭方爇籩豆靜器簠簋芬飶魚腊薦
美牲牷表絜是戢是將載迎載列 陳善王
陽靈配德陰魄昭升堯壇鳳下漢室龍興伣天作
對前旒是凝化行南國道盛西陵造舟集灌無德
而稱我粢既潔我醴既澄陰陰靈廟光靈若憑德
馨惟饗孝思烝烝 薛稷

乾道既享坤道以貞肅雍攸在輔佐斯成外睦九
族內光一庭克生叡哲祚我休明欽若徽範悠哉
淑靈建茲清宮于彼上京縮茅以獻絜秬惟馨實
受其福斯乎億齡
於穆清廟肅雍嚴祀合福受釐介以繁祉 徐堅
送文迎武遞參差一始一終光聖儀四海生人歌
有慶千齡孝享肅無虧 胡雄
妙算申帷幄神謀出廟廷兩階文物備七德武功
成校獵長楊苑屯軍細柳營將軍獻凱入歌舞溢

重城 劉子玄
孝享云畢維撤有章雲感玄羽風悽素商瞻望神
座祇戀匪遑禮終樂闋肅雍鏘鏘 員半千
閟宮實實清廟徽徽降格無象馨香有依式昭纂
慶方融嗣徽明禋是享神保聿歸 祝欽明

儀坤廟舊樂章二首

月靈降德坤元授光娥英比秀任姒均芳瑤臺薦
祉金屋延祥迎神有樂歆此嘉薌
玉帛儀大金絲奏廣靈應有孚冥徵不爽降彼休

福假茲禋享送樂有章神麾其上

享先廟樂章一首 武氏

天后光宅元年九月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
氏七廟太后從之
先德謙撝冠昔嚴規節素超今奉國忠誠毎竭承
家至孝純深追崇懼乖尊意顯號恐玷徽音既迫
王公屢請方乃俯遂羣心有限無由展敬奠醑毎
闕親斟大禮虔申典冊蘋藻敬薦翹襟

褒德廟樂章五首 韋氏

神龍中中宗皇帝爲皇后韋氏祖考立廟謂之

褒德廟

道赫梧宮悲盈蒿里爰暢徽烈載敷嘉祀享洽四
時規陳二簋靈應昭格神其戾止

塗山懿戚嬀汭崇姻祠筵肇啓祭典方申禮以備
物樂以感神用隆敦叙載穆彝倫

家著累仁門昭積善瑤篚既列金縣式展

昭昭竹殿開奕奕蘭宮啓懿範隆丹掖殊榮闢朱
邸六佾薦徽容三篇陳芳醴萬石覃貽厥分珪崇

祖禰

名隆五岳秩映三台嚴祠已備睟影方迴

享隱太子廟樂章五首

道閟鶴關運纏鳩里門集大命俾歆嘉祀禮亞六
瑚誠殫二簋有誠顒若神斯戾止

歲肇春宗乾開震長瑤山既寂戾園斯享玉肅其
事物昭其象絃誦成風笙歌合響

明典肅陳神居邃起春伯聯事秋官相禮有來雍
雍登歌濟濟緬惟主鬯庶歆芳醴

三縣已判歌鍾列六佾將開羽鉞分尚想燕飛來
蔽日終疑鶴影降凌雲

天步昔將開商郊初欲踐撫戎金陣廓貳極瑤圖
闡雖戢遂感儀龍樓期好善弄兵隳震業啓聖隆
詞典

享隱太子廟舊樂章二首

蒼震有位黃離蔽明江充禍結戾據灾成銜寃昔
痛贈典今榮享靈有秩奉樂以迎

皇情悼往祀議增設鍾鼓鏗鍠羽旄昭晰掌禮云

備司筵告撤樂以送神靈其鑒闋

社稷

祭神州樂章三首 貞觀中褚亮等作

大矣坤儀至哉神縣包含日域牢籠月窟露黎三
清風調六變皇祇届止式歆恭薦

泰折嚴享陰郊展敬禮以導神樂以和性黝牲在
列黃琮俯暎九土既平萬邦貽慶

坤道降祥和庶品靈心載德厚羣生水土既調三
極泰文武畢備九區平

祭神州舊樂章二首

黄輿厚載赤褰歸德含育九區保安萬國誠敬無怠禋祀有則樂以迎神其儀不忒

神州陰祀洪恩廣濟草樹霑和飛沈沐惠禮脩鼎俎其歆瑤幣送樂有章靈軒其逝

祭太社樂章三首 貞觀中褚亮等作

后土凝德神功協契九域底平兩儀交際戊期應序陰墉展幣靈車少留俯歆樽桂

美報崇本嚴恭展事受露疏壇承風啓地絜粢登俎醇儀入饋介福遠流羣生畢遂

神道發生敷九稼陰極乘仁暢八埏緯武經文隆景化登祥薦祉啓豐年

祭太社舊樂章二首

烈山有子后土有臣播種百穀濟乃兆人春官緝禮宗伯司禋戊爲吉日迎享兹辰

吉祥式就酬功載畢親地尊天禮文經術既徵令序福流初日神馭爰歸祠官其出

享先農樂章四首 貞觀中褚亮等作

粒食伊始農之所先古今攸賴是曰人天耕斯帝籍播厥公田式崇明祀神其福焉

罇彝既列瑚簋方薦歌工載登幣禮斯奠肅肅享祀顒顒纓弁神之聽之福流寰縣

前夕視牲質明奉俎沐芳整弁斯儀式序盛禮畢陳嘉樂備舉歆我懿德非馨稷黍

羽籥低昂文綴巳干戚蹈厲武行初望歲祈農神所聽延祥介福豈云虗

享先農舊樂章一首

三推禮就萬庾祈凝寅賓志遠麃裘惟興降歆肅薦垂祐祇膺送神有樂神其上昇

享先蠶樂章五首 明慶中作

芳春開令序韶苑暢和風惟靈申廣祐利物表神功綺會周天宇黼黻藻寰中庶幾承慶節歆奠下帷宫

明靈光至德深功掩百神祥源應節啓福緒逐年新萬宇承恩覆七廟佇恭禋一兹申至懇方期遠慶臻

霞莊列寶衛雲集動和聲金卮薦綺席玉幣委芳庭因心罄丹款先已勵蒼生所冀延明福於茲享至誠

桂筵開玉俎蘭圃薦瓊芳八音調鳳律三獻奉鸞觴䔥薌申大享庭寓冀降祥神其覃有慶契福永無疆

仙壇禮既畢神駕儼將昇佇屬深祥啓方期庶績凝虔誠資宇內務本勗黎烝靈心昭備享率土洽休徵

唐樂府卷二

唐樂府卷三

新安 吳勉學師古編輯
吳士奇無奇校正

祭祀

祈穀樂章三首 貞觀中褚亮等作

履艮斯繩居中體正龍運垂祉昭符啓聖式事嚴禋聿懷嘉慶惟帝永錫時皇休命

殷薦乘春太壇臨曙八簋盈和六瑚登御嘉稷匪歆德馨斯飫祝嘏無易靈心有豫

玉帛犧牲申嘉享金絲鏚羽盛音容庶俾億齡禔景福長欣萬宇洽時邕 嘉音假

雩祀樂章三首 褚亮作

朱鳥開辰蒼龍啓應大帝昭饗群生展敬禮備懷柔功宣舞詠旬液應序年祥協慶

紺筵分彩珽圖吐絢鳳管晨凝雲歌曉囀肅事蘭羞虔申桂奠百穀斯登萬箱攸薦

鳳曲登歌調令序龍雩集舞汎祥風綵旞雲廻昭睿德朱干電發表神功

雩祀舊樂章二首 開元中作

烏緯遷序龍星見辰純陽在律明德崇禋五方降帝萬宇安人恭以致享肅以迎神

祀遵經設享緣誠舉獻畢于樽徹臨于俎舞止于戚樂停柷敔歌以送神神還其所

朝日樂章三首 貞觀中作

惟聖格天惟明饗日帝郊肆類王宫戒吉珪奠春舒鍾歌曉溢禮云克備斯文有秩

晨儀式薦明祀惟光神物爰止靈暉載揚玄端肅事紫幄興祥福履攸假於昭允王

崇牙樹羽延調露旋宫扣律掩承雲誕敷懿德昭神武載集豐功表睿文

朝日樂章又二首

太陽朝序王宫有儀蟠桃彩駕夕柳光馳軒祥表合漢曆彰奇禮和樂備神其降斯

五齊兼酌百羞具陳樂終廣奏禮畢崇禋明鑑萬寓照臨兆人永流洪慶式動曦輪

夕月樂章三首 貞觀中作

測妙爲神通微曰聖坎祀貽則郊禋展敬璧薦登光金歌動睽以載嘉德以流曾慶

朏晨爭舉天宗禮闢夜典恭秋陰明湛夕有醑斯旨有牲斯碩穆穆其暉穰穰是積

合吹八風金奏動分容萬舞玉鞘驚詞昭茂典光前列夕曜乘功表盛明

蜡百神樂章三首 貞觀中作

序迫歲陰日躔星紀爰稽茂典聿崇清祀綺幣霞舒瑞珪虹起百靈垂裕萬方受祉

緹籥勁序玄英晚候姬蜡開儀豳歌入奏蕙馥彫俎蘭芬玉酎大享明祇永綏多祐

經緯兩儀文化洽削平方城武功成瑲絃自樂乾坤泰玉鋮長歡區宇寧

蜡百神舊樂章二首

八蜡開祭萬物合祀上極天維下窮神紀鼎俎流芬尊彝薦美有靈有祇咸希來止

十旬歡洽一日祀終澄彝拂俎報德酬功虡虔容肅禮縟儀豐神其降祉整馭隨風

祀九宮貴神樂章十五首

天寶三年十二月術士蘇嘉慶言遁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帝從之禮在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

於昭上穹臨下有光羽翼五佐周流八荒誰其饗之時文對敭虞經夏典茲禮未遑

累帝旋馭青躔導日金籙上玄玉堂初吉鈞陳夕次鑾和先蹕藹藹群靈昭昭咸秩

帝臨中壇受釐元神皇靈萃止羽旄肅陳攡提運衡招搖移輪光光宇宙電耀雷震

夜如何其明星煌煌天清容衛露結壇場樹羽幢幢佩玉鏘鏘凝精駐目瞻望神光

九位既肅萬靈畢會天門啟扃日御飛蓋煥兮葱蘢儐兮暗靄如山之福惟聖時對

崇崇泰壇靈其臨兮鏗鍠大樂振動心兮神之降矣卿雲郁兮神之至止清風肅兮

帝在靈壇大明登光天回雲粹穆穆皇皇金奏九夏圭陳八薌曠哉動植如熙春陽

歌工既奏神位既秩天符衆星運行太一聲和十管氣應中律肅肅明廷介茲元吉

俎豆有踐黃流在鐏九宮之祀三代莫存樂變六宮壇開八門聖皇昭對祐我黎元

時文哲后肅事嚴禋馨我明德饗我貴神大庖載盈旨酒斯醇精意所屬期於利人

祀既云畢明靈告旋禮洽和應福至神虔動植咸若陰陽不愆錫茲祝嘏天子萬年

羽籥既闋干戚陳八音克諧六變新愉貴神兮般以樂保皇祚兮萬斯春

盛德陳萬舞威稜暢九垓風雲交律候日月麗昭回行慶休祥發乘和春氣來百神肅臨享蕩蕩天門開

精意嚴恭明祀豐潔獻酬既備俎豆斯撤日麗天儀風和樂節事光祀典福覃有截

享申百禮慶洽百靈上排閶闔洞入杳冥奠玉高壇燔柴廣庭神之降福萬國咸寧　唐樂府卷三

明新安 吴勉學師古編緝

陸䕫祥長倩校正

上之回

盧照鄰

回中道路險蕭關烽候多五營屯北(一作右)地萬乘出西河單于拜玉璽天子按雕戈振旅汾川曲秋風横大歌

又

沈佺期

制書下關右天子問回中壇墠經過遠威儀侍從雄黄麾摇晝日青幰曳松風廻望甘泉道龍山隱漢宫

又

李白

三十六離宫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煙空恩疏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萬乘出黄道千旗揚彩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但(一作秪)慕(一作秋暮)瑶池宴歸來樂未窮

戰城南

楊炯

塞北途遼遠城南戰苦辛旛(一作旛)旗如鳥翼甲冑似魚鱗凍水寒傷馬悲風愁殺人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塵

又

盧照鄰

將軍出紫塞冒頓在烏貪笳喧鴈門北陣翼龍城南琱弓夜宛轉鐵騎曉驂驔應須駐白日為待戰方酣

又

徐九皐

塞北狂胡旅城南敵漢圍巉巖一鼓氣拔利五兵威虜騎瞻山哭王師拓地飛不應須寵戰當遂勒金微

又

李白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一作遠)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黄沙田秦家築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長征無已時野戰格鬭死敗馬嘶(一作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挂枯樹(一作桑)枝士卒塗草莽將軍

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巫山高　凌敬

巫岫鬱岧嶤高高入紫霄白雲間危一作抱石玄猿挂迴一作迴挂條懸崖激巨浪脆葉殞驚飇别有陽臺處風雨共飄飄

又　鄭世翼

巫山凌太清岧嶤類削成霏霏暮雨合靄靄朝雲生危峯入鳥道深谷瀉猿聲别有幽棲客淹留攀桂情

又　閻立本

君不見巫山高高半天起絶壁千尋盡相似君不見巫山磕匝翠屏開湘江碧水遶山來綠樹春嬌明月峽紅花朝覆白雲臺臺上朝雲無定所此中窈窕神仙女仙女盈盈仙骨飛清容出沒有光輝欲暮高唐行雨送今宵定入荆王夢荆王夢裏愛穠華枕席初開紅帳遮可憐欲曉啼猿處說道巫山是妾家

又　盧照鄰

巫山望不極望望下朝氛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驚濤亂水脈驟雨暗峯文霑裳即此地況復遠思君

又　喬知之

巫山十二峯參差互隱見潯陽幾千里周覽忽已徧想像神女姿摘芳共珍薦楚雲何逶迤紅樹日葱蒨楚雲沒湘源紅樹斷荆門郢路不可見況復夜猿聞

又一作沈佺期詩　張循之

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暗谷疑風雨陰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曉潮滿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

又　沈佺期

巫山峯十二合沓隱昭回俯眺琵琶峽平看雲雨臺古槎天外倚瀑水日邊來何忍猿啼夜荆王枕席開

又　張九齡

巫山與天近煙景長青熒此中楚王夢夢得神女

靈神女去已久雲雨空冥冥唯有巴猿嘯哀音不可聽

又　　王無競

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行作雨婉孌逐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

又　　劉方平

楚國巫山秀清猿日夜啼萬重春樹合十二碧峯齊峽出朝雲下江來暮雨西陽臺歸路直不畏向家迷

又　　張子容

巫嶺岩嶤天際重佳期宿昔願相從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峯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一作雲）暮成（一作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作天生我身必有材一又作天生我徒有俊材）千（一作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今本無將字）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一作側）耳聽鐘鼎玉帛豈足貴（一作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一作復）醒古來賢聖皆寂寞（一作死盡）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一作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一作且）須沽取對（一作其）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君馬黃　　李白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共作遊冶盤雙行洛陽陌長劍既照耀高冠何赩（迄力切）赫各有千金裘俱為五侯客猛虎落陷穽壯士時屈厄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

芳樹　　沈佺期

何地早芳菲宛在長門殿夭桃色若綬穠李光如練啼鳥弄花疎遊蜂飲香遍歎息春風起飄零君不見

又　　盧照鄰

芳樹本多奇年華復在斯結翠成新幄開紅滿故枝風歸花歷亂日度影參差容色朝朝落思君君不知

又　徐彥伯

玉花珍簟上金縷畫屏開曉月憐箏柱春風憶鏡臺箏柱春風吹曉月芳樹落花朝暝歇蘩砧刀頭未有期（一作時）攀條拭淚坐相思

又　符子珪

芳樹宜三月曈曨豔綺年香交珠箔氣陰占綠庭

煙小葉風吹長繁花露濯鮮遂令穠李見折取簪花鈿

又　李叔卿

春看玫瑰樹西鄰即宋家門深重暗葉墻近度飛花影拂桃陰淺香傳李逕斜靚粧愁日暮流涕向窓紗

有所思　沈佺期

君子事行役再空芳歲期美人曠延佇萬里浮雲思園槿綻紅豔郊桑柔綠滋坐看長夏晚秋月照

（一作生）羅幃

又　楊炯

賤妾留南楚征夫向北燕三秋方一日少別比千年不掩嚬紅縷無論（一作能）數絕錢相思明月夜迢遞白雲天

君子有所思行　李白

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憑崖望咸陽宮闕羅北極萬井驚畫出九衢如弦直渭水清銀河（今本作銀河清）橫天流不息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赩廐馬散連

山軍容威絕域伊皋運元化衛霍輸筋力歌鍾樂未休（一作沐明）榮去（一作至）老還逼圓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昃不散東海金何爭（今本作會）西輝（今本作飛）匿無作牛山悲惻愴淚沾臆

古有所思行　李白

我思仙（一作佳）人乃在碧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一作天）倒蓬壺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西來青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辭　李白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斑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趫(丘妖切)悍誰能爭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清

臨高臺　褚亮

高臺暫俯臨飛翼聳輕音浮光隨日度漾影逐波深迥矚周平野開懷暢遠襟獨此三休上還傷千里心

又　王勃

臨高臺高臺迢遞絶浮埃瑶軒綺構何崔嵬鸞歌鳳吹清且哀俯矙長安道萋萋御溝草斜對甘泉路蒼蒼茂陵樹高臺四望同帝鄉(一本無帝鄉二字)佳氣鬱葱葱紫閣丹樓紛照耀璧房錦殿相玲瓏東迷長樂觀(一作道)西指未央宮赤城映朝日綠樹搖春風旗亭百隊開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輪翠蓋不勝春疊榭層楹相對起復有青樓大道中繡戶文窻雕綺櫳錦衾夜不襞羅帷晝(一作夕)未空歌屏朝掩翠粧鏡晩窺紅為君開寶髻蛾眉罷花叢塵間狹路黯將暮雲開月色明如素鴛鴦池上兩兩飛鳳凰樓下雙雙度物色正如此佳期那不顧銀鞍繡轂盛繁華可憐今夜宿娼家娼家少婦不須顰東園桃李片時春君看舊日高臺處柏梁銅雀生黃塵

又　沈佺期

高臺臨廣陌車馬紛相續回首思舊鄉雲山亂心曲遠望河流緩周看原野綠向夕林鳥還憂來飛

景促

又　王易從

漢主事祈連良人在高闕空臺寂已暮愁坐變容髮汎豔春幌風徘徊秋戶月可憐軍書斷空使流芳歇

釣竿篇　沈佺期

朝日斂紅煙垂竿向綠川人疑天上坐魚似鏡中懸避楫時驚透猜鈎每誤牽湍危不理轄潭靜欲留船釣玉君徒尚徵金我未賢為看芳餌下貪得

會無筌

隴頭吟　王維

長城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空落一作盡海西頭

隴西行　王維

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都護軍書至匈奴圍酒泉關山正飛雪烽戍斷無煙

隴頭水　楊師道

隴頭秋月明隴水帶關城笳添離別曲風送斷腸聲映雪峰猶暗乘氷馬屢驚霧中寒鴈至沙上轉蓬輕天山傳羽檄漢地急徵兵陣開都護道劍聚伏波營於兹覺無渡一作度方共濯胡纓

又　員半千

路出金河道山連玉塞門旌旗雲裏度楊柳曲中喧喋血多壯膽裹革無怯魂嚴霜斂曙色大明辭朝暾塵銷營卒壘沙静都尉垣霧卷白山出風吹黄葉翻將軍獻凱入萬里絕河源

又　盧照鄰

隴阪高無極征人一望鄉關河別去水沙塞斷歸腸馬繫千年樹旌懸九月霜從來共嗚咽皆是爲勤王

又　沈佺期

隴山飛落葉隴鴈度寒天愁見三秋水分爲兩地泉西流入羌郡東下向秦川征客重回首肝腸空自憐

出塞　虞世南

上將三略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山西多勇氣塞北有遊魂揚桴一作鞭上隴坂勒騎下平原誓將絕沙漠悠然去玉門輕齎不遑舍驚策騖戎軒凜凜邊風急蕭蕭征馬煩雪暗天山道氷塞交河源霧鋒黯無色霜旗凍不翻耿介倚長劍日落風塵昏

又　竇威

匈奴屢不平漢將欲縱橫看雲方結陣却月始連

營潛軍度馬邑揚旆掩一作捲龍城會勒燕然石方傳車騎名

又　楊炯

塞外欲紛紜雌雄猶未分明堂占氣色華蓋辨星文二月河魁將三千太乙軍丈夫皆有志會見一作是立功勳

又　張柬之

俠客重恩光驄馬飾金裝曾聞傳羽檄馳突救邊荒歙野山川動囂天旌旆揚吳鈎明似月楚劍利如霜電斷衝胡塞風飛出洛陽轉戰磨笄俗橫行戴斗鄉手擒郅支長面縛谷蠡王將軍占太白小婦怨流黃騕褭青絲騎娉婷紅粉粧三春鶯度曲八月鴈成行誰堪坐愁思羅袖拂空牀

又　沈佺期

十年通大漠萬里出長平寒日生戈劒陰雲拂旆旌饑烏啼舊壘疲馬戀空城辛苦皐蘭北胡塵掲漢兵

又　喬備

沙場三萬里猛將五千兵旌斷冰谿戍笳吹鐵關城陰雲暮下雪寒日晝無晶直爲懷恩苦誰知邊塞情

又　王維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山野火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渡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又二首　王昌齡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一作征夫尚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裏金刀血未乾

又　賈至

萬里平沙一聚塵南飛羽檄北來人傳道五原烽火急單于昨夜寇新秦

前出塞九首　杜甫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絶父母恩吞聲行

負戈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一作錯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絶不復問

同一作苦辛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劒四五動彼軍爲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受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鬬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海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杜甫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

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别有贈含笑看吳鈎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

所聞拔劒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
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
竽雲帆轉遼海秔稻來東吳越紈與楚練照耀輿
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
死路（一作通又作道）衢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
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
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
無兒孫

入塞　劉希夷

將軍陷虜圍邊務息戎機霜雪交河盡旌旗入塞
飛曉光隨馬度春色伴人歸課績朝明主臨軒拜
武威

唐樂府卷四

唐樂府卷五

明新安吳勉學師古編輯
陸慶祥長倩校正

折楊柳　楊炯

邊地遙（一作迷）無極征人去不還秋容凋翠羽別淚
損紅顏望斷流星驛心馳明月關藁砧何處在楊
柳自堪攀

又　盧照鄰

倡樓啓曙扉楊柳正依依鶯啼知歲隔條變識春
歸露葉凝秋黛風花亂落（一作舞）衣攀折將安寄軍
中音信稀

又　韋承慶

萬里邊城地三春楊柳節葉似鏡中眉花如關外
雪征人遠鄉思倡婦高樓別不忍擲年華含情寄
攀折

又　沈佺期

玉窻朝日映羅帳春風吹拭淚攀楊柳長條踠地
垂白花飛歷亂黃鳥度（一作思）參差妾自肝腸斷傷

人那得知

又　　崔湜

二月風光半三邊戍不還年華妾自惜楊柳爲君攀落絮縈一作緣衫袖垂條拂鬢鬟那堪音信斷流涕望陽關

又　　鄭愔

春柳映紅顔黄雲蔽紫關忽聞邊使出枝葉爲君攀舞腰愁欲斷春心望不還風花滚成雪羅綺亂斑斑

又　　劉憲

沙塞三河道金閨二月春碧煙楊柳色紅粉綺羅人露葉憐啼臉風花思舞巾攀持君不見爲聽曲中新

又　　張九齡

纖纖折楊柳持此寄情人一枝何足貴憐是故園春遲景那能久芳菲不及新更愁征戍客容鬢老邊塵

又　　喬知之

可憐濯濯春楊柳攀折將來就纖手妾容與此同盛衰何必君恩能獨久

又　　李白

垂楊一作楊柳拂淥水搖豔一作豔裔東風年花明玉關雪葉煖金牕煙美人結長想一作恨對此心悽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庭前一作沙邊

又　　余延壽

天道連國門東西種楊柳葳蕤君不見裊娜垂來久緣枝棲暝禽雄去雌獨吟餘花怨春盡微月起

秋陰坐望牕中蝶起攀枝上葉好風吹長條婀娜何如妾妾見柳園新高樓四五春莫吹胡塞一作笳曲愁殺隴頭人

折柳篇　　許景先

春色東來度渭一作灞橋青門垂柳百千條長楊西連建章路漢家林苑紛無數縈花始遍合歡枝一作宮遊絲半罥相思樹春樓初日照南隅柔條垂綠掃金鋪寶釵新梳倭墮髻錦帶交垂連理襦自憐柳塞淹戎幕銀燭長啼愁夢着芳樹朝催玉管新

春風夜染羅衣薄城頭楊柳已如絲今年花落去年時折芳遠寄相思曲爲惜容華難再持

關山月　盧照鄰

塞垣通碣石虜障抵祁連相思在萬里明月正孤一作不懸影移金岫北光斷玉門前寄言閨一作書中婦時一作愁看鴻鴈天

又　崔融

月生西海上氣逐邊風壯萬里度一作照關山蒼茫非一狀漢兵開郡國胡馬窺亭障夜夜聞悲笳征

人起南望

又　沈佺期

漢月生遼海曈曨出半暉合昏玄菟郡中夜白登圍暈落關山迥光含霜霰微將軍聽曉角戰馬欲南歸

又　李白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一作蒼茫茫雲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色一作邑思歸多苦顏高

樓當此夜歎息未應閑

又　徐九皐

玉塞抵長城金微映高闕遥心萬餘里直望三邊月霜靜影逾懸露稀光漸没思君不可見空歎將馬歌

又　儲光羲

一鴈過連營繁霜覆古城胡笳在何處半夜起邊聲

洛陽道　沈佺期

九門開洛邑雙闕對河橋白日青春道軒裳半下朝乘羊稚子看拾翠美人嬌行樂歸恒晚香塵撲地遥

洛陽道五首　儲光羲

洛水春氷開洛城春樹緑朝看大道上落花亂馬足

劇孟不知名千金買寶劒出入平津邸自言嬌且艷

大道直如髮春日佳氣多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

珂

春風二月時道傍柳堪把上枝覆官閣下枝拂（一作覆）車馬

洛水照千門千門碧空裏少年不得志走馬遊新市

洛陽陌（陌一作道）　李白

白玉誰家郎廻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長安道　沈佺期

秦地平如掌層城入（一作出）雲漢樓閣九衢春車馬千門日綠槐開復合紅塵聚還散日晚鬬雞還（一作廻）經過狹斜看

長安道二首　儲光羲

鳴鞭過酒肆袨服遊倡門百萬一時盡含情無片言

西行一千里暝色生寒樹暗聞歌吹聲知是長安路

長安道（郭茂倩作霍將軍）　崔顥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言居任霍將軍日晚朝廻擁賓從路傍揖拜何紛紛莫言炙手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人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上（一作事）悠悠應（一作君）始知

梅花落　楊炯

窓外一株梅寒花五出開影隨朝日遠香逐便風來泣對銅鈎障愁看玉鏡臺行人斷消息春恨幾徘徊

又　盧照鄰

梅院（一作嶺）花初發天山雪未開雪處疑花滿花邊似雪廻因風入舞袖雜粉向粧臺匈奴幾萬里春至不知來

又　沈佺期

鐵騎幾時廻金閨怨早梅雪寒（一作中）花已落風煖葉應開夕逐新春管香迎小歲杯盛時何足貴書裏報輪臺

又　劉方平

新歲芳梅樹繁花（一作苞）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

幾枝空少婦今如此（少一作小）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
雪來比後庭中

紫騮馬　　楊炯

俠客重周遊金鞭控紫騮蛇弓白羽箭鶴轡赤茸
鞦發跡來南海長鳴向北州匈奴今未滅畫地取
封侯

又　　盧照鄰

騮馬照金鞍轉戰入皋蘭塞門風稍急長城水正
寒雪暗鳴珂重（一作易）山長噴玉難不辭橫絕漠流

血幾時乾

又　　沈佺期

青玉紫騮鞍驕多影屢盤荷君能剪拂躞蹀噴桑
乾踠足追奔易長鳴遇賞難摐金一萬里霜露不
辭寒

又　　李白

紫騮行（一作騎）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
錦障泥白雪關山（一作城）遠黃雲海樹（一作戍）迷揮鞭
萬里去安得念（一作戀）春閨

驄馬　　楊炯

驄馬鐵連錢長安俠少年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
弦夜玉粧車軸秋金鑄馬鞭風霜但自保窮達任
皇天

又　　萬楚

金絡青驄白玉鞍長鞭紫陌野遊盤朝驅東道塵
恒滅暮到河源日未闌汗血每隨邊地苦蹄傷不
憚隴陰寒君能一飲長城窟為盡（一作報）天山行路
難

又　　沈佺期

西北五花驄來時道向東四蹄碧玉片雙眼黃金
瞳鞍上留明月嘶間動朔風借君馳沛艾一戰取
雲中

雨雪曲　　盧照鄰

虜騎三秋入關雲萬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漢月
明高闕銀為闕長城玉作城節旄零落盡天子不
知名

劉生　　楊炯

卿(鄉一作)家本六郡年長入三秦白璧酬知己黃金謝主人劍鋒生赤電馬足起紅塵日暮歌鍾發喧喧動四鄰

又　　盧照鄰

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報恩爲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裝劍(刀一作)鞘黃金鏤(飾一作)馬纓但令一顧重不恡百身輕

白鼻騧　　李白

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一作春風細雨落花時)揮鞭直(且一作)就胡姬飲

公無渡河(即箜篌引)　　李白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孔一作)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桑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徑(一本作臨)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湄海湄(一本無海湄重字)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骨(一作骨掛)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

箜篌引　　王昌齡

盧(瀘一作)谿郡南夜泊舟夜聞兩岸羌戎謳其時月黑猿啾啾微雨霑衣令人愁有一遷客登高樓不言不寐彈箜篌彈作薊門桑葉秋風沙颯颯青塚頭將軍鐵驄汗血流深入匈奴戰未休黃旗一點兵馬收亂殺胡人積如丘瘡病驅來役(配一作)邊州仍披漠北羔羊裘顏色饑枯掩面羞眼眶淚滴深兩肸思還本鄉食氂牛欲語不得指咽喉或有強壯能咿嚘意說被他邊將讎五世屬藩漢主留碧毛氈帳河曲遊騫馳五萬部落稠敕賜飛鳳金兜鍪爲君百戰如過籌静掃陰山無鳥投家藏鐵券特承優黃金千(百一作)斤不稱求九族分離作楚囚深谿寂寞絃苦幽草木悲感聲颼飀僕本東山爲國憂明光殿前論九疇籠讀兵書盡宣搜爲君掌上施權謀洞曉山川無與儔紫宸詔發遠懷柔搖筆飛霜如奪鉤鬼神不得知其由憐愛蒼生比蚍蜉朔(綠一作)河屯兵須漸抽盡遺降來拜御溝便令海內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史臣書之得已不

箜篌謠　李白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一作行路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一作開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

江南曲八首　劉希夷

暮宿南洲草晨行北岍林日懸滄波濶水隔洞庭

深煙景無留意風波有異潯歲遊難極日春戲易爲心朝夕無榮遇芳菲已滿襟

艷唱潮初落江花露未晞春洲驚翡翠朱服弄芳菲晝舫煙中淺青陽日際微錦帆衝浪濕羅袖拂行衣含情罷所採相歎惜流暉

君爲隴西客妾遇江南春朝遊含靈果夕採弄風蘋果氣時不歇蘋花日自新以此江南物持贈隴西人空盈萬里懷欲贈竟無因

皓如楚江月靄若吳岫雲波中自皎鏡山上亦氤氲明月留照妾輕雲持贈君山川各離散光氣乃殊分天涯一爲別江北不相聞

艤舟乘潮去風帆振草涼潮平見楚甸天際望維揚洄泝經千里煙波接兩鄉雲明江嶼出日照海流長此中逢歲晏浦樹落花芳

暮春三月晴維揚吳楚城城臨大江汜迴映洞浦清晴雲曲金閣珠樓碧煙裏月明芳樹羣鳥飛風過長林雜花起可憐離別誰家子于此一至情何已

北堂紅草盛葺茸南湖碧水照芙蓉朝遊暮起金花盡漸覺羅裳珠露濃自惜妍華三五歲已歎關山千萬重人情一去無還日欲贈懷芳怨不逢

憶昔江南年盛時平生怨在長洲曲冠蓋星繁江水上衝風摽落洞庭淥落花　袖紅紛紛朝霞高閣洗晴雲誰言此處嬋娟子珠玉爲心以奉君

又　宋之問

妾住越城南離居不自堪採花驚曙鳥摘葉餧春蠶懶結茱萸帶愁安玳瑁簪待君消瘦盡日暮碧

江潭（一作綠）

江南曲四首　　儲光羲

綠江深見底高浪直翻空慣是湖邊住舟輕不畏風

逐流牽荇葉緣岸摘蘆苗為惜鴛鴦鳥輕輕動畫橈

日暮長江裏相邀歸渡頭落花如有意來去逐船流

隔江看樹色沿月聽歌聲不是長干住那從此路

行

又　　劉眘虛

美人何蕩漾湖上風日長玉手欲有贈徘徊雙明璫歌聲隨綠水怨色起青（一作春）陽日暮還家望雲波橫洞房

江南曲五首　　丁仙芝

長干斜路北近浦是兒家有意來相訪明朝出浣沙

發向橫塘口船開值急流知郎舊時意且請攏船頭

昨暝逗南陵風聲波浪阻入浦不逢人歸家誰信汝

未曉已成妝乘潮去茫茫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王

始下芙蓉樓言發琅琊岸急為打船開惡許傷人見

又　　李叔卿

湖上女江南花無雙越女春浣紗風似箭月如弦

少年吳兒曉進船郗家子弟謝家郎烏巾白袷紫香囊菱歌思欲絶楚舞斷人腸歌舞未終涕雙隕舊宮坡陁絶（一作巉）巘隱西山暮雨過江來北渚春雲沿海盡渡口水流緩妾歸宵剩遲含情為君再理曲月華照出澄江時

江南行　　李康成

楊柳青青鶯欲啼風光搖蕩綠蘋齊金陵城頭日色低日色低情難極水中鳧鷖雙比翼

江南行　　張潮

芙蓉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一作[illegible]）猶未還妾夢不
離江水上人傳郎在鳳凰山

登高丘而望遠海　李白

登高丘望遠海六鼇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
摧折白日沈光彩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
相待精衛費木石黿鼉無所憑君不見驪山茂陵
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刼寶玉精靈竟何
能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

挽歌詞　趙微明

寒食蒿上明淒淒郭東路素車誰家子丹旐引將
去原下荆棘叢叢邊有新墓人生（一作閒）痛長別此
是長別處曠野何蕭條風悲（一作青松）白楊樹

古挽歌　孟雲卿

草草閭（一作門）巷喧塗車儼成位冥冥（一作寂）何所須
盡我生人意北邙路非遠此別終天地臨穴頻撫
棺至哀反無淚爾形未衰老爾息纔童稚骨肉安
可離皇天若容易房帷即靈帳庭宇為哀次薤露
歌若斯人生盡如寄

對酒行二首　李白

松子棲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
在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彫換容顏有
遷改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

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
開流鶯啼碧樹明月窺金罍昨來朱顏子今日白
髮催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蘇臺自古帝王宅城闕
閉黃埃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

對酒曲二首　賈至

梅發柳依依黃鸝歷亂飛當歌憐景色對酒惜芳
菲曲水浮花氣流風散舞衣通宵留暮雨上客莫
言歸

春來酒味濃舉酒對春叢一酌千憂散三杯萬事
空放歌乘美景醉舞向東風寄語尊前客生涯任
轉蓬

對酒吟　崔國輔

行行日將夕荒村古冢（一作路）無人跡蒙籠荆棘一
鳥吟（一作飛）屢勸（一作唱）提壺沽酒喫古人不達酒不

足遺恨精靈傳此曲寄言世上（一作當代）諸少年平生
且盡杯中醁

陌上桑　李白

美女渭橋東（一作遊女細腰衣）春還事蠶作五馬如飛龍（宋板作花）青絲結金絡不知誰家子調笑來（一作還來事）相謔妾本秦羅敷玉顏豔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況復論秋胡寒螿愛碧草鳴鳳棲青梧託心自有處但恠傍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駕空踟蹰

唐樂府卷五

唐樂府卷六

明新安　吳勉學師古編輯
　　　　陸麐祥長倩校正

采桑　劉希夷

楊柳送行人青青西入秦誰家采桑女樓上不勝春盈盈灞水曲步步春芳綠紅臉耀明珠絳脣含白玉回首渭橋東遙憐春（一作樹）色同青絲嬌落日緗綺弄春風攜籠長歎（一作息）遂遲（一作適）戀春色看花若有情倚樹疑無力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頭相

逢不相識歸去夢青樓

又　郎大家宋氏

春來南鴈歸日去西蠶遠妾思紛何極客（一作君）遊殊未返

日出入行　李白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復入西海（今本此句作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一作其行終古不休息）人非元氣安得（一作能）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

物與歌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音頼同科

王昭君　上官儀

玉關春色晚金河路幾千琴悲桂條上笛怨柳花前霧掩臨粧月風驚入鬢蟬緘一作裁書待迴使淚盡白雲一作南天

又　駱賓王

斂容辭豹尾緘怨度龍鱗金鈿明漢月玉筯染胡

塵粧鏡菱花暗愁眉柳葉顰唯有清笳曲時聞芳樹春

又　沈佺期

非君惜鸞殿非妾妬蛾眉薄命由驕虜無情是畫師嫁來胡地日不並漢宮時辛苦無聊賴何堪馬上辭

王昭君三首　郭振

自嫁單于國長銜漢掖悲容顏日憔悴有甚畫圖時

厭踐氷霜域嗟為邊塞人思從漠南獵一見漢家塵

聞有南河信傳言殺畫師始知君念重更肯惜蛾眉

又　梁獻

圖畫失天真容華坐誤人君恩不可再妾命在和親淚點關山月衣銷邊塞塵一聞陽鳥至思絶漢宮春

又　李白

漢家秦地月流影送一作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

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一作方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

又　李白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

又　崔國輔

漢使南還盡胡中妾獨存紫臺綿望絶秋草不堪

論

又　無名氏

一回望月一回悲望月月移人不移何時得見漢朝使爲妾傳書斬畫師

昭君怨二首　董思恭

新年猶尚小那堪遠聘秦褵衫沾馬汗眉黛染胡塵舉眼無相識路逢皆異人唯有梅將李猶帶故鄉春

琵琶馬上彈行路曲中難漢月正南遠燕山極一作直北寒鬢鬟風拂亂一作散眉黛雪沾殘斟酌紅顏盡一作改徒勞握鏡看

又　張文琮

戒途飛萬里迴首望三秦忽見天山雪還疑上苑春玉痕垂粉淚羅袂拂胡塵爲得胡中曲還悲遠嫁人

又　盧照鄰

合殿恩中絕交河使漸稀肝腸隨玉輦形影向金微漢地一作宮草應綠胡庭沙正飛願逐三秋鴈年年一度歸

又　顧朝陽

莫將鉛粉匣不用鏡花光一去邊城路何情更畫妝影銷胡地月衣盡漢宮香妾死非關命都一作秖緣怨斷腸

又三首　東方虬

漢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須薄命妾辛苦事和親

揜淚辭丹鳳銜悲向白龍單于浪驚喜無復舊時容

胡地無花草春來不似春自然衣帶緩非是爲腰身

明妃曲四首　儲光羲

西行隴上泣胡天南向雲中指渭川毳幙夜來時宛轉何由得似漢王邊

胡王知妾不勝悲樂府皆傳漢國辭朝來馬上箜篌引稍似宮中閑夜時

日暮驚沙亂雪飛傍人相勸易羅衣強來前殿看

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

彩騎雙雙引寶車羌笛兩兩奏胡笳若爲別得横橋路莫隱(一作不應)宮中玉樹花

又　王偃

北望單于日半斜明君馬上泣胡沙一雙淚滴黄河水應得東流入漢家

王子喬　宋之問

王子喬愛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揺瑟鳳吹笙乘騎雲氣吸日精吸日精長不歸遺廟今在而

人非空望山頭草草露濕人(一作君)衣

長歌行　李白

桃李得(一作待)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枯枝無醜葉涸水吐清泉大力運天地羲和無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將何宣桃李務青春誰能貫白日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畏落日月後强歡歌與酒秋霜不惜人倐忽侵蒲柳

又　王昌齡

曠野饑悲風颼颼黄(一作多)蒿草繫馬倚白楊誰知我懷抱所是同袍者相逢盡衰老北(一作況)登漢家陵南望長安道下有枯樹根上有鼫(一作鼯)鼠窠高皇子孫盡千載無人過寶玉頻發掘精靈其奈何人生須達(一作信)命有酒且長歌

又　劉復

淮南木落秋雲飛楚宮商歌今正悲青春白日不與我當壚舉酒勸君持出門驅馳四方事徒用辛勤不得意三山海底無見期百齡世間莫虚棄君

不見金城帝業漢家有東制諸侯欲長久姦雄竊命風塵昏函谷重關不能守龍蛇出没經兩朝胡虜憑陵大道銷河水東流宮闕盡五陵松柏自蕭蕭

短歌行　李白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廻車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爲(今本作與)人駐頹(一作流又作頹)光

銅雀臺宋之問集中亦載此作　沈佺期

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綺羅君不見歌舞妾空來恩共漳河水東流無重回

又　王無競

北登銅雀上西望青松郭繐帳空蒼蒼陵田紛漠漠平生事已變歌吹宛猶昨長袖拂玉座遺情結羅幕妾怨在朝露君恩豈中薄高臺奏曲終曲終淚橫落

又　劉庭琦

銅臺宮觀委灰塵魏主園陵漳水濱即今西望猶堪思況復當時歌舞人

又　賈至

日暮銅臺靜西陵鳥雀歸撫絃心斷絶聽管淚霏微靈几臨朝奠空牀卷夜衣蒼蒼川上月應照妾魂飛

銅雀妓二首　王勃

金鳳鄰銅雀漳河望鄴城君王無處所臺榭若平生舞席紛何就歌梁儼未傾西陵松檟冷誰見綺羅情

妾本深宮妓層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為誰容錦衾不復襞羅衣誰再縫高臺西北望流淚向青松

又　喬知之

金閣惜分香鉛華不重粧空餘歌舞地猶是為君王哀弦調已絶艶曲不須長共看西陵暮秋煙起白楊

又　王適

日暮銅雀迥秋深玉座清蕭森松柏望委鬱綺羅情君恩不再得妾舞為誰輕

又　鄭愔

日斜漳浦望風起鄴臺寒玉座平生晚金樽妓吹闌舞餘依帳泣歌罷向陵看蕭索松風暮愁煙入井闌

又　李邕

西陵望何及絃管徒在茲誰言死者樂但令生者

悲丈夫有餘志兒女焉足私擾擾多俗情投迹互相師直節豈感激荒淫乃淒其頹水有許由西山有伯夷頌聲何寥寥唯聞銅雀詩君舉良未易永爲後代嗤

又　　袁暉

君愛本相饒從來似舞腰那堪攀玉座腸斷望陵朝怨着情無主哀凝曲不調況臨松日暮悲吹坐蕭蕭

又　　劉方平

遺令奉君王嚬蛾強一妝歲移陵樹色恩在舞衣香玉座生秋氣銅臺下夕陽淚痕沾井榦舞袖爲誰長

猛虎行　　李白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爲雍門琴旌旆（今本作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鼇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入（一作宿）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一作達）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寶書玉（一作長）劍（一作束）挂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昨日方爲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有時六博快壯心遶林三匝呼一擲楚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邦伯多（一作皆）顧眄四海豪俠皆相推（一作兩邊隨）（一作雄俠）蕭曹曾（一作亦）作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時溧陽酒樓三月春

楊花茫茫（一作漠漠）愁殺人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丈夫相見（一作到處）且爲樂槌牛撾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釣東（一作君）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又　　儲光羲

寒亦不憂雪饑亦不食人人肉豈不甘所惡傷明神太室爲我宅孟門爲我鄰百獸爲我膳五龍爲我賓蒙（一作暴）馬一何威浮江一以仁彩章耀朝日爪牙雄武臣高雲逐氣浮厚地隨聲震君能賈餘勇日夕長相親

燕歌行并序　　高適

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一作借）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

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一作黃）無（一作何）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一作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又　　陶翰

請君留楚調聽我吟燕歌家在遼水頭邊風意氣多出身為漢將正值戎未和雪中凌天山氷上度交河大小百餘戰封侯竟蹉跎歸來灞陵下故舊無相過雄劒委塵匣空門唯（一作毋）雀羅玉篸（即簪字）還趙妹瑤琴付齊娥昔日不為樂時哉今奈何

又　　賈至

國之重鎮惟幽都東威九夷北制胡五軍精卒三十萬百戰百勝擒單于前臨滹沱後易水崇山沃野亘千里昔時燕山重賢士黃金築臺從隗始倏忽興亡空薊丘漢家又以封王侯蕭條魏晉為橫流鮮卑竊據朝五州我唐區夏餘十紀軍容武備赫萬祀彤弓黃鉞授元帥墾耕大漠為內地季秋

膠折邊草腓治兵羽獵因出師千營萬隊連旌旗望之如火忽電馳匈奴懾竄窮髮北大荒萬里無塵飛君不見隋家昔為天下宰窮兵黷武征遼海南風不競多死聲鼓卧旗折黃雲橫六軍將士皆死盡戰馬空鞍歸故營時還道革天下平白環入貢滄海清自有農夫已高枕無勞校尉重橫行

又　　屈同仙

漁陽八月塞草腓征人相對併思歸雲和朔氣連天暗（一作黑）蓬雜驚（一作胡）沙散野飛是時天地陰埃

過瀚海龍城皆血一作暗 戰兩軍鼓角暗相聞四面
旌旗看不見昭君遠嫁已年多戎狄無厭不復一作不尚
和漢兵候月秋防塞胡騎乘冰夜渡河河塞東
西萬餘里地與京華不相似燕支山下一作上 少春一作見
輝黃沙磧裏無流水金戈玉劍十年征紅粉
青樓多怨情厭向姝方一作鄉 久離別秋來愁聽擣
衣聲

從軍行二首　虞世南

塗山烽候驚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

兵劍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黃
河絕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値月滿精騎
乘膠折結髮早驅馳辛苦事旌麾馬束重關冷輪
摧九折危獨有西山將年年屬數奇

烽火發金微連營出武威孤城塞雲起絕陣虜塵
飛俠客吸龍劍惡少縵胡衣朝摩骨都壘夜解谷
蠡圍蕭關遠無極蒲海廣難依沙磴離旌斷晴川
候馬歸交河梁已畢燕山旆欲揮方知萬里相侯
服見光輝

又　王宏

兒生三日掌上珠燕頷猿肱穠李膚十五學劍北
擊胡羌歌燕筑送城隅城隅路接伊川驛河陽渡
頭邯鄲陌可憐年少把手時黃鳥雙飛梨花白秦
王築城三千里西自臨洮東遼水山邊疊疊黑雲
飛海畔莓莓青草死從來戰鬬不求勳殺身爲君
君不聞鳳皇樓上吹急管落日裴徊腸先斷

又　楊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

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
書生

又　駱賓王

平生一顧重一作念 意氣溢三軍野日分戈影天星
合劍文弓弦抱漢月馬足踐胡塵不求生入塞唯
當死報君

又　崔融

穹廬雜種亂金方武將神兵下玉堂天子旌旗過
細柳匈奴運數盡枯楊關頭落月橫西嶺塞下凝

雲斷北荒漠漠邊塵飛衆鳥昏昏朔氣聚羣羊依稀蜀杖迷新竹髣髴胡牀識故桑臨海舊來聞驃騎尋河本自有中郎坐看戰壁爲平土近待軍營作破羌

又　喬知之

南庭結白露北風掃黄葉此時鴻鴈來驚鳴催思妾曲房理針線平砧擣文練鴛綺裁易成龍鄉信難見窈窕九重閨寂寞十年啼紗牕白雲宿羅幌月光栖雲月隱微微夜上流黄機玉霜凍珠履金

吹薄羅衣漢家已得地君去將何事宛轉結蠶書寂寥無鴈使平生荷恩信本爲榮華進況復落紅顔蟬聲催綠鬢

又　劉希夷

秋天風颯颯(一作秋風來瑟瑟)羣胡馬行疾嚴城晝不開伏兵暗相失天子廟堂拜將軍凶門出紛紛晉陽道戎馬幾萬匹軍門壓黄河兵氣衝白日平生懷仗劍慷慨即(一作既)投筆南登漢月孤北走代(一作燕)雲密近取韓彭計早知孫吳術丈夫清萬里誰能掃一室

又　劉庭琦

朔風吹寒塞胡沙千萬里陣雲出岱山孤月生海水次勝方求敵銜恩本輕死蕭蕭牧馬鳴中夜拔劍起

又　賀朝

朔胡乘月寇邊城軍書插羽刺中京天子金壇拜飛將單于玉塞振佳兵騎射先鳴推任俠龍韜決勝佇時英聞有河湟客愔愔理帷帟常山啓霸圖

汜水先天策銜珠浴鐵向桑乾釁旗膏劍指烏丸鳴雞已報關山曉來鴈遥傳沙塞寒直爲甘心從苦節隴頭流水鳴嗚咽邊樹蕭蕭不覺春天山漠漠長飛雪魚麗陣接塞雲平鴈翼營通海月明始看晉幕飛鵝入旋聞齊壘啼烏聲自從一戍燕支山春光幾度晉陽關金河未轉青絲騎玉筯應啼紅粉顔鴻歸燕相續池邊芳草綠已見氛清細柳營莫更春歌落梅曲烽沈竈滅靜邊亭海宴山空肅已寧行望鳳京旋凱捷重來麟閣畫丹青

又　　李昂

漢家未得燕支山征戍年年沙朔間塞下長驅汗血馬雲中恒閉玉門關陰山瀚海千萬里此日桑河凍流水稽洛山邊胡騎來漁陽戍裏烽煙起長途羽檄何相望天子按劒思北方羽林練士袛金甲將軍校戰出玉堂幽陵異域風煙改亭障連連古今在夜聞鴻鴈南渡河曉望旌旗北臨海塞沙飛淅瀝遥裔連窮磧玄漠雲平初合陣西山月出聞鳴鏑城南百戰多苦辛路傍死卧黃沙人戎衣不脫隨霜雪汗馬黲䵲長被鐵楊葉樓中不寄書蓮花劒上空流血匈奴未滅不言家驅逐行行邊徼賒歸心海外見明月別思天邊夢落花落花迴望何悠悠芳樹無人度隴頭春雲不變陽關雪桑葉先知胡地秋田疇不賣盧龍策竇憲思勤燕然石麾兵静北垂此日交河湄欲令塞上無干戚會待單于繫頸時

又　　王維

吹角動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馬嘶亂爭渡金河水日暮沙漠陲戰聲煙塵裏盡繫名王頸歸來獻一作報天子

又二首後一首一作杜顗詩　　王昌齡

向夕臨大荒朔風軫歸慮平沙萬里餘飛鳥宿何處虜騎獵長原翩翩傍河去邊聲摇白草海氣生黃霧百戰苦風塵十年履霜露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

秋草馬蹄輕角弓持弦急去爲龍城戰正值胡兵襲軍氣横大荒戰酣日將入長風金鼓動白露鐵衣濕四起愁邊聲南庭時竚立斷蓬孤自轉寒鴈飛相及萬里雲沙漲平原水霰澀惟聞漢使還一作州遲獨向刀環泣

又七首　　王昌齡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上一作坐海風秋更吹羌一作横笛關山月無那一作誰解金閨萬里愁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一作離別情撩亂邊愁聽一作彈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關城榆葉早疎黃日暮雲沙古戰場表請回軍掩

塵骨莫教兵士哭龍荒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遥望玉（一作鴈）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一作竟）不還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葉城西秋月團明敕星馳封寳劒辭君一夜取樓蘭

玉門山嶂幾千重山北山南總是烽人依遠戍須看火馬踏深山不見蹤

又　王昌齡

大將軍出戰白日暗榆關三面黃金甲單于破膽還

又　崔國輔

塞北胡霜下營州索兵救夜裏偷道行將軍馬亦瘦刀光照塞月陣色明如畫傳聞賊滿山已共前鋒鬬

又　李白

從軍玉門道逐虜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鼓聲鳴海上兵氣擁雲間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

又　李白

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

古從軍行　李頎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雲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鴈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

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萄入漢家

貽從軍行　儲光羲

取　小非川來朝明光殿東平不足先夢出鳳林間夢還滄海闕萬里盡無陰色豈爲我離別馬上吹笛起寒風道傍舞劒飛春雪男兒懸弧非一日君去成高節（闕誤）

唐樂府卷六

明新安　吳勉學師古編輯
陸麐祥長倩校正

鞠歌行　李白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荊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爲刖足鬼聽曲知甯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朝歌鼓刀叟虎變磻溪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

水曲誰識（一作數）此老翁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一作征）鴻

苦寒行　喬知之

胡天夜清迥孤雲獨飄颺遙裔出鴈關逶迤含晶光陰陵久徘徊幽都無多（一作久）陽初寒凍巨海殺氣流大荒朔馬飲寒冰行子履胡霜路有從役倦臥死黃沙場羇旅因相依慟之淚沾裳由來從軍行賞存不賞亡亡者誠已矣徒令存者傷

前苦寒行二首　杜甫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秦城老翁荊揚客慣習炎蒸歲絺綌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烏足恐斷羲和送送將安歸

後苦寒行二首　杜甫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天關凍應折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

垂眼流血安得春泥補地裂

晚來江門（一作間）失大木猛風中夜飛（一作吹）白屋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太酷巴東之峽生凌澌彼蒼回斡人得知

豫章行　李白

胡風吹代馬（一作燕人攢赤羽）北擁魯陽關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半渡上遼津黃雲慘無顏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百鳥（一作白馬）繞旌旗悲鳴相追攀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本爲休明人斬虜素不閑

豈惜戰鬬死爲君掃凶頑精感石沒羽豈云憚險
艱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此曲不可奏三軍鬢
成斑一作髮

北上行　李白

北上何所若北上緣太行磴道盤且峻巉巖凌空
蒼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沙塵接幽州烽火連
朔方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裳奔鯨夾黃河鑿齒
屯洛陽前行無歸日返顧思舊鄉慘慽冰雪裏悲
號絕中腸尺布不掩體皮膚劇枯桑汲水澗谷阻

採薪隴坂長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
餐饑飲零露漿歎此北上苦停驂爲之傷何日王
道平開顏覩天光

相逢行　李白

朝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一作中一作
珠箔開金鞭遙指點玉勒近一作乍遲回夾轂相借
問疑一作知從天上來一本此下有憐腸愁欲斷斜日復相催下車何輕盈飄颻
以落梅四句邀一作感入青綺門當歌共銜杯以上二句一作嬌羞
初解佩語笑共銜杯銜杯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得一作

相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
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春
風正澹蕩一作斜結暮雨來何遲顧因三青鳥更報一作
卻寄長相思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一作壯年失
行樂老去一作大徒傷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曠佳期

又　崔顥

妾年初二八家住洛橋頭玉戸臨馳道朱門近御
溝使君何假問夫壻大長秋女弟新承寵諸兄近
拜侯春生百子殿花發五城樓出入千門裏年年

樂未休

又　李白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戸垂楊裏君家阿那
邊

三婦艷　重思恭

大婦裁紈素中婦弄明璫小婦多姿態登樓江粉
粧丈人且安坐初日漸流光

又　王紹宗

大婦能調瑟中婦詠新詩小婦獨無事花庭曳履

綦上客且安坐春日正遲遲

中婦織流黃　虞世南

寒閨織素錦含怨斂雙蛾綜新交縷澁經脆斷絲多衣香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達交河

秋胡行　高適

妾本邯鄲未嫁時容華倚翠人未知一朝結髮從君子將妾迢迢東魯陲時逢大道無艱阻君方遊宦從陳汝蕙樓獨臥頻度春彩閣辭君幾徂暑三

月垂楊蠶未眠攜籠結侶南陌邊道逢行子不相識贈妾黃金買少年妾家夫壻經離久寸心誓與長相守願言行路莫多情道妾貞心在人口日暮蠶饑相命歸攜籠端飾來庭闈勞心苦力終無恨所冀（一作貴）君恩即（一作那）可依聞說行人已歸止乃是向來贈金子相看顏色不復言相顧懷慙有何巳從來自隱無疑背直為君情也相會如何咫尺仍有情況復迢迢千里外誓將（一作此時）顧恩不顧身念君此日赴河津莫道向來不得意故欲留規誠後人

來日大難　李白

來日一身攜糧負薪道長（今本作長鳴）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凌（一作上）三山陸憩五嶽乘龍天飛目瞻兩角授以神（一作仙）藥金丹滿握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東海強銜一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

飲馬長城窟行　太宗

塞外悲風切交河冰已結瀚海百重波陰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層巒引高節悠悠卷旆旌飲馬出長城寒沙連騎跡朔吹斷邊聲胡塵清玉塞羌笛韻（一作詠）金鉦絕漠干戈戢車徒振原隰都尉反龍堆將軍旋馬邑揚麾氛霧靜紀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靈（一作雲）臺凱歌入

又　虞世南

馳馬渡河干流深馬渡難前逢錦車使都護在樓蘭輕騎猶銜勒疑兵尚解鞍温池下絕澗棧道接

危巒拓地動未賞亡城律詎寛有月關猶暗經春
隴尚寒雲昏無復影氷合不聞湍懷君不可遇聊
持報一飡

又　袁朗

朔風動秋草清蹕長安道長城連不窮所以隔華
戎規模惟聖作負荷曉成功烏庭已向内龍荒更
鑿空玉關塵卷靜金微路已通湯征隨北怨舜詠
起南風畫地功初立綏邊事云集朝服踐狼居凱
歌旋馬邑山響傳鳳吹霜華藻瓊鈒屬國擁節歸

單于欵關入日落寒雲起驚河被原隰零落葉已
寒河流清且急四時徭役盡千載干戈戢太平今
若斯汗馬竟無施唯當事筆硯歸去草封禪

又　王翰

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惟羨執金吾麒麟前殿拜
天子走馬西擊長城胡（一作走馬爲君西擊胡）胡沙獵獵吹
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遥聞鼙鼓動地來傳道單
于夜猶戰此時顧恩寧顧身爲君一行催萬人壯
士揮戈廻白日單于濺血汙（一作染）朱輪廻（一作歸）來

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
云是秦王築城卒黃昏塞北無人煙鬼哭啾啾聲
沸天無罪見誅功不賞孤魂流落此城邊當昔秦
王按劍起諸侯膝行不敢視富國强兵二十年築
怨興徭（一作聲冤）九千里秦王築城何太愚天實亡秦
非北胡一朝禍起蕭墻内渭水咸陽不復都

上留田行　李白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峥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
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没蒿

里塋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馬鬣今已平
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一鳥死百鳥
鳴一獸走百獸驚桓（一作常）山之禽别離苦欲去廻
翔不能征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
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
此參商胡乃尋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
邈頽波激清尺布之謡塞耳不能聽

放歌行　王昌齡

南渡洛陽津西望十二樓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

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慶雲從東來（一作出）泱
漭抱日流昇平貴論道文墨將何求有詔徵草澤
微誠將獻謀（一作獻 謀猷）冠冕如星羅拜揖曹與周望
塵非吾（一作君）事入賦且遲留奉蒙國士識因脫負
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但營數斗祿奉養
每豐羞若得金膏遂飛雲亦可儔（一作求）

又　孟雲卿

吾觀天地圖世界亦可小落落大海中飄浮數洲
島賢愚與蟻蝨一種同草草地脉日夜流天衣有
時拂東山謁居士了我生死道目見難噬臍心通
可親腦軒皇竟磨滅周孔亦衰老永謝當時人吾
將寶非寶

野田黃雀行　李白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爾（一作巢）
巢炎洲逐翠遭網羅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
鸇奈若（一作爾）何

又　儲光羲

嘖嘖野田雀不知軀體微閑穿深叢（一作踈蒿）裏爭食
復爭飛窮老一頹舍粟多桑樹稀無粟猶可（一作亦何）
食無桑何以衣蕭條空倉暮相引時來歸斜路豈
不捷渚田豈不肥水長路且壞惻惻與心違

黃雀癡　王維

黃雀癡黃雀癡謂言青鷇是我兒一一口銜食養
得成毛衣到大啁啾解游颺各自東西南北飛薄
暮空巢上羈雌獨自歸鳳凰九雛亦如此慎莫愁
思顦顇損容輝

飛來雙白鶴　虞世南

飛來雙白鶴奮翼遠凌煙俱棲集紫蓋一舉背青
田颺影過伊洛流聲入管弦鳴羣倒景外刷羽閬
風前映海疑浮雪拂澗瀉飛泉燕雀寧知去蜉蝣
不識還何言別儔侶從此間山川顧步已相失徘
徊各自憐危心猶警露哀響詎聞天無因振六翮
輕舉復隨仙

門有車馬客　虞世南

陳遵重交結田蚡擅豪華曲臺臨上路高軒抵狹
斜赭汗千金馬繡軸五香車白鶴隨飛蓋朱鷺入

嗚笳夏蓮開劍水春桃發綬花高談辯飛兎摛藻
掘靈虵逢恩出毛羽失路委泥沙曖曖風煙晚路
長歸騎遠日斜青瑣第塵飛金谷苑危弦促柱奏
巴渝遺簪墮珥解羅襦如何守直道翻使谷名愚

又　李白

門有車馬客(一作賔)金鞍耀朱輪謂從雲(一作丹)霄落
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謂悲辛對酒兩不
飲停觴淚盈巾歎我萬里遊飄飄(今本作飄飖)三十春
空談霸(一作帝)王畧紫綬不挂身雄劒藏玉匣陰符

生素塵廓落無所合流離湘水濱借問宗黨間多
為泉下人生苦百戰役死託萬鬼鄰北風揚胡沙
霾翳周與秦大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惻愴竟何
道存亡任天(今本作大)鈞

蜀道難　李白

嚴武傳云武爲劒南節度使房琯以故相爲部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乃爲房杜危之也○韋臯傳云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斥嚴武陸暢更爲蜀道易以美韋臯○或曰太白蜀道難譏章仇兼瓊○蕭士贇注曰太白深知玄宗幸蜀之非故作是詩以達意○余按太平廣記云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訪之旣竒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爲謫仙人觀此蜀道難作于玄宗幸蜀之前亦非嚴武節度劒南之日摭言亦辯云太白自蜀至京以新業贄賀知章覧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人豈非太白星精邪則蜀道難之作久矣非爲房杜也然史稱陸暢作蜀道易以美韋臯攷之當特去白未遠而業有斥武之說似又作于天寶之後豈知章稱歎者非此詩或廣記誤傳而摭言誤辨也觀其詩意則又近士贇之說矣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
魚鳬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一作乃)與秦
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

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一作方)鉤連上有
六龍回日之高標(一作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下有衝波逆折
之廻川黃鶴之飛尚不得(今本此下有過字紀事下注一作過)猿猱
欲度愁攀緣(一作牽)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
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一作心)坐長歎問君西
遊何時(一作當)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
木雄飛雌從(今本作從雌又作呼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
月(一作落)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
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一作連峯入煙幾千尺)枯松倒挂

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被冰切）厓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人（一作夫）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作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祖兗切）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一作令人）嗟

又　張文琮

梁山鎮地險積石阻雲端深谷下寥廓層巖上鬱盤飛梁架絕嶺棧道接（一作遠）危巒攬轡獨長息方知斯路難

棹歌行　駱賓王

寫月圖黃罷凌波拾翠通鏡花搖芰日衣麝入荷風葉密舟難蕩蓮疎浦易空鳳媒羞自託鴛翼恨難窮秋（一作愁）帳燈光（一作華）翠倡樓粉色紅相思無別曲併在棹歌中

又　徐堅

棹女飾銀鈎新粧下翠樓霜絲青桂檝蘭枻紫霞舟水落金陵曙風起洞庭秋扣舷過曲浦飛帆越回流影入桃花浪香飄杜若洲洲長殊未返蕭散雲霞晚日下大江平煙生歸岸遠岸遠聞潮波爭途遊戲多因聲越津女來聽采菱歌

胡無人行　徐彥伯

十月繁霜下征人遠鑿空雲搖錦車節海照角端弓暗磧（一作雪）埋沙樹衝飈卷塞蓬方隨膜拜入歌舞玉門中

又　李白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一作護者）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一作畫）交迴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無人漢道昌

楚宮詞二首（一作楚調曲）　薛奇童

禁苑春風起流鶯繞合歡玉窗通日氣珠箔捲輕寒楊葉垂陰砌梨花入井闌君王好長袖新作舞衣寬

日晚梧桐落微寒入禁垣月懸三雀觀霜度萬秋門黯舞衿新寵愁容泣舊恩不堪深殿裏簾外欲黄昏

息夫人　宋之問

可憐楚破息腸斷息夫人仍爲泉下骨不作楚王嬪楚王寵莫盛息君情更親情親怨生別一朝俱殺身

又　王維

本事云寧王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歲餘

因問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命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維詩先成云云座客無敢繼者王乃歸餅師妻以終其志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射雉詞　儲光羲

曝暄理新翳迎春射鳴雉原田遥一色皐陸曠千里遥聞咿喔聲時見雙飛起幂䍥踈蒿下毰毸深叢裏顧敵乃忘生爭雄方决死仁心貴勇義豈復能傷此超遥下故墟迢遞回高畤大夫昔何苦取樂歡妻子

虞姬怨　馮待徵

妾本江南采蓮女君是江東學劍人逢君遊俠英雄日值妾年華桃李春年華灼灼豔桃李結髮簪花配君子行逢楚漢正相持辭家上馬從君起歲歲年年事征戰侍君帷幙損紅顏不惜羅衣沾馬汗不辭紅粉著刀環相期相許定關中鳴鑾鳴珮入秦宮誰謀四面楚歌起果知五星漢道雄天時

人事有興滅智窮計屈心摧折澤中馬力先戰疲帳下蛾眉等閑訣君王是日無神彩賤妾此時容貌改拔山意氣都已無渡江面目今何在終天隔地與君辭恨似流波無息時使妾本來不相識豈見中途懷苦悲

白頭吟　李白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分今本作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

豈惜黄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黄金丈夫好新多
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一作賦)白頭吟東
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免絲本(一作固)無
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
一心人心不如草草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
琥珀枕或(一作會)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
已去難重回古來(宋本作時)得意不相負秖今唯見青
陵臺(一作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王相如不憶貧賤日官

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涙如雙泉水行墮紫羅襟五起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土無心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有時拂莫卷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鵜鶘裛在錦屏上自君一挂無由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秖今唯有青陵臺)

梁父吟　李白

長嘯梁父吟何時見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
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綠(今本作清)水逢時
吐(宋本作壯)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宋本作雅)暗
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又
(一作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一
開游說(宋本一作入門開說　今本一作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
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一作生)
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羣雄我欲攀龍見明
主雷公砰訇(音烹轟)震天鼓帝傷投壺多玉女三時
大笑生(一作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
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
事憂天傾猰貐(音乙愈)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

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
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
殺之費(一作用)二桃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呼來切)
爾爲徒勞梁父吟梁父吟(今本無二重字)聲正悲張公兩
龍劒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屼(音臬兀)
當安之

怨情　劉允濟

玉關芳信斷蘭閨錦字新愁來不自抑念切已含
嚬虛牖風驚夢空牀月厭人歸期倘可促勿度柳

園春

怨詩三首　李暇

羅敷初總髻蕙芳正嬌小月落始歸船春眠恒着曉

何處期郎遊小苑花臺間相憶不可見且復乘月還

別前花照路別後露垂葉歌舞須及時如何坐悲妾

怨詞二首　崔國輔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着

樓前一作頭 桃李蹊池上芙蓉落織錦猶未成蛩聲入羅幕

唐樂府卷七

唐樂府卷八

明新安　吳勉學師古編輯
陸麐祥長倩校正

東武吟　李白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高天廻光燭微躬恭承鳳凰詔欻起雲蘿中清切紫霄一作垣 迴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顔色聲價淩煙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絶景錦衣入新豐倚今本作依 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因

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今本無以上二句 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客一作友 日疎散玉樽亦已一作日成 空才力猶可恃一作倚 不慙世上雄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已吾尋黃綺翁一作扁舟尋釣翁

怨歌行　虞世南

紫殿秋風冷雕甍落一作白 日沈裁紈悽斷曲織素別離心掖庭羞改畫長門不惜金寵移恩稍薄情疎恨轉深香銷翠羽帳弦斷鳳凰琴鏡前紅粉歇

階上綠苔侵誰言掩歌扇翻作白頭吟

又　吳少微

城南有怨婦含情傍芳叢自謂二八時歌舞入漢宮皇恩數流眄承幸玉堂中綠栢黃花催夜酒錦衣羅袂逐春風建章西宮煥若神燕趙美女三千人君王厭德不忘新况羣豔冶紛來陳是時别君不再見三十三春長信殿長信重門晝掩關清房曉帳幽且閑綺窻蟲網氣塵色文軒鶯對桃李顏天王貴宮不貯老浩然含淚今來還自憐春色轉

晚暮試逐佳遊芳草路小腰麗女奪人奇金鞍少年曾不顧（缺數句）請謝西家婦莫辭先醉解羅襦

又　李白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一作如）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一作錦）屏中薦枕嬌夕月卷衣戀香（一作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沈憂能傷人綠鬢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一作信）爲空鸕鷀換美酒舞衣罷雕龍（一作籠）寒苦不忍言爲君奏絲桐腸斷絃亦絕悲心夜忡忡

怨歌　薛維翰

百尺珠樓臨狹斜新妝能唱美人車皆言賤妾紅顏好要自狂夫不憶家

長門怨　齊澣

煢煢孤思逼寂寂長門夜妾妬亦知非君恩那不借攜琴就玉階調悲聲未諧將心託（一作寄）明月流影入君懷

又　沈佺期

月皎風泠泠長門次掖庭玉階聞墜葉羅幌見飛

螢清露凝珠綴流塵下翠屏妾心君未察愁歎劇繁星

又　吳少微

月出映層城孤圓上太清君王春愛歇枕席涼風生怨咽不能寢踟躕步前楹空堦白露色百草寒蟲鳴念昔金房裏猶嫌玉座輕如何嬌所悮長夜泣恩情

又　袁暉

早知君愛歇本自無縈妬誰使恩情深今來反相

誤愁眠羅帳曉泣坐(一作望)金閨暮獨有夢中魂猶言意如故

又　張脩之

長門落景盡洞房秋月明玉階草露積金屋網塵生妾妬今應改君恩昔未平寄語臨卬客何時作賦成

又　喬備

秋入長門殿木落洞房虛妾思宵夜靜君恩日更疎墜露清金閣流螢點玉除還將閨裏恨遥問馬

相如

又　徐賢妃

舊愛柏梁臺新寵昭陽殿守分辭芳輦含情泣團扇一朝歌舞榮夙昔詩書賤頽恩誠已矣覆水難重薦

又　崔顥

君王寵初歇棄妾長門宮紫殿青苔滿高樓明月空夜愁生枕席春意罷簾櫳泣盡無人問容華落鏡中

又　岑參

君王嫌妾妬閉妾在(一作向)長門舞袖垂新寵愁眉結舊恩綠錢生(一作侵)履跡紅粉濕啼痕羞被桃花笑看春獨不言

又　賈至

獨坐思千里春庭曉景長鶯喧翡翠幙柳暗(一作覆)鬱金堂舞蝶縈愁緒繁花對靚妝深情託瑶瑟絃斷不成章

又　李華

弱體鴛鴦薦啼妝翡翠衾鴉鳴秋殿曉人靜禁門深每憶椒房寵那堪永巷陰自驚羅帶緩非復舊來心

又二首　李白

天迴北斗挂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

桂殿長愁不記春黄金四屋起秋塵夜懸明鏡青天上獨照長門宮裏人

春宫曲　王昌齡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西宮春怨　王昌齡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一作朧朧樹色隱昭陽

西宮秋怨　王昌齡

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誰分含啼一作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長信秋詞五首　王昌齡

金井梧桐秋葉黃珠簾不捲夜來霜熏籠玉枕無顏色卧聽南宮清漏長

高殿秋砧響夜闌霜深猶憶御衣寒銀燈青瑣裁縫歇還向金城明主看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暫一作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眞成薄命久尋思夢見君王覺後疑火照西宮知夜飲分明複道奉恩時

長信宮中秋月明昭陽殿下擣衣聲白露堂中細草跡紅羅帳裏不勝情

班婕妤　徐彦伯

君恩忽斷絶妾思終未央巾櫛不可見枕席空餘香窓暗網羅白階秋苔鮮蒼應門寂已閉流涕向昭陽

又一作嚴識六詩　嚴武

賤妾如桃李君王若歲時秋風一已勁搖落不勝悲寂寂蒼苔滿沈沈綠草滋繁華非此日指輦競何辭

又三首　王維

玉牕螢影度金殿人聲絶秋夜守羅帷孤燈耿不滅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疎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輿

恠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

婕妤怨　崔湜

不分君恩斷新妝視鏡中容華尚春日嬌愛已秋

風梳席臨牕（一作燈）曉帷屏（一作屏幃）向月空年年後庭樹榮落在深宮

又　張烜

賤妾裁紈扇初摇明月姿君王看舞席坐起秋風時玉樹清御路金陳翳垂絲昭陽無分理愁寂任前期

又　王沈

長信梨花暗欲棲應門上鑰草萋萋春風吹花亂撲戶（一作石）班絶車聲不至啼

長信怨（集作宮）　李白

月皎昭陽殿霜清長信宮天行乘玉輦飛燕與君同别有留情處（一作更有歡娛處）承恩樂未窮誰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

王諲

飛燕倚身輕爭人巧笑名生君棄妾意增妾怨君情日落昭陽壁秋來長信城寥寥金殿裏歌吹夜無聲

長信宮中樹　喬知之

婀娜當軒樹葳蕤倚蘭殿色艶九春時風揺五明扇餘花鳥弄盡新葉蟲書遍零落心自知芳菲君不見

長信草　崔國輔

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故（一作時）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

古蛾眉怨　王翰

君不見宜春苑中九華殿飛閣連連直如髮白日全含朱鳥牕流雲半入蒼龍闕宮中綵女夜無事

學鳳吹簫弄清越珠簾北卷待涼風繡戶南開向明月忽聞天子憶蛾眉寶鳳銜花揲兩螭傳聲走馬開金屋夾路鳴環上玉墀長樂彤庭宴華寢三千美人曳花（一作光）錦燈前含笑更羅衣帳裏承恩薦瑶枕不意君心半路迴求仙别作望仙臺琳琅（一作倉）禁闥遥相憶紫翠巖房晝不開欲向人間種桃實先從海底覓蓬萊蓬萊可求不可上孤舟縹緲知何往黄金作盤銅作莖青天白露掌中擎王毋嫣然感君意雲車羽旆欲相迎飛廉觀前空怨

慕少君何事一作辜須相誤一朝埋沒茂陵田賤妾
蛾眉不重顧宮車晚出向南山仙衛逶迤去不還
朝晡泣對麒麟樹樹下蒼苔日漸斑人生百年夜
將半對酒長歌莫長歎情一作拚知白日不可私一作期
一死一生何足筭

陽春怨　許景先

紅樹曉鶯啼春風煖翠闈雕籠薰繡被珠履踏金
隄芍藥花如吐菖蒲葉正齊藁砧當此日行役向
遼西

綠墀怨　李元紘

征馬噪金珂嫖姚向北河綠苔行跡少紅粉淚痕
多寶屋粘花絮銀箏覆網羅別君如昨日青海鴈
頻過

相思怨　李元紘

望月思氛氳朱衾懶更薰春生翡翠帳花點石榴
裙燕語時驚妾鶯啼轉憶君交河一萬里仍隔數
重雲

綵書怨一云綵毫怨　上官昭容

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
虛欲奏江南曲貪封薊北書書中無別意惟悵久
離居

鳳樓怨見紀事　顏舒

佳人名莫愁珠箔上花鉤清鏡鴛鴦匣新妝翡翠
樓擣衣明月夜吹管白雲秋惟恨金吾子年年向
隴頭

孤寢怨　崔珪

征戍動經年含情拂玳筵花飛織錦處月落擣衣
邊燈暗愁孤坐牀空怨獨眠自君遼海去玉匣閉
春絃

後庭怨　王諲

君不見紅閨少女端正時夭夭桃李仙容姿幸得
君王憐巧笑披香殿裏薦蛾眉蛾眉雙雙人共進
常恐妾身從此擯甄妃爲妬出層宮班女因猜下
長信長信宮門閉不開昭陽歌吹風送來夢中魂
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迴念君嬌愛無終始使
妾長啼後庭裏獨立每看斜日盡孤眠直至殘燈

死秋日聞蟲翡翠簾春晴照面鴛鴦水紅顏舊來花不勝白髮如今雪相似傳聞紈扇思未歇預想蛾眉上初月如君貴僞不貴眞還同棄妾逐新人借問南山松葉意何如北砌槿花新

開緘怨　朱琳

夫壻邊庭久幽閨恨幾重玉琴知別日金鏡識愁容懶寄雲中服慵開海上封年年得衣慣且試莫裁縫

春女怨　薛維翰

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一作枝開兒家門戸尋常一作重重閉春色因何入得來一作何緣得入來

玉階怨　李白

玉堦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擬娼樓節怨　劉方平

上苑離離鶯度昆明纍纍蒲生時光春華可惜何須對鏡含情

子夜四時歌六首　郭元振

春歌二首

陌頭楊柳枝已被春風吹妾心正斷絶君懷那得知

青樓含日光綠池起風色贈子同心花殷勤此何極

秋歌二首

邀歡空佇立望美頻迴顧何時復採菱江中密相遇

辟惡茱萸囊延年菊花酒與子結綢繆丹心此何

有

冬歌二首

北極嚴氣昇南至溫風謝調絲競短歌拂枕憐長夜

帷橫雙翡翠被卷兩鴛鴦婉態不自得宛轉君王牀

子夜冬歌　薛曜

朔風扣羣木嚴霜凋百草借問月中人安得長不老

子夜春歌　王翰

春氣滿林香春遊不可忘落花吹欲盡垂柳折還長桑女淮南曲金鞍塞北裝行行小垂手日暮渭川陽

子夜冬歌　崔國輔

寂寥抱冬心裁羅又褧褧夜久頻挑燈霜飛剪刀冷

子夜四時歌四首（集題作子夜吳歌）　李白

秦地羅敷女采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妝白日

鮮蠶飢妾欲去五馬莫留連

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歸去越王家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

吳聲子夜歌（一作崔國輔古意）　薛奇童

淨掃黃金階飛霜皎如雪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月

三月歌（見玉臺後集）　閻德隱

洛陽城路九春衢洛陽城外柳千株能得來時作眼覓天津橋側錦屠蘇

丁督護歌　李白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鑿盤石無由達江滸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

春江花月夜　張若虛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里（一作頃）何處（一本作處處）春江無（一本作同）月明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

徘徊應照離人妝（一作玉）鏡臺玉（一作遮）戶簾中卷不去擣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鴈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沈沈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又二首　張子容

林花發岸口氣色動江新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分明石潭裏宜照浣紗人

交甫憐瑶珮仙妃難重期沈沈綠江晚惆悵碧雲姿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時

堂堂詞二首　李義府

鏤月成（一作爲）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

懶整鴛鴦被羞褰玳瑁牀春風別有意密處也尋香

魚山神女祠歌二首　王維

迎神曲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瑶席湛清醑風淒淒（一作淒而）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一作不知神之來不來使我心苦）

送神曲

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言（一作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潺

唐樂府卷八

吴勉學師古編輯
明新安　陸廖祚長倩校正

烏夜啼　李白

黄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一作閨中織婦秦家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悵然(一作坐)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又二首　劉方平

蛾眉曼臉傾城國鳴環動佩新相識銀漢斜臨白玉堂芙蓉行幛掩燈光

畫舸雙艚錦爲纜芙蓉花發蓮葉暗門前月色映横塘感郎中夜度瀟湘

烏棲曲　李白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一作猶)銜半邊日銀箭金壺(一作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一作爾)何

又　王昌齡

白馬逐朱車黄昏入狹邪柳樹烏爭宿爭枝未得飛上屋東房少婦壻從軍每聽烏啼知夜分

估客樂(一作行)　李白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襄陽歌　李白

落日欲没峴山西倒着接䍦(一作行客醉歸)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一作公)醉似泥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遥看漢水鴨頭緑恰似葡萄初醱(一作潑)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千金駿馬換少(一作小)妾醉(一作笑)坐雕(一作金)鞍歌落梅車傍側挂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上歎黄犬何如月下傾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龍(一作紋)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誰能憂彼身後事金鳧銀鴨葬死灰(今本無此二句云是僞增)清風朗(一作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鐺(一作黄金舒州白玉瓶)李白(一作酒僊)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

聲

襄陽行　張潮

玉盤轉明珠君心無定準昨見襄陽客剩說襄陽好緜蓋襄漢水峴山垂漢水東流風北吹只言一世長嬌寵那悟今朝見別離君渡清羌渚知人獨不語妾見木栖林憶君相思深莫作雲間鴻離聲顧儔侶尚如匣中劍分形會同處是君婦識君情怨君恨君爲此行下牀一宿不可保況乃萬里襄陽城襄陽傳近大堤北君到襄陽莫回（一作迷）惑大隄諸女兒憐錢不憐德

襄陽曲四首　李白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回淥水花月使人迷

山公醉酒時酩酊襄陽下頭上白接䍦倒着還騎馬

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一作水色如霜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

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公欲上馬笑殺襄陽兒

又二首　崔國輔

蕙草嬌紅萼時光舞碧雞城中美年少相見白銅鞮

少年襄陽地來往襄陽城城中輕薄子知妾解秦箏

大堤曲　張柬之

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玉牀翠羽帳寶袜蓮花距魂處自目成色授開心許迢迢不可見日暮空愁予

又　李白

漢水橫（一作臨）襄陽花開大堤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

楊叛兒　李白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沈香火雙煙一氣淩紫霞

江南弄　王勃

江南弄巫山連楚夢行雨（一本無行雨字）行雲幾相送瑶軒金谷上春時玉童仙女無見期紫霧香煙眇難託清風明月遥相思遥相思草徒綠爲聽雙飛鳳凰曲

又　芮挺章

春江可憐事最在美人家鸚鵡能言鳥芙蓉巧笑花地銜金作埒水抱玉爲沙薄晚青絲騎長鞭赴狹斜

採蓮曲（一作採蓮歸）　王勃

採蓮歸綠水芙蓉衣秋風起浪鳧鴈飛桂棹蘭橈下長浦羅裙玉腕輕搖櫓葉嶼花潭極望平江謳越吹相思苦佳期不可駐塞外征夫猶未還江南採蓮今已暮今已暮採蓮花渠今那必盡娼家官道城南把桑葉何如江上採蓮花蓮花復蓮花花葉何稠疊葉翠本羞眉花紅強似頰佳人不在茲悵望别離時牽花憐共蒂折藕愛連絲故情無處所新物徒華滋不惜西津交珮解還羞北海鴈書遲採蓮歌有節採蓮夜未歇正逢浩蕩江上風又值徘徊江上月徘徊蓮浦夜相逢吳姬越女何丰茸共問寒光（一作江）千里外征客關山路幾重

又　鄭愔

錦綷（一作繖）沙棠艦羅帶石榴裙綠潭采荷芰清江日稍曛魚鳥爭唼喋花葉相芬氳不覺芳洲（一作湘洲）暮棹（一作菱）歌處處聞

又　徐彥伯

妾家越水邊搖艇入江煙既見同心侶復采同心蓮折藕絲能脆開花葉正圓春歌弄明月歸棹落花前

又　李頎

越谿女越谿蓮齊菂雙嬋娟嬉遊向何處采摘且同船浩唱發容與清波生漪漣時逢島嶼泊幾伴鴛鴦眠襟袖既盈溢馨香亦相傳薄暮歸去來苧羅生碧煙

又　李康成

采蓮去月沒春江曙翠鈿(一作釵)紅袖水中央青荷蓮子雜衣香雲起風生歸路長歸路長那得久各廻船兩摇手

又　徐玄之

越豔荆姝貫采蓮蘭橈畫檝滿長川秋來江上澄如練映水紅妝如可見此時蓮浦珠翠光此日荷風羅綺香纎手周遊不暫息紅英爛熳殊未極夕鳥棲林人欲稀長歌哀怨采蓮歸

又　李白

若耶谿傍采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妝水底明風飄香袖(一作袂)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又　崔國輔

玉淑花爭發金塘水亂流相逢畏相失並着采蓮舟

又　賀知章

稽山罷霧鬱嵯峨鏡水無風也自波莫言春度芳

菲盡別有中流采芰荷

又二首　王昌齡

吳姬越豔楚王妃爭弄蓮舟水濕衣來時浦口花迎入采罷江頭月送歸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

采蓮詞　張潮

朝出沙頭日正紅晚來雲起半江中頼逢鄰女曾相識並着蓮舟不畏風

又　儲光羲

淺渚荇花繁深潭菱葉疎獨往方自得恥邀淇上姝廣江無術阡大澤絕方隅浪中海童語流下鮫人居春荻時隱舟新萍復滿湖采采乘日暮不思賢與愚

采蓮女　閻朝隱

采蓮女采蓮舟春日春江碧水流蓮衣承玉釧蓮刺罥銀鉤薄暮斂容歌一曲氛氲香氣滿汀洲

湖邊采蓮婦　李白

小姑織白紵未解將人語大嫂采芙蓉谿湖千萬重長兄行不在莫使外人逢願學秋胡婦貞心比古松

采菱詞　儲光羲

濁水菱葉肥清水菱葉鮮義不遊濁水志士多苦言潮沒具區藪潦深雲夢田朝隨北風去暮逐南風旋浦口多漁家相與邀我船飯稻以終日羹蓴將永年方冬水物窮又欲休山樊盡室相隨從所貴無憂患

鳳簫曲一作古意　沈佺期

八月涼風動高閣千金麗人捲綃幕已憐池上歌芳菲不念君恩坐揺落世上榮華如轉蓬朝隨阡陌暮雲中飛燕侍寢昭陽殿班姬飲恨長信宮長信宮昭陽殿春來歌舞妾自知秋至榮華君不見昔時嬴女厭世氛學吹鳳簫乘彩雲含情轉睞向蕭史千載紅顏持贈君

鳳笙曲　沈佺期

憶昔王子晉鳳笙遊雲空揮手弄白日安能戀青宮豈無嬋娟子結念羅帷一作帳中憐壽不貴色身世兩無褻

又　李白

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丘彩鳳鳴始聞鍊氣餐金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欲歎離聲發絳唇更嗟別調流纖指此時惜別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響綠雲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應尋緱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丘斷不還

陽春歌　吳象之

簾低曉露濕簾捲鶯聲急欲起把一作抱箜篌如凝管一作絲絃澀孤眠愁不轉點淚聲相及淨掃堦上花風來更吹入

又　李白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煙桑今本作垂裊風披香殿前花始紅流芳發色繡戶中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一作代歌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

朝雲引　　　　郎大家宋氏

巴西巫峽連(一作指)巴東朝雲觸石上朝空巫山巫峽高何已行雨行雲一時起一時起三春暮若言來且就陽臺路

鳳凰曲　　李白

嬴女吹玉簫吟弄天上春青鸞不獨去更有攜手人影滅彩雲斷遺聲落西秦

鳳臺曲　　王無競

鳳臺何逶迤嬴女管參差一旦綵雲至身去無還

期遺曲此臺上世人多學吹一吹一落淚至今憐玉姿

又　　李白

常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逢仙子當時別有情人吹綵簫去天借綵雲迎曲(宋本作心)在身不返空餘弄玉名

君道曲(梁之雅歌有五篇今作一章)　　李白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土扶(一作校)可成墻積德爲厚地

湘夫人　　李頎

九嶷日已暮三湘雲復愁窅靄羅袂色潺湲江水流佳期來北渚捐佩在芳洲

霹靂引　　沈佺期

歲七月火伏而金生客有鼓琴於門者奏霹靂之商聲始戛羽以騞砉終扣宮而砰駖電耀耀兮龍躍雷闐闐兮雨冥冥氣嗚唅以會雅態歘翕以橫生有如驅千旗制五兵截荒虺斮長鯨孰與廣陵比

意別鶴儔精而已俾我雄子魄動毅夫髮立懷恩不淺武義雙輯視胡若芥剪羯如拾豈徒慨慷中筵備群娛之翕習哉故此知也

雉朝飛操　　李白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翼何離褷(山宜切)犢牧采薪感之悲春天和白日煖啄食飲泉勇氣滿爭雄鬬死繡頸斷雉子斑奏急管絃傾心酒美盡玉碗枯楊枯楊爾生荑我獨七十而孤棲彈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李白

鏗鳴鐘考朗鼓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鄰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一作可）馴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白鷺亦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晨胡為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鸇鵰鶚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為臣

賦戚夫人楚舞歌　李昂

定陶城中是妾家妾年二八顏如花閨中歌舞未終曲天下死人如亂麻漢王此地因征戰未出簾櫳人已薦風花茵苕落轅門雲雨徘徊入行殿日夕悠悠非舊鄉飄飄處處逐君王閨門向裏通歸夢銀燭迎來在戰場相從顧恩不顧己何異浮萍寄深水逐戰曾迷隻輪下隨君幾陷重圍裏此時平楚復平齊咸陽宮闕到關西珠簾夕殿聞鐘磬白日秋天憶鼓鼙君王縱恣翻成誤呂后由來有深妬不奈君王容鬢衰相存相顧能幾時黃泉白骨不可報雀釵翠羽從此辭君楚歌兮妾楚舞脈

脈相看兩心苦曲未終兮袂更揚君流涕兮妾斷腸已見儲君歸惠帝徒留愛子付周昌

東海有勇婦（代漢鞞舞歌關中有賢女）　李白

梁山感杞妻慟哭為之傾金石忽暫開都由激深情東海有勇婦何慚蘇子卿學劒越處子超騰（一作然）若流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十步兩躍（一作躩）三呼一交兵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藏行豁此伉儷憤粲然大義明北海李史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志（今本作名）在列女籍竹帛以光榮淳于免詔獄漢王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成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聲豈如東海婦事立獨揚名

雙燕離　李白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窗繡戶長相見柏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雛盡巢亦空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

再得傷我寸心中

獨漉篇　李白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越鳥從南來胡鴈亦北度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託悲與此同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雄劍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繡(宋本作羞)澀苔生國恥未雪何由成名神鷹夢澤不顧鴟鳶為君一擊摶鵬(今本作鵬摶)九天

白紵辭二首　楊衡

玉纓翠珮雜輕羅香汗微漬朱顏酡為君起唱白紵歌清聲嫋雲思繁多凝笳哀琴時相和金壺半傾芳夜促梁塵霏霏暗紅燭令君安坐聽終曲隆葉飄花難再復

躡珠履步瓊筵輕身起舞紅燭前芳姿豔態妖且妍迴眸轉袖暗催弦涼風瀟瀟漏(一作流)水急月華泛灔紅蓮濕牽裙攬帶翻成泣

又二首　崔國輔

洛陽梨花落如霰河陽桃葉生復齊坐惜(一作怨又作恐)玉(一作舞)樓春欲盡紅綿粉絮裛妝啼

董賢女弟在椒風窈窕繁華貴後宮璧帶金釭皆翡翠一朝零落變成空

又三首　李白

揚清歌(一作音)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長袖拂面為君起寒雲夜捲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一作曲)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濛(一本無末句)

月寒天清夜沈沈美人一笑千黃金垂羅舞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吳刀剪綵(一作綺)縫舞衣明妝麗服奪春暉揚眉轉袖若雪飛傾城獨立世所稀激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玉釵挂纓君莫違

淥水曲　李白

淥水明秋日(今本作月)南湖采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

春遊吟 一作李章 李華

初春遍芳甸千里藹盈矚美人摘新英步步翫春綠所思杳何處宛在吳江曲可憐不得共芳菲日暮歸來淚滿衣

春思二首 賈至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歷亂李花香東風不爲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

紅粉當壚弱柳垂金花臘酒解酴醾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殺長安輕薄兒

春思 李白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秋思 李白

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蕪然蕙草暮颯爾涼風吹天秋木葉下月冷莎雞悲坐愁羣芳歇白露凋華滋

春詞三首 常建

菀菀黃柳絲濛濛雜花垂日高紅妝臥倚對 一作樹 春光 一作風 遲寧知傍淇水騕褭黃金羈

駢駢陌上桑南枝交北堂美人金梯出素手自提筐非但爲 一作畏 蠶饑盈盈嬌路傍

階下草猶短墻頭梨花白織女高樓上停梭顧行客問君在何所青鳥舒錦翮

古樂府飛龍曲留上陳左相 高適

德以精靈降時膺夢寐求蒼生謝安石天子富平 一作人 侯樽俎資高論巖廊挹大猷相門連戶牖卿族嗣弓裘豁達雲開霽 一作景 清明月映秋能爲吉

甫頌善用子房籌階砌思攀陟門闌尚阻脩高山不易仰大匠本難投跡與松喬合心緣啓沃留公才山吏部書癖杜荊州幸沐千年聖何辭一尉休折腰知寵辱廻首見沈浮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逍遙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去此從黃綬歸歟任白頭風塵與霄漢瞻望日悠悠

飛龍引二首 李白

黃帝鑄鼎於荊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家 宋本作飛去太上家 雲愁海思令人嗟宮中綵女顏

如花飄然揮手凌紫霞從風縱體登鸞車登鸞車侍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間後宮嬋娟多花一作朱顏乘鸞飛煙亦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屯今本作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成秋霜一作如

唐樂府卷九

唐樂府卷十

明新安吳勉學師古編輯
陸龔祥長倩校正

琴歌 李頎

主人有酒歡今夕請奏鳴琴廣陵客月照城頭烏半飛霜凄萬樹風入衣銅鑪華燭燭增輝初彈淥水後楚妃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清淮奉使千餘里敢告雲山從此始

胡笳曲 鄭愔

漢將征邊朔遥遥歲序深誰堪牧馬思正是胡笳

吟曲斷關山月聲悲雨雪陰傳書問一作向蘇武陵也獨何心

又 王昌齡

城南虜已合一夜幾重圍自有金笳引能霑出塞衣一作能令出塞飛聽臨關月苦清入海風微三奏高樓曉胡人掩涕歸

又 無名氏

月明星稀霜滿野氈車夜宿陰山下漢家自失李

將軍單于日暮（選本作公然）來牧馬

上雲樂　李白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戍削風骨碧玉炅炅（音炯一作皎皎）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一作鬢髮）紅華蓋垂下睫嵩嶽臨上脣不覩詭譎貌豈知造化神大道是文康之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云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谷顧兔半藏身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

生死了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中國有七聖半路頹洪孛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漢光叱咤四海動洪濤爲簸揚舉足蹋紫微天關自開張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倡五色師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並（一作立）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一作年）杯

代宛轉歌二首　劉方平

星參差明月二八燈五枝黃鶴瑤琴將別去芙蓉羽帳惜空垂歌宛轉宛轉恨無窮願爲潮與浪俱起碧流中

曉將盡黃姑織女銀河盡九華錦衾無復情千金寶鏡誰能引歌宛轉宛轉傷別離願作楊與柳同向玉容垂

擬劉妙容宛轉歌　郎大家宋氏

風已清月朗琴復鳴掩抑非千態殷勤是一聲歌

宛轉宛轉和且長願爲雙黃鵠比翼共翱翔

日已暮長簷鳥聲度此時望君君不來此時思君君不顧歌宛轉宛轉那能異棲宿願爲形與影出入恒相逐

明月引　李如璧

三五月華流炯光可憐懷歸（一作君）郢路長踰江越漢津無梁遥遥永夜思茫茫昭君失寵辭上宮蛾眉嬋娟卧氊穹胡人琵琶彈北風漢家音君絶南鴻昭君此時怨畫工可憐明月光朦朧節既秋今

天向寒沅有漪兮湘有瀾沅湘糺合淼漫漫洛陽才子憶長安可憐明月復團團逐臣戀主心愈恪棄妻思君情不薄已悲芳歲徒淪落復恐紅顏坐銷鑠可憐明月方照灼向影傾身比葵藿

又　盧照鄰

洞庭波起兮鴻鴈翔風瑟瑟兮野蒼蒼浮雲捲靄明月流光荆南兮趙北碣石兮瀟湘澄清規於萬里照離思於千行横桂枝於西第繞菱花於北堂高樓思婦飛蓋君王文姬絕域侍子他鄉見胡鞍

之似練知漢劍之如霜試登高而騁一作極目莫不變而迴腸

明月歌　閻朝隱

梅花雪白柳葉黄雲霧四起月蒼蒼箭水泠泠刻漏長揮玉指拂羅裳爲君一奏楚明光

綠竹引　宋之問

青谿綠潭潭水側脩竹嬋娟同一色徒生仙實鳳不遊老死空山人詎識妙年秉願逃俗紛歸卧嵩丘弄白雲含情傲睨慰心目何可一日無此君

山人勸酒　李白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爲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宋本作挑花貌骨青髓綠宋本作青髓綠髮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守麋宋本作免鹿志恥隨龍虎爭欻起佐太子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酹巢由洗耳何獨太一作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遥一作邃相傾

幽澗泉　李白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颼飀兮萬尋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志一作職而聽者淚淋浪以霑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憤今本作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

秦女休行　李白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讎家羅袖灑赤血英聲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

邀遮增爲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賒何慙聶政姊萬古共驚嗟

秦女卷衣　李白

天子居未央妾來(一作今本作侍)卷衣(一作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黃金牀水至亦不去熊來尚可當微身奉日月飄若螢火(一作之)光願君采葑菲無以下體妨

又　崔國輔

雖入秦帝宮不上秦帝牀夜夜玉牕裏與他卷衣(一作羅)裳

出自薊北門行　李白

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劒心飛揚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兵威衝絕漠殺氣凌穹蒼(一作蒼穹)列陣(一作卒)赤山下開營紫塞傍孟冬風沙緊旌旗颯凋傷畫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揮刃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單于一平蕩種落自奔亡收功報天子歌舞(一作行歌)歸咸陽

薊門行五首　高適

薊門逢古(一作故)老獨立思氛氳一身既零丁頭鬢白紛紛勳庸今已矣不識霍將軍

漢家能用武開拓窮異域戍卒厭糟糠降胡飽衣食關亭試一望吾欲淚沾臆

邊城十一月雨雪亂霏霏元戎號令嚴人馬亦輕肥羌胡無盡日征戰幾時歸

幽州多騎射結髮重橫行一朝事將軍出入有聲名紛紛獵秋草相向角弓鳴

黯黯(一作茫茫)長城外日沒更煙塵胡騎雖憑陵漢兵不顧身古樹滿空塞黃雲愁殺人

悲哉行　孟雲卿

孤兒去慈親遠客喪主人莫吟苦辛曲此曲誰忍聞可聞不可說去去無期別行人念前程不待參辰沒朝亦常苦饑飄飄萬餘里貧賤多是非少年莫遠遊遠遊多不歸

又　王昌齡

勿聽白頭吟人間易憂怨若非滄浪子安得從所

願北上太行山臨風閑吹萬長雲數千里倏忽還
膚寸觀其微滅時精意莫能論百年不容息是處
生意蔓始悟海上人辭君永飛遯

妾薄命　李百藥

團扇秋風起長門夜月明羞聞拊背入恨說舞腰
輕太常先已醉劉君恒帶酲橫陳每虛設吉夢竟
何成

又　杜審言

草綠長門掩苔青永巷幽寵移新愛奪淚落故情
留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自憐春色罷團扇復
迎秋

又　武平一

有女妖且麗徘徊湘水湄水湄蘭杜芳採之將寄
誰劉犀發皓齒雙蛾顰翠眉紅臉如開蓮素膚若
凝脂綽約多逸態輕盈不自持常矜絕代色復恃
傾城姿子夫前入侍飛燕復當時正悅掌中舞寧
哀團扇詩洛川昔云遇高唐今尚違幽閣禽雀噪
閑階草露滋流景一何速年華不可追解佩安所

贈怨咽空自悲

又　李白

漢帝重（一作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
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
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一作斂難又作難重）收君
情（一作恩）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
腸（今木作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陶弘景仙方云斷腸不可食其名美好名芙蓉按曰昔日二句正用此語）

又　劉元叔

自從離別守空閨遙聞征戰赴（一作起）雲梯夜夜思
君遼海北年年棄（一作拋）妾渭橋西陽春白日照空
煖紫燕銜（一作紅）花向庭滿彩鸞琴裏怨聲多飛鵲
鏡前顏色（一作妝流）斷誰家夫壻不從征應是漁陽別
有情莫道紅顏燕地少家家還似洛陽城且逐新
人殊未歸還令秋至夜霜飛北斗星前橫旅（一作度）
鴈南樓月下擣寒衣夜（一作更）深聞鴈腸欲絕獨坐
縫衣燈又滅（一作獨處挑燈燈復滅）暗啼羅帳空自憐夢度
陽關向誰說每憐容貌宛如神如何（一作何其）薄命不

如（一作勝）人待君朝夕燕山至好作明年楊柳春

白馬篇　　李白

龍馬花雪毛（一作白）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劒落日
明珠袍鬬雞事萬乘軒葢一何高弓摧南（宋板作宜）山
虎手接太行猱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
剪草劇孟同遊遨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叱咤
經百戰（今本作萬戰塲）匈奴盡奔逃（宋本作波濤）歸來使酒氣
未肯拜（一作下）蕭曹羞入原憲室荒徑隱蓬蒿

昇天行貽盧六建　　儲光羲

眞人居閶風時奏清商音聽者即王母泠泠和瑟
琴坐對三花枝行隨五雲陰天長崑崙小日久蓬
萊深上由玉華宮下視首陽岑神州亦清淨要自
有浮沈惻惻苦哉行呱呱遊子吟盧山逢若士思
欲化黃金雨雪没太山誰能無歸心逍遥在雲漢
可以來相尋

懷仙（并序）　　王勃

客有自幽山來者啓予以林壑之事而煙霞在
焉思解纓紱永詠山水神與道超跡爲形滯故
書其事焉

鶴岑有奇逕麟洲富仙家紫泉漱珠液玄巖列丹
葩常希披塵網眇然登雲車鸞情極霄漢鳳想疲
煙霞道存蓬瀛近意愜朝市賒無爲坐惆悵虛此
江上華

忽夢遊僊　　王勃

僕本江上客牽跡在方内寤寐霄漢間居然有靈
對翕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電策驅龍光煙途儼
鸞態乘月披金帔連星解瓊珮浮識俄易歸眞遊

（一作䰟）邈難再寥廓沈遐想周遑奉遺誨流俗非我
鄉何當釋塵昧

懷仙引　　盧照鄰

若有人兮山之曲駕青虬兮乘白鹿往從之遊願
心足披澗戶訪巖軒石瀨潺湲横石徑松蘿冪歷
掩松門下空濛而無鳥上巉巖而有猨懷飛閣度
飛梁休余馬於幽谷掛余冠於夕陽曲復曲兮煙
莊遂行復行兮天路長修途杳其未半飛雨忽以
茫茫山坱軋磴連褰攀石壁而熊據泝泥谿而不

前向無情之白日竊有恨於皇天廻行遵故道通川遍流漈廻首望羣峯白雲一作雪正溶溶珠爲闕兮玉爲樓青雲蓋兮紫霜裘天長地久時相憶千齡萬代一來遊

遊仙四首　王績

暫出東陂路過訪北巖前蔡經新學道王烈舊成仙駕鶴來無日乘龍去幾年三山銀作地八洞玉爲天金精飛欲盡石髓溜應堅自悲生世促無暇待桑田

上月芝蘭徑中巖紫翠房金壺新練乳玉釜始煎香六局黄公術三門赤帝方吹沙聊作鳥動石試爲羊緱氏還程促瀛洲會日長誰知北巖下延首詠霓裳

結衣尋野路負杖入山門道士言無宅仙人更有村斜谿横桂渚小徑入桃源玉牀塵稍冷金爐火尚温心疑遊北極望似陟西崑逆愁歸舊里蕭條訪子孫

眞經知那是仙骨定何爲許邁心長切嵇康命似奇桑疎金闕迥苔重石梁危照水然犀角遊山費虎皮鴨桃聞已種龍竹未經騎爲向天仙道棲遑君詎知

又　劉復

稅駕倚扶桑逍遥望九州二老佐軒轅移戈戮蚩尤功成棄之去乘龍上天遊天上見玉皇壽與天地休俯視崑崙宮五城十二樓王母何窈眇玉質清且柔揚袂折瓊枝寄我天東頭相思千萬歲大運浩悠悠安用知吾道日月不能周寄音青鳥翼

謝爾碧海流

懷仙歌　李白

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囂囂直可輕巨鼇莫戴一作載三山去吾欲蓬萊頂上行

北風行　李白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一作日月之明不及此唯有北風號怒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

鹿片片吹落軒轅臺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劒救邊去遺此虎文金鞞靫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迴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

苦熱行　　王維

赤日滿天地火雲成山嶽草木盡焦卷川澤皆竭涸輕紈覺衣重密樹苦陰薄莞簟不可近絺綌再三濯思出宇宙外曠然在寥廓長風萬里來江海蕩煩濁却顧身爲患始知心未覺忽入甘露門宛然清涼樂

春日行　　李白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綸（綸一作繡）楹佳人當牕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汎蓬瀛樓船蹙沓波浪驚三千雙蛾獻歌笑撾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爲人自寧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

翩下雲輧帝不去留鎬京安能爲軒轅獨往入窅冥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

春且歌　　沈頌

嘗聞嬴女玉簫臺奏曲情深彩鳳來欲登此地銷歸恨却羡雙飛去不回

古朗月行　　李白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上（一作在）青（一作白）雲端仙人垂兩足桂樹何（今本作作）團團白兔擣藥成問言誰與餐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憂來其如何惻（今本作悽）愴摧心肝

又　　張漸

朗月照簾幌清夜有餘姿洞房怨孤枕挾瑟愛前墀萱草已數葉梨花復遍枝去歲草始榮與君新相知今年花未落誰分生別離代情難重論人事好乖移合比月華滿分同月易虧虧月當再圓人別星隕天吾欲竟此曲意深不可傳歎息孤鸞鳥傷心明鏡前

前有一樽酒行二首　李白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一作將)夕當年意氣不肯平(一作傾)白髮如絲竟何益(一作白首垂絲歎何益)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柱與君飲眼白看杯顏色紅(一作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欲(一作將)安歸

緩歌行　李頎

小來託身攀貴遊傾財破產無所憂暮擬(紀事作夜)經過石渠署朝將出入銅龍樓結交杜陵輕薄子謂言可生復可死一沉一浮會有時棄我翻然如脫屣男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潁水陽業就功成見明王擊鐘鼎食坐華堂二八蛾眉梳墮馬美酒清歌曲房下文昌宮中賜錦衣長安陌上退朝歸五陵賓從莫敢視　省官僚揖者稀早知今日讀書是悔作從前任(一作來狂)俠非

結客少年場行　虞世南

韓魏多奇節倜儻遺聲(一作名)利共矜然諾心(一作情)各負縱橫志(一作意)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綠沈明月弦金絡浮雲轡吹簫入吳市擊筑遊燕肆尋源博望侯結客遠相求少年懷一顧長驅背隴頭焱焱戈霜動耿耿劍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雲(一作風)起龍沙暗木落雁門秋輕生殉知己非是為身謀

又　盧照鄰

長安重遊俠洛陽富才雄玉劍浮雲騎金鞭明月弓鬭雞過渭北走馬向關東孫賓遥見待郭解暗相通不受千金爵誰論萬里功將軍下天上虜騎入雲中烽火夜似月兵氣曉成虹橫行徇知己負羽遠從戎龍旌昏朔霧鳥陣捲胡風追奔瀚海咽戰罷陰山空歸來謝天子何如馬上翁

又　虞羽客

幽并俠少年金絡控連錢竊符方救趙擊筑正懷燕輕生辭鳳闕揮袂上祈連陸離橫寶劍出役鶩

征旆蒙輪恒顧敵𤼵乘忽一作總爭先摧枯逾百戰
拓地遠三千骨都魂已散樓蘭首復傳龍城含宿一作曉霧瀚海接一作隔遥天歌吹金微返振旅玉門
旋烽火今已息非復照甘泉

又　李白

紫燕黃金瞳稜稜一作啾啾搖綠鬉平明相馳逐結客
洛門東少年學劒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
首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一作英風託交從
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
易水寒從一作徙令日貫虹燕丹事不立虛没秦帝
宫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

唐樂府卷十

唐樂府卷十一

明新安　吳勉學師古編輯
陸夔祥長倩校正

少年子　李白

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
過金丸落飛鳥夜入瓊樓臥夷齊是何人獨守西
山餓

少年行　李百藥

少年飛翠蓋上路勒一作動金鑣始酌文君酒新吹
弄玉簫少年不歡樂何以盡芳朝千金笑裏面一
搦掌一作拖中腰挂纓一作冠豈憚宿落珥一作迎拜不勝
嬌寄語少年子無辭歸路遥

又　張昌宗

少年不識事落魄遊韓魏珠軒流水車玉勒浮雲
騎縱橫意不一然諾心無二白璧贈穰苴黄金奉
毛遂妙舞飄龍管清歌吟鳳吹三春小苑遊千日
中山醉直言身可沈誰論名與利依倚孟嘗君自
知能市義

鄭愔

頴川豪横客咸陽輕薄兒田竇方貴幸趙李新相知軒蓋終朝集笙竽此夜吹黄金盈篋笥白日忽西馳

又三首　李嶷

十八羽林郎戎衣侍（一作從）漢王臂鷹金殿側挾彈玉輿傍馳道春風起陪遊出建章

侍獵長楊下承恩更射飛塵生馬影滅箭落鴈行稀薄暮隨天仗聯翩入瑣闈

玉劍膝邊（一作旁）横金杯馬上傾朝遊茂陵道夜宿鳳凰城豪吏多猜忌無勞問姓名

又二首　王昌齡

西陵俠少年送客短長亭青槐夾兩道（一作路）白馬如流星聞道羽書急單于寇井陘氣高輕赴難誰顧（一作惟願）燕山銘

走馬遠相尋西樓下夕陰結交期一劍留意贈千金高閣歌聲遠重門柳色深夜闌須盡飲莫負百年心

又　李白

君不見淮南少年游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終不惜報讐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俠好經過渾身裝束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久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爲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府縣盡爲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狥書爲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

狥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蕭士贇云末章上二句辭意迫切似非太白之作）

又　李白

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託并州兒少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因聲（今本作擊非）魯句踐爭博勿相欺

又　芮挺章

任氣稱張放銜恩在少年玉階朝就日金屋夜昇
天軒騎青雲際笙歌綠水邊建章明月好留醉伴
風煙

又　杜甫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字麤
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又二首　杜甫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
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巢燕養雛渾去盡江南結子也（一作已）無多黃衫年
少來宜數不見堂前東逝波

又　王維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
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
庭苦（一作死）縱死猶聞俠骨香

一身能擘兩雕弧虜騎千重（一作群）只似無偏坐金
鞍調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

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雲臺論戰功天子臨軒賜
侯印將軍佩出明光宮

又　吳象之

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遊中貴人一擲千金渾
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

又　李白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
何處笑入吳姬酒肆中

渭城少年行　崔顥

洛陽三月梨花飛秦地行人春憶歸揚鞭走馬城
南陌朝逢驛使秦川客驛使前日發章臺傳道長
安春早來棠梨宮中燕初至葡萄館裏花正開念
此使人歸更早三月便達（一作更許）長安道長安道上
春可憐搖風蕩日曲江邊萬戶樓臺臨渭水五陵
花柳滿秦川秦川寒食盛繁華遊子春來不（一作喜）
見家鬬雞下杜塵初合走馬章臺日半斜章臺帝
城稱貴里青樓日晚歌鐘起貴里豪家白馬驕五
陵年少不相饒雙雙挾彈來金市兩兩鳴鞭上渭

橋渭城橋(一作壚)頭酒新熟金鞍白馬誰家宿可憐
錦瑟箏(一作與)琵琶玉壺清(一作新)酒就倡(一作君)家小
婦春來不解羞嬌歌一曲楊柳花

邯鄲少年行　高適

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
仍富幾處報讎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
馬常如雲(一作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
原君君(一本無此字)不見今人(一作即今)交態薄黃金用盡
還疏索以兹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
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長樂少年行(一作古意)　崔國輔

遺却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傍
情

古遊俠呈軍中諸將　崔顥

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劒出門去孤城逢合
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鏁甲蒙茸貂
鼠衣還家行且(一作且行)獵弓矢速如飛地迥鷹犬疾
草深狐兔肥腰間帶(一作帶垂)兩綬轉盼生光輝顧謂

今日戰何如隨建威

俠客行　李白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
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
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劒膝前(一作上)橫將炙啖朱亥
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輕眼花耳熱
後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
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
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行行且遊獵篇　孟雲卿

少年多武力勇氣冠幽州何以縱心賞馬蹄春草
頭遲遲平原上狐兔奔林丘猛火忽前逝俊鷹連
下鞲俯身逐南北輕捷固難儔所發無不中失之
如我讎豈唯務馳騁猗爾暴田疇殘殺非不痛古
來良有由

又　李白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將遊獵誇輕趫胡馬
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一作可憐)驕金鞭拂雪揮

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一作彎弧滿月不虛發雙
鶬迸落連飛鶻音哮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
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垂下一作帷復何益

麗人行　杜甫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
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
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爲一作㔩烏合切葉垂鬢
脣背身一作後何所見珠壓腰衱音劫穩稱身就中雲
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駞之峯出翠釜水

精之盤行素鱗犀筯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
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厨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
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
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
炙手可熱勢絕倫愼莫近前丞相嗔

麗人曲　杜甫

紅顏稱絕代欲並眞無侶獨有鏡中人由來自相
許

擬古東飛伯勞西飛鷰　李嶠

傳書青鳥迎簫鳳巫嶺荆臺數通夢誰家窈窕住
園樓五馬千金照陌頭羅裙玉珮當軒出點翠施
紅競春日佳人二八盛舞歌羞將百萬呈雙蛾庭
前芳樹朝夕改空駐妍年一作華欲誰待

東飛伯勞歌　張柬之

青田白鶴丹山鳳婺女姮娥兩相送誰家絕世綺
帳前豔粉紅脂映寶鈿窈窕玉堂褰翠幙參差綉
戶懸珠箔絕世三五愛紅粧冶袖長裙蘭麝香春
去花枝俄易改可歎年光不相待

擬古東飛伯勞歌見王臺後集　李暇

秦王龍劒燕后琴珊瑚寶匣鏤雙心誰家女兒抱
香枕開衾滅燭願侍寢瓊窻半上金縷幬輕羅掩
扆一作面不遮羞青綺帷一作帳中坐相憶紅鸞鏡裏
見愁色簷花照月鶯對棲空將可憐暗中啼

鳴鴈行　李白

胡鴈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一一銜蘆枝南
飛散落天地間連行接翼往復還客居煙波寄湘
吳凌霜觸雪毛體枯畏逢矰繳驚相呼聞弦虛墜

良可吁君更彈射何爲乎

山鷓鴣詞　李白

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嫁得燕王胡鴈壻欲銜我向鴈門歸山雞翟雉來相勸南禽多被北禽欺紫塞嚴霜如劒戟蒼梧欲巢難背違我今誓死不能去哀鳴驚叫淚沾衣

空城雀　李白

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鷦鷯羣不隨鳳凰族提攜四黃口飲乳未嘗足食君糠粃餘常恐烏

鳶逐一作豚耻涉太行險羞營覆車粟天命有定端守分絶所欲

自君之出矣一作雍裕之詩　辛弘智

自君之出矣寶鏡爲誰明思君如隴水常聞嗚咽聲

又樂府作辛弘智誤　張九齡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又見吟窗雜錄　李康成

自君之出矣絃吹絶無聲思君如百草撩亂逐春生

長相思　蘇頲

君不見天津橋下東流水南望龍門北朝市楊柳青青宛地垂桃紅李白花參差花參差柳堪結此時憶君心斷絶

又　郎大家宋氏

長相思久離別關山阻風煙絶臺上鏡文銷袖中書字滅不見君形影何曾有懽悅

又　劉復

長相思在桂林蒼梧山遠瀟湘深秋堂零淚倚金瑟朱顏搖落隨光陰長宵嘹唳鴻命侶河漢蒼蒼隔牛女寧知一水不可渡況復萬山脩且阻綵絲織綺文雙鴛昔時贈君君可憐何言一去瓶落井流塵歌滅金爐前

又三首　李白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一作凝霜淒淒簟色寒孤燈不明一作眠又作寢思欲絶卷帷望月空長

歎美人如花隔雲端（一作佳期迢迢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淥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行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日色已（一作欲）盡花含煙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停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絃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一作日）橫波目今為（一作成又作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

不寢（一作更不卷）至今三載聞餘（一作猶聞）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一作盡）白露濕青苔

千里思　李白

李陵没胡沙蘇武還漢家迢迢五原關朔雪亂邊花（一作愁見雪如花）一去隔絕國思歸但長嗟鴻鴈向西北因（一作飛）書報天涯

行路難　盧照鄰

君不見長安城北渭橋邊枯木橫槎卧古田昔日含紅復含紫常時留霧亦留煙春景春風花似雪香車玉轝恒闐咽若箇遊人（一作童）不競攀若箇娼家不來折娼家寶袜蛟龍帔公子銀鞍千萬騎黃鶯一一向花嬌青鳥雙雙將子戲千尺長條百天枝月桂星榆相蔽虧珊瑚葉上鴛鴦鳥鳳凰巢裏雛鵷兒巢傾枝折鳳歸去條枯葉落任風吹一朝憔悴無人問萬古摧殘君詎知人生貴賤無終始倏忽須臾難久恃誰家能駐西山日誰家能堰東流水漢家陵樹滿秦川行來行去盡哀憐自昔公卿二千石咸擬榮華一萬年不見朱唇將白（一作丁）

貌唯聞青棘與黃泉金貂有時須換酒玉麈恒搖莫計錢寄言坐客神仙署一生一死交情處蒼龍闕下君不留白鶴山頭我應去雲間海上邈難期赤心會合在何時但願堯年一百萬長作巢由也不辭

又　張紘

君不見溫家玉鏡臺提攜抱握九重來君不見相如綠綺琴一撫一拍鳳凰音人生意氣須及早莫負當年行樂心荆王奏曲楚妃歎曲盡歡終夜將

半朱樓銀閣正平生碧草青苔坐蕪漫當春對酒不須疑覩日相看能幾時春風吹盡燕初至此時自爲稱君意秋露萎草鴻始歸此時衰暮與君違人生翻覆何常定誰保容顏無是非

又　崔顥

君不見建章宮中金明枝萬萬長條拂地垂二月三月花如霞九重幽深君不見艷彩朝含四寶宮香風旦一作吹入朝雲殿漢家宮女春未闌愛此芳香朝暮看看來看去一作來看去看心不忘攀折將安鏡

臺上雙雙素手翦不成兩兩紅妝笑相向建章昨夜起春風一花飛落長信宮長信麗人見花泣憶此珍樹何嗟及我昔初在昭陽時朝攀暮折登玉墀只言歲歲長相對不悟今朝遥相思

又二首　高適

長安少年不少錢能騎駿馬鳴金鞭五侯相逢大道邊美人絃管爭留連黃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山莫棄捐安知顛𩑶讀書者暮宿靈臺私自憐

君不見富家翁舊一作昔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百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行一作生長滿眼前妻能管絃妾歌一作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獨愁苦東鄰少年安所如席門窮巷出無車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

又五首　賀蘭進明

君不見巖下井百尺不及泉君不見山上苗數寸凌雲煙人生相命亦如此何苦太息自憂煎但願親友長含笑相逢不乏一作莫吝杖頭錢寒夜邀歡須秉燭時得長思花柳年

君不見門前柳榮耀幾一作暫時蕭索久君不見陌上花狂風吹去落誰家鄰一作誰家思婦見之歎蓬首不梳心歷亂盛年夫壻長別離歲暮相逢色凋換

君不見芳樹枝春花落盡蜂不窺君不見梁上泥秋風始高燕不棲蕩子從軍事征戰娥眉嬋娟守空閨獨宿自然堪下淚況復時聞烏夜啼

君不見雲中月暫盈還復缺君不見林下風聲遠意難窮親故平生或聚散歡娛未盡樽酒空歎息

青青陵上柏歲寒能有幾人同
君不見東流水一去無窮已君不見西郊雲日夕
空氛氳羣鴈徘徊不能去一鴈悲（一作鶩）鳴復失羣
人生結交在終始莫以升沈中路分

又　　孟雲卿

君不見高山萬仞連蒼昊天長地久成埃塵君不
見長松百尺多勁節狂風暴雨終摧折古今何世
無聖賢吾愛伯陽眞乃天金堂玉闕朝羣仙拍手
東海成桑田海中之水愼勿枯鳥鳶啄蚌傷明珠

行路難艱險莫踟躕

又三首　　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
能食拔劒四顧心茫然欲渡黄河氷塞川將登太
行雪暗天（一作滿山）閑來垂釣坐谿上忽復乘舟夢日
邊行路難行路難多岐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
時直挂雲帆濟滄海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
白雉（一作狗）賭梨栗彈劒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
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一作侯）忌賈生君
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一作腰）無嫌猜劇
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効俊（一作英）才昭王白骨
縈蔓草誰人更掃黄金臺行路難歸去來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
無名何用孤高比明（一作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
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
濱陸機雄（一作英）才（一作才多）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
華亭唳鶴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

張翰稱（一作眞）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
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此首一作古興）

又　　王昌齡

雙絲作綆繫銀瓶百尺寒泉轆轤上懸絲一絕不
可望似妾傾心在君掌人生意氣好遷捐只重狂
花不重賢宴罷調箏奏離鶴迴嬌轉盼泣君前君
不見眼前事豈保須臾心勿異西山日下雨足稀
側有浮雲無所寄但願莫忘前者言剉骨黄塵亦
無愧行路難勸君酒莫辭煩美酒千鍾猶可盡心

中片愧何可論一聞漢王思故劒使妾常嗟萬古
魂、

古行路難　　李頎

漢家名臣楊德祖四代五公享茅土父子兄弟綰
銀黄躍馬鳴珂朝建章火浣單衣繡方領茱萸錦
帶玉盤囊賔客塡街復滿座片言出口生輝光世
人逐勢爭奔走瀝膽隳肝惟恐後當時一顧登青
雲自謂生死長隨君一朝謝病還鄉里窮巷蒼苔
絕知已秋風落葉閉重門昨日論交竟誰是薄俗

嗟嗟難重陳深山麋鹿可爲鄰魯連所以蹈東海
古往今來稱達人

變行路難　　王昌齡

向晚橫吹悲風動馬嘶合前驅引旗一作旌節千里
陣雲匝單于下陰山沙礫空颯颯封侯取一戰豈
復念閨閣

行軍中行路難同辛常伯作　　駱賓王

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銅鞮雜虜寇長城天子
按劒徵餘勇將軍受脤事橫行七德龍韜開玉帳
千重一作里龜壘一作鼉鼓動一作疊金鉦陰山苦霧埋高
壘交河孤月照連營連營去去無窮極擁旆遙遙
過絕國陣雲朝結晦天山寒沙夕漲迷疎勒龍鱗
水圭開魚貫馬首山前振鵰翼長驅萬里讋祁連
分麾三令武功宣百發烏號遙碎柳七尺龍文迥
照蓮春來秋去移灰琯蘭閨柳市芳塵斷鴈門迢
遞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行路難行路難一本無此三字誓令氛祲靜皋蘭但使封侯龍頟貴詎隨中婦
鳳樓寒

又　　辛常伯

君不見封狐雄虺自成羣憑深負固結妖氛玉璽
分兵徵惡少金壇授律動將軍將軍擁麾宣廟畧
戰士橫戈靜夷落長驅一息背銅梁直指三危一作巴登一作逾劒閣閣道岧嶢起一作上戍樓劍門遙裔
俯靈丘卬關九折無平路江水雙源有急流征役
無期返他鄉歲華晚杳杳丘陵出蒼蒼林薄遠途
危紫蓋峯路澁青泥坂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
絕壁千里險連山四望高中外分區宇夷夏殊風

土交趾枕南荒昆彌臨北户川原饒毒霧谿谷多淫雨行潦四時流崩查千歲古漂梗飛蓬不暫安捫蘿引葛陟一作度危巒昔時聞道從軍樂今日方知行路難滄江綠水東流駛炎州丹徼南中地南中南斗映星河秦開秦塞阻煙波三春邊地風光少五月瀘川瘴癘多朝驅疲斥候夕息倦樵歌向月彎繁弱連星轉太阿重義輕生懷一顧東伐西征凡幾度夜夜朝朝斑鬢新年年歲歲戎衣故灞城隅滇池水天涯望轉積地際行無已徒覺炎凉

節物非不知關山千萬里棄置勿重陳重陳一作征行多苦辛且悅清笳梅柳曲詎憶芳園桃李人絳節紅旗分日羽丹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誰憚三邊征戰苦行路難行路難岐路幾千端無復歸雲憑短翰空餘望日想長安

唐樂府卷十一

唐樂府卷十二

明新安 吴勉學師古編輯
陸慶祥長倩校正

擣衣篇 劉希夷

秋天瑟瑟夜漫漫夜白風清玉露溥燕山遊子衣裳薄秦地佳人閨閣寒欲向樓中縈楚練還來機上裂齊紈攬紅袖兮愁徙倚盼青砧兮帳盤桓盤桓徙倚夜已久螢火雙飛入簾牖西北風來吹細腰東南月上浮纖手此時秋月可憐明此時秋風

別有情君看月下參差影爲聽莎間斷續聲絳河轉兮青雲曉飛鳥鳴兮行人少攢眉緝縷思紛紛對影穿針魂悄悄聞道還家未有期誰憐登隴不勝悲夢見形容亦舊日爲許裁縫改昔時緘書遠寄交河曲須及明年春草綠莫言衣上有斑斑只爲思君淚相續

又 李白

閨裏佳人年十餘嚬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燕銜得雲中尺素書玉手開緘長歎息狂夫猶

戍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爲雙鳥一本作燕泛中洲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苔生紅粉樓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鏡看愁髮曉吹負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明月明月高高刻漏長真珠簾箔掩蘭堂横垂寶幄同心結半拂瑣筵蘇合香瑣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寢有使今本作便憑將金剪刀爲君留下相思枕摘盡庭蘭不見君紅巾拭淚坐今本作生氣氳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

擣衣見紀事　吳大江

沙塞秋應晚金閨恨已空那堪裂紈素時許出房櫳杵影弄寒月砧聲調夜風裁縫雙淚盡萬里寄雲中

又　沈宇

日暮遠天青霜風入後庭洞房寒未掩砧杵夜泠泠

落花落　王勃

落花落落花紛漠漠綠葉青跗映丹萼與君徘徊上金閣影拂粧階玳瑁筵香飄舞館茱萸幙落花飛撩亂入中帷落花春正滿春人歸不歸落花度氛氳遶高樹落花春已繁春人春不顧綺閣青臺靜且閑羅袂紅巾復往還盛年不再得高枝難重攀試復旦遊落花裏暮宿落花間與君落花院臺上起雙鬟一作環

離會曲　李白

何處送客洛橋頭洛水沉沉中行舟可憐河樹葉萋萋關關河鳥聲相思街鼓喧喧日將一作云夕去棹歸軒兩相迫何人送客故人情故人今夜何處客

蘇摩遮五首　張說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服紫髯鬍聞道皇恩遍宇宙來將歌舞助歡娛

繡裝帕一作拍額寶花冠夷歌騎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陰氣不慮今年寒不寒

臘月凝陰積帝臺豪一作齊歌急鼓送寒來油囊取得天河水將添上壽萬年杯

寒氣宜人最可憐故將寒水散庭前惟願聖君無

恨壽長取新年續舊年
昭成皇后帝之（一作）家親榮樂諸人不比倫往日霜
前花委地今年雪後樹逢春

疇昔篇　　駱賓王

少年重英俠弱歲賤衣冠旣託寰中賞方承膝下
歡遨遊灞水（一作陵）曲風月洛城端且知無玉饌誰
肯逐金丸金丸玉饌盛繁華自言輕侮季倫家五
霸爭馳千里馬三條競騖七香車掩映飛軒乘落
（一作夜）照參差步障引朝霞池中舊水如懸鏡屋裏

新粧不讓花意氣風雲倏如昨歲月春秋屢廻薄
上苑頻經柳絮飛中園幾見（一作番）梅花落當時門
客今何在疇昔交朋（一作遊）已疎索莫教憔悴損容
儀會得高秋雲霧廓淹留坐帝鄉無事積炎涼一
朝披短褐六載奉長廊賦文慙昔馬執戟歎前揚
揮戈出武帳荷筆入文昌文昌隱隱皇城裏由來
奕奕多才子潘陸詞鋒駱繹飛張曹翰苑縱橫起
卿相未曾識王侯寧見擬垂釣廿成白首翁負薪
何處逢知己（以上三句一作徒勞判一作倦負薪何處逢知己判誰）（一作）將運命

賦窮通從來奇舛任西東不（一作豈）應（一作言又作教）永棄
同芻狗且復飄颻類轉蓬容鬓年年異春華歲歲
同榮親未盡禮徇主欲申功脂車秣馬辭鄉國縈
轡西南使邛僰玉壘銅梁不易攀地角天涯眇難
測鶯囀蟬吟有悲望鴻來鴈度無音息陽關積霧
萬里昏劍閣連山千種色蜀路何悠悠岷峰阻且
脩廻腸隨九折迸淚連（一作下）雙流寒光千里暮露
氣二江秋長途看東馬平水且泥牛華陽舊地標
神制石鏡蛾眉眞秀麗諸葛才雄已號龍公孫躍

馬輕稱帝五丁卓犖多奇力四士英靈富（一作用）文
藝雲氣橫開八陣形橋影遙分七星勢川平煙霧
開遊戲錦城隈墉高龜望出（一作步轉）水淨鴈文廻尋
姝入酒肆訪客上琴臺不識金貂重偏惜玉山頹
他鄉冉冉消年月帝里沈沈限城闕不見猿聲助
客啼唯聞旅思將花發我家迢遞關山裏關山迢
遞不可越故園梅柳尚有餘春來勿使芳非歇解
鞅（一作秩）欲言歸執袂愴多違北梁俱握手南浦共
沾衣別情傷去蓋離念惜徂輝知音何所託木落

鴈南飛囘來望平陸春來酒應熟相將菌閣卧青谿（一作沂）且用藤盃泛黄菊十年不調爲貧賤百日屢遷隨倚伏秪爲須求負郭田使我再干州縣禄百年鬱鬱少騰遷萬里遥遥入鏡川涘（一作吳）江沸潮衝白日（一作浪）淮海長波接遠天叢竹凝朝露孤山起暝煙頼有邉城月常伴客旌縣東南美箭稱吳會名都隱軫三江外塗山執玉應昌期曲水開襟重文會仙鏑流音鳴鶴嶺寶劍分輝落蛟瀨未看白馬對蘆芻且覺浮雲似車葢江南節序多文

酒屢經過共踏春江曲俱唱采菱歌舟移疑入鏡棹舉若乗波風光無限極（一作數）歸檝礙池荷眺聽煙霞正流盻即從王事歸艫轉芝田花月（一作發）屢徘徊金谷佳期重遊衍登高北望（一作南適）嗟梁叟憑軾西征想潘掾峰開華岳聳疑蓮水激龍門急如箭人事謝光陰俄遭霜露侵偷存七尺影分沒九泉深窮途行泣玉憤路未藏金茹荼空有歎懷橘獨傷心年來歲去成銷鑠懷抱心期漸寥落掛冠裂冕已辭榮南畝東皐事耕鑿賓階客院常疏散蓬徑柴扉終寂寞自有林泉堪隱棲何必山中事丘壑我住青門外家臨素滻濱遥瞻丹鳳闕斜望黑龍津荒衢通獵騎窮巷抵樵輪時有桃源客來訪竹林人昨夜琴聲奏悲調旭旦含顰不成笑果乗驄馬發嚚書復道郎官禀綸誥治長非罪曾縲紲長孺然灰也經溺高門有閲不圖封峻筆無聞斂敷妙適離京兆謗還從御史彈炎威資（一作分）夏景平曲況秋翰畫地終難入書空自不安吹毛未可待搖尾且求飡丈夫坎壈多愁疾契濶迍邅盡

今日慎罰寧憑兩造辭嚴科直掛三章律鄒衍銜悲衝燕獄李斯抱怨拘秦桎（一作格）不應白髮頓成絲直爲黄沙暗如漆紫禁終難叫朱門不易排驚魂聞葉落危魄逐輪埋霜威遥有厲雪杜遂（一作更）無階含冤欲誰道飲氣獨居懷忽聞驛使發關東傳道天波萬里通涸鱗去轍還遊（一作先逝）海幽禽釋網便翔空舜澤堯曦方有極讒言巧佞儻無窮誰能跼蹐（一作迹）依三輔會就商山訪四翁

緑珠篇

喬知之

知之有婢曰窈娘美麗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結詩衣帶投井而死承嗣見詩大恨知之事見知之傳及本事詩

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君自許此時可喜得人情君家閨閤不曾難常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一作奢勢力横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别在高樓一代一作旦紅顏爲君盡

倡女行　喬知之

石榴酒葡萄漿蘭桂芳茱萸香願君駐金鞍暫此

共年芳願君解羅襦一醉同匡牀文君正新寡結念在歌娼昨宵綺帳迎韓壽今朝羅袖引潘郎莫吹羌笛驚鄰里不用琵琶喧洞房且歌新夜曲莫弄楚明光此曲怨且豔哀音斷人腸

羸駿篇　喬知之

噴玉長鳴西北來自言當代是龍媒萬里鐵關行入貢九重金闕爲君開蹀躞朝馳過上苑趁趯暝走發章臺玉勒金鞍荷裝飾路傍觀者無窮極小山桂樹比權奇上林桃花況顏色忽聞天將出龍

沙漠主持將駕鼓車去去山川勞日夜遥遥關塞斷煙霞山川關塞十年征汗血流離赴月營肌膚銷遠道膂力盡長城長城日夕苦風霜中有連年百戰場搖珂囓勒金羈盡爭鋒足頓鐵菱傷垂耳罷輕齎棄置在寒谿大宛蒲海北滇壑雋崖西沙平留緩步路遠闇頻嘶從來力盡君須棄何必尋途我已迷歲歲年年奔遠道朝朝暮暮催疲老扣冰晨飲黄河源拂雪夜食天山草楚水澶谿征戰事吳塞烏江辛苦地持來報主不辭勞宿昔立功

非重利丹心素節本無求長鳴向君君不留祇應澶漫歸田里萬里低昂任生死君王倘若不見道白骨黄金猶可市

棄妾篇　喬知之

妾本叢臺右君在鴈門陲悠悠淇水曲采燕入桑枝不因媒結好本以容相知容謝君應去情移會有離還君結縷帶歸妾織成詩此物雖輕賤不用使人嗤

鴛鴦篇　陳子昂

飛飛鴛鴦鳥舉翼相蔽虧俱來綠潭裏共向白雲涯音容相眷戀羽翮兩逶迤蘋萍戲春渚霜霰遶寒池浦沙連岸淨汀樹拂潭垂年年此遊翫歲歲來追隨鳳皇起丹穴獨向一作棲獨梧桐枝鴻鴈來紫塞空憶稻粱肥烏啼倦依託一作永夕鶴鳴傷別離豈若此雙禽飛飜不異林刷尾青一作清江浦交頸紫山岑文章負奇色和鳴多好音聞有鴛鴦綺復有鴛鴦衾持為美人贈勗此故交心

飛燕篇　王翰

孝成皇帝本嬌奢行幸平陽公主家可憐女兒三五許丰茸惜是一團花歌舞向一作由來時一作人不貴一旦逢君感君意君心見賞不見忘姊妹雙飛入紫房紫房綵女不得見專榮固寵昭陽殿紅妝寶鏡珊瑚臺青瑣銀簧雲母扇日夕風傳歌舞聲秖擾長信憂人情長信憂人氣欲絕君王歌吹終不歇朝弄瓊簫下綵雲夜踏金梯上明月明月薄蝕陽精昏嬌妬傾城人一作惑至尊已見白虹橫紫極復聞飛燕啄皇孫皇孫不死燕啄折女弟一朝如火絕明明天子咸戒之赫赫宗周褒姒滅古來賢聖歎狐裘一國荒淫萬國羞安得上方斷馬劍斬取朱門公子頭

美女篇　王琚

東鄰美女實名娼絕代容華無比方濃纖得中非短長紅素天生誰飾妝桂樓椒閣木蘭堂繡戶雕軒文杏梁屈曲屏風繞象牀萎蕤翠帳綴香囊玉臺龍鏡洞徹光金爐沈煙酷烈芳遙聞行珮音鏘鏘含嬌欲一作含笑出洞房二八三五閨心切褰簾

捲幔迎春節清歌始發詞怨一作忽然咽鳴琴一弄心斷絕借問哀怨何所為盛年情多心自悲須臾破顏倏斂態一悲一喜併相宜何能見此不注心惜無媒氏為傳一作道音可憐盈盈直千金誰家君子為藁砧

雅琴篇　司馬逸客

亭亭嶧陽樹落落千萬尋獨抱出雲節孤生不作林影搖綠波水彩絢丹霞岑直幹思有託雅志期所任匠者果留盼雕斲為雅琴文以楚山玉錯以

昆吾金虬鳳吐奇狀商徵含清音清音雅調感君子一撫一弄懐知巳不見鍾期百年餘還憶朝朝幾千里馬卿臺上應蕪没阮籍帷前空巳矣山情水意君不知拂匣調絃爲誰理調絃拂匣倍含情況復空山秋月明隴水悲風巳鳴咽離鵾别鶴更淒清將軍塞外多奇操中散林間有正聲正聲諧風雅欲竟此曲誰知者自言幽隱乏先容不道人物知音寡誰能一奏和天地誰能再撫歡朝野朝野歡娛樂未央車馬駢闐盛彩章歲歲汾川事簫

鼓朝朝伊水聽笙簧窈窕樓臺臨上路妖嬈歌舞出平陽彈絃本自稱仁祖吹管由來許季長猶憐雅歌淡無味淥水白雲誰相貴還將逸調賞幽心不覺繁聲論遠意傳聞帝樂奏鈞天倘冀微躬(一作身)備五絃願持東武宮商損長奉南薰億萬年

王毋歌　李頎

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史王毋見霓旌照耀麒麟車羽蓋淋漓孔雀扇手指玄(紀事作交)梨遣帝食可以長生臨寓縣頭上復(一作上元頭)戴九星冠總領玉童坐南面欲聞要言今告汝帝乃焚香請此語君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顧謂侍女董雙成酒闌可奏雲和笙紅霞白日儼不動七龍五鳳紛(一作來)相迎惜哉志驕神不悅歎息馬蹄與車轍複道歌鐘杳將暮深宮桃李飛(一作花)成雪爲(一作但)看青玉五枝燈蟠螭吐火光欲(一作巳)絶

盧姬篇　崔顥

盧姬少小魏王家綠鬢紅脣桃李花魏王綺樓十二重水晶簾箔繡芙蓉白玉欄杆金作柱樓上朝

朝學歌舞前堂後堂羅袖人南牕北牕花發春翠幌珠簾鬭絲管一彈一奏雲欲斷君王日晚下朝歸鳴環佩玉(一作金環玉珮)生光輝人生今日得嬌貴誰道盧姬身細微

夷門歌　王維

七雄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一作良)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

迻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鴈門胡人歌　崔顥

高山代郡東接燕鴈門胡人家近邊解放胡鷹逐塞鳥能將代馬獵秋田山頭野火寒多燒雨(一作霧)裏孤峯濕作煙聞道遼(一作關)西無闘戰時時醉向酒家眠

玉華仙子歌　李康成

紫陽仙子名玉華珠盤承露餌丹砂轉態凝情五雲裏嬌顏千歲芙蓉花紫陽綵女矜無數遥見玉華皆掩嫭高堂初日不成妍洛渚流風徒自憐璇堦霓綺閣碧題霜羅幕仙娥桂樹長自春王母桃花未嘗落上元夫人賔上清深宮寂歷厭層城解珮空憐鄭交甫吹簫不逐許飛瓊溶溶紫庭步渺渺瀛臺路蘭陵貴士謝相逢濟北書生尚迴顧滄洲傲吏愛金丹清心迴望雲之端羽蓋霓裳一相識傳情寫念長無極長無極永相隨攀霄歷金闕弄影下瑶池夕宿紫府雲母帳朝餐玄圃崑崙芝不學蘭香中道絶却教青鳥報相思

木蘭歌　韋元甫

木蘭抱杼嗟借問復爲誰欲聞所慽慽感激彊其顏老父隸兵籍氣力日衰耗豈足萬里行有子復尚少胡沙没馬足朔風裂人膚老父舊羸病何以彊自扶木蘭代父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紈綺裳洗却鉛粉妝馳馬赴軍幕慷慨攜干將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傍夜襲燕支虜更攜于闐羌將軍得勝歸士卒還故鄉父母見木蘭喜極成悲傷木蘭能承父母顏却卸巾鞲理絲簧昔爲烈士雄今爲(一作復)嬌子容親戚持酒賀父母始知生女與男同門前舊軍都十年共崎嶇本結弟兄交死戰誓不渝今者見木蘭言聲雖是顏貌殊驚愕不敢前歎息徒嘻吁世有臣子心能如木蘭節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滅

江風行　張潮

壻貧如珠玉壻富如埃塵貧時不忘舊富日多寵新妾本富家女與君爲偶匹惠好一何深中門不曾出妾有繡衣裳葳蕤金縷光念君貧且賤易此

從遠方遠方三千里思君心未已一作發去悔不已日暮
情更來空望去時水孟夏麥始秀江上多南風商
賈歸欲盡君今尚巴東巴東有巫山窈窕神女顏
常恐遊此方果然不知還

古遠行　　元季川

悠悠遠行者羇獨當時思道與日月長人無第一作芽才合期出門萬里心誰不傷別離縱遠當白髮歲
月悲今時何況異形客安須與爾悲

懷哉行　　薛據

明時無廢人廣廈無棄材良工不我顧有所寧自
媒懷策望君門歲晏空遲廻秦城多車馬日夕飛
塵埃伐鼓千門啓鳴珂雙闕來我聞雷雨施天澤一作下
罔不該何意斯人徒棄之如死灰王好臣必
効時禁權不一作必開俗流實驕矜得志輕草萊文
王賴多士漢帝資羣才一言並拜相片善咸居台
夫君何不遇爲泣黄金臺

鼓吹入朝曲　　李白

金陵控海浦淥水帶吳京鐃歌列騎吹颯沓引公
卿槌鐘速嚴妝伐鼓啟重城天子憑玉几劒履若
雲行日出照萬戸簪裾爛明星朝罷沐浴閑遨遊
閬風亭濟濟雙闕下歡娛樂恩榮

鄴都引一首　　張說

君不見魏武草創爭天祿羣雄睚眦相馳逐晝携
壯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都邑繚繞西山陽
桑榆汗漫一作漫漫漳河曲城郭爲墟人代改但見西
園明月在鄴傍高塚多貴臣蛾眉曼睩一作曼戚共灰
塵試上銅臺歌舞處唯有秋風愁殺人

鄴城引　　張鼎

君不見漢家失統三靈變魏武爭雄六龍戰盪海
吞江制中國廻天運斗應南面隱隱都城紫陌開
迢迢分野黄星見流年不駐漳河水明月俄終鄴
國宴文章猶入管絃新帷座空銷狐兔塵可惜望
陵歌舞處松風四面暮愁人

魏宮詞　　崔國輔

朝日照一作點紅妝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竟一作了
魏帝使人催

衛豔詞　崔國輔

淇上桑葉青青樓含白日比時遥望君車馬城中出

烏江女　屈同仙

越豔誰家女朝遊江岸傍青春猶未嫁紅粉舊來娟錦袖盛朱橘銀鈎摘紫房見人羞不語回艇入谿藏

浣紗女　王昌齡

錢塘江畔是誰家江上女兒全勝花吳王在時不得出今日公然來浣紗

甘泉歌　王昌齡

乘輿執玉已登壇細草霑衣春殿寒昨夜雲生拜初月萬年甘露水晶盤

河上歌　王昌齡

河上老人坐古槎合丹只用青蓮花至今八十如四十口道滄溟是我家

靜女歌　張南容

靜女樂於靜動合古人則妙年工詩書務歲勤組織端居愁若凝誰復理容色十五坐幽閨四鄰不相識夭夭鄰家子百花裝首飾日月淇上遊笑人不踰閾河水自濁濟自清仙臺蛾眉秦鏡明為照齊王門下醜何如漢帝掌中輕

碧玉歌　李暇

碧玉上宮妓出入千花林珠被玳瑁牀感郎情意深

唐樂府十二

唐樂府卷十三

明新安 吳勉學師古編輯
陸馨祥長倩校正

古別離 沈佺期

白水東悠悠中有西行舟舟行有返櫂水去無還流柰何生別者戚戚懷遠遊遠遊誰當惜所悲會難收自君閒芳躧一作屣青陽四五遒皓月掩蘭室光風虛蕙樓相思無明晦長歎累春秋離居久遲暮高駕何淹留

又 王適

昔歲驚楊柳高樓悲獨守今年芳樹枝孤棲怨別離珠簾晝不捲羅幌曉長垂苦調琴先覺愁容鏡獨知頻年鴈度無消息罷却一作去鴛文何用織夜還羅帳空有情春着裙腰自無力青軒桃李落紛紛紫庭蘭蕙日一作香氛氳已能憔悴今如此更復含情一待君

又 常理

君御狐白裘妾居緗綺幬粟鈿金夾膝花錯玉搔頭離別生庭草征衣斷戍樓蠨蛸網清曙菡萏落紅秋小膽空房怯長眉滿鏡愁爲傳兒女意不用遠封侯

又 張彪

別離無遠近事歡情亦悲不聞車輪聲後會將何時去日忘寄書來日乖前期縱知明當返一息千萬思

又 孟雲卿

朝日上高臺離人怨秋草但見萬里天不見萬里

道君行本迢一作遥遠苦樂良一作誠難保宿昔夢同衾憂心常傾一作顛倒含酸欲誰訴展轉傷懷抱結髮年已遲征行去何早寒暄有時謝憔悴難再好人皆笄年壽死者何曾老少壯無見期水深風浩浩

古離別 王縉

下階欲離別相對映蘭叢含辭未及吐淚落蘭叢中高堂靜秋日羅衣飄暮風誰能待明月廻首見牀空

今別離　孟雲卿

結髮生別離相思復相保如何日已久五變中庭草渺渺大(一作天)海途悠悠吳江島但恐不出門出門無遠道遠道行既難家貧衣復(一作裳)單嚴風吹積雪晨起鼻何酸人生各有志豈不懷所安分明天上日生死願同歡(一作觀)

又　崔國輔

送別未能旋相望連水口船行欲映洲幾度急搖手

又別離　李白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牕五見櫻桃花況有錦字書開緘使人嗟(今本此上有至字)此腸斷彼心絕雲鬟霧(一作綠)鬢罷攬(今本作梳)結愁如廻飇亂白雪去年寄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催東風兮東風(以上五字宋本作胡爲東風四字)爲我吹行雲使西來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一作寞)委青苔

遠別離　李白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今本作雲)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緜皆相似重瞳孤墳竟誰(一作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離別難　士人妻

此別難重陳花飛復戀人來時梅覆雪去日柳含春物候催行客歸途淑氣新剡川今已遠魂夢暗相親

長干行　張潮

憶妾(一作昔)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一作江)陵八月西(一作秋)風起想君發楊子去來(一作時)悲如何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一作人又作月)到妾夢越(一作常)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淼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北客

眞(一作至)王公朱衣滿江(一作汀)中薄(一作日)暮來投宿
數朝不肯東(今本無以上四句)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
鴛鴦綠浦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
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

長干行　李白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
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
嘗(一作尚不)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廻十五始展眉
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一作恥)上望夫臺十六

君遠行瞿塘灧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一作鳴)天上
哀門前遲(一作舊)行跡一一生綠(一作蒼)苔苔深不能
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黃(俗本作來)雙飛西園草感
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
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長風沙地名在池州之鴈汊下八十里)

長干曲四首(一作江南曲)　崔顥

君家何處住(一作定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
恐是同鄉
家臨九江水來去九江側同是長干人自小不相
識
下渚多風浪蓮舟漸覺稀那能不相待獨自逆(一作送)
潮歸
三江潮水急五湖風浪涌由來花性輕莫畏蓮舟
重

小長干曲　崔國輔

月暗送潮風相尋路不通菱歌唱不徹知在此塘
中

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李白

妾本崇臺女揚蛾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有凋
歇一辭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
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

茱萸女　萬楚

山陰柳家女九日采茱萸復得東鄰伴雙爲陌上
姝插枝著(一作花向)高髻結子置長裾忤(一作性)常遲
緩非關詫丈夫平明折林樾日入返城隅俠(一作賈)
客要羅袖行人挑短書蛾眉自有主年少莫踟躕

于闐采花　李白

于闐采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名姝胡中無花可方比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裡自古妬蛾眉胡沙埋皓齒

枯魚過河泣　李白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為魚徒勞訴天帝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萬乘慎出入柏人以為識一作誡

發白馬　李白

將軍發白馬旌節渡黃河蕭鼓聒川嶽滄溟湧濤一作洪波武安有振瓦易水無寒歌鐵騎若雪山飲流涸滹沱揚兵獵月窟轉戰畧朝那倚劒登燕然邊鋒列嵯峨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王孫遊　崔國輔

自與王孫別頻看黃鳥飛應由春草誤着處不成歸

結襪子　李白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

沐浴子　李白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志今本作至人貴藏輝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

獨不見一作古意呈補闕喬知之又作古意　沈佺期

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又　王訓

日晚宜春暮風軟上林朝對酒近初節開樓蕩夜飈石橋通小澗竹路上青霄持底誰見許長愁成細腰

又　李白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春蕙忽秋草莎雞鳴曲今本作西池風摧一作催寒梭宋本作梭響月入霜閨悲憶與君別年種桃齊蛾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夜夜曲　王偃

北斗星移銀漢低斑姬愁思鳳城西青槐陌上行人絶明月樓前烏夜啼

夜遊曲　鄭愔

漢室歡娛盛魏國文雅遒許史多暮宿應陳從夜遊西園讌公子北里召王侯詎似將軍獵空嗟亭尉留

秋夜長　王勃

秋夜長殊未央月明露白澄清光層城綺閣遥相

望遥相望川無梁北風受節南鴈翔崇蘭委質時菊芳鳴環曳珮（一作履）出長廊爲君秋夜擣衣裳纖羅對鳳皇丹綺雙鴛鴦調砧亂杵思自傷思自傷（一本無此三字）征夫萬里戍他鄉鶴關音信斷龍門道路長君在天一方寒衣徒自香

夜坐吟　李白

冬夜夜寒覺夜長沈吟久坐坐北堂氷合井泉月入閨公釭青凝照悲啼金釭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

從君萬曲梁塵飛

定情篇　喬知之

共君結新婚歲寒心未卜相與遊春園各隨情所逐君愛菖蒲花妾感苦寒竹菖花多豔姿寒竹有貞葉此時妾比君君心不如妾簪玉步河堤妖韶援綠荑梟鴈將子遊鶯燕從雙栖君念春光好妾向春光啼君時不得意棄妾還金閨結言本同心悲歡何未齊怨咽前致辭願得申所悲人間丈夫易世路婦難爲始如經天月終若流星馳天月相

終始流星無定期長信佳麗人失意非蛾眉廬江小吏婦非關織相遲本願長作對今已長相思復有遊宦子結援從梁陳燕居崇三朝去來歷九春誓心妾終始蠶桑奉所親歸願未克從黄金贈路人潔婦懷明義從泛河之津于今千萬年誰當問水濱更憶娼家樓夫婿事封侯去時恩灼灼去罷心悠悠不憐妾歲宴十載隴西頭以兹常惕惕百慮恒盈積由來共結褵幾人同匪石故歲雕梁燕雙去今來隻今日玉庭梅朝紅暮成碧碧榮始芬

數黃葉已浙瀝何用念芳春芳春有流易何用重歡娛歡娛俄戚戚家本巫山陽歸去路何長敘言情未盡採菉已盈筐桑榆日及景物色盈高岡下有碧流水上有丹桂香桂枝不須折碧流清且潔贈君比芳菲愛惠常不歇贈君比潺湲相思無斷絕妾有秦家鏡寶匣裝珠璣鑑來年二八不記易陰曀妾無光寂寂妾至影依依今日持為贈相識莫相違

春江曲　郭振

江水春沈沈上有雙竹林竹葉壞水色郎亦壞人心

樹中草　李白

鳥銜野田草誤入枯桑裏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

下山逢故夫（見玉臺後集）　徐之才

踟蹰下山婦共申別離久為問織縑人何必長相守

又　喬知之

妾身本薄命輕棄城南隅庭前厭芳藥山上采蘼蕪春風罥紈袖零露濕羅襦羞將憔悴日提籠逢故夫

代悲白頭翁　劉希夷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幽閨（一作兒洛陽）女惜（一作好）顏色坐見（一作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須（一作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文（一作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一作人）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唐新語云希夷善琵琶嘗為白頭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悔曰我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乃更作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復似向讖矣詩成未周歲為姦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希夷而以白頭翁之篇為己作至今有）

前此篇在之閒集

賦得北方有佳人　徐賢妃

由來稱獨立本自號傾城柳葉眉閒發桃花臉上生腕揺金釧響步轉玉環鳴纖腰宜寶襪紅衫豔織成懸知一顧重便覺舞腰輕

別離怨　鄭遂初

蕩子戍遼東連年信不通塵生錦步障花邊玉屏風只恐（一作怨）紅顏改寧辭玉簟空繫書春鴈足早晚到雲中

孤燭嘆（一作閨怨）　徐彥伯

切切夜閨冷微微孤燭然玉盤紅淚滴金爐彩光圓燰手縫輕素嚬蛾續斷絃相思咽不語回向錦屏眠

美人分香　孟浩然

豔色本傾城分香更有情髻鬟垂欲解眉黛拂能輕舞學平陽態歌翻子夜聲春風狹斜道含笑待逢迎

賦得盈盈樓上女　孟浩然

夫壻久離別青樓空望歸妝成卷簾坐愁思懶縫衣燕子家家入楊花處處飛空牀難獨守誰爲報金徽（一作解）

春意（一題作春怨）　孟浩然

佳人能畫眉妝罷出簾帷照水空自愛折花將遺誰春情多豔逸春意倍相思愁心極楊柳一種（一作動）亂如絲

阮公體　徐晶

秦王按劔怒發卒戍龍沙雄圖尚未畢海內已紛

拏黃塵晴天起白日斂精華唯見長城外僵屍如亂麻

回波辭　李景伯

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讌既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儀

又　沈佺期

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

偷薄命（見玉臺後集）　常理

十五玉童色雙蛾青彎彎鳥銜櫻桃花此時刺繡閑嬌小恣所愛誤人金指環豔花勾引落滅燭屏風關妾怕愁中畫君偷薄裏還初謂來心平若案誰知別意險如山乍啼羅袖嬌遮面不忍看君莫惜顏

江畔老人愁　崔顥

江南年少十八九乘舟欲渡青谿口青谿口邊一老翁鬢眉皓白已衰朽自言家代仕梁陳垂朱拖紫三十人兩朝出將復入相五世疊鼓垂朱輪父

兄三葉皆尚王子女四代爲妃嬪南山賜田接御苑北宮甲第連紫宸直言榮華未休歇不覺山崩海將竭兵戈亂入建康城煙火連燒未央闕衣冠士子陷鋒刃良將名臣盡埋沒山川改易失市朝衢路縱橫填白骨老人此時尚少年脫身走得投海邊罷兵歲餘未敢出去鄉三載方來旋蓬蒿忘却五城宅草木不識青谿田雖然得歸到鄉土零丁貧賤長辛苦采樵屢入歷陽山刈稻常過新林浦少年欲知老人歲豈知今年一百五君今少壯我已衰我昔少年君不睹人生貴賤各有時莫見羸老相輕欺感君相問爲君說說罷不覺令人悲

邯鄲宮人怨　崔顥

邯鄲陌上三月春暮行逢見一婦人自言鄉里本燕趙少小隨家西入秦母兄憐愛無儔侶五歲名爲阿嬌女七歲丰茸好顏色八歲黠惠能言語十三兄弟教詩書十五青樓學歌舞我家青樓臨道傍紗牕綺幔暗聞香日暮笙歌君駐馬春日妝梳妾斷腸不用城南使君壻本求三十侍中郎何知

漢帝好容色玉輦攜登歸建章建章宮殿不知數萬戶千門深且長百堵塗椒接青瑣九華閣道連洞房水精簾箔雲母扇琉璃牕牖玳瑁牀歲歲年年奉歡宴嬌貴榮華誰不羨恩情莫比陳皇后寵愛全勝趙飛燕瑤房侍寢世莫知金屋更衣人不見誰言一朝復一日君王棄世市朝變宮車出葬茂陵田賤妾獨留長信殿一朝太子升至尊宮中人事如掌翻同時侍女見讒毀後來新人莫敢言兄弟印綬皆被奪昔年賞賜不復存一旦放歸舊

鄉里乘車垂淚還入門父毋愍我會富貴歎與西
舍金王孫念此翻覆復何道百年盛衰誰能保憶
昨尚如春日花悲今已作秋時草少年去去能停
鞭人生萬事由上天非我今日獨如此古今歇薄
皆共然

川上女　崔顥

川上女晚妝鮮日落青緒試輕檝汀長花滿正迴
船暮來浪起風轉緊自言此去橫塘近綠江無伴
夜獨行獨行心緒愁無盡

代閨人荅輕薄少年　崔顥

妾家近隔鳳凰池粉壁紗牕楊柳垂本期漢代金
吾壻誤嫁長安遊俠兒兒家夫壻多輕薄借客探
丸重然諾平明挾彈入新豐日晚揮鞭出長樂青
絲白馬冶遊園能使行人駐馬看自矜陌上繁華
盛不念閨中花鳥闌花間陌上春將晚走馬鬬雞
猶未返三時出望無消息一去那知行近遠桃李
花開覆井欄朱樓落日捲簾看愁來欲奏相思曲
抱得秦箏不忍彈

王家少婦　崔顥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矜(一作憐)年最少復倚
壻為郎舞愛前谿綠歌憐子夜長閑來鬬百草度
日不成妝

高樓夜彈箏　常建

高樓百餘尺直上江水平明月照人苦開簾彈玉
箏山高猿狖急天靜鴻鴈鳴曲度猶未終東峯霞
半生

太公哀晚遇　常建

日出渭流白文王畋獵時釣翁在蘆葦川澤無熊
羆詔書起遺賢匹馬令致辭因稱江海人臣老筋
力衰遲遲詣天車怏怏悟靈龜兵馬更不獵君臣
皆共怡同車至咸陽心影無磷緇四牡玉墀下一
言為帝師王侯擁朱門軒蓋耀長逵古來榮華人
遭遇誰知之落日懸桑榆光景有頓虧倏忽天地
人雖貴將何為

部落曲　高適

蕃軍傍塞遊代馬噴風秋老將垂金甲閼支著錦

裘瑪戈㲁豹尾紅斾捕狼頭日暮天山下鳴笳漢使愁

朝來曲　王昌齡

月昃鳴珂動花連繡戸春盤龍玉臺鏡唯待畫眉人

滅胡曲　岑參

都護新滅胡士馬氣亦麤蕭條虜塵淨突兀天山孤

青雀歌　盧象

啾啾青雀兒飛來飛去仰天池逍遥飲啄安涯分何假扶摇九萬爲

又　崔興宗

青扈繞青林翩翾陋體一微禽不應長在藩籬下他日凌雲誰見心

又　王縉

林間青雀兒來往翩翩繞一枝莫言不解銜環報但問君恩今若爲

又　王維

動息自適性不曾妄與燕雀羣幸忝鵷鸞早相識何時提攜致青雲

青雀歌

青雀翅羽短未能遠食玉山禾猶勝黄雀爭上下唧唧空倉復若何

唐樂府卷十三

唐樂府卷十四

明新安 吳勉學師古編輯
陸廖祥長倩校正

雜曲

王勃

智瓊神女來訪文君蛾眉始約羅裙一作袖初薰歌齊曲韻舞亂行分若向陽臺薦枕何啻得勝朝雲

湘川新曲二首 杜易簡

昭潭深無底橘洲淺而浮本欲凌波去翻爲目所留願君稍弭櫂無令賤妾羞

二八相招攜採菱渡前谿弱腕隨橈起纖腰向舸低自解看花笑憎聞染竹啼

與國賢良夜歌二首 張柬之

柳臺臨新堰樓堞相重複窈窕鳳皇姝傾城復傾國

杏間花照灼樓上月徘徊帶嬌移玉柱含笑捧金杯

高句驪 李白

金花折風帽白馬小遲回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

步虛詞六首郭茂倩樂府作韋渠牟詩 吳筠

紫府與玄洲誰來物外遊無煩騎白鹿不用駕青牛金化顏應駐雲飛鬢不秋仍聞碧海上更用玉爲樓

玉樹雜金花天河織女家月邊丹鳳爲風送紫鸞車霧縠籠綃帶雲屏列錦霞瑤臺千萬里不覺往來賒

愍俗從還謝尋仙去淪没三光有真人與我生道

骨凌晨吸丹景入夜飲黃月百關彌惆悵方寸益清越栖神合虛無洞覽周恍惚不覺隨玉皇焚香詣金闕

怡神在靈府皎皎含清澄仙經不吾欺輕舉信有徵疇昔希道念而今果天 豈非陰功著乃致白日昇焉用過洞府吾其越朱陵

子因詣金闕飛蓋超西極遂入素中天停輪大滌側若華拂流影不使白日匿傾曦復停午六合無暝色道化隨感遷此理誰能測

高昇紫極上宴此玄都夲玉蓮散奇香瓊柯流雅
音靈風生大漠習習吹人襟體混希微廣神凝空
洞深蕭然宇宙外自得乾坤心

又三首

扶桑誕初景羽蓋淩晨霞倏欻造西域嬉遊金母
家碧津湛洪源灼爍敷荷花煌煌青琳宮璨璨列
玉華真氣溢絳府自然思無邪俯矜區中士夭濁
良可嗟

瓊臺劫萬仞孤映大羅表常有三素雲凝光自飛

遶羽童泛明霞升降何縹緲鸞鳳嘯雅音栖翔絳
林杪玉虛無晝夜靈景何皎皎一覩太上京方知
衆天小

二氣播萬有化機無停輪而我操其端乃能出陶
鈞寥寥太漠上所遇皆清真澄瑩含元和氣同自
相親絳樹結丹實紫霞流碧津以茲保童嬰永用
超形神

又三首　吳筠

禀化凝正氣鍊形為真仙忘心符元宗返本叶自
然帝乙集絳宮流光出丹玄元英與桃君朗咏長
生篇六符煥明霞百關羅紫煙飇車涉寥廓靡靡
乘景遷不覺雲路遠斯須萬天

灼灼青華林靈風振瓊柯三光無冬春一氣清且
和迴首邇結靈傾眸親曜羅豁落制六天流鈴威
百魔綿緜慶不極誰謂椿齡多

爰從太微上四覲虛皇尊騰我八景輿威遲入天
門既登玉晨庭肅肅仰紫軒敢問龍漢末如何闢
乾坤怡然輟雲璈告我希夷言幸聞至精理方見

造化源

昔昔鹽　無名氏

碧落風煙外瑤臺道路賒如何連御苑別自有仙
家此地回鸞駕緣溪滿翠華洞中明月夜牕下發
煙霞

祓禊曲三首　無名氏

昨見春條綠那知秋葉黃蟬聲猶未斷塞鴈已成
行

金谷園中柳春來自舞腰那堪好風景獨上洛陽

嬌
何處堪愁思花間長樂宮君王不重客泣淚向東
風

大酺樂　張文收

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銷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
遥

火鳳詞二首　李百藥

歌聲扇後出粧影鏡（一作扇）中輕未能令掩笑何處
欲障聲知音自不惑得念是分明莫見雙嚬斂疑

人含笑情
佳人靚晚粧清唱動蘭房影出（一作入）含風扇聲飛
照日梁嬌嚬眉際斂逸韻口中香自有橫陳會（一作分）
應憐秋夜長（此首一作謝偃新曲非）

如意曲（一作娘）　則天皇后

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
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

踏歌詞二首　崔液

綵女迎金屋僊姬出畫堂鴛鴦裁錦袖翡翠貼花
黃歌響舞分行艷色動流光
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壺催夜盡羅袖拂（一作舞）
寒輕樂笑暢歡情未半着天明

又三首　謝偃

春景嬌春臺新露泣新梅春葉參差吐新花重疊
開花影飛鶯去歌聲度鳥來倩看飄飖雪何如舞
袖廻
透迤度香閣顧步出蘭閨欲繞（一作曉非）鴛鴦殿先過
桃李蹊風帶舒還卷簪花舉復低欲問今宵樂但

聽歌聲齊
夜久星沈沒更深月影斜裙輕纔動珮鬟薄不勝
花細風吹寶袜輕露濕紅紗相看樂未已蘭燈照
九華

樂府新歌應教　謝偃

青樓綺閣已含春凝粧艷粉復如神細細輕裙（一作裾）
全漏影離離薄扇詎障塵樽中酒色恒宜滿曲
裏歌聲不厭新紫燕欲飛先遶棟黃鶯始哢即嬌
人撩亂垂絲昏柳陌參差濃葉暗桑津上客莫畏

斜光晚自有西園明月輪

新曲二首　長孫無忌

阿儂(二字按吳本增)家住朝歌下早傳名結伴來遊淇水上舊長情玉珮金鈿隨步遠(一作動)雲羅霧縠逐風輕轉目機心懸自許何須更待聽琴聲

廻雪凌波遊洛浦遇陳王婉約娉婷工語笑侍蘭房芙蓉綺帳還開掩翡翠珠被爛齊光長願今宵奉顏色不愛吹簫逐鳳皇

欸乃曲五首(有序)　元結

大曆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五首舟子唱之蓋欲取適於道路耳詞曰

偶存名跡在人間順俗與時未安閑來謁大官兼問政扁舟却入九疑山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橈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谿形勝滿湘中谿口石顛堪自逸誰能相伴作漁翁

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昇天瀧南始到九疑郡應絕高人乘興船

漁父歌　李頎

白首何老人簑笠蔽其身避世長不仕釣魚清江濱浦沙明濯足山月靜垂綸寓宿湍與瀨行歌秋復春持竿湘岸竹爇火蘆洲薪綠水飯香稻青荷包紫鱗於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真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

又　張志和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篛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釣臺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

雲谿灣裏釣漁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著荷衣不歎窮

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餐楓葉落荻花

乾醉宿漁舟不覺寒

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橛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

和弟志和漁父歌　張松齡

樂在風波釣是閑草堂松逕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

漁父詞　儲光羲

澤魚好鳴水谿魚好上流漁梁不得意下渚潛垂鉤亂荇時礙楫新蘆復隱舟靜言念終始安坐看

沈浮素髮隨風揚遠心與雲遊逆浪還極浦信潮下滄洲非為徇行役所樂在行休

中山孺子妾歌　李白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然（宋本無然字）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絕世人桃李出深井花豔驚上春一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戚姬髡剪（今本作髮）入舂市萬古共悲辛

臨江王節士歌　李白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苦風號沙宿瀟湘浦節士感（今本作悲）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氣（今本作士）憤寒（今本作雄）風生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

司馬將軍歌　李白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如雲雷（一作南方有事將軍來）手中電曳（今本作擊）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下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身居玉帳臨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

知灞上為嬰孩羌笛横吹阿嚲廻（番曲名）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九垓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

天馬歌　李白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躡恍惚天馬呼飛黃（一作龍）趨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光汗溝珠曾陪時龍躍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

逸氣稜稜淩九區白璧如山誰敢沽回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天馬奔戀君軒駷(音竦)躍驚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遙瞻閶闔門不逢寒風子誰采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剪拂中道遺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爲我悲(一作思)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一作我)饑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

絶纓歌　李頎

楚王宴客章華臺章華美人善歌舞玉顏豔豔空相向滿堂目成不得語紅燭滅芳酒闌羅衣半醉春夜寒絶纓解帶一爲歡君王赦(一作捨)過不知罪暗中珠翠鳴珊珊寧愛賢不愛色青娥買死誰能識果却一軍全社稷

鄭櫻桃歌　李頎

石季龍僭天祿擅雄豪美人姓鄭名櫻桃櫻桃美顏香且澤娥娥侍寢專宮掖後庭卷衣三萬人翠眉清鏡不得親宮軍女騎一千匹繁花照耀漳河春織成花映紅綸巾紅旗掣曳鹵簿新鳴鼙走馬接飛鳥銅馱琵琶隨去塵鳳陽重門如意館百尺金梯倚銀漢自言富貴不可量女爲公主男爲王赤花雙簟珊瑚牀盤龍斗帳琥珀光淫昏僞位神所惡滅石者陵終不悟鄴城蒼蒼白露微世事(一作浮世)翻覆黃雲飛

鷓鴣詞二首　蘇頲

玉關征戍久空閨人獨愁寒露濕青苔別來蓬鬢秋

人坐青樓晚鶯語百花時愁多人自老斷腸君不知

古歌　沈佺期

落葉流風向玉臺夜寒秋(一作寒釭愁)思洞房開水晶簾外金波下雲母牕前銀漢迴玉階陰陰苔蘚色君王履綦難再得璇閨窈窕秋夜長繡戶徘徊明月光燕姬綵帳芙蓉色秦女金鑪蘭麝香北斗七星橫夜半清歌一曲斷君腸

古歌二首　薛維翰

美人怨何深含情倚金閣不嚬復不語紅淚（一作珠）
雙雙落

美人閉紅燭獨坐裁新錦頻放剪刀聲夜寒知未
寢

又　沈千運

北邙不種田但種松與柏松柏未生處留待市朝
客

古意　蔣洌

冉冉紅羅帳開君玉樓上畫作同心鳥銜花兩相

向春風正可憐吹映綠窗前妾意空相感君心何
處邊

唐樂府卷十四

唐樂府卷十五

明新安　吳勉學師古編輯
陸麐祥長倩校正

擬古　崔融

飲馬臨濁河濁河深不測河水日東注河源乃西
極思君正如此誰為生羽翼日夕大川陰雲霞千
里色所思在何處宛在機中織離夢當有魂愁容
定無力夙齡負奇志中夜三（一作多）歎息拔劍斬長
榆彎弓射小棘班張固非擬衛霍行可即寄謝閨

中人努力加飡食

擬古贈陳子昂　喬知之

惸惸孤形影悄悄獨遊心以此從王事常與子同
衾別離三河間征戰二庭深胡天夜雨霜胡鴈晨
南翔節物感離居同衾違（一作還）故鄉南歸日將遠
北方尚蓬飄孟秋七月時相送出外郊海風吹涼
木邊聲暗梢梢勤役千萬里將臨五十年心事為
誰道抽琴歌坐弦一彈再三歎賓御涕潺湲送君
竟此曲從茲長絕弦

又三首　　徐彥伯

遥裔煙嶼鴻雙影旦夕同交翰倚沙月和鳴弄江風旆若茂芳序君子從遠戎雲生陰海没花落春潭空紅淚掩促柱錦衾羅薰籠自傷瓊草緑詎惜鉛粉紅裂帛附雙燕爲予向遼東

讀書三十載馳鶩周六經儒衣干時主忠策獻闕庭一朝奉休眄從容厠羣英束身趨建章秉筆坐承明廨署相填噎僚吏紛縱横五日休瀚時屠蘇繞玉屏橘花覆北沼桂樹交西榮樹棲兩鴛鴦含

春向我鳴皎潔綺羅豔便娟絲管清擾擾天地間出處各有情何必巖石下枯槁閉此生

頹光無淹晷逝水有迅流緑苔紛易歇紅顔不再求歌笑當及春無令壯志秋弱年仕關輔簃門豁御溝敷愉東城際婉孌南陌頭荷花嬌緑水楊葉煖青樓中有綺羅人可憐名莫愁畫屏繞金膝珠簾懸玉鉤纖指調寶琴泠泠哀且柔贈君鴛鴦帶因以鷫鸘裘窓曉吟日坐閨夕秉燭遊無作北門客咄咄懷百憂

又十二首　　李白

青天何歷歷明星白如石黄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缾氷知冬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飛飄颻不言歸別後羅帶長愁覺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徽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窓懸清光遥夜一美人羅衣沾秋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絃聲何激烈風卷遶飛梁行人皆躑躅棲鳥

去廻翔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同心者飛作紫鴛鴦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黄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清都緑玉樹灼爍瑶臺春攀花弄秀色遠贈天仙人香風送紫蘂直到扶桑津取掇世上豔所貴心之珍相思傳一笑聊欲示情親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吹簫舞彩鳳酌醴鱠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達士遺天地東山有二疏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舒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轍一作魚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頹西荒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鴛鴦非越鳥何為春南翔惟昔鷹將犬今為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凰北斗不酌酒南箕其空簸傷

世路今太行廻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遂無少可

樂曠野多白骨幽魂共銷鑠榮貴當及時春華宜照灼人非崑山玉安得長璀錯身沒期一作當不朽榮名在麟閣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為寶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擣藥扶桑以為一作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歎息浮榮何足珍

僊人騎彩鳳昨下閬風岑海水三清淺桃源一見尋遺我綠玉杯兼之紫瓊琴杯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二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裏風杯勸天上月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期綵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又折荷有贈云涉江翫秋水愛此紅蕖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人綵雲裏欲贈隔遠天相思無因見悵望涼風前與此小異今附于此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人生難稱意豈得長為羣越燕喜海日燕鴻思朔雲別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又一首 李白

融融白玉輝映我青蛾眉寶鏡似空水落花如風吹出門望帝朱板作同子蕩漾不可期安得黃鶴羽一報佳人知

效古二首 李白

朝入天苑中謁帝蓬萊宮青山映輦道碧樹摇煙
一作苍若 空謬題金閨籍得與銀臺通待詔奉明主抽
毫頌清風歸時落日晚蹀躞浮雲驄人馬本無意
飛馳自豪雄入門紫鴛鴦金井雙梧桐清歌弦古
曲美酒沽新豐快意且爲樂列筵坐羣公光景不
可留生世如轉蓬早達勝晚遇羞比垂釣翁

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蛾眉不可妬況乃效其
顰所以尹婕妤羞見邢夫人低頭不出氣塞默少
精神寄語無鹽子如君何足珍

又二首 儲光羲

晨登凉風臺暮走邯鄲道曜靈何赫烈四野無青
草火軍北集燕天子西居鎬婦人役州縣丁男事
征討老幼相別離哭泣無昏早稼穡既殄絶川澤
復枯槁曠哉遠此憂冥冥商山皓

東風吹大河河水如倒流河洲塵沙起有若黄雲
浮頽霞燒廣澤洪曜赫高丘野老泣相語無地可
蔭休翰林有客卿獨負蒼生憂中夜起躑躅思欲
獻厥謀君門峻且深踠足空夷猶

和李侍郎古意 喬知之

妾家巫山隔漢川君度南庭向胡苑高樓迢遞想
金天河漢昭回更愴然夜如何其夜未央閑花照
月愁洞房自矜夫壻勝王昌三十曾作侍中郎一
從流落戍漁陽懷哉萬恨結中腸南山羃羃兔絲
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同一根今日枝條
分兩處三星差池光照灼北斗西指秋雲薄莖枯
花謝枝憔悴香銷色盡花零落美人長嘆艶容萎
含情收取摧折枝稠繆獨彈聲未移感君行坐星

歲遲閨中宛轉令君斯誰能爲報征人知

又古意六首 王績

幽人在何所紫巖有仙躅月下横寶琴此外將安
欲材抽嶧山幹徽點崑丘玉漆抱蛟龍脣絲纏鳳
凰足前彈廣陵罷後以明光續百金買一聲千金
傳一曲世無鍾子期誰知心所屬

竹生大夏谿蒼蒼富奇質綠葉吟風勁翠莖犯霄
密霜霰封其柯鵷鸞食其實寧知軒轅後更有伶
倫出刀斧俄見尋根株坐相失裁爲十二管吹作

雄雌律有用雖自傷無心復招疾不如山上草離
離保給吉
寶龜尺二寸由來宅深水浮遊五湖內死轉三江
裏何不深復深輕肰至溱洧溱洧源流狹春秋不
濡軌漁人遮徃還網罟相縈轟一朝失運會刳腸
血流死豐骨輸廟堂鮮腴藉籩簋葉置誰怨尤自
我招此否餘靈寄明上復來欽所履
松生北巖下由來人徑絕布葉梢雲煙插根擁巖
穴自言生得地獨負凌雲潔何時畏斤斧幾度經

霜雪風驚西北枝雹隕東南節不知歲月久稍覺
枝幹折藤蘿上下碎枝幹縱橫裂行當糜爛盡坐
共灰塵滅寧關匠石顧豈爲王孫折盛衰自有時
聖賢未嘗屑寄言悠悠者無爲嗟大耋
桂樹何蒼蒼秋來花更芳自言歲寒性不知露與
霜幽人重其德徙植臨前堂連拳八九樹偃蹇二
三行枝枝自相糾葉葉還相當去來雙鴻鵠栖息
兩鴛鴦榮蔭誠不厚斤斧亦勿傷赤心許君時此
意那可忘

彩鳳欲將歸提羅出郊訪羅張大澤已鳳入重雲
颺朝栖峴閣木夕飲蓬壺漲問鳳那遠飛賢君坐
相望鳳言荷深德微禽安足尚但使雛卵全無令
繒繳放皇臣力牧舉帝樂簫韶暢自有來巢時明
年阿閣上
又　　吴少微
洛陽芳樹向春開洛陽女兒平旦來流車走馬紛
相催折芳瑶華向曲臺曲臺自有千萬行重花累
葉間映一作垂楊北林朝日鏡錦一作明光南國微風

蘇合香可憐窈窕女不作邯鄲娼妙舞輕廻拂長
袖高歌浩唱發清商歌終舞罷歡無極樂往悲來
長歎息陽春白日不少留紅榮碧樹無顏色碧樹
風花先春度珠簾粉澤無人顧如何年少忽遲暮
坐見明月與白露明月白露夜已寒香衣錦帶空
珊珊今日陽春一妙曲鳳皇臺上與君彈
又　　邢象玉
家中酒新熟園裏葉初榮佇杯欲取醉悒然思友
生忽聞有奇客何姓復何名嗜酒陶彭澤能琴阮

步兵何須問寒暑徑共坐山亭舉袂祛啼鳥揚巾
掃落英心神無俗累歌詠有新聲新聲是何曲滄
浪之水清

又二首　　祖詠

夫差日淫放舉國求妃嬪自謂得王寵代間無美
人碧羅象一作蒙天閣坐輦乘芳春宮女數千騎常
遊江水濱年深王顏老時薄花妝新拭淚下金殿
嬌多不顧身生能嬪歌舞死後同灰塵塚墓今人
京京於銅雀臺

又

楚王竟何去獨自留巫山偏使世人見迢迢江水
漢一作間駐舟春谿裏一作皆一作顧拜靈顏夢一作寤寐
覩神女金沙一作紗鳴珮環閑豔絕世姿令人氣力
微含笑默一作竟不語化作朝雲飛

又四首　　常建

牧馬古道傍道傍多古墓蕭條愁殺人蟬鳴白楊
樹回頭望京邑合沓生塵霧富貴安可常歸來保
常素

又

二妃方訪舜萬里南方懸遠道隔江漢孤舟無歲
年不知蒼梧處氣盡呼青天愁淚變楚竹蛾眉喪
湘川後人立為廟累世稱其賢過客設祠祭孤狸
來坐邊懷古未忍還猨吟徹空山

又

明月照高閣綵女褰羅幕歌舞臨碧雲蕭聲沸珠
箔青鸞臨南海天上雙白鶴萬里齊翼飛意求君
門樂王霄九重閉金鎖夜不開兩翅自無力愁鳴

雲外來能深入空貴世屈無良媒俛仰顧中禁東
飛白玉臺

第四首一作祖詠已見前

又　　李頎

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
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磔黃雲隴底白雲飛未
得報恩不能一作得歸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琶
解歌舞今為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又　　閻寬

庭樹發華滋瑤草復葳蕤好鳥飛相從愁人深此時天中有靈匹日夕躡蛾眉願逐飄風花千里入遥帷心逝愛不見空歌悲莫悲

又　崔國輔

紅荷楚水曲彪炳爍晨霞未得兩回摘秋風吹却花時芳不待妾玉珮無處誇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

又　常建

井底玉氷洞地明琥珀轆轤青絲索仙人騎鳳披

彩霞挽上銀瓶照天閣黃金作身雙飛龍口銜明月噴芙蓉一時渡海望不見曉上青樓十二重

又　畢耀

璇閨繡戶斜光入千金女兒倚門立横波美目雖後來羅被遥遥不相及聞道今年初避人珊珊桂鏡長隨身願得侍兒爲道意後堂羅帳一相親

又　戴休珽

窮秋朔風起滄海愁陰漲虜騎掠河南漢兵屯灞上羽書驚沙漠刁斗喧亭障關塞何蒼茫遥烽遞相望弱齡負奇節俠客多招訪投筆棄繻一作書生提戈逐飛將

又　李白

君爲女蘿草妾作兎絲花輕條不自引爲逐春風斜百丈託遠松纏緜成一家誰言會面一作合易各在青山崖女蘿發馨香兎絲斷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競飄揚生子不知根因誰共芬芳中巢雙翡翠上宿紫鴛鴦若識二草心海潮亦可量

又二首　賀蘭進明

秦庭摇指鹿羣盜滿山東忤意皆誅死所言誰肯忠武關猶未啓兵入望夷宮爲崇非涇水人君道自窮

崇蘭生澗底香氣滿幽林采采欲爲贈何人是同心日暮徒盈把徘徊憂思深慨然紉雜佩重奏丘中琴

又　王昌齡

桃花四面發桃葉一枝開欲暮黃鸝囀傷心玉鏡臺清箏向明月半夜春風來

又　崔曙

綠筍總成竹紅花亦成子能當此時好獨自幽閨裏夜夜苦更長愁來不（一作劇）如死

又二首　崔國輔

玉籠薰繡裳着罷眠洞房不能春風裏吹却蘭麝香

種棘遮蘼蕪畏人來采（一作摘）殺比至狂夫還看看幾花發

春湖古意　朱之問

院梅發向尺園鳥復成曲落日遊南湖果擲顔如玉含情不得語轉盻知所屬惆悵未可歸寧關須采（一作秋）菉

古典　常建

漢上逢老翁江口爲僵屍白髮沾黃泥遺骸集烏鵄機巧自此忘精魄今何之風吹釣竿折魚躍安能施白水明汀洲菰蒲冐深陂唯留扁舟影繫在長江湄突兀枯松枝悠揚女蘿絲託身難憑依生死焉相知偏觀今時人舉世皆爾爲將軍死重圍漢卒猶爭馳百馬同一銜萬輪同一規名與身孰親君子固宜思

又　常建

轆轤井上雙梧桐飛鳥銜花日將沒深閨女兒莫愁年玉指冷冷怨金碧石榴裙裾蛺蝶飛見人不語顰蛾眉青絲素絲紅綠絲織成（一作女）錦衾當爲誰

又　薛據

日中望雙闕軒蓋揚飛塵鳴珮初罷朝自言皆近

臣光華滿道路意氣安可親歸來宴高堂廣筵羅八珍僕妾盡綺紈歌舞夜達晨四時固相代誰能久要津已看覆前車未見易後輪丈夫須兼濟豈能（一作得）樂一身君今皆得志肯顧憔悴人

又　趙氏

鬱蒸夏將半暑氣扇飛閣驟雨滿空來當軒捲羅幙度雲開夕霽宇宙何清廓明月流素光輕風換炎鑠孤鸞傷對影寶瑟悲別鶴君子去不還搖心欲何托

金菊延清霜玉壺多美酒良人獨不歸芳菲豈常
有不惜芳菲歇但傷別離久含情罷斟酌凝怨對
窓牖
霽雪舒長野寒雲伴秋谷嚴風振枯條啼猿抱氷
木所嗟遊宦子少小荷天祿前程未云至僕愴對
車僕歲寒成詠歌日暮棲林樸不憚行路險空悲
年運泥

又　　薛據

投珠恐見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舉功成歎何

及

唐樂府卷十五

唐樂府卷十六

明新安　吳勉學師古編輯
陸馨祥長倩校正

公子行　　劉希夷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聲廻合青
雲外人影動搖（一作搖動）綠波裏綠波蕩漾（一作清迴）玉爲
砂青雲離披錦作霞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
斷腸花此日遨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娼家
美女鬱金香飛去飛來公子傍的的珠簾白日映

娥娥玉顏紅粉妝花際裴徊雙蛺蝶池邊顧步兩
鴛鴦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古來容
光人所羨況復今日遥相見願作輕羅着細腰願
爲明鏡分嬌面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棲共一
身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謝
西山日千秋萬古北邙塵

將軍行　　劉希夷

將軍闢轅門耿介當風立諸將欲言事逡巡不敢
入劍氣射雲天鼓聲振原隰黃塵塞路起走馬追

兵急彎弓從此去飛箭如雨集截圍一百重斬首五千級代馬流血死胡人抱鞍泣古來養甲兵有事常討襲采我廟堂運坐使干戈戢獻凱歸京師(一作還帝京)軍容何翕習

燕支山　王維

漢家天將才且雄時來謁帝明光宮萬乘親推雙闕下千官出餞五陵東誓將甲第金門裏身作長城玉塞中衛霍纔堪一騎將朝廷不數貳師功趙魏燕韓多勁卒關西俠少何咆勃報讎只是聞嘗

膽飲酒不曾妨刮骨畫戟雕戈白日寒連旗大旆黃塵沒疊鼓遥翻瀚(一作遼)海波鳴笳亂動天山月麒麟錦帶佩吳鉤颯沓青驪躍紫騮拔劍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看哭且愁教戰雖令赴湯火終知上將先伐謀

老將行　王維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射殺山中(一作陰山)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蒺藜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當作雀)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傍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蒼茫(一作茫茫)古木連(一作迷)窮巷遼(一作寥)落寒山對虛牖誓令疏勒出飛泉不似潁川空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願得燕弓射天將恥令越甲鳴吾君(一作軍誤)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一作樹)功勳

桃源行　王維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谿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遥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

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游衍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谿幾曲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春女行　　劉希夷

春女顏如玉怨歌陽春曲巫山春樹紅沅江(一作湘)春春草綠自憐妖艷姿粧成獨見時愁心伴楊柳春盡亂如絲目極千餘里悠悠春江水頻想玉關人愁卧金閨裏尚言春花落不知秋風起嬌愛猶未

終悲涼從此始憶昔楚王宮玉樓粧粉紅纖腰弄明月長袖舞(一作拂)春風容華委西山光陰不可(一作再)還桑林沒(一作變)東海富貴今何在寄言桃李容胡爲閨閣重但看楚王墓唯有數株松

又　　王翰

紫臺穹跨連綠波紅軒鈴匝垂纖羅中有一人金作面隔幌玲瓏遥可見忽聞黃鳥鳴且悲鏡邊含笑着春衣羅袖嬋娟似無力行拾落花比容色落花一度無再春人生作樂須及辰君不見楚王臺上紅顏子今日皆成狐兎

洛陽女兒行　　王維

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容顏十五餘良人玉勒乘驄馬侍女金盤膾鯉魚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簷向羅幃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春牕曙滅九微火九微片片飛花瑣戲罷曾無理曲時妝成秪是薰香坐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誰憐越女顏如玉

貧賤江頭自浣紗

扶南曲歌詞五首　　王維

翠羽流蘇帳春眠曙不開羞從面色起嬌逐語聲來早向昭陽殿君王中使催

堂上青絃動堂前綺席陳齊歌盧女曲雙舞洛陽人傾國徒相看寧知心所親

香氣傳空滿妝華影箔通歌聞天仗外舞出御樓(一作筵)中日暮歸何處花間長樂宮

宮女還金屋將眠復畏明入春輕衣好半夜薄妝

成拂曙朝前殿玉墀多珮聲
朝日照綺牕佳人坐臨鏡散黛恨猶輕插釵嫌未
正同心勿遽遊幸待春妝竟

東山吟　李白

携妓東山去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
古墳荒草寒白雞夢後三百歲灑酒澆君同所歡
酣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彼亦一時此
亦一時浩浩洪流之高一作詠何必奇

江夏行　李白

憶昔嬌小姿春心亦自持爲言嫁夫壻得免長相
思誰知嫁商賈令人却愁苦自從爲夫妻何曾在
鄉土去年下揚州相送黃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
江水流只言期一載誰謂歷三秋使妾腸欲斷恨
君情悠悠東家西舍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
知行李遊何方作箇音書能斷絕適來往南浦欲
問西江船正見當壚女紅妝二八年一種爲人妻
獨自多悲悽對鏡便垂淚逢人只欲啼不如輕薄
兒旦暮長追相一作隨悔作商人婦青春長別離如
今正好同歡樂君去容華誰得知

南州行　余延壽

搖艇至南國國門連大江中洲西邊岸數步一垂
楊金釧越谿女羅衣胡粉香織縑春卷幔采蕨暝
提筐弄瑟嬌垂幌迎人笑下堂河頭浣衣處無數
紫鴛鴦

橫江詞　李白

人言橫江好儂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一作猛風吹倒天門山白浪高於瓦官閣

又五首　李白

海潮南去過潯陽牛渚由來險馬當橫江欲渡風
波惡一水牽愁萬里長

橫江西望阻西秦漢水東流一作楚水東連楊子津白浪
如山那可渡狂風愁殺峭帆人

海神來過惡風廻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
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
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月(一作日)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一作衆)川迴驚波一起三山動公無渡河歸去來

黃葛篇　李白

黃葛生洛谿黃花自綿冪青煙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采緝作絺綌縫(宋本作絺)爲絕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

靜夜思　李白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

鄉

孤松篇　劉希夷

蠶月桑葉青鶯時柳花白澹艷煙雨姿敷芬(一作芳)陽春陌如何秋風起零落從此始獨有南澗松不歎東流水玄陰天地冥皓雪朝夜零豈不罹寒暑爲君留青青青青好顏色落落任孤直羣樹遙相望衆草不敢逼靈龜卜眞隱仙鳥宜棲息恥受秦帝封願言唐侯食寒山夜月明山冷氣清清淒兮歸風(一作鳳)集吹之作琴聲松子卧仙岑寂聽疑野心清冷有眞曲樵採無知音美人何時來幽徑委綠苔吁嗟深澗底棄捐廣厦材

早春行　王維

紫梅發初遍黃鳥歌猶澁誰家折楊女弄春如不及愛水看妝坐羞人映花立香畏風吹散衣愁露霑濕玉閨青門裏日落香車入游衍益相思含啼向綵帷憶君長入夢歸晚更生疑不及紅簷燕雙棲綠草時

孟門行　崔顥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金罍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讒言反覆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實(一作子)君自取若(一作借)問傍人那得知

越女　王昌齡

越女作桂舟還將桂爲楫湖上水渺漫清江不可涉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葉將歸問夫壻顏色何如妾

越女詞五首　李白

長干吳兒女眉目豔星月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

吳兒多白皙好爲蕩舟劇賣眼擲春心折花調行客

耶谿采蓮女見客棹歌迴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來

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

鏡湖水如月耶谿女如雪新妝蕩新波光景兩奇絕

巴女詞　李白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十月三千里郎行幾歲歸

越谿怨　冷朝光

越王宮裏如花人越水谿頭采白蘋白蘋未盡人先盡誰見江南春復春

吳宮怨　衛萬

君不見吳王宮闕（一作閣）臨江起不卷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句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下（一作上）起黃塵秖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春怨　鄭愔

春朝物候妍愁婦鏡臺前風吹數蝶亂露洗百花鮮試出褰羅幌還來著錦筵曲中愁夜夜樓上別年年不及隨蕭史高飛向紫煙

又　崔亘

夜盡夢初驚紗牕早霧明曉妝脂粉薄春服綺羅輕妾有今朝恨君無舊日情愁來理絃管皆是斷腸聲

又　李白

白馬金羈遼海東羅幃繡被臥春風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戶笑牀空

又　金昌緒

打却（一作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迴（一作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又二首　劉方平

紗牕日落漸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

朝日殘鶯伴妾啼開簾只見草萋萋庭前時有東風入楊柳千條盡向西

青樓曲二首　王昌齡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坐遥見飛塵入建章

馳道楊花滿御溝紅妝縵綰上青樓金章紫綬千

餘騎夫壻朝回初拜侯

擬青樓怨　王昌齡

香幃風動花入樓高調鳴箏緩夜愁腸斷關山不解說依依殘月下簾鉤

張公子行（一作古意）　崔顥

日出乘釣舟嫋嫋持釣竿涉淇傍荷花驄馬閑金鞍俠客白雲中腰間懸轆轤出門事嫖姚爲君西擊胡胡兵漢騎相馳逐轉戰孤軍海西曲（一作西海北）百尺旌竿沉黑雲邊笳落日不堪聞

大麥行　杜甫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鐮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黃臺瓜辭　章懷太子

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摘絕抱蔓歸

湖南曲　崔國輔

湖南送（一作與）君去湖北送（一作憶）君歸湖裏鴛鴦鳥

雙雙他自飛

中流曲　崔國輔

歸時（一作來）日尚早更欲向芳洲渡口水流急迴船不自由

悲陳陶（陳陶斜在咸陽縣房琯與祿山戰敗績于此）　杜甫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一作廣野天晴）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一作雪）洗箭仍唱胡歌飲都（一作東）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悲青坂 青坂在岐州太白山房琯起軍于此 杜甫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氷野一作曉蕭瑟青是烽煙白是人一作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哀王孫 是時祿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爲祿山所屠此詩記而哀之 杜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實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

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東一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務音梨面請雪恥愼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愼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哀江頭 曲江爲京都勝賞之地遭祿山焚劫之後公有感而作 杜甫

少年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楊用脩云黃魯直注作一笑用賈大夫妻射雉事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一作草

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一作城北

兵車行 杜甫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孃妻子走相送自注云古樂府不聞爺孃哭子聲但聞黃河之水流濺濺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

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犂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一作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苦戰行　杜甫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洗兵馬（自注云收京後作）　杜甫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一作夕奏）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兒（一作危）命在破竹中祇（一云惟）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餧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郭子儀也）謀深古來少司徒（李光弼也）清鑒懸明鏡尚書（王思禮也）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枝（一作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疑謂張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九曲詞三首　高適

許國從來徹廟堂連年不為在疆（一作壇）場將軍天下封侯印御史臺中異姓王

萬騎爭歌楊柳春千場對舞繡騏驎到處盡逢歡洽事相看總是太平人

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逤取封侯青海只今將
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

營州歌　高適

營州少年厭原野狐一作皮裘蒙茸獵城下虜一作鶻
酒千鍾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

情人玉清歌英華作張南容詩　畢耀

洛陽有人名玉清一本作洛陽城中有一人名玉清可憐玉清如
其名善踏斜柯能獨立嬋娟花豔無人及珠爲裙
玉爲纓臨春風吹玉笙悠悠滿天星黃金閣上晚

妝成雲和曲中爲曼聲玉梯不得踏搖袂兩盈盈
城頭之日復何情

唐樂府卷十六

唐樂府卷十七

明新安　吳勉學師古編輯
陸鏊祥長倩校正

塞上曲　郭振

塞外虜塵飛頻年出武威死生隨玉劍辛苦向金
微久戍人將一作偏老長征馬不肥仍聞酒泉郡已
合數重圍

又　常建

翩翩雲中使來問太原卒百戰苦不歸刀頭怨明

月塞雲隨陣落寒日傍城沒城下有寡妻哀哀哭
枯骨

又　王昌齡

秋風夜渡河吹却鴈門桑遥見胡地獵鞲馬宿嚴
霜五道分兵去孤軍百戰場功多翻下獄士卒但
心傷

又　殷遥

萬里隤城在三邊虜氣衰沙塡孤嶂角燒斷故關
碑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悲將軍正閑暇留客換

歌辭

又　高適

東出盧龍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萬里漢兵猶備胡邊塵滿北溟虜騎（一作塞馬）正南驅轉鬬豈長策和親非遠圖惟昔李將軍按節臨此都總戎掃大漠一戰擒單于常懷感激心願効縱横謨倚劒欲誰語關河空鬱紆

又　李白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緑胡馬一何驕命將征西極横行陰山側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花色轉戰渡黄河休兵樂事多蕭條清萬里瀚海寂無波

塞下曲四首　王昌齡

蟬鳴空桑林（一作桑樹間）八月蕭關道出塞入塞寒（一作出塞復入塞）處處黄蘆草從來幽并客皆共塵沙老莫學游俠兒矜誇紫騮好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見臨洮昔日長（一作龍）城戰咸言意氣高黄塵足今古白

骨亂蓬蒿

奉詔甘泉宫總徵天下兵朝廷備禮出郡國豫郊迎紛紛幾萬人去者無全生臣願節宫廄分以賜邊城

邊頭何慘慘已葬霍將軍部曲皆相弔燕南代北聞功勳多被黜兵馬亦尋分更遣黄龍戍唯當哭塞雲

塞下曲　高適

結束浮雲駿翩翩出從戎且憑天子怒復倚將軍雄萬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風日輪駐霜戈月魄懸琱弓青海陣雲匝黑山兵氣衝戰酣太白高戰罷旄頭空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又　李頎

少年學騎射勇冠并州兒直愛出身早邊功沙漠垂戎鞭腰下插羌笛雪中吹脅力今應盡將軍猶未知

塞下曲　李頎

黄雲鴈門郡日暮風沙裏千騎黑貂裘皆稱羽林子金笳吹朔雪鐵馬嘶雲水帳下飲蒲萄平生寸心是

古塞下曲　李頎

行人朝走馬直指薊城傍薊城通漠北萬里别吾鄉海上千烽火沙中百戰場軍書發上郡春色度河陽裊裊漢宮柳青青胡地桑琵琶山色曲横笛斷君腸

古塞下曲　陶翰

進軍飛狐北窮寇勢將變日落沙塵昏背河更一戰驛一作驂馬黄金勒琱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

塞下英華作李宣遠并州路作　楊達

秋日并州路黄榆落故關孤城吹角罷數騎射鵰還帳幕遥臨水牛羊自下山行人正垂淚烽火起雲間

塞下曲四首　常建

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静處無征戰兵氣銷爲日月光

北海陰風動地來明君祠上望龍推髑髏皆是長城卒日暮沙場飛作灰

龍鬪雌雄勢已分山崩鬼哭恨將軍黄河直北千餘里冤氣蒼茫成黑雲

因嫁單于怨在邊蛾眉萬古葬胡天漢家此去三千里青塚常無草木煙

塞下　常建

鐵馬胡裘出漢營分麾百道救龍城左賢未遁一作斬旌竿折過在將軍不在兵

塞下曲　薛奇童

驕虜初南下煙塵暗國中獨召李將軍夜開甘泉宫一身許明主萬里總元戎霜甲臥不煖夜半聞邊風胡天早飛雪荒徼多轉蓬寒雲覆水重秋氣連海空金鞍誰家子上馬鳴角弓自是幽并客非論愛立功

塞下曲三首　李白

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橫戈從百戰直爲銜恩甚握雪海上餐拂沙隴頭寢何當破月氏然後方高枕

白馬黃金塞雲沙遶夢思那堪愁苦節遠憶邊城兒螢飛秋牕滿月度霜閨遲摧殘梧桐葉蕭颯沙棠枝無時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兵一作殺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淨妖氛

涼州詞二首　王翰

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秦中花鳥已應闌塞外風沙猶自寒夜聽胡笳折楊柳教人意氣憶長安

又二首　王之渙

黃河遠一作沙直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單于北望拂雲堆殺馬登壇祭幾廻漢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親歸去來

雲中行　薛奇童

雲中小兒吹金管向晚因風一川滿塞北雲高心已悲城南木落腸堪斷憶昔魏家都此方涼風觀前朝百王千門曉映山川色雙闕遙連日月光舉杯稱壽永相保日夕歌鐘徹清昊將軍汗馬百戰場天子射獸五原草寂寞金輿去不歸陵上黃塵滿路飛河邊不語傷流水川上含情歎落暉此時獨立無所見日暮寒風吹客衣

城傍曲　王昌齡

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邯鄲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掣皂鵰射殺空營兩騰虎廻身却月佩弓弰

涼州詞　孟浩然

渾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聲入雲胡地迢迢三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

異方之樂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關山月思殺邊城游俠兒

古大梁行　高適

古城莽蒼(一作蒼茫)饒荊榛驅馬荒城愁殺人魏王宮觀(一作館又作殿)盡禾黍信陵賓客隨灰塵憶昨雄都舊朝市軒車照耀歌鍾起軍容帶甲三十萬國步連營(一作衡)一(一作五)千里全盛須臾那可論高臺曲池無復存遺墟但有(一作見)狐狸迹(一作窟)古地空餘草木根暮天搖落傷懷抱撫劒悲歌對秋草俠客猶傳朱亥名行人尚識夷門道白璧黃金萬戶侯寶刀駿馬填山丘年代凄凉不可問往來唯見(一作有)

水東流

古歌行　高適

君不見漢家三葉從代至高皇舊臣多富貴天子垂衣方晏如廟堂拱手無餘議蒼生偃卧休征戰露臺百金以爲費田舍老翁不出門洛陽少年莫論事

放白鷴篇　宋之問

故人贈我綠綺琴兼致白鷴鳥琴是嶧山桐鳥出吴谿中我心松石清霞裏弄此幽弦不能已我心河海白雲垂憐此珍禽空自知著書晚下麒麟閣幼稚驕痴候門樂乃言物性不可違白鷴愁慕刷毛衣玉徽閉匣留爲念六翮開籠任爾飛

冬宵引　宋之問

河有氷兮山有雪北戶墐兮行人絶獨坐山中兮對松月懷美人兮屢盈缺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松幽幽吟徑風此情不向俗人說愛而不見恨無窮

高山引　宋之問

攀雲窈窕兮上躋懸峰長路浩浩兮此去何從水

一曲兮腸一曲山一重兮悲(一作愁)一重松檟邈已遠友于何日逢況滿室兮童稚攢衆慮於心胸天高難訴兮遠負明德却望咸京兮揮涕龍鍾

綵樹歌　陳子昂

嘉錦筵之珍樹兮錯衆綵之氛氳狀瑶臺之微月點巫山之朝雲青春兮不可逢況蕙色之增芬結芳意而誰賞怨絶世之無聞紅榮碧艷坐看歇素華流年不待君故吾思崑崙之琪樹厭桃李之繽紛

春臺引　陳子昂

感陽春兮生碧草之油油懷宇宙以傷遠登高臺而寫憂遲美人兮不見恐青歲之遂遒從畢公以酣飲寄林塘而一留採芳蓀於北渚憶桂樹於南州何雲木之美麗而池館之崇幽星臺秀士月旦諸子嘉青鳥之辰迎火龍之始挾寶書與瑤瑟芳蕙華而蘭靡乃掩白蘋藉綠芷酒既醉樂未已擊青鍾歌淥水怨青春之萎絶贈瑤臺之旖旎願一見而道意結衆芳之綢繆曷余情之蕩漾矚青雲

以增愁悵三山之飛鶴憶海上之白鷗重曰羣仙去兮青春頹歲華歇兮黃鳥哀富貴榮樂幾時兮朱宮碧堂生青苔白雲兮歸來

南都行　李白

南都信佳麗武關横西關白水真人居萬商羅鄽闤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與五羖名播天壤間麗華秀玉色漢女嬌朱顏清歌遏流雲豔舞有餘閑遨遊盛宛洛冠蓋隨風還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臥龍客長吟愁鬢斑

秋浦歌二首　李白

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客愁不可度行上東大樓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寄言向江水汝意憶儂不遥傳一掬淚爲我達揚州

千千石楠樹萬萬女貞林山山白鷺滿澗澗白猿吟君莫向秋浦猿聲碎客心

秋浦歌十四首　李白

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上稀山雞羞淥水不敢照毛

衣

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

秋浦多白猿超騰若飛雪牽引條上兒飲弄水中月

愁作秋浦客一作曲　強看秋浦花山川如剡縣風日似長沙

醉上山公馬寒歌甯戚牛空吟白石爛淚滿黑貂裘

秋浦千重嶺水車嶺（一作人行路）最奇天傾欲墮石水
拂寄生枝
江祖一片石青天掃畫屏題詩留萬古綠字錦苔
生
邏人横鳥道江祖出魚梁水急客舟（一作行）疾山花
拂面香
水如一匹練此地即平天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
船
淥水淨素月月明白鷺飛郎聽采菱女一道夜歌

歸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
川
白髮三千丈（宋本作尺）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
得秋霜
秋浦田舍翁采魚水中宿妻子張白鷴結罝映深
竹
桃波一步地了了語聲聞闇與山僧別低頭禮白
雲

清谿行（一題作宣州清谿）　李白

清谿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
此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向晚猩猩啼空悲遠
遊子

歷陽壯士勤將軍名思齊歌　李白

歷陽壯士勤將軍神力出於百夫則天太后召
見奇之授遊擊將軍賜錦袍玉帶朝野榮之後
拜横南將軍大臣慕義結十友即燕公張說館
陶公郭元振為首余壯之遂作詩

太古歷陽郡化為洪川在江山猶鬱盤龍虎秘光
彩蓄洩數千載風雲何霮䨴（音蕾隊）特生勤將軍神
力百夫倍

幽州胡馬客歌　李白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
干彎弓若轉月白鴈落雲端雙雙掉鞭行遊獵向
樓蘭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狼戾
好兇殘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雖居燕支山不
道朔雪寒婦女馬上笑顏如頳玉盤嗍飛射鳥獸

花月醉雕鞍旄頭四光芒爭戰如（今本作若）蜂攢白刃灑赤血流沙為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歎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閑安

蜀（一作戎）葵花歌（英華作劉眘虛詩汪云附見岑參集） 岑參

昨日一花開今日一花開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人生不得長少年莫惜牀頭沽酒錢請君有錢向酒家君不見蜀葵花

三日綠潭篇 萬齊融

春潭滉漾接隋宮宮闕連延潭水東蘋苔（一作芷）嫩色含波綠桃李新花照底紅垂菱布藻如妝鏡麗日晴天相照（一作皎）映素影沈沈對蝶飛金沙礫礫窺魚泳佳人祓禊賞韶年傾國傾城併可憐拾翠揔來芳樹下踏青爭遶綠潭邊公子王孫恣遊翫沙陽（一作陽非）水曲情無厭禽浮似挹羽觴杯鱗躍疑投水心劍金鞭（一作鞍）玉勒騁輕肥落絮紅塵擁路飛綠水殘霞催席散畫樓初月待人歸

仗劍行 萬齊融

昨夜星宮動紫微今年天子用武威登車一呼風雷動遙震陰山撼巍巍胡驕子當見旄頭飷應死願騎單馬仗天威挼取長繩縛虜歸仗劍遙叱路傍子匈奴頭血濺君衣

寶劍篇 李嶠

吳山開越谿涸三金合冶成寶鍔淬綠水鑒紅雲五采焰起光氛氳背上銘為萬年字胷前點作七星文龜甲參差白虹（一作地）色轆轤宛轉黃金飾駭（一作文）犀中斷寧方利駿馬羣騑未擬直風霜凜凜

匣上清精氣遙遙斗閒明避災朝穿晉帝屋逃亂夜入楚王城一朝運偶逢大仙虎吼龍鳴騰上天東皇提昇紫微座西王佩下赤城田承平久息干戈事僥倖得充文武備除災辟患宜君王益壽延齡後天地

古劍篇（一作寶劍篇） 郭振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映

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游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復塵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七夕曝衣篇　沈佺期

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邊披香畫閣與天連燈火（一作華）灼爍九微（一作衢）映香氣氛氳百和然此夜星繁河正白人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擾擾曝衣樓天上娥娥紅粉席曝衣何許曛（一作時夜）半黃宮中綵女

提玉箱珠履奔騰上蘭砌金閨宛轉出梅梁絳河裏碧煙上雙花伏兎畫（一作斂）屏風四子盤龍擊斗帳舒羅散縠（一作綵）雲霧開綴玉垂珠星漢廻朝霞散彩羞衣架晚月分光劣鏡臺上有僊人長命綹中看玉女（一作寶媛）迎歡繡瑇瑁筵中別作春珊瑚（一作琅玕）總裏斛成畫板房金屋寵新流意氣嬌奢不自由漢文宜惜露臺費（一作產）晉武須焚前殿裘

臨路歌　李白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挂石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爲出涕

峨眉山月歌　李白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谿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客中行　李白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鮫人歌　李頎

鮫人潛織水底居側身上下隨游（一作龍）魚輕綃文綵不可識夜夜澄波連（一作流）月色有時寄宿來城市海島青冥無極已泣珠報恩君莫辭今年相見明年期始知萬族無不有百尺深泉架戶牖鳥沒空山誰復望一望雲濤堪白首

故絳行　杜頎

君不見銅鞮觀數里城池已蕪漫君不見虎祁宮幾重臺榭亦微濛介馬兵車全盛時歌童舞女妖豔姿一代繁華皆共絶九原唯望冢纍纍

鴻門行

袁瓘

少年買意氣百金不辭費學劒西入秦結交北遊魏秦魏多報人與代亦殊倫由來不相識皆是暗相親實馬青絲轡狐裘貂鼠服晨過劇孟遊暮投咸陽宿然諾本云云諸侯莫不聞猶思百戰術更逐李將軍始從灞陵下遥遥度朔野北風聞楚歌南庭見胡馬胡馬秋正肥相邀夜合圍戰酣烽火滅路斷救兵稀白刃縱橫逼黃塵飛不息虜騎血灑衣單于涙沾臆獻凱雲臺中自言塞上雄將軍

行失勢部曲遂無功新人不如舊舊人不相救萬里長飄颻十年計不就棄置難重論驅馬度鴻門行看楚漢事不覺風塵昏寶劒中夜撫悲歌聊自舞此曲不可終曲終涙如雨

哥舒歌

西鄙人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

唐樂府卷十七

唐樂府卷十八　樂府十五

明新安　吳勉學師古編輯
陸慶祥長倩校正

邵陵行

張謂

嘗聞虞帝苦憂人秖爲蒼生不爲身已道一朝辭北闕何須五月更南巡昔時文武皆銷鑠今日精靈常寂寞斑竹年來笋自生白蘋春盡花空落遥望零陵見舊丘蒼梧雲起至今愁惟餘帝子千行涙添作瀟湘萬里流

元丹丘歌

李白

元丹丘好一作愛神仙朝飲頴水一作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三十六峯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心爾遊心無窮

扶風豪士歌

李白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一作來奔溧谿上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

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竒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一作舞下有持字）長劒一揚眉清水白日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

白毫子歌　李白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卧松下雪（一作雲）朝餐石中髓小山聯緜向江開碧峯巉巗綠水廻（一作水遶廻）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杯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春風來南牕蕭颯松聲起憑崖一聽清心耳可得見不（一作未）得親八公攜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系樂府十二首 并序　元結

天寶辛未中元子將前世嘗可稱歎者爲詩十二篇爲引其義以名之總命曰系樂府古人詠歌不盡其情聲者化金石以盡之其歡悲甚邪戲盡歡悲之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故元子系之

思太古

東南三千里沅湘爲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嬰孩寄樹顛就水捕鵁鱸所歡同鳥獸身意復何拘吾行遍九州此風皆已無吁嗟聖賢教不覺久踟蹰

隴上歎

援車登隴坂窮高遂停駕延望戎狄鄉巡廻復悲吒滋移有情教草木猶可化聖賢禮讓風何不遍西夏父子忍猜害君臣敢欺詐所適今若斯悠悠欲安舍

頌東夷

嘗聞古天子朝會張新樂金石無全聲宮商亂淸濁東驚且悲歎節變何煩數始知中國人耽此亡純朴爾爲外方客何爲獨能覺其音若或在蹈海吾將學

賤士吟

南風發氣天下天和和流能使萬物榮不能變爵
愁爲愁自請說亦何爾此由諂競實多路苟邪皆
共求嘗子指以聞古君爲深羞正方終莫可江海
有滄洲

欸乃曲

誰能聽欸乃欸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
淸所嗟豈敢道空羡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
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爲
漁父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能不爲酸
悽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麑空念庭前地化爲人
吏蹊出門望山澤回頭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
向之啼

去鄉悲

踟躕古塞關悲歌爲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
將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
毋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
爲悽傷

壽翁興

借問多壽翁何方自修育惟云順所然忘情學草
木始知世上術勞苦化一作分金玉不見充所求室
聞肆耽欲淸和存王毋潛濩無亂黷誰正好長生
此言堪佩服

農臣怨

農臣何所怨乃欲干人主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
雨將論草木患欲說昆蟲苦巡迴宮闕傍其意無

由吐一朝哭都市淚盡歸田畝謠頌若采之此言
當可取

謝大龜

客來自江漢云得雙大龜且言龜甚靈問我君何
疑自昔保方正顧嘗無忘思順和固鄙分全守眞
常規行之恐不及此外將何爲惠恩如可謝占問
敢終辭

古遺歎

古昔有遺歎所歎何所爲有國遺賢臣萬世爲冤

悲所遺非遺望所遺非可遺所遺非遺用所遺在遺之嗟嗟山海客全獨竟何辭心非膏濡類安得無不遺

下客謡

下客無黄金豈思主人憐客言勝黄金主人然不然珠玉成彩翠綺羅如嬋娟終恐見斯好有時去君前豈知保忠信長使令德全風聲與時茂歌頌萬千年

引極三首 有序　元結

引極興也喻也引之言演極之言盡演意盡物引興極喻故曰引極

思元極

天曠莽兮杳泱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有兮人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彼元極兮靈且異思一見兮藐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慅悍兮意惶懹音讓思假翼兮鸞鳳乘長風兮上羾音貢揖元氣兮本深實餐至和兮永終日

望仙府

山鑿落兮渺嶔岑雲溶溶兮木棽棽敕林切中何有兮人不覩遠欹差兮閟仙府彼仙府兮深且幽望一至兮藐無由望不從兮知如何心混混兮意渾和思假足兮虎豹超阻絕兮凌趠敕教切詣仙府兮從羽人餌五靈兮保清眞

懷潛君

海浩淼兮汨洪溶流蘊蘊兮濤洶洶下何有兮人不聞深溢漭兮居潛君彼潛君兮聖且神思一見兮藐無因思不從兮空踟躕心回迷兮意縈紆思假鱗兮鯤龍激沆浪兮奔從拜潛君兮索玄寶佩

元符兮軌皇道

演興四首 有序　元結

商餘山有太靈古祠傳云豢龍氏祠大帝所立祠在少餘西乳之下邑人修之以祈田孑因爲招詞訟閔之文以演興辭曰

招太靈

招太靈兮山之巔山屹屹兮水淪漣祠之襭音頹墜壞也兮渺何年木脩脩兮草鮮鮮嗟魑魅兮淫厲自

古昔兮崇祭禧太靈兮端清予願致夫精誠久惄
奴歷切兮恍恍招搰擩兮呼風風之聲兮起飀飀吹
玄雲兮散而浮望太靈兮儼而安澹油溶兮都清
閒

初記

山之乳兮葺太祠木孫爲桷兮木毋榱雲纓爲梠
音呂兮愚木枥洞淵禪兮揭巍巍塗木蘭兮蒔粿焉
被弱草兮褅袀聯佗渾洪兮馥闐闐管化石兮洞
刳天翹脩釤山鑒切大鐮也兮掉蕪芟靈巫讄力水切兮舞顛

于薦天鮮兮酒陽泉獻水芸兮飯霜秈與太靈兮
千萬年

訟木魅

登高峯兮俯幽谷心悴悴兮念羣木見槮栲苦道切山
樗也兮相陰覆憐梫古任子禁二切榕兮不豐茂見榛梗之
森梢閔樅蹤匆二音橎兮合蠹梋音背橈橈兮未堅棹根
根音郎木高也兮可屈檵音蜜香木所久香出林樽兮不香拔手
茸兮已實豈元化之不均兮非雨露之偏殊諒理
性之不等於順時兮不如瘥吾心以冥想終念此

兮不怡怡予莫識天地之意兮願截惡木之根傾
梟獍之古巢取御名童以爲薪割大木使飛焰徯枯
腐之燒焚實非吾心之不仁惠也豈恥夫善惡之
相紛且欲畚音本三河之膏壤裨濟水之清漣將封
灌乎善木令樎樎音肅木長貌以梴梴音延木長貌尚畏乎
衆善之未茂兮爲衆善之所挑夌思聚義以爲曹
令敷扶以相勝取方所以柯如兮吾將出於南荒
求壽藤與蟠木吾將出於東方祈有德而來歸輔
神樫與堅香且憂顛之翩翩又愁獄犺同之奔馳及

陰陽兮不和惡此土之失時兮神樫兮不茂使堅
香兮不滋重嗟恍兮何補毋齊心以精意切援祝
於神明冀感通於天地猶恐衆妖兮木魅魍魎兮
山精上誤惑於靈心經紿于言兮不聽敢引佩以
指水誓吾心兮自明

閔岭中

登羣山以延想吾獨閔乎岭中彼岭中兮何有有
天含之玉峯殊閟絶之極顛上聞産乎犎茸欲采
之以將壽恥不知夫所從大淵蘊蘊兮絶棧士眼切

岌岌非梯梁以通險當無路兮可入彼猛毒兮曹聚必憑託乎阻脩常儗儗兮伺人又如何兮不愁彼妖精兮變怪必假見於風雨常閃閃而伺人又如何兮不苦欲仗仁兮託信將徑往兮不難久懷懷以悽惋却遲廻而永歎懼太靈兮不知以予心為永惟若不可乎遂已吾終保夫直方則必蒙皮篻（莫遥切）以為矢弦毋筱（篠同）以為弧化毒銅以為戟刺棘竹以為殳得猛烈之材獲與之而並驅且春刺乎惡毒又引射夫妖怪盡羣類兮使無令善仁（一作人）兮不害然後采梫榕以駕深收樅槵兮梯險躋予身之飄飄承予步之踐踐入岭中而登玉峯極閟絕而求羣茸將吾壽兮隨所從思未得兮馬如龍獨翳蔽於山巔久低廻而愠瘀空仰訟於上玄彼至精兮必應寧古有而今無將與身而皆亡豈言之而已乎

樵父詞　儲光羲

山北饒朽木山南多枯枝枯枝作采薪爨室私自知詰朝礪斧尋視暮行歌歸先雪隱薜荔迎暄臥茅茨清潤日濯足喬林時曝衣終年登險阻不復憂安危蕩漾與神遊莫知是與非

牧童詞　儲光羲

不言牧田遠不道牧陂深所念牛馴擾不亂牧童心圓笠覆我首長蓑披我襟方將憂暑雨亦以懼寒陰大牛隱層坂小牛穿近林同類相鼓舞觸物成謳吟取樂須臾間寧問聲與音

玉真仙人詞（按唐史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法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為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為貴帝知至意乃許之實應時薨）

玉真之仙（一作真）人時往太華峯清晨鳴天鼓飈欻騰雙龍弄電不輟手行雲本無蹤幾時入少室王母應相逢

江上吟　李白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一作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流（今本作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一作狎）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

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
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荊州樂（一作歌）　李白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荊州麥熟繭
成蛾繰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

梁園吟　李白

我浮（一作乘）黃河（一作雲）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
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為客憂思
多對酒（一作醉來）遂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

淥水揚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
人生達命豈暇（宋本作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
子搖大扇五月不熱如（一作疑）清秋玉盤楊（一作青）梅
為君設吳鹽如花皎白（一作如）雪持鹽把酒但飲之
莫學夷齊事高潔（一作何用孤高比雲月又作蚩蚩書空字還滅）昔人豪
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遠（一作虛）照碧山
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一作賓客）今安在枚馬
先歸不相待（一作投刺）舞影歌聲散淥池空餘汴水東
流海洸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一作
投）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一作看）馳暉歌且謠意
方遠東山高臥時（一作遂又作忽）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玉壺吟　李白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
高詠涕泗漣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
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換飛
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
門是謫仙西施宜笑復宜嚬醜女效之徒累身君
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

菩薩蠻　李白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
有人樓上愁玉階（一作闌干）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
是歸程長亭連（一作更）短亭

憶秦娥　李白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
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唐樂府卷十八

唐樂府十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吳勉學編勉學所編河間六書已著錄是集裒輯唐人樂府祇登初盛而不及中晚皆郭茂倩樂府詩集所已采間有小小增損即多不當如王勃忽夢遊仙宋之問放白鷴篇之類皆實非樂府而濫收而享龍池樂章之類乃反佚去王詩餘雖樂府之遺而已別爲一體李白菩薩蠻憶秦娥之類亦不宜泛載且古題新題漫然無別既無解釋復鮮詮次是真可以不作也

情采編三十六卷目錄二卷

〔明〕屠本畯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六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情采編三十六卷》提要

情采編序

閩觀察使者暨陽陳性學所養甫譔

詩之難言久矣俗有升降情因俗遷情有慘舒采緣情發古太史咨民俗歌謠貢於天子〻非貢聲也貢其聲以驗俗也康衢擊壤尚已亞是則三百篇出說詩者猶以為周南勤而不怨豳風樂而不淫板蕩怒黍離哀一代之中遞降而遷俗化有醇漓哉

迨風雅降而離騷則五言濫觴也歷漢魏陵夷迄唐近體古調雖亡然其感物觸情神采流動猶有數大家可歌咏而被管絃者輓近謠俗益趨聲律益變庸音雜體各自為容卽瑕瑜不掩而華實錯陳心理愈翳語云不逢師涓勿與審音不遇季札勿與觀樂豈涓札之外人皆聾瞶彼有所深慨矣閩鹺丞屠君田叔吾鄉四明文士也

公餘輯九代之製作品群公之流亞咀英
摭實採本尋真彙成而以情采名編夫情
采非二之者也辟之文質然水性虛而淪
漪結木體實而英蕚露文附質也虎豹無
毛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色資丹漆質待文
也文質相須何獨於聲詩而疑之方其靈
根未啓渾然中涵者性而已感觸時神思
默運萬塗競萌命之曰情而性寔統其關

鍵吟咏間吐納珠玉舒卷風雲命之曰采
而情以運其樞機根性達情其情不窕子
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卺於情
也緣情著采其采不炫王充揮藻而殫思
楊雄輟翰而驚夢含於采也此豈叔世人
心既雕既琢之後乃爾上溯陶唐下及九
代衢壤之音性而未牽情風雅之章情而
未離性楚騷鬱而性情若漢魏樸散爲器

矣惟時去古未遠詞旨率真情有餘而采
不足言成一家求平而後裁以宮商彰之
五采聲轉於吻霞煥于目神藻始備至沈
宋李杜諸人大揚其波天葩秀色可擷而
餐也殆用情而不流於情見采而不競於
采者與厥後才穎之士刻意篇章罕究斯
訓徃往侏儷大雅糟粕微言各師成心其
興如面理窒者精淺澹爲冲夷辭溺者鬪

紛華爲竒麗是謂情自情采自采耳嗟乎
此詩人之癖也藉令淺澹可師無采也則
倩盼淑姿何須於鉛黛又令紛華足尚無
情也則絳青藍色胡生于蒨藍蓋理在敷
辭華必符實訛音偏指甚於枘方是變之
一足踸踔而行也豈其平乎三復是編大
都感時懷古寫憤闡幽情邃重淵采綴繁
露長歌短調莫非發抒性真宣暢風教驗

人𭏯客得之情釆之中尋之情釆之外睨精貫靈如九方堙辨國駿驪光知藏如張茂先鑑神物斯其至也不則珉而璠紫而朱謰謱而雅音非其質矣雖然臨篇辨俗又若有起予者夏有忠不能無商之質商有質不能無周之文至周文致則從衒押闘戰國之流漸焉詩原性自發爲情詩感情自發爲釆釆猶文也情猶質也玄解之匠意定而運斤則質先乎文元聲不雜如斷梓染絲功在初化忠之說也昔尼父之論禮也謂其失當求之野其論詩也特取禮後之言至其卜也不取諸賁思深哉收情斂釆革薄從忠意乎而俗尚之轉移頼是矣田赤風韻翩翩素嫺於詩自蘭臺天府歷農部而椎署又達於政令且涉湖湘坐黄堂而致理亶聲音之道可與通也睹

斯編者毋徒以消札聙屠君哉

萬曆歲在戊戌相月下澣穀旦書於三山臬署之澄清堂

情采編序

明　長洲張鼎思睿夫　撰

聞之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是情與采凡出于口而見乎詞者皆然而况於詩乎詩也者觸于外鬱于中有所凝然深思焉有所愴然若得若失而咏嘆焉而又比物連類托景呈懷搦管而雲霞蒸抒素而風月爍蓋采與情

合而風人之致備矣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漢魏以降作者充棟汗牛矣以故自附于登壇執耳者往往以採集為事何止百家其最著者如昭明所選不逮陳隋諫議之編或遺漢魏近世詩紀一書用心亦良苦矣然主于博綜而未及取裁自此而外未暇屈一指也四明屠君田叔以乙未奉使佐閩鹾政榷算之餘多所著述而又博

採九代之詩擇其旨深而辭麗者為若干卷名之曰情采編其言曰情而不采終非鼓物之宏辭采而不情是豈由衷之雋永此命名之意也又曰心之所至興籍才情詩之所尚風先雅頌言取諸風者多也夫四始肇興六義俱暢自離騷變體而後之作者競馳騖于風人之場蓋亦時為之乎嗟夫雅頌非無情也而非高山流水絕塞

幽閨之所謂情也雅頌非無采也而非夜月朝花春鳥秋雲之所謂采也然則騷人墨士所以觸物而興思長吟而述志者可槩見矣然而國風好色不比于滛離騷怨悱不傷于怒故使情而不反其性采而不汩其流則清絲急管未始不與黃鍾大呂竝陳清廟明堂之上也故浮靡之詞不可言采何者為其非情也狄成之音不可言

情何者為其非情之本也今觀是編吊古懷人述歡寫恨託寄淵深鎔冶朗潤其眞邃于風騷之旨者乎田叔恬靜博洽每遇景對客辭致翩翩庶幾茂陵中山之儔匹其所取固宜爾也嗚呼今之為詩者專事模擬互相剽竊陶冶不根于性靈而菀蘂口吻馳騖不㨗其銜轡而爭隨步趨自謂無媿作者卒之旨淺而味已淡詞浮而氣日漓釆與情幾兩失之然則是編之行其有助于吾道豈淺鮮哉

萬曆戊戌孟夏書于三山疑秋草堂

情釆編序

南部司農府丞四明屠本畯撰

夫詩者宣鬱暢之音持性情之本其道必情釆兼備然後性靈可表若情而不釆終非鼓物之宏詞釆而不情是豈由衷之雋求故曰鼓萬物者莫疾乎風感人心者莫善乎詩尼父刪詩先國風而後雅頌也試嘗論之詩本心聲宜鏤志于雅韻詩惟物釆務績情于錦心則知聲是情條釆惟聲貌在昔風人之什春容大篇寂寥短語莫不緣藉才情憑凌氣骨而發為日新之業者以此且夫夏忠商質周文三代損益此言乎政也世際雍熙詩多溫厚時方乖戾詩尚澆漓治世以安樂成音亂世以怨誹興詠亡國以哀思抒情由斯而譚聲音之道寔與政通矣乃若詩人之體以正葩為尚賦家之旨以麗則為工遡其極至亦惟興象情致相與周旋必使典雅而不入于模稜澄澹而不淪于闒闠儁逸而不涉乎浮華弘奥而不墮于沉晦悲涼而不背乎

古直奇肆而不傷于鬼怪清新而不蕩于雕繪敘述而不夷于俚俗崢嶸指事之中警策遞來聯絡窮情之際名言聿起綢繆一字寒谷春回婉孌數言焦山氷沃善乎江淹之論曰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宫角成音靡曼之態不一娥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則知心之所至興藉才情詩之所尚風先雅頌不其然歟自漢及唐時經九代詩溢萬篇元首股肱起賡喜和翰林子墨練染箋紓逐臣吊

湘蒞而興纍棄婦托池蒲而申詠幽人韻士迎意于落葉之晨機女戍夫引心于蟲響之夕又有蘭閨栢館坊曲章臺雲衲霞衣孌童游女或藁砧惆悵或琵琶清冷或匀眉壁月之前或織指銀屏之上或情投芍藥之花或恨結蒲萄之樹或游目騁懷遠想出于鴻域或舌來筒往幽期命尓巾車雖任用無方情文各異莫不屬意于筆床棲神於硯柙申夫款洽之言成其朗潤之韻清文曄曄華縟紛五色之箋艶製翩翩攬擷

三臺之妙本晙學謝五車遠愧蔡邕審樂樓非萬卷妄希蕭統掄詩展此嚇蹏裒成縹帙甘辛丹素共聚一堂斂釧餅盤同鎔一器雖未能長價王臺庶可齊芳秇苑矣

萬曆丁酉孟秋朔

情采編詩部總目

情采編總部紙張數目

一冊計紙六十二葉　二冊計紙七十六葉
三冊計紙五十九葉　四冊計紙五十七葉
五冊計紙六十七葉　六冊計紙七十九葉
七冊計紙七十四葉　八冊計紙八十八葉

情采編詩部目録上

第一冊

一卷五言古詩一 五人五十九首

漢李陵三首 蘇武四首

無名氏四十八首 班婕妤一首

秦嘉三首

二卷五言古詩二 八人二十八首

魏甄后一首 文帝二首

明帝一首 陳思王十首

徐幹四首 劉楨一首

繁欽一首 阮籍八首

第二冊

三卷五言古詩三 十一人四十五首

晉張協四首 傅玄七首

潘岳二首 張華三首

左思七首 陸機十二首

陸雲二首 張翰一首

曹攄一首 郭璞五首

劉琨一首

四卷五言古詩四 十三人五十一首

宋南平王四首 顏延之五首

謝靈運五首 謝惠連三首

鮑照八首 吴邁遠一首

王微一首 鮑令暉四首

荀昶二首

齊劉繪一首 陸厥一首

王融五首 謝朓十二首

五卷五言古詩五 三十八人八十二首

梁武帝三首 元帝一首

簡文帝六首 柳惲六首

江洪三首 髙爽一首

沈約九首 江淹六首

何遜六首 王樞一首

吴均四首 王僧孺三首

張率一首 徐悱妻一首

費昶五首 何思澄一首

徐勉一首　戴嵩一首
王筠一首　庾肩吾二首
鮑泉一首　劉緩一首
鄧鏗一首
陳後主三首　盧詢一首
徐陵一首
後魏王容二首
北齊蕭慤一首
周庾信四首　丁六娘五首

六卷五言聲詩　三十九人　六十四首
齊刑部一首　謝朓一首
梁元帝二首　簡文帝十二首
昭明太子一首　丘遲一首
范靜妻沈氏一首　何遜三首
吳均一首　王僧孺一首
蕭子範一首　蕭子雲一首
王筠二首　劉孝綽二首
劉孝儀一首　劉孝威一首

劉遵一首　庾肩吾一首
鮑泉三首　陰鏗一首
朱超道一首　劉琨一首
陳後主一首　徐陵一首
祖孫登一首　江總四首
張正見一首　吳思玄一首
賀徹一首　劉珊一首
蘇子卿二首　蔡凝一首
何揖一首

周王褒三首　庾信一首
張文恭一首　虞茂一首
魏彥深二首
隋盧思道一首

第三冊

七卷五言律詩　四十八人　五十四首
齊丘巨源一首　謝朓一首
梁元帝一首　簡文帝二首
昭明太子一首　邵陵王一首

范靜妻沈氏一首　何遜一首
吳均一首　庾丹一首
徐悱一首　孔翁歸一首
蕭子範一首　王筠一首
庾肩吾四首　崔鴻一首
徐摛一首　李嘉運一首
陳後主一首　徐陵四首
祖孫登一首　陰鏗三首
江總二首　周弘正一首

張正見二首　顧野王一首
賀澈二首　蕭詮一首
劉珊一首
北齊荀仲舉一首　劉逖二首
周庾信二首
隋盧思道一首　王冑二首
王由禮一首　邢巨一首
孔德紹一首　王眘一首
杜公瞻一首　殷英童一首

八卷五言律詩二 二十九人六十五首
唐太宗二首 初唐　褚亮一首
楊師道一首　王勣一首
張文琮一首　李百藥三首
董思恭一首　鄭世翼一首
王績一首　上官儀一首
嚴識玄一首　郭利正一首
芮挺章一首　歐陽瑾一首
蔣翊一首　邵士彥一首

沈祖先一首　王勃三首
楊炯五首　盧照隣十首
駱賓王十首　劉廷芝一首
劉允濟一首　長孫正隱一首
陳嘉言一首　蘇味道一首
李嶠十首　宗楚客一首
喬知之一首

九卷五言律詩三 九人五十四首
唐陳子昂二首 初唐　杜審言八首

第四冊

方干一首　王貞白一首
薛奇童二首　張謂一首
吳筠二首　牟渠平五首
皎然一首　法振一首
十四卷五言排律一 十三人 二十一首
梁元帝二首　簡文帝五首
昭明太子一首　丘遲一首
王僧儒一首　費泉一首
蕭子顯一首　何思澄一首

陳徐陵二首　江總一首
張正見三首
隋盧思道一首　薛道衡一首
十五卷五言排律二 十人 二十四首
唐楊炯二首 初唐　盧照鄰二首
駱賓王五首　劉廷芝一首
杜審言一首　沈佺期五首
宋之問四首　鄭愔一首
崔湜二首　張九齡一首

第五冊
十六卷五言排律三 十七人 二十八首
唐孟浩然一首 盛唐　張子容一首
萬楚一首　王維一首
岑參二首　杜甫六首
劉長卿三首 中唐　錢起二首
常袞一首　司空曙三首
元稹一首　周存一首
李商隱一首 晚唐　王翟一首

周瀲一首　張公義一首
無名氏一首
十七卷五言絕句一 二十九人 九十六首
晉孫綽二首　王羲之一首
桃葉二首　沈玩三首
無名氏十五首
宋武帝一首　鮑令暉一首
無名氏二十六首
齊王融二首　謝朓一首

無名氏四首
梁武帝五首　簡文帝六首
沈約一首　江洪四首
何遜一首　吳筠二首
王僧孺一首　徐悱妻劉氏三首
蕭子顯二首
陳後主五首　許倪一首
賈逢吉一首　蕭琳一首
陳叔達一首　馮淑妃一首

周明帝一首
隋煬帝一首　陳伯材一首
十八卷五言絕句二 二十三人 七十四首
唐太宗六首 初唐　李百藥一首
王績三首　張文恭一首
李義府一首　王勃一首
駱賓王三首　陳子昂一首
王適一首　沈佺期一首
宋之問五首　東方虬二首

崔湜一首　張九齡二首
李白八首 盛唐　王維十五首
崔國輔十首　王昌齡一首
高適一首　裴迪四首
儲光羲三首　崔顥三首
王之渙一首
十九卷五言絕句三 二十四人 六十二首
劉長卿四首 中唐　錢起十一首
皇甫冉二首　劉方平二首

張起一首　韓翃二首
盧綸三首　李端三首
司空曙一首　張繼一首
李益二首　劉商一首
張仲素五首　令狐楚六首
劉禹錫一首　權德輿三首
張籍二首　白居易一首
王涯三首　李賀二首
孟郊三首　賈島一首

張祐一首　施肩吾一首
二十卷五言絕句四十七人 三十一首 晚唐
李商隱三首　許渾一首
温庭筠一首　聶夷中一首
陸龜蒙二首　唐彥謙一首
司空圖一首　崔道融三首
韓偓三首　薛瑩一首
潘佐一首　無名氏二首
湘驛女子一首　侯夫人一首

劉采春六首　薛濤一首
薛維翰二首

情采編詩部目錄上

情采編詩部目錄下

第六冊
二十一卷七言古詩一十五人 五十九首
漢無名氏二首　司馬相如一首
烏孫公主一首　蘇伯玉妻一首
無名氏二首　張衡五首
魏文帝一首
傅玄六首　陸機一首
劉妙容二首

宋劉鑠四首　謝惠連三首
鮑照二十五首　湯惠休三首
二十二卷七言古詩二十七人 六十二首
北齊崔氏一首　陸厥二首
釋寶月一首
梁武帝八首　元帝二首
簡文帝十七首　昭明太子三首
豫章王一首　徐勉二首
張率八首　沈約十二首

張南容一首

二十七卷七言古詩七 二十一人 二十六首

杜甫九首　崔顥四首

王昌齡二首　儲光羲一首

丁仙芝一首　賀蘭進明四首

畢耀一首　張謂一首

常建一首　劉復一首

張潮一首

二十八卷七言古詩八 二十二人 五十二首

韋應物一首 中唐　劉長卿二首

錢起一首　皇甫冉一首

劉方平二首　李嘉祐三首

盧綸一首　李端一首

戎昱一首　顧況二首

李益三首　楊衡二首

劉禹錫一首　楊巨源一首

王建十首　張籍七首

白居易三首　元稹一首

李賀五首　盧仝一首

施肩吾一首　李康成二首

二十九卷七言古詩九 二十八人 二十二首

李商隱一首 晚唐　李羣玉一首

裴説一首　張泌一首

溫庭筠二首　羅隱一首

李暇一首　閻朝隱一首

李叔卿一首　張夫人二首

杜羔妻一首　郎大家宋氏一首

鮑君徽一首　程氏長文一首

夷陵女子一首　劉雲一首

劉琁瑶一首　無名氏二首

第八册

三十卷七言律詩 二十七人 六十三首

唐劉希夷一首 初唐　上官儀一首

杜審言一首　沈佺期三首

李乂一首　蘇頲一首

李邕一首

孟浩然二首盛唐　萬楚一首
王維二首　杜甫七首
張謂二首　韋應物一首
劉長卿六首中唐　錢起一首
盧綸一首　司空曙一首
于鵠二首　張籍一首
李商隱六首
項斯一首晩唐　曹唐十四首
李羣玉一首　劉滄二首

韋莊一首　張諤一首
袁不約一首
三十一卷七言絕句一　九人 三十三首
梁武帝二首　元帝八首
簡文帝八首　張率二首
沈約二首　蕭子顯五首
陳後主三首　徐陵二首
後魏魏收一首
三十二卷七言絕句二　二十五人 七十首

唐王勃二首初唐　杜審言二首
沈佺期一首　宋之問一首
李適二首　崔湜四首
馬懷素一首　張說二首
賀知章一首　王翰一首
李白十二首盛唐　王昌齡十二首
王維五首　賈至五首
岑參三首　儲光羲三首
常建二首　崔國輔一首
張謂二首　王之渙一首

沈頌一首　獨孤及一首
張潮二首　元結二首
韋應物一首
三十三卷七言絕句三　二十人 五十五首
劉長卿四首中唐上　錢起二首
皇甫冉一首　韓翃四首
盧綸十首　劉方平五首
郎士元一首　司空曙三首

情采編詩部目錄下

情采編卷一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古詩一　漢

漢李陵 [illegible]

與蘇武詩三首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其二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其三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蘇武 字子卿 [illegible]

詩四首 [illegible]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情思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其二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况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

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其三 [illegible]

結髮爲夫婦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其四

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無名氏 [illegible]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其二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其三

青青陵上栢磊磊礀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遥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其四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齊心同所願含

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其五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識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其六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其七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其八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兎絲附女蘿兎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其九

庭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

感別經時

其十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出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其十一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

化榮名以爲寶

其十二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懷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其十三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其十四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其十五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其十六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幃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

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其十七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其十八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里餘故人心尚爾文采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

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其十九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裳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古詩後十九首 有序

晙按漢無名氏古詩四十五首梁昭明太子取十九首入選焉鍾嶸謂其源出于國風氣温以麗意悲而婉世代綿邈清音獨遠也晙輯無名氏古詩稱後十九首者以人則皆漢也以體則皆典雅也以詞則皆可一唱而三歎也前有十九首故後之也亦宜近世有儗古十九而稱後者組其詞不創其指景物難新譬之學談笑于叔敖倩鉛華于西子形容徒似神態不存彼安得襲前代陳言就爲己寶拾他人餘唾便作家珍君子無貴乎用擬矣晙今此輯合之將嬡美于前若帝網重重交映離之斯彪炳于後似旃檀片片浮香其

外雞鳴高樹顛以下七首合前應四十有五之數甬東屠本晙識

其一 古詩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款感昔時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嘆戀所思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癡

其二 古詩

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不相投青

黄忽改色人儻欲我知因君爲羽翼

其三　古詩

新樹蘭蕙葩雜用杜衡草終朝采其華日暮不盈抱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馨香易銷歇繁華會枯槁悵望何所言臨風送懷抱

其四　古詩

步出城東門遥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我欲渡河水河水深無梁願爲雙黄鵠高飛還故鄉

其五　古詩

悲與親友别氣結不能言贈子以自愛道遠會見難人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念子棄我去新心有所歡結志青雲上何時復來還

其六　古詩

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裳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一作帶）風舒朝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爲期

其七　古詩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顔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閤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疋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其八　古詩

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説銅鑪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栢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聯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

中青烟颺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其九　古詩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兎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采葵持作羮烹穀持作糜羮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霑我衣

其十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其十一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其十二 傷歌行

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床。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颺。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徬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竚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其十三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其十四 怨詩行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當須盪中情。遊心恣所欲。

其十五 艷歌何嘗行

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萬歲期延年。

其十六 長歌行

岧岧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思。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佇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

其十七 艷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蕩在他縣故衣誰爲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紉夫壻從門來斜倚西北眄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其十八　艷歌行

南山石嵬嵬松柏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洛陽發中梁松柏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西摧持作四輪車載至洛陽街觀者莫不嘆問是何山材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

用丹漆薰用蘇合香本是南山松今爲宮殿梁

其十九　古八變歌

北風初秋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崦嵫來枯桑鳴中林絡緯響空階翩翩飛蓬征愴愴遊子懷故鄉不可見長望始此回

雞鳴

雞鳴高樹顛犬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黃金爲君門璧玉爲軒堂上有雙尊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甓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爲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𩌦𩌦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

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

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蹰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董嬌嬈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

相當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颻請謝彼姝子何爲見損傷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歡愛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

雙白鵠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禁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日摧頹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躑躅傾羣侶淚落縱橫垂

相逢狹路間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如何兩少年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尊酒使作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燭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遊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噰噰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羅綺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

隴西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毋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卻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麤飯愼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步出夏門行

邪逕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過謁王父毋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轡爲我御將吾天上遊天上何所

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趺

擬李陵錄別詩三首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欲寄一言去託之牋綵繒曰風附輕翼以遺心蘊蒸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駑馬不可乘

其二

爍爍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

耳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前庭遠處天一隅困苦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三萍離不結思心獨屏營願得萱草枝以解饑渴情

其三

宋宋君子坐奕奕合衆芳溫聲何穆穆曰風動馨香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庠乃命絲竹音列席無高唱悲音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莫不傷

斑婕妤 [illegible]

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秦嘉

留贈婦詩三首

嘉為上郡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遥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

其二

皇靈無私親為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煢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敘款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臨路懷惆

帳中駕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
不廻鞍輕車不轉轂鍼藥可屢進愁思難爲數
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促

其三

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
雞鳴顧看空室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
坐爲不寧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好耀
首明鏡可鑒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
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贈我厚慙此往物輕

雖知未足報貴用敘我情

情采編卷一終

情采編卷二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古詩二 魏

魏甄后

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
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
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
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

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
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
脩脩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文帝

雜詩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
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
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清河作

方舟戲長水湛澹自浮沉絃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音聲入君懷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但願恩情深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

明帝

種瓜篇

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與君爲新婚瓜葛相結連寄託不肖軀有如倚泰山兔絲無根株蔓延自登緣萍藻託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賤妾執拳拳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

陳思王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義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

雜詩五首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遶樹翔嗷嗷鳴索群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其二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其三

攬衣出中閨逍遥步两楹閒房何寂寞綠草被

階庭空室自生風百鳥翩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我并佳人在遠道妾身單且煢歡會難再遇芝蘭不重榮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齎身奉衿帶朝夕不墮傾儻終顧盼恩永副我中情

其四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嘆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

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
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其五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綠水翔鳥薄
天飛眇眇客行士遥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
來白露晞遊子嘆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多嘉
賓悽愴内傷悲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採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

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
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
飄輕車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行徒
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
令顔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
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歡盛年處房
室中夜起長嘆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
義深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竊慕棠棣篇好
樂和瑟琴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
接我情遂抑沈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
交頸獸仰見雙棲禽攀枝長嘆息淚下霑羅襟
良馬知我悲延頸代我吟昔爲同池魚今爲商
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于今棄置委天命悠
悠安可任

棄婦篇

石榴植前庭綠葉摇縹青丹華灼烈烈璀彩有
光榮光榮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
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嘆
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
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
憂懷從中來嘆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遥於
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幕聲褰帷更攝帶撫
絃彈素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嘆
息何以負神靈招摇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

爲良實願君且安寧

浮萍篇

浮萍寄淸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恰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何意今摧頹曠若商與參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人歡行雲有返期君恩儻中還慊慊仰天嘆愁心將何愬日月不常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淚落如垂露發篋造新衣裁縫紈與素

徐幹

雜詩三首

峩峩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何爲自愁惱每誦昔鴻恩賤軀焉足保

其二

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詞飄飄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離皆復會君獨無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其三

思君見巾櫛以益我勞勤安得鴻鸞羽覩此心中人誠心亮不遂搔首立悄悄何言一不見復會無因緣故然比目魚今隔如參辰

情詩

高殿鬱崇崇廣廈凄泠泠微風起閨闥落日照階庭踟蹰雲屋下笑歌倚華楹君行殊不返我飾爲誰榮鑪薰闔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嘉肴既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寂寂惟聞燕雀聲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酲

劉楨

贈從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繁欽

定情詩

我出東門遊邂逅承淸塵思君即幽房侍寢執

衣巾時無桑中契迫此路側人我旣媚君姿君亦悅我顏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鐶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何以致契濶繞腕雙跳脫何以結恩情美玉綴羅纓何以結中心素縷連雙鍼何以結相投金薄畫搔頭何以慰別離耳後玳瑁釵何以答歡忻紈素三條裙何以結愁悲白絹雙中衣與我期何所乃期東山隅日旰兮不來谷風吹我襦遠望無所見涕泣起踟躕

與我期何所乃期南山陽日中兮不來飄風吹我裳逍遥莫誰覩望君愁我腸與我期何所乃期西山側日夕兮不來躑躅長歎息遠望涼風生俯仰正衣服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北岑日暮兮不來淒風吹我襟望君不能坐悲苦愁我心愛身以何為惜我華色時中情旣款款然後剋密期褰衣躡茂草謂君不我欺厠此醜陋質徙倚無所之自傷失所欲淚下如連絲

阮籍　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illegible]

詠懷八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其二

二妃遊江濱逍遥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其三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其四

天馬出西北來由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其五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黄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其六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禄豈足頼

其七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廻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黄鵠飛黄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其八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悦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

鳥比翼共翺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情采編卷二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古詩三

晉張協

雜詩四首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山岫峭
且深凄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
寸自成霖澤雉登隴雊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
迹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

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沉
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其二

秋夜凉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
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離居幾何時鑽
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迹庭草萋已綠青苔依空
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其三

金風扇素節丹霞起陰期騰雲似涌烟密雨如
散絲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閒居玩萬物離
居念所思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高尚遺王
侯道積自成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其四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
雨足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密葉日夜疎叢
林森如束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
憂將從季主卜

傅玄

雜詩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
雁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明
月出西方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
間野鳥號東廂纖雲時彷彿渥露霑我裳良時
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
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明月篇

皎皎明月光灼灼朝日暉昔為春蠶絲今為秋

女衣丹唇列素齒翠彩發蛾眉嬌子多好言歡合易爲姿玉顔盛有時秀色隨年衰常恐新間舊愛敗與細微浮萍本無根非水將何依憂喜更相接樂極還自悲

青青河邊草篇

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草生在春時遠道還有期春至草不生期盡嘆無聲感物懷私心夢想發中情夢君如鴛鴦比翼雲間翔既覺宗無見曠如參與商夢君結同心比翼遊北林既覺宗無見曠若商與參河洛自用固不如中岳安囬流不及返浮雲徃自還悲風動思心悠悠誰知者懸景無停居忽如馳駟馬傾耳懷音響轉目淚先墮生存無會期要君黃泉下

朝時篇

昭昭朝時日皎皎晨明月十五入君門一別終華髮同心忽易離曠若胡與越胡越有會時參辰遼且濶形影雖彷彿音聲宗無違纖絃感促柱觸之哀聲發情思如循環衷憂來不可遏塗山

有餘哀詩人詠採葛蜻蛚吟牀下囬風起幽閨春榮隨露落芙容生木末自傷命不遇良辰永乖別已爾可柰何譬如紈素裂孤雌翔故巢星流光景絶䰟神馳萬里甘心要同穴

西長安行

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長安何用存問妾香橙雙珠環何用重存問羽爵翠琅玕今我兮問君更有兮異心香亦不可燒環亦不可沉香燒日有歇環沉日自深

苦相篇

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戸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不爲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絶雲低頭和顔色素顆結朱唇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惡集其身玉顔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絶踰參辰

有女篇

有女懷芬芳媞媞步東廂蛾眉分翠羽明月發清揚丹唇翳皓齒秀色若珪璋巧笑露權靨衆媚不可詳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頭安金步搖耳繫明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爵垂鮮光文袍綴藻黼玉體映羅裳容華旣以艷志節擬秋霜徽音冠青雲聲響流四方妙哉英媛德宜配侯與王靈應萬世合日月時相望媒氏陳束帛羔鴈鳴前堂百兩盈中路起若鸞鳳翔凡夫徒踊躍望絶殊參商

潘岳

悼亡二首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迴心返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帷屏無彷彿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周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霤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其二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塵室空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撫衿長歎息不覺淚霑胸霑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自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慚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柰何長戚自令鄙

張華

情詩三首

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衿懷擁虛景輕衾覆空床居歡惜夜促在慼怨宵長撫枕獨吟歎感慨心內傷

其二

遊目四野外逍遥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玆取此欲誰與巢居覺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其三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涸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襟無暖氣挾纊如懷氷伏枕終遥夕寤言莫予應永思慮崇昔慨然獨拊膺

左思

招隱詩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搆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瑶纖鱗亦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餱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嬌女詩

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爲紈素口齒自清歷鬓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臺黛眉類掃跡濃朱衍丹唇黄吻爛熳赤嬌語若連瑣忿速乃明嫿握筆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執書愛綈素誦習矜所獲其姊字惠芳兩目燦如畫輕妝喜樓邊臨鏡忘紡績舉觶擬京兆立的成復易玩弄眉頰間劇兼機杼役從容好趙舞延袖像飛翮上下絃柱際文史輒卷襞顧眄屏風畫如見已指擿丹青日塵闇明義爲隱賾馳騖翔園林果下皆生摘紅葩掇紫蔕萍實驟抵擲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務躡霜雪戲重綦常纍積并心注肴饌端坐理盤槅翰墨戢閒按相與數離逖動爲鑪鉦屈屣履任之適止爲荼菽據吹噓對鼎鑩脂膩漫白袖烟薰染阿錫衣被皆重池難與沈水碧任其孺子意羞受長者責瞥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

詠史五首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其二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

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
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連璽燿前
庭比之猶浮雲

其三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裡飛宇若
雲浮峩峩高門内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
爲欻來遊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仭
岡濯足萬里流

其四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哀歌和漸離謂若傍
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
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
賤重之若千鈞

其五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採樵伉儷不
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
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
時憂在塡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
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陸機

擬今日良宴會

閑夜命懽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
女彈哀音繞梁宇遺響入雲漢四座咸同志羽
觴不可筭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
何爲樂常苦晏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爲
恒憂苦守此貧與賤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輝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
南顧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
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引領望大
川雙涕如霑露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蘺草熠燿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
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
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嘆息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蹰感節物我行亦已久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飈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層曲鬱崔嵬寒露彌天墜蕙葉憑

林衰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三閭結飛轡大耋嗟落暉曷為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嘆再唱梁塵飛思為河曲鳥雙遊澧水湄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能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嘆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擬明月皎夜光

歲莫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雁集嘒嘒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

塘上行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

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霑潤既已渥結根奥且堅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君子行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逐臣尚何

有棄友焉足嘆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
未易辭人益猶可歡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君子有所思行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廛里一何盛街巷紛
漠漠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清
川帶華薄邃宇列綺窻蘭室接羅幕淑貌色斯
升哀音承顏作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善哉
膏粱士營生奧且博宴安消靈根鴆毒不可恪

無以食肉資取笑葵與藿

艷歌行

扶桑升朝暉照我高臺端臺端多艷麗璚房出
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
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飡窈窕多容
儀婉媚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金雀
垂藻翹瓊珮結瑤璠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
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崖充羅幕北渚盈
軿軒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馥馥芳袖揮泠
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音雅韻播幽蘭丹脣含九
秋妍迹淩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
隨顏變沉姿無定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歡
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冶容不足詠春遊良
可歡

陸雲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
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擢纖腰巧

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遠蒙眷顧
言銜恩非望始

其二

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觀容色貴及時朝華忌
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城善雅舞總
章饒清彈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輕裾猶電
揮雙袂如霞散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知音
世所稀非君誰能讚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
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張翰

雜詩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延頸無良塗頓足托幽深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顔慘悽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曹攄

感舊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

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群士皆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嘆素絲與路岐

郭璞

遊仙五首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爲觸藩羝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其二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裡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跡企潁陽臨河思洗耳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蹇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其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德迴日返三舍臨川哀年

邁撫心獨悲吒

其四

雜縣寓魯門風暖將爲災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升降隨長烟飄颻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其五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魄蓐收清西陸朱羲將

由白寒露拂陵苕女羅辭松柏蕣榮不終朝蜉
蝣豈見夕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王孫列八
珍安期錬五石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

劉琨

重贈盧諶

握中有玄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是渭
濵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
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謝鉤能隆二霸
主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嘆想與數子遊吾衰

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
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
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
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錬
剛化爲繞指柔

情采編卷三終

情采編卷四

甫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古詩四 宋 齊

宋南平王劉鑠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遥遥行遠之迴車背京邑揮手從
此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蛩翔水曲秋
兎依山基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凉風
起對酒長相思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卧看

明燈晦坐見輕紈緇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
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遥城浮雲靄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
秋月結思想伊人沉憂懷明發誰謂行客久屢
見流芳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

擬青青河邊草

萋萋含露臺肅肅迎風館思女御櫺軒哀心徹
雲漢端撫悲絃泣獨對明燈嘆良人久遥役耿

介終昏旦楚楚秋水歌依依采菱彈

詠牛女

秋動清風扇火移炎氣歇廣欄含夜陰高軒通夕月安步巡芳林傾望極雲闕組幕縈漢陳龍駕凌霄發誰云長河遥頗覺促筵悦沈情未申寫飛光已飄忽來對耿難期今歡自兹沒

顔延之

五君詠五首

阮步兵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沉醉自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劉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鐘鼓不足歡榮色豈

能眩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阮始平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人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向常侍

向秀甘澹泊深心託豪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裡遊惻愴山陽賦

謝靈運

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尋絶壁夕息在山棲疏峰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戸庭積石擁堦基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猨啼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猿鳴誠知曙幽谷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旣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屢逕復乘流翫廻轉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泉飛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道路憶山中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絶越客腸今斷斷絶雖殊念俱爲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追尋棲息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己爲誰纂不愁秋夕長恒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暖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溪石瀨茂林脩竹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尊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飆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匪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石門巖上宿

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

上月鳥鳴識夜棲木落知風發異音同至聽殊響俱清越妙物莫爲賞芳醑誰與伐美人竟不來陽阿徒晞髮

謝惠連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落日隱櫩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析析根條風踟足循廣除瞬目矖曾穹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遐川阻暱愛修渚曠清容弄杼不成藻聳轡騖前蹤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傾河

易迴斡欵顏難久悰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留情顧華寢遥心逐奔龍沉吟爲爾感情深意彌重

擣衣詩

衡紀無淹度晷運倐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夕陰結空幕宵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携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櫩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紈素旣已成君子行未歸

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衣盈篋自予手幽緘俟君開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

鮑照

代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絶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况異鄉別遥遥征駕遠杳杳白日晚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草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幽人不解顔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白頭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氷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路逐衰興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凌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翫月城西門廨中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末映東北墀娟娟似

娥眉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窻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戶中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客遊厭苦辛仕子倦飄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肴乾酒未闋金壺啓夕淪回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煌煌京洛行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窻繡桷金蓮華桂柱玉

盤龍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千所爲爾一朝容揚芬紫烟上垂綵綠雲中春吹廻白日霜歌落塞鴻但懼秋塵起盛愛逐衰蓬坐視青苔滿卧對錦筵空琴瑟縱横散舞衣不復縫古來皆歇薄君意豈獨濃唯見雙黄鵠千里一相從

採桑詩

季春梅始落女工事蠶作採桑淇洧間還戲上宮閣早蒲時結陰晚篁初解籜藹藹霧滿閨融

融景盈幕乳燕逐草蟲巢蜂拾華蕚景節最暄妍佳服又新爍歛嘆對迴塗揚歌弄場藿抽琴拭抒思薦珮果成託承君郢中美服義久心諾衛風古愉艷鄭俗舊浮薄靈願悲渡湘宓賦笑瀍洛盛明難重來淵意爲誰涸君其且調弦桂酒妾行酌

夢還詩

銜淚出郭門撫劒無人達沙風闇塞起離心眷鄉畿夜分就孤枕夢想暫言歸孀婦當户嘆繅絲復鳴機慊款論久別相將還綺幃歷歷簷下凉朧朧窓裡暉刈蘭爭芬芳採菊競葳蕤開簾集香蘇探袖解纓徽寐中長路近覺後大江違驚起空嘆息恍忽神魂飛白水漫浩浩高山壯巍巍波潮異往復風雲改榮衰此土非吾土慷慨當訴誰

擬古

河畔草未黄胡鷹已矯翼秋蟲挾戸吟寒婦成夜織去歲征人還流傳舊相識聞君上隴時東

望久嘆息宿昔改衣帶旦暮異容色念此憂如何夜長愁更多明鏡塵匣中寶瑟生網羅

詠雙燕

雙燕戲雲崖羽翮始差池出入南閨裡經過北堂陲意欲巢君幕層楹不可窺沉吟芳歲晚徘徊韶景移悲歌辭舊愛銜泥覓新知

吳邁遠

陽春曲

百里望咸陽知是帝京邑綠樹摇雲光春城起

風色佳人愛華景流靡園塘側妍姿艷月映羅
衣飄蟬翼宋玉歌陽春巴人長嘆息雅鄭不同
賞那令君愴惻生平重愛惠私自憐何極

王微

雜詩

桑妾獨何懷傾筐未盈把自言悲苦多排却不
肯捨妾悲叵陳訴塡憂不銷冶寒鴈歸所從半
途失憑假壯情抃驅馳猛氣捍朝社常懷雲漢
慚常欲復周雅重名好銘勒輕軀願圖寫萬里

席沙漠懸師蹈朔野傳聞兵失利不見來歸者
奚處埋旍麾何處喪車馬拊心悼恭人零淚覆
面下徒謂久別離不見長孤寡寂寂掩高門寥
寥空廣廈待君竟不歸收顏今就櫝

鮑令暉

寄行人

自君之出矣臨軒不解顏砧杵夜不發高門晝
常關帳中流熠燿庭前華紫蘭楊枯識節異鴻
來知客寒游暮冬盡月除春待君還

古意贈今人

寒鄉無異服氊褐代文練月月望君歸年年不
解綖荊揚春早和幽冀猶霜霰北寒妾已知南
心君不見誰爲道辛苦寄情雙飛燕形迫杼煎
絲顏落風催電容華一朝改唯餘心不變

代葛沙門妻郭小玉作

明月何皎皎垂幌照羅茵若共相思夜知同憂
怨晨芳華豈矜貌霜露不憐人君非靑雲逝飄
迹事咸秦妾持一生淚經秋復度春

其二

君子將遙役遺我雙題錦臨當欲去時復留相
思枕題用常着心枕以憶同寢行行日已遠轉
覺思彌甚

荀昶

擬相逢狹路間

朝發邯鄲邑暮宿井陘間井陘一何狹車馬不
得旋邂逅相逢値崎嶇交一言一言不容多伏
軾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易愽南面平原

居北趣相如閣飛樓臨名都通門枕華郭入門
無所見但見雙栖鶴栖鶴數十雙鴛鴦群相追
大兄珥金璫中兄振纓緌伏臘一來歸隣里生
光輝小弟無所作鬭雞東陌逵大婦織綺紈中
婦縫羅衣小婦無所作挾瑟弄音徽丈人且却
坐梁塵將欲飛

擬青青河邊草

熒熒山上火苕苕隔隴左隴左不可至精爽通
寤寐寤寐衾幬同忽覺在他邦他邦各異邑相

逐不相及迷墟在望烟水落知冰堅升朝各自
進誰肯相攀牽客從北方來遺我端弋綈命僕
開弋綈中有隱起珪長跪讀隱珪辭苦聲亦悽
上言各努力下言長相懷

齊劉繪

巫山高

高唐與巫山參差鬱相望灼爍在雲間氛氳出
霞上散雨收夕臺行雲卷晨幛出沒不易期嬋
娟似惆悵

陸厥

南郡歌

江南可采蓮蓮生荷已大旅鴈向南飛浮雲復
如蓋望美積風露踈麻成襟帶雙珠惑漢皐蛾
眉迷下蔡玉齒徒粲然誰與啓含貝

王融

巫山高

想像巫山高薄暮陽臺曲烟霞乍舒卷蘅芳自
斷續彼美如可期寤言紛在矚憮然坐相思秋

風下庭綠

青青河畔草

容容寒烟起翹翹望行子行子殊未歸寤寐若
容輝夜中心愛促覺後阻河曲河曲萬里餘情
交襟袖踈珠露春華返瑤霜秋照晚入室怨蛾
眉情歸為誰婉

別王丞僧孺

首夏實清和餘春滿郊甸花樹雜為錦月池皎
如練如何於此時別離言與宴留雜已鬱紆行

舟亦遥行非君不見思所悲思不見

詠幔

幸得與珠綴羃歷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尊酒蘭釭當夜明

芳樹

相望早春日烟華雜如霧復此佳麗人含情結芳樹綺羅已自憐萱風多有趣去來徘徊者佳人不可遇

謝朓

和王主簿季哲怨情

掖庭聘絶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蘼蕪辭寵悲團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妝變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尚爾故人心不見

夜聽妓

瓊閨釧響聞瑤席芳塵滿要取洛陽人共命江南管情多舞態遲意傾歌弄緩知君密見親寸心傳玉盌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

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懽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

遊東田

戚戚苦無悰携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仟仟生烟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答王世子

飛雪天山來飄聚繩𥡴外蒼雲暗九重北風吹萬籟有酒招親朋思與清顏會熊席惟爾安羔

衆豈吾帶公子不垂堂誰肯憐蕭丈

芳樹

早翫華池陰復鼓滄洲枻旖旎芳若斯葳蕤紛可結霜共桂枝銷怨與飛蓬折不厠玉盤滋誰憐終委絶

贈王主簿

日落窗中坐紅妝好顔色舞衣襞未縫流黄覆不織蜻蛉草際飛游蜂花上食一遇長相思願寄連翩翼

其二

清吹要碧玉調絃命綠珠輕歌急綺帶含笑解羅襦餘曲詎幾許高駕且踟蹰徘徊憐暮景惟有洛城隅

詠邯鄲故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生平宮闕裡出入侍丹墀開笥方羅縠窺鏡比蛾眉初別意未解去久日生悲顦顇不自識嬌羞餘故姿夢中忽彷彿猶言承讌私

秋夜

秋夜促織鳴南鄰擣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佇立北窗輕幔垂西戶月光入何知白露下坐視階前濕誰能長分居秋盡冬復及

詠鏡臺

玲瓏類丹檻苕亭似玄闕對鳳懸清水垂龍挂明月照粉拂紅妝插花理雲髮玉顔徒自見常畏君情歇

情采編卷四終

情采編卷五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古詩五　梁　陳　後魏　北齊　周

梁武帝

芳樹

緑樹始搖芳芳生非一葉葉葉度春風芳芳自相接雜色亂參差衆花紛重疊重疊不可思思此誰能愜

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

誰言生離久適意與君別衣上芳猶在握裡書未滅腰間雙綺帶夢爲同心結常恐所思露瑤華未忍折

擬長安有狹斜

洛陽有曲陌曲陌不通驛忽逢二少童扶轡問君宅君宅邯鄲右易憶復可知大息組絪縕中息珮陸離小息尚青綺總轡游南皮三息俱入門家臣拜門垂三息俱升堂旨酒盈千卮三息俱入戶戶內有光儀大婦理金翠中婦事玉觴少婦獨閑暇調笙游曲池丈夫少徘徊鳳吹方參差

梁元帝

春日

春還春節美春日春風過春心日日異春情處處多處處春芳動日日春禽變春意春已繁春人春不見不見懷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愁春自結春結詎能申欲道春園趣復憶春時人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獨念春花落還似惜春時

簡文帝

貞女引

借問懐春臺百尺凌雲霧北有歲寒松南臨女貞樹庭花對帷滿隙月依枝度但使明妾心無嗟坐遲暮

采桑

春色映空來先發院邊梅細萍重疊長新花歷亂開連珂往淇上接幰至叢臺叢臺可憐妾當窗望飛蝶忌跌行衫領熨斗成褫褌下床著珠

佩捉鏡安花鑷薄晚畏蠶饑競采春桑葉寄語
採桑伴訝今春日短枝高攀不及葉細籠難滿
年年將使君歷亂遣相聞欲知琴裡意還贈錦
中文何當照梁日還作入山雲重門皆已閉方
知客留秩可憐黃金絡複以青絲繫必也爲人
時誰令畏夫壻

答劉孝綽

閱水旣成瀾藏舟遂移壑彼美洛陽子投我懷
秋作久敬頻成言吹噓似嘲詭兼稱夏雲盡復

陳秋樹索詎慰耋嗟人徒然老夫諾直史兼褒
貶轄司專嫉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

濟浙江

昧旦乘輕風江湖忽來往或爲歸波送乍逐翻
流上近岸無暇目遠峯更興想綠樹懸宿根丹
崖頹久壤

楚妃嘆

閨幽情脉脉漏長宵宗宗草螢飛夜戶絲蟲繞
秋壁薄笑未爲欣微嘆還成戚金簪鬢下垂玉

箸衣前滴

執筆戲書

舞女及燕姬倡樓復蕩婦參差大戾發搖曳小
垂手釣竿蜀國彈新城折楊柳王案西王桃蝨
杯石榴酒甲乙羅帳異辛壬房戶暉夜夜有明
月時時憐更衣

柳惲

江南曲

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

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將晚不道新知樂秖
言行路遠

獨不見

別島望雲臺天淵臨水殿芳草生未積春花落
如霰出從張公子還過趙飛燕奉帚長信宮誰
知獨不見

擣衣三首

孤衾引思緒獨枕愴憂端深庭秋草綠高門白
露寒思君起清夜促柱奏幽蘭不怨飛蓬苦特

傷蕙草殘

其二

鶴鳴勞永嘆採菉傷時暮念君方遠遊望妾理紈素秋風吹綠潭明月懸高樹佳人飾淨容招携從所務

其三

步櫚杳不極離堂肅已扃軒髙夕杵散氣爽夜碪鳴瑶華隨步響幽蘭逐袂生踟蹰理金翠容與納宵清

詠席

照日汀洲際搖風綠潭側雖無獨繭輕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床多麗飾願君夜閑飲佳人時宴息

江洪

詠歌姬

寶鑷間珠花分明靚粧點薄鬢約微黃輕紅澹鉛臉發言芳已馳復加蘭蕙染浮聲易傷嘆沉唱安而險弦轉忽徘徊雙蛾乍舒斂不持全示人半用輕紗掩

荷

澤陂有微草能花復能實碧葉喜翻風紅英宜照日移居玉池上託根庶非失如何霜露交應與飛蓬匹

詠紅牋

雜彩何足奇惟紅偏作可灼爍類蕖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芳脂裁花承百和且傳別離心復是相思坐不值情牽人豈識風流過

高爽

詠畫扇

新詩本自輕弱彩何足眄直為發紅顏謬成握中扇乍奉長門泣時承柏梁宴思妝開已掩歌容隱而見但畫雙黃鵠莫作雙飛燕

沈約

長歌行二首

連連舟壑改微微市朝變來功嗣往迹莫武徂升彥局塗頓遠策留憚限奔箭拊戚狀驚瀾循

休擬回電歲去芳願違年來苦心薦春貌既移紅秋林豈停情一陪茂陵道寧思栢梁宴長戢兔園情永別金華殿聲徵無惑簡丹青有餘絢幽篇且未調無使長歌倦

其二

春隰荑緑柳寒墀積皓雪依依徃紀盈霏霏來思結思結纏歲宴曾是掩初節初節曾不掩浮榮逐弦缺弦缺更圓合浮榮永沉滅色隨夏蓬變態與秋霜耊道迫無異期賢愚有同絶銜恨

豈云忘天道無甄別功名識所職竹帛尋摧裂生外苟難尋坐爲長嘆設

登高望春

登高眺京洛街巷何紛紛廻首望長安城闕鬱盤桓日出照鈿黛風過動羅紈齊童躡朱履趙女揚翠翰春風揺雜樹葳蕤緑且丹寶瑟玫瑰柱金羈玳瑁鞍淹留宿下蔡置酒過上蘭解眉還復斂方知巧笑難佳期空靡靡含涕未成歡嘉客不可見因君寄長嘆

塘上行

澤蘭被荒徑孤芳豈自通幸逢瑤池曠得與金芝叢朝承紫臺露夕潤緑池風既美脩嫮女復悦繁華童夙昔玉霜滿旦暮翠條空葉飄儲胥右芳歇露寒東紀化尚盈昃俗志信頹隆財殫交易絶華落愛難終所惜改驩眄豈恨逐征蓬願回昭陽景持照長門宮

夢見美人

夜聞長嘆息知君心有憶果自閶闔開魂交覩

顏色既薦巫山枕又奉齊眉食立望復横陳忽覺非在側那知神傷者潺湲泪霑臆

六憶詩四首

憶來時灼灼上堦墀勤勤叙別離慊慊道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見乃忘饑

其二

憶坐時點點羅帳前或歌四五曲或弄兩三絃笑時應無比嗔時更可憐

其三

憶食時臨盤動容色欲坐復羞坐欲食復羞食
含哺如不饑擎甌似無力

其四

憶眠時人眠彊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思牽
復恐傍人見嬌羞在燭前

江淹

西洲曲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鴉
雛色西洲在何處兩槳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

吹烏臼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
至出門採紅蓮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
弄蓮子蓮子青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
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鴻飛滿西洲望郎上
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干頭欄干十二曲垂
手明如玉捲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
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

古別離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
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
悲道里寒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
色不異瓊樹枝兎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班婕妤詠扇

紈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
烟霧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悲涼風至吹
我玉堦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張司空離情

秋月映簾櫳懸光入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

空帷蘭逕少行迹玉堂生網絲庭樹發紅彩閨
草含碧滋延佇整羅綺萬里贈所思願垂湛露
惠信我皎日期

潘黃門述哀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美人歸重泉悽愴無
終畢殯宮已肅清松栢轉蕭瑟俯仰未能弭尋
念非但一撫衾悼宋莫怳然若有失明月入綺
窻彷彿想蕙質銷憂非萱草永懷寄夢寐夢寐
復冥冥何由覩爾形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

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雨絶無還雲花落豈留英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

休上人怨別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露彩方泛艷月華始徘徊寶書爲君掩瑤琴詎能開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鑪絶沉燎綺席生浮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何遜

詠春雪寄族人治書思澄

可憐江上雪回風起復滅本欲映梅花翻悲似王屑朝鶯日弄響暮條行可結咸言不適時安知非矯節

擬輕薄篇

城東美少年重身輕萬億柘彈隋珠丸白馬黄金飾長安九逵上青槐蔭道植轂擊晨已喧肩排暝不息走狗通西望牽牛亘南直相期百戲傍去來三市側象床沓繡被玉盤傳綺食大婦掩歌扇小婦開簾織相看獨隱笑見人還斂色

黄鵠悲故群山川詠新識烏飛過客盡雀聚行龍匿酌羽方厭厭此時歡未極

日夕望江山贈魚司馬

湓城帶湓水湓水縈如帶日夕望高城耿耿青雲外城中多宴賞絲竹常繁會管聲已流悦弦聲復淒切歌黛慘如愁舞腰疑欲絶仲秋黄葉下長風正騷屑早鴈出雲歸故燕辭檐別晝悲在異縣夜夢還洛汭洛汭何悠悠起望西南樓的的帆向浦團團月映洲誰能一羽化輕舉逐飛浮

嘲劉諮議孝綽

房櫳滅夜火窗戶映朝光妖女褰帷出蹀躞初下床雀釵橫曉鬢蛾眉艷宿妝稍聞玉釧遠猶憐翠被香寧知早朝客差池已鴈行

學青青河畔草

春園日應好折花望遠道秋夜苦復長抱枕向空床吹樓下促節不言于此別歌筵掩團扇何時一相見絃絶猶依軫葉落纔下枝即此雖云

別方我未成離

閨怨

曉河沒高棟斜月半空庭窗中度落葉簾外隔飛螢含情下翠帳掩涕閉金屏昔期今未反春草寒復青思君無轉易何異北辰星

王樞

至烏林村見採桑者因有贈

遙見提筐下翩妍實端妙將去復迴身欲語先爲笑閨中初別離不許覓新知空結茱萸帶敢

報木蘭枝

吳均

閨怨

春草可攬結妾心正斷絕綠鬢愁中改紅顏啼裡滅非獨淚如絲亦見珠成血願爲雙鵠鏡翩翩照離別

妾安所居

賤妾先有寵蛾眉進不遲一從西北麗無復城南期何用暫艷逸豈爲乏妍姿徒有黃昏望寧遇青樓時惟惜應門掩方餘永巷悲匡牀終不共何由橫自私

三婦艷

大婦絃初切中婦管未吹小婦多姿態含笑逼清巵佳人勿餘及殷勤妾自知

詠少年

董生唯巧笑子都信美目百萬市一言千金買相逐不道參差菜誰與窈窕淑願君捧繡被來就越人宿

王僧孺

月夜詠陳南康新有所納

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鏡開簾一種色當戶兩相映重價出秦韓高名入燕鄭十城屢請易千金幾爭聘君意自能專妾心本無競

與司馬治書同聞隣婦夜織

洞房風已激長廊月復清藹藹夜庭廣飄飄曉帳清雜聞百蟲思偏傷一鳥聲鳥聲長不息妾心復何極猶恐君無衣夜夜當窗織

夜愁

簷露滴爲珠池水合成璧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膏盡復盎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

張率

相逢行

相逢夕陰街獨趨向冠里高門旣如一甲第復相似憑軾日欲昏何處訪公子公子之所在所在良易知青樓出上路漸臺臨曲池堂上撫流

徵罍尊朝夕施橘柚分寶葉朱火燎金枝兄弟兩三人冠珮分陸離朝從禁門出車騎竝驅馳金鞍馬瑙勒聚觀路傍兒入門一顧望鳧鵠有雄雌雄雌各數千相鳴戲羽儀竝在東西立羣次何離離大婦刺方領中婦抱嬰兒小婦尚嬌稚端坐吹參差丈人無遽起神鳳且來儀

徐悱妻

春閨怨

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妝開簾對春樹鳴鸝葉中舞戲蝶花間鶩調琴本要歡心愁不成趣良會誠非遠佳期今不遇欲知幽怨多春閨深且暮

費昶

華觀省中夜聞城外擣衣

閶闔下重關丹墀吐明月秋氣城中冷秋砧城外發浮聲繞雀臺飄響度龍闕宛轉何藏摧當從上路來藏摧意不已定自乘軒裡乘軒竝世家佳麗似朝霞圓璫耳上照方繡領間斜衣薰

百和屑鬢插九枝花昨暮庭槐落今日羅綺薄拂席捲鴛鴦開縕舒龜鶴金波正容與玉步依砧杵紅袖往還縈素腕參差舉徒聞不得見獨夜空愁佇

陽春發和氣

日靜班姬門風輕董賢舘卷耳綠階出反舌登墻喚蠶女桂枝釣游童蘇合彈拂袖當留客相逢莫相難

採菱曲

妾家五湖口採菱五湖側玉面不關粧雙眉本翠色日斜天欲暮風生浪未息宛在水中央空作兩相憶

芳樹

芊被夕風吹屢得朝光照枝低疑欲舞花開似含笑長夜路悠悠所思不可召行人早旋返賤妾猶年少

有所思

上林烏欲栖長安日行暮所思鬱不見空想丹墀步簾動意君來雷聲似車度北方佳麗子窈窕能迴顧夫君自迷惑非爲妾心妬

何思澄

擬古

故交不可忘猶如蘭桂芳新知雖可悅不異采萸香妾有鳳雛曲非無陌上桑薦君君不御抱瑟自悲凉

徐勉

採菱曲

相携及佳月採菱渡北渚微風吹棹歌日暮相容與採採不能歸望望方延佇倘逢遺珮人預以心相許

戴暠

釣竿

試持玄渚釣蹔罷池陽獵翠羽飾長綸蓮花裝小艓釣利斷尊絲帆舉牽菱葉聊載前魚童過看後舟妾

王筠

游望

落日照紅妝挾瑟當窗牖罷復歌蘼蕪唯聞嘆楊柳結好在同心離別由衆口徒設露葵羹誰酌蘭英酒會日杳無期蕣華安得久

庾肩吾

春宵應令

征人別來久年芳復臨牖燭下夜縫衣春寒偏著手願及歸飛鴈因書寄高柳

詠美人看畫

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竝出似分身相看如對鏡安釵等疎密着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

鮑泉

和湘東王春日

新燕始新歸新蝶復新飛新花滿新樹新月麗新輝新光新氣早新望新盈抱新水新綠浮新禽新音好新景自新還新葉復新攀新枝雖可結新愁誰解顏新思獨氤氳新知不可聞新扇

如新月新蓋學新雲新落連珠淚新點石榴裙

劉緩

詠名士悅傾城

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關別有物還是傾城人經共陳王戲曾與宋家隣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粉光猶自面朱色不勝唇遙見疑花發聞香知異春釵長逐鬟髲袜小稱腰身夜夜言嬌盡朝朝態還新已傾荀奉倩能迷石季倫上客徒留目不見正横陳

鄧鏗

和陰梁州雜怨

暫別猶添恨何忍別經時叢桂頻銷葉庭樹幾扳枝君言妾貌改妾畏君心移終須一相見併得兩相知

陳後主

洛陽道

日光朝杲杲照耀東京道霧帶城樓開啼侵曙色早佳麗嬌南陌香氣含風好自憐釵上纓不

歎河邊草

三婦艷

大婦西北樓中婦南陌頭小婦初妝點回眉對月鈎可憐還自覺人看反更羞

其二

大婦上高樓中婦蕩蓮舟小婦獨無事撥帳掩嬌羞丈夫應自解更深難道留

盧詢

中婦織流黃

別人心已怨愁空日復斜然香望韓壽磨鏡待
秦嘉殘絲愁續爛餘織恐縑賒支機一片石緩
轉獨輪車下簾還憶月挑燈更惜花似天河上
景春時織女家

徐陵

走筆戲書應令

此日乍殷勤相嫌不如春今宵花燭淚非是夜
迎人舞席秋來卷歌筵無數塵曾經新代故那
惡故迎新片月窺花簟輕寒入錦巾秋來應瘦

盡偏自著腰身

後魏王容

大堤女

寶髻耀明璫香羅鳴玉珮大堤諸女兒一一皆
春態入花花不見穿柳柳陰碎東風拂面來由
來亦相愛

晚妝（玉臺新詠作周南詩）

青樓誰家女當窗啓明月拂黛雙蛾飛調脂艷
桃發舞罷鸞自羞妝成淚仍滑願托嫦娥影尋

郎縱燕越

北齊蕭愨

秋思

清波收潦日華林鳴籟初芙蓉露下落楊柳月
中疎燕歸湘綺被趙帶流黃裾相思阻音信結
夢感離居

周庾信

擬詠懷

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索索無真氣昏昏有

俗心涸鮒常思水驚羽每失林風雲能變色松
竹且悲吟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

夜聽擣衣

秋夜擣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夜長門月應如畫
日明小鬟宜粟瑱圓腰運織成秋碪調急節亂
杵變新聲石燥碪逾響桐虛杵亂鳴鳴石出華
陰虛桐採鳳林北堂細腰杵南市女郎碪擊節
無勞鼓調聲不用琴並結連枝縷雙穿長命針
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同心竹葉椀雙去雙

來滿裙裾不柰長衫袖偏宜短龍文鏤剪刀鳳
翼纏參管風流響和韻哀怨悽聲斷新聲繞夜
風嬌轉滿空中應聞長樂殿判徹昭陽宮花鬟
醉眼纈龍子細文紅濕搨通夕露吹衣一夜風
王階風轉急長城雪應闇新綬始欲縫細錦行
須纂聲繁廣陵散杵急漁陽摻新月動金波秋
雲泛濫過誰憐征戍客今夜在交河羽觴離別
賦臨江愁思歌復悲此中曲紅顏餘幾多

結客少年場行

結客少年場春風滿路香歌撩李都尉果擲潘
河陽折花遥勸酒就水更移床今夜喜夫壻新
拜羽林郎定知劉碧玉偷嫁汝南王

和詠舞

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頓履隨疎節低鬟逐
上聲步轉行初進衫飄曲未成鸞迴鏡欲滿鵲
顧市應傾已曾天上學詎似世中生

丁六娘

十索詩

為性愛風光偏憎良夜促曼眼腕中嬌相看無
厭足懽情不耐眠從郎索花燭

其二

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近寄語落花風莫吹花
落盡欲作勝花妝從郎索紅粉

其三

二八好容顏非意得相關逢桑欲採折尋枝倒
懶攀欲呈纖纖手從郎索指環

其四

含羞不自轉送眼勞相望無柰闗情緒共入同
心帳欲防人眼多從郎索錦幃

其五

蘭房下翠帷蓮帳舒鴛錦懽情宜早暢密意須
同寢欲共作纏綿從郎索花枕

情采編卷五終

情采編卷六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聲詩 齊 梁 陳 隋

齊邢卲

琵琶

抱月如可明懐風殊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掩抑有奇態悽鏘多好聲芳袖幸時拂龍門空自生

謝朓

詠燭

杏梁賓未散桂宮明欲沉暖色輕帷裡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髻影的爍綺疏金恨君秋月夜遺我洞房陰

梁元帝

古意

妾在成都縣願作高唐雲樽中石榴酒機上蒲萄裙停梭還歛色何時勸使君

洛陽道

洛陽開大道城北達城西青槐隨幔拂綠柳逐風低玉珂鳴戰馬金爪鬪場鷄桑妾日行暮多逢秦氏妻

簡文帝

春日

年還樂應滿春歸思復生桃含可憐紫柳發斷腸青落花隨燕入遊絲帶蝶驚邯鄲歌管地見許欲留情

艷歌行

雲楣桂成戶飛棟杏爲梁斜窻通藎氣細隙引塵光裁衣魏后尺汲水淮南床青驪暮當返預使羅裙香

怨歌行

十五頗有餘日照杏梁初娥眉本多嫉掩鼻特成虛特此傾城貌翻爲不肖軀秋風吹海水寒霜依玉除月光臨戶駛荷花依浪舒望簷悲雙翼窺沼泣王餘苔生履處沒草合行人跡裂紈傷不盡歸骨恨難祛早知長信別不避后園輿

春閨情

楊柳葉纖纖佳人懶織縑正衣還向鏡迎春試捲簾摘梅多繞樹覓燕好窺簷只言逐花草計較應非嫌

折楊柳

楊柳亂成絲攀折上春時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城高短簫發林空畫角悲曲中無別意併是爲相思

詠中婦織流黃

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機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繞腕易鑷乍牽衣鳴梭逐動釧紅妝映落暉

詠人去妾

昔時嬌玉步合羞花燭邊豈言心愛斷銜啼私自憐常見歡成怨非關醜易妍獨鵠罷中路孤鸞死鏡前

夜夜曲

靄靄夜中霜河開向曉光枕啼常帶粉身眠不着牀蘭膏斷更益熏爐滅復香但問愁多少便知夜短長

春宵

花樹含春叢羅幃夜夜空風聲隨篠韻月色與池同綵牋徒自製無信往雲中

冬曉

冬朝日落梁含怨下前床帳牽竹葉帶鏡轉菱花光會是無人見何用早紅妝

夜聽妓

合歡蠲忿葉萱草忘憂條何如明月夜流風拂舞腰朱唇隨吹盡玉釧極絃搖留賓惜殘弄負態動餘嬌

孌童

孌童嬌麗質踐董復超瑕羽帳晨香滿珠簾夕漏賒翠被含鴛色雕床鏤象牙妙年同小史姝貌似朝霞袖裁連壁錦牋織細種花攪袴輕紅出迴頭雙髻斜嬾眼時含笑玉手乍攀花懷猜非後釣密愛似前車定使燕姬妒彌令鄭女嗟

昭明太子

蓮舟買荷度

采蓮前岸隈舟子屢徘徊披衣可識風疎荷香不來欲知當度處當看荷葉開

丘遲

春意

楊柳亂如絲綺羅不自持春草黄復緑客心傷此時翠苔已結洧碧水復盈淇日華照趙瑟風色動燕姬衿前萬行淚故是一相思

范靜妻沈氏

詠步揺花

珠華縈翡翠寶葉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動瑶瑛但令雲髻插蛾眉本易成

何遜

七夕

仙車駐七襄鳳駕出天潢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來歡暫巧笑遠淚已啼妝别離不得語河

漢漸湯湯

看新婚

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燭夜輕扇掩紅妝良人復灼灼席上自生光所悲高駕動環珮出長廊

詠妓

管清羅薦合絃驚雪袖遲逐唱迴纖手聽曲轉蛾眉凝情眄墮珥微睇託含辭日暮留嘉客相看愛此時

吳筠

秦帝捲衣

咸陽春草芳秦帝捲衣裳玉檢茱萸匣金泥蘇合香初芳薰複帳餘輝耀玉床當須晏朝罷持此贈龍陽

王僧孺

爲人寵姬有怨

可憐獨立樹枝輕根亦揺已爲露所浥復爲風所飄錦衾襞不開端坐夜及朝是妾愁成瘦非

君重細腰

蕭子範

春望古意

光景斜漢宮横梁照采虹春情寄柳色鳥語出梅中氛氲閨裏思逶迤水上風落花徒入戶何觧妾床空

蕭子雲

春思

春風動羅帳餘花落鏡奩池荷正捲葉庭柳復

垂簷竹柏君自改團扇妾方嫌誰能憐故素終爲泣新縑

王筠

春日

日照鴛鴦殿萍生鴈鶩池游塵隨影入弱柳帶風垂青鶬隨黄口別鶴慘羈鳰同衾遠遊説結愛久相離於今方溘死寧須萱草枝

有所思

丹墀生細草紫殿納輕陰曖曖巫山遠悠悠湘

水深徒歌鹿盧劒空貽玳瑁簪望君終不見屑淚且長吟

劉孝綽

賦得遺所思

遺簪彫玳瑁贈綺織鴛鴦未若華滋樹交枝蕩子房別前秋已落別後春更芳所思不可寄唯憐盈袖香

贈美人

巫山薦枕日洛浦獻珠時一遇便如此寧關先

有期幸非使君問莫作秦羅辭夜長眠復坐誰知誾斂眉欲寄同花燭爲照遥相思

劉孝儀

閨怨

本無金屋寵長作玉階悲一乖西北麗寧復城南期永巷愁無盡應門閉有時空勞織素巧徒爲團扇詞㠯妝終不共何由横自私

劉孝威

郄縣遇見人織率爾詠

妖姬含怨情織素起秋聲度梭環玉動踏躡珮
珠明經移疑杼澁緯斷恨絲輕蒲桃始欲罷鴛
鴦猶未成雲棟共徘徊紗窻相向開窻疎眉語
度紗輕眼笑來朧朧隔淺紗的的見妝華鏤玉
同心帶列寶連枝花紅衫向後結金簪臨鬢斜
機頂挂流蘇機傍垂結珠青絲引伏兎黄金繞
轆轤艷彩裾邊出芳脂口上渝百城交問遺五
馬共踟躕直為閨中人守故不要新夢啼濆花
枕覺淚濕羅巾獨眠真自難重衾猶覺寒逾憶

凝脂緩彌想横陳歡行驅金駱騎歸就城南端
城南稍有期想子亦勞思羅衣久應罷花釵堪
更治新妝莫點黛余還自畫眉

劉遵

繁華應令

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叢鮮膚如粉白慢臉似
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鈎蓮葉東腕轉飄香麝衣
輕任好風幸承枕席選得奉畫堂中金屏障翡
翠藍帊覆薰籠本知傷輕薄含辭羞自通剪袖
恩雖重殘桃愛未終蛾眉詎須嫉新妝迎入宮

庾肩吾

望月

桂殿月偏來流光引上才圓隨漢東蚌暈逐淮
南灰渡河光不濕移輪轍詎開此際臨清夜還
承終夜杯

鮑泉

南苑看游者

洛陽小苑地車馬盛經過緣溝駐行幰傍柳轉

鳴珂履高全響珮襪輕半隱羅浮雲無處所何
用轉横波

寒閨詩

行人消息斷空閨静復寒風急朝機燥鏡暗晚
妝難從來腰自小衣帶就中寛

詠剪綵花

花生剪刀裏從來迸逼真風動雖難落蜂飛欲
向人不知今日後誰能逆作春

陰鏗

候司空宅詠妓

佳人遍綺席妙曲動鵾絃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浦邊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翠柳將斜日偏照晚妝鮮

朱超道

詠同心蓮

青山麗朝景玄峰朗夜光未及清池上紅蕖竝出房日分雙帶影水合兩花香魚驚畏蓮折龜上礙花長徒歌涉江曲誰見緝爲裳

劉瑱

胡姬年十五

虹梁照曉日淥水泛香蓮何如十五少含笑酒壚前花將面自許人共影相憐回頭堪百萬價重爲時年

陳後主

梅花落

春砌梅芳落飄零上鳳臺拂妝疑粉散逐溜似萍開映日花光動迎風香氣來佳人早插髻試立且徘徊

徐陵

和王舍人送客未還閨中有望

倡樓歌吹罷對鏡覽紅顏拭粉留花稱除釵作小鬟綺燈停不滅高扉掩未關良人在何處光唯見月還

祖孫登

詠風

飄颻楚王宮徘徊繞竹叢帶葉俱吟樹將花共

舞空飄香雙袖裡亂曲五絃中試上高臺望悲響定無窮

江總

簫史曲

弄玉秦家女簫史仙處童來時兎月照去後鳳樓空密笑開還斂浮聲咽更通相期紅粉色飛向紫烟中

木槿

啼妝梁冀婦長娥衛女家若持花共笑宜笑不

宜花趙女垂金珥燕姬插寶珈徒令萬里道攀
折自咨嗟

雉子斑

麥壠新秋來澤雉屢徘徊依花似脅妒拂草乍
驚媒三春桃照李二月柳爭梅暫住如皋路當
令巧笑開

和衛陽王殿下高樓看妓

起樓侵碧漢初日照紅妝絃心艷卓女曲誤動
周郎並歌時轉態息舞暫分香桂縷銀燭下莫

笑玉釵長

張正見

賦得威鳳棲梧桐

丹山下威鳳來集帝梧中欲舞春花落將飛秋
葉空影照龍門水聲入洞庭風別有將雛曲翻
令合泠桐

吳思玄

陽春歌

春草正芳菲重樓啓曙扉銀鞍俠客至柘彈宛
童歸池前竹葉滿井上桃花飛薊門寒未歇爲
斷流黃機

賀澈

採桑

蠶妾出房櫳結伴勝花叢度水春衫綠映日晚
妝紅釧聲時繞樹衣香自入風鈎長嫩枝曲葉
盡細條空競採須盈手爭歸欲滿籠自憐公府
步誰與少年同

劉删

松上輕蘿

葉繞千年蓋條依百尺枝與屬松風動將辭
影垂學帶非難結爲衣或易披山河若近遠銜
自楚入知

蘇子卿

南征

一朝遊桂水萬里別長安故鄉夢中近邊愁酒
上寬劍鋒但須利戎衣不畏單江南地氣暖少
婦早愁寒

梅花落

中庭一樹梅寒多葉未開秖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上郡春恒晩高樓年易催綺書偏有意教逐錦文迴

蔡凝

賦得處處春雲生

春色遍空明春雲處處生入風衣暫歛隨車蓋轉輕作葉還依樹爲樓欲近城含愁上對影似有別離情

何揖

斑婕妤怨

齊紈旣入篋趙舞卽凌人履跡隨恩故階苔逐恨新獨卧銷香炷長啼費錦巾庭草何聊賴也將秋當春

周王褒

出塞

飛蓬似征客千里自長驅寒禽唯有雁關樹但生榆背山看故壘繫馬識餘蒲還因麾下騎來

送月支圖

詠月贈人

月色當秋色斜暉映薄帷上弦如半壁初魄似娥眉度雲光忽馱中天影更遲高陽懷許掾對此憶相思

陌上桑

人傳陌上桑未晩已含光重重相蔭映軟弱自芬芳秋胡始倚馬羅敷未滿筐春蠶朝已老安得久彷徨

庾信

梅花

常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闌不信今春晩俱來雪裏看樹動懸氷落枝高出手寒早知覓不見貞悔着衣單

張文恭

七夕

鳳律驚秋氣龍梭靜夜機星橋百枝動雲路七香飛映月迴雕扇凌雲曳綺衣含情向華屋流

態入重闈懽餘夕漏盡怨結曉驂歸誰念分河漢還憶兩心違

虞茂

衡陽王齋閣奏妓

金溝低御道玉管正迎風拾翠天津上迴鸞烏路中鏡前看月近歌處覺塵空今宵織女見言是望仙宮

魏彥深

初夏應詔

雖度芳春節物色尚餘華出簾飛小燕映戶落殘花舞衫飄細縠歌扇掩輕紗蘭房本宜夜不畏日光斜

石榴

分根金谷裏移植玉庭中新枝含淺綠晚萼散輕紅影入還階水香隨度隙風路遠無由寄徒念春閨空

隋盧思道

日出東南隅行

初月正如鈎懸光入綺樓中有可憐妾如恨亦如羞深情出艷語密意滿橫眸楚腰纔且細孫眉本未愁青玉勿當取雙銀詎可留會待東方騎遥居最上頭

情采編卷十六終

情采編卷七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律詩一 齊 梁 陳 北齊 周 隋

齊丘巨源

詠扇

瓊澤映氷鱗清風生玉輪圓作景山樹圖爲河洛神倡樓出素手歌席動丹脣婉轉含嬌意偏宜桃李人

謝朓

詠薔薇

低枝詎勝葉輕香幸自通發萼初攢紫餘采尚霏紅新花對白日故蘂逐行風參差不俱曜誰肯盼微叢

梁元帝

詠霧

三晨生遠霧五里闇城闉從風疑細雨映日似游塵乍若輕烟散時如佳氣新不妨鳴樹鳥時蔽摘花人

簡文帝

當壚曲

十五正團團流光滿上蘭當壚設夜酒宿客解金鞍迎來挾瑟易送別唱歌難欲知心恨急翻令衣帶寛

雪裡覓梅花

絕訝梅花晚爭來雪裡窺下枝低可見高處遠難知俱羞惜腕露相讓道腰羸定須還剪綵學作兩三枝

昭明太子蕭統

代秋胡婦閨怨

蕩子從遊宦思妾守房櫳塵鏡朝朝掩寒衾夜夜空若非有歡悅何事久西東知人相憶否淚盡夢啼中

邵陵王蕭綸

見姬人

春來不復賒入苑駐行車比來妝點異今世撥鬟斜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狂夫不妒妾隨

意晚還家

范靜妻沈氏

綵毫怨

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屛虛欲奏江南曲貪封薊北書書中無別意惟悵久離居

何遜

同虞記室諸人詠扇

如珪信非玷學月但爲輪機杼蘼蕪妾裁縫箧笥人摇風入素手占曲掩朱脣羅袖幸拂拭微芳聊可因

吳均

採桑

賤妾思不堪採桑渭城南帶減連枝繡髮亂鳳凰簪花舞依長溥蛾飛愛綠潭無由報君信流涕向春蠶

庾肩

夜夢還家

歸飛夢所憶共子汲寒漿銅瓶素絲綆綺井白銀床雀出丰茸樹蟲飛玳瑁梁離人不相見爭忍對春光

徐悱

對房前桃樹詠佳期贈內

相思上北閣徙倚望東家忽有當窗樹兼含映日花芳鮮類紅粉比素若鉛華更使增心意彌令想狹斜

孔翁歸

班婕妤怨

長門與長信日暮九重空雷聲聽隱隱車響絕瓏瓏恩光隨妙舞團扇逐秋風鉛華誰不見人意自難終

蕭子範

後堂聽蟬

試逐微風遠聊隨夏葉繁輕飛避楚雀飲露入吳園流音繞叢藿餘響切高軒借問邊城客傷情寧可言

王鈞

淇上戲蕩子婦

桑中始奕奕淇上漸湯湯美人要雜珮上客解明璫不見青絲騎徒勞紅粉妝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床

庾肩吾

歲盡

歲序已云殫春心不自安聊開柏葉酒試奠五辛盤金薄圖神鷰朱泥印鬼丸梅花應可折倩

爲雪中看

和徐主簿望月

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照雪光偏冷臨花色轉春星流時入暈桂長欲侵輪願以重光曲承君歌扇塵

七夕

玉匣卷懸衣針樓開夜扉姮娥隨月落織女逐星移離前忿促夜別後對空機倩語雕陵鵲填河未可飛

侍宴

沐道逢將聖飛觴屬上賢仁風開美景瑞氣動非烟秋樹翻黃葉寒池墮黑蓮承恩謝命淺念報在身前

崔鴻

寶劍

寶劍出昆吾金鏤明月樞五精初獻術千戶竟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轆轤欲知天下貴持

此問風胡

徐摛

詠筆

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烟直寫飛蓬引橫承落絮篇一逢掌握重寧憶仲升捐

李嘉運

螢

映水光難定淩空體自輕夜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向燭仍藏焰投書更有情猶將流亂影來

此傍簷楹

陳後主

春望

日暮春臺望徙倚愛餘光都尉新移棗司空始種楊一枝猶桂馥十步有蘭香望望無萱草沉憂竟不忘

徐陵

鬬雞

季子聊爲戲陳王欲騁才花冠已衝力金爪欲驚媒鬬鳳羞衣錦雙鸞恥鏡臺陳倉若有信爲覓寶雞來

洛陽道

綠柳三春暗紅塵百戲多東門向金馬南陌接銅駞華軒翼葆吹飛蓋響鳴珂潘郎車欲滿無奈擲花何

關山月

關山三五月客子憶秦川思婦高樓上當窗應未眠星旗映疎勒雲陣上祁連戰氣今如此從軍復幾年

春日

岸烟起暮色岸水帶斜暉徑狹橫枝度簾搖驚燕飛落花承步履流澗寫行衣何如九芝蓋薄暮洞庭歸

祖孫登

詠水

龍川紫閣映珠浦碧沙沉岍澗蓮香遠流清雲影深風潭如拂鏡山溜似調琴請君看皎潔知有淡然心

陰鏗

晚出新亭

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潮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峰遠戍惟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途詎有蹤

詠雪裡梅

春近寒雖轉梅舒雪尚飄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消葉開隨足影花多助重條今来漸異昨向

晚判勝朝

西遊咸陽中

上林春色滿咸陽遊俠多城斗疑連漢橋星象跨河影裡看飛轂塵前聽遠珂還家何意晚無處不經過

江揔

賦得三五明月滿

三五兎輝成浮陰冷復輕隻輪非戰反團扇少歌聲雲前往来色水上動搖明兄復高樓照何

嗟攬不盈

奉和東宫經過故妃舊殿

故殿看看冷空階步步悲猶憶窺窻處還如解珮時苔生無意草燕入有言遲若令歸就月照見不須疑

周弘正

看新婚

莫愁年十五来聘子都家婿顏如美玉婦色勝桃花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暫却輕紈扇傾城判不賒

張正見

對酒

當歌對玉酒匡坐酌金罍竹葉三清泛蒲萄百味開風移蘭氣入月逐桂香来獨有劉將阮忘情寄羽杯

賦得題新雲

西北春雲起遥臨偃蓋松根危纔吐葉氣淺未成峰風前飛未斷日處影疑重體輕無五色詎

是得從龍

顧野王

隴頭水

隴底望秦川迢遞隔風烟蕭條落野樹幽咽響流泉瀚海波難息交河水未堅寧知蓋山水逐節赴危絃

賀徹

賦得長笛吐清氣

胡關氛霧侵羌笛吐清音韻切山陽曲聲悲隴

上吟柳析城邊樹梅舒嶺外林方知出塞處不
憚武溪深

蕭詮

賦得往往孤山映

青山照落暉映遠望連飛仙峰看玉笥關路視
金微鼓吹聲疑盡香爐烟覺稀共君臨水別勞
此送將歸

劉刪

侯司空宅詠妓

石家金谷妓妝罷出蘭閨看花只欲笑聞瑟不
勝啼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將人當桃李何
處不成蹊

北齊荀仲舉

銅雀臺

高臺秋色晚直望已悽然況復歸風便松聲入
断絃淚逐梁塵下心隨團扇捐誰堪三五夜空
對月光圓

劉逖

對雨

重輪宵已畢行雨旦浮空細落疑含露斜飛覺
帶風濕槐仍足綠露桃更上紅無由似玄豹縱
意坐山中

秋閨

螢飛綺窓外妾思霍將軍燈前量畫錦簾下織
花文墜露如輕雨明河似薄雲秋還百種事衣
成未暇薰

周庾信

和趙王看妓

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琴曲隨流水簫聲逐
鳳凰細縷纏鍾格圓花釘鼓床懸知曲不誤無
事畏周郎

奉和賜曹美人

月光如粉白秋露似珠圓絡綿無機織流螢帶
火寒何年迎美玉今日夢徵蘭訝許能含笑芙
蓉宜熟看

隋盧思道

采蓮曲

曲浦戲妖姬輕盈不自持擎荷愛圓水折藕美長絲珮動裙風入妝消粉汗滋菱歌惜不唱須待暝歸時

王胄

愛妾換馬

朱鬛飾金鑣紅妝束素腰似雲來躞蹀如雪去飄颻桃花含淺汗柳葉帶餘嬌騁先將獨立雙絶不俱標

別周記室

五里徘徊鶴三聲斷絶猿何言俱失路相對泣離尊別意悽無已當歌寂不喧貧交欲有贈掩涕竟無言

王由禮

賦得巖穴無結構

巖間無結構谷處極幽尋葉落秋巢逈雲生石路深早梅香野徑清澗響丘琴獨有棲遲客留連芳杜心

邢巨

遊春

海嶽山峰古春皋二月還綠潭漁子釣紅樹美人攀弱蔓環沙嶼飛花點石關溪山遊未歇琴酌美晴灣

孔德紹

賦得涉江采芙蓉

蓮舟泛錦磧極目眺江干沿流渡楫易逆浪取花難有霧疑川廣無風見水寬朝來採摘倦詎得久盤桓

王眘

七夕

天河橫欲曉鳳駕儼應飛落月移妝鏡浮雲動別衣懽逐今宵盡愁隨還路歸猶將宿昔淚更上去年機

杜公瞻

同心芙蓉

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莖孤引綠雙影共

分紅色奪歌姬臉香飄舞袖風名蓮自可念兒
復兩心同

殷英重

采蓮曲

蕩舟無數伴解纜自相催汗粉無庸拭風裙隨
意開棹移浮荇亂船進倚荷來藕絲牽作縷蓮
葉捧成杯

情采編卷七終

情采編卷八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律詩二初唐上

唐太宗

守歲

暮景斜芳殿年華綺麗宫寒辭去冬雪暖帶入
春風階覆舒梅素盤花卷燭紅共歡新故歲迎
送一宵中

三層閣上置音聲

綺筵移暮景紫閣引宵烟隔棟歌塵合分階舞
影連聲流三處管響亂一重絃不似秦樓上吹

簫空學仙

褚亮

詠花燭

蘭徑香風滿梅梁暖日斜言是東方騎来尋南
陌車靨星臨夜燭眉月隱輕紗莫言春稍晩自
有鎮開花

楊師道

初宵看婚

洛城花燭動戚里画新娥隱扇羞應慣含情愁
已多輕啼濕紅粉微睇轉橫波更笑巫山曲空
傳暮雨過

王勣

詠妓

妖姬飾淨妝窈窕出蘭房日照當軒影風吹滿
路香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衣長不應令曲誤持
此試周郎

張文琮

昭君怨

戒途踰萬里回首望三秦忽見天山雪還疑上
死春玉痕垂粉淚羅袂拂胡塵爲得胡中曲還
悲遠嫁人

李百藥

火鳳詞

佳人靚晚妝清唱動蘭房影出含風扇聲飛照
日梁嬌嚬眉際歛逸韻口中香自有橫陳會應

憐秋夜長

寄楊公

公子盛西京光華早著名分庭接游士虛館待
時英高閣浮香出長廊寶劍鳴面花無隔笑歌
扇不鄣聲

戲贈潘徐城門迎兩新婦

秦晉稱舊匹潘徐有世親三星宿已會四德婉
而嬪雲光鬢裏薄月影扇中新年華與妝面共
作一芳春

董思恭

昭君怨

琵琶馬上彈行路曲中難漢月正南遠關河直
北寒髻鬟風拂亂眉黛雪霑殘斟酌紅顏改徒
勞握鏡看

鄭世翼

看新婦

初笄夢桃李新妝應摽梅疑逐朝雲去翻隨暮
雨來雜珮含風響叢花隔扇開姮娥對此夕何

用久徘徊

王績

贈程處士

百年長擾擾萬事悉依依日光隨意落河水任情流禮樂囚姬旦詩書縛孔丘不如高枕上時取醉消愁

上官儀

昭君怨

玉關春色晚金河路幾千琴悲桂條上笛怨柳花前露掩臨妝月風驚入鬢蟬紙書倩還使淚盡白雲天

嚴識玄

婕妤怨

賤妾如桃李君王若歲時秋風一已勁搖落不勝悲寂寂春苔滿沉沉綠草滋繁華非此日指輦竟何時

郭利正

上元

九陌連燈影千門慶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惟愁曉周遊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

芮挺章

江南曲

春江可憐事最在美人家鸚鵡能言鳥芙蓉巧笑花馬銜金作埒水抱玉爲砂薄晚青絲騎長鞭赴狹斜

歐陽瑾

折楊柳

垂柳拂妝臺葳蕤葉半開年華枝上見邊思曲中來嫩色宜春雨輕花半落梅朝朝倦攀折征戍幾時回

蔣翊

南溪別業

結宇依青嶂開封對綠疇樹交花兩色溪合水重流竹徑春來掃蘭尊夜不收逍遥自得意鼓腹醉中遊

邵士彥

秋閨

斜日空庭暮幽閨積恨盈細風吹帳冷微月度窻明怨坐啼相續愁眠夢不成調琴欲有其畏作斷腸聲

沈祖先

秋閨

白馬三軍客青娥十載思玉庭露落夜羅幌月明時爐冷蜘蛛喜燈寒熠燿欺愁多不可曙流涕坐空帷

王勃

銅雀臺

金鳳隣銅雀漳河望鄴城君王無處所臺榭若平生舞席紛何就歌梁儼未傾西陵松檟冷誰見綺羅情

銅雀妓

妾本深宮妓曾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爲誰容錦衾不復襞羅衣誰再縫高臺西北望流涕向青松

郊興

空園歌獨酌春日賦閒居澤蘭侵小徑河柳覆長渠雨去花光濕風歸葉影踈山人不惜醉唯畏綠尊虛

楊烱

驄馬

驄馬鐵連錢長安俠少年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夜玉裝車軸秋金鑄馬鞭風霜但自保窮達任皇天

有所思

賤妾留南楚征夫向北燕三秋方一日少別比千年不掩嚬紅縷無論數綠錢相思明月夜迢遞白雲天

折楊柳

邊地迷無極征人去不還秋容凋翠羽別淚損紅顏望斷流星驛心馳明月關藁砧何處在楊柳自堪攀

梅花落

寞外一枝梅寒花五出開影隨朝日遠香逐便
風來對泣銅鈎障愁看玉鏡臺行人斷消息春
恨幾徘徊

送臨津房少府

岐路三秋別江津萬里長烟霞駐征蓋絃奏促
飛觴階樹含斜日池風泛早凉贈言未終竟流
涕忽霑裳

盧照隣

隴頭水

隴阪高無極征人一望鄉關河別去水沙塞斷
歸腸馬繫千年樹旌懸九月霜從來共嗚咽皆
是爲勤王

芳樹

芳樹本多奇年華復在茲結翠成新幄開紅滿
故枝風歸花歷亂日度影參差容色朝朝落思
君君不知

昭君怨

合殿恩中絶交河使漸稀肝腸隨玉輦形影向
金微漢地草應綠胡庭沙正飛願逐三秋雁年
年一度歸

折楊柳

倡樓啓曙扉楊柳正依依鶯啼知歲隔條變識
春歸露葉疑愁黛風花落舞衣攀折將安寄軍
中音信稀

七夕泛舟

鳳杼秋期至鳧舟野望開微吟翠堂側延賞白

雲隈石似支機罷槎疑犯宿來天潢殊漫漫日
暮獨悠哉

益州城西張超亭觀妓

落日明歌席行雲逐舞人江前飛暮雨梁上下
輕塵冶服看疑畫妝臺望似春高車勿遽返長
袖欲相親

春晩山莊率題

田家無四隣獨坐一園春鶯啼非選樹魚戲不
驚綸山水彈琴盡風花酌酒頻年華已可樂高

興復留人

關山月

塞垣通碣石虜陣抵祈連相思在萬里明月正孤懸影移金岫北光斷玉門前寄謝閨中婦時看鴻雁天

辛法司宅觀妓

南國佳人至北堂羅薦開長裾隨鳳管促柱送鸞杯雲光身後落雪態掌中回到愁金谷晚不恡玉山頹

雨雪曲

虜騎三秋入雲中萬里平雪似胡沙暗水如漢月明高闕銀爲闕長城玉作城節旄零落盡天子不知名

駱賓王

在獄詠蟬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

秋雁

聯翩辭海曲搖曳指江干陣去金河冷書歸玉塞寒帶月凌空易迷烟逗浦難何當同顧影刷羽泛清瀾

同張二詠雁

唼藻蒼梧遠啣蘆紫塞長霧深迷曉景風急斷秋行陣照通宵月書封幾夜霜無復能鳴分空知愧稻梁

天津橋上美人

美女出東鄰容與在天津動衣香滿路移步襪生塵水下看妝影眉頭畫月新寄書曹子建個是洛川神

王昭君

斂容辭豹尾緘怨度龍鱗金鈿明漢月玉筯染胡塵妝鏡菱花暗愁眉柳葉顰唯有清笳曲時聞芳樹春

途中有懷

睠然懷楚奏悵矣背秦關涸鱗驚照轍墜羽怯

虛巒素服三川化烏裘十上還莫言無皓齒時
俗薄朱顏

秋菊

擢秀三秋晚開芳十步中分黃俱笑日含翠共
搖風碎影涵流動浮香隔岸通金翹徒可泛玉
斝竟誰同

鏤雞子

幸遇清明日欣逢舊練人剌花爭臉態寫月競
眉新暈罷空餘月詩成併道春誰知懷玉者含

響未吟晨

靈臺出繫寒夜有懷

獨坐懷明發長謠若未安自應迷北叟誰肯問
南冠生死交情異殷憂歲序闌空餘朝夕鳥相
伴夜啼寒

秋水

貝闕寒流徹玉輪秋浪清圖雲錦色淨寫月練
花明泛曲鵾絃動隨軒鳳轄驚唯當御溝上悽
斷送歸情

劉廷芝

曉春

佳人眠洞房回首見垂楊寒盡鴛鴦被春生玳
瑁床庭陰幕青靄簾影散紅芳寄語同心伴迎
春且薄妝

劉允濟

怨情

玉關芳信斷蘭閨錦字新愁來不自抑念切已
含嚬虛牖風驚夢空床月厭人歸期倘可促勿

度柳園春

長孫正隱

晦日宴高氏林亭同用華字

晦晚屬煙霞遨遊重歲華歌鐘雖戚里林藪是
山家細雨猶開日深池不漲沙淹留迷處所巖
岫幾重花

陳嘉言

上元夜效小庾體同用春字

今夜可憐春河橋多麗人寶馬金爲絡香車玉

作輪連手窺潘掾分頭看洛神重城自不掩出
向小平津

蘇味道

正月十五夜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
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
漏莫相催

李嶠

詠雪

瑞雪驚千里從風下九霄地疑明月夜山似白
雲朝逐舞花光動臨歌扇影飄大周天闕路今
日海神朝

舞

妙伎遊金谷佳人滿石城霞衣席上轉花袖雪
前明儀鳳諧清曲迴鸞應雅聲非君一顧重誰
賞素腰輕

扇

翟扇舊傳名蒲葵價不輕花芳不滿面羅扇詎
鄭聲樂熱含風細臨秋帶月明同心如可贈持
表合歡情

應詔詠梨

擅美玄光側傳芳瀚海中鳳文疎象郡花影麗
新豐春暮條應紫秋來葉早紅若令逢漢主還
冀識張公

奉和七夕兩儀殿會宴應制

靈匹三秋會仙期七夕過槎來人泛海橋渡鵲
填河帝縷升銀閣天機罷玉梭誰言七襄詠重

入五絃歌

立春日侍宴內出剪綵花應制

早聞年欲至剪綵學芳辰綴綠奇能似裁紅巧
逼眞花從篋裡發葉向手中春不與韶光競何
名天上人

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漢帝撫戎臣絲言命錦輪還將弄機女遠嫁織
皮人曲怨關山月妝消道路塵所嗟穠李樹空
對小榆春

馬武騎挽歌二首

五日皆休沐三泉獨不歸池臺金闕是尊酒璘筵非巷靜遊禽入門閒過客稀唯餘昔年鳳尚繞故樓飛

其二

昔下天津館常過帝子家夜傾金屋酒春舞玉臺花試馬依紅埒吹簫弄紫霞誰言東郭路翻枉北門車

中宗降誕日長定公主滿月侍宴應制

神龍見像日仙鳳養雛年大火乘天正明珠對月圓祚遙金箧裡歌奏玉筐前今日宜孫慶還叅祝壽篇

宗楚客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星橋他日構仙榜此時開馬向鋪錢埒簫聞弄玉臺人同衛卡美客是馬卿才借問遊天漢誰能帶日迴

喬知之

銅雀妓

金閣惜分香鉛華不重妝空餘歌舞地猶是爲君王哀絃調已絶艶曲不須長共看西陵暮秋烟起白楊

情采編卷八終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律詩三 初唐中

陳子昂

月夜有感

美人挾趙瑟微月在西軒寂寞夜何久殷勤玉指繁清光委衾枕遥思屬湘沅空簾隔星漢猶夢感精魂

魏氏園亭人賦一物得秋萱草

昔時幽徑裡榮耀雜春叢今來玉墀上銷歇畏秋風細葉猶含綠鮮花未吐紅忘憂誰見賞空此北堂中

杜審言

賦得妾命薄

草綠長門掩苔青永巷幽寵移新愛奪淚落故情留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自憐春色罷團扇後迎秋

和康五曉月有懷

明月高秋迥愁人獨夜看暫將弓並曲翻與扇俱團霧濯清輝苦風飄素影寒羅衣一此鑒頓使別離難

和韋承慶遊義陽公主山池四首

野興城中發朝英物外求情懸朱紱望契動赤泉遊海燕巢書閣山雞舞畫樓雨餘清晚暇共坐北巖幽

其二

逕轉孤峰逼橋危缺岍妨玉泉移酒味石髓換

粳香綰霧青絲弱牽風紫蔓長猶言宴樂少別向後池塘

其三

攢石當軒倚懸泉度牖飛鹿麛銜妓席鶴子曳童衣園果嘗難遍池蓮摘未稀卷簾惟待月應在醉中歸

其四

賞翫奇他日高深愛此時池分八水背峰作九山疑池静魚偏逸人閑鳥欲欺青溪流別興更

與白雲期

七夕

白露含明月青雲斷絳河天街七襄轉閣道二神過䃂服鏘環珮香烟拂綺羅年年今夜盡機杼別情多

代張侍御傷美人

二八泉扉掩帷屏寵愛空淚痕銷夜燭愁緒亂春風巧笑人疑在新妝曲未終應憐脂粉氣猶着舞衣中

沈佺期

銅雀臺

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綺羅君不見歌舞妾空來恩共漳河水東流無重回

天官崔侍郎夫人盧氏挽歌

偕老言何謬香魂事永違潘魚從此隔陳鳳宛然飛埋鏡泉中暗藏燈地下微猶憑少君術髣髴覩容輝

長門怨

月皎風泠泠長門次掖庭玉階聞墜葉羅幌見流螢清漏凝珠綴流塵下翠屏妾心君自察愁嘆劇繁星

早發平昌島

解纜春風後鳴榔曉漲前陽烏出海樹雲雁下江烟積氣衝長島浮光溢大川不能懷魏闕心賞獨泠然

歲夜安樂公主滿月侍宴應制

除夜子星迴天孫滿月杯詠歌麟趾合簫管鳳鶵來歲炬常然桂春盤預折梅聖皇千萬壽垂曉御樓開

剪綵

宮女憐芳樹裁花競早榮寒依刀尺盡春向綺羅生弱蔕盤絲發香莖結素成纖枝幸不棄長就玉階傾

洛陽道

九門開洛邑雙闕對河橋白日青春道軒裳半

下朝乘羊稚子看拾翠美人嬌行樂歸恒晩香
塵撲地遥

雜詩四首

鐵馬三軍去金閨二月還邊愁離上國春夢失
陽關池水琉璃淨園花玳瑁斑歳華空自擲愁
思不勝顔

其二

落葉驚秋婦高砧促暝機蜘蛛尋月度螢火傍
人飛清鏡紅塵入孤燈綠焰微怨啼能至曉獨

自懶縫衣

其三

妾家臨渭北春夢著遼西何苦朝鮮郡年年事
鼓鼙燕來紅壁語鶯向綠窻啼為許長相憶闌
干玉筯齊

其四

聞道黄花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裡月長照漢
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
爲取龍城

同獄者嘆獄中無燕

何許乘春燕多知辯夏臺三時欲併盡雙影未
嘗來食蕋嫌叢棘銜泥怯死灰不如黄雀語能
雪冶長猜

巫山高二首

巫山峰十二環合象昭回俯聽琵琶峽平看雲
雨臺古槎天外落瀑水日邊來何忍猿啼夜荊
王枕席開

其二

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暗谷疑風雨陰崖若

鬼神月明三峽曉潮滿九江春為問陽臺客應
知入夢人

關山月

漢月生遼海朣朧出半輝合昏玄菟郡中夜白
登圍暈落江山迥光含霜霰微將軍聽曉漏戰
馬欲南歸

折楊柳

玉窻朝日映羅帳春風吹拭淚攀楊柳長條踠

地垂白花飛歷亂黄鳥度參差妾自肝腸斷傍人那得知

紫騮馬

青玉紫騮鞍驕多影屢盤荷君能剪拂躞蹀噴桑乾跪足追奔易長鳴遇賞難摐金一萬里霜露不辭寒

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金榜扶丹掖銀河蔽紫閑那堪將鳳女還似嫁烏孫玉就歌中怨珠辭掌上珍西戎非我匹明

主至公存

立春日侍宴内出剪綵花應制

合殿春應早開箱綵預知花迎宸翰發葉待御筵披梅訝香全少桃驚色頓移輕生承剪拂長伴萬年枝

幸梨園亭觀打毬應制

今春芳苑遊接武上瓊樓宛轉縈香騎飄颻拂畫毬俯身迎未落迴轡逐旁流秪爲看花鳥時時悞失籌

昭君怨

非君惜鸞殿非妾妒蛾眉薄命由驕虜無情是畫師嫁來胡地日不並漢宮時心苦無聊賴何堪上馬辭

秦州薛都督挽詞

十里絳山幽千年分水流碑傳門客建劒是故人留隴樹烟含夕山門月對秋古來鍾鼎盛共盡一蒿丘

宋之問

詠鐘

既接南隣磬還隨北里笙平陵通曙響長樂警宵聲秋至含霜動春歸應律鳴豈惟恒待扣金簴有餘情

江南曲

妾住越城南離居思不堪採花驚曙鳥摘葉餧春蠶懶結茱萸帶愁安玳瑁簪侍臣消瘦盡日暮碧江潭

泛鏡湖南溪

乘輿入幽棲舟行日向低巖花候冬發谷鳥作春啼沓嶂開天小叢篁夾路迷循聞可憐處更在若耶溪

奉和聖製立春剪綵花應制

金閣妝仙杏瓊筵弄綺梅人間都未識天上忽先開蝶繞香絲住蜂憐彩艷回今年春色早應爲剪刀催

度大庾嶺

度嶺方辭國停軺一望家魂隨南翥鳥淚盡北

枝花山雨初含霽江雲欲變霞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

送田道士使蜀投龍

風馭忽泠然雲臺路幾千蜀門峰勢斷巴字水形連人隱壺中地龍遊洞裡天贈言迴馭日圖畫彼山川

梁宣王挽詞二首

貴藩堯母族外戚漢家親業重興王際功高復辟辰愛賢唯報國樂善不防身今日衣冠送空

傷置醴人

其二

像設千年在平生萬事遺綵斿翻葆吹圭翣奠靈衣隴日寒無影郊雲凍不飛君王留此地駟馬欲何歸

魯忠王挽詞二首

同盟會五月歸葬出三條日慘咸陽樹天寒渭水橋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驕寂寞泉臺恨從茲罷玉簫

其二

樹羽迎朝日撞鐘望早霞故人悲宿草中使慘晨笳氣有衝天劍星無犯斗槎唯餘孔公宅長接魯王家

范陽王挽詞二首

賢相稱邦傑清流舉代推公才掩諸夏文體變當時賓吊翻成鶴人亡惜喻龜洛陽今紙貴猶寫太沖詞

其二

贈秩徵草洽求書秘草成客隨朝露盡人逐夜舟驚蒿里衣冠送松門印綬迎誰知楊伯起今日重哀榮

和洛州司士康庭芝望月有懷

天使下西樓光含萬里秋臺前疑挂鏡簷外似懸鉤張尹將眉學班姬取扇儔佳期應借問爲報在刀頭

壽陽王花燭圖

仙媛乘龍日天孫捧雁來可憐桃李徑更繞鳳

凰臺燭照香車入花臨寶扇開莫令銀箭曉爲盡合歡杯

牛女

粉席秋期緩針樓別怨多奔龍爭渡月飛鵲亂填河失喜先臨鏡含羞未解羅誰能留夜色來夕倍還梭

崔融

則天皇后挽歌

前殿臨朝罷長陵合葬歸山川不可望文物盡成非陰月霾中道軒星落太微空餘天子孝松上景雲飛

郭元振

塞下曲

塞外虜塵飛頻年出武威死生隨玉劍辛苦向金微久戍人將老長征馬不肥仍聞酒泉郡已合數重圍

李適

奉和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絳河從遠聘青海赴和親月作臨邊曉花爲度隴春主歌悲顧鶴帝策重安人獨有瓊簫處悠悠思錦輪

薛稷

奉和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天道能殊俗深恩乃戢兵懷荒寄赤子忍愛鞠蒼生月下瓊娥去星分寶婺行關山馬上曲相送不勝情

鄭愔

奉和金城公主適西蕃

下嫁戎庭遠和親漢禮優笳聲出虜塞簫曲背秦樓貴主悲黃鶴征人怨紫騮皇情眷億兆割念俯懷柔

秋閨

征客向輪臺幽閨寂不開音書秋雁斷機杼夜蛩催虛幌風吹葉閒階露濕苔自憐愁思影常共月徘徊

折楊柳

青柳映紅顏黃雲蔽紫關傳聞邊信出枝葉為君攀舞態愁將斷春心望不還風花亂成雪羅綺淚斑斑

情采編卷九終

情采編卷十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律詩四 初唐下

崔湜

酬杜麟臺春思

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鴛衾夜凝思龍鏡曉含情憶夢殘燈落離魂閨馬驚可憐朝與暮樓上獨盈盈

斑婕妤

不忿君恩斷新粧視鏡中容華尚春日嬌愛已秋風枕席臨窗曉屏幃向月空年年後庭樹榮落在深宮

折楊柳

二月風光半三邊戍不還年華妾自惜楊柳為君攀落絮縈衫袖垂條拂鬢鬟那堪音信斷流涕望陽關

唐都尉山池

曲渚飄輕舟前溪釣晚流雁翻蒲葉起魚撥荇

花遊金子懸湘柚珠房折海榴幽亭惜未已清
月半西樓

劉憲

折楊柳

沙塞三河道金閨二月春碧烟楊柳色紅粉綺
羅人露葉憐啼臉風花思舞巾攀持君不見爲
聽曲中新

奉和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外館踰河右行雲指路岐和親悲遠嫁忍淚泣

將離旌旆羞風引軒車漢月隨那堪馬上曲暗
向管中吹

徐彥伯

奉和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鳳扆憐簫曲鸞閨念掌珍虜庭遙築館漢策重
和親星轉銀河夕花移玉樹春聖心悽送遠留
蹕望征塵

常元旦

送金城公主和親

柔遠安夷俗和親重漢年軍容旌節送國命錦
車宣琴曲悲千里簫聲戀九天唯應漢西月來
就掌珠圓

馬懷素

奉和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帝子今何去重姻適異方離情愴宸掖別路逶
關梁望絕園中柳愁看陌上桑空餘顧黃鶴東
顧憶迴翔

趙冬曦

秋夜遊灉湖

政理常多暇方舟此泝洄吹簫虛洞答舉棹便
風催山暗雲猶辨潭幽月稍來清溪無數曲未
盡莫先回

蘇頲

奉和七夕兩儀殿會宴應制

靈媛乘秋發仙裝警夜催月光窺欲渡河色辨
應來機石天文寫針樓御賞開竊窺棲鳥至疑
向鵲橋迴

扈從温泉奉和姚令公喜雪

清道豐人望乘時漢主遊恩輝隨霧下慶澤與雲浮泉煖驚銀磧花寒映玉樓鼎臣今有問河伯且應留

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

御道虹旗出芳園翠輦遊繞花開水殿架竹起山樓荷芰輕薫幄魚龍出負舟寧知穆天子空賦白雲秋

曉發方騫驛

傳置遠山蹊龍鍾蹴澗泥片陰時作雨微照已生霓鬢髮愁氛換心情險路迷方知向蜀老偏識子規啼

張說

道家

道記開中籙真官表上清焚香三鳥至鍊藥九仙成天上靈書下空中妙妓迎迎來出烟霧渺渺戲蓬瀛

東都酺宴

凱宴惟今席餘歡殊未窮入雲歌嫋嫋向日妓叢叢駿管催酣興留關待曲終長安君為樂應與萬方同

奉和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青海和親日潢星出漢時戎王子壻禮漢國舊家慈春野開離宴雲天起別詞空彈馬上曲詎減鳳樓思

深渡驛

旅宿青山夜荒庭白露秋洞房懸月影高枕聽

江流猿響寒巖樹螢飛古驛樓他鄉對搖落併覺起離憂

岳州宴別潭州王熊

縉雲通省閣溝水遞西東然諾心猶在容華歲不同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舊館分江口悽然望落暉相逢傳旅食臨別換征衣昔記山川是今傷人代非往來皆此路生

死不同跡

還至廬巴驛聞張御史張判官欲到不得待留贈之

旅寓南方遠傳聞北使來舊庭知玉樹合浦識珠胎白髮因愁變丹心託夢廻皇恩若可再爲憶不然灰

南中贈高六戩

北極辭明代南溟宅放臣丹情猶義盡白髮帶愁新鳥墮炎洲氣花飛洛水春平生歌舞席誰

憶不歸人

奉和聖製幸溫泉言志應制

溫谷媚新豐驪山橫半空湯池薰水殿翠木暖烟宮起疾逾山藥無私合聖功始知堯舜德心與萬人同

南中送蔣五岑向青州

老親依北海賤子棄南荒有淚皆成血無聲不斷腸此中逢故友彼地送還鄉頗爲江楓葉隨君渡洛陽

鳳閣尋勝地

西掖持醇酒東山就白雲開軒綠池映命席紫蘭芬舞度花爲伴鶯來管作群太平多樂事春物共氛氳

幽州別徐長河行先

惠愛交千里辛勤世事多荊南久爲別薊北遠來過寄目雲中鳥留歡酒上歌影移聲復間遲暮兩如何

奉和聖製觀拔河俗戲應制

今歲好拖鉤橫街敞御樓長繩繫日住貫索挽河流鬭力頻催鼓爭都更上籌春來百種戲天意在宜秋

崔日用

奉和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聖后經綸遠謀臣計畫多受降追漢策築館許戎和俗化烏孫壘春生積石河六龍今出餞雙鶴願爲歌

姚崇

秋夜望月

明月有餘鑒羈人殊未安桂含秋樹晚影入夜池寒灼灼雲枝靜光光草露團所思迷所在長望獨長嘆

王翰

子夜春歌

春氣滿林香春遊不可忘落花吹欲盡垂柳拂還長桑女淮南曲金鞍塞北裝行行小垂手日暮渭川陽

袁暉

正月閨情

正月金閨裡微風繡戶間曉魂憐別夢春思逼啼顏逸砌梅堪折當軒樹未攀歲華庭北上何日度陽關

二月閨情

二月韶光好春風香氣多園中花巧笑林裡鳥能歌有恨離琴瑟無情着綺羅更聽春燕語妾亦不如他

七月閨情

七月坐良宵金波滿麗譙容華芳意改枕席怨情饒錦字霑襟淚羅裙緩細腰不如銀漢女歲歲鵲成橋

張九齡

湖口望廬山瀑布

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雜樹灑落出重雲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庭梅

芳意何能早孤榮亦自危更憐花蒂弱不受歲寒移朔雪那堪妒陰風已屢吹馨香雖尚爾飄蕩復誰知

立春日晨起對積雪

忽對臨庭雪瑶華處處開今年迎氣始昨夜伴
春廻玉潤窻前竹花繁院裡梅東郊齋祭所應
見五神来

聽筝

端居正無緒那復發秦筝纖指傳新意繁絃起
怨情悠揚思欲絶掩抑態還生豈是聲能感人
心自不平

與王六履道廣州津亭曉望

明發臨前浦寒来净遠空水紋天上碧日氣海

邊紅景物紛爲異人情賴此同乗槎自有適非
欲破長風

春江晩景

江林皆秀發雲日復相鮮征路那逢此春心益
湫然興来祇自得佳處莫能傳薄暮津亭下餘
花滿客船

秋夜望月

清迥江城月流光萬里同所思如夢裡相望在
庭中皎潔青苔露蕭條黄葉風含情不得語頻
使桂華空

東湖臨泛餞王司馬

南土秋雖半東湖草未黄聊乗風日好来泛芰
荷香蘭棹無勞速菱歌不厭長忽懐京洛去難
與共清光

和姚令公從幸温湯喜雪

萬乗飛黄馬千金狐白裘正逢銀霰積如向玉
京遊瑞氣鋪馳道花文拂綵旒還聞吉甫頌不
共郢歌傳

初發道中寄遠

日夜鄉山遠秋風復此時舊聞胡馬思今聽楚
猿悲念別朝昏苦懐歸歳月遅壯圖空不見常
恐鬢如絲

自豫章南還江上作

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轉逢空濶處聊洗滞
留情浦樹遥如待江鷗近若迎津途別有趣況
乃濯吾纓

園中時蔬盡皆鋤理唯秋蘭數本委而不

顧彼錐一物有足悲者遂賦二章

場藿已成歲園葵亦向陽蘭時獨不偶露節漸無芳旨異菁爲蓄甘非蔗有衆人多利一飽誰復惜馨香

其二

幸得不鋤去孤苗守舊根無心羡旨蓄豈欲近名園遇賞寧充佩爲生莫礙門幽林芳意在非是爲人論

旅宿淮陽亭口號

日暮荒亭望悠悠旅思多故鄉臨桂水今夜渺星河暗草霜華發空亭雁影過興來誰與晤勞者自爲歌

詠燕

海燕何微渺乘春又暫来豈知泥滓賤秪見玉堂開繡户時雙入雕梁日幾廻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

耒陽溪夜行

乘夕棹歸舟緣源路轉幽月明看嶺樹風静聽溪流嵐氣船間入霜華衣上浮猿聲雖此夜不是別家愁

蘇侍郎紫微庭各賦一物得芍藥

仙禁生紅藥微芳不自持幸因清切地還遇豔陽時名見桐君録香聞鄭國詩孤根若可用非直受華滋

通化門外送別

屢別容華改長愁意緒微義將私愛隔情與故人歸薄宦無時賞勞生有事機離魂今夕夢先

繞舊林飛

道逢北使題贈京邑親知

征驂稍靡靡去國方遲遲路遶南登岍情揺北上旗故人憐別日旅雁逐歸時歲晏無芳草將何寄所思

孫逖

同和詠樓前海榴

客自新亭郡朝来數物華傳君妓樓好初落海榴花露色珠簾映香風粉壁遮更宜林下雨日

晩逐行輦

奉和四月二日上陽水窻賜宴應制

今日逢新夏歡遊續舊旬氣和先作雨恩厚別成春鳳管臨青洛龍輿下紫宸此中歌在藻還見躍潛鱗

尋龍湍

仙穴尋遺跡輕舟愛水鄉溪流一曲盡山路九峰長漁父歌金洞江妃舞翠房遙憐葛仙宅真氣共微茫

情采編卷十終

情采編卷十一

明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律詩五 盛唐

高適

送崔侍御謫閩中

謫去君無恨閩中我舊過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東路雲山合南天瘴癘和自當逢雨露行矣慎風波

岑參

題金城河驛樓

古戍依重險高樓見五涼山根盤驛道河水浸城牆庭樹巢鸚鵡園花隱麝香忽然江浦上憶作捕魚郎

長門怨

君王嫌妾妒閉妾在長門舞袖垂新寵愁眉結舊恩綠錢生履跡紅粉濕啼痕羞被桃花笑看春獨不言

滻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

野店臨官渡重城壓御隄山開灞水北雨過杜陵西歸夢秋能作鄉書醉懶題橋廻忽不見征馬尚聞嘶

夜過盤豆隔河望永樂寄閨中效齊梁體

盈盈一水隔宋宋二更初波上思羅襪魚邊憶素書月如眉已畫雲似鬢新梳春物知人意桃花笑索居

江上春嘆

臘月江上暖南橋新柳枝春風觸處到憶得故

園時終日不如意出門何所之從人覓顏色自笑弱男兒

韓員外夫人清河縣君崔氏挽歌

令德當時重高門舉世推從夫榮已絕封邑寵難追陌上人皆惜花間鳥亦悲仙郎看隴月猶憶畫眉時

故僕射裴公挽歌二首

盛德資邦傑嘉謀作世程門瞻駟馬貴時仰八龍榮罷市秦人送還鄉絳老迎莫埋丞相印留著傳玄成

其二

富貴徒言久鄉閭歿後歸錦衣都未着丹旐忽先飛哀挽辭秦塞悲笳出帝畿遙知九原上漸遠吊人稀

王維

晚春閨思

新妝可憐色落日卷羅帷罏氣清珍簟牆陰上玉墀春蟲飛網戶暮雀隱花枝向晚多愁思閑

窻桃李時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酬張少府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故太子太師徐公挽歌四首

功德冠羣英彌綸有大名軒皇用風后傅說是星精就第優遺老来朝詔不名留侯常辟穀何苦不長生

其二

謀猷爲國相翊賛奉宸輿劍履升前殿貂蟬託後車齊侯疏土宇漢室賴圖書僻處留田宅仍繞十畝餘

其三

舊里趨庭日新年置酒辰聞詩鸞渚客獻賦鳳樓人北首辭明主東堂哭大臣猶思御朱輅不惜汙車茵

其四

乆踐中台座終登上將壇誰云斷車騎空憶盛衣冠風日咸陽慘笳簫渭水寒無人當便殿應罷太師官

從岐山夜宴衛家山池應教

坐客香貂滿宮娃綺幔張澗花輕粉色山月少燈光積翠紗窻暗飛泉繡戶凉還將歌舞出歸路莫愁長

奉和陽駙馬六郎秋夜即事

高樓月似霜秋夜鬱金堂對坐彈盧女同看舞鳳凰少兒多送酒小玉更焚香結束平陽騎明朝入建章

孟浩然

早寒有懷

木落雁南渡北風江上寒我家湘水曲遥隔楚

雲端鄉淚客中盡孤帆天際看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

他鄉七夕

他鄉逢七夕旅館益羈愁不見穿針婦徒懷故國樓緒風初變熱新月始登秋誰忍窺河漢迢迢問斗牛

美人分香

艷色本傾城分香更有情髻鬟垂欲解眉黛拂能輕舞學平陽態歌翻子夜聲春風狹斜道含

笑待逢迎

悼正弘禪師

池上青蓮宇林間白馬泉故人成異物過憩獨潸然旣禮新松塔還尋舊石筵平生竹如意猶挂草堂前

閨情

一別隔炎凉君衣忘短長裁縫無處等以意忖情量畏瘦宜傷窄防寒更厚裝半啼封褁了知欲寄誰將

寒夕夜

閨夕綺窗閉佳人縫罷衣理琴開寶匣就枕臥重闈夜久燈花落薰籠香氣微錦衾重自暖遮莫曉霜飛

張子容

送蘇倩遊天台

靈異尋滄海笙歌訪翠微江鷗迎共狎雲鶴待將飛琪樹攀仙果瓊樓試羽衣遥知神女問獨怪阮郎迷

崔顥

長門怨

君王寵初歇棄妾長門宮紫殿蒼苔滿高樓明月空夜愁生枕席春意罷簾櫳泣盡無人問容華落鏡中

王家少婦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矜年最少復倚婿爲郎舞愛前溪緑歌憐子夜長閑来鬭百草度日不成妝

岐王席觀妓

二月春来半宮中日漸長柳垂金屋暖花發玉樓香拂匣先臨鏡調笙更炙簧長將歌舞能只擬奉君王

祖詠

過鄭曲

路向榮川夕晴来望盡通細烟生水上圓月在舟中岸勢迷行客秋聲亂草蟲旅懷勞自慰淅淅有凉風

七夕

閨女求天女更闌意未闌玉庭開粉席羅袖捧金盤向月穿針易臨風整線難不知誰得巧明旦試相看

崔曙

途中曉發

曉霽長風裡勞歌赴遠期雲輕歸海疾月滿下山遲旅望因高盡鄉心遇物悲故林遥不見况在落花時

賈至

銅雀臺

日暮銅臺靜西陵鳥雀歸撫絃心斷絶聽管淚霏微靈几臨朝奠空床卷夜衣蒼蒼川上月應照妾魂飛

李白

宮中行樂詞八首

水緑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繞瀛洲素女鳴珠佩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

其二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艷舞衣晚來移彩仗行樂泥光輝

其三

繡戶香風暖紗窗樹色新宮花争笑日池草暗生春緑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相親

其四

盧橘爲秦樹蒲萄出漢宮烟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其五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其六

少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裡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

其七

今日明光裡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艶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

其八

玉樹春歸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出花間舞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着醉嫦娥

杜甫

題張氏隱居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霽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溪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數陪章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艶曲二首

上客回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艶陽天

其二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立馬千山暮回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烟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陪栢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樂極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妝

其二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鐎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寀寥漢朝頻選將應

拜霍嫖姚

宿昔

宿昔青門裡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月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宫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示姪佐

多病秋風落君来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

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楚岸通秋屐胡床面夕畦籍糟分汁滓甕醬落提携飯糲添香味朋来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秦川雜詩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懐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預哂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癲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爲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

覓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黄騏驥病沙暖鶺鴒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三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

其二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别日江漢失清秋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盧象

雜詩

家居五原上征戰是平生獨負山西勇誰當塞上名死生遼海戰雨雪薊門行諸將封侯盡論功獨不成

儲光羲

漢陽即事

楚國千里遠孰知方寸違春遊歡有客夕寢賦無衣江水帶冰緑桃花隨雨飛九歌有深意捐佩乃言歸

夜觀妓

白雪宜新舞清宵召楚妃嬌童攜錦薦侍女整羅衣花映垂鬟轉香迎步履飛徐徐斂長袖雙燭送將歸

張謂

楊州雨中張七十宅觀妓

夜色帶寒烟燈花拂更然殘妝添石黛艶舞落金鈿掩笑須歌扇迎歌乍弄絃不知巫峽雨何事海西邊

玉清公主挽詞

學鳳年猶小乘鸞日尚賒初封千戸邑忽駕五雲車地接金人岸山藏玉女家秋風何太早吹落禁園花

張均

九日陪崔郎中北山

上客南臺至重陽此會文菊芳寒露洗杯翠夕陽矄務簡人同醉溪閑鳥自羣府中官最小惟有孟參軍

韋應物

趨府候曉呈兩府僚友

趨府不遑安中宵出戸看滿天星尚在近壁燭仍殘立馬頻驚曙垂簾却避寒可憐同宦者應悟下流難

情采編卷十二終

明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律詩六 中唐

劉長卿

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

古臺搖落後秋入望鄉心野寺来人少雲峰隔水深夕陽依舊壘寒磬滿空林惆悵南朝事長江獨至今

經漂母墓

昔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識前朝楚水流渚蘋行客薦山木杜鵑愁春草茫茫緑王孫舊此游

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

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古路無行客空山獨見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爲憐同病何人到白雲

秋夜雨中過靈光寺所居

晤語青蓮舍重門閉夕陰向人寒燭靜帶雨夜鐘深流水從他事孤雲任此心不能捐斗粟終日愧瑤琴

長門怨

何事長門閉珠簾只自垂月移深殿早春向後宮遲蕙草生閒地梨花發舊枝芳菲似恩幸看却被風吹

湘妃廟

荒祠古木暗寂寂此江濆未作湘南雨知爲何處雲苔痕斷朱履草色帶羅裙莫唱迎仙曲羈臣不可聞

過桃花夫人廟

寂寞應千載桃花想一枝路人看古木江月向空祠雲雨飛何處山川似舊時獨憐春草色猶似憶佳期

少年行

射飛誇侍獵行樂愛聯鑣薦枕青娥艷鳴鞭白馬驕曲房珠翠合深巷管絃調日晚春風裡衣香滿路飄

偶然作

野寺長依止田家或往還老農開古地夕鳥入寒山書劔身同廢烟霞吏共閒豈能將白髪扶杖出人間

見秦系離烟後出山居作

豈知偕老重垂老絶良婚郄氏誠難負朱家自愧貧綻衣留欲故織錦罷經春何况蘼蕪緑空山不見人

餞起

九日閒居寄登高數子

初服棲窮巷重陽憶舊遊門閉謝病日心醉授衣秋酒盡寒花笑庭空瞑雀愁今朝落帽客幾處管絃留

山齋獨坐喜玄上人見訪

舍下虎溪徑烟霞入瞑開柴門蕪竹靜山月與僧來心瑩紅蓮水言忘緑茗杯前峰曙更早斜漢欲西廻

江陵晦日陪諸官泛舟

節物堪爲樂江湖有主人舟行深更好山趣久彌新尊酒平生意烟花異國春城南無夜月長袖莫留賓

過裴長官新亭

茅屋多新意芳林昨試遺野人知石路戲鳥認花枝漫水縈窓戸閒雲挂竹籬到家成一醉歸馬不能騎

省中對雪寄元判官拾遺昆季

萬點瑶臺雪飛來錦帳前瓊枝應比淨鶴髪敢

爭先散影成花月流光透竹烟今朝謝家興幾處郢歌傳

皇甫冉

巫山高

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

秋夜寄所思

宗寞坐遥夜清風何處來天高散騎省月冷建

章臺隣笛哀聲急城碪朔氣催芙蓉已委絶誰復可爲媒

題竹扇贈別

湘竹殊堪製齊紈且未工幸親芳袖日猶帶舊林風掩笑歌筵裡傳書卧閣中竟將爲別贈寧與合歡同

婕妤怨

由來詠團扇今已值秋風事逐時皆往恩無日再中早鴻聞上苑寒露下深宮顔色年年謝相

如賦豈工

司空曙

同苗員外宿薦福常師房

浮生共多故聚宿喜君同人息時聞磬燈摇乍有風霜階疑水際夜木似山中一願持如意長來事遠公

雲陽寺詠石竹花

一自幽山別相逢此寺中高低俱出葉深淺不分叢對蝶難爭白庭榴暗讓紅誰憐芳最久春露到秋風

塞上曲

塞柳接胡桑軍門向大荒幕營隨月魄兵氣長星芒横吹催春酒重裘隔夜霜氷開不妨虜青草滿遼陽

秋思呈尹植裴説

靜與懶相偶年將衰共催前途歡未集往事恨空來晝影委紅葉月華銷緑苔沉思竟何有坐

結玉琹哀

盧綸

江行次武昌縣

家寄五湖間扁舟往復還年年生白髮處處上青山去國空知遠安身竟不閑更愁江畔柳長是北人攀

李端

巫山高

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虚中廻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過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宿清

秋見楚宮

憶皎然上人

未得從師去人間萬事勞雲門不可見山木已應高向日開柴戶驚秋問敝袍何由宿峰頂窗裡望波濤

耿湋

早朝

鐘鼓餘聲裡千官向紫微冒寒人語小乘月燭來稀清漏聞馳道輕霞映瑣闈猶看嘶馬處未

啓掖垣扉

沙上雁

衡陽多道里弱羽覆哀音還塞知何處驚弦亂此心夜陰前侶遠秋冷後湖深獨立沙汀意寧知霜霰侵

劉方平

巫山高

楚國巫山秀清猿日夜啼萬重春樹合十二碧峰齊峽出朝雲下江來暮雨西陽臺歸路直不

畏向家迷

張南史

殷卿宅夜宴

日暗城烏宿天寒櫪馬嘶詞人留上客妓女出中閨積雪連燈照迴廊映竹迷太常今夜宴誰不醉如泥

戎昱

採蓮曲

雖聽採蓮曲詎識采蓮心漾楫愛花遠回船愁

浪深烟生極浦色日落半江陰同侶憐波靜看妝墮玉簪

張衆甫

送李觀之宣州謁袁中丞賦得三洲渡

古渡大江濱西南距要津自當舟楫路應濟往來人翻浪驚飛鳥回風起綠蘋君看波上客歲晚獨垂綸

戴叔倫

長門怨

自憶專房寵曾居第一流移恩向何處暫妒不
容收夜靜管絃絶月明宮殿秋空將舊時意長
望鳳凰樓

楊巨源

從太和公主和蕃

北路古來難年光獨認寒朔雲侵鬢起邊月向
眉殘蘆井尋沙到花門度磧看熏風一萬里來
處是長安

權德輿

長相思

少小別潘郎嬌羞倚画堂有時裁尺素無事約
殘黄鸝語臨妝鏡花開落繡床相思不解說明
月照空房

武元衡

中秋夜與諸公錦樓望月

玉輪初滿空迥出錦城東相向秦樓鏡分飛碣
石鴻桂香隨窈窕珠綴隔玲瓏不及前秋見圓
光鳳沼中

劉禹錫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挽歌二首

出震清多難乘時播大鈞操絃調六氣揮翰動
三辰運偶升天日哀深率土人瑤池無轍迹誰
見屬車塵

其二

鳳翣擁銘旌威遲異吉行漢儀陳秘器楚挽咽
繁聲駐綍辭清廟凝笳背直城唯應晉內傳知
是向蓬瀛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挽歌三首

寶曆方無限仙期忽有涯事親崇漢禮傳聖法
殷家晚出芙蓉闕春歸棠棣華玉輪今日動不
是畫雲車

其二

任賢勞夢寐登位富春秋欲遂東人行寧虞杞
國憂長揚收羽騎太液泊龍舟惟有衣冠在年
年愴月遊

其三

講學金華殿親耕鈎盾田侍臣容諫獵方士信求仙虹影俄侵日龍顏不上天空餘水銀漢長照夜燈前

李賀

追賦畫江潭苑

十騎簇芙蓉宮衣小隊紅練香薫宋鵲尋箭踏盧龍旗濕金鈴重霜乾玉鐙空今朝画眉早不待景陽鍾

答贈

本作張公子曾名蕚綠華沉香薫小像楊柳伴啼鴉露重金泥冷杯闌玉樹斜琴堂沽酒客新買後園花

情采編卷十二終

情采編卷十三

明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律詩七 晚唐

李商隱

月

池上與橋邊難忘復可憐簾開最明夜簟卷已涼天流處水花急吐時雲葉鮮姮娥無粉黛只是逞嬋娟

曉坐

後閤罷朝眠前墀思黯然梅應未假雪柳自不勝烟淚續淺深綆腸危髙下弦紅顔無定所得失在當年

又效江南曲

郎船安兩槳儂舸動雙橈掃黛開宮額裁裙約楚腰乖期方積思臨醉欲拌嬌莫以採菱唱欲羡秦臺簫

陳後宮

玄武開新苑龍舟燕幸頻渚蓮參法駕沙鳥犯

鈎陳壽獻金莖露歌翻玉樹塵夜来江令醉別詔宿臨春

小園獨酌

柳帶誰能結花房未肯開空餘雙蝶舞竟絕一人来半展龍鬚席輕斟瑪瑙杯年年春不定虛信歲前梅

思歸

固有樓堪倚能無酒可傾嶺雲春沮洳江月夜晴明魚亂書何託猿哀夢易驚舊居連上苑時

節正遷鶯

春游

橋峻斑騅疾川長白鳥高烟輕唯潤柳風濫欲吹桃徒倚三層閣摩挲七寶刀庾郎年寂少青草妒春袍

詠雲

捧月三更斷藏星七夕明纔聞飄迥路旋見隔重城潭暮隨龍起河秋壓雁聲只因唯宋玉知是楚神名

歸来

舊隱無何別歸来始更悲難尋白道士不見惠禪師草徑蟲鳴急沙渠水下遲却將波浪眼清曉對紅梨

雍陶

塞上宿野寺

塞上蕃僧老天寒疾上關遠烟平似水高樹暗如山去馬朝常急行人夜始閒更深聽刁斗時到磬聲間

溫廷筠

夜宴

孔雀眠高樹櫻桃拂短簷畫明金冉冉筝語巨纖纖細雨無妨燭輕寒不隔簾莫將紅錦段因夢與江淹

于武陵

長信宮

一失輦前恩羅衣生暗塵唯應清夜月獨伴向愁人長信翠蛾老昭陽紅粉新君心似秋節不

使草長春

李群玉

湖潤

楚色籠青草秋風洗洞庭夕霏生水寺初月盐雲汀棹響來空潤漁歌發杳冥欲浮闌下艇一對斗牛星

杜荀鶴

春宮怨

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

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容

方干

清明日送鄧芮還鄉

鐘鼓喧離室車徒從夜裝曉厨新變火輕柳暗翻霜轉鏡看華髮傳杯語故鄉每嫌兒女淚今日自霑裳

王貞白

長門怨

葉落長門靜苔生永巷幽相思對明月獨坐向空樓鸞駕迷終轉蛾眉老自愁昭陽歌舞伴此夕未知秋

薛奇童

怨詩

日晚梧桐落微寒入禁垣月懸三雀觀霜度萬秋門艷舞矜新寵愁容泣舊恩不堪深殿裡簾外欲黃昏

其二

禁苑春風起流鶯繞合歡玉窗通日氣珠箔捲輕寒楊葉隨陰砌梨花入井闌君王好長袖新作舞衣寬

張謂

觀妓詠和舞

半額畫雙蛾盈盈燭下歌玉杯寒意少金屋夜情多香艷王分帖裙嬌勑賜羅平陽莫相妒喚出不如他

吴筠

步虛詞

紫府與玄洲誰来物外遊無煩騎白鹿不用駕青牛金化顔應駐雲飛髮不秋仍聞碧海上更用玉爲樓

其二

玉樹雜金花天河織女家月邀丹鳳鳥風送紫鸞車霧縠銷龍帶雲屏列錦霞瑶臺千萬里不見往来賒

常渠牟

步虛詞五首

玉簡真人降金書道籙通烟霞方蔽日雲雨已生風四極威儀異三天使命同那將人世戀不去上清宫

其二

上帝求仙使真符取玉郎三才閒布象二景鬱生光騎吏排龍虎笙歌走鳳凰天高人不見暗入白雲鄉

其三

鸞鶴共徘徊仙宫使者催香花三洞啓風雨百神来鳳篆文初定龍泥印已開何須生羽翼始得上瑶臺

其四

西海辭金母東方拜木公雲行疑帶雨星步欲凌風羽袖揮丹鳳霞巾曳彩虹飄飄九霄外下視望仙宫

其五

幾度遊三洞何方召百神風雲皆守一龍虎亦全真執節仙童小燒香玉女春應須絶巘内委曲問皇人

皎然

經仙人渚即沈山下古人沈羲白日昇仙處

日月人間短何時此得仙古山春已盡遺渚事空傳不見騰雲駕徒臨洗藥泉如今成逝水翻使恨流年

法振

和平凉公觀趙郡王妓

桂山畱上客蘭室命妖城中画眉黛宮内束纖腰舞袖風前舉歌聲扇後嬌周郎不相顧今日管絃調

情采卷十三終

情采編卷十四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排律一 梁 陳 隋

梁元帝

夕出通波閣下觀妓

蛾眉漸成光燕姬戲小堂胡舞開春閣鈴盤出步廊起龍調節鼓却鳳點笙簧樹交臨舞席荷生夾妓航竹密無分影花疎有異香挿杯特笑語歡兹樂未央

看摘薔薇

倡女倦春閨迎風戲玉除近叢看影密隔樹望釵踈横枝斜綰袖嫩葉下牽裾牆高攀不及花新摘未舒莫疑插鬢少分人猶有餘

簡文帝

美女篇

佳麗盡關情風流寂有名約黄能効月裁金巧作星粉光勝玉靚衫薄擬蟬輕密態隨流臉嬌歌逐軟聲朱顔半已醉微笑隱香屏

内人晝眠

北窻聊就枕南簷日未斜攀鉤落綺障插捩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壻恒相伴莫誤是倡家

秋閨夜思

非關長信別詎是良人征九重忽不見萬恨滿心生夕門掩魚鑰宵床悲畫屏迴月臨窻度吟蟲繞砌鳴初霜隕細葉秋風驅亂螢故妝猶累日新衣襞未成欲知妾不寐城外擣砧聲

玄圃寒食

洞門扉未掩金壺漏已催曠烟生澗曲暗色起林隈雪花無有蒂氷鏡不安臺階楊始到插浦桂半新栽陳根委落蕙細葉發香梅雁去銜蘆上鶯戲繞枝來

戲贈麗人

麗姬與妖嬙共拂可憐妝同安鬟裡撥異作額間黄羅裙宜細簡畫屧重高牆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長廊取花爭間色攀枝念蕋香但歌聊一曲鳴絃未肯張自矜心所愛三十侍中郎

昭明太子

名士悅傾城

美人稱絕世麗色譬花叢雖居李城北來往宋家東教歌公主第學舞漢成宮多遊淇水上好在鳳樓中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風衫輕見跳脫珠概雜青蟲垂絲遶帷幔落日度簾櫳妝窻隔柳色井水照桃紅非憐交甫珮羞使春閨空

丘遲

敬訓柳僕射征怨

清歌自信妍雅舞空僊僊耳中解明月頭下落金鈿雀飛且近遠暮入綺羅前魚戲雖南北終還荷葉邊惟見君行久新年非故年

王僧孺

有所思

夜風吹熠燿朝光照昔耶幾銷蘼蕪葉空落蒲桃花不堪長織素誰能獨浣沙光陰復何極望促反成賒知君自蕩子柰妾亦倡家

費昶

詠照鏡

晨輝照杏梁飛燕起朝妝留心散廣黛輕手約花黃正釵時念影拂絮且憐香方嫌翠色故乍道玉無光城中皆半額非妾畫眉長

蕭子顯

代美女篇

邯鄲暫輟舞巴姬請罷絃佳人淇洧上豔趙復傾燕繁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朝沽成都酒暝數河間錢餘光幸未惜蘭膏空自煎

何思澄

南苑逢美人

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聞媚眼隨羞合丹唇逐笑分風捲蒲桃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陳徐陵

春情

風光今旦動雪色故年殘薄夜迎新節當壚却晚寒奇香分細霧石炭擣輕紈竹葉裁衣帶梅花奠酒盤年芳袖裡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先將過上蘭

詠舞

十五屬平陽因來入建章主家能教舞城中巧畫妝低鬟向綺席舉袖拂花黃燭送空邊影衫傳籨裡香當由好留客故作舞衣長

江總

和張源傷往

小婦當壚夜大婿凱歸年正歌千里曲翻入九重泉機中未斷素瑟上本留絃空帳臨窗掩孤燈向壁然還悲寒隴曙松短未生烟

張正見

豔歌行

城隅上朝日斜暉照杏梁併捲茱萸帳爭移翡翠床縈環聊向牖拂鏡且調妝裁金作小靨散麝起微黃二八秦樓婦三十侍中郎執戟超丹地豐貂入建章未安文史閣獨結少年場彎弧

貫葉影學劍動星芒翠蓋飛城曲金鞍橫道傍調鷹向新市彈雀往睢陽行行稍有極暮暮歸蘭房前瞻富羅綺左顧足鴛鴦蓮舒千葉氣燈吐百枝光滿酌胡姬酒多燒荀令香不學幽閨妾生離怨採桑

採桑

春樓曙鳥驚蠶妾候初晴迎風金珥落向日玉釵明徙顧移籠影攀鈎動釧聲葉高知手弱枝軟覺身輕人多羞借問年少怯逢迎恐疑夫壻

遠聊復答專城

怨詩

新豐妖冶地游俠競嬌奢池臺問羅綺桃李雜烟霞蓋影分連騎衣香合並車艷粉驚飛蝶紅妝映落花舞衫飄冶袖歌扇掩團紗玉床珠帳捲金樓鏡月斜還疑蕭史鳳不及季倫家

隋盧思道

櫂歌行

秋江見底清越女復傾城方舟共採摘最得可憐名落花流寶珥微笑動香纓帶垂連理濕櫂舉木蘭輕順風傳細語因波寄遠情誰能結錦纜薄暮隱長汀

薛道衡

昔昔鹽

垂柳覆金隄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恒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

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情采編卷十四終

情采編卷十五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排律二　初唐

楊烱

途中

悠悠辭鼎邑去去指金墉途路盈千里山川亘百重風行常有地雲出本多峰鬱鬱園中柳亭亭山上松客心殊不樂鄉淚獨無從

和崔司空傷姬人

昔時南浦別鶴怨寶琴絃今日東方至鸞銷珠鏡前水流銜砌咽月影向窗懸妝匣凄餘粉薰鑪滅舊烟晚庭摧玉樹寒帳委金蓮佳人不再得雲日幾千年

盧照隣

山庄休沐

蘭署乘閒日蓬扉押遁棲龍柯踈玉井鳳葉下金隄川光摇水箭山氣上雲梯亭幽聞吹鶴窗曉聽鳴雞玉軫臨風奏瓊漿映月攜田家自有樂誰肯謝青谿

山林休日田家

歸休乘暇日饁稼返秋場徑草疏王篲巖枝落帝桑耕田虞訟寢鑿井漢機忘戎葵朝委露齊棗夜含霜南澗泉初冽東籬菊正芳還思北窗下高卧偃羲皇

駱賓王

棹歌行

寫月圖黄罷凌波拾翠通鏡花摇芰日衣麝入荷風葉密舟難盪蓮疏浦易空鳳媒羞自托鴛翼恨難窮秋帳燈光翠倡樓粉色紅相思無別曲併在棹歌中

遠使海西春夜多懷

長嘯三春晚端居百慮盈未安蝴蝶夢遽切魯禽情別島連寰海離魂斷戍城流星疑伴使低月似依營懷禄寧期達牽将匪徇名艱虞行已遠眛迹自相驚

在軍中贈先還知己

遙轉俱行役瓜時獨未還魂迷金闕路望斷玉門關獻凱多慙霍論封幾謝班風塵催白首歲月損紅顏落雁低秋塞驚鳧起暝灣胡霜如劍鍔漢月似刀環別後邊庭樹相思幾度攀

春日離長安客中言懷

年華開早律霽色蕩芳晨城闕千門曉山河四望春御溝通太液戚里對平津寶瑟調中婦金罍引上賓劇談推曼倩驚坐揖陳遵意氣一言合風期萬里親自惟安直道守拙忌因人談器

非先木圖學夏後新揶揄慙路鬼憔悴切波臣玄草終疲漢烏裘幾滯秦生涯無歲月岐路有風塵還嗟太行道處處白頭新

浮槎

昔負千尋質高臨九仞峰貞心凌晚桂勁節掩寒松忽值風飆折坐爲波浪衝摧殘空有恨擁腫遂無庸渤海三千里泥沙幾萬重似舟飄不定如梗泛何從仙客終難託良工豈易逢徒懷萬乘器誰爲一先容

劉廷芝

故園置酒

酒熟人須飲春還鬢已秋願逢千日醉得緩百年憂舊里多青草新知盡白頭風前燈易滅川上月難留卒卒周姬旦栖栖魯孔丘平生能幾日不及且遨遊

杜審言

春日江津望

旅客搖邊思春江弄晚晴烟銷垂柳弱霧捲落

花輕飛棹乘空下回流向日平鳥啼移幾處蝶舞亂相迎忽嘆人皆濁隄防水至清谷王恒不讓何可戒中盈

沈佺期

李員外秦援宅觀妓

盈盈粉署郎五日宴春光選客虛前館徵聲遍後堂玉釵翠羽飾羅袖鬱金香拂黛隨時廣挑鬟出意長囀歌遙合態度舞暗成行巧落梅庭裡斜光映曉妝

夜遊

今夕重門啓遊春得夜芳月華連晝色燈影雜
星光南陌青絲騎東隣紅粉妝管絃遥辨曲羅
綺暗聞香人擁行歌路車攢鬭舞場經過猶未
已鐘鼓出長楊

和元舍人萬頃臨池翫月戲爲新體

春風搖碧樹秋霧捲丹臺復有相宜夕池門月
正開玉流含吹動金魄度雲來熠爚光如沸翩
翾景若摧半環投積草碎璧聚流杯夜久平無

漁天晴皎未陰鏡將池作匣珠似蚌爲胎有美
司言暇高興獨悠哉揮翰初難擬飛名豈易陪
夜光珠在握了了見沉灰

九真山静居寺謁無礙上人

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人中出煩惱山上即
伽藍小澗香爲剎危峰石作龕候禪青鴿乳窺
講白猿參藤愛雲間壁花憐石下潭泉行幽供
好林挂浴衣堪弟子哀無識醫王惜未談機宜
聞不二蒙昧即朝三欲究因緣理聊寬放棄慙

超然虎溪夕雙樹下虛嵐

從驩廨移住山間水亭贈蘇使君

遇坎即乘流西南到火州鬼門應苦夜瘴浦不
宜秋歲貨胸穿老朝飛鼻飲頭死生離骨肉榮
辱間朋游棄置一身在平生萬事休鷹鸇遭誤
逐豺虎怯真投憶昨京華子傷今邊地囚願陪
鸚鵡樂希並鷓鴣留日月淪鄉思烟花換客愁
幸逢蘇伯玉回借水亭幽山栢張青蓋江荷卷
緑油乘閒無火宅因放有虛舟適越心常是居

夷迹可求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

宋之問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
牛迴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
劫辨沉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
盡自有夜珠來

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

候曉踰閩嶂乘春望越臺宿雲鵬際落殘月蚌

中開薜荔搖青氣桃榔翳碧苔桂香多露裛石
鬭細泉回抱葉玄猿嘯銜花翡翠來南中雖可
悅北思日悠哉鬒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何當
首歸路行剪故園萊

宴樂安公主宅得空字

英藩築外館愛主出王宮賓至星槎落仙來月
宇空玳梁翻賀燕金埒倚長虹簫奏秦臺裡書
開魯壁中短歌能駐日豔舞欲嬌風聞有淹留
處山河滿桂叢

遊雲門寺

維舟深靜域作禮事尊經投跡一蕭散爲心自
杳冥龕依大禹穴樓倚少微星沓嶂圍蘭若廻
溪抱竹庭覺花塗砌白甘露洗山青雁塔鶩金
地虹橋轉翠屏入天宵合景神鬼晝潛形理勝
常虛寂緣空自感靈入禪從鴿繞說法有龍聽
劫累終期滅塵躬且未寧搖搖不安寐待月詠
巖扃

鄭愔

春怨

春朝物候妍愁婦鏡臺前風吹數蝶亂露洗百
花鮮試出褰羅幌還來着錦筵曲中愁夜夜樓
上別年年不及隋簫史高飛向紫烟

崔湜

春閨同李員外賦

落日啼連夜孤燈坐徹明捲簾雙燕入披幌百
花驚隴上寒應晚閨中織未成管絃愁不記梳
洗懶無情去歲聞西伐今年送北征容顏離別

盡流恨滿長城

謫至桃林塞作

去國未千里離家已再旬丹心恒戀闕白首更
辭親懷璧常貽訓捐金詎得隣抱寃非忤物擢
謗豈尤人不濫詞終辨無瑕理竟申黼還中省
舊符與外臺新塞上同遷客江濵異逐臣淚垂
非屬峴腸斷固由秦歲月行遒盡山川難重陳
始知亭伯去還是拙謀身

張九齡

與弟遊家園

定省榮君賜承歸是晝遊林烏飛舊里園菓讓先秋枝長南庭樹池虛北澗流星霜屢爾別蘭杜為誰幽善積家方慶恩深國未酬栖栖將義動安得久情留

情釆編卷十五終

情釆編卷十六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排律三 盛唐 中唐 晚唐

孟浩然 盛唐

宴崔明府宅夜觀妓

畫堂觀妙妓長夜正留賓燭吐蓮花艷妝成桃李春髻鬟低舞席衫袖掩歌唇汗濕偏宜粉羅輕詎著身調移箏柱促歡會酒杯頻儻使曹王見應嫌洛浦神

張子容

璧池望秋月

凉夜窺清沼池空水月秋滿輪沉玉鏡半魄落銀鉤蟾影搖輕浪菱花渡淺流漏移光漸潔雲斂色偏浮似璧悲三獻疑珠怯再投能持千里意來照楚鄉愁

萬楚

茱萸女

山陰柳家女九日採茱萸復得東鄰伴雙為陌

上姝捕花向臺髻結子置長裾作性恒遲緩非
關姹丈夫平明折林樹日入反城隅俠客邀羅
袖行人挑短書娥眉自有主年少莫踟躕

王維

雜詩

朝因折楊柳相見洛城隅楚國無如妾秦家自
有夫對人傳玉腕映燭解羅襦人見東方騎皆
言夫壻殊持謝金吾子煩君提玉壺

岑參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得低字

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
嶺低殘虹挂陝北急雨過關西酒榼緣青壁瓜
田傍緑溪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攜唯有鄉園
處依依望不迷

六月十三日水亭送華陰王少府還縣

亭晚人將別池凉酒未酣關門勞夕夢仙掌引
歸驂荷葉藏魚艇藤花冒客簪殘雲收夏暑新
雨帶秋嵐失路情無適離懷思不堪賴茲庭戸

裏別有小江潭

杜甫

千秋節有感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内樂王母獻
宮桃羅襪紅蕖艷金羈白雪毛舞階啣壽酒走
索背秋毫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
北滿眼送波濤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燕得
心字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
登臨稍稍烟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
鳥度層陰檻峻背幽谷窗虛交茂林燈光散遠
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來客天横醉後參窮途
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
不勞朱戸閉自待白河沉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得忘字

沲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
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

草得微茫嶺雁隨毫末川霓飲練光霏紅洲蕊
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冊楓不爲霜秋成
玄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絶幽襟興激昂
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

一百韻

絶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
三年雄劍鳴開匣羣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
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

色陶冶頼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石樹圓拂雲
霾楚氣潮海蹴呉天煮井爲鹽速燒畬度地偏
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鸂鶒雙雙舞獼猴壘
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
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
急扶行幾屐穿兩京猶薄產四海絶隨肩幕府
初交辟郎官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若夤緣
藥餌虛狼藉秋風灑靜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
雲煙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哀箏傷老大華

屋艶神仙南内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
轉滿座涙潺湲吊影夔州僻囬腸杜曲煎即今
龍厩水莫帶犬戎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
乗威滅蜂蠆戮力效鷹鸇舊物森猶在凶徒惡
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鋋奴僕何知禮恩
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哀痛絲綸
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于畋宮禁
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雁美周宣
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道里下

牢千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
宋欻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
價愜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
隔禮數不敢墮周全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
馬来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
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
湖日扣舷遠遊凌絶境佳句染華牋毎欲孤飛
去徒爲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迍邅衾枕
成蕪没池塘作棄捐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

露菊斑豐鎬秋菰影澗瀍共誰論昔事幾處有
新阡冨貴空回首喧爭懶着鞭兵戈塵漠漠江
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踈聽晚蟬雕蟲蒙記
憶烹鯉問沈綿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氈囊空
把釵釧米盡折花鈿茸子陰京葉茅齋八九椽
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巔羈絆心常折棲遲病
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家蓮色好梨勝頰穰
多栗過拳勅厨唯一味求飽或三鱣兒去看魚
笱人來坐馬韉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塹抵

公畦垵村依野廟壖鈌籬將棘拒倒石賴籐纏
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
能堅霧雨銀章澀馨香粉署妍紫鸞無遠近黃
雀任翩翾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
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逢
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
雲臺終日畫青簡爲誰編行路難何有招尋興
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絃身許雙峰寺門
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

晉昭王客赴燕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披拂
雲霄在淹留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
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交隨聚散澤國遶
回旋本自依伽葉何曾藉偓佺鑪峰生轉眄橘
井尚高褰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跕鳶晚聞多妙
教卒踐塞前愆顧凱丹青列頭陀琬琰鐫衆香
深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爲心極清羸任體孱
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

老五十韻

衡嶽啼猿裡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
悠然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
瀨客星懸憶昨趨行殿殷憂拂御筵討胡愁李
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脩水戰船蒼茫
城七十流落劍三千畫角吹秦晉旄頭俯澗瀍
小儒輕董卓有識笑符堅浪作禽塡海那堪血
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
熏太白顛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

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需奉引佳氣拂周旋貔虎開金匣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廐馬解登仙花動朱樓雪城疑碧樹烟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哭廟悲風急朝正暮景鮮月分梁漢米春得水衙錢内藍縈於纈宮莎軟勝綿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晚着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燭書枉滿懷牋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鍛翮再聯翩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

生老伏虔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典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田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隴外翻投跡漁陽復控弦笑爲妻子累甘與歲時遷親故行稀少兵戈動

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迍邅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静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騫

東屯月夜

抱病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青女霜楓重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鬭跡月挂客愁村喬木澄稀影輕雲倚細根數驚聞鵲噪暫睡想猿蹲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未成寐無夢寄歸魂

劉長卿 中唐

栖霞寺東峰尋南齊明徵君故居

山人今不見山鳥自相從長笑思齊主終身卧此峰泉源通石徑澗戸掩塵容古墓依寒草前朝寄老松片雲生斗壁萬壑徧疎鐘惆悵長空去猶疑林下逢

九日蔡國公主樓

主第人何在重陽客暫尋水餘龍鏡色雲罷鳳簫音暗牖藏昏曉蒼苔換古今晴山卷幔出秋草閉門深籬菊仍新吐庭槐尚舊陰年年畫梁

燕来去豈無心

陪鄭中丞林園宴

跡遠親魚鳥功成厭鼓鼙林中阮家醉池上謝
公題門徑蒼苔合窗陰綠篠低夕陽山向背秋
草水東西舊架懸藤老疎籬插槿齊何勞問秦
漢更入武陵溪

錢起

省試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

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来怨慕白
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
見江上數峰青

題玉山村叟壁

谷口好泉石居人能陸沉牛羊下山小烟火隔
雲深一徑入溪色數家連竹陰藏虹辭晚雨驚
隼落殘禽涉趣皆流目將歸羨在林却思黃綺
事辜負紫芝之心

常袞

和考功員外杪秋憶終南舊宅作

静憶溪邊宅知君許謝公曉霜凝耒耜初日照
梧桐澗鼠喧藤蔓山禽竄石叢白雲當嶺雨黄
葉繞階風野菓垂橋上高泉落水中歡榮来自
間羸賤嘗曾通月滿珠藏海天晴鶴在籠餘音
如可寄頑得隱橋東

司空曙

和耿拾遺元日觀早朝

元日爭朝闕奔流若會溟路塵和薄霧騎火接

低星門響雙魚鑰車喧百子鈴冕旒當翠殿幢
戟滿彤庭表歲方編瑞乘春即省刑諸侯陳禹
玉司曆貢堯蓂壽酒三觴退簫韶九奏成太陽
開物象霈澤及生靈南陌高山碧東方曉氣清
自憐楊子賤歸草太玄經

題玉真公主山池院

香殿留遺影春朝玉戶開羽衣重素几珠網儼
輕埃石自蓬山得泉經太液来柳縣遮綠浪花
粉落青苔鏡掩鸞空在霞消鳳不回唯餘碧桃

樹傳是上仙栽

和王卿立秋即事

秋宜何處看試問白雲官暗入蟬鳴樹微侵蝶遶蘭向風凉稍動近日暑猶殘九陌浮埃減千峯爽氣攢換衣防竹暮沉果訝泉寒宮響傳花杵天清出露盤高禽當側弁遊鮪對憑闌一奏招商曲空令繼唱難

元稹

會真詩

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遥天初縹緲低樹漸葱朧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瑶釵行綵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瑶華浦將朝碧玉宮因遊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葱葱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曈曈乘鶩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冪冪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潤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

周存

禁中春松

幾歲含貞節青青紫禁松日華留偃蓋雉尾轉春風不爲繁霜改那將衆木同千枝攢翠色百尺澹晴空影遥金莖近花明鳳沼通安知幽澗側獨與散樗叢

李商隱 晚唐

戲贈張書記

別館君孤枕空庭我閉關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星漢秋方會關河夢幾還危絃傷遠道明

鏡惜紅顔古木含風久平蕪盡日閒心知兩愁
絶不斷若連環

王濯

清明日賜百官新火

御火傳香殿華光及侍臣星流中使馬燭照九
衢人轉景連金屋分輝麗錦茵熘迎紅蕋發烟
染玉條春助律和風早添爐暖氣新誰憐一寒
女猶望照東隣

周徹

尚書郎上直聞春漏

建禮通華省含香直紫宸靜聞銅史漏暗識桂
宮春滴瀝疑將絶清冷發更新寒聲臨雁沼踈
韻應雞人逈入千門徹行催五夜頻高臺閒自
聽非是駐征輪

張公義

金谷園花發懷古

今日春風至花開石氏園未全紅艷折半與素
光翻點綴踈林遍微明古徑繁窺臨鶯欲語寂
寞李無言谷變迷鋪錦臺餘認樹萱川流人事
共千載竟誰論

無名氏

失題

宋玉愁空斷嬌嬈粉自紅歌聲春草露門掩杏
花叢注口櫻桃小添眉桂葉濃曉奩粧秀靨夜
帳減香筒鈿鏡飛紅鵲江圖畫水洪陂陀梳碧
鳳嬡[illegible]帶金蟲杜若含清露河蒲聚紫茸月分
娥黛破花合靨朱融髮重疑盤霧腰輕乍倚風

寄書題荳蔲隱語笑芙蓉莫鎖茱萸匣休開翡
翠籠弄珠驚漢燕燒蜜引胡蜂醉纈抛紅網單
絲挂緑蒙數錢教姹女買藥問巴賨勻臉安斜
雁移燈想夢熊腸攢非束竹弦急似張弓晚樹
迷新蝶殘蜺憶斷虹使君居曲陌園令住臨邛
桂火流蘇暖金爐細炷通春遲王子態鶯囀謝
娘慵玉漏三星曙銅街五馬逢犀珠防膽怯銀
液鎮心忪跳脫看年命琵琶道吉凶王時應七
夕夫位在三宮無力塗雲母多方帶藥翁符因

青鳥送囊用絳紗縫漢死尋官梆河橋閟禁鐘
月明中婦覺應笑画堂空

情采編卷十六終

情采編卷十七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絶句一 晉 宋 齊 梁 陳

晉孫綽

情人碧玉歌二首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慙無傾城色

其二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君不羞赧廻身就郎抱

王獻之

情人桃葉歌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

桃葉

答團扇歌二首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揺郎玉手因風託方便

其二

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沈玩

前溪歌三首

憂思出門倚逢郎前溪渡莫作流水心引新都捨故

其二

爲家不鑿井擔瓶下前溪開穿亂漫下但聞林

鳥啼

其三

黃葛生爛熳誰能斷葛根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

無名氏

古絕句二首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其二

莵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別

子夜歌十三首

落日出前門瞻矚見子度冶容多姿鬢芳香已盈路

其二

芳是香所爲冶容不敢當天不奪人願故使儂見郎

其三

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其四

見娘喜容媚願得結金蘭空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

其五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

其六

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蘗塢果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

其七

郎爲傍人取負儂非一事攡門不安橫無復相闗意

其八

年少當及時蹉跎日就老若不信儂語但看霜下草

其九

舉酒待相勸酒還杯亦空願因微觴會心感色亦同

其十

夜長不得眠轉側聽更皷無故歡相逢使儂肝腸苦

其十一

驚風急素柯白日漸微濛郎懷幽閨性儂亦恃春容

其十二

夜長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聞散喚聲虛應空中諾

其十三

憐歡好情懷移居作鄉里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

宋孝武帝

丁督護歌

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鮑令暉

寄行人

桂吐兩三枝蘭闇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

無名氏

估客樂

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烏夜啼

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迹菖蒲花可憐聞名不曾識

襄陽樂

明發襄陽城暮至大隄宿大隄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楊叛兒三首

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郎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

其二

歡欲見蓮時移湖安屋裏芙蓉繞牀生眠卧抱蓮子

其三

落秦中庭生識知非好草龍頭相餉連見枝如欲繞

青陽

碧玉擣衣碪七寶金蓮杵高舉徐徐下輕擣只爲汝

拔蒲

朝發桂蘭渚晝息桑榆下與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江陵樂

陽春二三月相將蹋百草逢人駐步看揚聲皆言好

烏夜啼二首

可憐烏臼鳥彊言知天曙無故三更啼歡子冒闇去

其二

籠窻窻不開湯戶戶不動歡下葳蕤籥交儂那得送

春歌三首

新鶯弄初調杜鵑競晨鳴畫眉忘注口遊步散春情

其二

春園花就黃陽池水方淥酌酒初滿杯調絃始成曲

其三

自從別歡後歎音不絶響黄蘗向春生苦心隨日長

夏歌三首

高堂不作壁招取四面風吹歡羅裳開動儂含笑容

其二

反覆華簟上屏帳了不施郎来未可前待我整容儀

其三

鬱蒸仲暑月長嘯北湖邉芙蓉始結葉抱豔未成蓮

秋歌三首

秋愛兩兩雁春感雙雙燕燕雁接野雞雉落誰當見

其二

仰頭看桐樹桐花特可憐願天無霜雪桐子解千年

其三

別在三陽初望還九秋暮惡見東流水終年不西頽

冬歌三首

塗澀無人行冐寒往相覓若不信儂時但看雪上跡

其二

夜半冐霜来見我輙怨唱懷冰闇中倚已寒不蒙亮

其三

果欲結金蘭但看松栢林經霜不墮地歳寒無異心

上聲歌

新衫繡裲襠迮著羅裳裏微步動輕塵羅裙從風起

長樂佳

紅羅複斗帳四角垂珠璫玉枕龍鬚席郎眠何處床

那呵灘

聞歡下揚州相送江津灣願得篙櫓折交郎到頭還

齊王融

少年子

聞有東方騎遥見上頭人待君送客返桂釵當自陳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金鑪香不然思君如明燭中宵空自煎

謝朓

王孫遊

緑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

無名氏

丹陽二首

揚州石榴花摘插雙襟中葳蕤當憶我莫持艶他儂

其二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道逢遊冶郎恨不早相識

蠶絲歌

春蠶不應老晝夜常懷絲何惜微軀盡纏綿自有時

錢塘蘇小小歌

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

梁武帝

春歌

花塢蝶雙飛柳隄鳥百舌不見佳人來徒勞心斷絶

夏歌

玉盤着朱李金杯盛白酒雖欲持自親復恐不甘口

秋歌

七彩紫金柱九華白玉梁但歌雲不去含吐有餘香

冬歌

寒閨動黻帳密筵重錦席賣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

碧玉歌

杏梁日始照蕙席歡未極碧玉奉金杯綠酒助花色

簡文帝

雜詠

被空眠數覺寒重夜風吹羅帳非海水那得度

前知

採菱歌

菱花落復含桑女罷新蠶桂棹浮星艇徘徊蓮葉南

愁閨照鏡

別來顦顇久他人怪容色只有匣中鏡還持自相識

行雨

本是巫山來無人覩容色唯有楚王臣曾言夢相識

有所思

可嘆不可思可思不可見餘絃斷瑟柱殘朱染歌扇

贈麗人

腰肢本循絕眉眼特驚人判自無相比還來有洛神

沈約

爲隣人有懷不至

影逐斜月來香隨遠風入言是定知非欲笑翻成泣

江洪

詠美人治妝

上車畏不妍顧盼更斜轉大恨畫眉長猶言顏色淺

淥水曲二首

潺湲復皎潔輕鮮自可悅橫使有情禽照影遂孤絕

其二

麗容不忍餙臨池思客歸誰能取淥水無迹浣
羅衣

採菱

白日和清風輕雲雜高樹忽然當此時採菱復
相遇

何遜

爲人妾怨

燕戲還簷際花飛落枕前寸心悲不見拭淚坐

調絃

吳均

雜句

蜘蛛簷下挂絡緯井邊啼何曾得見子照鏡窗
東西

春思

雪罷枝即青水開水便淥復聞黃鳥鳴令作相
思曲

王僧孺

爲徐僕射妓作

日晚應歸去上客強盤桓稍知玉釵重漸見羅
襦寒

徐悱妻劉氏

光宅寺

長廊欣目送廣殿悅逢迎何當曲房裡幽隱無
人聲

題甘蕉葉示人

夕泣似非疎夢啼太眞數唯當夜枕知過此無

人覺

摘同心梔子贈謝娘因附此詩

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梔子最
關人

蕭子顯

桃花曲

但使桃花艷得間美人簪何須論後實怨結子
瑕心

樹中草

幸有青袍色聊因翠幄凋雖間珊瑚帶非是合歡條

陳後主

自君之出矣五首

自君之出矣霜暉當夜明思君若風影来去不曾停

其二

自君之出矣房空帷帳輕思君如晝燭懷心不見明

其三

自君之出矣不分道無情思君若寒草零落故心生

其四

自君之出矣塵網暗羅帷思君如落日無有蹔還時

其五

自君之出矣緑草遍階生思君如夜燭垂涙著鷄鳴

許倪

破扇

蔽日無全影迎風有半凉不堪郭巧笑猶足動衣香

賈馮吉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紅顔轉憔悴思君如明燭煎心且暫涙

蕭琳

隔壁聽妓

徒聞絃管切不見舞腰迴唯有歌梁共塵飛一半来

陳叔達

詠空鏡臺

卽今粧飾廢凋零衢路間嫦娥與明月相共落關山

馮淑妃

感琵琶絃

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絶應看勝

上絃

周明帝

詠摘花

玉椀承花落花落椀中芳酒浮花不浚花含酒

更香

隋煬帝

江陵女歌

雨從天上落水從橋下流拾得娘裙帶同心結

兩頭

陳伯材

七夕看新婦隔巷停車

隔巷遥停幰非復爲來遲只言更尚淺未是渡

河時

情采編卷十七終

情采編卷十八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絶句二 初唐 盛唐

唐太宗 初唐

賦得臨池柳

岸曲絲陰聚波移帶影踈還將眉裡翠來就鏡

中舒

細雨

帷飄白玉堂簟卷碧牙床楚女當時意蕭蕭髮

彩凉

房君珊瑚散

不見姮娥影清秋守月輪月中閒杵臼桂子搗

成塵

嘲櫻桃

朱實鳥含盡青樓人未歸南園無限樹獨自葉

如幃

高花

花將人共笑籬外露繁枝宋玉臨江宅牆低不

礙窺

柳枝

画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

李百藥

詠螢火示情人

窗裡憐燈暗階前畏月明不辭逢露濕祗為重宵行

王績

過酒家

此日長昏飲非關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

題酒店壁

昨夜餅始盡今朝甕即開夢中占夢罷還向酒家來

獨酌

在生知幾日無狀逐空名不如多釀酒時向竹林傾

張文恭

佳人照鏡

倦采蘼蕪葉貪憐照膽明兩邊俱拭淚一處有啼聲

李義府

賦美人

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回雪影好取洛川歸

王勃

贈李十四

亂竹開三逕飛花滿四鄰從來揚子宅別有尚玄人

駱賓王

挑燈杖

稟質非貪熱焦心豈憚熬終知不自潤何處用脂膏

翫初月

忌滿光恒缺乘昏影暫流既能明似鏡何用曲

如鈎

陳子昂

贈喬侍御

漢庭榮巧宦雲閣薄邊功可憐驄馬使白首爲誰雄

王適

江濱梅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

張文恭

佳人照鏡

倦采蘼蕪葉貪憐照膽明兩邊俱拭淚一處有啼聲

宋之問

早發韶州

綠樹秦京道青雲洛水橋故園長在目魂去不須招

渡漢江

嶺外春雲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轉怯不敢問來人

別杜審言

卧病人事絶嗟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

河陽

昔日河陽縣氤氳香氣多曹娘嬌能盡春樹不堪過

傷曹娘

鳳飛樓伎絶鸞死鏡臺空獨憐脂粉氣猶着舞衣中

東方虬

昭君怨二首

胡地無花草春來不見春自然衣帶緩非是爲腰身

其二

漢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須薄命妾辛苦事和親

崔湜

喜入長安

雲日能催曉風光不惜年頼逢征路盡歸在落花前

張九齡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照鏡見白髮

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誰知明鏡裏形影自相憐

李白 盛唐

渌水曲

渌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

怨情

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觀放白鷹

八月邊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雪百里見秋毫

玉階怨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

秋浦歌

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下稀山雞羞渌水不敢照毛衣

静夜思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青溪半夜聞笛

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情

王維

從軍行

旌甲從軍久風雲識陣難今朝韓信計日下斬成安

斑婕妤

怪来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裡花間語笑聲

雜詩

君自故鄉来應知故鄉事来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鳥鳴澗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華子岡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

鹿砦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南垞

輕舟南垞去北垞淼難卽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識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辛夷塢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蕚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息夫人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崔九弟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

上平田

朝畊上平田暮畊上平田借問問津者寧知沮

溺贊

孟城坳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来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

白石灘

清淺白石灘綠蒲尚堪把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下

漆園

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

株樹

崔國輔

怨詞二首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来不堪着

其二

樓頭桃李踈池上芙蓉落織錦猶未成蛩聲入羅幌

古意

净掃黄金階飛霜皎如雪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月

魏宮詞

朝日照紅妝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

湖南曲

湖南送君去湖北送君歸湖裡鴛鴦鳥雙雙他自飛

流水曲

歸来日尚早更欲向芳洲渡口水流急回船不自由

王孫遊

自與王孫别頻看黄鳥飛應由春草誤着處不成歸

採蓮

玉溆花争發金塘水亂流相逢畏相失並着採蓮舟

長信草

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時侵珠履跡不使玉
階行

少年行

遺却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
傍情

王昌齡

答武陵田太守

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爲大梁客不負信
陵恩

高適

詠史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
衣看

裴迪

孟城坳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
来往

木蘭柴

蒼蒼落日時鳥聲亂溪水緣溪路轉深幽恨何
時已

鹿柴

日夕見寒山便爲獨往客不知松林事但有麏
麚跡

宮槐陌

門前宮槐陌是向欹湖道秋来風雨多落葉無
人掃

儲光羲

長安道

鳴鞭過酒肆袨服遊倡門百萬一時盡含情無
片言

江南曲

緑江深見底高浪直翻空慣是湖邊住舟輕不
畏風

洛陽道

春風二月時道傍柳堪把上枝覆官閣下枝拂
車馬

崔顥

長干曲三首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其二

下渚多風浪蓮舟漸覺稀那能不相待獨自送潮歸

其三

三江潮水急五湖風浪湧由來花性輕莫畏蓮舟重

王之渙

送別

楊柳東風樹青青夾御河近來攀折苦應爲別離多

情采編卷十八終

情采編卷十九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絕句三 中唐

劉長卿

春草宮懷古

君王不可見芳草舊宮春猶帶羅裙色青青向楚人

遊南國偶見在陰牆下葵因以成詠

此地常無日青青獨在陰太陽偏不及非是未傾心

送方外上人

孤雲將野鶴豈向人間住莫買沃州山時人已知處

送靈澈上人

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荷笠帶斜陽青山獨歸遠

錢起

宿洞心館

野竹通溪冷秋泉入戸鳴亂来人不到寒草上階生

江行無題十首

去指龍沙路徒懸象闕心夜凉無遠夢不為偶聞碪

其二

憔悴異靈均非讒作逐臣如逢漁父問未是獨醒人

其三

月下江流静村荒人語稀鷺鶿雖有伴仍共影雙飛

其四

岸草連荒色村聲樂稔年晚晴貪穫稻閒却採菱船

其五

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祇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

其六

遠謫嵗時晏春江風雨寒仍愁繫舟處驚夢近長灘

其七

睡穩葉舟輕風微浪不驚人居蘆葦岸終夜動秋聲

其八

沙上獨行時吟高到楚詞難將垂岸蓼盈把當江蘺

其九

佳節雖逢菊浮生正似萍故山何處望荒岸小長亭

其十

幸有烟波興寧辭筆硯勞緣情無怨刺却似反離騷

皇甫冉

婕妤怨

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娥幾許長

秋怨

長信多秋色昭陽借月華那堪閉永巷聞道選良家

劉方平

採蓮曲

落日清江裡荆歌艶楚腰採蓮從小慣十五即乘潮

長信宮

夢裡君王近宮中河漢高秋風能再熱團扇不

辭勞

張起

春晴

画閣餘寒在新年舊燕歸梅花猶帶雪未得試春衣

韓翃

漢宮曲二首

駿馬繡障泥紅塵撲四蹄歸時何太晚日照杏花西

其二

繡幙珊瑚鉤春開翡翠樓深情不肯道嬌倚細箜篌

盧綸

和張僕射塞下曲三首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稜中

其二

月黑雁飛高單于遠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

弓刀

其三

調箭又呼鷹俱聞出世能奔狐將迸雉掃盡古丘陵

李端

拜新月

開簾見新月卽便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蕪城懷古

風吹城上樹草沒城邊路城裡月明時精靈自
來去

鳴箏

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
拂絃

司空曙

別盧秦卿

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
尤風

張繼

長相思

遼陽望河縣白首無由見海上珊瑚枝年年寄
春燕

李益

代人乞花

繡戶朝眠起開簾滿地花春風解人意吹落妾
西家

江南曲

嫁得錢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
潮兒

劉商

古意

達曙寢衣冷開門霜雪凝風吹昨夜淚一片枕
前冰

張仲素

宮中樂二首

翠匣開寒鏡珠釵挂步搖妝成祗畏曉更漏促

春宵

其二

江果瑤池實金盤露井水甘泉將避暑臺殿曉
光凝

春江曲

搖漾越江春相將採白蘋歸時不覺夜出浦月
隨人

春閨

嫋嫋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

漁陽

春遊曲

行樂三春柳林林百和香當年重意氣先占鬪雞塲

令狐楚

思君恩二首

小苑鶯歌歇長門蝶舞多眼看春又去翠輦不曾過

其二

紫禁香如霧青天月似霜雲韶何處奏只是在昭陽

長相思二首

君行登隴上妾夢在閨中玉箸千行落銀床一半空

其二

幾度春眠覺紗窗曉望迷朦朧殘夢裡猶自在遼西

從軍行

胡風千里驚漢月五更明縱有還家夢猶聞出塞聲

劉禹錫

視刀鐶歌

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見脉脉萬重心

權德輿

玉臺體三首

秋風一夜至吹盡後庭花莫作經時別西隣是宋家

其二

昨夜裙帶解今朝蟢子飛鉛華不可棄莫是藁砧歸

其三

萬里人行至深閨夜未眠雙眉燈下掃不待鏡臺前

張籍

岸花

可憐岸邊樹紅蕊發青條東風吹渡水衝着木
蘭橈

寄西峰僧

松暗水涓涓夜凉人未眠西峰月猶在遥憶草
堂前

白居易

閨怨詞

珠箔籠寒月紗窗背曉燈夜来巾上淚一半是
春冰

王涯

閨人贈遠三首

形影一相別烟波千里分君看望君處只是起
行雲

其二

鸎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塲知
近遠

其三

花明綺陌春柳拂御溝新為報遼陽客流光不

待人

李賀

馬詩二首

寶玦誰家子長聞俠骨香堆金買駿骨將送楚
襄王

其二

香幞赭羅新盤龍蹙鐙鱗迴看南陌上誰道不
逢春

孟郊

古別離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来遲莫向臨
邛去

古怨

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為
誰死

閨怨

妾恨比斑竹下盤煩冤根有笋未出土中已含
淚痕

賈島

客劍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平事

張祜

墻頭花

蟋蟀鳴洞房梧桐落金井爲君裁舞衣天寒剪刀冷

施肩吾

古曲

可憐江北女慣唱江南曲搖蕩木蘭舟雙鳬不成浴

情采編卷十九終

情采編卷二十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五言絶句四 晚唐

李商隱

登樂遊原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滯雨

滯雨長安夜殘燈獨客愁故鄉雲水地歸夢不宜秋

早秋

風露澹清晨簾間獨起人鳥啼花又笑畢竟是誰春

許渾

塞下曲

夜戰桑乾北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寄征衣

温庭筠

桂州經佳人故居

桂衣依舊綠佳人今不還秖應隨暮雨飛入九疑山

聶夷中

烏夜啼

衆烏各歸枝烏烏爾不棲還應知妾恨故向綠窗啼

陸龜蒙

洞房怨

玉捵朝插髩金梯晚下臺春衫將別淚一夜兩難裁

花成子

春風等君意亦鮮欺桃李寫得去時容歸来不相似

唐彥謙

小院

小院無人夜烟斜月轉明清宵易惆悵不必有離情

司空圖

樂府

寶馬跋塵光雙馳照路傍喧傳報戚里明日幸長揚

崔道融

斑婕妤

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

漢宮詞

獨詔胡衣出天花落殿堂他人不敢妒垂淚向君王

長門怨

長門春欲盡明日照花枝買得相如賦君恩不可移

韓偓

效崔國輔體三首

淡月照中庭海棠花自落獨立俯閒階風動秋千索

其二

羅幕生春寒繡窗愁未眠南湖夜來雨應濕採蓮船

其三

雨後碧苔院霜來紅葉樓閒階上斜日鸚鵡伴人愁

薛瑩

秋日湖上

落日五湖遊烟波處處愁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

潘佐

送人往宣城

江畔送行人千山生暮氛謝安團扇上爲画敬亭雲

無名氏

伊州歌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排遍

坐對銀釭曉停流玉筯痕君門常不見無處謝前恩

湘驛女子

題玉泉溪

紅葉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侯夫人

自感

妝成多自恨夢好卻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

劉采春

囉嗊曲六首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壻去經歲又經年

其二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

其三

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其四

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陵書

其五

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

其六

昨夜北風寒牽船浦裏安潮來打纜斷搖櫓始知難

薛濤

春望詞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

薛維翰

古歌二首

美女怨何深含情倚金閣不嚬復不語紅淚雙雙落

其二

美人閉紅燭獨坐裁新錦頻放剪刀聲夜寒知未寢

情采編卷三十終

情采編卷二十一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七言古詩一　漢　魏　晉　宋

漢無名氏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女兒對門居開顏發豔照里閭南窻北牖桂月光羅幃綺帳脂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與誰同

越人歌

今日何日兮搴舟中流今夕何夕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司馬相如

琴歌幷序

司馬相如游臨卭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竊于壁間窺之相如鼓琴歌以挑之歌曰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艶淑女兮在閨房室近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共翺翔

烏孫公主

悲愁歌

漢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昆彌至國而自治宮室歲時一再會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烏孫王穹廬爲

室氊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常思漢土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蘇伯玉妻

盤中詩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雀常苦饑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嘆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中帶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當治

妾有行宜知之黄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
姓者蘇字伯玉人才多智謀足家居長安身在
蜀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
肥麥與粟今時人智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
中央周不角

無名氏

小麥童謠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
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鼓嚨胡

城上烏童謠

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兒爲徒一徒死百乘車
車班班至河間河間姹女能數錢以錢爲室金
爲堂石上慊慊舂黄粱黄粱之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張衡

定情歌

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
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

四愁詩四首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
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
遠莫致倚逍遥何爲懷憂心煩勞

其二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
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
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其三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

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
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其四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
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
遠莫致倚增嘆何爲懷憂心煩惋

魏文帝

燕歌行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鬱陶思君

未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涕零雨面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嘆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悲風清厲秋氣寒羅幃徐動經秦軒仰戴星月覩雲間飛鶴晨鳴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自存

晉傅玄

車遙遙篇

車遙遙兮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遊兮西入秦願爲影兮隨君身君在陰兮影不見君

依光兮妾所願

燕人美兮歌

燕人美兮趙女佳其室則邇兮限層崖雲爲車兮風爲馬玉在山兮蘭在野雲無期兮風有止思心多端兮誰能理

擬四愁詩

我所思兮在瀛洲願爲雙鵠戲中流牽牛織女期在秋山高水深路無由愍余不遘嬰殷憂佳人貽我明月珠何以要之比目魚海廣無舟悵勞劬寄言飛龍天馬駒風起雲披飛龍逝波滔天兮馬不厲何爲多念心憂世

其二

我所思兮在珠崖願爲比翼浮清池剛柔合德配二儀形影一絶長別離愍余不遘情如攜佳人貽我蘭蕙草何以要之同心鳥火熱水深憂盈抱申以琬琰夜光寶卞和既沒玉不察存若流光忽電滅何爲多念獨鬱結

其三

我所思兮在崑山願爲鹿蛩闚虞淵日月迴耀照景天參辰曠隔會無緣愍余不遘罹百艱佳人貽我蘇合香何以要之翠鴛鴦懸度弱水川無梁申以錦衣文繡裳三光騁邁景不留鮮似民生忽如浮何爲多念抵自愁

其四

我所思兮在朔方願爲飛燕俱南翔煥乎人道著三光胡越殊心生異鄉愍余不遘罹百殃佳人貽我羽纓何以要之影與形永增憂結繁

華零申以日月指明星星辰有翳日月移鶩焉
哀鳴懟不馳何爲多念徒自虧

陸機

燕歌行

四時代序逝不追秋風習習落葉飛蟋蟀在堂露盈墀念君遠游常苦悲君何緬然久不歸賤妾悠悠心無遠白日既沒明燈煇寒禽赴林匹鳥栖雙鳩關關宿河湄憂來感物涕不晞非君之念思爲誰別日何早會何遲

劉妙容

宛轉歌

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凄以哀願爲星與漢光影共徘徊

其二

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宛轉情復悲願爲烟與霧氛氳對容姿

宋劉鑠

代淮南王

朱城九門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入君懷結君珮怨君恨君恃君愛築城思堅劍思利同盛同衰莫相棄

白紵歌

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年少邯鄲女古稱淥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

其二

春風澹蕩俠思多天色淨綠氣妍和含桃紅萼蘭紫芽朝日灼爍發園華卷幌結幃羅玉筵齊謳秦吹盧女彈千金顧笑買芳年

其三

遷遷徐動何盈盈玉腕俱凝若雲行佳人舉袖耀清娥摻摻擢手映鮮羅狀似明月泛雲河體如輕風動流波

謝惠連

燕歌行
四時推遷迅不停三秋蕭瑟葉解輕飛霜被野
雁南征念君客游羈思盈何爲淹留無歸聲愛
而不見傷心情朝日潛輝華燈明林鵲同棲渚
鴻并接翩偶羽依蓬瀛仇依旅類相和鳴余獨
何爲志無成憂緣物感淚霑纓

前緩聲歌
羲和纖阿去嵯峨覩物知命使余轉欲悲歌憂
戚人心胸處山勿居峰在行勿爲公居峰大阻

銳爲公遇饒敝雅琴自踈越雅韻能揚揭滑淵
相混同始終福禄豐

相逢行
行行即長道道長息斑草邂逅賞心人與我傾
懐抱夷世信難值憂来傷人平生不可保陽華
與春渥陰柯長秋槁心慨榮去速情苦憂來早
日華雖久居憂来傷人諄諄亦至老親黨近卹
庇昵君不常好九族悲素霰三良怨黄鳥邇来
白即頹憂来傷人近繙潔必造水流理就濕火
炎同歸燥賞契少能諧斷金斷可寶千計莫適
從萬端信紛繞巢林宜擇木結友使心曉心曉
形迹畧畧邇誰能了相逢既若舊憂來傷人片
言代紵縞

鮑照

北風行
北風涼雨雪雱京洛女兒多嚴粧遥艶帷中自
悲傷沉吟不語若爲忘問君德行何當歸若使
妾坐自傷悲慮年至慮顔衰情易復恨難追

行路難十八首
奉君金卮之美酒瑇瑁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
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顔零落歲將暮寒
光宛轉時欲沉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
路吟不見栢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

其二
洛陽名工鑄爲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
携手仙承君清夜之歡娯列置幃裡明燭前外
發龍鱗之丹綵内含麝芬之紫烟如今君心一

朝興對此長嘆終百年

其三

璇閨玉墀上椒閣文窗繡戶垂羅幙中有一人字金蘭被服纖羅采芳藿春燕差池風散梅開幃對景弄春爵含歌攬涕恒抱愁人生幾時得爲樂寧作野中之雙鳬不願雲間之別鶴

其四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絶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其五

君不見河邊草冬時枯死春滿道君不見城上日今暝沒山去明朝還更出今我何時當得然一去永滅入黃泉人生苦多歡樂少意氣敷腴在盛年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恒有沽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付皇天

其六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况我輩孤且直

其七

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栢園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髠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

其八

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陽春妖冶二三月從風簸蕩落西家西家思婦見悲惋零淚霑衣撫心歎初我送君出戶時何言淹留節回換牀席生塵明鏡垢纖腰瘦削髮蓬亂人生不得恒稱意惆悵徙倚至夜半

其九

剉蘗染黃絲黃絲歷亂不可治我昔與君始相值爾時自謂可君意結帶與我言死生好惡不

相置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索寞與先異還君
金釵玳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

其十

君不見蕣華不終朝須臾淹冉零落消盛年妖
艷浮華輩不久亦當詣塚頭一去無還期千秋
萬歲無音詞孤魂煢煢空壠間獨魄徘徊遶墳
基但聞風聲野鳥鳴豈憶平生盛年時爲此令
人多悲悒君當縱意自熙怡

其十一

君不見枯籜走階庭何時復青著故莖君不見
亡靈蒙享祀何時傾杯竭壺罌君當見此起憂
思寧及得與時人爭人生倏忽如絕電華年盛
德幾時見但令縱意存高尚旨酒佳餚相胥燕
持此從朝竟夕暮差得忘憂消愁怖胡爲惆悵
不能已難盡此曲令君忤

其十二

今年陽初花滿林明年冬末雪盈岑推移代謝
紛交轉我君邊戍獨稽沉軌袂分別已三載邇

來掩寂無分音朝悲慘慘遂成滴暮思遶遶最
傷心膏沐芳餘久不御蓬首亂鬢不設簪徒飛
輕埃舞空帷粉筐黛器靡復遺自生留世苦不
幸心中惕惕恒懷悲

其十三

春禽喈喈旦暮鳴最傷君子憂思情我初辭家
從軍僑檠志溢氣干雲霄流浪漸冉經三齡忽
有白髮素鬢生今暮臨水拔已盡明日對鏡復
已盈但恐羈死爲客鬼寄滅生空精每懷舊鄉

野念我舊人多悲聲忽見過客問我何寧知我
家在南城答云我曾居君鄉知君遊宦在此城
我行離邑已萬里方今羈役去遠征來時聞君
婦閨中孀居獨宿有貞名亦云朝悲泣閒房又
聞暮思淚霑裳形容憔悴非昔悅蓬鬢衰顏不
復妝見此令人有餘悲當願君懷不暫忘

其十四

君不見少壯從軍去白首流離不得還故鄉窅
窅日夜隔音塵斷絕阻河關朔風蕭條白雲飛

胡笳哀急邊氣寒聽此愁人兮奈何登山遠望得留顏將死胡馬跡能見妻子難男兒生世轗軻欲何道綿憂摧抑起長嘆

其十五

君不見栢梁臺今日丘墟生草萊君不見阿房宮寒雲澤雉栖其中歌妓舞女今誰在高墳壘壘滿山隅長袖紛紛徒競世非我昔時千金軀隨酒逐樂任意去莫令含嘆下黃壚

其十六

君不見冰上霜表裏陰且寒雖蒙朝日照信得幾時安民生故如此誰令摧折強相看年去年來自如削白髮零落不勝冠

其十七

君不見春鳥初至時百草含青俱作花寒風蕭索一旦至竟得幾時保光華日月流邁不相饒令我愁思怨恨多

其十八

諸君莫嘆貧富貴不由人丈夫四十強而仕余當二十弱冠辰莫言草木委冬雪會應蘇息遇陽春對酒叙長篇窮途運命委皇天但願尊中九醖滿莫惜床頭百個錢直得優游卒一歲何勞辛苦事百年

春日行

獻歲發春吾將行春山茂春日明園中鳥多嘉聲梅始發柳始青泛舟艫齊棹驚奏採菱歌鹿鳴風微起波微生弦亦發酒亦傾入蓮池折桂枝芳袖動芬葉披兩相思兩不知

雉朝飛

雉朝飛振羽翼專場挾雌恃強力媒已驚翳又逼蒿間潛彀盧矢直刎繡頸碎錦臆絕命君前無怨色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

夜坐吟

冬夜沉沉夜坐吟含聲未發已知心霜入幕風度林朱燈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

代白紵舞歌三首

呉刀楚製爲佩褘纖羅霧縠垂羽衣含商咀徵
歌露晞珠履颯沓紈袖飛凄風夏起素雲回車
息馬傾客忘歸蘭膏明燭承夜輝

其二

三星差池露霑濕絃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
候蟲急荊王流嘆楚妃泣紅顔難長時易戢凝
華結綵久延立非君之故豈安集

其三

池中赤鯉庖所捐琴高乘去飛上天命逢福世

丁溢因䟽賛金藉綺昇曲筵因思厚德深委如山潔
誠洗志期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

湯惠休

白紵歌

琴瑟未調心已悲任羅勝綺彊自持忍思一舞
望所思將轉未轉恒如疑桃上水上春風出舞
袖逶迤鸞照日徘徊鶴轉情艶逸君爲迎歌心
如一

其二

少年窈窕舞君前容華艶艶將欲然爲君嬌凝
復遷延流目送笑不敢言長袖拂面心自煎願
君流光及盛年

秋風歌

秋風嫋嫋入曲房羅帳含月思心傷蟋蟀夜鳴
斷人腸長夜思君心飛揚他人相思君相忘錦
衾瑶席爲誰芳

情采編卷三十一終

情采編卷二十二

七言古詩二 齊 梁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北齊崔氏

靧面辭

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陸厥

臨江王節士歌

木葉下江波連秋月照浦雲歇山秋思不可裁復帶秋風來秋風來已寒白露驚羅紈節士慷慨髮衝冠彎弓挂若木長劍竦雲端

李夫人及貴人歌

屬車桂席塵豹尾香烟滅彤殿向蘼蕪青蒲復萎絕坐萎絕對蘼蕪臨丹階泣椒塗寡鶴羈雌飛且止雕梁翠壁網蜘蛛洞房明月夜對此淚如珠

釋寶月

行路難

君不見孤雁關外發酸嘶度揚越空城客子心腸斷幽閨思婦氣欲絕凝霜夜下拂羅衣浮雲中斷開明月夜夜遙遙徒相思年年望望情不歇寄我匣中青銅鏡倩人爲君除白髮行路難行路難夜聞南城漢使度使我流淚憶長安

梁武帝

河中之水歌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郎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江南弄

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蹰

龍笛曲

美人綿眇在雲堂雕金鏤竹眠玉床婉愛寥亮
繞虹梁繞虹梁流月臺駐狂風鬱徘徊

採蓮曲

遊戲五湖採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爲君艷歌
世所稀世所稀如有玉江南弄採蓮曲

游女曲

氛氳蘭麝體芳滑容色玉耀眉如月珠珮婐妮
戲金闕戲金闕游紫庭舞飛閣歌長生

情采編卷三十二　六朝古詩　三

採菱曲

江南稚女珠腕繩金翠搖首紅顏興桂棹容與
歌採菱歌採菱心未怡翳羅袖望所思

朝雲曲

張樂陽臺歌上謁如寢如興芳晻曖容花既艷
復還沒復還沒望不來巫山高心徘徊

鳳笙曲

綠耀剋碧雕琯笙朱脣玉指學鳳鳴流速參差
飛且停飛且停在鳳樓弄嬌響間清謳

元帝

燕歌行

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
花如錦玄菟城東月似蛾如何此時別夫壻金
羈翠眊往交河還聞入漢去燕營怨妾愁心百
恨生漫漫悠悠天未曉遙遙夜夜聽寒更自從
異縣同心別偏恨同心成異節橫波滿臉萬行
啼翠眉暫斂千重結並海連天合不開那堪春
日上春臺唯見遠舟如落葉復看遙舸似行杯

情采編卷三十二　六朝古詩　四

沙汀夜鶴嘯羈雌妾心無處坐傷離翻嗟漢使
音塵斷空傷賤妾燕南陲

春別應令

試看機上交龍錦還瞻庭裏合歡枝映日通風
隱朱幔飄花搖葉度金池不聞離人當重合唯
悲合罷會成離

簡文帝

從軍行

雲中亭障羽檄驚甘泉烽火通夜明貳師將軍

新築營嫖姚校尉初出征復有山西将絶世愛雄名三門應遁甲五壘學神兵白雲隨旆色蒼山答鼓聲遥遥觀鵝翼叅差睹雁行先平小月陣却滅大宛城善馬還長樂黄金付水衡小婦趙人能鼓瑟侍婢初笄鮮鄭聲庭前桃花飛欲合必應紅粧来起迎

和蕭侍中子顯春别

鵁鶄作絲満帳中芳草結葉當行路紅臉脉脉一生啼黄鳥飛飛有時度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

東飛伯勞歌

翻堦蛺蝶戀花情容華飛燕相逢迎誰家總角岐路隂裁紅點翠愁人心天窻綺井暖徘徊珠簾玉篋明鏡臺可憐年幾十三四工歌巧舞入人意白日西落楊柳垂含情弄態兩相知

其二

西飛迷雀東翥雉倡樓秦女乍相值誰家妖艶隣中止輕妝薄粉光閶里綱戶珠綴曲瓊鈎芳裀翠被香氣流少年年幾方三六含嬌聚態傾人目餘香落蕋坐相催可憐絶世誰為媒

歴九秋篇

歴九秋兮三春遣貴客兮遠賓顧多君心所親乃命妙妓才人炳若日月星辰

其二

序金罍兮玉觴賓主遥起雁行杯若飛電絶光交觴接卮結裳慷慨歡咲萬方

其三

奏新詩兮夫君爛然虎變龍文渾如天地未分齊歌楚舞紛紛歌聲上徹青雲

其四

窮八音兮異倫竒聲靡靡每新微咲素齒丹唇逸響飄薄梁塵精爽耿耿入神

其五

坐咸醉兮沾歡引尊促席臨軒進爵獻壽翻翻千秋要君一言願愛不移若山

其六

君恩愛兮不竭譬若朝日夕月此景萬里不絶
長保初離結髮何憂坐生胡越

其七

攜弱手兮金環上游飛閣雲間穆若鴛鳳雙鸞
還幸蘭房自安娛心極樂難原

其八

樂既極兮多懷慼時忽逝若頹寒暑革御景迴
移榮隨風飄摧感物動心增哀

其九

妾受命兮孤虛男兒墮地稱姝女弱難存若無
骨肉至親更踈奉事他人託軀

其十

君如影兮隨形賤妾如水浮萍明月不能常盈
誰能無根保榮良時冉冉代征

春情

蝶黄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鈎
挂緑樹誠知淇水霑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
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

擬古

窺紅對鏡歛雙眉含愁拭淚坐相思念人一去
許多時眼語笑靨迎来情心懷心想甚分明憶
人不忍語含恨獨吞聲

倡樓怨節

朝日斜来照户春鳥爭飛出林片光片影皆麗
一聲一囀煎心上林紛紛花落淇水漠漠苔浮
年馳節流易盡何爲忍憶含羞

昭明太子蕭統

採蓮曲

桂楫蘭橈浮碧水江花玉面兩相似蓮踈藕折
香風起香風起白日低採蓮曲使君迷

龍笛曲

金門玉堂臨水居一嚬一笑千萬餘游子去還
願莫踈願莫踈意何極雙鴛鴦兩相憶

江南曲

枝中水上春併歸長楊掃地桃花飛清風吹人
光照衣光照衣景將夕擲黄金留上客

豫章王蕭綜

悲落葉

悲落葉連翩下重疊重疊落且飛縱橫去不歸長枝交蔭昔何密黃鳥關關動相失夕蕊雜凝露朝花翻亂日亂春日起春風春風春日此時同一霜兩霜猶可當五晨六旦飄已黃乍逐驚風舉高下任飄揚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宿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各隨灰土出高枝難重板

徐勉

迎客曲

絲管列舞席陳含聲未奏待嘉賓羅絲管舒舞席斂袖嘿唇迎上客

送客曲

袖縮紛聲委咽餘曲未終高駕別爵無筭景已流空紆長袖客不留

張率

長相思

長相思久離別美人之遠如兩絕獨延佇心中結望雲雲去遠望鳥鳥飛滅空望終若斯珠淚不能雪

其二

長相思久離別所思何在若天垂鬱陶相望不得知玉階月夕映羅帷風夜吹長思不能寐坐望天河移

白紵歌六首

歌兒流唱聲欲清舞女趁節體自輕歌舞並妙會人情依絃度曲婉盈盈揚蛾為態誰目成

其二

妙聲屢唱輕體飛流津染面散芳菲俱動齊息不相違令彼嘉客澹忘歸時久翫夜明星稀

其三

日暮塞門望所思風吹庭樹月入帷涼風既滿草蟲悲誰能離別長夜時流嘆不寢淚如絲與君之別終何知

其四

秋風蕭條露垂葉空閨光盡坐愁妾獨向長夜

淚承曉山高水深路難涉望君光景何時接

其五

愁來夜遲猶嘆息撫枕思君終反仄金翠釵環稍不飾霧縠流黃不能織但坐空閨思何極欲以短書寄飛翼

其六

遥夜忘寐起長嘆但望雲中雙飛翰明月入牖風吹幔終夜悠悠坐申旦誰能知我心中亂終然有懷歲方晏

沈約

趙瑟曲

邯鄲奇弄出文梓縈絃急調切流徵玄鶴徘徊白雲起白雲起鬱披香離復合曲未央

秦箏曲

羅袖飄纚拂雕桐促柱高張散輕宮迎歌度舞遏歸風遏歸風止流月壽萬春歡無歇

陽春曲

楊柳垂地燕差池緘情忍思落容儀絃傷曲怨心自知心自知人不見動羅裙拂珠殿

朝雲曲

陽臺氤氳多異色巫山高高上無極雲來雲去常不息常不息夢來遊極萬世度千秋

登臺望秋月

望秋月秋月光如練照耀三爵堂徘徊九華殿九華玳瑁梁華榱與璧璫以茲雕麗色特照明月光凝華入黼帳清輝懸洞房先過飛燕戶卻映班姬床桂宮裊裊落桂枝早寒凄凄凝白露

上林晚葉颯颯鳴雁門早鴻離離度湛秀質兮似規委清光兮如素照愁軒之蓬髮映金階之微步居人臨此笑以歌別客對之傷且慕經衰圃映寒叢凝清夜帶秋風隨庭雪以比素與池荷而並紅臨玉墀之皎皎含霜靄之濛濛轜天衢而從度轢長漢而飛空隱巖崖而半出隔帷幌而纔通散朱庭之奕奕入青瑣而玲瓏寒階悲寡鵠沙洲怨別鴻昭姬泣胡殿明君思漢宮余亦何為者淹留此山東

會圃臨春風

臨春風春風起春樹游絲曖如烟落花雰似霧先泛天淵池還過細栁枝蝶逢飛搖颺燕值羽差池揚桂旆動芝蓋開燕裾吹趙帶趙帶飛參差燕裾合且離迴看復轉黛顧步惜容儀容儀已炤灼春風復迴薄氛氳桃李花青跗含素蕚既爲風所開復爲風所落摇綠蔕抗紫莖舞春雪雜流鶯曲房開兮金鋪響金鋪響兮妾思驚梧臺未陰淇水始碧迎行雨於高唐送歸鴻於

碣石經洞房響紈素感幽閨思幃帟想芳園兮可以遊念蘭翹兮漸堪摘拂明鏡之冬塵解羅衣之秋襞既鏗鏘以動珮又氛氳而流射始摇蕩以入閨終徘徊而緣隙鳴珠簾於繡戶散芳塵於綺席是時悵思歸安能久行役佳人不在茲春風爲誰惜

歲暮愍衰草

愍衰草衰草無容色憔悴荒徑中寒荄不可識昔時兮春日昔日兮春風含華兮佩實垂綠兮散紅氛氳鵁鶄右照耀望仙東送歸顧慕泣洪水嘉客淹留懷上宮巖陬兮海岍氷多兮霰積爛熳兮巖根樍幽兮石隙布緜密于寒臯吐纖踈于危石既惆悵于君子倍傷心于行役露縞枝于初旦霜繼天于始夕彫芳卉之九衢實靈茅之三脊風急崤路難秋至客衣单既傷簷下菊復悲池上蘭飄落逐風轉方知歳早寒流螢暗明燭雁聲斷繞續委綴長信宮蕪穢丹墀曲霜奪莖上紫風銷葉中綠山變兮青薇水折兮

黄蒂秋雁嘹兮踈引寒烏聚兮輕飛徑荒寒草合桐長舊巖圍園庭漸荒沒霜露日沾衣願逐晨征鳥薄暮共西歸

霜來悲落桐

悲落桐落桐早霜露燕至葉未抽鴻来枝已素本出龍門山長枝仰刺天上峯百丈絶下趾萬尋懸幽根已盤結孤株復危絶初不照光景終年負霜雪自顧無羽儀不願生曲池芬芳本自乏華實無可施公子時留盻王孫少見知自分

孤生栟徙置北堂陲宿莖抽脫幹新葉生故枝故枝雖遼遠新葉頗離離春風一朝至榮華坐如斯自惟良非薄君恩徒照灼顧已非嘉樹宜用憑阿閣願作清廟琴爲君舞玄鶴辟荔可爲裳文杏堪作梁勿言草木賤徒照君末光末光不徒照爲君含噭眺陽阿淥水絃陰枝苦寒調厚德不可任敢不虛其心若逢陽春至吐綠照清潯

夕行聞夜鶴

聞夜鶴夜鶴叫南池對此孤明月臨風振羽儀伊吾人之非薄無賦命之天爵抱跼促之長懷隨冬春而哀樂愍海上之鷩鳧傷雲間之離鶴離鶴昔未離近發天北垂忽值疾風起暫下昆明池復值冬氷合水宿非所宜欲留不可住欲去飛已疲勢逐疾風舉求溫向衡楚復值南飛鴻參差共成侶海上多雲霧蒼茫失洲嶼自此別故群獨向瀟湘渚故群不離散相依滄海畔夜止羽相切晝飛影相亂刷羽共浮沉湛淡泛清潯既不經離別安知慕侶心九冬霜雪苦六翮飛不任且養凌雲翅俛仰弄清音所望浮丘子旦夕來見尋

晨征聽曉鴻

聽曉鴻曉鴻度將旦跨弱水之微瀾發成山之遠岸休春歸之未幾驚此歲之云半出海漲之蒼茫入雲途之杳漫無東西之可辨孰遐邇之能算微昔見于洲渚赴秋期於江漢集勁風於弱軀負重雪於輕翰寒溪可以飲荒皋可以竄

溪水徒自清微形豈足翫秋蓬萎兮未絕塞草衰兮無色楚山高兮杳難度越水深兮不可測羨明月之馳光顧征禽之騁翼伊余馬之屢懷知君行之未極夜綿綿而難曉愁參差而盈臆望山川悉無似惟星河猶可識孤雁夜南飛客淚夜霑衣春鴻旦暮返客子方未歸歲去歡娛盡年來容貌非攬衽形雖是撫臆事多違靑蒲雖長復易解白雲誠遠詎難依

解佩去朝市

去朝市朝市深歸暮辭比纓而南組浮東川而
西顧逐天地之降祥值日月之重光伊當仁之
非薄非余情之信芳充待詔於金馬奉高宴於
柏梁觀鬭獸于帍圈望窈窕于披香遊西園兮
登銅雀攀青瑣兮眺重陽講金華兮議宣室晝
武帷兮夕文昌佩甘泉兮履五柞躡枍詣兮紱
晃光託后車兮侍華幄遊渤海兮泛清漳天道
有盈缺寒暑遞炎涼一朝賣玉碗眷眷惜餘香
曲池無復處桂枝亦銷亡清廟徒肅肅西陵久

茫茫薄暮余多幸嘉運重来昌忝稽部之南尉
典千里之光貴形北方之濁河惡橫橋于清渭
望前軒之早桐對南階之初卉非余情之屢傷
孰寄茲兮能慰眷昔日兮懷哉日將暮兮歸去
来

披褐守山東

守山東山東萬里鬱青葱兩溪共一瀉水潔望
如空岸側青莎被巖間丹桂叢上瞻既隱軫下
聆亦溟濛遠林響咆獸近樹聒鳴蟲路出若溪
右澗吐金華東萬仞倒危石百丈注懸淙掣曳
瀉流電奔飛似白虹深洞含清氣漏穴吐飛風
玉竇膏滴瀝石室乳空籠峭嶁塗彌險巖岨步
纔通余捨平生之所愛欻暮年而斯逢此欲一
去而不還悵鄒衣之未褫抱林壑之清曠事民
俗之紛詭幸帝力之方升值天綱之未毀既除
舊而就新故化民而俗徙播趙俗以西徂扇齊
風以東靡乳雉方可馴流蝗庶能弭清心矯世
濁儉政救民侈秩滿撫白雲淹留事芝髓

吳均

行路難

君不見上林苑中客水羅霧縠象牙席盡是得
意忘言者探腸見膽無所惜白酒甜鹽甘如乳
綠觴皎鏡華如碧少年持名不肯嘗安知白駒
應過隙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逶
迤好氣佳容貌經過青瑣歷紫房已入山中馮
后帳復上皇帝斑姬床斑姬失寵顏不開奉箒
供養長信臺日暮耿耿不能寐秋風切切四面

来玉階行路生細草金鑪香炭變成灰得意失
意須臾項非君方寸逆所裁

其二

洞庭水上一株桐經霜觸浪困嚴風昔時抽心
曜白日今旦卧死黄沙中洛陽名工見咨嗟一
剪一刻作琵琶白璧規心學明月珊瑚映面作
風花帝王見賞不見忘提攜把握登建章掩抑
摧藏張女彈殷勤促柱楚明光年年月月對君
子遥遥夜夜宿未央未央采女棄鳴篪爭先拂

拭生光儀茱萸錦衣玉作匣安念昔日枯樹枝
不學衡山南嶺桂至今千載猶未知

其三

青瑣門外安石榴連枝接葉夾御溝金墉城西
合歡樹垂條照綵拂鳳樓游俠少年游上路傾
心顛倒想戀慕摩頂至足買片言開胸瀝膽取
一顧自言家在趙邯鄲翩翩舌杪復劔端青驪
白駿的盧馬金羈緑鞚紫絲韀蹀躞横行不肯
進夜夜汗血至長安長安城中諸貴臣爭貴儒

者席上珍復聞梁王好學問輕棄劔客如埃塵
吾丘壽王始得意司馬相如適被申大才大辯
尚如此何况我輩輕薄人

其四

君不見西陵田縱横十字成陌阡君不見東郊
道荒凉蕪沒起寒煙盡是昔日帝王處歌姬舞
女達天曙今日翩妍少年子不知華盛落前去
吐心吐氣許他人今旦迴惑生猶豫山中桂樹
自有枝心中方寸自相知何年歲月忽若馳君

之情意與我離還君玳瑁金雀釵不忍見此使
心危

費昶

行路難

君不見長安客舍門倡家少女名桃根貧窮夜
紡無燈燭何言一朝奉至尊至尊離宫百餘處
千門萬戶不知曙唯聞啞啞城上烏玉欄金井
牽轆轤丹梁翠柱飛流蘇香薪桂火炊雕胡當
年翻覆無常定薄命爲女何必麤

其二

君不見人生百年如流電心中坎壈君不見我
昔初入椒房時詎減班姬與飛燕朝踰金梯上
鳳樓暮下瓊鈎息鸞殿柏梁晝夜香錦帳自飄
颺笙歌棗下曲琵琶陌上桑過蒙恩所賜餘光
曲汜被既逢陰后不自專復值程姬有所避黄
河千年始一清微軀再逢永無議娥眉偃月徒
自妍傅粉施朱欲誰爲不如天淵水中鳥雙去
雙飛長比翅

蕭子顯

春別

幽宮積草自芳菲黄鳥芳樹情相依爭風競日
常聞響重花疊葉不通飛當知此時動妾思慙
使羅袂拂君衣

燕歌行

風光遲舞出青蘋蘭條翠鳥鳴發春洛陽梨花
落如雪河邊細草細如茵桐生井底葉交枝今
看無端雙燕離五重飛樓入河漢九華閣道暗

清池遥看白馬津上吏傳道黄龍征戍兒明月
金波徒照妾浮雲玉葉君不知思君昔去柳依
依至今八月避暑歸明珠蚕繭勉登機鬱金香
蘤持香衣洛陽城頭雞欲曙丞相府中烏未飛
夜夢征人縫狐貉私憐織婦裁錦緋吳刀鄭綿
絡寒閨夜被薄芳年海上水中鳧日暮寒夜空
城雀

劉孝威

東飛伯勞歌

雙栖翡翠兩鴛鴦巫雲洛月乍相望誰家妖冶
折花枝衫長釧動任風吹金鋪玉鎖琉璃扉花
鈿寶鏡織成衣美人年幾可十餘含羞轉笑歛
風裾珠丸出彈不可追空留可憐持與誰

烏生八九子

城上烏一年生九雛枝輕巢本狹風多葉早枯
氄毛不自暖張翼强相呼金柝嚴兮翠樓肅扆
辟光兮椒泥馥虞機衡網不得施倩鷹鷙隼無
由逐永頫共棲曾氏冠同瑞周王屋莫啼城上

寒循賢野間宿羽成翩備各西東丁年賦命有窮通不見高飛帝輦側遠托日輪中尚逢王吉箭循嬰后羿弓豈如變彩救燕質入夢祚昭公流聲表師退集幕示營空靈臺已鑄象流蘇時候風

賦得香出衣

香出衣步近氣逾飛博山登高用鄴錦含情動靨比洛妃香纓麝帶逢金縷瓊花玉勝綴珠徽蘇合故年微恨歇都梁路遠恐非新循賢漢君

芳千里尚咲荀令止三旬

徐君蒨

別義陽郡

翔鳳樓遥望與雲浮歌聲臨樹出舞影入江流葉落看村近天高應向秋

其二

餙面亭牧成更點星頰上紅疑淺眉心黛不青故留殘粉絮挂着箔簾釘

沈君攸

羽觴飛上苑

上路薄晚風塵合禁苑初春氣色華石徑斷絲蘭蔓草山流細沫擁浮花魚文熠爚含餘日鶴蓋低昂照落霞隔樹銀鞍喧寶馬分衢玉勒動香車車馬處處盡成陰斑荆促席對芳林藤杯屢動情仍暢翠尊引滿趣彌深山陽倒載非難得宜城醇醞促須斟半醉驪歌應可奏上客莫慮擲黄金

雙燕離

雙燕雙飛雙情相思容色已改故心不衰雙入幕雙出帷秋風去春風歸幕上危雙燕離銜羽一別涕泗再夜夜孤飛誰相知左回右顧還相慕翩翩桂水不忍渡懸目挂心思越路縈鬱摧折意不泄願作鏡鸞相對絶

情采編卷二十二終

情采編卷二十三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七言古詩三　陳　北齊　周　隋

陳後主

長相思二首

長相思久相憶關山征戍何時極望風雲絶音息上林書不歸廻文徒自織羞將別後面還似初相識

其二

長相思怨成悲蝶縈草樹連絲庭花飄散飛入帷帷中看隻影對鏡斂雙眉兩見同見月兩別共春時

玉樹後庭花

麗宇芳林對高閣新妝艶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

東飛伯勞歌

池側鴛鴦春日鶯綠珠絳樹相逢迎誰家佳麗過淇上翠釵綺袖波中漾雕軒繡戶花恒發珠簾玉砌移明月年時二七猶未笄轉顧流盼鬟髮低風飛蕋落將何故可惜可憐空擲度

獨酌謠三首

獨酌謠獨酌起中宵中宵照春月初花發春朝春花春月正徘徊一罇一絃當夜開聊奏孫登曲仍斟畢卓杯羅綺徒紛亂金翠轉遲回中心本如水凝志更同灰逍遥自可樂世語世情哉

其二

獨酌謠獨酌酒難消獨酌三兩盞弄曲兩三調調絃忽未畢忽值出房朝更似遊春苑還如逢麗譙衣香逐嬌去眼語送杯嬌餘樽盡復益自得自逍遥

其三

獨酌謠獨酌一尊酒尊酒傾未酌明月正當牖是牖非圓甕吾樂非擊缶自任物外懽更齊椿菌久卷舒乃一卷忘情且十斗寧復語綺羅因情即山藪

徐陵

長相思二首

長相思望歸難傳聞奉詔戍臯蘭龍城遠鴈門寒愁来瘦轉劇衣帶自然寛念君今不見誰爲抱腰看

其二

長相思好春節夢裡恒啼悲不洩帳中起窻前髠柳絮飛還聚遊絲斷復結欲見洛陽花如君隴頭雪

雜曲

傾城得意已無儔洞房蓮閣未消愁宮中本造鴛鴦殿爲誰新起鳳凰樓緑黛紅顔兩相發千嬌百念情無歇舞衫迴袖勝春風歌扇當窻似秋月碧玉宮妓自翩妍絳樹新聲最可憐張星舊在天河上徇来張姓本連天二八年時不憂度傍邊得寵誰相妒立春歷日自當新正月春幡底須故流蘇錦帳挂香囊織成羅幌隱燈光只因私將琥珀枕暝暝来上珊瑚床

江總

閨怨

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白雪綺窻前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屏風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遼西水凍春應少薊北鴻来路幾千望君關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

姬人怨

天寒海水慣相知空床明月不相宜庭中芳桂憔悴葉井上踈桐零落枝寒燈作花羞夜短霜

鴈多情恒結伴非爲隴水望秦川直置思君腸自斷薄命夫婿好神仙逝愁高飛向紫烟金丹欲成猶百鍊玉酒新熟幾千年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忿仙童一九藥自悲行處緑苔生何悟啼多紅粉落莫輕少婦狎春風羅襪也得步河宮雲車欲駕應相待羽衣未去幸須同不學蕭史還樓上會逐姮娥戲月中

新入姬人應令

洛浦流風漾淇水秦樓初日度陽臺玉軑輕輪

五香散金燈夜火百花開非是妖姬度江日定言神女隔河来時向月別姮娥別時清吹悲蕭史數錢拾翠争佳麗拂紅點黛何相似本持織腰惑楚宮暫迴舞袖驚吳市新人羽帳挂流蘇故人網戸織蜘蛛梅花栁色春難遍情来春去在須臾不用庭中賦緑草但願思着弄明珠

內殿賦新詩

兎影脉脉照金鋪虬水滴滴瀉玉壺綺翼飃颻迥清漢虹梁紫柱麗黃圖風高暗緑凋殘栁雨

駃芳紅濕晩芙三五二八佳年少百萬千金買歌笑偏着故人織素詩願奉秦聲采蓮調織女今夕渡銀河當見清秋停玉梭

雜曲三首

行行春逕蘼蕪緑織素那復解琴心乍愜南階悲緑草誰堪東陌怨黃金紅顔素月俱三五夫婿何在今追虜關山隴月春雪氷誰見人啼花照戸

其二

殿內一處起金房併勝餘人白玉堂珊瑚挂鏡臨網戸芙蓉作帳照雕梁房櫳宛轉垂翠幙佳麗逶迤隱朱箔風前花管颺難留舞處花鈿低不落陽臺通夢太非真洛浦淩波復不新曲中唯聞張女曲定有同姓可憐人但願私情賜斜領不願傍人相比並妾門逢春自可榮君面未秋何意冷

其三

泰山言應可轉移新寵不信更參差合懽錦帶

鴛鴦鳥同心綺袖連理枝皎皎新秋明月開早露飛螢暗裡来鯨燈落花殊未盡亂水銀箭莫相催非是神女期河漢別有仙姬入吹臺未眠解著同心結欲醉那堪連理杯後宮不愜菜萸芳夜夜争開蘇合房寶釵翠髮還相似朱脣玉面非一行新人未語言如澁新寵無前判不滅願奉更衣蘭麝氣恐君馬到自驚香

新寵美人應令

後宮唯聞莫瓊樹絶世後有宋容華皆自争名

進女弟定覺雙飛勝蕩家頽並迎春比翼燕長
作照日同心花聞道艷歌時易調忖許新恩那
久要翠眉未画自生愁玉臉含啼還似笑角枕
千嫣蕙芬香君使琴心一曲奏幽蘭度曲不可
終陽臺夢裏自應通秋樹相思一枝綠爲插賤
妾兩鬟中

長相思二首

長相思久離别征夫去遠芳音滅湘水深隴頭
咽紅羅斗帳裏綠綺清絃絶逶迤百尺樓愁思

三秋結

其二

長相思久别離春風送燕入簷窺暗開脂粉弄
花枝紅樓千愁色玉筯兩行垂心心不相照望
望何由知

梅花落

臘月正月早驚春衆花未發梅花新可憐芬芳
臨玉臺朝攀晚折還復開長安少年多輕薄兩
兩常唱梅花落滿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樹下宜
歌舞金谷萬株連綺甍梅花落處藏嬌鶯桃李
佳人欲相照摘葉牽花來並笑楊柳條青樓上
輕梅花色白雪中明橫笛短簫淒復咽誰知柏
梁聲不絶

東飛伯勞歌

南飛烏鵲北飛鴻弄玉蘭香時會同誰家可憐
出窓牖春心百媚勝楊柳銀床金屋挂流蘇寶
鏡玉釵橫珊瑚年時二八新紅臉宜笑宜歌羞
更歛風花一去杳不歸秪爲無雙惜舞衣

宛轉歌

七夕天河白露明八月濤水秋風驚樓中恒聞
哀響曲塘上復有辛苦行不解何意悲秋氣直
置無秋悲自生不怨前階促織鳴偏愁便路擣
衣聲别燕差池自有返離蟬寂寞詎含情雲聚
懷情四望臺月冷相思九重觀欲題芍藥詩不
成來採芙蓉花已散金尊送曲韓娥起玉柱調
絃楚妃歎翠眉結恨不復開寶鬟迎秋度前亂
湘妃拭淚灑貞筠筴藥浣衣何處人步步香飛

金薄幓盈盈扇掩珊瑚唇已言採桑期陌上復能解佩就江濱竟入華堂要花枕爭開羽帳奉華茵不惜獨眠前下釣欲許便作後来薪後来瞑瞑同玉牀可憐顏色無比方誰能巧笑特窺井乍取新聲學繞梁宿處留嬌墮黃珥鏡前含笑弄明璫菤葹摘心心不盡茱萸折葉葉更芳已聞能歌洞簫賦詎是故愛邯鄲倡

張正見

佳期竟不歸

良人萬里向河源倡婦三秋思椒園路遠寄詩空織錦宵長夢返欲驚魂飛蛾屢繞帷前燭衰草還侵階上玉銜啼拂鏡不成粧促柱繁絃還亂曲時分年移竟不歸偏憎寒急夜縫衣流螢映月明空帳踈葉從風入斷機自對孤鸞向影絕終無一雁帶書飛

陸瓊

長相思

長相思久離別一罷鴛文綺薦絕鴻已去椒堪

結室冷鏡疑氷庭幽花似雪容貌朝朝改書字看看滅

顧野王

艷歌行二首

齊倡趙女盡妖妍朱簾玉砌併神仙莫笑人來最落後能使君恩得度前豈知洛渚羅塵步詎減天河秋夕渡妖姿巧笑能傾城那思他人不憎妬蓮花藻井推芰荷採菱妙曲勝陽阿

其二

燕姬妍趙女麗出入王宮公主第倚鳴瑟歌未央調絃八九弄度曲兩三章唯欣春日永詎愁秋夜長歌未央倚鳴瑟輕風飄落蕋翡翠巢蘭室結羅帷翫朝日窻開翠幔卷粧罷金星出爭攀四照花競戲三條術

王嵯

長相思

長相思久離別兩心同憶不相徹悲風悽愁雲結椒葉眉上銷菱花鏡中滅雁對歸飛斷鯉素

還流絶

徐伯揚

日出東南隅行

朱城璧日啓朱扉青樓含照本暉暉遠映陌上
春桑葉斜入秦家緗綺衣羅敷妝粉能佳麗鏡
前新梳倭墮髻圓龍梟梟挂青絲鉄鉤冉冉勝
卌桂蠶饑日晚暫生愁忽聞使君南陌頭五馬
停珂遣借問雙臉含嬌特好羞妾婿府中輕小
吏即今來往專城裹欲識東方千騎歸藹藹日

暮紅塵起

傅縡

雜曲

新人新寵住蘭堂翠帳金屏玳瑁床叢星不如
珠簾色度月還如粉壁光從來著名推趙子復
有丹唇發皓齒一嬌一態本難逢如畫如花定
相似樓臺宛轉曲皆通絃管逶迤徹下風此殿
笑語恒長共傍省歡娱不復同訝許人情太厚
薄分恩賦念能斟酌多作繡被爲鴛鴦長弄綺
琴憎別鶴人今投寵要須堅會使歲寒恒度前
共取辰星作心抱無轉無移千萬年

蕭詮

賦婀娜當軒織

東南初日照秦樓西北織婦正嬌羞綺窗銜
翡翠帨珠簾半上珊瑚鈎新妝入機映春牖开
杼鳴梭挑纖手何曾織素讓新人不掩流蘇帳
中婦三日五匹未言遲衫長腕弱繞輕絲絞中
轉躡成離鵠錦上迴文作別詩不惜紈素同霜

雪更傷秋扇篋中辭

賀循

賦得庭中有奇樹

三春節物始芳菲遊絲細草動春暉香風飄
花間度好鳥和鳴枝上飛臨池間竹偏增綠
階映雪紛如玉温室庭前竟不言鼓吹樓中能
作曲曾聞遠別舊難思攀折會取贈佳期長條
本自堪爲帶密葉由來好作帷星稀漢轉月輪
明俳徊夜鵲屢相驚欲識幽人蘭杜逕山窗芳

桂月敷生

陸瑜

東飛伯勞歌

西王青鳥秦女鸞姮娥婺女慣相看誰家玉顏窺上路粉色衣香雜風度九重樓檻芙蓉華四隣照鏡菱茭花新妝年幾纔三五隱幔藏羞臨網戶然香氣歇不飛烟空留可憐年一年

北齊蕭慤

春日曲水

落花無限數飛鳥排花度禁苑至饒風吹花春湍路巖前片石迥如樓水裏連沙聚作洲二月鶯聲纔欲斷三月春風已復流分流繞小渡塹水還相注山頭望水雲水底看山樹舞餘香尚存歌盡聲猶住麥隴一鶯翬菱潭兩飛鷺飛鷺復驚翬傾曦帶掩扉芳飇翼還幰藻露拖行衣

周王褒

燕歌行

初春麗景鶯欲嬌桃花流水沒河橋薔薇花開百重葉楊柳覆池數十條隴西將軍號都護樓蘭校尉稱嫖姚自從昔別春鸞分經年一去無相聞不復漢地關山月唯有漠北薊城雲淮南桂中明月影流黃機上織成文充國行軍屢築營陽史討虜陷平城城下風多能却陣沙中雪淺詎停兵屬國小婦猶年少羽林輕騎數征行遙聞陌上採桑曲猶勝邊地胡笳聲笳聲向暮使人泣還使閨中空竚立桃花落地杏花舒桐生井底寒葉踈試為來看上林雁應有遙寄隴

頭書

日出東南隅行

曉星西北沒朝日東南隅陽窗臨玉女蓮帳照金鋪鳳樓稱獨立絕世良所無鏡懸四龍網枕畫七星圖銀鏤明光帶金地織成襦調絃大垂手歌曲鳳將雛採桑三市路賣酒七條衢道逢五馬客夾轂來相趨將軍多事勢夫婿好容儀高箱照雲毋壯馬飾當顱單衣火浣布利劍水精珠自知心所愛仕宦執金吾飛甍彫翡翠繡

桷畫屠蘇銀燭附彈映鷄羽黃金步搖動襜褕兄弟五日時來歸高車竟道生光輝名倡兩行堂上起鴛鴦七十階前飛少年任俠輕年月珠丸出彈遂難追

庾信

燕歌行

代北雲氣晝夜昏千里飛蓬無復根寒雁嗈嗈渡遼水桑葉紛紛落薊門晉陽山頭無箭竹䟽勒城中乏水源屬國征戍久離居陽關音信絶

然䟽頗得魯連飛一箭持寄思歸燕將書渡遼本自有將軍寒風蕭蕭水生紋妾驚甘泉足烽火君訝漁陽少陣雲自從將軍出細柳蕩子空牀難獨守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春分燕來能幾日二月蠶眠不能食洛陽遊絲百尺連黃河春水千片穿桃花顏色好如馬榆筴新開巧似錢蒲桃一杯千日醉無事九轉學神仙定取金丹作幾服能令華表得千年

隋煬帝

江都宮樂歌

揚州舊處可淹留臺榭高明復好遊風亭芳樹迎早夏長皋麥隴送餘秋淥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躍紫騮綠觴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州

四時白紵歌東宮春

洛陽城邊朝日暉天淵池前春燕歸含露桃花開未飛臨風楊柳自依依小苑花紅洛水淥清歌宛轉繁絃促長袖逶迤動珠玉千年萬歲陽

春曲

江都夏

梅黃雨細麥秋輕楓樹蕭蕭江水平飛樓綺觀軒若驚花簟羅帷當夏清菱潭落日雙鳧舫淥水紅妝兩搖漾還似浮槎碧海上誰肯空歌採蓮唱

盧思道

從軍行

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犀渠玉劍

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
暮魚麗逐左賢谷中石虎經銜箭山上金人曾
祭天天涯一去無窮已薊門迢遞三千里朝見
馬嶺黃沙合夕望龍城陣雲起庭中奇樹已堪
攀塞上征人殊未還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
向五原間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
流水本自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骨邊庭節物
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長風蕭蕭渡水來歸
雁連連映天末從軍行從軍萬里出龍庭單于

渭橋今已拜將軍何處覓功名

後園宴

常聞昆閬有神仙雲冠羽珮得長年秋夕風動
三珠樹春朝露濕九芝田不如鄴城佳麗所玉
樓銀閣與天連太液回波千丈映上林花樹百
枝然流風續洛渚行雲在南楚可憐白水神可
念青樓女便妍不羞澁妖艶工言語池苑正芳
非得戲不知歸媚眼臨歌扇嬌香出舞衣纖腰
如欲斷側髻似能飛南樓日已暮長簷鳥應度

竹殿遙聞鳳管聲虹橋別有羊車路攜手傍花
叢徐步入房櫳欲眠衣先解半醉臉逾紅日日
相看轉難厭千嬌萬態不知窮欲知妾心無劇
已明月流光滿帳中

聽鳴蟬

聽鳴蟬此聽悲無極羣嘶玉樹裏迴噪金堤側
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晚風朝露實多宜秋
日高鳴獨見知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流斷
罷還續酸傷合更離覺聽別人心即斷才聞客

子淚先垂故鄉已超忽空庭正蕪沒一夕復一
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峻峭路千天不
可越紅塵早敝陸生衣明鏡空悲潘掾髮長安
城裏帝王州鳴鐘列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
液東瞻甲觀距龍樓說客恒持小冠出越使常
懷寶劍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源不見已封侯
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嫖姚
嗟木梗誰憶蘭臯倦土牛歸去來青山下秋菊
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校子雲

書何如還驅少遊馬

辛德源

東飛伯勞歌

合歡芳樹連理枝荆王神女乍相隨誰家妖艷
蕩輕舟含嬌轉盻騁風流犀枻蘭橈翠羽蓋雲
羅霧縠蓮花帶女兒年幾十六七玉面新粧映
朝日落花從風俄度春空留可憐何處新

薛道衡

豫章行

江南地遠接閩甌山東英妙屢經遊前瞻疊嶂
千重阻却帶驚湍萬里流楓葉朝飛向京洛文
魚夜過歷吳洲君行遠度茱萸嶺妾住長依明
月樓樓中愁思不開嚬始復臨窗望早春鴛鴦
水上萍初合鳴鶴園中花併新空憶常時角枕
處無復前日畫眉人照骨金環誰用許見膽明
鏡自生塵蕩子從來好留滯況復關山遠迢遞
當學織女嫁牽牛莫學孀娥叛夫壻偏訝思君
無限極欲罷欲忘還復憶願作王母三青鳥飛
去飛來傳消息豊城雙劍昔曾離經年累月復
相隨不畏將軍成久別只恐封侯心更移

情采編卷二十三終

情采編卷二十四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七言古詩四　初唐

長孫無忌

新曲二首

阿儂家住朝歌下早傳名結伴來遊淇水上舊鄉情玉珮金鈿隨步遠雲羅霧縠逐風輕轉目機心懸自許何須更待聽琴聲

其二

迴雪凌波遊洛浦遇陳王婉約娉婷工語笑侍蘭房芙蓉綺帳還開掩翡翠珠被爛齊光長願今宵奉顏色不愛吹簫逐鳳凰

許敬宗

七夕賦咏成篇

一年抱怨嗟長別七夕含態始言歸飄飄羅襪光天步灼灼新粧鑒月輝情催巧笑開星靨不惜呈露解雲衣所嘆却隨更漏盡掩泣還弄昨宵機

楊師道

失題

漢家伊洛九重城御路浮橋萬里平桂戶雕梁連綺翼虹梁繡柱映丹楹朝光欲動千門曙麗日初照百花明燕趙蛾眉舊傾國楚宮腰細本傳名二月桑津期結伴三春淇水逐關情蘭叢有意飛雙蝶柳葉無趣隱啼鶯扇裏細妝將夜並風前獨舞共花榮兩鬟百萬誰論價一笑千金判是輕不爲披圖來侍寢非因主第奉身迎羊車詎畏青門閉兎月今宵照後庭

謝偃

樂府新歌應教

青樓綺閣已含春凝妝艷粉復如神細細輕裙全漏影離離薄扇詎障塵樽中酒色恒宜滿曲裏歌聲不厭新紫燕欲飛先遶棟黃鶯始哢即嬌人撩亂垂絲昏柳陌參差濃葉暗桑津上客莫畏斜光晚自有西園明月輪

凌敬

七夕賦咏成篇

鳳駕鳴鸞啓閶闔霓裳遥裔儼天津五明霜紈開羽扇百和香車動畫輪婉孌夜分能幾許靚妝怡服爲誰新片時歡娛自有極已復長望隔年人

何仲宣

七夕賦咏成篇

日日思歸勤理鬢朝朝佇望嬾調梭凌風寶扇遥臨月映水仙車遠渡河歷歷珠星疑拖珮冉

冉雲衣似曳羅通宵道意終無盡向曉離愁已復多

沈叔安

七夕賦咏成篇

皎皎宵月麗秋光耿耿天津橫復長停梭且復留殘緯拂鏡及早更新妝彩鳳齊駕初成輦雕鵲填河已作梁雖喜得同今夜枕還愁重空明月牀

上官儀

八詠應制二首

啓重帷重帷照文杏翡翠藻輕花流蘇媚浮影瑤笙燕始歸金堂露初晞風隨少女至虹共美人歸羅薦已擘鴛鴦被綺衣復有葡萄帶殘紅艷粉映簾中戲蝶流鶯聚窗外洛濱春雪迴巫峽暮雲來雪花飄玉輦雲光上璧臺共待新妝出清歌送落梅

其二

入叢臺叢臺裛春露滴瀝間深紅參差散輕素

妝蝶驚復聚黃鸝飛且顧攀折殊未已復值驚飛起送影舞衫前飄香歌扇裏望望惜春暉行行猶未歸暫得佳遊趣更愁花鳥稀且聽鳥聲調鳳管方移花影入鴛機

和太尉戲贈高陽公

薰鑪御史出神仙雲鞍羽蓋下芝田紅雲正起浮橋路青樓遥敞御溝前傾城比態芳菲節絕世相嬌是六年慣是洛濱要解佩本自河間好數錢翠釵照耀銜雲髮玉步逶迤動羅襪石榴

絞帶輕花轉桃枝綠扇微風發無情拂袂欲留賓詎恨深潭不可越天津一別九秋長豈若隨聞三日香南國自然勝掌上東家復是憶王昌

王勃

江南弄

江南弄巫山連楚夢行雨行雲幾相送瑤軒金谷上春時玉童仙女無見期紫霧香烟眇難託清風明月遥相思遥相思草徒綠爲聽雙飛鳳皇曲

秋夜長

秋夜長殊未央月明露白澄清光層城綺閣遥相望遥相望川無梁北風受節南鴈翔崇蘭委質時菊芳鳴環曳珮出長廊爲君秋夜擣衣裳纖羅對鳳皇丹綺雙鴛鴦調砧亂杵思自傷思自傷征夫萬里戍他鄉鶴關音信斷龍門道路長君在天一方寒衣徒自香

採蓮曲

採蓮歸綠水芙蓉衣秋風起浪鳬鴈飛桂棹蘭橈下長浦羅裙玉腕輕搖櫓葉嶼花潭極望平江謳越吹相思苦相思苦佳期不可駐塞外征夫猶未還江南採蓮今已暮今已暮採蓮花渠今那必盡娼家官道城南把桑葉何如江上採蓮花蓮花復蓮花花葉何稠疊葉翠本羞眉花紅强如頰佳人不在兹悵望別離時牽花憐共蔕折藕愛連絲故情無處所新物徒華滋不惜西津交珮解還羞北海鴈書遲採蓮歌有節採蓮花未歇正逢浩蕩江上風又值徘徊江上月

徘徊蓮浦夜相逢吳姬越女何丰茸共問寒光千里外征客關山路幾重

臨高臺

臨高臺臨高臺迢遰絶浮埃瑤軒綺構何崔嵬鸞歌鳳吹清且哀俯瞰長安道萋萋御溝草斜對甘泉路蒼蒼茂陵樹高臺四望同佳氣鬱葱葱紫閣丹樓紛照耀璧房錦殿相玲瓏東迷長樂觀西指未央宮赤城映朝日綠樹搖春風旗亭百隊開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輪翠蓋不

勝春疊樹層楹相對起復有青樓大道中繡戶
文窗雕綺櫳錦衾夜不襞羅帷晝未空歌屏朝
掩翠妝鏡晚窺紅為君安寶髻蛾眉罷花叢塵
閑俠路點將暮雲開月色明如素鴛鴦池上兩
兩飛鳳凰樓下雙雙度物色正如此佳期那不
顧銀鞍繡轂盛繁華可憐今夜宿娼家娼家少
婦不須顰東園桃李片時春君看舊日高臺處
栢梁銅雀生黃塵

落花落

落花落落花紛漠漠綠葉青跗映丹萼與君徘
徊上金閣影拂妝階玳瑁筵香飄舞館茱萸幔
落花飛撩亂入中帷落花春正滿春人歸不歸
落花度氛氳遶高樹落花春已繁春人春不顧
綺閣青臺靜且閑羅袂紅巾復往還盛年不再
得高枝難重攀試看且遊落花裏暮宿落花間
與君落花院臺上起雙鬟

盧照隣

行路難

君不見長安城北渭橋邊枯木橫槎臥古田昔
日含紅復含紫常時留霧亦留煙春景春風花
似雪香車玉輦恒闐咽若箇遊人不競攀若箇
娼家不來折娼家寶袜蛟龍帔公子銀鞍千萬
騎黃鸝一向花嬌青鳥雙雙將子戲千尺長
條百尺枝月桂星榆相蔽虧珊瑚葉上鴛鴦鳥
鳳凰巢裏雛鵷兒巢傾枝折鳳歸去條枯葉落
任風吹一朝憔悴無人問萬古摧殘君詎知人
生貴賤無終始倏忽須臾難久恃誰家能住西

山日誰家能堰東流水漢家陵樹滿秦川行來
行去盡哀憐自昔公卿二千石咸擬榮華一萬
年不見朱唇將玉貌惟聞青棘與黃泉金貂有
時須換酒玉麈恒搖莫計錢寄言坐客神仙署
一生一死交情處蒼龍闕下君不留白鶴山頭
我應去雲間海上邈難期赤心會合在何時但
願堯年一百萬長作巢由也不辭

長安古意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

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複道交窻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画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烟。曾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眞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貼雙燕。雙燕雙飛繞画梁。羅幃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着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御嬌御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栖。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幰沒金隄。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氛氳。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来。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為君解。燕歌趙舞為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来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唯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来飛去襲人裾。

駱賓王

行路難

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銅鞮雜虜寇長城。天子按劍徵餘勇。將軍受脤事橫行。七德龍韜開玉帳。千里鼉鼓疊金鉦。陰山苦霧埋高壘。交河孤月照連營。連營去去無窮極。擁旆遙遙過絕國。陣雲朝結晦天山。寒沙夕漲迷疏勒。龍鱗水上開魚貫。馬首山前振鵰翼。長驅萬里詟祁連。分麾三令武功宣。百發烏號遙碎柳。七尺龍文迴照蓮。春来秋去移灰琯。蘭閨柳市芳塵斷。鴈

門迢遞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行路難誓令
氛祲靜皋蘭但使封侯龍頟貴詎隨中婦鳳樓
寒

帝京篇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
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五緯
連影集星纒八水分流横地軸秦塞重關一百
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嶔岑對玉樓椒房窈
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

複道斜通鳷鵲觀交衢直指鳳皇臺劍履南宮
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鉤陳
肅蘭戺璧沼浮槐市銅羽應風迴金莖承露起
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邸抗平臺黃扉通
戚里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鍾北堂
綺帳三千戶大道金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
馬蘭窻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
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隣
陸賈分金將讌喜陳遵投轄正留賓趙李經過
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幰紅
塵度俠客珠彈垂楊道倡婦銀鉤采桑路倡家
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盛輕肥延年女弟雙飛
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衣
春朝桂樽樽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翠幌珠簾
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三萬六千是寧
知四十九年非古來榮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
難分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勳未厭
金陵氣先開石椁文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

畏李將軍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
桂枝芳氣已銷亡栢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來
苦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爲久留郎署終難遇空
鎖相門誰見知當時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長
驕奢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
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
賤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
故人有湮淪新知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
廷尉已矣哉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揚雄仕

漢之良媒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邅迴
汲黯薪逾積孫弘閣未開誰惜長沙傅獨負洛
陽才

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隣

迢迢芊路望芝田眇眇函關限蜀川歸路已落
涪江外還鴈應過洛水瀍洛水傍連帝城側帝
宅層甍垂鳳翼銅駝陌上柳千條金谷園中花
幾色柳葉園花處處新洛陽桃李應芳春妾向
雙流窺石鏡君住三川守玉人此時離別那堪

道此日空床對芳沼芳沼徒遊比目魚幽徑還
生拔心草流風迴雪倘便娟驥子魚文實可憐
擲果河陽君有分貨酒成都妾亦然莫言貧賤
無人重莫言富貴應須種綠珠猶得石崇憐飛
燕曾經漢王寵良人何處醉縱橫直知循默守
空名倒提新縑成慊慊翻將古劍作平平離前
吉夢成蘭兆別後啼痕上竹生別日分明相約
束已取宜家成誠勗當時擬弄掌中珠豈謂先
摧庭際玉悲鳴五里無人問斷腸三聲誰為續

思君欲上望夫臺端居嬾聽將雛曲沉沉落日
向山低簷前歸燕並頭栖抱膝當窗看夕兔側
耳空房聽曉雞舞蝶臨階秖自舞啼鳥逢人亦
助啼獨坐傷孤枕春來悲更甚峨眉山上月如
眉濯錦江中霞似錦錦字迴文欲贈君劍壁層
峰自糺紛平江淼淼分清浦長路悠悠間白雲
也知京洛多佳麗也知山岫遙虧蔽無那短封
即疎索不在長情守期契傳聞織女對牽牛相
望重河隔淺流誰分迢迢經兩歲誰能脉脉待

三秋情知唾井終無理情知覆水也難收不復
下山能借問更向盧家字莫愁

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

玄都五府風塵絕碧海三山波浪深桃實千年
非易待桑田一變已難尋別有仙居對三市金
闕銀宮相向起臺前鏡影伴仙娥樓上簫聲隨
鳳史鳳樓迢遞絕塵埃鶯時物色正徘徊靈芝
紫檢參差長仙桂丹花重疊開雙童綽約時遊
陟三鳥聯翩報消息盡言眞侶出遨遊傳道風

光無限極輕花委砌惹裾香殘月窺窗覘幌色
箇時無數併妖妍箇裡無窮總可憐別有衆中
稱點帝天上人間少流倒洛濵仙駕啓遥源淮
浦靈津符遠筮自言少小慕幽玄只言容易得
神仙佩中邀勒經時序簫裡尋思復幾年尋思
許事眞情變二八容華識少選漫道燒丹止七
飛空傳化石曾三轉寄語天上弄機人寄語河
邊値槎客乍可匆匆共百年誰使遥遥期七夕
想知人意自相尋果得深心共一心一心一意

無窮已投漆投膠非足擬只將羞澁當風流持
此相憐保終始相憐相念倍相親一生一代一
雙人不把丹心比玄石惟將濁水況清塵只言
柱下留期信好欲將心學松蘚不能京兆畫蛾
眉翻向成都騁騶引青牛紫氣度靈關尺素䖍
鱗去不還連苔上砌無窮綠修竹臨壇幾處斑
此時空堂難獨守此日別離那可久梅花如雪
柳如絲年去年来不自持初言別在寒偏在何
悟春来春更思春時物色無端緒雙枕孤眠誰

分許分念嬌鶯一種啼生憎燕子千般語朝雲
旭日照青樓遲暉麗色滿皇州落花泛泛浮靈
沼垂柳長長拂御溝御溝大道多奇賞俠客妖
容遞来往寶騎蓮花鐵作錢香輪鶩水珠爲網
香輪寶騎競繁華可憐今夜宿娼家鸚鵡杯中
浮竹葉鳳凰琴裡落梅花許輩多情偏送款爲
問春花幾時滿千回鳥信說衆諸百過鶯啼說
長短長短衆諸判不尋千回百過浪關心何曾
舉意西隣玉宗肯留情南陌金南陌西隣咸自

保還轡歸期須及早爲想三春狹斜路莫辭九
折卬關道假令田里似長安須使青牛學劍端
蘋風入馭来應易竹杖成龍去不難龍騤去去
無消息鸞鏡朝朝減容色君心不記下山人妾
欲空期上林翼上林三月鴻欲稀華表千年鶴
未歸不分淹留桑路待秖應直取桂輪飛

情采編卷二十四終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七言古詩五

喬知之

綠珠篇

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君自許此時可喜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常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嬌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

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

和李侍郎古意

妾家巫山隔漢川君度南庭向胡苑高樓迢遞想金天河漢昭回更愴然夜如何其夜未央閒花照月愁洞房自矜夫壻勝王昌三十曾作侍中郎一從流落戍漁陽懷哉萬恨結中腸南山纍纍兎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同一根今日枝條分兩處三星差池光照灼北斗西指秋雲薄莖枯花謝枝憔悴香銷色盡花零落美人長嘆艷容萎含情收取摧折枝調絲獨彈聲未移感君行坐歲星遲閨中宛轉今若斯誰能爲報征人知

娼女行

石榴酒蒲萄漿桂蘭芳茱萸香願君駐金鞍暫此共年芳願君解羅襦一醉同匡牀文君正新寡結念在歌娼昨宵綺帳迎韓壽今朝羅袖引潘郎莫吹羌笛驚鄰里不用琵琶喧洞房且歌新夜曲莫弄楚明光此曲怨且艷哀音斷人腸

吳少微

古意

洛陽芳樹向春開洛陽女兒平旦來流車走馬紛相催折芳瑤華向曲臺曲臺自有千萬行重花累葉閒鶯楊北林朝日鏡明光南國微風蘇合香可憐窈窕女不作邯鄲娼妙舞輕迴拂長袖高歌浩唱發清商歌終舞罷歡無極樂往悲來長嘆息陽春白日不少留紅榮碧樹無顏色碧樹風花先春度珠簾粉澤無人顧如何年少

忽遲暮坐見明月與白露明月白露夜已寒香衣錦帶空珊珊今日陽春一妙曲鳳凰樓上與君彈

郭振

古劍篇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絶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鐶映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

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塵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張柬之

東飛伯勞歌

青田白鶴丹山鳳婺女姮娥兩相送誰家絶世綺帳前艷粉紅脂映寶鈿窈窕玉堂褰翠幙參差繡戶懸珠箔絶世三五愛紅妝冶袖長裾蘭麝香春去花枝俄易改可嘆年光不相待

劉廷芝

擣衣篇

秋天瑟瑟夜漫漫夜白風淸玉露漙燕山遊子衣裳薄秦地佳人閨閤寒欲向樓中縈楚練還來機上裂齊紈攬紅袖兮愁徙倚盼青砧兮悵盤桓盤桓徙倚夜已久螢火雙飛入簾牖西北風來吹細腰東南月上浮纖手此時秋月可憐明此時秋風别有情君看月下參差影爲聽莎

間斷續聲絳河轉兮青雲曉飛鳥鳴兮行人少攢眉緝縷思紛紛對影穿針魂悄悄聞道還家未有期誰言登隴不勝悲夢見形容亦舊日爲許裁縫改昔時緘書遠寄交河曲須及明年春草綠莫嫌衣上有斑斑只爲思君淚相續

公子行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聲迴合青雲外人影動搖綠波裡綠波蕩漾玉爲砂青雲離披錦作霞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

腸花此日遨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娼家
美女鬱金香飛去飛来公子傍的的珠簾白日
映娥娥玉顔紅粉妝花際徘徊雙蛺蝶池邉顧
步兩鴛鴦傾國傾城漢武帝為雲為雨楚襄王
古来容光人所羨況復今日遥相見願作輕羅
着細腰願為明鏡分嬌面與君相向轉相親與
君雙棲共一身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
朝新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北邙塵

代悲白頭翁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来飛去落誰家幽閨兒女
惜顔色坐見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顔色改明
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栢摧為薪更聞桑田變
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
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顔
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
顔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祿池臺文錦繡將軍樓閣画神仙一朝臥病
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邉宛轉蛾眉能幾時須

臾鶴髪亂如絲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鳥
雀悲

張紘

行路難

君不見溫家玉鏡臺提携抱握九重来君不見
相如綠綺琴一撫一拍鳳凰音人生意氣須及
早莫負當年行樂心荊王奏曲楚妃嘆曲盡歡
終夜將半朱樓銀閣正平生碧草青苔坐蕪漫
當春對酒不須疑視日相看能幾時春風吹盡

燕初至此時自為稱君意秋露萎草鴻始歸此
情衰暮與君違人生翻覆何常定誰保容顔無
是非

王適

古別離

昔歲驚楊柳高樓悲獨守今年芳樹枝孤捿怨
別離珠簾晝不捲羅幌曉長垂苦調琴先覺愁
容鏡獨知頻年雁去無消息罷却鴛紋何用織
夜還羅帳空有情春着裙腰自無力青軒桃李

落紛紛紫庭蘭蕙日氛氳已能憔悴令如此更復含情一待君

沇佺期

古歌

落葉流風向玉臺夜寒愁思洞房開水晶簾外金波下雲毋窻前銀漢回玉階陰陰苔蘚色君王履綦難再得璇閨窈窕秋夜長繡戶徘徊明月光燕姬彩帳芙容色秦女金罏蘭麝香北斗七星横夜半清歌一曲斷君腸

鳳簫曲

八月凉風動高閣千金麗人捲綃幕已憐池上歇芳菲不念君恩坐搖落世上榮枯如轉蓬朝隨阡陌暮雲中飛燕侍寢昭陽殿班姬飲恨長信宮長信宮昭陽殿春来歌舞妾自知秋至容華君不見昔時嬴女厭世氛學吹鳳簫乘綵雲含情轉睞向簫史千載紅顏持贈君

曝衣篇

按王子陽園苑疏太液池邉有武帝閣至七月七日夜宮女出后衣曝之

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邉披香畫閣與天連燈華灼爍九微映香氣氛氳百和然此夜星繁河正白人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擾擾曝衣樓天上蛾蛾紅粉席曝衣何許曛半黄宮中綵女提玉箱珠履奔騰上蘭砌金閨窕轉出梅梁絳河裡碧烟上雙花伏兎斂屏風四子盤龍擎斗帳舒羅散縠雲霧開綴玉連珠星漢回朝霞散彩羞衣架曉月分光劣鏡臺上有仙人長命綹中看

玉女迎歡繡玳瑁簾中別作春珊瑚窻裡翻成畫椒房金屋寵新流意氣驕奢不自由漢文宜惜露臺產晉武須焚前殿裘

入少密溪

雲峰苔壁遶溪斜江路香風夾岸花樹密不言通鳥道雞鳴始覺有人家人家更在深巘口澗水周流宅前後遅魚瞥瞥雙釣童伐木丁丁一樵叟自言避喧非避秦薜衣耕鑿帝堯人相留且待雞黍熟夕卧深山蘿月春

宋之問

春日幸龍門應制

宿雨霽氛埃流雲度城闕河堤柳新翠苑樹花初發洛城花柳此時濃山水樓臺映幾重群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鑾龍鑾龍近出王城外羽從淋漓擁軒蓋雲罕綺臨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山壁嶄巖斷復連清流澄澈俯伊川塔影遥遥緑波上星龕奕奕翠微邊層巒舊長千尋木遠壑初飛萬丈泉彩仗虹旌繞香閣下

輦登高望河洛東城宮闕擬昭回南陌溝塍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有酒萬年杯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瑞鳥來鳥來花落紛無已稱觴獻壽烟霞裡歌舞淹留景欲斜石間猶駐五雲車鳥旗翼翼留芳草龍騎駸駸映晚花千乘萬騎鑾輿出水静山空嚴警蹕郊外喧喧引看人傾都南望屬車塵囂聲引颺開黄道佳氣周旋入紫宸先皇定鼎山河固寳命承周萬物新吾君不事瑶池樂時雨來觀農扈春

寒食陸渾別業

洛陽城裡花如雪陸渾山中今始發旦別河橋楊柳風夕臥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復春野老不知堯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

徐彦伯

芳樹

玉花珍簟上金縷畫屏開曉月憐箏柱春風憶鏡臺箏柱春風吹曉月芳樹落花朝暝歇薫碍

刀頭未有時攀條拭淚坐相思

余玄之

採蓮

越艷荆姝慣採蓮蘭橈畫楫滿長川秋來江水澄如練映水紅妝如可見此時蓮浦珠翠光此日荷風羅綺香纖手周遊不暫息紅英爛熳殊未極夕鳥棲林人欲稀長歌哀怨採蓮歸

王翰

春女行

紫臺宵跨連綠波紅軒鉛匝垂纖羅中有一人金作面隔幌玲瓏遥可見忽聞黄鳥鳴且悲鏡邊含笑著春衣羅袖婵娟似無力行拾落花比容色落花一度無再春人生作樂須及辰君不見楚王臺上紅顔子今日皆成狐兎塵

王泠然

題河邊枯柳

隋家天子憶揚州厭坐深宫傍海樓穿地鑿山開御路鳴笳疊鼓泛春流流從鞏北河汾口直

到淮南種官柳功成力盡人旋亡運謝年移樹空有當時綠女侍君王帳殿旌門對柳行青蘖交垂連幔色白花飛散染衣香今日摧殘何用道數里曾無一株好驛騎江帆損更多山精野魅藏應老涼風九月露爲霜日夜孤舟入帝鄉河畔時時聞落木客中無箇不霑裳

許景先

柳

春色東來渡渭橋靑門垂柳百年條長楊西連建章路漢家林苑紛無數營花始遍合歡宫遊絲半罥相思樹春樓初日照南隅柔條垂綠掃金鋪寶釵新梳倭墮髻錦帯交垂連理襦自憐柳塞淹戎幕銀燭長啼愁夢着芳樹朝催玉管新春風夜染羅衣薄城頭楊柳已如絲今年花落去年時折芳遠寄相思曲爲惜容華難再持

劉元淑

妾薄命

自從別後守空閨遥聞征戰起雲梯夜夜愁君

遼海外年年棄妾渭橋西陽春白日照空暖紫燕銜花向庭滿綠鸞琴裡怨聲多飛鵲鏡前妝梳斷誰家夫壻不從征應是漁陽別有情莫道紅顔燕地少家家還是洛陽城且逐新人殊未歸還令秋至夜霜飛北斗星前横度鴈南樓月下擣寒衣夜深聞鴈腸欲絶獨坐縫衣燈又滅暗啼羅帳空自憐夢度陽關向誰說每憐容貌宛如神如何薄命不勝人願君朝夕燕山至好作明年楊柳春

閶復本

巫山高

君不見巫山高高半天起絶壁千尋画相似君不見巫山磕匝翠屏開湘江碧水逶山来緑樹春嬌明月峡紅花朝覆白雲臺臺上朝雲無定所此中窈窕神仙女仙女盈盈仙骨飛清容出没有光輝欲暮高唐雲雨送今宵定入荆王夢荆王夢裡度穠華枕席初開紅帳遮可憐欲曉啼猿處說道巫山是妾家

屈同

燕歌行

君不見漁陽八月塞草腓征人相對併思歸雲和朔氣連天暗蓬雜胡沙散野飛此時天地陰埃遍瀚海龍城皆血戰兩軍鼓角暗相聞四面旌旗看不見昭君遠嫁已年多戎狄無厭尚不和漢兵候月秋防塞胡騎乗水夜渡河河塞東西萬餘里地與京華不相似燕支山上少光輝黃沙磧下無流水金戈玉劍十年征紅粉青樓多怨情厭得殊方久爲别秋来愁聽擣衣聲

張若虛

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灧灧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林皆是霰空裡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曽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

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粧鏡臺玉戶簾中卷不去擣衣碪上拂還来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鴈長飛光不度魚龍潜躍水成文昨夜閒潭夢落花可悲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乗月幾人歸落月揺情滿江樹

情采編卷三十五終

情采編卷二十六

七言古詩六 盛唐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王維

桃源行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
不知遠行盡清溪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
開曠望旋平陸遥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
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

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
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
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
初因避地去人間更聞成仙遂不還峽裡誰知
有人事世中遥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
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
游行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峰壑今來變當時
只記入山深青谿幾度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
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洛陽女兒行

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顏容十五餘良人玉勒
乘驄馬侍女金盤鱠鯉魚畫閣朱樓盡相望紅
桃綠柳垂簷向羅幃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
華帳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
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春牕曙滅九微
火九微片片飛花瑣戲罷曾無理曲時妝成祇
是薰香坐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
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

寒食城東即事

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綠蒲涵白芷溪上人家
凡幾家落花半落東流水蹴踘屢過飛鳥上鞦
韆競出垂楊裡少年分日作遨遊不用清明兼
上巳

孟浩然

夜歸鹿門歌

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
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烟樹忽

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
來去

鸚鵡洲送王九遊江左

昔登江上黃鶴樓遙愛江中鸚鵡洲洲勢逶迤
繞碧樓鴛鴦鸂鶒滿沙頭沙頭日落沙磧長金
沙耀耀動飈光舟人牽錦纜浣女結羅裳月明
全見蘆花白風起遙聞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
忘

高陽池送朱二

當昔襄陽雄盛時山公常醉習家池池邊釣女
自相隨妝成照影競來窺澄波淡淡芙蓉發綠
岸毿毿楊柳垂一朝物變人亦非四面荒涼人
住稀意氣豪華何處在空餘草露濕羅衣此地
朝來餞行者翻向此中牧征馬征馬分飛日漸
斜見此空爲人所嗟殷勤爲訪桃源路予亦歸
來松子家

高適

邯鄲少年行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裡千場縱博
家仍富幾處報讎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
外車馬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
原君不見今人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疏索以
玆感激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美
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行路難

長安少年不少錢能騎駿馬鳴金鞭五侯相逢
大道邊美人絃管爭留連黃金如斗不敢惜片

言如山莫棄捐安知憔悴讀書者暮宿靈臺私
自憐

封丘縣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
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秖言小邑無所爲公
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
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
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
哉爲銜君命日遲迴乃知梅福徒爲爾轉憶陶

潛歸去來

岑參

漁父

扁舟滄浪叟心與滄浪清不自道鄉里無人知
姓名朝從灘上飯暮向蘆中宿歌竟還復歌手
持一竿竹竿頭釣絲長丈餘鼓枻乘流無定居
世人那得識深意此翁取適非取魚

燉煌太守後亭歌

燉煌太守才且賢郡中無事高枕眠太守到來

山出泉黃沙磧裡人種田燉煌耆舊鬢皤然願
留太守更五年城頭月出星滿天曲房置酒張
錦筵美人紅妝色正鮮側垂高髻插金鈿醉坐
藏鈎紅燭前不知鈎在若箇邊為君手把珊瑚
鞭射得半沒黃金錢此中樂事亦已偏

秦箏歌送外甥蕭正歸京

汝不聞秦箏聲最苦五色纏絃十三柱怨調慢
聲如欲語一曲未終日移午紅亭水木不知暑
忽彈黃鐘與白苧清風颯來雲不去聞之酒醒
淚如雨汝歸秦兮彈秦聲秦聲悲兮聊送汝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
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
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
吹胡笳胡笳怨兮將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
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西亭子送李司馬

高高亭子郡城西直上千尺與雲齊盤崖緣壁

試攀躋羣山向下飛鳥低使君五馬天半嘶絲
繩玉壺為君提坐來一望無端倪紅花綠柳鶯
亂啼千家萬井連迴溪酒行未醉聞暮雞點筆
操紙為君題為君題惜解攜草萋萋沒馬蹄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
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
裘不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亦
難著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中軍

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青門歌送東臺張判官

青門金鎖平旦開城頭日出使車回青門柳枝正堪折路傍一日幾人別東出青門路不窮驛樓官樹灞陵東花撲征衣看似繡雲隨去馬色疑驄胡姬酒壚日未午絲繩玉缸酒如乳灞頭落花沒馬蹄昨夜微雨花成泥黄鸝翅濕飛屡低關東尺書醉懶題須臾望君不可見揚鞭飛

鞚疾如箭借問使乎何時來莫作東飛伯勞西飛燕

太白胡僧歌

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峰世人難見但聞鐘窻邊錫杖解兩虎床下鉢盂藏一龍草衣不針復不線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幾那得知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同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識城裡看山空黛色

裴將軍宅蘆管歌

遼東九月蘆葉斷遼東小兒吹蘆管可憐管新清且悲一曲風飄海頭滿海樹蕭索天雨霜管聲寥亮月蒼蒼白狼河北堪愁恨玄兎城南皆斷腸遼東將軍長安宅美人蘆管會佳客弄調蕭颼勝洞簫發聲窈窕欺橫笛夜半高堂客未回祇將蘆管送君杯巧能陌上驚楊柳復向園

中誤落梅諸客愛之聽未足高捲珠簾列紅燭將軍醉舞不肯休更使美人吹一曲

田使君美人如蓮花北鋋歌

美人舞如蓮花旋世人有眼應未見高堂滿地紅氍毹試舞一曲天下無此曲胡人傳入漢諸客見之驚且歎慢臉嬌娥纖復穠輕羅金縷花蔥龍回裾轉袖若飛雪左鋋右鋋生旋風琵琶橫笛和未匝花門山頭黄雲合忽作出塞入塞聲白草胡沙寒颯颯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見後

見回回新始知諸曲不可比採蓮落梅徒聒耳世人學舞秖自舞姿態豈能得如此

李頎

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

識子十年何不遇只愛歡遊兩京路朝吟左氏嬌女篇夜誦相如美人賦長安春物舊相宜小苑蒲萄花滿枝柳色偏濃九華殿鶯聲醉殺五陵兒曳裾此夜從何所中貴由來盡相許白袂春衫仙吏贈烏皮隱几臺郎與新詩樂府唱堪

愁御妓應傳鳷鵲樓西上雖因長公主終須一見曲陵侯

李白

送祝八之江東賦得浣紗石

西施越溪女明艷光雲海未入吳王宮殿時浣紗古石今猶在桃李新開映古查菖蒲猶短出平沙昔時紅粉照流水今日青苔覆落花君去西秦適東越山碧江淸幾超忽若到天涯思故人浣紗石上窺明月

昭君怨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安雪作花娥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靑冢使人嗟

烏夜啼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擣衣篇

閨裏佳人年十餘嚬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燕啣得雲中尺素書玉手開緘長歎息征夫猶戍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為雙燕泛中洲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苔生紅粉樓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鏡看愁髮曉吹員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明月明月高高刻漏長珍珠簾箔掩蘭堂橫垂寶幄同心結半拂瓊筵蘇合香瓊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寢有便憑將

金剪乃爲君留下相思枕摘盡庭蘭不見君紅巾拭淚生氤氳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

遠別離

遠別離古有黄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予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爲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連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絶竹上之淚乃可滅

怨情

新人如花雖可寵故人似玉猶來重花性飄揚不自持玉心皎潔終不移故人昔新今尚故還見新人有故時請看陳后黄金屋寂寂珠簾生網絲

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簟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絶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淥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前有尊酒行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尊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顔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嘆何益

久別離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窗五見櫻桃花况有錦字書開緘使人嗟至此腸斷彼心絶雲鬟綠鬢罷梳結愁如回飈亂白髮去年寄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催東風兮東風爲我吹行雲使西來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青苔

白頭吟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
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
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
深豈惜黃金買辭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
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
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兔絲固無
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强縈抱兩草
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卷龍鬚席從他生網絲
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

妾已去難重回古來得意不相負秖今惟見青
陵臺

長相思

日色已盡花含烟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停
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絃此曲有意無人傳願
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
今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遥

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
舟魚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疎蘭生
谷底人不鋤雲在高山空卷舒漢家天子馳駟
馬赤車蜀道迎相如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
解四時春彤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沉淪
翰林秉筆回英盼麟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
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鐙白玉鞍象
床綺席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
交懽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
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嶽心不

移隨君雲霧迷所為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
價登樓詩別後遥傳臨海作可見羊何共和之

携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

碧草已滿地柳與梅爭春謝公自有東山妓金
屏笑坐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
對綠酒强歌心已摧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
梁王尊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
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臥桃園東

遠寄二首

憶昨東園桃李紅碧枝與君此時初別離金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嘆復坐思坐思行嘆成楚越春風玉顏畏銷歇碧窗紛紛下落花青樓寂寂空明月兩不見但相思空留錦字表心素至今緘愁不忍窺

其二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床床中繡被捲不寢至今三載聞餘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盡白露濕青苔

對酒

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裡醉芙蓉帳底奈君何

張南容

靜女歌

靜女樂於靜動合古人則妙年攻詩書弱歲勤組織端居愁若癡誰復理容色十五坐幽閨四十不相識夭夭鄰家子百花裝首飾日日淇上遊笑人不踰閾河水自濁濟自清蛾眉秦鏡朝朝明為照齊王門下醜何如漢帝掌中輕

情采編卷三十六終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七言古詩七 盛唐

杜甫

渼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黯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瑠璃瑠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

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以南純浸山影動裊窕沖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府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龍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思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裡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

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愼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愼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羇孤業工竄伏深樹裡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

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身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卽今倐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强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立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眞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饑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矯

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電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唇朱袖兩宋莫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濶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

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裡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崔顥

盧姬篇

盧姬少小魏王家綠鬢紅脣飛李花魏王綺樓十二重水晶簾箔繡芙蓉白玉闌干金作柱樓上朝朝學歌舞前堂後堂羅袖人南窗北窗花發春翠幌珠簾鬪絃管一奏一彈雲欲斷君王日晚下朝歸鳴環佩玉生光輝人生今日得嬌貴誰道盧姬身細微

七夕詞

長安城中月如練家家此夜持針線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間不相見長信深陰夜轉幽玉階金閣數螢流斑姬此夕愁無限河漢三更看斗牛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

妾家近隔鳳凰池粉壁紗窗楊柳垂本期漢代金吾壻誤嫁長安遊俠兒兒家夫壻多輕薄借客探丸重然諾平明挾彈入新豐日晚揮鞭出長樂青絲白馬冶遊園能使行人駐馬看自矜陌上繁華盛不念閨中花鳥闌花間陌上春將晚走馬鬪雞猶未返三時出望無消息一去那知行近遠桃李花開覆井闌朱樓落日捲簾看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箏不忍彈

渭城少年行

洛陽二月梨花飛秦地行人初憶歸揚鞭走馬城南陌朝逢驛使秦川客驛使前日發章臺傳道長安春早來棠梨宮中燕初至蒲萄館裡花正開念此使人歸更早三月便達長安道長安道上春可憐搖風蕩日曲江邊萬户樓臺臨渭水五陵花柳滿秦川秦川寒食盛繁華遊客春來不到家鬬雞下杜塵初合走馬章臺日亦斜章臺帝城稱貴里青樓日晚歌鐘起貴里豪家白馬驕五陵年少不相饒雙雙挾彈來金市兩兩鳴鞭上渭橋渭城壚頭酒新熟金鞍白馬誰家宿可憐錦瑟箏琵琶玉壺清酒就君家小婦春來不解羞嬌歌一曲楊柳花

王昌齡

烏棲曲

白馬逐朱車黃昏入狹斜狹斜柳樹烏爭宿爭枝未得飛上屋東房少婦婿從軍每聽烏啼知夜分

行路難

雙絲作綆繫銀瓶百尺寒泉轆轤上懸絲一絕不可望似妾傾心在君掌人生意氣好遷捐只重狂花不重賢安能朝竽奏離鶴廻嬌轉眄泣君前君不見眼前事豈保須臾勿無異西山日落兩足稀側有浮雲無所寄但願莫忘前者言剉骨黃塵亦無媿行路難勸君酒莫辭煩美酒千鍾猶可盡心中片恨何可論一聞漢主思故劍使妾長嗟萬古魂

儲光羲

薔薇

裊裊長數尋青青不作林一莖獨秀當庭心數枝分作滿庭陰春日遲遲欲將半庭彩離離正堪玩枝上嬌鶯不畏人葉底飛蛾自相亂秦家女兒愛芳菲畫眉相伴采葳蕤高處紅鬚欲就手低邊綠刺已牽衣蒲桃架上朝光滿楊柳園中暝鳥飛連袂踏歌從此去風吹香氣逐人歸

丁仙芝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曉幙紅襟鶯春城白頂烏只來梁上語不向府中趨城頭坎坎鼓聲曙滿庭新種櫻桃樹桃花昨夜撩亂開當軒發色映樓臺十千兌得餘杭酒二月春城長命杯酒後留君待明月還將明月送君回

賀蘭進明

行路難四首

君不見門前柳榮耀幾時蕭索乂君不見陌上

花狂風吹去落誰家隣家思婦見之歎蓬首不梳心歷亂盛年夫婿長別離歲暮相逢色凋換

其二

君不見雲中月暫盈還復缺君不見林下風聲遠意難窮親故平生或聚散歡娛未盡尊酒空嘆息青青陵上陌歲寒能有幾人同

其三

君不見芳樹枝春花落盡蜂不窺君不見梁上泥秋風始高燕不棲蕩子從軍事征戰娥眉嬋娟守空閨獨宿自然堪下淚況復時聞烏夜啼

其四

君不見巖下井百尺不及泉君不見山上苗數寸凌雲烟人生相命亦如此何苦太息自憂煎但願親友長含笑相逢不乏杖頭錢寒夜邀歡須秉燭豈得常思花柳年

畢耀

情人玉清歌

洛陽城中有一人名玉清可憐玉清如其名善

踏斜柯能獨立嬋娟花艷無人及珠為裙玉為纓臨春風吹玉笙悠悠滿天星黄金閣上晚粧成雲和曲中為曼聲玉梯不得踏瑶袂兩盈盈城頭之日復何情

張謂

贈喬林

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羨君有酒能便醉羨君無錢能不憂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入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

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安足論

常建

古興

轆轤井上雙梧桐飛鳥銜花日將夕深閨女兒莫愁年玉指冷冷怨金碧石榴裙裾蛺蝶飛見人不語顰娥眉青絲綠絲紅綠絲織成錦衾當爲誰

劉復

長相思

長相思在桂林蒼梧山遠瀟湘深秋堂零淚倚金瑟朱顏摧落隨光陰長宵嘹唳鴻命侶河漢蒼蒼隔牛女寧知一水不可渡況復萬山脩且阻絲絲織綺文雙鴛昔時贈君君可憐何言一去綆落井流塵歌滅金鑪前

張潮

襄陽行

玉盤轉明珠君心無定準昨見襄陽客剩說襄陽好無盡漢水峴山畨漢水東流風北吹只言一世長嬌寵那悟今朝見別離君渡清羌渚知人獨不語妾見木栖林憶君相思深莫作雲間鴻離聲顧儔侶尚如匣中劍分形會同處是君婦識君情怨君恨君爲此行下床一宿不可保況乃萬里襄陽城襄陽傳近大隄北君到襄陽莫回惑大堤諸女兒憐錢不憐德

情采編卷二十七終

情采編卷二十八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七言古詩八 中唐

韋應物

聽鶯曲

東方欲曙花冥冥啼鶯相喚亦可聽乍去乍來時近遠纔聞南陌又東城忽往上林翻下苑綿綿蠻蠻如有情欲囀不囀意自嬌羗兒弄笛曲未調前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指猶澁須臾風暖朝日暾流音變作百鳥喧誰家懶婦驚殘夢何處愁人憶故園伯勞飛過聲局促戴勝下時桑田緑不及流鶯日日啼花間能使萬家春意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還栖碧樹鎖千門春漏方殘一聲曉

劉長卿

昭君怨

自矜妖豔色不顧丹青人誰知粉績能相負却使榮華翻誤身馬上辭君嫁驕虜玉顔對人啼不語北風鴈急浮雲秋萬里獨見黃河流纖腰不復漢宮寵雙蛾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多蕭蕭羗笛聲如和可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

戲贈于越尼子歌

鄱陽女子年十五家本秦人今在楚厭向春江空浣紗龍宮落髮披袈裟五年持戒長一食至今猶自顔如花亭亭獨立青蓮下忍草禪枝繞精舍自用黃金買地居能言碧玉隨人嫁北容相逢疑姓秦鉛花抛却仍青春一花一竹如有意不語不笑能留人黃鸝欲棲白日暮天香未散經行處却對香爐閑誦經春泉漱玉寒泠泠雲房寂寂夜鐘後吳音清切令人聽人聽吳音歌一曲杳然如在諸天宿誰堪世事更相牽惆悵廻船江水渌

錢起

效古秋夜長

秋漢飛玉霜北風掃荷香含情紡織孤燈盡拭

淚相思寒漏長簷前碧雲靜如水月吊棲烏啼鴈起誰家少婦事鴛機錦幕雲屏深掩扉白玉窓中聞落葉應憐寒女獨無衣

皇甫冉

江草歌送盧判官

江皐兮春早江上兮芳草雜蘼蕪兮杜衡作叢秀兮復羅生被遥隰兮經長衍雨中深兮烟中淺目眇眇兮增愁步遲遲兮堪搴澧之浦兮湘之濱思夫君兮送美人吳州曲兮楚鄉客遠孫

城兮依獨戍新月能分裛露時夕陽照見連天處問君征邁終何之淹泊沿洄風日遲處處汀洲有芳草王孫詎肯念歸期

劉方平

宛轉歌

星參差月二八燈五枝黃鶴瑶琴别將去芙容羽帳惜空垂歌宛轉宛轉恨無窮願為波與浪俱起碧流中

其二

曉將近黃姑織女銀河盡九華錦衾無復情千金寶鏡誰能引歌宛轉宛轉傷别離願作楊與柳同向玉窻垂

李嘉祐

雜興

花間昔日黃鸝囀妾向青樓已生怨花落黃鸝不復來妾老君心亦應變君心比妾心妾意舊來深一别十年無尺素歸時莫贈路傍金

古興

十五小家女雙鬟人不如蛾眉暫一見可直千金餘自從得向蓬萊裡出入金輿乘玉趾梧桐樹上春鴉鳴曉伴君王猶未起莫道君恩長不休婕妤團扇苦悲秋君看魏帝鄴都裡唯有銅臺漳水流

傷吳中

館娃宮中春已歸闔閭城頭鶯已飛復見花開人又老横塘宋宋柳依依憶昔吳王在宮闕館娃睂眼看花發舞袖朝朝陌上春歌聲夜怨江

邉月古來人事亦猶今莫厭清觴與緑琴獨向西山聊一笑白雲芳草自知心

盧綸

宴席賦得姚美人拍箏歌

出簾仍有鈿箏隨見罷翻令恨識遲微收皓腕纒紅袖深遏朱絃低翠眉忽然高張應繁節玉指迴旋若飛雪鳳簫韶管宋不喧繡幕紗窗儼秋月有時輕弄和郎歌慢處聲遲情更多已愁紅臉能佯醉又恐朱門難再過昭陽伴裡最聰

明出到人間纔長成遥知禁曲難翻處猶自君王説小名

李端

襄陽曲

襄陽堤路長草碧楊柳黄誰家女兒臨夜妝紅羅帳裡有燈月雀釵翠羽動明璫欲出不出脂粉香同居女伴正衣裳中庭寒月白如霜賈生十八稱才子空得門前一斷腸

戎昱

客堂秋夕

隔窗螢影滅復流北風微雨虚堂秋蟲聲竟夜引鄉淚蟋蟀何知人自愁四時不得一日樂以此方悲客遊惡宋宋江城無所聞梧桐葉上偏蕭索

顧况

短歌行二首

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轆轤一轉一惆悵何處春風吹曉幕江

南緑水通朱閣美人二八顔如花泣向春風畏花落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瑶井玉繩相對曉

其二

城邉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時江水今人家今人昔人共長嘆四氣相催節回換明月皎皎入華池白雲離離度清漢

李益

效古促促曲

促促何促促黄河九回曲嫁與棹船郎空床將影宿不道君心不如石那令妾貌長如玉

野田行

日没出古城野田何茫茫寒狐嘯青塚鬼火燒白楊昔人已爲泉下客行到此中曾斷腸

輕薄篇

豪不必馳千騎雄不在垂雙鞬天生俊氣自相逐出與鵰鶚同飛翻朝行九衢不得意下鞭走馬城西原忽聞燕鴈一聲去回鞍挾彈平陵園

歸來青樓曲未卒美人玉色當金尊淮陰少年不相下酒酣半笑倚市門安知我有不平色白日欲瞑紅塵昏死生容易如反掌得意失意由一言少年但飲莫相問此中報讎亦報恩

楊衡

白紵歌二首

玉纓翠珮雜輕羅香汗微漬朱顏酡爲君起唱白紵歌清聲袅雲思繁多凝笳哀琴時相和金壺半傾芳夜促梁塵霏霏暗紅燭令君安坐聽終曲墜葉飄花難再復

其二

躡珠履步瓊筵輕身起舞紅燭前芳姿艶態妖且妍回眸轉袖暗催絃凉風蕭蕭漏水急月華泛艶紅蓮濕牽裙攬帶翻成泣

劉禹錫

秋螢引

漢陵秦苑遥蒼蒼陳根腐葉秋螢光夜空寂寥金氣淨千門九陌飛悠揚紛綸暉映互明滅金

爐星噴鐙花發露華洗濯清風吹低昂不定招搖垂高麗罘罳照珠網斜歷璇題舞羅幌曝衣樓上拂香裙承露臺前轉仙掌槐市諸生夜讀書北窗分明辨魯魚行子東山起征思郎中騎省悲秋氣銅雀人歸自入簾長門帳開來照淚誰言向晦常自明兒童走步嬌女爭天生有光非自衒遠近低昂暗中見撮蚊妖鳥亦夜起翅如車輪而已矣

楊巨源

大堤詞

二八嬋娟大堤女開壚相對依江渚待客登樓向水看邀郎卷幔臨花語細雨濛濛濕芰荷巴東商旅駐帆多自傳芳酒翻紅袖誰調妍粧回翠蛾珍簟華鐙夕陽後當壚理瑟矜纖手月落星微五鼓聲春風摇蕩窓前柳歲歲逢迎沙岸間背人多整白雲鬟無端嫁與五陵少離別烟波傷玉顔

王建

遠將歸

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去願車輪遲迴思馬蹄速但令在家相對貧莫向天涯金繞身

鞦韆詞

長長絲繩紫復碧嫋嫋橫枝高百尺少年女兒重鞦韆盤巾翠帶分兩邊身輕裙薄易生力雙手向空如鳥翼下來立定重繫衣復畏斜風高不得傍人送上那足貴終賭鳴璫鬭自起回回若與高樹齊頭上寶釵從墮地眼前爭勝難爲休足踏平地看始愁

田家留客

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遠行僮僕應苦饑新婦厨中炊欲熟不嫌田家破門戶蠶房新泥無風土行人但飲莫畏貧明府上來何苦辛丁寧回語屋中妻有客勿令兒夜啼雙塚直西有縣路我教丁男送君去

白苧歌二首

天河漫漫北斗燦宮中烏啼知夜半新縫白苧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低鬟轉面掩雙袖玉釵浮動秋風生酒多夜長天未曉月明燈花兩相照後庭歌聲更窈窕

其二

館娃宮中春日暮荔支木瓜花滿樹城頭烏棲休擊鼓青娥彈瑟白苧舞夜天曈曈不見星宮中火照西江明美人醉起舞次第墮釵遺珮滿中庭此時但願可君意迴晝爲宵亦不寐年年

奉君君不棄

寄遠曲

美人別來無處所巫山月明湘江雨千廻相見不分明井底看星夢中語兩心相對尚難知何况萬里不相疑

鏡聽詞

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壻遠行憑鏡聽回身不遣別人知人意丁寧鏡神聖懷中收拾雙錦帶恐畏街頭見驚怪嗟嗟嚓嚓下堂階獨自竈前來

跪拜出門願不聞悲哀郎在任郎回未回月明地上人過盡好語多同皆道來卷帷上床喜不定與郎裁衣失翻正可中三日得相見重繡鏡囊磨鏡面

春詞

紅烟滿戶日照梁天絲轉弱蟲飛揚菱花霍霍繞帷光美人對鏡着衣裳庭中竝種相思樹夜夜還栖雙鳳凰

老婦嘆鏡

嫁時明鏡老猶在黃金鏤畫雙鳳背憶昔咸陽初買來鐙前自繡芙蓉帶十年不開一片鐵長向暗中梳白髮今日後床重照看生死終當此長別

當窗織

嘆息復嘆息園中有棗行人食貧家女大富家織翁母隔牆不得力水寒手澁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爛草蟲促促機下啼兩日催成一匹半輸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着當窗却羨

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

張籍

白紵歌

皎皎白紵白且鮮將作春衣稱少年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復恐蘭膏汙纖指常遣傍人收墮珥衣裳着時寒食下還把玉鞭鞭白馬

採蓮曲

秋江岸邊蓮子多採蓮女兒凭船歌青房圓實

齊戢戢爭前競折漾微波試牽綠莖不尋藕斷處絲多刺傷手白練纖腰袖半卷不插玉釵粧梳淺船中未滿度前洲借問阿誰家住遠歸時共待暮潮上自弄芙容還蕩槳

寄遠曲

美人來去春江暖江頭無人湘水滿浣紗石上水禽栖江南路長春日短蘭舟桂楫常渡江無因重寄雙瓊璫

古釵嘆

古釵墮井無顏色百尺泥中今復得鳳凰死轉有古儀欲爲首飾不稱時女伴傳看不知主羅袖拂拭生光輝蘭膏已盡股半折雕文刻樣無年月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墮時同

各東西

遊人別一東復一西出門相背兩不返惟信車輪與馬蹄道路悠悠不知處山高海濶誰辛苦遠遊不定難寄書日日空尋別時語浮雲上天雨墮地暫時會合終離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棄

吳宮怨

吳宮四面秋江水江清露白芙容死吳王醉後欲更衣座上美人嬌不起宮中千門復萬戶君恩反覆誰能數君心與妾旣不同徒向君前作歌舞茱萸滿宮紅實垂秋風嫋嫋生繁枝姑蘇臺上夕燕罷它人侍寢還獨歸白日在天光在地君今那得長相棄

北卬行

洛陽北門北卬道喪車轔轔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峨峨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山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烏鳶作窠啣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卬遊

白居易

長安道

花枝缺處青樓開艷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勸我

急行樂自古朱顏不再來君不見外州客長安
道一回來一回老

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蘆花秋瑟瑟主人下馬
客上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
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
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沉欲語遲移船
相近邀相見添酒迴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
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

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
撥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
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
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
冷澁絃疑絶疑絶不絶聲暫歇別有憂愁暗恨
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缾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
刀鎗鳴曲終抽撥當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
船西舫悄無言惟有江心秋月白沉吟抽撥插
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
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
部曲罷常教善才服粧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
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篦擊節碎
血色羅裙翻酒汙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
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
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
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
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粧淚紅闌

干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
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曾去年辭帝京
謫居卧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
絲竹聲住近湓池地低溼黃蘆苦竹遶宅生其
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豈無山歌與
村笛嘔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
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
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
似向前聲滿坐聞之皆掩泣就中泣下誰最多

江州司馬青衫濕

長恨歌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

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烟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

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神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玉真雪膚花

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裡夢魂驚攬衣推枕
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
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是霓裳羽
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
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裡恩愛
絕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
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

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
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
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
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元稹

連昌宮詞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墻頭
千葉桃風動落花紅簌簌宮邊老人為余泣少
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闌
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
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裡事初過寒食一百
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
琶擅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
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燃燭春嬌滿眼
睡紅消掠削雲鬟旋粧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
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梁州徹色色龜茲轟
陸續李謩壓笛傍宮墻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
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

薛楊氏諸姨車鬭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
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
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
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爾後相傳六皇帝不
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成花
萼廢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荊榛
櫛比廢池塘狐兔驕癡緣樹木舞榭攲傾臺尚
在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鳥啄風
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

蛇出燕巢盤斗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
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動至
今反挂珊瑚鈎指似傍人因慟哭却立宮門淚
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孤狸上門屋我聞
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
別耳聞目見爲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
皇言語切爕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
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至公開元欲末
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禄山宮中養作兒虢

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記得楊
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今皇
神聖丞相明詔書纔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南
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
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李賀

牡丹種曲

蓮枝未長秦衡老走馬馱金劚春草水灌香泥
却見盆一夜綠房迎白曉美人醉語園中烟晚
華已散蝶又闌梁王老去羅衣在拂袖風吹蜀
國絃歸拖霞帔蜀帳昏嫣紅落粉罷承恩檀郎
謝女眠何處樓臺月明燕夜語

春懷引

芳蹊密影成花洞柳結濃烟香帶重蟾蜍碾玉
挂明弓捍撥裝金打仙鳳寶枕垂雲選春夢鈿
合碧寒龍腦凍阿侯繫錦覓周郎憑仗東風好
相送

靜女春曙曲

嫩蝶憐芳抱新蕋泣露枝枝滴妖淚粉窻香咽
頹曉雲錦堆花密藏春睡戀屏孔雀搖金尾鶯
舌分明呼婢子水洞寒龍半匣氷一隻商鸞逐
烟起

美人梳頭歌

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沉檀轆轤咿啞
轉鳴玉驚起芙容睡新足雙鸞開鏡秋水光解
鬟臨鏡立象床一編香絲雲散地玉釵落處無
聲膩纖手却盤老鴉色翠滑寶釵簪不得春風

爛熳惱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粧成鬟鬌歌不斜雲裾數步踏鴈沙背人不語向何處下堦自折櫻桃花

將進酒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屏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盧仝

樓上女兒曲

誰家女兒樓上頭指揮婢子挂簾鉤林花撩亂心之愁卷却羅袖彈箜篌箜篌歷亂五六絃羅袖掩面啼向天相思向天天情不斷落花紛紛心欲穿憑闌干相憶柳條綠相思錦帳寒直緣感君恩愛一回顧使我雙淚長潸潸我有嬌靨待君笑我有嬌蛾待君掃鶯花爛熳君不來及至君來花已老心腸寸斷誰得知玉堦纍歷生青草

施肩吾

効古體

黃金無舊釵組綺無舊裾唯有一寸心長貯萬里夫南軒夜蟲織已促北牖飛蛾遶殘燭祇言衆口鑠千金誰言獨愁銷片玉不知歲晚歸不歸又將淚眼縫征衣

李康成

江南弄

楊柳青青鶯欲啼風光摇蕩綠蘋齊金陵城頭

日色低日色低情難極水中鳧鷖雙比翼

採蓮曲

翠釵紅袖水中央青荷蓮子雜衣香雲起風生歸路長歸路長那得久各廻船兩摇手

情采編二十八卷終

情采編卷三十九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七言古詩九 晚唐

李商隱

代贈

楊柳路盡處芙容湖上頭雖同錦步障獨映鈿箜篌鴛鴦可羨頭俱白飛去飛來烟雨秋

李羣玉

獨酌懷友

西風靜夜吹蓮塘芙容破紅金粉香摘花把酒弄秋芳吳雲楚水愁茫茫美人此夕不入夢獨宿高樓明月涼

裴說

寄邊衣

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如霜雪獨下閑堦轉凄切秖知抱杵擣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刀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袖匀殘淚紅箋謾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托邊使

張泌

春曉謠

雨微微烟霏霏小庭半折紅薔薇鈿箏斜倚畫屏曲零落幾行金鴈飛蕭關夢斷無尋處萬疊春波起南浦凌亂楊花撲繡簾曉窗時有流鶯

語

温庭筠

蓮浦謠

鳴橈軋軋溪溶溶廢綠平烟吳苑東水清蓮媚兩相向鏡裡見愁愁更紅白馬金鞍尖隄上西江日日多風浪荷心有露如驪珠不是真圓亦搖蕩

三洲歌

團圓莫作波中月潔白莫爲枝上雪月隨波動

碎潾潾雪似梅花不堪折李娘十六青絲髮畫帶雙花爲君結門前有路輕別離惟恐歸來舊香滅

羅隱

江南行

江烟濕雨鮫綃軟漠漠遠山眉黛淺水國多愁又有情夜槽壓酒銀船滿細柳揺烟凝曉空吳王臺榭春夢中鴛鴦鸂鶒喚不起平鋪渌水眠東風西陵路遠月悄悄油壁車輕蘇小小

李暇

紹古歌

秦王龍劍燕后琴珊瑚寶匣鏤雙心誰家女兒抱香枕開衾滅燭顧侍寢璵窗半上金縷幬輕羅隱面不障羞青綺幃中坐相憶紅羅鏡裡見愁色簷花照月鶯對棲空將可憐暗中啼

閻朝隱

採蓮女

採蓮女採蓮舟春日春江碧水流蓮衣承玉釧蓮刺罥銀鈎薄暮斂容歌一曲氛氳香氣滿汀洲

李叔卿

江南行

湖上女江南花無雙越女春浣紗風似箭月如弦少年吳兒曉進船郗家子弟謝家郎烏巾白袷紫香囊菱歌思欲絶楚舞斷人腸歌舞未終涕雙隕舊宮坡陁繞嶙隱西山暮雨過江來北渚春雲沿海盡渡口水流緩妾歸宵剩遲含情

爲君再理曲月華照出澄江時

張夫人

古意

轆轤曉轉素絲綆桐聲夜落蒼苔塼涓涓吹溜若時雨濯濯嘉疏非用天丈人不解此中意抱甕當時徒自賢

拜新月

拜新月拜月出堂前暗魄深籠桂虛弓未引弦拜新月拜月粧樓上鸞鏡未安臺蛾眉已相向

拜新月拜月不勝情庭前風露清月臨人自老望月更長生東家阿母亦拜月一拜一悲聲斷絶昔年拜月逞容儀如今拜月雙淚垂回看衆女拜新月却憶閨中年少時

杜羔妻

雜言

君從淮海遊再過蘭杜秋歸來未須臾又欲向梁州梁州秦嶺西棧道與雲齊羌蠻萬餘落矛戟自高低已念寡儔侶復慮勞攀躋丈夫重志

氣兒女空悲啼臨卭滞遊地肯顧濁水泥人生賦命有厚薄君但遨遊我宋莫

郎大家宋氏

擬古神女宛轉歌

風巳清月朗琴復鳴掩抑非千態殷勤是一聲歌宛轉宛轉和且長願爲雙黄鵠比翼共翱翔日巳暮長簷鳥聲度望君君不來思君君不顧歌宛轉宛轉那能異栖宿願爲形與影出入恒相逐

鮑君徽

惜春花

枝上花花下人可憐顏色俱青春昨日看花花灼灼今日看花花欲落不如盡此花下歡莫待春風總吹却鶯歌蝶舞媚韶光紅爐煮茗松花香妝成吟罷恣遊樂獨把芳枝歸洞房

程氏長文

銅雀臺怨

君王去後行人絶簫竽不響歌喉咽雄劒無威

光彩沉寶琴零落金星滅玉堦宋莫隆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當時歌舞人不迴化爲今日西陵灰

夷陵女子

明月歌

楊柳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

劉雲

婕妤怨

君恩不可見妾豈如秋扇秋扇尚有時妾身永微賤莫言朝花不復落嬌容幾奪昭陽殿

劉瑶瑶

古意曲

梧桐堦下月團圞洞房如水秋夜闌吳刀剪破機頭錦茱萸花墜相思枕綠窻寂莫背燈時暗數寒更不成寢

暗別離

槐花結子桐葉焦單飛越鳥啼青霄翠軒輾雲

輕遥遥胭脂淚迸紅線條瑶草欲芳心耿耿玉佩無聲畫屏冷朱絃暗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影青鸞脉脉西飛去海濶天高不知處

無名氏

小蘇家

雙月謳謌輾秋碧細風斜捲神仙宅麥門冬長馬鬛青茱萸蓝綻蝿頭赤流蘇斗帳懸高壁綵鳳盤龍繳香額堂內月娥橫剪波倚門腸斷蝦鬚隔

讀歌曲

打殺長鳴雞彈去烏桕鳥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

情采編卷二十九終

情采編三十卷

明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七言律詩 全唐

劉希夷 以下初唐

江南曲

北堂紅草盛丰茸南湖碧水照芙蓉朝遊暮起金花盡漸覺羅裳珠露濃自惜年華三五歲已嘆關山千萬重人情一去無還日欲贈懷芳恨不逢

上官儀

詠画障

芳晨麗日桃花浦珠簾翠帳鳳凰樓蔡女菱歌移錦纜燕姬春望上瓊鉤新妝漏影浮軽扇冶袖飄香入淺流未減行雨荆臺下自比凌波洛浦遊

杜審言

春日京中有懷

今年遊寓獨遊身愁思看春不當春上林苑裡花徒發細柳營前葉漫新公子南橋應盡興將軍西第幾留賓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

沈佺期

古意

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下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奉和春早幸望春宮應制

芳郊緑樹散春晴複道離宮烟霧生楊柳千條花欲綻蒲桃百丈蔓初縈林香酒氣元相入鳥囀歌聲各自成定是風光牽宿醉来晨復得幸昆明

和上巳連寒食有懷京洛

天津御柳碧遥遥軒騎相從半下朝行樂光輝寒食借太平歌舞晚春饒紅妝樓下東廻輦青草洲邊南渡橋坐見司空掃西第看君侍從落

花朝

李乂

侍宴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金輿玉輦背三條水閣山樓望九霄野外初迷七聖道河邊忽覩二靈橋懸流滴滴依亂箭清吹泠泠雜鳳簫向晚平陽歌舞合前溪更轉木蘭橈

蘇頲

春晚紫微省直寄内

直省清華接建章向來無事日猶長花間燕子棲鳷鵲竹下鵷雛繞鳳皇內史通宵承紫誥中人落晚愛紅妝別離不慣無窮憶莫誤卿卿學太常

李邕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沁園佳麗奪蓬瀛翠壁紅泉遶上京二聖忽從鑾殿幸雙仙正下鳳樓迎花含步輦空間出樹雜帷宮畫裡成無路乘槎窺漢渚徒知訪卜就君平

孟浩然 以下盛唐

除夜有懷

五更鐘鼓欲相催四氣推遷往復迴帳裡殘燈纔有焰爐中香氣盡成灰漸看春逼芙蓉枕頓覺寒銷竹葉杯守歲家家應不臥相思那得夢魂來

春晴

青樓曉日珠簾映紅粉春妝寶鏡催已厭交懽憐枕席相將遊戲遶池臺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鬬管絃來

萬楚

五日觀妓

西施謾道浣春紗碧玉今時鬬麗華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妒殺石榴花新歌一曲令人豔醉舞雙眸斂鬢斜誰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

王維

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

帝子遠辭丹鳳闕天書遥借翠微宮隔窻雲霧生衣上捲幔山泉落鏡中林下水聲喧語笑巖前樹色隱房櫳仙家未必能勝此何事吹簫向碧空

早秋山中

無才不敢累明時思向東溪守故籬豈厭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遲草間蛩響臨秋急山

裡蟬聲薄暮悲寂寞柴門人不到空林獨與白雲期

杜甫

城西陂泛舟

青蛾皓齒在樓船横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詠懷古跡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黄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下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暮歸

霜黄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誰家搗練風凄凄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潤爲面別情見於詩

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倉皇已就長途往邂

迫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求訣九重泉路盡
交期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
乆取竟未能得王以毛骨有異他鷹恐臘
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耿不可
見請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
心力破千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
中爭能耻下韝鵰碍九天須却避兎經三窟莫

深憂

其二

黒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摶風
超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
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只一日金眸玉爪不
凡材

張謂

春園家宴

南園春色正相宜少婦同行少女隨竹裡登樓
人不見花間覔路鳥先知櫻桃解結垂簷子楊
柳能低入戶枝山簡醉來歌一曲參差笑殺郢
中兒

別韋郎中

星軺計日赴岷峨雲樹連天阻笑歌南入洞庭
隨鴈去西過巫峽聽猿多崢嶸洲上飛黃蝶灔
澦堆邊起白波不醉郎中桑落酒教人無奈別
離何

韋應物

送宮人入道

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天墀金冊擬駐
千年貌寶鏡休匀八字眉公主與收珠翠後君
王看戴角冠時從來宮女皆相妒說着瑤臺總
淚垂

劉長卿 以下中唐

歲日見新曆因寄都官裴郎中

青陽振蟄初頒曆白首銜冤欲問天絳老更能
經幾歲賈生何事又三年愁占蓍草終難決病

對椒花倍自憐若道平分四時氣南枝爲底發
春偏

見故人李均所借古鏡恨其未獲歸府斯
人已亡愴然有作

故人留鏡無歸處今日懐君試暫窺歲久豈堪
塵自入夜長應待月相隨空憐瓊樹曾臨匣猶
見菱花獨映池所恨平生還不早如今始挂隴
頭枝

送子壻崔貞甫歸長城

送君巵酒不成歡幼女辭家事伯鸞桃葉宜人
誠可詠柳枝如雪若爲看心憐稚齒嗚環去身
愧衰顏對玉難惆悵暮帆何處落青山無限水
漫漫

將赴嶺外留題蕭寺遠公院

竹房遥閉上方幽苔徑蒼蒼訪昔遊内史舊山
空日暮南朝古木向人秋天香月色同僧室葉
落猿啼傍客舟此去播遷明主意白雲何事欲
相留

題靈佑和尚故居院

嘆逝翻悲有此身禪房寂寞見流塵六時行逕
空秋草幾日浮生哭故人風竹自吟遥入磬雨
花垂淚共霑巾殘經窗下依然在憶得山中問
許詢

賦得

鶯啼燕語報新年馬邑龍堆路幾千家住層城
臨漢苑心隨明月到胡天機中錦字論長恨樓
上花枝笑獨眠爲問元戎竇車騎何時返旆勒
燕然

錢起

長信宮

長信螢來一葉秋蛾眉淚盡九重幽鳷鵲觀前
明月度芙蓉闕下絳河流鴛衾久別難爲夢鳳
管遥聞更起愁誰分昭陽夜歌舞君王玉輦正
淹留

盧綸

長安病後秋夜即事

九重深鎖禁城秋月過南宮漸映樓紫陌夜深槐露滴碧空雲盡火星流清風刻漏傳三殿甲第歌鐘樂五侯楚客病來詩思苦宋寒燈下不勝愁

司空曙

詶李端校書見贈

綠槐垂穗乳烏飛忽憶山中獨未歸青鏡流年看髮變白雲芳草與心違乍逢酒客春遊慣久別林僧夜坐稀昨日聞君到城郭莫將簪弁勝

荷衣

于鵠

醉後寄山中友人

昨日山家春酒濃野人相勸久從容獨憶卸冠眠細草不知誰送出深松都忘醉後逢廉度不省歸時見魯恭知已尚嫌身酩酊路人應恐笑龍鍾

送宮人入道

十五吹簫入漢宮看修水殿種芙容自傷白髮辭金屋許着黃冠向雲峯解語老猿開曉戶學飛雛鶴落高松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

張籍

寒食內宴

城闕沉沉向曉寒恩當令節賜餘歡瑞烟深處開三殿香雨微時引百官寶樹樓前分繡幙綵花廊下映朱闌宮筵戲樂年年別已得三回對御看

李商隱

楚宮

月姊曾逢下彩蟾傾城消息隔重簾已聞珮響知腰細更辨絃聲覺指纖暮雨自歸山悄悄秋河不動夜厭厭王昌且在東牆住未必金堂得免嫌

深宮

金殿香銷閉綺籠玉壺傳點咽銅龍狂飇不惜蘿陰薄清露偏知桂葉濃斑竹嶺邊無限淚景

陽宮裡及時鐘豈知爲雨爲雲處只有高唐十
二峰

隋宮守歲

消息東郊木帝迴宮中行樂有新梅沉香甲煎
爲庭燎玉液瓊酥作壽杯遥望露盤疑是月遠
聞鼉鼓欲驚雷昭陽第一傾城客下踏金蓮不
肯来

碧城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閬苑有書

多附鶴女牆無樹不棲鸞星沉海底當窻見雨
過河源隔坐看若是曉星明又定一生長對水
晶盤

富平侯少年

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新襲富平侯不收金彈
拋林外却惜銀牀在井頭綵樹轉鐙珠錯落繡
檀回枕玉雕鎪當官莫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
莫愁

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
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
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祇是當時已
惘然

項斯 以下晚唐

送宮人入道

頣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結伴行初戴玉冠
多誤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
進昭陽舊賜箏旦暮焚香遶壇上步虛猶作按

調聲

曹唐

劉晨阮肇遊天台

樹入天台石路新雲和草靜迥無塵烟霞不省
生前事水木空疑夢裡身徃徃鷄鳴巖下月時
時犬吠洞中春不知此地歸何處須就桃源問
主人

劉阮洞中遇仙子

天和樹色靄蒼蒼霞重嵐深路渺茫雲實滿山

無鳥雀水聲沿澗有笙簧碧沙洞裡乾坤別紅樹枝頭日月長頗得花間有人出免令仙犬吠劉郎

仙子送劉阮出洞

殷勤相送出天台仙境那能却再來雲液既歸須強飲玉書無事莫頻開花當洞口應長在水到人間定不廻惆悵溪頭從此別碧山明月照蒼苔

仙子洞中有懷劉阮

不將清瑟理霓裳塵梦那知鶴夢長洞裡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沙瑤草連溪碧流水桃花滿澗香曉露風鐙易零落此生無處問劉郎

劉阮再到不復見仙子

再到天台訪玉真青苔白石已成塵笙歌寂莫閑深洞雲鶴蕭條絕舊鄰草樹總非前度色烟霞不似往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見當時勸酒人

玉女杜蘭香下嫁於張碩

天上人間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來經玉樹三山遠去隔銀河一水長怨入清塵愁錦瑟酒傾玄露醉瑤觴遺情更說何珍重劈破雲鬟金鳳凰

張碩重寄杜蘭香

碧落香銷蘭露秋星河無夢夜悠悠靈妃不降三清駕仙鶴空成萬古愁皓月隔花追歎別飛烟籠樹省淹留人間何事堪惆悵海色西風十二樓

織女懷牽牛

北斗佳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為牽牛封題錦字凝新思抛擲金梭織舊愁桂樹三天烟漠漠銀河一帶水悠悠欲將心向仙郎說借問榆花早晚秋

蕭史攜弄玉上昇

豈是丹臺歸路遙紫鸞烟駕不同飄一聲洛水傳幽咽萬片宮花共寂寥紅粉佳人愁未散清

華公子笑相邀綵山碧樹青僂月腸斷春風為
玉簫

皇初平將入金華山

莫道真遊烟景賒瀟湘有路入金華溪頭鶴樹
春常在洞口人家日未斜一水暗迴閒繞洞五
雲長住不還家白羊歲久難收拾喚盡溪頭巨
勝花

漢武帝思李夫人

惆悵朱顏不復歸晚秋黃葉滿天飛迎風細荇
傳香粉隔水殘霞見畫衣白玉帳寒鴛夢絕紫
陽宮遠雁書稀夜深池上蘭橈歇斷續歌聲徹
太微

漢武帝將候西王母下降

崑崙凝想最高峰王母来尋五色龍歌聽紫鸞
猶縹緲語来青鳥許從容風迴水落三清月漏
苦霜傳五夜鐘樹影悠悠花悄悄若聞簫管是
行蹤

漢武帝於宮中宴王母

鰲岫雲低太乙壇武皇齋潔不勝歡長生碧字
期親署延壽丹泉許細看劍佩有聲宮樹靜星
河無影禁花寒秋風裊裊月朗朗玉女清歌一
夜闌

蕚綠華將歸九疑留別許真人

九點秋烟黛色空綠華歸思頗無窮每悲馭鶴
身難住長恨臨霞語未終河影暗吹雲夢月花
聲閒落洞庭風藍絲玉軌金條脫留與人間許
侍中

李群玉

黃陵廟

小姑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共儼然野廟向江
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
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隔
湘川

劉滄

寄遠

西園楊柳暗驚秋寶瑟朱絃結遠愁霜落雁聲

来紫塞月明人夢在青樓蕙心迢遞湘雲暮蘭思縈迴楚水流錦字織成添别恨關山萬里路悠悠

秋日山齋即事

衡門無事閉蒼苔籬下蕭疎野菊開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来雁飛關塞霜初落書寄鄉山客未廻獨坐高窻此時節一彈瑶瑟自成哀

韋莊

憶昔

昔年曾向五陵遊午夜清歌月滿樓銀燭樹前長似晝露桃花下不知秋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今日亂離俱是夢夕陽唯見水東流

張謂

九月九日

秋来林下不知春一種佳遊事已均絳草從朝飛着夜黄花開日未成旬將聽陌樹頻驚馬半醉歸途數問人城外登高併九日茱萸九作幾年新

袁不約

長安夜遊

鳳城連夜九門通帝女皇妃出漢宮千乘寶車珠箔捲萬條銀燭碧紗籠歌聲緩過青樓月香氣潜来紫陌風長樂曉鐘歸騎後遺簪落翠滿街中

情采編卷三十終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七言絶句一　梁　陳　後魏

梁武帝

白紵詞二首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琯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
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

其二

纖腰嫋嫋不任衣嬌怨桂立特爲誰赴曲君前
未忍歸上聲急調中心飛

元帝

烏棲曲五首

幄中清酒瑪瑙鍾裙邊雜佩琥珀龍虛持寄君
心不惜共指三星今何夕

其二

沙棠作船桂爲楫夜渡江南採蓮葉復値西施
新浣紗共向江干眺月華

其三

月華似璧星如珮流影澄明玉堂內邯鄲九枝
朝始成金卮玉盌共君傾

其四

交龍成錦鬭鳳紋芙蓉爲帶石榴裙日下城南
兩相望月没參横掩羅帳

其五

七彩隋珠九華玉蛺蝶爲歌明星曲蘭房椒閣
夜方開那知步步香風逐

春別應令三首

昆明夜月光如練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
動春心誰忍相思不相見

其二

門前楊柳亂如絲直置佳人不自持適言新作
裂紈詩誰悟今成織素辭

其三

日暮徙倚渭橋西正見流月與雲齊若使月光
無近遠應照離人今夜啼

簡文帝

烏棲曲四首

芙容作船絲作縴北斗横天月將落採蓮渡頭得黄河郎今欲渡畏風波

其二

浮雲似帳月如鉤那能夜夜南陌頭宜城投泊今行熟停鞍繫馬暫栖宿

其三

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樹烏欲棲羅幃翠帳任君低

其四

織成屛風金屈膝朱脣玉面鐙前出相看氣息望君憐誰能含羞不自前

和蕭侍中子顯春別三首

別親葡萄帶實垂江南豆蔻生連枝無情無意猶如此有心有恨徒自知

其二

可憐淮水去来潮春堤楊柳覆河橋淚痕未燥詎終朝行聞玉佩已相要

其三

桃紅李白若朝妝羞得鷏頩比新楊不惜暫住君前死愁無西國更生香

夜望單飛雁

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聲高何處歸早知半路相應失不似從来本獨飛

張率

白紵歌二首　一

夜寒湛湛夜未央華燈空爛月懸光從風衣起發芬香爲君起舞幸不忘

其二

列坐華筵紛羽爵清曲未終月將落歌舞及時酒常酌無令朝露坐銷鑠

沈約

春日白紵曲

蘭葉參差桃半紅飛芳舞縠戲春風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人間長比翼

秋日白紵曲

白露欲凝草色黄金琯玉柱響洞房雙心一影俱廻翔吐情寄君君莫忘

蕭子顯

春別三首

翻鶯度燕雙比翼楊柳千條共一色但看陌上攜手歸誰能對此空相憶

其二

江東大道日華春垂楊桂柳掃輕塵淇水昨送淚霑巾紅妝宿昔已應新

其三

銜悲攬涕別心知桃花李花任風吹本知人心不似樹何意人別似花離

烏棲曲二首

濃黛輕紅點花色還欲令人不相識金壺夜水誰能過莫持賒用比懸河

其二

芳樹歸飛聚儔匹猶有殘光半山日莫憚褰裳不相求漢皐游女習風流

陳後主

烏棲曲三首

陌頭新花歷亂生葉裹春鳥送春情長安遊俠無數伴白馬驪珂路中滿

其二

金鞍向暝欲相連玉面俱要來帳前含態眠語懸相望翠帶羅裙入為鮮

其三

合歡襦薰百和香床中被織兩鴛鴦烏啼漢沒

天應曙只持懷抱送郎去

徐陵

烏棲曲二首

卓女紅妝期此夜胡姬沽酒誰論價風流荀令好兒郎偏能傅粉復熏香

其二

繡帳羅帷隱燈燭一夜千年猶不足唯憎無賴汝南鷄天河未落猶爭啼

後魏魏收

挾琴歌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箸不成行

情采編卷三十終

情采編卷三十二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七言絶句二 盛唐

王勃

寒夜二首

北山烟霧始茫茫南津霜月正蒼蒼秋深客思紛無已復值征鴻中夜起

其二

復閣重樓向浦開秋風明月渡江來故人故情懷故宴相望相思不相見

杜審言 初唐

戲贈趙使君美人

紅粉青娥映楚雲桃花馬上石榴裙羅敷獨向東方去謾學他家作使君

夜宴安樂公主宅

濯龍門外主家親鳴鳳樓中天上人自有金盃迎甲夜還將綺席代陽春

沈佺期

春晚太平公主小樓

主家天上鳳樓人傳得仙音到客新未省落梅
和折柳風吹散作萬家春

宋之問

苑中遇雪

紫禁仙輿詰旦來青旂遥倚望春臺不知庭霰
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開

李適

夜宴安樂公主宅

銀河半倚鳳凰臺玉酒相傳鸚鵡杯若見君平
須借問仙槎一去幾時来

餞唐永昌

聞道飛鳬向洛陽翩翩矯翮度文昌因聲寄意
三花樹少室巖前幾過香

崔湜

元夕觀燈四首

玉漏銀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誰家見月
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来

其二

金勒銀鞍控紫騮玉輪朱幰駕青牛驂驔始散
東城曲倏忽還逢南陌頭

其三

公子王孫意氣驕不論相識也相邀最憐長袖
風前弱更賞新絃暗裏調

其四

星移漢轉月將微露灑烟飄燈漸稀猶惜道傍
歌舞處踟躕相顧不能歸

馬懷素

宴安樂公主新宅

鳳樓窈窕凌三襲翠幌玲瓏瞰九衢複道中宵
留宴賞彌令上客想踟躕

張説

十五夜御前踏歌詞二首

華蕚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裡太平人龍銜火樹
千燈艶鷄上蓮花萬歲春

其二

帝宮三五戲春臺行雨流風莫妒來西域鐙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

賀知章

回鄉偶書

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王翰

凉州詞

蒲桃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李白

橫江詞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清平調詞三首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

一枝濃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少年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盌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峨嵋山月歌

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中書舍人賈至遊洞庭

南湖秋水夜無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
賖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其二

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醉客滿船
歌白苧不知霜露濕秋衣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
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床

南流夜郎寄内

夜郎天外怨離居明月樓中音信踈北雁春歸
看欲盡南来不得豫章書

王昌齡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
深見月朧朧樹色隱昭陽

西宮秋怨

芙蓉不及美人粧水殿風来珠翠香却恨含情
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長信秋詞

奉箒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顔不及
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来

采蓮曲二首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
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来

其二

吳姬越艶楚王妃爭弄蓮花水濕衣来時浦口
花迎入采罷江頭月送歸

從軍行二首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離別情撩亂邊愁
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其二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
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蕭駙馬花燭

青鸞飛入合歡宮紫鳳銜花出禁中可憐今夜
千門裏銀漢星回一道通

龍標野宴

沅溪夏晚足涼風春酒相携就竹叢莫道絃歌愁遠謫青山明月不曾空

送柴侍御

沅水通流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重別李評事

莫道秋江離別難舟船明日是長安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清楓白露寒

青樓怨

香幃風動花入樓高調鳴箏緩夜愁腸斷關山不解說依依殘月下簾鉤

王維

少年行二首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其二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送沈子福之江東

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盪槳向臨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賈至

春思二首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歷亂李花香東風不爲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

其二

紅粉當壚弱柳垂金花臈酒解酴醾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殺長安輕薄兒

巴陵夜別王八員外

柳絮飛時別洛陽梅花發後在三湘世情已逐浮雲散離恨空隨江水長

岳陽樓重宴別王八員外貶長沙

江路東連千里潮青雲北望紫微遥莫道巴陵湖水濶長沙南畔更蕭條

送南給事貶崖州

昔爲丹墀與鳳池即今相見兩相悲朱崖雲夢三千里欲別俱爲慟哭時

岑參

原頭送范侍御

百尺原頭酒色殷路傍驄馬汗斑斑别君只有相思夢遮莫千山與萬山

春夢

洞房昨夜春風起遥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苜蓿峰寄家人

苜蓿峰邉逢立春胡蘆河上淚霑巾閨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塲愁殺人

儲光羲

同金壇令武平一遊湖三首

朝來仙閣聽絃歌暝入花庭見綺羅池邉命酒憐風月浦口回船憶芰荷

其二

朦朧竹影蔽巖扉淡蕩荷風飄舞衣舟尋渌水宵将半月隱青林人未歸

其三

花潭竹嶼傍幽谿画檝浮空入夜溪芰荷覆水

船難進歌舞留人月易低

常建

送宇文六

花映垂楊漢水清微風林裏一枝輕即今江北還如此愁殺江南離別情

塞下

鐵馬胡裘出漢營分麾百道救龍城左賢未遁旌竿折過在将軍不在兵

崔國輔

九日

江邉楓落菊花黄少長登高一望鄉九日陶家雖載酒三年楚客已霑裳

張謂

題長安主人壁

世人結交湏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

送人使河源

故人行役向邉州匹馬今朝不少留長路關山

何日盡㴑堂絲竹爲君愁

王之渙

涼州詞

黄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湏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沈頌

衛中作

衛風愉艶宜春色淇水清泠增暮愁縱使榴花能一醉終湏萱草蹔忘憂

獨孤及

送別荆南張判官

輜車駱馬往從誰夢浦蘭臺日更遲欲識桃花最多處前程問取武陵兒

張潮

采蓮詞

朝出沙頭日正紅晚来雲起半江中頼逢隣女曽相識竝著蓮舟不畏風

江南行

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

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

元結

欸乃曲二首

千里楓林烟雨深無朝無暮有猨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其二

湘江三月春水平㴑月和風宜夜行唱橈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韋應物

登寶意寺上方舊遊

翠嶺香臺出半天萬家烟樹滿前川諸僧近住不相識坐聽微鐘記往年

情釆編卷三十二終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七言絶句三　中唐

劉長卿

尋盛禅師蘭若

秋草黄花覆古阡隔林何處起人烟山僧獨在山中老唯有寒松見少年

七里灘送嚴維

秋江渺渺水空波越客孤舟欲傍歌手折衰楊悲老大故人零落已無多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猿啼客散莫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営

萬里辭家事鼓鼙金陵驛路楚雲西江春不肯留行客草色青青送馬蹄

錢起

歸雁

瀟湘何事等閒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

題禮上人壁畫山水

連山畫出映禪扉粉壁香筵滿翠微坐來爐氣縈空散共指晴雲向嶺歸

皇甫冉

送陸澧郭郎

繞見吳洲百草春巳聞燕雁一聲新秋風何處催年急偏逐山行水宿人

韓翃

江南曲

長樂花枝雨點銷江城日暮好相邀靑樓不閉葳甤鎖綠水廻通宛轉橋

看調馬

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散碧蹄玉勒斗廻初噴沫金鞭欵下不成嘶

贈張千牛

蓬萊闕下是天家上路新迴白鼻騧急管晝催平樂酒春衣夜宿杜陵花

宿石巴山中

浮雲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千樹裡秋河隔在數峰西

盧綸

曲江春望二首

菖蒲翻葉栁交枝暗上蓮舟鳥不知更到蘆花最深處玉樓金殿影參差

其二

翠黛紅妝畫鷁中共驚雲色帶微風蕭蕭曲長吹未盡花南花北雨濛濛

王評事駙馬花燭詩三首

萬條銀燭引天人十月長安半夜春步障三千隘將斷幾多珠翠落香塵

其二

一人女婿萬人憐一夜調踈抵百年爲報司徒好將息明珠觧轉又能圓

其三

比翼和鳴雙鳳凰欲棲金帳满城香平明却入
天泉裡日氣朧朧五色光

村南逢病叟

雙膝過顋頂在肩四鄰知姓不知年臥驅烏雀
惜禾黍猶恐諸孫無社錢

古艷詩

殘妝色淺髻鬟開笑映珠簾覷客来推醉唯知
弄花鈿潘郎不敢使人催

偶逢姚校書憑附書達河南郄推官因以

戲贈

寄書常切到常遲今日憑君莫寄辭若問玉人
殊易識蓮花府裡最清羸

河中府崇福寺看花

閩道山花如火紅平明登寺已經風老僧無見
亦無説應與看人心不同

賦平與嚴越卿曲江看花

紅枝欲折紫枝殷隔水連宮不用攀會待長風
吹落盡始能開眼向青山

劉方平

棲烏曲二首

画舸雙艚錦為纜芙蓉花發蓮葉暗門前月色
映横塘感郎中夜度瀟湘

其二

蛾眉曼臉傾城國鳴環動佩空相識銀漢斜臨
白玉堂芙蓉行幛掩燈光

春怨二首

紗窻日落漸黄昏金屋無人見涙痕寂寞空庭

春欲晚梨花满地不開門

其二

朝日殘鶯伴妾啼開簾只見草萋萋庭前時有
東風入楊柳千條盡向西

夜月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今夜偏知
春色暖蟲聲新透緑窻紗

郎士元

栢林寺南望

溪舍遥聞精舍鐘泊舟微逕度深松青山霽後雲猶在畫出東南四五峰

司空曙

送鄭錫

漢陽雲樹情無極蜀國風煙思不堪莫恠别君偏有淚十年曾事晉征南

江村即事

罷釣歸来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峽口送友

峽口花飛欲盡春天涯去住淚霑巾来時萬里同爲客今日翻成送故人

李端

送劉侍郎

幾人同入謝宣城未及酬恩隔死生唯有夜猿知客恨嶧陽溪路第三聲

江上送客

故人南去漢江陰秋雨瀟瀟夢澤深江上見人應下淚由来遠客易傷心

耿緯

古意

雖言千騎上頭居一世生離恨有餘葉下綺窻銀燭冷含啼自草錦中書

馬戴

出塞

金帶連環束戰袍馬頭衝雪度臨洮卷旗夜刼單于帳亂斬胡兵缺寶刀

顧况

桃花曲

魏帝宫人舞鳳樓隋家天子泛龍舟君王夜醉春眠晏不覺桃花逐水流

王郎中席歌妓

柳拂青樓花滿衣能歌宛轉世應稀空中幾處聞清響欲遶行雲不遣飛

憶故園

惆悵多山人復稀杜鵑啼處淚霑衣故園此去

千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

題葉道士小房

水邊楊柳赤欄橋洞裡神仙碧玉簫近得麻姑
書信否潯陽江上不通潮

戎昱

采蓮曲

涔陽女兒花滿頭毿毿同泛木蘭舟秋風日暮
南湖裏爭唱菱歌不肯休

旅次寄湖南張郎中

寒江近戶漫流聲竹影當窗亂月明歸夢不知
湖水濶夜來還到洛陽城

征人歸鄉

三月江城柳絮飛五年留客送人歸故將別淚
和鄉泪今日闌干濕汝衣

宋濟

東鄰美女歌

花暖江城斜日陰鶯啼繡戶晚雲深春風不道
珠簾隔傳得歌聲與客心

劉商

白沙宿竇常宅觀妓

楊子澄江映晚霞柳條垂岸一千家主人留客
江邊宿十月繁霜見杏花

醉後

春月秋風老此身一瓢長醉任家貧醒來還愛
浮萍草漂寄官河不屬人

朱放

送溫台州

渺渺天涯君去時浮雲流水自相隨人生一世
長如客何必今朝是別離

戴叔倫

湘南即事

盧橘花開楓葉衰出門何處望京師沅湘日夜
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

宿灌陽灘

十月江邊蘆葉飛灌陽灘冷上舟遲今朝不道
高風便還與沙鷗宿水湄

李益

宮怨

露濕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陽似將海水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

拂雲堆

漢將新從虜地來旌旗半上拂雲堆單于馬向沙場獵南望陰山哭始回

上汝州郡樓

黄昏鼓角似邊州三十年前上此樓今日山川對垂淚傷心不獨爲悲秋

春夜聞笛

寒山吹笛喚春歸遷客相看淚滿衣洞庭一夜無窮雁不待天明盡北飛

張籍

涼州詞

鳳林關裡水東流白草黄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華清宮

温泉流入漢離宮宮樹行行浴殿空武帝時人今欲盡青山空閉御牆中

寄李渤

五度溪頭躑躅紅嵩陽寺裡講時鐘春山處處行應好一月看花到幾峰

王涯

宮詞

禁門烟起紫沉沉樓閣當中複道深長到莫天凝不散掖庭宮裡動秋砧

秋夜曲

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

情采編卷三十三終

情采編卷三十四

七言絕句四 中唐下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劉禹錫

踏歌詞四首

春江月出大堤平隄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歡不見紅霞映樹鷓鴣鳴

其二

桃溪柳陌好經過燈下妝成月下歌為是襄王

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

其三

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輕鬟風露前月落烏啼雲雨散遊童陌下拾花鈿

其四

日暮江頭聞竹枝南人行樂北人悲自從雪裡唱新曲直至三春花盡時

堤上行二首

酒旗相望大隄頭隄下連檣隄上樓日暮行人爭渡急槳聲幽軋滿中流

其二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應歌桃葉傳情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

竹枝詞四首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

其二

瞿唐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来難長恨人心

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

其三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烟火是人家銀釧金釵来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其四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楊柳枝詞三首

花萼樓前初動時美人樓上鬪腰肢如今拋擲

長街裡露菓如啼欲恨誰

其二

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

其三

清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自與情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

浪淘沙詞四首

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鴛鴦錦將向中流疋晚霞

其二

日照澄洲江霧開淘金女伴滿江隈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

其三

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銀河去同到牽牛織女家

其四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清淺見瓊沙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花

洛中送韓七中丞之呉興口號

今朝無意送離杯何況清絃急管催本欲醉中輕遠別不知翻引酒杯來

春詞

新粧粉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數花朶蜻蜓飛上玉搔頭

王建

唐昌觀玉蕊花

一樹籠蔥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階前碎月明

宮詞十二首

蓬萊正殿壓金鰲紅日初生碧海濤開着五門遥北望栢黃新帊御床高

其二

千牛仗下放朝初玉案傍邊立起居每日進來金鳳紙殿頭無事不多書

其三

新衫一樣殿頭黃銀帶排方獺尾長總把金鞭
騎御馬緑鬃紅額麝香香

其四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時
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

其五

新秋白兎大如拳紅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
人射殺玉鞭遮到馬蹄前

其六

競渡船頭掉綵旗兩邊濺水濕羅衣池東争向
池西岸先到先書上字歸

其七

紅鑾捍撥帖胸前移坐當頭近御筵用力獨彈
金殿響鳳凰飛下四條絃

其八

雲駮花驄各試行一般毛色一般纓殿前來往
重騎過欲得君王別賜名

其九

風簾水閣壓芙蓉四面鉤闌在水中避熱不歸
金殿宿秋河織女夜粧紅

其十

内人相續報花開准擬君王便看來縫着五絃
琴繡袋宜春院裡按歌回

其十一

銀燭秋光冷画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
凉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

其十二

日映西陵松栢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
傳新曲唱着君王自作詞

夜看楊州市

夜市千鐙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
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

古宮怨

亂烏啞啞飛復啼宮頭晨夕宮中棲吳王別殿
繞江水後宮不開美人死

武元衡

送盧起居

相如擁傳有光輝何事闌干淚濕衣舊府東山餘妓在重將歌舞送君歸

汴州聞角

何處金笳月裡悲悠悠遠客夢先知單于城上關山曲今日中原總解吹

楊巨源

聽李憑彈箜篌

聽奏繁絃玉殿清風傳曲度禁林明君王聽樂梨園緩翻到雲門第幾聲

觀妓人入道

荀令歌鐘北里亭翠娥紅粉敞雲屏舞衣施盡餘音在今日花前學誦經

張仲素

秋閨詩

碧窗斜日藹深輝愁聽寒螿淚濕衣夢裡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

權德輿

贈天竺靈隱二寺主

石路泉流兩寺分尋常鐘磬隔山聞山僧半在中峰住共占清猿與白雲

李涉

竹枝詞

石壁千重樹萬重白雲斜掩碧芙蓉昭君溪上年年月獨自嬋娟色最濃

楊柳枝

錦江池上柳垂橋風引蟬聲送寂寥不必如絲千萬縷只禁離恨兩三條

從秦城回再題武關

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入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

顧雲

楊柳枝

灞岸晴來送別頻相偎相倚不勝春自家飛絮猶無定爭把長條絆得人

竇鞏

宮人斜

離宮路遶北原斜生死深恩不到家雲雨今歸何處去黃鸝飛上海棠花

襄陽寒食寄宇文籍

烟水初銷見萬家東風吹柳萬條斜大隄欲上誰相伴馬踏春泥半是花

劉言史

樂府

花頷紅鬃一向偏綠槐香陌欲朝天仍嫌衆裡

驕行疾傍鞚深藏白玉鞭

雍裕之

宮人斜

幾多紅粉委黃泥野鳥如歌又似啼應有春魂化爲燕年年飛入未央棲

元稹

憶事

夜深閒到戟門邊却繞行廊又獨眠明月滿庭池水綠桐花垂在繡簾前

白居易

竹枝詞二首

瞿塘峽口冷烟低白帝城頭月向西唱到竹枝聲咽處寒猿晴鳥一時啼

其二

江畔誰人唱竹枝前聲斷緩後聲遲怪來調苦緣詞苦多是通州司馬詩

楊柳枝四首

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

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

其二

葉含濃露如啼眼枝嫋輕風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兩三條

其三

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

其四

人言柳葉似愁眉更有愁腸似柳絲柳絲挽斷

腸牽斷彼此應無續得時

離別難

綠楊陌上送行人馬去車回一望塵不覺別時紅淚盡歸來無可更霑巾

采蓮子

菱葉縈波荷颭風荷花深處小船通逢郎欲語低頭笑碧玉搔頭落水中

孟郊

臨池曲

池上春蒲葉如帶紫菱成角蓮子大羅裙蟬鬢倚迎風雙雙伯勞飛向東

李賀

蝴蝶舞

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

顧非熊

氐州送朱萬言

渡頭風晚葉飛頻君去還吳我入秦雙淚到家猶未斷不堪仍送故鄉人

朱餘慶

閨意上張水部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採蓮子

隔烟花草遠濛濛恨個來時路不同正是停橈相遇處鴛鴦飛去急流中

賈島

友人婚楊氏催妝

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陽臺近鏡臺誰道芙蓉水中種青銅鏡裏一枝開

情采編卷三十五

七言絶句五 晚唐上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李商隱

柳

曾逐東風拂舞筵樂遊春苑斷腸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帶斜陽又帶蟬

公子

外戚封侯自有恩平明通籍九華門金唐公主年應小二十君王未許婚

七夕

鸞扇斜分鳳幄開星橋横過鵲飛迴爭將世上無期別換得年年一度来

望喜驛別嘉陵江水

嘉陵江水此東流望喜樓中憶閬州若到閬州還赴海閬州應更有高樓

贈宇文中丞

欲構中天正急材自緣烟水戀平臺人間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啓事来

代應

本来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誰與王昌報消息盡知三十六鴛鴦

離亭賦得折楊柳

含烟惹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爲報行人休盡折半留相送半迎歸

過鄭文舊居

宋玉平生恨有餘遠循三楚吊三閭可憐留着臨江宅異代應教庾信居

莫愁

雪中梅下與誰期梅雪相兼一萬枝若是石城無艇子莫愁還是有愁時

宮辭

君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尊前奏花落凉風只在殿西頭

代贈

樓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絶月中鈎芭蕉不展

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

夜橋曉別

迴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窗戸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

有感

非關宋玉有微辭却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

過楚宫

巫峽迢迢舊楚宫至今雲雨暗丹楓微生盡戀

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

漢宫詞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蝶二首

長眉畫了繡簾開碧玉行收白玉臺爲問翠釵釵上鳳不知香頸爲誰迴

其二

壽陽公主嫁時粧八字宫眉捧額黄見我佯羞頻照影不知身屬冶遊郎

霜月

初聞征雁已無蟬百尺樓南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鬬嬋娟

華山題王母祠

蓮華峰下鎖雕梁此去瑶池地共長好爲麻姑到東海勸栽黄竹莫栽桑

夜雨寄北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

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

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桐聽雨聲

贈歌妓

白日相思不柰何嚴城清夜斷經過只知解道春來瘦不道春來獨自多

寄令狐郎中

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

舊賔客茂陵秋雨病相知

春日

欲入盧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蝶銜花蕊
蜂銜粉共助青樓一日忙

嫦娥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
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槿花

風露淒淒秋影繁可憐榮落在朝昏未央宮裡

三千女但保紅顏莫保恩

送王十三校書分司

多少分曹掌祕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
緣聯句每到城東憶范雲

寄懷韓同年時韓住蕭洞

龍山晴雪鳳樓霞洞裏迷人有幾家我爲傷春
心自醉不勞君勸石榴花

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

月色燈光滿帝都香車寶輦隘通衢身閒不覩

中興盛羞逐鄉人賽紫姑

偶題

小亭閒眠微醉消小榴海柏枝相交水文簟上
琥珀枕傍有墮釵雙翠翹

月

過水穿樓觸處明藏人帶樹遠含清初生欲缺
虛惆悵未必圓時即有情

姚合

楊柳枝二首

二月楊花觸處飛悠悠漠漠自東西謝家詠雪
徒相比吹落人前便作泥

其二

江亭楊柳折還垂日照深紅幾樹絲見說隋堤
枯已盡年年行客怪春遲

杜牧

金谷園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
怨啼鳥落花猶似墮樓人

洛陽秋夕

泠泠寒水帶霜風更在天橋夜景中清禁漏閑
烟樹寂月輪移在上陽宮

宮怨

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趨朝不是恩銀鑰却收
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

趙嘏

落第寄沈詢

穿楊力盡獨無功華髮相期一夜中別到江頭

舊吟處爲將雙淚問春風

淮南丞相座贈歌者虞姹

綺筵無處避梁塵虞姹清歌白日新来值渚亭
花欲盡一聲留得滿城春

東亭柳

拂水斜烟一萬條幾隨春色醉河橋不知別後
誰攀折猶自風流勝舞腰

溫庭筠

楊柳枝四首

蘇小門前柳萬條毿毿金線拂平橋黃鶯不語
東風起深閉朱門伴舞腰

其二

館娃宮外鄴城西遠映征帆近拂隄繫得王孫
歸意切不關芳草綠萋萋

其三

御柳如絲映九重鳳凰窗映繡芙蓉景陽樓畔
千條路一面新粧待曉風

其四

宜春苑外最長條閑裊春風伴舞腰正是玉人
腸絕處一渠春水赤欄橋

南歌子

一尺深紅勝麴塵天生舊物不如新合懽桃核
終堪恨裡許元来別有人

陳陶

隴西行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
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

雍陶

城西訪友人

澧水橋邉小路斜日高猶未到君家村原門巷多相似處處春風枳殻花

薛能

楊柳枝七首

狂似纖腰嫩勝綿自多情態竟誰憐游人不折還堪恨抛向橋邉與路邉

其二

西陵高樹後庭根處處尋芳有折痕終憶舊游桃葉舍一株斜映竹籬門

其三

高出軍營遠映橋賊兵曾砍火曾燒風流性在終難改依舊春來萬萬條

其四

枝闘纖腰葉闘眉春來無處不成絲灞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

其五

華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

其六

衆木猶寒獨早青御溝橋畔曲江亭陶家舊日應如此一院春條緑繞廳

其七

暖梳簪朶事登樓因挂垂楊立地愁牽斷緑絲攀不得半空懸着玉搔頭

孟遲

閨情

山上有山歸不得湘江暮雨鷓鴣飛蘼蕪亦是王孫草莫送春香入客衣

段成式

楊柳枝三首

陌上河邉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黄金穟短人多折已恨東風不展眉

其二

玉樓烟薄不勝芳金屋寒輕翠帶長公子驊騮

徃何處綠陰堪繫紫游韁

其三

隋家隄上已成塵漢將營邉不復春只向江南
并塞北酒旗相伴惹行人

崔道融

楊柳枝

霧撚烟搓一索春年年長似染来新應湏喚作
風流線繫得東西南北人

裴夷直

楊柳枝

已作綠絲籠曉日又成飛絮撲晴波隋家不合
栽楊柳長遣行人春恨多

韓琮

暮春滻水送別

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宫闕古今情行人莫聽
宫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

司馬禮

宫怨

柳色參差掩畫樓曉鶯啼送滿宫愁年年花落
無人見空逐春泉出御溝

劉駕

長門怨

御泉長遶鳳凰樓只是恩波別處流閒揲舞衣
歸未得夜来砧杵六宫秋

情采編卷三十五終

情采編卷三十六

甬東　屠本畯　彙輯

七言絶句六 晚唐下

李頻

寄曹鄴

終南山是枕前雲禁鼓無因曉夜聞朝客秋来不朝日曲江两岸去尋君

春日旅舍

未識東西南北路青春白日坐銷難如何一別故園後五度花開五處看

過長江傷賈島

忽從一宦遠流離無罪無人子細知到得長江聞杜宇想君魂魄也相隨

唐彥謙

曲江春望

杏艶桃嬌奪晚霞樂遊無廟有年華漢朝冠蓋皆陵墓十里宜春下苑花

張喬

宿洛都門

山川馬上度邊禽一宿都門永夜吟客路不歸秋又晚西風吹下洛陽砧

寄山僧

大道本来無所染白雲那得有心期遠公獨刻蓮花漏猶向青山禮六時

孫魴

楊柳枝二首

靈和風暖太昌春舞線摇絲向昔人何似晚来江雨後一行如畫隔遥津

其二

春来緑樹遍天涯未見垂楊未可誇晴日萬株烟一陣閑坊兼是莫愁家

司空圖

楊柳枝四首

池邊水動散鴛鴦更引微風亂繡床直待玉窗人不起始應金雁得成行

其二

絮惹輕枝雪未飄小溪烟束帶危橋隣家女伴
頻攀折不覺回身罥翠翹

其三

稻畦分影向江村憔悴經霜只半存昨日流鶯
今不見亂螢飛出照黄昏

其四

偶然樓上捲珠簾往往長條拂枕函恰值小娥
初學舞擬偷金縷押春衫

崔魯

華清宫

草遮回磴絶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
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章碣

東都望幸

懶修珠翠上高臺眉目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
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

韋莊

金陵圖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
臺城柳依舊烟籠十里隄

韓偓

宫詞

繡屛斜立正銷魂侍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
花着雨春風應自怨黄昏

江爲

塞下

萬里黄雲凍不飛磧烟烽火夜深微胡兒移帳

寒笳絶雪路時聞探馬歸

牛嶠

楊柳枝四首

觧凍風來末上青觧垂羅袖拜卿卿無端裊娜
臨官路舞送行人過一生

其二

吳王宫裡色偏深一簇纖條萬縷金不憤錢塘
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

其三

橋北橋南千萬條恨伊張緒不相饒金羇白馬臨風望認得張家靜婉腰

其四

狂雪隨風撲馬飛惹烟無力被春欺莫交移入靈和殿宮女三千又妒伊

李建勲

宮詞

宮門長閉舞衣閒略識君王鬢便斑却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

張泌

寄人

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廻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離人照落花

成文幹

楊柳枝三首

輕籠小徑近誰家玉馬追風翠影斜愛把長條惱公子惹他頭上海棠花

其二

鵞黃剪出小花鈿綴上芳枝色轉鮮飲散無人收拾得月明階下伴鞦韆

其三

殘照林梢裊數枝能招酔客上金隄馬驕如練纓如火瑟瑟陰中步步嘶

皇甫松

浪淘沙二首

灘頭細草接疎林浪惡罾船半欲沉宿鷺眠鷗非舊浦去年沙嘴是江心

其二

蠻歌荳蔻北人愁蒲雨杉風野艇秋浪起鵁鶄眠不得寒沙細細入江流

採蓮子二首

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濕更脫紅裙裹鴨兒

其二

棹動湖光灩灩秋貪看年少信船流無端隔水抛蓮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孫光憲

楊柳枝

閶門風暖落花乾飛遍江城雪不寒獨有晚來臨水驛閒人多凭赤闌干

王烈

塞上曲

孤城夕對戍樓閒迴合青冥萬仞山明鏡不須生白髮風沙自解老紅顔

李中

贈別

行杯酌罷歌聲歇不覺前汀月又生自是離人魂易斷落花芳草本無情

裴交泰

長門怨

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濕盡淚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

盧弼

和李秀才邊庭春怨

春衣昨夜到榆關故國烟花想已殘小婦不知歸未得朝朝應上望夫山

夏怨

盧龍塞外草初肥乳雁平蕪曉不飛鄉國近來音信斷至今猶自著寒衣

秋怨

八月霜飛柳遍黃蓬根吹斷雁南翔隴頭流水關山月泣向龍堆望故鄉

冬怨

胡風吹雪透刀瘢飲馬長城窟更寒半夜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

皎然

長門怨

春風日日閉長門搖蕩春心似夢魂若遣花開只笑妾不知桃李自無言

銅雀妓

強開尊酒向陵看憶得君王舊日歡不覺餘歌悲自斷非關艷曲轉聲難

齊己

楊柳枝

鳳樓高映綠陰陰疑重多含雨露深莫謂一枝柔軟力幾曾牽破別離心

梅妃

謝賜珍珠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關盼盼

燕子樓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

其二

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劒履歌塵散紅歇香銷一十年

杜羔妻趙氏

寄杜羔下第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傍夜來

聞杜羔得第

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郎君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

薛濤

題竹郎廟

竹郎廟前多古木夕陽沉沉山更綠何處江村有笛聲笛聲盡是迎郎曲

武昌妓

楊柳枝

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

花蕊夫人

宮詞

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

劉瑗

長門怨

雨滴梧桐秋夜長愁心和雨到昭陽淚痕不與
君恩斷拭却千行更萬行

裴誠

楊柳枝

思量大是惡姻緣只得相看不得憐願作琵琶
槽那畔美人長抱在胸前

魚玄機

楊柳枝

朝朝送別泣花鈿折盡春風楊柳烟願得西山

無樹木免教人作淚懸懸

江行

大江橫抱武昌斜鸚鵡洲前萬户家画舸春眠
朝未穩夢為蝴蝶也尋花

無名氏

楊柳枝二首

朝朝車馬如蓬轉處處江山待客歸若使人間
少離別楊花應合過春飛

其二

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是誰栽錦帆落盡
西風起惆悵龍舟更不回

三臺詞

雁門關上雁初飛馬邑闌中馬正肥日旰山西
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小秦王二首

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頭道韞家燕子不来
春寂寞小窗和雨夢梨花

其二

十指纖纖玉笋紅雁行輕度翠絃中分明自說
長城苦水咽雲寒一夜風

情采編三十六卷畢

明屠本畯撰本畯有閩中海錯疏已著錄是編選漢魏至唐之詩既踳駁不倫又參以杜撰如古詩之名文選所有也古絕句之名亦玉臺新詠所有也此外則王融沈約以下文用宮商當時謂之永明體唐人謂之齊梁體而已至律詩之名始於沈佺期宋之問唐書列傳可考排律之名始於楊士宏唐音亦可考也本畯乃於古詩律詩之間別立一名謂之聲詩以齊梁體當之已爲妄作乃復以齊邱巨源等四十人之詩列爲五言律詩以梁元帝等十三人之詩列爲五言排律則剏見罕聞殆因楊愼五言律祖之說而彌失彌遠者矣其他如古詩四十餘首昭明所錄偶然得其十九非有定數可拘乃雜摭諸篇爲後十九以配之是何異郡縣志書地必有景景必有八題必四字詩必七律者乎至唐上官昭容之綵毫怨誤題梁范靖妻沈滿願梁劉孝標之淇上戲蕩子婦誤題王筠唐崔融之寶劍篇誤題北魏崔鴻甚至以宋周密癸辛

雜識所載女仙之詩柳條金嫩不勝鴉一首題爲小秦王竄入唐人詩者更指不勝屈也